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三·經部·禮類

禮記釐編十卷附録一卷　〔清〕潘　相撰……一
禮記附記十卷　〔清〕翁方綱撰……二三一
禮記補注四卷　〔清〕李調元撰……七三九
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卷一至卷二十一）　〔清〕孫希旦撰……七八五

2267/03

禮記釐編

舊序

往讀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欲以戴記及諸經史雜書之言禮者附儀禮各條後謂儀禮爲禮經戴記乃其義說。蓋以禮記本七十二子之徒各撰所聞以述舊義錄時變。間出秦漢儒流贗作篇多錯互語或不倫戴氏彙所傳各以授徒名曰戴記非若儀禮十七篇毎篇各有體要未可任臆釐析者故經傳通行。割記文附于儀禮即仁廟於記中標出大學至今尊爲正修齊治之要備古先盛王教人之法而其序其闕有未當而不可略者朱子且因程子所定更而補之何況餘篇此石渠王氏欲彷此以言冠者入冠義言昏者入昏義意也顧王氏亦未有成書而潤章潘君沿經勤敏不肯爲耳食蹈常之習作禮記釐編以便衆討質目例可否於予予味其篇章如珠連如繩貫經營慘淡有委有原讀者既望洋弗眩行者亦溯洄易從所以成王志實亦續朱緒也而潘君之於禮克修文修意達體用概可知矣他日典禮職與閎議不患端緒靡稽則此書與周禮經傳撮要固即其嚆矢矣是爲叙乾隆癸酉清明上湘黃宜中頓首

自帖括之學興而讀書之士皆無所用其心焉六經四子懸諸令甲所習者宋儒之傳注務而誦之止以能記爲佳長而憶之又止以能衍其義爲工至其書之前後通貫與否不計也甚者偏舉其不相通貫者而割上下兩詞以命題爲士者亦就其不相通貫者而強爲聯綴以成文人皆曰工矣古之人則不然其讀是一書也必知是書所說者何事則即以此一事自首訖尾反覆循覽而有一言之不類一義之或閒則必愁然不安于中而爲之泛濫博觀以求其義類之歸久之

而始恍然曰某當在彼某當在是也其試於有司必不於其不相通貫者而強爲聯綴以求合也故古之讀書也難而今之讀書也易雖數千年而僅有鄭康成孔穎達與宋程朱數大儒易故三年一試於禮部者且萬人而皆以爲通儒也無他此用心與不用心之別也康成之心用之於易故移彖象于卦爻高貴鄉公以爲何以不謙又高貴鄉公之心用於易也朱子之心用於大學故分經別傳而補格物一章王文成公又謂不如古本又王文成公之心用於

大學也然則有當吾世而能用心於所讀之書而不悖其經者雖其未必不啟後人之疑如康成之易朱子之大學吾必以爲真能讀書者矣濮州牧安鄉潘君以禮記一書本非孔門七十二子所撰与易書詩春秋四經不

同且自朱子以來東萊呂氏臨川吳氏國朝安溪李氏皆欲爲之整訂因舉其詞之相類者甄綜而聯合之以便少年之業是經者雖出于創而實本朱子之意吾不知其書之即能行世与否而要爲能用其心於

讀書則明徵也嗟乎今日讀書之士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已耳吾安得盡如潘君其人而與之徧探六經之旨哉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下澣同學弟

吳江陸燿書

自序

禮記者。蓋聖門弟子傳其所聞。小學大學主敬集義修己治人之書也。漢書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云。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由此論之。則今所傳禮記。固非七十二子原本也。蓋當時弟子。各記所聞。如大學中庸之類。遭值秦火。亡失過半。及乎晉淹中與孔氏所傳。皆出於屋壁朽折散絕。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四語見劉子駿）戴氏不知考定。任意刪重。以時流偽傳。因訛踵誤。由兹大醇小疵。篇第失次。章句雜亂。朱子因程子所定。考正大學錯簡。俾萬世知明善誠身。著在功令。其四十七篇之文。經傳通解。亦多釐析。

欽定禮記義疏。載唐魏徵以戴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魏光乘請列于經。立之學。命元行冲作疏。以張說沮之而止。厥後東萊呂氏別為三禮篇次。禮記則以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朱子謂其尚有未安。究不比于僭王。王石梁因欲倣經傳通解。以言冠者入冠義。言昏者入昏義。

國朝李安溪先生亦分內外兩篇。蓋皆謂是書固戴聖之本。不得比于四經也。相自發歲受讀。即心疑之。癸亥讀禮。取喪大記諸篇。參合儀禮家禮。以為出入。頗有端緒。因及各篇。別為凡例。篇以義序。文以類從。衍文重出。亦不漏遺。注則兼取鄭孔諸儒。務于精約。惟禮制之大者。節文度數。必詳識之。其有本記所不備者。亦附篇末。俾有考證。初稿甫就。上湘黃撰一（宜中篤志三禮）亟加許可。參酌體例。比遊燕趙。官齊魯。二十有餘年。再三易稿。屢以質于師友。曲阜聖裔孔止堂（繼汾）禮學淵邃。尤為之逐加考訂。論其得失。且勸之速成。謂此地猶有餘力。脫處繁劇。將恐無及。相深韙其是正。民事之暇。汲汲修改。會

聖天子釋奠闕里。有司者多敬謹承奉之務。因姑庋之。而同里門人劉修甫（志壯）來省。以其副本歸而校之。亦頗

詳核。相乃參互諸說。彌加審慎。蓋修改者又二年。不揣僭踰。妄付剞劂。就正有道。並述所以釐編之由。詳著例目。總十卷四十六篇。首言小學之法。則有曲禮少儀與夫射義投壺。次言大學之方。則有學記文王世子大學中庸經解。第三卷言修存之功。故以坊記表記儒行次之。第四第五卷。言成人之禮。故以冠義玉藻深衣昏義哀公問次之。身修然後家可齊。故內則大傳為第六卷。家之大事。莫重於送死。故第七卷以喪大記問喪閒傳小記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奔喪曾子問雜記檀弓十

一篇為次。追遠次于慎終。故祭法郊特牲祭統祭義列第八卷。由是而言王朝邦國之禮。則以王制緇衣月令明堂位燕義聘義鄉飲酒義為第九卷。然後以禮器禮運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樂記之統論禮樂者終焉。其每篇出入之槩。則具見左方。

曲禮第一　存本記九十五條。入少儀四十條。玉藻三十二條。檀弓五條。郊特牲二條。內則一條。雜記三條。○凡本記文不載篇名。入他篇文。則於小注後用圈。載其篇名曰某篇。他皆倣此。

此言委曲禮儀之事。所謂曲禮三千者也。其可隨事而見者。已包在經禮三百之內。茲其曲禮之記乎。首章毋不敬一言。徹盡全書。實禮之本。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但其文錯亂不甚倫貫。故倣通解釐析之法。出其不倫者入他篇。而取他篇之相類者入焉。但不雜採他書語耳。首言禮之大凡。次事親。次容節。次居處步趨奉持。次言語。次相見。次入室坐席。次飲食。次問遺。次僕御。次臣禮。而以臨難復仇附之。仍定為第一篇。不分上下。

少儀第二　存本記七條。入曲禮十八條。玉藻五條。

蒙以養正。聖功也。先王建學立師。培根達支。為子為

弟之禮。教莫先焉。故存本記若干條。出其不倫者入他篇。而取他篇之言少儀者入焉。首辨差等。次品節。雜言洒掃應對進退侍席侍食之儀。定為第二。以次曲禮而遞改下篇之次云。

又按經傳通解。於少儀等篇後。補鍾律三篇。以本記內則云。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始學禮。又周官保氏主小學之教。教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論語集註以釋學文也。是編首小學。宜次之以詩樂。而本記

惟樂記一篇廣大精微非初學所能知宜從臨川安溪所本列於篇末故次以射義

射義第三 本記全存入郊特牲一條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先鄉射後大射鄉與書數禮記無之不敢妄增

投壺第四

此亦射類也故次射義

學記第五 本記全存無出入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王子入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年十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說不同存參大學之法於學記見槩焉

文王世子第六 存本文五條入祭義一條

自天子之元子至公卿大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以十有五歲入大學本記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所謂入學序齒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故以次于學記之後

大學第七

學者學爲聖賢也爲聖賢必循乎格致誠正之序以修其身然後推之以及于家國天下故朱子教人先讀大學次論孟又次中庸然後與言六經但大學已列四書故與中庸依諸儒之法止存篇目

中庸第八

中庸者聖門傳授之心法也其言上達處多下學處少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會其極于是書詳見本篇

經解第九 存孔子曰入其國一條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者入道之正者也四

子既通乃得階梯本篇獨入其國一段爲經解雖難必爲孔子之語亦格論也茲故出其言禮數條而附宋儒說經粹言于篇末

坊記第十 本文全存無出入

自脩之功莫大於克欲坊記一篇其言坊人之失者甚詳故爲儒者必準諸此

表記第十一 本文全存無出入

程子曰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今按此篇言敬言仁頗詳尤儒者切要之功故以次於坊記

儒行第十二　本文全存無出入

以上皆爲儒事也儒行一篇雖有未醇之語然儒者體此思過半矣。

冠義第十三　本文全存入郊特牲四條玉藻二條雜記二條

二十而冠知其義不愧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矣故以次于儒行而取他篇之言冠者入焉。

玉藻第十四　存本記十七條入曲禮二條雜記一條

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元子亦行士之冠禮及爲天子則冕玉衣服之制詳矣故以玉藻次于冠義首朝祭視朔冠冕衣服次裘服裼襲次圭笏次帶韠次命婦之服次類記衣服。

深衣第十五　本文全存入玉藻一條少儀一條

有禮冠則有法服深衣雖非朝祭之服然猶可見古人觀象作服之意。

昏義第十六　本文全存入郊特牲一條曾子問一條雜記二條

昏禮次於冠郊特牲所記宜入之亦取雜記各篇所言昏禮之義及其變節合之以成篇。

哀公問第十七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孔子告君以昏禮之重人道之大也謹始敬終莫切于此宜次於昏義。

內則第十八　存本記二十五條入曲禮六條祭義二條王制一條少儀二條雜記一條

內則者閨門之內禮儀可則也故次昏禮後取曲禮玉藻祭義檀弓諸篇補之從其類也首事親事長之節次飲食次外內妻妾之別次生子次教誨嫁娶。

大傳第十九　存本記八條入小記四條曾子問四條曲禮一條內則一條文王世子一條

齊家莫大於敬宗收族故釐析大傳而入小記曲禮曾子問內則文王世子之言以明宗法。

喪大記第二十　存本記四十六條入王制四條雜記四十四條小記十九條檀弓七十八條曲禮三條曾子問二條郊特牲玉藻少儀各一條

家禮莫要於冠昏喪祭故以喪大記次之首記始死及復次遷尸楔齒綴足奠帷堂次赴告次哭位次沐浴飯含襲冒次小斂奉尸侇于堂拜賓次襲帶絰小斂奠次代哭設燎次大斂及棺制帷幕次置銘設重。次殯奠成服殯後受弔朝夕朔望哭奠次卜宅井槨卜日次朝祖薦車設奠薦馬次飾棺陳器遣奠包奠讀賵謚誄次柩行至壙及窆禮之議次反哭虞祭作

主卒哭諱。次祔。次練。次大祥禫吉祭忌日。喪禮于是乎大備。而質文損益古今異宜。故附存家禮注于後。

問喪第二十一（本記全存入檀弓三十九條雜記三十七條喪大記六條小記十條玉藻二條奔喪二條服問二條曾子問一條曲禮五條王制一條）

喪主乎哀。首總論哀戚之情。次哭踊。次喪主。次祝相。次各位。次財用。次容貌。次拜拱。次居處言語。次飲食。次見人弔喪從政。而以居喪之不可祭祀冠娶附焉。

間傳第二十二（存本記十條出五條）

此與問喪相發明。故次之。

喪服小記第二十三（存本記二十八條入雜記十二條檀弓二十一條大記一條服問四條曾子問一條大傳二條少儀一條）

服有義若冠絰衰帶杖屨。別其制。服有差。自三年期以下辨其等。闕者則補于注後。

服問第二十四（存本記四條入大傳二條小記十條雜記三條檀弓四條）

此發明喪服者。故次之。

三年問第二十五（本記全存入小記一條王制一條檀弓二條）

服莫重于三年。故次之。

喪服四制第二十六（本記全存無出入）

此提喪服之要為言。故又次之。

奔喪第二十七（存本記十六條入小記四條雜記五條檀弓六條）

以下記喪禮之變。首奔喪。次聞喪。

曾子問第二十八（存本記三十三條）

此亦記喪禮之變者。若並有喪。道有喪。與因吉而凶。因凶而吉。權度精切。非曾子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

雜記第二十九（存本記十八條入大記五條檀弓二十一條問傳二條小記六條服問五條曲禮一條少儀三條）

亦言道有喪並有喪之禮。及久而後葬者除服之節。而附弔禮于篇末。

檀弓第三十

別其言之不足信者三十一條。次之。以存其篇目。詳見本記。

祭法第三十一（存本記七條入王制曲禮各四條祭義郊特牲各一條檀弓大傳小記禮器各二條）

有時祭。有祫禘祭。有外神之祭。其法甚備。

郊特牲第三十二（存本記八條入禮器四條曲禮一條祭儀二條雜記一條）

祭莫大於事天地。故首言郊社。而附以蜡祭。

祭統第三十三 存本記四條入曲禮十條曾子問玉藻祭義少儀檀弓各一條禮器二條郊特牲四條王制三條

祭義第三十四 存本記八條入郊特牲三條雜記二條禮器四條檀弓一條

此二篇言祭之制與其義也。故次之。凡類此者，皆以次入焉。

王制第三十五 存本記四十三條入曲禮二十條郊特牲九條雜記四條少儀四條玉藻四條檀弓十三條經解二條大傳一條曾子問三條樂記一條祭義七條內則二條文王世子一條

由家以及朝廷，由朝廷以及邦國，故王制重焉。首記班爵，次班祿，次田制，次薄歛時使，次制用節費積貯

憂災，次內外上下名分，次巡狩朝聘賞賜諸侯之禮，次禮樂之用，次紬惡崇德之法，次尚德貴老之儀，次視學之制，次師田，次刑法，而以仁民愛物終之

緇衣第三十六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專記人君爲治之道。

月令第三十七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呂不韋雜舉三代及秦事也。然先王因時立政，燮調陰陽之治，猶可想見，故通解猶取之

明堂位第三十八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篇雖多不可信，然猶見周禮在魯之槩。

燕義第三十九 本文全存無出入

聘義第四十 本文全存無出入

鄉飲酒義第四十一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三篇皆漢儒所造，以釋燕饗聘問鄉飲之義者也

禮器第四十二 存十條

此統論學禮者德器之成，與行禮者用器之制。

禮運第四十三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篇言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大

醇而小疵，讀者辨之。

仲尼燕居第四十四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篇詞旨散漫，未必爲孔子之言，然猶可見禮之爲用，無所不在也。

孔子閒居第四十五 本文全存無出入

此言王者參天地育萬物之道。固禮之極致也。〇以上四篇皆統論禮之大凡，故編于後

樂記第四十六

王者治定功成而樂興焉，故以之終篇。

禮記纂編卷之一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曲禮第一

謹按漢書藝文志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禮經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康成等皆曰禮經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耳臣按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禮儀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

儒之說積業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故藝文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事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耶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詞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醮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儼魚檢反○言君子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毫之不敬而容貌必端嚴而若思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四語而修己治人之道略備其古聖賢之遺言歟○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敖者滿之發滿者敖之原縱欲者樂極之弊樂極者縱欲之根○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戶甲反○狎謂所親狎畏謂所敬畏狎而敬之晏

平仲是也畏而能愛親近有道也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積者生財之道散者用財之義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上四句言賢者之接人皆出於大公下二句言賢者之處己不膠於一定○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分並去聲很胡懇反○很爭訟也有定理故不可求勝有定分故不容求多○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行去聲○言道言合於道也質猶本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說音悅好去聲○妄說非道辭費瀆意踰節招辱侵侮忘義好狎不敬○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取求也人求我我不求人故有來學無往教○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去聲○大上帝

皇之世貴德貴其德足以及人。不責其報也。其次三王之世。○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此兩句連說為是。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陳所見而不據而有之。即毋質意。○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度大洛反。械戶戒反。訾子斯反。○疑二三也。訾謂毀之也。不疑在躬。不二三其德也。不度人器械之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己也。大家而願已有之則忘分。重器而無故毀之則失言。○少儀○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窺覘隱密之地。狎侮旁側之人。稱道瑣襪之舊事。偶為戲笑之容色。皆輕佻不厚重。非君子所為也。故並戒之。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拔蒲末反。報讀赴。○拔赴皆疾也。疾來而疾往。失在儀心不固也。瀆鬼神則不智。循襲邪枉則貳過。測未至則不誠。○少儀。○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服器已成而毀之則近薄。有疑不闕而自我質之。則多誤。○少儀○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去聲。○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責人厚而莫之應。則交難全。○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疏所居反。別必列反。○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今按禮文所包甚廣。非特喪禮為然。孔疏舉其一端。欲人類推耳。○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以敬為

本。敬者德之聚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以正民俗也。非齊之以禮。則教訓有所不及。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爭見於事。訟形於言。分之辨之。皆必以禮。禮者是非曲直之權衡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胡慢反。○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班次也。三者皆以行其法。主於威嚴。非禮則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禱都討反。供音恭。○陳氏曰。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也。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祖本反。○承上文而言。義疏云。撙字是不敢不及之意。故文從尊。如執尊者之器。奉尊者之手。毫不敢忽易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

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猩音生。○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禮失則為禽獸。雖聰明才辨不足論也。言之痛心。所宜刻骨。聚共也。麀牝鹿。○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有得於內。則在外者莫能奪。○禮從宜。使從俗。使去聲。○宜於古。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禮不可行也。故禮主於敬而以時為大。敬者禮之常。時者禮之變。從宜則體常盡變。無往不利矣。上湘黃揆一作從宜家禮義蓋取此。從俗者

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問俗亦從宜之一
端然亦謂事之無害於義者耳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強所難能亦從宜
之意○禮不下庶人制禮者皆自士始不強庶人以難能也。此以上類記禮之大凡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七性切。省悉井切。定
安定其牀衽也朱子曰此二句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溫或凊之宜也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猶儕也不爭者恐忌身以及親○夫爲人子者三賜
不及車馬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朱子曰按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
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父爵秩所當得豈容
獨辭而不受耶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

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同官曰僚友同志曰
執友遠近往來曰交遊孝之所該者大慈弟仁信皆孝之事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
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皆欲親之知也恒言不稱老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內則○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
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隨在而寓其敬親之心皆不敢當尊也室中西南隅
謂之奧。食饗不爲槩奉親延客皆不爲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節制也。祭祀不
爲尸尸取主人之子行爲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不登高不
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相毀曰訾苟爲訾笑則惡於人慢於人矣孝子不
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不行事於闇中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不登危此登

高臨深更進一層登居易不行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以身許人
則有忘親之心以財專己則有離親之志○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
父兄之命稅去聲。稅遺也。不專財也。檀弓○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
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玉藻○父子不同席鄭注云異尊卑
也。○按原文接連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諸家因謂子爲女子陳氏從鄭注另分一節似爲得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
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惰徒禾切。惰訛不正之言齒本曰矧○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
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癠在詣切。唯速而諾緩趨有容而走無
容復還也。癠病也病則致其憂如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也。疏通也。疏節猶言通禮如此。鄭以非至孝言之非
也。玉藻。○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音準。冠純冠飾也。衣純深
衣飾緣也。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猶爲父後者雖除喪猶素純不忘哀也惟當室
者行之耳。此以上類記事親之禮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如字。先師劉瑞林引楚詞集注云吾與君
兮齊遬言整齊而疾速也今從其讀以明君子見所尊之容與平居舒遲之容正相反也前人讀爲齋慄之齋
非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不傾邪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
咳也頭容直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中立不倚象其德也色容莊坐如

燕居告溫溫。告教使也。○玉藻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扶，齊音
側皆反。○朱子曰，若夫二字，乃大戴曾子篇文，別起下文之義，記者失於刪去。鄭以丈夫解之，非也。○凡
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祭如在也。○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
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力追反。顛音田。瞿音懼。○此四句皆喪容也。纍纍，羸憊貌。顛
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貌。梅梅猶昧昧，視不審也。繭繭，聲氣微也。戎容暨暨，言容詻
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詻五格切。○此四句皆軍容也。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飭也。
立容辨，句 卑毋讇。辨鄭讀為貶，今讀如字。讇音諂。○此下又通言之。黃氏曰，立之容明辨尊
卑左右之分，苟卑退失之，分則近乎諂矣，故戒之。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
揚休，玉色。顛讀為闐，揚休如字。○義疏云，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立，其動如時之行，此必

有盛德之氣，闐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如玉有溫潤縝密之德，自有孚尹旁達之色，非有意為之也。今
按鄭注揚讀為陽，休讀為煦，言如陽氣之煦物，甚費解，宜從義疏。○玉藻 ○天子視不上於
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
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時掌反。綏依注音妥，他果反。敖五報反。○此言人
之視天子，國君大夫士也。不敢言視天子，恭也。袷謂朝祭服之曲領。過袷則慢，下於帶則又不得承奉顏色，故
在袷之下，帶之上，安；頹下之貌，安下於面上於袷也。衡平也，平視其面也。視士者得旁遊目五步之中。明視大
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凡視以下，又通言目容之必端。○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有儀節詞氣，皆明盛也。○少儀 ○言語之美，穆
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

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音儀，齊如字，匪讀騑。○此即保氏
六儀也。翔翔，寬舒貌。齊齊，整也。皇皇，求而不得也。騑騑，翼翼，馬嚴正貌。○少儀 ○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僬僬，促數貌。○喪事欲
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
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
爾。縱音總。折音提。○縱縱，急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止，立而待事也。騷騷，太疾。鼎鼎，太舒。猶猶
而得緩急之中，乃為君子。○檀弓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紼音弗。壟，壙
堆也。登之為不敬。紼，引棺索。執之致力也。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臨喪
以哀為主，不翔，不為容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

哭日不歌。舂書容反。相去聲。殯必刃反。○相者，舂人歌以勸舂也。送喪不由徑，送
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揖人必違其
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行軍尚威。故
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總結上文。○登城不指，城上不呼。為惑
人。○將適舍，求毋固。不可有固求必得之心也。將上堂，聲必揚，戶外
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
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
遂。屨音據。奉上聲。○上堂入戶，謂主人之堂戶也。奉扃，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遂，闔之盡也。嫌拒後入者，故勿
遂。○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平聲。○離，兩相麗

也我在參之于人私矣出其間則立者散而不成列○並坐不橫肱妨並坐者授立不
跪授坐不立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而有小異者坐其丨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
股而挺身直起謂之跪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
則有之矣此與授立不跪同意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不能委曲如禮者○少儀○此以上記容
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檀弓○重出各以類附後倣此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去聲衣於既反○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
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
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靧音悔樿音展禨音祈○疏曰此大

夫[illegible]人君則沐稷靧粱也盥洗手也以淅稷之水洗髮以淅粱之汁洗面取滑也沐以除垢故用白理植木
以爲櫛太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沐而飲酒曰禨羞則籩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皆爲
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
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杅音于蒯音快連讀爲湅力句切衣去聲○杅浴器也連
洗也屨蒯草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以盈其氣也○玉藻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
於內齊側皆反○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致齊居內非在房闥也蓋亦端居深處於室與之內耳○
檀弓○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尊者

尚徐故天子諸侯與尸行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大夫則迹相及士則迹間容迹愈卑則步愈廣
而速也徐趨皆用是謂若大夫士之徐行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
毋移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行者其屨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爲拘然手足必恭重不可或低
或斜而移其常度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圈求遠反豚徒渾反
齊音咨○圈轉也豚之爲言循也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曳踵而不舉足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若
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剡以漸反
○此疾趨也端直也頤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
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執龜
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此徐趨之事龜玉重器故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行不離地論

語所謂足蹜蹜如有循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
齊才兮反○凡行於道路有在則失容舒緩則近情故必惕惕然直且疾也廟中則收持嚴正朝廷則威儀
詳整而張拱安舒○玉藻○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
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薄平薄切○帷幔也薄簾也接武見上布武足各成
迹也行而張拱曰翔○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
車不式介者不拜筴音策○此與上文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呂氏曰凡見尊者以趨示敬
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城上與堂中地迫也有不敢趨者執玉執龜筴恐
其失墜也○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自
天子至士之祭非帷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敢脫屨主敬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是燕則有跣

為歡也又按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
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擯尸則於堂。少儀○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蓌子臥切。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枚柱。不利屈伸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鄭註云。高下之節。疏云。帶有二處。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脇。此謂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著深衣。○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依註音妥。衡與心平。上之謂高於心。妥之則下於心矣。提又在妥之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
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尚上也。吉事尚左。曳拽也。執器以行。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腳踵如車輪曳地行也。○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敬之至也
○少儀。○此以上類記居處步趨執持。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慮得罪也。○聞始
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
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適音敵。亟音器。○固如固辭之固。階。進也。主字從本字讀。猶宗主之主。古人進見君子必有所主。若漢書蕭何主進之主是也。不得階主。言不得進身之所主。注疏之說牽强難通。罕見謂久不相見。其詞亦與初見同。疑其久疏未必肯見也。亟見君子。則曰願朝夕聞名。敵者則曰願朝夕見。瞽無目。故不問君子適者。皆曰聞名。○少儀　適
有喪者曰比。比其辭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
曰聽役於司徒。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則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少儀　○始
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主人致

辭以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亦然。就席則止其辭。○少儀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
以在者告。道瞽亦然。為其不見也。○少儀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
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去冀反。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辭。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疏云。道三德六行。藝六藝。按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教六藝。謂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少儀　○儗人必
於其倫。不以貴比賤。不以賢比愚。○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
若干尺矣。疏曰。此謂遠人問幼少新主之年也。下國君倣此。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又不言見。但云聞之。依遜而不敢質。所以為恭也。干字從一從十。謂或如一。或如十。未定之數也。問國君

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
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
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古者四十強仕。五十命為大夫。故不問其年。御。御車也。疏曰。御。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曰御事。亦通。典。主也。謁。請也。士賤無臣下。故其子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
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
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樂音岳。○御謂

御事。御，治也。事謂由事，小於社稷之事。正樂者，正其善否。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士藏漕，或以農爲業。少儀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男子之事，故不能止，可以疾辭。○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謂義不當能而不能，則非始生而縣弧立志之義，故以疾辭之。○郊特牲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數，上聲。○地有廣狹，山澤之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有邑宰則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者之數，上聲。○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以其數對之。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

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賻音附。費，芳味反。遺，於季反。舍，去聲。○以財助喪曰賻。不能則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君子必以禮將之，與小人必以禮節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昏禮不賀，故不言娶妻，而但稱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平聲。京，通原。○獻文二字疑皆趙武諡。發禮往賀也。輪，高大。奐，眾多。謂其客也。祭祀作樂，死喪泣，眾燕國賓宗族，皆於斯者。防其後復爲也。全要領者，免於刑也。頌也而有規意，故謂張老善頌。禱者，祈免禍也。禱也而有戒心，故謂文子善禱。○檀弓　○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如欲罷不能之罷。○少儀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入君有命，臣隨其所在而肄習之。官者聽治之所。在府，謂計其出入會要之時。在庫，則入其物出其物之時。在朝，則復逆之時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公事不私議。○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君之所敬，亦敬之。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士之生者名之，大夫之生者字之。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國諱也。私諱，己之家諱也。○玉藻　○君所無私諱，

大夫之所有公諱。○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八言不自安，故起立以示待罪之意。與君之諱同，謂語臣也。○雜記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無二尊也。春秋鄢陵之戰，欒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是君前臣名也。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自稱其名，猶臣之於君。○此以上類記言語之節。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敬客而先拜，謂大夫士聘他國而見其卿大夫士也。同國否。○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拜士之辱，謂初見也。主人拜辱，拜先施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避君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以爲來助執喪事，非

行賓主之禮也。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遼絕。則君不答拜。〇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故不敢拜迎。大夫雖拜。士亦避之。拜送者。儀禮鄉射鄉飲公食聘禮。凡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〇玉藻〇男女相答拜也。嫌於遠別不答拜。故明之。〇此以上類記相見答拜之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天子五門。諸侯三。大夫二。爲猶布也。前已正席。此復請先入布席者。致其重慎。且謙若不敢必高賢之寵顧。豫設席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俯首拊之曰肅。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當爲涉。〇出則西爲右。東爲左。入則東爲右。西爲左。涉等。則後足與前足合。而步武相繼。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〇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飲食之客。布席於室外牖前。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說之客。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二尺三寸。二分寸之一。則兩席并中間。容地共容一丈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重。平聲。〇古人席地而坐。俱以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曰跪。反其蹠而著尻於上。勢稍安。曰坐。坐時有問於人。跽起身。膝卽跽地。非如釋氏之迦趺坐。今之盤坐。展股橫膝。尻不著蹠也。蹠。足跟也。撫。以手按止之意。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至。主人當先有所問。〇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爲。去聲。〇疏曰。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〇玉藻〇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踖在昔反。〇踖猶躐也。〇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齊音咨。〇撥。開也。古人以膝坐。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故並戒之。〇徒坐不盡席尺。徒。空也。非飲食講問之坐。爲徒坐。則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席前也。讀書食。句則齊豆。句去席尺。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〇玉藻〇此以上類記請謁入室坐席之儀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燋角側切。〇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爲獻。賓而有加無已。故旣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然之燋。執燭在手。故不得兼行賓主相讓相辭及歌詩之禮也。〇少儀〇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胾側吏切。食音嗣。渫音泄。朐音劬。〇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剛肉柔。飯燥以作陽德。羹濕以作陰德。故各分左右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烝葱爲加豆。故處醯醬之左。酒漿或酒或漿。皆處羹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脩。處酒之左。以燥爲陽也。屈中曰朐。朐置左而其邊置右。食脯朐者先末。此一段皆取便於食也。〇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音泣。齊去聲。〇湆。大羹

也太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薤音戒○本不淨末
羹乾羞首者進喙祭耳。喙充芮切○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少儀○牛
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猶絕也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易絕以祭也○少儀○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
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
實之句醯以柔之。聶之涉反軒去聲麕俱倫反辟音璧宛於阮反○聶而切之者先聶為大
臠而後細切之為膾也鄭注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
腴夏右鰭祭膴。鰭音奇膴音詡○擘濕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
也陽氣所在則肥美冬在腹曰腴夏在背曰鰭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膴者刳魚腹下大臠以祭也此尋常燕食
進魚者如此也祀饗正禮則不然。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去聲○謂和鹽梅
者取便也居居羹器也○少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與辭於客
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先進者先祭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祭之徧也殽客
則自祭不須主人之延導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俎長而橫於前則祭
於俎內○少儀○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傺卑。傺虛涉切○傺壓也公食大夫
禮賓祭醴漿臣敬君也此若祭之則太壓降卑微如有所畏迫矣○玉藻○尊者以酌者之
左為上尊。朱子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則
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豫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

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
故此經所云以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賈孔又皆引燕禮
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惟賈疏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詳見本篇○尊壺者面其
鼻。設斝及壺也○少儀○凡洗必盥。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少儀○凡尊必上
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
用禁。棜於據切○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
禮不下庶人惟使之足於味故止用酒也側尊者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閒旁側夾之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
深五寸無足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也禁者取為酒戒之義○玉藻○未步爵不嘗羞。步行
也無算爵之節行爵之後乃得嘗羞也若正羞臑醢則飲酒之前得嘗羞者○少儀○飲玉爵
者弗揮。恐墜也○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取肉進肉為便故不跪亦弟子職
云柄尺不跪之意也○少儀○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沐而飲酒
曰禨如冠而酌曰醮折俎折骨於俎也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此者以禨醮小事無折俎則可坐
嫌於有亦坐故特明之○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
之。有折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為之燔燒肉也燒肉在俎者亦然
尸則坐。尸尊故祭反皆坐○少儀○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辯音遍○三飯即三飱三飯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胾者以胾為加故三飯前未食食胾
之後乃食殽次脊次骼徧於肩食肩則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食竟而蕩口以酒曰
酳養其氣也以水曰漱取其潔也主人未飽客不蕩口者讓也敵等以上不然○共食不飽共

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反內

飯不澤手。飯扶晚反。下放飯飯黍併同。○共食非一品，共飯則飯而已。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必惡之而難言，故戒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徒丸切。上飯如字。○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飯也。放飯大飽，流歠長飲。毋咤食。咤陟嫁切。○咤以舌口中作聲也。毋齧骨。嫌聲之聞也。毋反魚肉。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毋固獲。固獲，謂必欲取之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箸音筯。○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於欲食之急也。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榻。刺七迹切。亨，烹通。窶其羽切。○羹之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嚃取食之。絮就器中調和也。口容止，以物刺齒，則人惜其穢。醢宜鹹。歠之，以其味淡也。主人辭以不能烹飪，辭以貧窶，優賓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治之

以手。毋嘬炙。一舉而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音頰。○有菜者爲鉶羹，宜用梜。梜，箸也。無菜者大羹湆也，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齊，牋西切。○齊，醬屬也。主人親設飯齊，故降等之客，欲親徹之，示謙也。敵者不然。○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飱，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飱者，以飲澆飯，美主人之食也。徹醬於序端。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一室之人，同居者也。壹食之人，同事而聚食者也。二者無賓主之分，則但少者一人徹之。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備禮。○玉藻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勸侑禮之

勤也。不盡不飽，禮之謙也。○玉藻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玉藻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觀此，則季氏之失禮益可知。○雜記 ○此以上類記飲食之節。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

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犆豕則以豕左肩五個。大音泰。臑奴報切。犆音特。○膳告，承上而言。臂臑肩腳也。九個，自肩上至蹄，折爲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右，右已祭，故獻其左。○少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去聲。○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乘壺，四壺也。陳重者，執輕者便也。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牲體已解，可升於鼎，故可執。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其餘陳於門外。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音屑。紖音引。靮音的。○緤紖靮，皆所執以牽者也。守宅曰守犬，獵曰田犬，充庖曰食犬。畜守犬田犬者當呼名，若韓盧宋鵲之屬。右牽之，由便也。臣則左之。

臣。征伐所獲民虜也。左手操其右袂。右手得以制其非常。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說音脫。櫜音羔。奉上聲。○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如左傳所云乘韋先牛十二之類。櫜，弢甲之衣。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音獨。拊音撫。○韣，弓衣。拊，弓把。執蓋者，取其輕也。獻弓者，左手屈弓衣，并於弓把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襓音饒。○櫝，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仰合之也。夫襓，劍衣也。開匣而以其蓋仰合於匣之底下。乃加劍衣於匣中。而以劍置衣上。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句戈有刃者櫝，句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穎京領反。○苞苴，謂編束萑葦以所獻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也。茵褥衽簟枕也。筴，蓍也。籥如笛而三孔也。凡十六物

皆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削音肖。○卻，仰也。穎，刀環也。仰其刃而授，以刀鋒避用時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刺音次。辟音僻。○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嚮人也。○少儀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遺去聲。帨音稅。上辟音闢，下音避。○敵者曰遺。弓之體，角內而筋外，使之在上，皆取其勢之順故也。簫，弓頭也。剡之差斜似簫，故名。客覆右手以執弓頭，又仰左手承其把以授主人。主人在左也。帨，佩巾也。賓主雖或一尊一卑，授受之際，皆當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此時客尚執弓，故主人拜受，客不得答拜，但逡遁遷延離開其所立之處以避之。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鄉去聲。○敵者不當使人受，故主人從客左，逡仰左手以接客之下而承其弣，又覆右手以捉弓之下頭而受之。此時則主客並立而俱向南也。進劍者左首。疏曰：進首，劍拊環也。不以末授人，敬也。昔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之劍末。是授劍宜以首也。客在右，主人在左，故左其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鐏在困切。鐓音隊。○疏曰：戈，鉤矛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不以刃授，敬也。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鐓爲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相對則前後，並授則左右。進几杖者拂之。拂，拭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效，陳獻也。右牽者取其便，左牽者防其齧。執禽者左首。主人在左，故橫捧之，而以首授主人。飾羔鴈者以繢。天子之大夫羔，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相見之贄。諸侯之大夫以布。受珠玉者以掬，兩手共受之。受弓劍者以袂。以袂不露手。○水潦降，不獻魚

鼈。水潦易得，不足貴。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符勿切。○佛，謂捩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不然，順其性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書爲尊。鼓，量器名也。米粟俱有契，與量對舉之，互文也。醬齊爲食之主，如見芥醬則知獻魚鱉也。書致，書其數而致之於人，如米地之屬可爲已有者，故可獻。○犬馬不上於堂。○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賻從者之類。○玉藻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

拜下於君賜也尊卑相等主人不在則往謝之○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尊卑遠故不受其親賀尊卑近者可受○玉藻○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簞圓笥方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師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君子曰賜小人別日與貴賤不同故不可同日也○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酒肉輕既拜受明日不再拜於其室○玉藻○此以上類記饋獻問遺之節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溝○注云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嫌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或升或下皆授之綏始乘則先升而式待君子之升君子既下然後下而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少儀○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拖徒我切幦音覓○幦覆苓也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朱子曰下者以散綏升則是僕者方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擲綏末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疏乃言君由后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說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附手執之而升也又曰此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也注疏皆誤○少儀○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不入者敬主人也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此皆為御者所宜知也○此以上類記僕御之節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反觀去聲○思念告君之事與對君之辭君所命令當奉行者皆書之於笏恐遺忘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甚於煇矣○玉藻○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切○闑門橛也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為中君出入則由其中大夫士則不敢中於門而倚闑之右出則由西入則出東閾門限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為迓尊君命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急則召以二節緩則召以一節故合云三節官謂朝廷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也○玉藻○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謂初見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見音現勞去聲還音旋辟音避下同稽上聲○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苦則旋轉退避乃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卻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非已之臣則答拜○此以上記見君之儀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鄉去聲○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

之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如屋
霤然垂拱。亦謂身俛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
必仰而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衿交
領也。視則自帶至衿。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
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
是以聽嚮皆任左。○玉藻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
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僂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
兩邊懸垂。此立容之常也。
若臣之侍君。則視君佩以為節。微俛
則倚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贄幣自左。詔辭
自右。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之
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少儀　○振書端書於君
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人臣以職分內事事君
不謹之於素。而文書已
至君前。始振拂其塵而端整之。與卜筮之官奉其
龜筴而有順倒反側之狀。皆慢上也。故俱有誅罰。○輟
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異猶他也。固鄙
野不達禮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
之黨。側旁有別席。則退就之。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
而君不命之退。則嘗引而卻離。坐於君之親黨之
下。○
玉藻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
嘗羞。飲而俟。辯音徧。○君雖客之而必命之祭。然後祭
者。不敢以客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
示臣為君嘗食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滑
嚥。不令澁噎。今君猶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
羞畢而啜飲以俟
君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
嘗遠食。必順近食。君不以客禮待之。則膳宰嘗羞。臣不
祭不嘗。惟俟君食乃食也。羞近者。但
於近處食一羞也。凡嘗遠食。必自
近者始。客與不客皆然。故云凡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

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
從者。上三飯上聲。執飯之飯去聲。○覆手者。謂食畢而
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殽粒汙著之也。禮食竟
更作三飧以助飽實。君食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醬
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云然。
若公食大夫禮。則賓取粱與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
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玉
藻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
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句　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切。
言言讀作
誾誾。辟音僻。○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
和悅貌。已。止也。油油。說適自得貌。○玉藻　○凡祭於公

者。必自徹其俎。此為士助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
歸其俎。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歸賓俎。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勸侑曰
御。溉謂
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不欲
汙君之器。故傳寫於已器而食之。○賜果於君前。其
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
者之物。○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
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為去聲。副普逼切。絺音摛。綌音隙。累果通。疐音帝。齕
恨沒切。○削。刊也。副。析也。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
而以細葛巾覆之。華。半破也。累。倮也。不巾覆也。疐
之。去蒂而已。齕。齧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君
賜車馬。乘以拜賜。句　衣服。服以拜賜。君賜及門。既受拜
矣。明日又服之乘
之而詣君所拜謝。所
謂再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此謂諸
侯之卿

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
服乃得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
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玉藻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左手以按
於右手之上頭與手俱至地也。玉藻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
拜。弗答拜。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
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
出報恐君召進答拜也士則必待小臣傳君之諾
報而後退士又拜君君終不答士之拜也。○玉藻 ○有
慶非君賜不賀。有喜慶之事非君命所賜則不賀榮君賜也。○玉藻 ○大夫有獻
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弗親者使人往獻也不面拜於外告
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郊特牲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

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
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葷音薰茢音列。○大夫恐君拜己
之獻故不親往君不答士拜故士
親送皆再拜送之者大夫遣宰之時既於家拜送及宰
將命又再拜士則親交小臣之時亦再拜也膳致福之
膳也。鄭氏謂爲美食義疏云大夫士以美食進君幾於
諂且褻矣葷桃茢所以辟凶邪葷薑及辛菜也茢苕帚
桃桃枝桃以性葷以氣茢以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
大夫之臣獻大夫士之吏獻士以次減也皆造於膳宰
者操齎以致命則以膳付主 ○大夫不親拜爲君之
人之膳宰不敢專達也。○玉藻
答已也。釋所以不親獻之義。○玉藻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
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

而後對。私行私事也大夫有獻士卑但告還而已勞之
者慰勞其苦也問其行者詢其所至也先拜後
答急謝見問之寵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謂朝會也馬資謂道
路車馬之資。○少儀 ○此以上記侍君言貌飲食賜獻之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
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
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皆敬也。○此節記爲君出使及使人於君之禮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防奔逸也 已駕僕展軨效駕
軨音零。○展視也軨車之轄頭效白也白已駕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奮振
去塵也由右上者避君左位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
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跪而乘之君未出不敢立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試之也兩服兩驂各兩轡而
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軾故惟
六轡在手而分置兩手各得三轡乃 君出就車則僕并
驟之使行五步而即立者待君出也
轡授綏左右攘辟。辟音避。○并六轡及策於一手而以
一手取正綏授君於是左右侍駕陪
位諸臣皆遷卻以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
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騶如字。○騶君之從車
也左傳程鄭爲乘馬御
羣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舊讀騶爲騶與趨非也車右
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
右初出時勇士趨在車後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君抑
止僕手使其駐車而回命車右上車也門閭下者君式

則臣下。君子不誣十室也。溝渠下者，恐傾覆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也。〇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俛。敬也。〇執君之乘車則坐。凡御必立，今執轡而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〇少儀〇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范音犯，周禮作軓。軌轂末也，范軾前也。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〇少儀〇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葬之魂車空左者，擬神位也。王之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者，恐其似魂車也。左必式者，立君之處，不敢自安也。〇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乘平聲。〇朝祭之副車曰貳，式之尚敬也；戎獵之副車曰佐，不式尚武也。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

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乘去聲，乘馬之乘平聲，賈音嫁。〇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子男五。又典命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此蓋殷制。不齒不價者，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〇少儀〇國君不乘奇車。奇車者，不正之車，獵衣之屬。衣車如鷙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上不廣欬，不妄指。欬開代反。〇皆慮駭人也。立視五巂。巂音攜。〇疏曰：巂，規也。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立於車上，則前視十六步半也。式視馬尾，俛也。顧不過轂。不內顧也。〇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音遂，卹勿舊讀卒沒，今如字。〇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也。吳氏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彗卹句，勿驅二字句。兩轅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塵不飛揚出於軌外。〇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

夫撫式，士下之。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君與大夫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〇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子，謂君也。禮，君出則過卿之位而登車，入則未至而下，敬大臣也。不馳者，恐車馬躪轢人也。入里必式者，二十五家中豈無可敬之人，所謂不誣十室也。〇國君下齊牛，式宗廟。齊音齋。〇疏曰：熊氏云此文誤，當云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〇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人臣乘君所駕路車之馬以習儀，既衣朝服，又但載鞭策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既不曠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步，猶行也。步路馬以行，步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蹙與蹴同。芻，數年也。誅，罰也。馬氏曰：察

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有罰者，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罰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耳。又曰：周官太宰八柄言誅，內史八枋言殺，此誅所以爲殺也。宰夫治不以時舉者，禁殺戮，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以告而誅之，皆所以爲責也。然則蹙芻齒馬之誅，蓋亦貴之而已。少儀曰：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勿賈。君子備然，況其君乎。義疏云：少儀所言，因君子之貳車而併及服劍，凡人皆然，不專指僕者。曰君子，曰有貳車者，其言互備。貴尊賢禮在則然耳。〇右自君車將駕以下，皆言爲君僕御之禮，自國君不乘奇車以下，乃連類而記乘車敬恭之儀。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重平聲。〇陳氏曰：龜筴以問吉凶，嫌褻謀也。几杖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以坐臥，蓋以蔽日與雨，絺綌以凉體，單則見體而褻，三者皆宴安之具也。衣裳皆素，非吉服也，故亦不可入公門。〇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白表切

扱音插。厭入聲。○苞屨以藨草爲之，齊衰喪屨也。扱衽者，親初死，孝子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插衣之前衽於帶也。厭冠者，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壓帖然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書方者，書送死之物於方板也。衰，衰服也。凶器，若棺椁牆翣明器之屬。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或死於宮中，君許其殯而成喪，不以告，不得携之入也。○此皆記入公門之戒禁。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亾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諂音諂。○亾，去。疾，惡也。頌者，將順其美。驕者，恃其言之行。相，助也。廢，政教埽亂不可因也。社稷之役，有勞於社稷也。○少儀。○爲人臣之

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陳氏曰：孔子與百里奚未嘗諫而去，龍逢、比干則死於諫而不去。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天合也，非君臣以義合比。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許世子止不知其義，故被之惡名而不敢辭。○此以上論事君事親之異。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同境。○不敢竊君之祿以辱其先。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壇音善。鄉去聲。緣去聲。鞮音低。簚莫歷切。蚤音爪。鬋音剪。○壇位，除地而爲位。鄉國，鄉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也。鞮屨，革屨也。周禮註云：四夷舞者所屝。素簚，素白狗皮。簚，車覆闌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髦馬。不剪剔其蚤爪以爲飾也。蚤，治其爪也。鬋，剔治鬚髮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始爲飲食之人也。不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御，侍御寢宿也。蓋臣之無君，猶無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重以自貶。其亡至於向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古之重去國如此。○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言卿大夫士徙居他國者，行禮不可變故國之俗，惟謹修其典法而審愼以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

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出入者，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將久而義絕，猶必待興起爲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此以上言待舊君之義。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死社稷，國亾與亾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之也。死制，受命於君，難毋苟免也。國君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者，止其去者發乎情，死其事者止乎義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辟音避。○內亂，謂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退避，不得干與，如晏子不死君難之類。若鄰國來攻，遂外侵擾，則不可逃避，但當盡力扞禦，死義可也。○雜記。○此以上言臨難之義。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父者子之天。與讎共天，非孝也。不反兵者，恒執殺之之兵也。周禮闘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苫，詩占切。○雖除喪猶若居喪。雖適市朝不反而求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恐廢君命。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曲禮曰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檀弓○此以上附記復仇之義

少儀第二

此言少者之儀，註疏以為細小威儀，非也。茲本朱子纂其雜亂，凡非言少儀者，各以類入他篇，而取他篇言少儀者附之。

人生十年曰幼學。冠禮云：棄爾幼志，是未冠前為幼。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朱子曰：十年曰幼，為句絕。學字自為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二十曰弱冠。始成人，血氣猶未定，故曰弱。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髮蒼白如艾。可為大夫。六十曰耆，指使。耆，稽久也，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人。七十曰老，而傳。萬斯大云：傳即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於子。八十九十曰耄。惛忘也。七年曰悼。憐愛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耄者智已衰，悼者智未及，有罪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百年曰期頤。期，朱子音居宜反，如論語期可已矣之期，謂百年已周也。頤，養也。○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并行而差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為節，此因宜而有所尊也。○曲禮○此以上記年歲之差等。幼子常視毋誑。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立必正向一方，不得傾頭屬聽也。左右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

之，則掩口而對。辟，偏也。咡，口傍也。長者俯與童子語，或如負或如帶劍，或偏頭與語，或從口旁與語，皆以手掩口而後對，恐氣之觸也。○曲禮○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絇，其俱反。○絇，屨頭飾也。幼少不備禮，雖不服緦，猶免而深衣，不加絰，徒給事也。○玉藻○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並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緣，去聲。○節，禮節也。用緇布為衣，尚其質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皆用朱色之錦，取文質之彬彬也。○玉藻○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不得與賓介同禮容也。○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踰等，祖父行也。問年則嫌若序齒。燕見不將命。私燕而見，不敢用賓主之禮，若弟子然。遇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尊者未見已，則不面見之。見亦不問所往，皆不欲煩動之也。喪俟事，不犆弔。旅事者，待主人朝夕哭之時也。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弗使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畫地。無故畫地為不敬。手無容，不弄手也。不翣也。不敢搖扇。寢則坐而將命。坐，跪也。尊者寢，傳命當跪，不可以立臨尊。侍射則約矢。凡射，先設矢於中庭，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而升堂，搢三於腰而手執一。若卑者則不敢更迭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侍投則擁矢。投壺之禮，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于地，故悉擁抱之也。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朱子曰：此二句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而射及投壺，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它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非是。不角，角，兕觥也。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酬之爵也。不擢馬。馬者，投壺之勝籌。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者取彼之一馬，足成已之三馬。今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之一馬以成已勝也。○此以上記少者之節。

汜埽曰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汜音泛。埽去聲。拚音糞。鬣音獵。擖音揲。○汜，廣也。內外俱掃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帚恒掃地，不可用之於席。擖，箕舌也。持箕而拚，以箕舌自鄉。○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拘音溝。扱讀為吸。○初持箕而往，帚置箕上，兩手舉箕。當掃時，一手捉帚，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掃且遷。及斂糞之時，則以箕自向，不向尊者也。○曲禮　○奉席如橋衡，奉上聲。橋如字。○橋之高，如衡之平。如請席何鄉，

請衽何趾。坐為陽，面亦陽也。臥為陰，足亦陰也。故所請不同。○曲禮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事父之同志，如事父。○曲禮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曲禮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先生為人師者。從之則敬不二。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待問也。○曲禮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跪也。虛坐盡後，謙也。食坐盡前。為汙席。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儳，仕鑒反。○朱子曰：說文云：儳，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勦說，謂取人之說以為已說。雷同，同于人也。言當各由已也。○曲禮　○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侍坐於所尊敬，句毋餘席。近尊者，待親狎，備顧問，且闕其下，以待後來者。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跋，半末反。○跋，本也。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燭盡則去其所餘之殘本，嫌若燼多，有厭倦意。尊客之前不叱狗。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讓食不唾。嫌有穢也。○曲禮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奉洗盥之水，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侍

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君子必令復坐。曲禮 〇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必察言而觀色。曲禮 〇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間音閒。復白也。居左則屏退於左。居右則屏退於右。不敢干其私也。毋側聽。側耳以聽。非恭也。毋噭應。噭音叫。高急之聲。悖戾之所發也。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跛彼義反。不可偏任一足。坐毋箕。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寢毋伏。斂髮毋髢。髢徒細反。髢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免如字。免去也。褰祛也。曲禮 〇請見不請退。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運以手動之也。澤以手摩。還以手轉之。 〇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曲禮 〇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長者在堂。則侍坐者脫屨於階下。不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屨得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屨不敢當階。屨有綦繫。解而脫之。不敢當階。妨後升也。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謂獨退也。就猶著也。跪而取之。屏退於側。亦不當階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曲禮 〇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推也。闔門屏也。一人者。雖衆敵猶有所尊也。若最尊者先在戶內。則後者皆脫於戶外。此以上記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〇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先飯若嘗食。後已若勸食。毋放飯。毋

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或見問也。數噍。毋為口容。數音朔。噍音醮。數數嚼之。毋弄口以為容。客自徹。辭焉則止。辭主人辭之也。 〇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異爵者爵貴於己。後祭先飯謙也。玉藻 〇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進饌也。不拜稱其施也。曲禮 〇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孰熟通。恐火齊不得也。玉藻 〇食棗桃李。弗致于核。不棄核於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上環橫圓切之形如環也。中中環也。玉藻 〇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尊所置尊之所也。飲盡爵曰釂。鄉飲酒及特牲饋食皆有獻禮。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於尊所之節。惟燕禮以宰夫為獻主。故君不親酌。鄉飲射饋食禮。皆尊於房戶之間。燕及大射皆尊於兩楹之西。故不同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曲禮。 〇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御侍也。貳盛饌也。侍食而同於長者。其饌本為長者設。故不辭。偶坐亦然。偶坐不辭。偶坐配坐也。曲禮。此以上記[illegible]

按朱子大學序云。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論語注云。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是編既以少儀次之于曲禮。則當以言樂及射御書數者次之。但本記既無專言樂器樂律樂音樂舞篇目。樂記所言義理又極深邃。非初學所驟闚。周官保氏所言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雖不專為小學而言。然男子始生。設弧門左。容體節奏。必習之于童蒙。功成德立。尚必游之。太此惟射義一篇。故以次少儀。御與書數。蓋闕如也。

射義第三

按朱子分爲鄉射大射兩記今仍合之其釐定則從朱子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古者二字從通解○宇宙內事皆男子分內事故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祿者以此○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指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射而聽聽而射言其兩難而美之也郊特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

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此於禮而多中此於樂而後發非用志不分不過乎物者不能中則免於罰爵求中以辭爵者酒所以養老病已非老者病者不敢冒其養禮此爭而讓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矍音攫相去聲賁讀爲僨與音預○矍相地名射至於司馬者鄉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旅酬之前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也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往奇之是貪財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不音浮旄音耄廑與僅同○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不言有如此人否當在此賓位也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裘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裘之言尚疏故留者半點之言愈密故留者寡按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矍相之事拒人已甚聖人豈爲之疑門人爲此說以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耳○此以上言鄉射之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其尊卑老稚而後射以觀其德行也○其

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樂音洛○節詩之一終也發矢則歌詩以爲之節度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九節者先歌五節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餘四節以發四矢貍首即下云曾孫侯氏是也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之多故曰樂官備貍首曰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故曰樂會時采蘋者循澗猶大夫之循法也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不失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既爲諸侯卿大夫士又以射觀其德行非謂直以射選用之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射宮即學宮也詩舊說謂即貍首篇文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以燕者謂行燕禮則燕者謂安樂也安則有名譽矣○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

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舍中皆去聲○射者各尋其志之所在亦各止於道之當然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于仁父止於慈之類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近水澤而爲之○朱子曰射以觀德擇人蓋凡與射者本皆賢者可以助祭但更以射擇之如燕之決事非其人不肖一射中而即用之也小人

更是會射俗射與古法不同小人更會學記者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並助祭之人非也○此以上言大射之義

投壺第四

朱子曰此記主人與客燕飲投壺之禮鄭氏以爲賓曲禮之正篇其事與射爲類於五禮宜屬嘉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上聲○中算器大夫兕中士則鹿中也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司射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位在西階上北面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哨七笑反

樂音洛○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謙辭既賜言既受賜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同盤還同旋辟同避○拜受拜送受矢送矢也辟各于其階上疏曰鄉飲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此亦當北面○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冠士謂成人來觀禮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非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投壺者或於室或于堂或于庭其禮殺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疏曰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庭中廣故矢長七扶九扶扶與膚同鋪四指曰扶一指爲一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朱子曰經文不言壺之圓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法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

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于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十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諸會矣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用柘棘者其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尚質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此以上記請投之節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于賓賓已拜受矢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客階之位主人從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日中于室日晚于堂太晚於庭各隨光明矢之短長亦隨地之廣狹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起其中亦八算○算多少視其坐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以上記就筵之序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司射執八算起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不爲之釋算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勝飲不勝以能養不能也正爵謂罰爵慶爵皆正禮也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謂算爲馬者取威武之義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爲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得二卽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此告賓與主人之詞○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幠音呼敖傲同偝音佩○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稚者恐或相狎故戒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並記之憮亦敖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爵梁丘據○以上記請賓及命弟子之辭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間去聲○貍首見射義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音涉○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賓黨在司射前稍南主黨在司射前稍北南爲右北爲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上聲純音全奇居衣反○純全也二算合爲一全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謂不滿純者故曰奇遂以奇算告謂左右數鈞等

之餘算手執以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鈞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朱子曰按此說差勝鄉射賈疏然恐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以上記請投視算之節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命酌者司射命之也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上當飲者跪取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衆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勝者亦跪而爲尊敬奉養之辭以答之○以上記卒投飲酒之節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司射乃請爲勝者樹立其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一勝則立一馬。三勝則立三馬。或兩勝則立二馬。如主黨但一勝。立一馬。所卑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助勝者爲樂。以慶賀多馬。飲正禮慶爵之後。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注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以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二句。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二句。是司射請辭也。○以上記三投慶多馬之節。

鼓○□○○□□○□。[illegible]○○□半○□○□○□[illegible]一○

□一○○○□□○□○魯鼓○□○○○□□○□○

○□□○□○○□□○半○□○○□□○薛鼓

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鼙聲下。其音榻榻然。鼓聲高。其音鏜鏜然。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蓋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魯鼓○□○○□□○○半○□○○□○○○□○

□○□○大戴禮下尚有一□一。朱子從之。薛鼓○□○○○○□○

□○□○○□○□○○□○半○□○□○○○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禮記釐編卷之二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學記第五

朱子曰。此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兼大小學言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音小。聞音問。○發慮而守常法。求用善良之士。止可小致聲聞。而不足以感動衆人。賢士之勝於善良者。就而見之。疏遠之士。以身體之。雖足以動衆。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法。故未足以化民。惟教學。乃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兌依注作說。○此一章言教學之重。爲一篇之綱領。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宜作斆學半。其此之謂乎。強其良反。○此一章言教亦所以爲學。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中平聲樂音洛術當爲州○二十五家爲閭閭門之側有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士升於黨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庠之士升於州庠州庠之士又升於國學此年每歲也中年間一年也下數句皆以上兩字言學下兩字言其所得如爲學而能離析經之章句則其所得必別其心之所趨向專心致志以事其業則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所習者次第該徧則必知親師所論者得其精微則必知取友至于九年之久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則必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奪學者以身體之自見進學之驗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魚起反○蚍蜉之子時術蚍蜉所爲銜土成大垤○此一章記學校考校之法小成大成之次序以申化民成俗之意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有司皮弁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學者敬恭之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當祭菜時取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爲學者歌之官者主治之謂習以小雅而欲其正所以治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者擊鼓警衆以發篋出所治之經使孫志於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古雅反夏稻也楚荊也二物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未嘗五年再舉禘祭之時不視學考校所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觀示也時示以所學之端緒而弗告語使其心存而自得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問學如字○幼者有疑但推長者問而聽之不可躐等問其師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大倫猶大節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此一章言大學之教法在於正其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也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操弄琴瑟之弦也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手與弦相得而安于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詩人比興之詞多廣博依托於物理學者不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多疑而不能安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古人之服各有等降不理會於退息之時則無以盡識其制而安於禮文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許金反樂五孝反○退息時不於詩禮樂三者之藝有興起之意則學時必不能好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與息即退息之居學脩與遊即時教之正業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承上文而言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訊音信○數從吳氏音朔以及於數進爲句教者不曉經義但呻吟其所佔視之簡畢多爲訊問之言及於學者未可以進而數數進之而不顧其所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能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不能矣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佛同拂○承上文言之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之意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刑猶成也其此之

由乎。此一章言大學之教使人終其業成其教。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當孫並去聲。○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幼者鈍者以大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音升。○扞，堅不可入之貌。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强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辟同僻。○私褻之友，反逆其師而有損。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有害。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强其兩反。○引導之而不牽制之，勸强之而不沮抑之，開其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不牽則和，不抑則易，達則令其自思。和易以思，是乃教者之善喻也。○此一章言君子必知興廢之由而教喻有方。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多者知之過，寡者愚之不及。易者賢之過，止者不肖之不及。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

○此一章言教當因人而施。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繼聲繼志者，皆謂徵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詞少而意達，理微而說善，譬少而聽者易曉，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此一章言教者當使人有自得之妙。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鈍者至於學難，敏者至於學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能教人，充之即能為君以治人。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嚴，尊敬也。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皇氏曰：武王踐阼，受丹書之言，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而弟子西面。○此一章言師道所繫之重，以申上章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之意。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說舊讀為悅，今從朱子讀如字，解音蟹。○節，木理之剛者。易曰堅多

節曰木理之精者記曰斫目必荼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言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問旣多見義理相與講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觧發解散也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從讀爲舂〇朱子曰從容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注疏說非是記問之學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〇此一章言教學貴有心得之機以申前教學相長之意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冶之子弟習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以補治破器必學爲裘裀補綴

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箕柳箕也善爲弓之子弟見其父兄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亦學取柳條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習慣而後駕之不復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者皆積習所成也〇此一章言學必有漸乃底於成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丁浪反〇物事也比物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醜類類其類也五官者視聽貌言思也〇此一章極言教學之重以申大學始教五章之意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齊如字〇不約不期約也大時不齊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不必齊也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河爲海之源故先之海乃河之委故後之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爲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〇此又言學貴務本以終一篇之意

文王世子第六

疏云鄭目錄云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於別錄屬世子法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衣去聲豎音樹莫同暮〇御直日也世子恒日二朝文王曰三者聖人之行也節謂居處故事食上謂獻饌在祭下徹也末猶勿原再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

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鄭率通說讀脫有二之有讀又○疏瘳曰問修短有數父豈能與之子。子豈能受之父。好事者爲之也。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成王不能涖阼。周公輔相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以治天下。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也。武王成王之爲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結之。○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依注作迂。○舉世子之法於伯禽。是迂曲其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以爲世子無爲者。言成王無父。雖求知君道。然無爲世子之處。○此以上記文王之爲世子。爲武王成王爲世子時所則倣。以明世子之法。周公踐阼。石梁王氏曰此當爲衍文。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懌悅懌也。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審喻詳審曉喻之也。教喻之喻。明著也。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疑者。有疑即問之意。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德。世子之德也。君。世子爲君也。○此一節又統記三王教世子之法。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四代之學。齒。與人序齒。不以貴加人也。○祭義。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
為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
貞世子之謂也學之之學俱音效○物事學之教之也司業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司成即前
師傅所以成世子之德者元良即道得之謂以貞即國治之謂○此以上論教世子行入學序齒之禮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四學字皆因效○學教也干戈武舞教於陽動之時示有事也羽籥文舞教於陰凝之時示安靜也
東序大學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胥鼓南二學字音效○四人皆樂官之屬胥即大胥也南陳祥道謂為象舞南籥非鄭康成所謂南夷

之樂也以鼓節之曰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如字瞽宗
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立五學故漢書大戴禮有東學上親南學上齒西學上賢北學上貴太學問道之說太
學即辟雍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南一區為東膠與虞庠對為黃帝
成均之學說見陸佃天子至辟雍則各學之人環水而觀焉又鄉有庠州有序黨有校一云黨有庠鄉有校皆
為小學家塾之秀移於庠庠升於序序升於校校升於大學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
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養老禮畢乞善言於老人與凡祭及養老鄉射鄉飲
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義理而相告語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教之大
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學音效○說如字○數者高下疾徐之節論說者解說其義理也凡侍坐於大
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間猶容也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問也問終則卻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
以避後問之人如已有未達必待諸事俱畢然後更問列猶諸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其
先師秋冬亦如之注云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釋奠者奠置
所祭之物無尸食飲酬酢等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
行事必以幣注云此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見前始立學釋奠則
必奠幣為禮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疏云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先師陳氏曰春官釋奠常時之釋

奠也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反以訊馘告乃非常時之釋奠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合謂
合樂陳氏曰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記
曰凡告必用牲幣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牲幣合樂之証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階薦脯醢之獻一
人舉爵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証也有國故則否有凶喪則釋奠不合樂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合樂之時人君
視學必於明日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
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
尊也郊四郊之學所謂東序瞽宗虞庠也語於郊謂論辨學士才能于郊學也德進事舉言揚即升

諸司馬之進士。曲藝，小技能也。誓，戒也。戒之使習其所能，以待後次再試之時，或德或事或言，三者有一之相近，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進之，以所能高下爲序，皆謂之曰郊人。遠字，疑達字之誤。四郊之學士，皆達之於成均，於天子視學飲酒之時，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是立賢之無方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興，讀釁。○釁樂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但釋菜禮輕，不如釋奠用樂舞，授舞者所執之器，惟釋菜於虞庠。乃退而儐禮其賓於東序。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三代之學校，若齊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儐禮甚殺，惟行一獻而無介，語，即合語。語可也者，明釋菜將未可合語，禮尚嚴也。此皆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總結上文。○此以上記太學教世子之法。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此古者教世子之禮。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齊時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貴賤異制，謂之玄端服。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善，猶多也。○此又記尋常世子之禮，以勉其幾於文武聖人之行。

大學第七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中庸第八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經解第九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易良之易，以豉反。絜同潔。屬音燭。比，毗志反。○觀其風俗，知其所以教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教民，民各從六經之性，故各不同也。疏通者，事不繁密也。讀書則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樂能和同天人之際，使人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正吉而邪凶，不爲淫濫，故絜靜。窮理盡性，故精微。屬，猶合也。合集諸侯朝聘會同之辭

比次其事而是非自見朱子所謂據實直書也習於淳厚而不察情僞博於傳聞而不辨信否好樂不辨乎雅鄭講易過泥於術數行禮而過於迂拘讀史而是非謬於聖人則有愚誣者賊煩亂之失後世經學若文王之受命周公之居攝京房郭璞之占春秋解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其明著者也○按記名經解其言甚畧而其旨無窮自漢儒爲諸經之解唐儒又解漢儒之解其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厥功博矣而發明精藴使從古聖賢道學正傳如日中天後之學者得以不迷於所從力行以求其至則必歸之於宋五子矣今謹附記其畧於後

宋周子通書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不可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中則不離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春秋傳爲按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張子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何書難看荅難得胸襟如此之大○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

禮記纂編　卷之二　十四　汲古閣

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朱子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太極爲易理之源圖書爲數之祖○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地萬物之理○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詩之爲經八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講說也○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天人之道也○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亡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與貶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此以上論六經之畧

禮記纂編　卷之二　十五　汲古閣

程子曰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甚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朱子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繹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學易於言上會得者後於象上會得者深○尚書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

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此以上論窮經之法

禮記蠡編卷之三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坊記第十

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劉向別錄屬通論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葢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首節總冒全篇小人貧斯約以下坊欲也君子貴人以下坊德也夫禮坊民以下坊淫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心之私爲欲天命以防之而俾有限制瀦蓄其在內障其在外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慊日鱄友亡讀無○慊恨不滿之貌居室衣服皆有分限則富不至於驕田里桑麻皆有制度則貧不至於窮爵秩祿稱皆隨其賢能以爲差等則貴而不恨少於上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樂之好百衍文○百

雉。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謂卿大夫。此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僣畔逆之事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謂是非不決。微謂幽隱不著。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不書其葬也。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方氏云。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朝廷以犯君言。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爲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音佩。號平聲。畜依詩作勗。○死謂死國事者。亡謂爲國事出亡者。死者君猶不忘。則民勤於孝思而不偝。亡者君猶不絕。則民勉於忠義而可以託。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君將施政教。必參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逆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當依詩作體。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云。君陳。篇名。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謂鄭不見古文尚書。故曰今亡。蘇氏陳少南又以鄭言君陳爲周公之子。其說非是。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棄忘也。讙與歎同。今周書無逸篇作雍。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因知皆後人爲之。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忿當作怠。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爲燕食之禮。父之黨四。母之黨三。睦之則父母悅。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不同位。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戲。謂爲孺子之容。以娛親。有悲歎之聲。則傷親心。不可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爲尸以象其生。爲主以寓其存。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用之賓客。敬之至也。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爲敬。主人親饋。是敬容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醍音體度如字○承猶事也醴齊醍齊澄酒皆尙質不尙味貴薄味而賤厚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

者說見喪大記諸篇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為貳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謂所執之贄也財幣帛也利貪也饋遺也不能見有疾也不視猶不納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食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猶遠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繆侯其國未聞大饗享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遍反辟讀避。○有見謂其材藝著見也大故喪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

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好德句語似不足丙取國中為下漁色。亂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恐事之違即無違夫子之義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坊記終之以男女之坊歸本造端之義也。

表記第十一

孔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愚謂坊如止水之坊表如測日之表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坊記示人以所戒表記示人以所法通篇分八支每支皆以子言之發端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在外思歸之辭隱而顯身隱而道著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意。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呂刑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襲見曲禮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致敬不相因也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祭極敬者而至於獻酬笑語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篤厚也揜猶困迫也易困之彖曰困剛揜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鑑切○儳者參錯不齊之貌。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以上為第一支言君子之學必主於敬敬立而後可以為仁。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主於裁斷故曰天下之制報者禮尚往來彼感此應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民無以辟四方此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與論語異者彼以常人之報施言此以君之治民言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注云寬猶愛也仁亦當作民聲之誤也此以常人之報施言子曰無欲而好仁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
自己而置法以民此即下中心安仁者也議道以聖人之所性制法以衆人之可為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
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仁尊而不親利仁者有所欲而好仁也強仁者有所畏而惡不仁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仁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
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鄭注謂義上脫一有字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此以上為第二支皆言為仁之道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

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其取也數與長短大小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仕事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
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
可知已矣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從度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若舉今之人相望則其賢可知也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

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鄉許究反俛音免○儀匹也圖謀也俛無佪顧之意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子曰仁之難成
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言仁道不成人所以不得其志仁者雖有過若其情則者不待辭說而明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
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信納信也信近情與論語信近於義略同可信即言可復意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
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
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

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不制以已。不以已之所能。必他人也。極之者。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壹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以上。爲第三支。皆以仁言。見安仁之甚難。自治則由利。亦可進于安教人則由強。亦可進于利。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自是以聽天命。節行法以俟命也。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尊名者。易名則名尊也。惠善也。節取其大善以爲謚。則善專壹。處情者不欲虛爲矯餙也。過高之行。弗肯率由。惟求處篤厚之行。是不欲名之浮於行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此復言后稷以證君子恥名浮於行之意。豈一手一足。言用之者多也。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巳之仁聖也。○此以上爲第四支。言以下事上之義義以成仁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教之者。以道驅之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下無

能賤其無能之子也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喬高大也妄自高大而無文野者往往如此勝尚勝也文而不慚不慙其虛僞也賊而蔽者害於巳而不知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

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上聲○未瀆辭者以其尊命也或簡則不備責于人賦輕則不過望于民未瀆禮未瀆神皆承上後禮敬神爲言強民言承殷雖變之敝也窮者言賞爵刑罰之備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黄氏曰此上三章疑非孔子之言孔子惜二代之無徵明周制之宜從不宜數其敝壞至此且亦與聖人爲下不倍之義相反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

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言之二字疑衍貨謂財貨也此以上爲第五支明君子治民之仁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資憑藉也事君者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故先形於言以爲資藉而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伊尹畝畝之言傳說對揚之篇管仲之對齊桓樂毅之答燕昭孔明隆中之對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不酬也後世若韓信登壇之策孔明隆中之對亦庶幾焉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及天下大利也利在一事小利也不以小言受大祿恥過分也不以大言受小祿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如此方可叶不家食之吉否則未免素餐矣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謂其君不能者下達也以利口闘捷者尚辭也始進必以正則非其人弗由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讇者爲遠臣而犯分以求自達之謂王氏以此句爲非孔子之言是也尸利主於利而懷祿固寵也守和適中而無過不及也宰冢宰大臣則公卿皆是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陳者揚君之失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

辭而退以違亂也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則位有序賢不肖倒置則亂矣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不出竟是無去志也非要利乎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在人者有命在已者有義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臣受君命有所合不敢自湍不合亦必熟計其事如猶可從則亦從之卒事而後去忠厚之道也必不可從則否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順天命則臣不令而行逆則雖令不從矣此以上爲第六支言君子以臣事君之義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者本深而末茂也言之枝葉則無辭蔓說而已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皇氏曰每一支發端皆作子言之此云子曰傳寫之訛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音稅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已不許也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當作考此以上爲第七支言君子交際之言色皆務於誠實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大事祭大神小事祭小神外事祭外神凡巡狩朝聘盟會征伐亦是內事祭宗廟凡冠昏亦是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富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之祭易備也兆依詩作肇疏云前言不違卜筮以合神明此言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証其義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

不卜處太廟。道以筮，在途則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筮也。宅，諸侯出行之居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按，卜筮之說，禮家互相牴牾。如大事有時日，大享不問卜，故郊用辛。而周官太宰祀五帝卜大神示卜日，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春秋魯禮亦有卜郊之文，一不合也。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龜筮并用，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太卜又凡事必卜，若春秋傳卜筮并用者更多，二不合也。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若郊特牲社用甲，召誥戊午則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吉日惟戊，吉日庚午，外事信用剛日矣。而郊天固外事之大者也，召誥丁巳用牲于郊，郊特牲郊用辛日，其不合者三也。知闕以俟知者。○又案此以上為第八支，以卜筮言，亦言敬也。以敬始，以敬終，能敬則所謂為仁為義為實者，一以貫之，而無所往而不宜矣。

儒行第十二

注云：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儒行一篇，蓋孔子自衛反魯之時也。孔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記有道德者所行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上衣去聲。上冠去聲。○逢大也。掖之所寬大也。章甫者，所以表明丈夫也。居魯居宋，是其鄉也。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行去聲。○此言儒者修己立身之事。物，事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久倦則使之相代。命席，為孔子布席於堂上，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就而問之。席上之珍，美其德之可貴也。勉強學問以明其理，則學優。主忠信，力行不已，則表裏無愧。全是四者，可以待天下之用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去聲。粥音燭。○大讓如讓國讓天下。小讓如飲食辭避之類。大讓所以自抗，故外若慢而實則不可犯。小讓所以致曲，故外若偽而實如有所慚。三揖而後進，故難。一辭而遂退，故易。粥粥者，柔弱之狀。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

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側皆反。難平聲。○難猶其難之難。齊莊不慢易也。居處四語敬也。道塗二語恕也。淑慎其身而不輕爭鬬，則忿慾窒，身立德充，可以待時而動，有為於天下矣。非備豫之至者乎。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見去聲。○忠信立義多文，良貴也，在我者重，故難得難畜。然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一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版 反內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
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切好去聲斷音短。○利郎貨財及可樂好者勇足以不懼如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材足以任事如引重鼎不程量其力而後任不悔無悔也不豫不逆億也極窮也聞流言不輕信而必欲窮之斷猶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
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數上聲。○剛毅則不屈於物欲不淫不溽克己之功至矣故辨之于微求嘗無失要無顯著之過使人可以面數者舊說

禮記薈編 卷之三 二十 汲古閣

未免錯會。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不更其所不變其操也首章自立以家修言此以接物處變言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
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
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窬讀作豆。徑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墻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周匝也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穿墻爲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者總牖圓如甕口也一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道合則就不合則去故信之而不疑安之而不諂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

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
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
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信音申○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
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
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優游用之和也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力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

禮記薈編 卷之三 二十一 汲古閣

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謂此賢者使君得遂其志也儒有聞
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舉賢援能所以待天下之士也此則任舉朋友之義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
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
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陳言而伏者與人告嘉謀而順之於外同意靜而正之止惡于未形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君不之知然後明告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

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知服知力行之要也近文章不使文掄其質也如錙銖君視國之輕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本方立義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者今文作儒皆○仁之本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也儒有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刈割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客氣之歉慁猶辱也累繫閔病也既至舍又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動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禮記釐編卷之四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冠義第十三

孔疏曰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按畧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冒而句領註云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冕旒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朱子曰此蓋漢儒所造以釋冠禮之義者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義始冠冠而之冠皆古亂反齊側皆反緌耳佳反○疏云此論初行冠禮之義儀禮有士冠禮此篇解說其義故云冠義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

蓋大古齊時之冠以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不聞有垂下之緌初冠暫用之者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即敝棄之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皇氏云齊則緇之亦謂祭前若祭時自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太古吉凶同服三代改制齊冠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爲喪冠當自夏禹以下○

郊特牲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亦謂大夫士耳若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非不緌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故云委武玄縞而後緌也○雜記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音牟追音堆○此始加之冠也委貌即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緇布冠但其名不同其形質亦應

第一〇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異耳。周弁殷冔夏收。弁音便冔音詡○此三加之冠也。指爵弁而言。弁名出于槃。槃大也。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形制未聞。○疏曰。此齊及祭時所服也。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下。齊祭則異。三王共皮弁素積。此再加之冠服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者。以十五升之素布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白與冠同也。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朱子曰。布一簆四十眼。着八十縷爲一升。今興化人能爲之。十升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升布則極疏矣。古人不諱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爲之。但加飾焉。如冠之白。但用疏細爲吉凶耳。又曰。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緇。詩緇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初加爲養老燕飲燕居之服。再加爲與君視朔之服。三加爲與君祭之服。○郊特牲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喻其志者。喻以服彌尊。則志宜彌大也。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郊特牲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繢音會緌本又作綏。耳隹反。○玄冠緇布冠。皆始冠之冠也。緇布冠有繢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文也。○玉藻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冠不再婚不一。故無冠禮有昏禮。諸侯大夫皆用士冠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末造。猶末世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適長子。儲君副主。猶云士。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有德乃得貴也。○郊特牲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言人之爲禮。以容體三者爲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三行。服未備者。未可求也。童子之服采衣紒。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儀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立于廟門之東。西面以筮日。筮其賓。客前朔三日。如求日之儀。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阼才故反。醮子笑反○主人升立于序端

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阼。明著父老則子代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始加緇布冠。服則元端爵韠。則黑而其絇青。再加皮弁素積素韠。黑屨而緇絇。三加爵弁纁裳韎韐。纁屨而黑絇。其加之以序而有章。所謂其志則有成者。此皆適子之禮。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冠適子必用醴。庶子則醮。當時國俗相仍。雖適子亦不醴而醮也。古者童子雖貴。猶名之。至冠然後賓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母之拜子。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肅敬以申斯須之敬。石梁王氏謂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義疏云。此只是與之行禮。本文成人而與爲禮一語甚

明。士冠禮注云，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昏禮將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俠拜。朱子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蓋幼時父母兄弟惟慈愛之而已，今以成人來見，故母與兄弟各盡其相見之禮也。禮無不答，燕禮則君之於臣，昏禮則舅姑之於婦，饋食禮則尸之於主人、主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疑此。此必先拜者，所謂尊重事也。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朱子曰，冠者見母與兄弟，皆先拜。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首，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

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廟謂禰廟。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諸侯冠於太祖之廟，天子冠於始祖之廟。古者重事，行之廟中，皆以示有尊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聲。○此以下雜記用冠之異及冠之非禮者。冕，絺冕也。弁，爵弁也。冠，玄冠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可者，僅可之詞。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許其攝盛服，祭必依於常禮，是可者仍不可也。○雜記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側皆反。綦音其。○丹，赤色也。綦，帛之蒼白如艾色者。一說文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音皮。○縞，生絹也。武，冠卷也。孫為子所生，故曰子姓。吉凶相半者，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也。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縞冠素紕，而緌之垂者長五寸，蓋以恥之，謂其無喪若有喪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不帥教而見棄者，亦以此冠恥辱之。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音燭。○

居，燕居也。冠，冠于武。少威儀，無貴賤一也。緌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緌。大帛不緌。冠之白者，凶服去飾。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紫色非正，且僭用朱飾。○玉藻

玉藻第十四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邃音粹。卷音袞。○祭，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疑畫蟠龍，故謂之卷。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皮

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皮弁爲常日視朝服。諸臣同之。日中食朝食之餘。尚必奏樂。則朝食可知。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端如字○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宜服之。御瞽。樂工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端當爲冕○祭。祭先君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朝。朝天子也。皮弁聽朔。下天子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朱子曰。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鷩冕之類。朝服。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又曰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于天子。則服冕服。自祭于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于諸侯。則服玄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

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庶人深衣。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三俎。豕魚腊。周人祭肺。夕深衣。祭牢肉。夕食牢肉。卽特牲之餘。朔月少牢。五俎四簋。五俎加羊與腸胃。朔月四簋。則月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君無故不殺牛。謂國君也。天子膳用六牲。大夫無故不殺羊。諸侯之大夫也。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讀爲翦○此謂尋常也。若祭則有射牲之文。○孔子曰。

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覲朔皮弁服。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亦僭宋王者之後。○此以上記天子諸侯大夫朝祭視朔冠冕衣服之制。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若以大裘誓省。則僭天子服矣。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素錦爲裼。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士不衣狐白。避君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褎袖同。綃音宵○大夫士以狐之青毛皮爲裘。豹皮爲袖。玄色之綃爲衣以爲裼。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音岸。絞戶交反。○麛。鹿子。豻。胡犬。絞。蒼黃色。羔裘豹飾。

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侯不用錦衣爲裼。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犬羊之裘質畧。以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見美。君在則裼。盡飾也。雖弔而君在則亦裼。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猶覆也。是故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有藉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其人當執璧琮時則衣裼。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其人當執圭璋時則襲衣。曲禮。○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充猶襲也。與前不充其服之意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美也。

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此以上記喪服祕褻之異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者古禮書篇名以其贊大行人之執事也剡上削殺其上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三色畫爲六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雜記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須崔陸音班孔陳如字文孔陳去聲崔陸平聲○球美玉也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熊氏曰爾雅魚曰須盖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說音悅○太廟之中惟君當事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音問○當悲

哭哀踊之時不任于記事也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音薦○搢笏輒盥爲執事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造七到反○笏每事皆用因而文飾之以爲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反○天子諸侯從中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皆爲六分三寸而去一惟中閒廣三寸耳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珽他頂反○此亦笏也珽挺然無所詘也盖以方正之道示天下耳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音舒○荼者舒遲之義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下角亦殺而圓○此以上記執圭搢笏之制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辟讀爲紕緣也天子以素爲帶朱其裏而終竟此帶盡緣之

而素帶終辟而下欸諸侯字○諸侯帶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垂下之紳

士練帶率下辟率音律○練繒也率繂也士以下皆禪辟不合而繂積謂緶緝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藝處士也以錦爲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韠音必○言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并用組爲之三寸其廣也其垂與紳齊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爲稱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于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腰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

尺也韠蔽膝也結紐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以雜色爲緣也朱綠者上朱而下綠玄華者外玄而內華華黃色也士帶之辟內外皆黑廣二寸而再繞腰一匝亦四寸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有率承上士言之其帶既禪亦以箴縷紩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辟飾之以箴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肄餘也約束帶之餘紐及紳之垂者勤謂執勞辱之事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圜音圓○此玄端服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無殺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之方變

于天子也。前謂上，後謂下。大夫則圜其上角，變于君也。正直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也，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皆廣二寸。凡佩繫於革帶。○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音膾，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會，領縫也。韠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紃，絛也。謂以五采之絛置于諸縫之中。○雜記○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縕音溫，韍音弗，幽讀黝。○此玄冕爵弁服之韠，祭服稱韍，異其名也。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以上記帶韠之制。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純讀爲緇。瓀音阮，玟音民，縕音溫。○山玄水蒼，其文色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綦，雜文也。瓀玟，石之次玉者。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象環，象牙環，孔子燕居之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世子在君所，不佩玉，非去之也。左結其佩之綬，不使玉有聲，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右則佩觿燧之屬，示有事于上也。居則設佩，燕居則佩玉。朝則結佩，中言上意，皆謂世子也。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側耕反。○綪，屈也。結其綬而又屈之。思神，盡不在事也。此謂凡應佩玉者。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曲禮○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宮羽在左，君也，物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齊音慈。○路門外爲趨，歌采齊以爲節。登堂爲行，歌肆夏以爲節。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抑，小俯也。揚，微仰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君羔幦虎犆，幦音覓，犆音直。○幦，覆苓也。犆，緣也。此君齋車之飾。大夫齋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齋車鹿

幦豹犆。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與齋車同飾。○此以上記佩玉及乘車之飾。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褘讀翬。揄音搖。屈音闕。狄讀翟。○褘衣、搖翟，皆刻繒爲雉形而畫之，皆本服也。君，女君。闕狄者，刻形而不畫。子男之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之也。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褘依注作鞠。襢，章彥反。褖音彖。○鞠衣黃，子男之卿之妻服之。襢，展也。襢衣白，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褖之言緣也。黑衣裳以赤緣之。褖衣黑，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之也。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妻貴因夫，服各從其夫，惟世婦必侯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此以上論王后以下命婦六等之服。

以帛裹布，非禮也。外服是布，不可用帛爲中衣以裹之，謂其不稱也。如冕服絲衣也，中衣用

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則用十五升布。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織音志。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去位之臣服玄端玄裳衣裳不得貳色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冕服玄上而纁下列采者正服之色各有等列振絺綌不入公門。振讀為袗禪也禪則見體表裘不入公門裘上必有裼衣襲裘不入公門襲衣而不露裼衣亦不敬。○纊為繭縕為袍。縕音韞。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為繭用舊絮則為袍。禪為絅。禪音丹。絅者有表無裏也。帛為褶。褶音牒。褶者有表裏而無著也。此以上又類記衣服之制。

深衣第十五

陳氏曰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以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

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見音現衽而審反要平聲。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楊氏曰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於所覆縫方便于著以合之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袼音各。袼衣袂當腋之縫也可以運肘即玉藻袂可回肘之意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蓋以其餘反屈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厭音壓髀卑婢反。帶當骨襏

急難為中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衣六幅裳六幅為十二幅裳以六幅布。交裂裁之為十二片。實比六幅也。袂圜以應規謂胡下也。牛領下垂者謂之胡從袖口至袖下。裁令勢圜如牛胡也。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踝胡瓦切。繩謂裻馬氏曰裻音督謂衣之背縫也。背縫及裳之中縫至於脚根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

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抱左領之方也。善衣謂朝祭之服呂氏曰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服也。深衣而養老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服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氏曰端冕以為文介胄以為武燕處皆服深衣則文武兼之也然其文特可贊禮其武特可運籌非若端冕之可以朝祭介胄之可以蹈衡也。制有五法故曰完布質而白色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居其次故曰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太純音準繢音會。緣廣皆去聲。純衣之緣也繢畫文也尊者存以多飾為孝。袂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廣二寸。○朝玄端夕深衣。大夫士在私朝及在家朝夕之服。深衣三袪

三袪者。要中之數。袪。袖口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袪。為七尺二寸。縫齊倍要。齊音咨。齊者。裳之下袪。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袵當旁。袵而審反。袵。裳交接之處也。凡袵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要以小要取名焉。袵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也。當旁者。當身之兩旁。袂可以回肘。肘。臂中曲節也。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著于朝祭服之內則曰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著于外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緣。緣冠長衣是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其繼揜尺。皆與深衣異。其袷與袪及緣廣之寸。皆與深衣同。玉藻○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服之而不審其名之義。是無知之人也。○少儀

禮記纂編卷之五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昏義第十六

朱子曰。此漢儒所造。以釋昏禮之義者也。疏曰。案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取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指與妻之身。亦稱昏姻。爾雅。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是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納采。始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納采則知女之姓矣。復問曰。為誰氏者。問其女之名氏也。如仲子孟姬季姜之類。納吉者

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始定。不吉則休也。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也。請期者。夫家已卜得吉日。使使者往請。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專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筵為神布席也。設席于禰廟戶西。西上。右設几。席有首尾。蓋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凡事皆受諸禰廟。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神尊不統于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而几在右也。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門外。大門外。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酌而無酬酢曰醮。禮如冠之醮。其異者于醮耳。天子迎於館。諸侯迎於境。大夫士庶迎於家。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昏禮始終執鴈為摯者。程子曰。取其不再偶。朱子以為取

其順陰陽往來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巹音謹酳以刃反○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注云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

本猶榦也此因昏禮為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見音現○質明天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者。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笲音煩段丁亂反古本執笲上無婦字通解從之○笲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贊醴婦者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于席前北面婦于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共席于奧東面南上饌亦如之此明為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陳氏曰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敦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于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石梁王氏曰此皆為冢婦也。故曰著代。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

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當丁浪反○室人注云女妐女叔及諸婦當猶稱也疏曰女妐壻之姊女叔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謂天子諸侯同姓者也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附託遠嫌之義重其有別之禮。幣必誠。辭無不腆。告

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誠猶信也貞猶善也事人必以信婦人之德尤在乎貞信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悉薦反○先謂倡道之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遊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証語在戾太子傳然亦非獨此也）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

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謂不專其事）夫也夫也者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服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用太古陶匏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方氏曰思嗣親者固欲其幽陰也記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昏禮不賀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曰人之序者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郊特牲）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十卷為一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疋為五個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見音現下同○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疏曰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雜記）○孔子曰嫁

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告曰某氏來婦廟見祭禰即一事所謂奠菜也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朱子曰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曾子問）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嬪毗人反御妻當作御女內治今本作內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以施內外之政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羣妃御見之陰事及王所求為於六宮之陰令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

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音責見音現○男女之教不得則日月為之適食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之將食之氣氛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蕩者滌去穢惡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衰七雷反資依注作齊音咨○服父之義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稱弓謂之方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律棄妻畀所齎並云官者付受悉如法也此諸侯之禮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此以上通論也○雜記

哀公問第十七

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供哀公所問故合之愚按此篇發明婚禮甚詳備故以次于昏義之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此問禮之篇也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禮者中庸而已故不以其所不能者病人會者

心之所同然。飾者分之所各得。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鏤力豆反。○得其順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猶不足以久遠。故又治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鏤見上。幾音祈。即安其居節句。○之禮言。猶明也。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大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則遷之別。皆使之共行其禮。然於已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於民。此又行禮之本也。

即安其居節者。猶大戴禮云安其居處也。醜猶類。衣服各得其類也。衆涤飾之儀限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當丁浪反。○實猶富。謂財貨充實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迕逆衆心以害善良。是伐有道也。當猶稱也。求稱其私欲。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音悄。○此大昏之篇也。作。變也。德猶福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甫至字皆言大之至也。興敬爲親。言興起敬心。爲欲相親也。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故孔子脁脁言之。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冕爲祭服。故哀公以服之而親迎爲太重。先聖。周公也。言天地者。通天子而言。請少進者。猶言請益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

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直言二字或云當作朝廷。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之辱也。國恥君之辱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音迄。大音泰。○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不以土地害民之身與妻子。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

過乎物。有身謂守其身。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不過乎物。猶適如其物之理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尸雍切。惷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爲識。言子心之所知識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蹴子六反。辟音避。○蹴然敬貌。對天爲仁人。對親則爲孝子。總一不過乎物。孝之至則仁矣。張子西銘。從此看出。熟玩之自見。後罪謙詞。

禮記蠡編卷之六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內則第十八

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但中間似有難看處又曰此蓋古經也舊說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閨門之內禮儀可則故曰內則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義疏云首云后王降德亦記者語見此所錄皆古王者之教耳不必定是朝廷所下教命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大宰統掌六典故教民雖司徒之職而舉其重者言之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縰所綺反冠如字緌耳佳反○縰黑繒韜髮者也韜髮作髻以橫插笄以固之又以繒爲總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之制項氏以爲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象幼時鬌形如今之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係額上也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韠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朱子曰韠如水擔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以遮前後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爲之耳其制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搢笏於紳所以紀其事也此上所陳皆依先後之次以爲言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帨音稅觿音兮○佩用者備尊者使令也拭器巾曰紛拭手巾曰帨刀礪小刀與礪石也小觿解小結之觿狀如錐象骨爲之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凡左佩者皆小物也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捍音汗遰音逝○玦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而闓弓體也捍拾也韝右臂而收拾衣袖以遂弦故亦名遂也管鞸弧也遰刀室也晴則以金燧取火陰則以木燧鑽火凡右佩者皆大物也偪屨著綦綦音忌○偪行縢也所以束脛在股下綦鞋口帶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婦人不冠以笄固髻節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縏音盤袠陳乙反○縏箴管箴在管中也縏袠皆囊屬施縏袠者以貯箴線纊也衿結也纓香囊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燠音郁溫讀作蘊○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酏音移芼音冒○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爲羹也蕡大麻子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飴音怡堇音謹荁音丸免音問薨音考滫思酒反瀡音髓膏之之膏音告○注云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鮮者薨乾也堇荁枌榆或免或薨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用堇荁枌榆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也凝者爲脂釋者爲膏○此以上專記子婦每日問安進食之則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

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總角聚其髮而束爲角容臭今之香囊也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斂枕簟者不以褻物令人見也○此以上記子婦之外卑賤及僕隸之等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朝見日朝夕見日夕朱子日異宮只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墻圍又云古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

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縣音玄篋結叶反襡音獨○將衽謂更臥處牀安身之几與坐者執此牀以與父之坐也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對○不傳謂不傳移他處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木器必餕其餘乃敢用之及父母常饌亦必餕乃敢飲食之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佐餕者勸食而后餕餘也御食者侍母食如父在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

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齊音齋噦於月反跛彼義反睇音第洟音替撅音厥見音現漱平聲綻直莧反紉女陳反綴音拙燂詳廉反潘音翻靧音悔○噦嘔逆聲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褻重衣也有敬事乃敢袒裼無故而然則不敬矣撅揭衣也手曰漱足曰澣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綻猶解也以線貫箴曰紉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

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己弗欲者處以自逸而進命姑與姑使者嫌於怨懟而必爭不表禮者不表其犯禮之過以絕之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諫重復言之使其浹洽也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

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由自也宜善也）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姑雖傳家事於冢婦冢婦猶必稟命不敢專行）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介婦衆婦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茝昌改切○此以上並通論閨門內禮儀之則）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執玉奉盈皆敬心之所存故嚴威儼恪使人畏之乃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祭義）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忠不欺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

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卒即能終也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雖其家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事其亡親也。樂正

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無人為大。言無如人為大也。○祭義○此以上又由事親之則。推之以極其至。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稰上聲。穛音捉。○此記諸飯之品。熟穫曰稰。生穫曰穛。穛者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膳。膷臐膮。醢牛炙。膮音曉。○此記諸膳之品。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文。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醢。牛胾。醢。牛膾。醢。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膾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羊炙。羊胾。醢。豕炙。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醢。豕胾。芥醬。魚膾。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雉。兔。鶉。鴽。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

醴。黍酏。漿。水。醷。濫。重直龍反。醷於力反。○此記諸飲之品。醴者以稻黍粱三者為之。各有清有糟。已泲者為清。未泲者為糟。清與糟重設。故云重醴。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以黍為粥也。漿醋水也。醷梅漿也。濫以諸和水也。乾桃乾梅皆曰諸。酒。清。白。此記酒之名。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與清酒為三。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羞。糗。餌。粉。酏。酏陳氏讀為餈。依註為餈。作飾之然反。○此記羞之名。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糗擣熬穀以為粉。餌與餈。此記似脫。酏當為餈。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餈。是也。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食音嗣。下同。蝸力戈切。苽音孤。稌音杜。和去聲。糝思散切。蓼音了。○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螺同。苽雕胡也。脯羹。析脯為羹也。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

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濡音而，卵依注音鯤。○濡讀爲腩，亨煮之也。腩豚者，包裹之以苦荼，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爲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腶修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腶丁亂反。蚳音遲。卵力管反。○腶修，捶脯施薑桂也。蚳醢，以蚳蜉子爲醢也。食腶修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兔醢配之，餘放此。麋膚，麋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爲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𣿰。卵鹽，大鹽似卵也。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齊去聲。○言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以滑甘象土之寄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

宜苽。此數句與折稌犬羹等例不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羹，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軒音憲。○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也。雉兔皆有芼者，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爵，鷃，蜩，范，芝，栭，菱，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蜩音條。栭音而。菱音陵。椇音矩。楂側皆反。○蜩，蟬。范，蜂也。芝，如今木耳之類。栭，讀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菱，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自牛修至此三十一物，皆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大夫

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此承上人君燕食，明大夫士庶人之燕食也。不空食，言必有餚也。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薤一本作韰。藙魚氣反。○芥，芥醬也。藙，煎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雞燒，雉，薌無蓼。鴽音如。○鴽不爲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魴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雛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雞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烝魴鱮，燒雛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此皆不利於人者。雛鼈，伏乳者。魚體中有

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皆治擇之名也。脫之，除其筋膜也。作之，削鱗也。新之，拭塵使新也。撰之，選擇也。桃多毛，拭治令清滑如膽。攢之者，鑽其蟲處也。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庮音由。泠音零。皫滂表反。睫音接。般音班。漏平聲。○亦爲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泠毛，毛本稀零。毳毛，毛端毳結也。赤股，股裏無毛也。躁，急也。皫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鳴，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當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讀爲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舒鴈，鵞也。翠，尾肉也。胖，脇側

薄肉也。鴽鶉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奥脾肶也。藏之深奥處也。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菹與辟雞、軒、宛脾，皆菹類。柔之，浅于醢而熟也。羮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羮與飯為常食，故無貴賤之等。五十為大夫，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庋飲食。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庋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朱子曰：飯黍稷以下至於閣三一節，皆貴賤品節之差。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反。○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於飯上，又恐味薄，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依注音模，食音嗣。○母讀為模象也。蓋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此八珍之二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讀牂，子郎反。

萑音丸。苴子餘反。皽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溲所九反。鑊戸郭反。○炮，以塗而燒之為名。牂，牡羊。刲之刳之，殺而取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為墐，說文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熟，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也。糔與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為粉，滫溲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音每。餌音二，或作皽，下句皽作餌。○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側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子潛反。直蔭反，又將鳩反。○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醷，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為之也。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澤之也。此八珍之七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

濡炙之。舉燋其背不蓼。燋作焦。背脇間脂炙與背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狼臅膏狼胸臆中之膏也。此所謂八珍也。朱子曰淳熬至以與稻米為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之下。今按宜在此。○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有禮事乃設無故則不殺也。庶人無故以非冠昏之禮與。○王制。○君子不食圂腴。圂與豢同。犬豕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也。○少儀。此以上類記飲食之節。

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注云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男不言內。女

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坐跪也。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湢浴室也。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嘯歌涉乎邪。指涉乎覬。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橫者曰椸。枷與架同。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曲禮。○此以上。言男女之別。

禮始於謹夫婦。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楎音暉。植者曰楎。○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角字衍。陸氏謂為總角之飾。非是。莫敢當夕。避妻之御日也。○此以上。言夫婦妻妾之別。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

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姆音茂。齊側皆反。○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作。動作之時也。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之佩巾。負抱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音朶。所留髮不剪者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角兩髻。羈三髻。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

鄕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具視朔食，所具之禮如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還音旋，辯音徧。○欽有帥，言敬教之使循道也。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與妻禮食，如饋舅姑之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

以山川。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隱疾，隱痛疾患，爲不祥，故名子者皆不用。○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曲禮○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鄭解爲旳，失之矣。○此以上言卿以下生子養子，名子之異同。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如字，齊側皆反。○詩之言承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行禮之具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爲禮，禮以一獻之禮。此論國君世子生三日負子及食之法。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子師教以善道。慈母知其嗜

慾。保母安其居處。士妻，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諸侯朝服，元端素裳。夫人亦朝服，展衣也。子升自西階，見世子於路寢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子庶子四字連讀，猶曰適之庶子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傅姆之屬。君所有賜，君所徧愛而加恩賜者。衆子，衆妾之子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必循其首。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重正嫡也。○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劬者有賜以勞之也。○此以上記國君世子及庶子生後食之名之之異。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唯直而俞婉。革堅而絲柔。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去聲。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為太溫。亦防奢也。禮帥初。帥循初日所為也。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勺周公樂也。象武王樂也。先勺後象。文武之次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始學禮。吉凶軍賓嘉之大禮也。大夏禹樂。文武兼備也。博學不教。學必博而不可為人師也。內而不出。蘊其美而不自表見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朱子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又云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也。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媚也。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姆音茂。娩音晚。紃音巡。○觀於祭祀。欲其習熟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鬈音卷。○燕居去笄而分髮為紒。○雜記○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今按昏禮奠菜扱地。與此說不同。○少儀○男女異長。各為伯仲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自男女異長以下皆曲禮。○此以上皆記教子成人冠笄嫁娶遠嫌厚別之義。

大傳第十九

鄭目錄云。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曰大傳。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別子有二。一曰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二曰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皆稱別子。後世皆以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

適族人尊之爲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謂父之適兄弟尊之爲小宗也葢以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有四皆至五世則遷與大宗凡五小宗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朱子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晉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注云宗者祖禰之正體○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

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祖禰之義也○小記○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朱子曰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云云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明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文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

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張子曰宗子既祭其祖禰支子不得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殤音傷祔音附殤謂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也庶子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又已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祖廟在宗子之家殤與無後者亦與祭于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小記○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疏曰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兄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

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宗於已兔是無宗亦莫之宗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公子之適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故曰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者即君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故不得祭則庶子攝之猶宜告於宗子而后祭○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

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其慢毋寧使之祭也○曲禮〇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
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士則特牲而已大夫諸侯大夫也以下文宗子有罪居於他國推之自見祝
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
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廟雖在宗子之家而祭者庶子也
故曰為某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
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綏祭不配厭本又作饜於豔反注同綏注作墮同許垂反注同〇介子謂之攝主其禮畧於宗子
者有五焉若以祭體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

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令攝主不敢備禮不言以某妃配也綏字當從周禮
作隋減毀之名也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于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于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
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於
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
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厭祭者厭是厭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
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曰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
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皆庶幾其
享之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也以先後之次知之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主人

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觶于賓俎之北賓坐取此觶而奠于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
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但留之共燕而不歸俎也且其將祭之初肅賓
之詞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故使其執其常事使某告也宗兄宗弟者於攝主或為兄或為弟也尊卑
不等則但謂之宗子〇曾子問〇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
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
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
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無罪而去
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

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于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
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稱之時可稱孝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〇曾子問〇孔子曰
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
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
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祔音附肵
音祈〇此又言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不能兼也蓋雖宗子而為殤無為人父之道庶
子不得代為之後其族人中有與之為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禮卒哭成事以後為吉祭祭殤本用特豚
今以宗子從成人之禮故用特牲也不舉者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

凡尸食之餘歸之所俎所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所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以水行禮後王重古故設之今祭殤亦器之也利養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共養之利已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厭此禮也陰厭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謂陽厭也。曾子問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

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猶若也歸遺也尊者以其有功德而歸遺之非所獻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也加高也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以致○孔宗廟之祭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內則 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曾子問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理而正之也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道盡於此矣。○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自用也率循也等差也刑成也。此以上俱言宗子之法。○支子不祭重出。王制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之庭也庶子治其禮公族爵之貴者皆以昭穆之長幼為序。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疏曰此句應在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誤在以上嗣之後耳今從疏正之其

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之外庭也司士之職司其禮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公族亦以官之上下不以齒。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餕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洗奠于鉶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餕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後今逆言之者其重在餕與上嗣君之適長子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

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麤者在前精者在後雖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士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雖有庶長尊于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與族人燕食以異姓一人爲賓同宗無相答之道也君尊不獻酬故膳宰爲主君與父兄齒者親親也與族人燕食世降一等者謂一年齊衰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則一會食也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禰當讀作禰○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任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出疆之政朝覲會同也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公宮

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分言之則公族卿大夫士之適子守太祖之廟伯叔父守尊廟與路寢諸子孫守親廟與燕寢庶子守禰之宮其所居處謂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免音問承注音贈賻祥道讀如字○始祖及四親廟曰五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有司即庶子也承謂繼也陳氏曰承於身者謂之承繼服皆以承身也賵賻承含隨其親疏皆有正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懸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音殲剸之兗反○纖讀爲殲刺也剸割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

罪在小辟。讞議刑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不舉不殺牲盛饌變常也天子諸侯絕旁親無服者不爲弔服也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

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音向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與許也不許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

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此覆解上文之意。○文王世子。○此以上記待公族恩義之彌篤。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不敢以族屬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者。位所限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族之女來歸者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以婦與母之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者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

大者也。可無慎乎。屬聯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以紊昭穆故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此兩節又言合族正名之道。

其庶姓別於上。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是庶姓別異于上也。而戚單於下。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於下也。昏姻可以通乎。或為問辭。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答詞也。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系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百世而昏姻不通。此周道所以為至。非若殷人五世以後即通昏姻也。○此一節言同姓之不可為婚。

禮記纂編卷之七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喪大記第二十

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從死者葬用死者之爵也。從生者祭用生者之祿也。○王制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明禮存之由也。○雜記　○疾病。外內皆埽。齋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牖注或為墉。墉牆也。東首以受生氣。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

一人。人始生在地。廢牀。庶其生氣復反也。死則復舉之于牀。徹褻衣而加新朝服者。明其終于正也。四體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養者皆齊之意。士以上朝服。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屬新綿于口鼻。以俟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謹終之正道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其疾也。尊者父兄。卑者子弟。○小記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養疾者朝服。卽羔裘玄冠也。始死則去朝衣易深衣。○檀弓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讀為僕。此二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于君疾時扶體。遷君之尸則仍用之。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檀弓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

寢。士之妻皆死於寢。言死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適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之。世婦。大夫之正妻也。諸侯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為適妻之稱。猶天子后之次稱夫人。諸侯以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舊說非是。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也。士與其妻皆死於寢。故云皆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主人孝子孝婦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之啼。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眾婦也。踊通上皆然。○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者。哀慕若欲攀援也。○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睆。呼板反。瞿。音屨。呼音呼。革。音亟。○簀。簟席也。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呼。虛憊之聲。革。急變動也。姑。且也。息。安也。姑息言苟且取安也。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檀弓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檀弓○此以上記始死。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復。始死招魂復魄也。○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大寢。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之廟也。庫門。郭門也。○檀弓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疆內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簴。或便于此。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

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袞。屈音闕。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號。戶高反。○小臣。君之近臣。衣朝服而復之。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求於神也。上公用袞服。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袞。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世婦解見上。襢之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詩作展。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褖字。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故曰東霤。卿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皋某復也。皋。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

此衣。自前北而下。司服者以篋待衣於堂前。小臣即○自幽陰而上。與升時相變。且因取西北厞爲便也。復西上。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如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也。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也。尊者立于左。○雜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褒博毛反。稅見上文。揄音搖。○褒猶進也。褒衣者。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兼用袞衣及冕服爵弁之服。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搖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絹也。內司服六服。曰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禮注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貴純一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褒衣即鞠衣。始命爲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衣見上文。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雜記

○婦人復不以袡。袡而廉反。○以緣緣衣下曰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以復衣覆尸。浴則去之。不以求生之衣施于死也。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愛親無已。故行禱五祀而不能生。又爲之復。猶有禱祠之心。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北面而復。望其自幽而反也。○檀弓○此以上言復。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楔先結切。柶音四。綴音拙。○幠。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死衣。死時所加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拄尸之齒。令開。及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以生時閣上食物爲奠。不必改新也。○檀弓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未設飾。未襲斂也。設帷于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方亂者。哭位未定也。二說皆通。而曾子爲長。○檀弓○此以上記遷尸楔齒綴足奠帷堂之節。

父兄命赴者。其生所相知者。皆宜使人往相赴告。大夫以上。父兄命之。士則孝子自命之。○檀弓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適者之適俱音敵。實音至。○雜記○此以上記訃告之禮。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紂音緇。○天子聞訃而哭之服爵弁紂衣。如士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紂衣絲衣也。○注云經衍字也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遙哭之故不服緦衰而服爵弁紂衣也。或曰使有司哭之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爲位以哭。○檀弓○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以上記聞訃之哭及哭位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枓音主又音斗挋音振。○管人主館舍者急遽不服解脫汲水之索但縈屈而執于手以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升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沃水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也挋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爪足剪足之爪甲也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爲竈所掘之坎內御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切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切濡乃亂切濯音棹。○差淅也用粱稷之米取汁而沐髮士卑不嫌于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墻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罌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于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墻于垼竈鬲中煮之令溫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

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瓦盤貯汁之盤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剪手之爪甲也濡煩撋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造七到反襢音展笫音滓。○大盤造冰納冰於盤中也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廢壞也此沐浴以後之事。○此以上記沐浴之節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水物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雜記○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不忍其口之虛也。○檀弓○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以巾覆尸面而鑿其當口處令飯含得以入口嫌於僭親之譏矣故記者以爲失禮。○雜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

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單者以單服親身，貴者以上服親身。褒衣爲君所褒賜，最在外，尊榮之也。褒衣上公之服。玄端，玄衣朱裳，齋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用二通，重本也。玄冕，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雜記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綍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綍者，但繂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雜記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

子曰：不襲婦服。繭衣裳，謂衣裳相連，以綿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袡，裳下緣也。繭衣褻，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素端一，衣裳并素，爲第二稱。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爲第三稱。爵弁之服，玄衣而纁裳，爲第四稱。玄冕，制見上文，爲第五稱。婦服，卽纁袡也，言子羔之。按士襲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雜記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襌露。○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賁音奔。汰音太。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謂當援禮以答之，諾之則汰矣。○檀弓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冒者，既襲後小斂前所以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后字衍。○雜記。○此以上記飯含襲冒之制。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襲斂也。並作，言六事一時並起也。○檀弓。○此一節又總結自復以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

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戶交反，稱尺證反，紟其鴆反。○布絞，既斂所用以束之使堅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衣十有九稱者，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者，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三。○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可陳列。○斂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直進而陳之，不必執以將命也。○少儀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一第八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集 6 版反內

衣衾之有綿纊者○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
自西階取衣收受之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不詘舒而不卷也非列采爲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季康子
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
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
森然法度之語○檀弓此以上記陳小斂之衣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初死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
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
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大胥叅

胥讀爲祝胥爲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胥當
爲祝侍猶臨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小斂大斂之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
其事易矣故不袒○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
斂者六人疏曰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則不至褻惡死者故以之斂也○小斂
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取其方散衣有倒○小斂大斂祭服不
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
結絞不紐者生時帶并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自小斂以
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夷尸也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
短制度如冒之質殺○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

斂衾踊斂絞紟踊自孝子踊節○斂者既斂必哭○君撫大
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撫以手按之也君大夫馮父
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
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馮謂扶持服膺君
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
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
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執者執其衣奉者奉其衣拘者微牽其衣皆於心胷
之處但君已撫心則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必踊者悲哀之至踊以泄之也○君不撫
僕妾略于賤也○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嫌也○雜記○卒斂

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
髽帶麻于房中髦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
髦謂此也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髽帶麻髽與帶俱用麻也房中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小斂畢即徹帷堂之帷夷陳也相者舉尸出戶陳于
堂男女並捧扶之適子乃下堂而拜賓○主人即位襲帶絰踊主人拜賓必袒既拜
即阼階下之位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之
喪即位而免免音問○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
也乃奠小斂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弔者小斂
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誼則加帶與絰無朋

友之誼。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〇賓出徹帷。此君與大夫之禮。士則小斂畢。卽徹帷。
〇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小斂之奠。宜於東方而無席。〇檀弓〇此以上記小斂徹帷奉尸夷于堂奠帶經小斂奠之禮。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以供爨。出角以爲斟水之斗。狄人。樂吏也。壺。漏水之器也。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縣其壺。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更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

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〇此以上記代哭設燎之禮。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音璧。紞丁覽反。〇縮者三。謂一幅裂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二幅分作六片。而用三片橫于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梁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

此爲天子之士。〇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音牒。〇褶。袷也。君衣尚多。故去其著。〇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未成服。故素弁上加環絰。卽位於東序之南端。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則南近堂廉者。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曰外宗。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卽斂處也。宰。太宰也。〇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於盤北。舉遷尸於斂

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與上文重出而微有異。並存之。〇雜記〇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釋菜。禮門神也。君撫之。撫尸也。旣撫則使主人升堂馮尸。並命主婦也。〇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如鋪衣列位等事。〇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重榮君來。亦示事由君也。〇雜記〇此以上記大斂之禮。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音僻。○注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不欲令人見，故藏焉。○檀弓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水兕革棺，謂以水牛兕牛之革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兩皮合之曰被。此一重也。杝棺，即椑也。梓木棺二：一爲屬，一爲大棺。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凡棺用能溼之物。諸侯三重，去革棺。大夫再重，又去杝。士單用大棺。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束之，直二而橫三。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中，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檀弓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

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君，國君也。包于外曰大棺，連屬於大棺曰屬棺，親身而偪近曰椑。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言。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綠從定本作琢。鐕，玆甘切。○疏曰：此明裏棺之制。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雜金鐕者，鐕，釘也。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大夫用牛骨釘。士用玄裏棺，同于大夫，但不用釘琢爲異耳。○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鬊，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讀綠爲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精好也。此非父母所屬記，我死一句爲失言，然亦孝子所宜深長思也。○檀弓○此以上記治棺之禮。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音攢。輴音春。○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爲斧文，先設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于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以覆于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陳氏曰：菆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檀弓○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

衽，塗上，帷之。注云：幬，猶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幬巧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亦以木覆其上而塗之。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腊音昔。○熬者，煎穀也。君稻粱黍稷，大夫去稻，士去粱。每種各二筐。旅繼公云：孝子不得復見親，故置此於棺旁，以盡其心，似爲近之。然究不可行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哭殯之時必褰帷。敬姜避嫌，不復褰帷，人皆效之。○檀弓○朝夕哭不帷。哭畢仍垂之。○雜記○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闇，故無事不辟。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

若晝夜無時之哭。皆於倚廬。小記○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士卑不得自爲故君賜之。檀弓○此以上記殯及帷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蓋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非虛文也。檀弓○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以臣名君其殷以上禮數婦人書姓及伯仲亦殷以上之制。○小記○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

焉。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有主之道殷禮始殯置重於殯廟之庭既虞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檀弓○此以上記置銘設重之禮之不同。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音齋。○哀素哀痛無飾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檀弓○此一節記大斂殯後之奠。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庶人也服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

記及喪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朱子君臣服議云此等條月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掛衽布襯衫布裙麻要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于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以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檀弓○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爲三日斂殯死者之事也從死日數之爲三日。曲禮。此以上記成服之禮。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有薦新如朔奠。○喪不剝奠也

與祭肉也與。剝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三節俱檀弓○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夕奠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雜記。此以上記朝夕朔望哭奠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宅謂葬地麻衣白布深衣著布衰及布帶緇布冠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矣卜求吉故其服彌吉大夫士視朔服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疏云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占者審卦吉凶之人也尊卜故吉服輕筮故凶服。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宗人小宗人劉氏以謂

都宗人家宗人是也。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雜記 ○祔葬者不筮宅。前人之葬已筮而吉也。○小記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太公留周爲太師。故葬于周。子孫從先人之兆。至五世親盡而後止焉。魯人不反葬于周。有大子爲周公世守其采地故也。○檀弓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之土。○檀弓。○此以上記卜宅之宜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爲椁之木也。殯後旬日。即將椁木與明器之材。分列而暴乾之。○檀弓。○栢椁以端長六尺。天子以栢木之頭爲椁。○檀弓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天子栢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于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關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義疏云。裏椁當與裏棺同。虞筐疑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筐可知已。○此以上記棺椁之制。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此謂大夫士庶人皆三月而葬。非也。○王制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尊卑恩之差也。○雜記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其。卜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子曰哀子其卜葬其父。孫曰哀孫其卜葬其祖。夫葬妻則云乃其。乃者語助之辭。妻卑故爾。若弟葬兄則云其卜葬其兄其。兄葬弟則云伯子其卜葬其弟其。○雜記。○此以上記葬之月日。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綍音弗。此將葬朝

於祖正棺於廟也。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廟中曰綍。在塗曰引。銜枚。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曰羽葆。匠人主宮室。故執之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爲進止之節也。茅。以茅爲麾也。○雜記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體死者之孝心。自哀其違離寢室。必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故以朝祖順之。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于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孔氏家儀云。晡時奉魂帛朝于祖。無祖廟有禰廟。或朝廟者。則朝禰。或朝此。惟未立廟者。不舉此禮。又云。古者奉柩先適禰。次適祖。遂遷柩于祖。今不遷柩。奉魂帛行事。附存之。○檀弓。○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也。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

道使人辟柩也。○雜記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用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不從衮國。亦依注作輇。○按殯禮大夫廢輴。此輴當爲輇聲之誤也。輇或作團。以文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碑。桓楹也。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穿孔於其間着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君四紼二碑。是每一碑樹兩楹也。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功布。大功之布也。○此以上記朝祖薦車設奠薦馬。

飾棺。君龍帷。三池。在旁曰帷。柳車邊障也。其質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曰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霤。天子之屋四注。四面承霤。柳亦四池。

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振容。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上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也。素錦褚。加僞荒。僞依注作帷。○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爲屋。象宮室。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于褚外也。纁紐六。蓋上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緇帛爲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齊者。臍之義。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車蓋旁象蓋蕤。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瓜內之子。以穢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容間也。君纁戴六。戴猶值也。

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帶于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披。去聲。○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結於戴。出一頭于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蕤綴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

遙。絞音爻。○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搖翟也。雉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于人君。故不揄絞。屬于池下也。○雜記

○池視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綢音叨。○志謂章明志識也。送葬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殷制也。綢。韜也。長尋曰旐。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于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公明儀。尊其師。爲褚似幕。以丹質之

布爲之文于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此殷禮士葬飾也。○檀弓 ○有虞氏瓦棺，夏
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蓋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椁。周人又爲
飾棺之具，以柳衣障之，置翣而畫黼黻雲氣，則益文矣。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
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檀弓 ○曾子問曰：下殤
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
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

禮記薈編　卷之七　三一　汲古閣

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
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佚，逸通。召，邵通。棺衣，並去聲。用棺之棺，平聲。○機，輿尸之牀也，
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衣棺，既斂以衣，又斂以棺也。○曾子問 ○此以上記飾棺之等。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輤音倩。章同鄣。○遣車之
上以麤布爲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郭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椁之四角也。載粻，有子曰：非禮
也。喪奠脯醢而已。粻音張。○粻，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脯醢，牲體也。
雜記。○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狐裘三十年，儉于已

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客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客訖，即還，儉于賓也。故有若以儉不中禮譏之。七个七
乘云云者，遣車視牢具也。遣車，天子九乘，諸侯七，大夫五，天子之士三，諸侯之士無之。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
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太牢三
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
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
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主禮，有子主譏，故其說異。○檀弓 ○君
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稱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
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檀弓 ○

禮記薈編　卷之七　三二　汲古閣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
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檀弓 ○仲憲言於曾子
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
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
乎？仲憲，原憲也。三代所用不同者，文質之變耳，非如憲之說也。故曾子皆非之，而復譏夏后明器之非，益失
之尤甚者。○檀弓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
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

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味音沬○之往也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不成
其用瓦器不成其黑光之沬木器不成其斲斲之文琴瑟則不可彈笙竽則不可吹雖有鐘磬而無簨虡則不
可擊凡此者備物而不可用故謂之明器者盡以神明之道待之也○檀弓○孔子謂為明
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
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
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
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殆幾也塗車泥車也芻靈草人也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
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以人殉葬也○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
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

夾我乾音干○尊己子名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
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不陷父于不義○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
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
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
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
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子亢亦善言矣○檀弓○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
也省納之謂納於壙者有定數若干人所陳者甚省則盡納之○小記○大夫之喪既薦
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此遣奠時也薦進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

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包裹遣奠牲之下體而置于遣車以送死者也讀書者讀賵奠賻賵之人名與其物于
柩柩將行主人之史于柩東西面而讀之此大夫與士同者也○雜記○讀賵曾子曰非
古也是再告也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之故以為再告○檀弓○或問於
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
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
不見大饗乎父母家之主而將葬以饗客之禮待之此所以哀之至也○雜記○孟獻
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布錢也善其能賻布有餘其家臣
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所賻之泉布盈送終既畢後也○檀弓○此以上記陳器遣奠包奠讀

賵之禮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
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殷制大夫上乃謂之爵死有謚周制爵雖及士猶不謚今記時
死則謚之非禮也○郊特牲○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冠時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稱伯仲如今人於尊者稱曰幾丈之類○檀弓○已孤暴貴
不為父作謚不以子加父也○曲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者累舉其行而稱之也○曾
子問○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共音恭。○申生但知尊愛君父。絕無計較之私。法疏之說非也。又案晉語。敗翟稷桑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故申生勸之。○檀弓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不言貞惠者。文足兼之。○檀弓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縣音玄。賁音奔。隊音墜。○縣卜皆氏也。戎車之貳曰佐。佐車授綏以乘公。公斥卜國爲微末無勇。縣賁父因赴敵而死。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謚則因誄之言爲別。而誄不必謚。○檀弓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稱孔丘者。君臣之辭。尼非謚也。若謚法無尼。○檀弓○此以上記謚誄之禮。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中霤室中也。毀竈之甓也。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也。毀人殯于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此皆殷之禮也。○檀弓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堩音亘。○堩道路也。從柩反哭皆著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雜記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者。○小記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

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詞。曰。我喪也斯沾。斯去聲。沾讀爲覘。○自謂齊之大夫。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言當專主其事。使男賓女賓皆東向。男主女主皆西向。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家之婦人男子也。此記禮之變。○檀弓○此以上記柩行至壙之禮。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檀弓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之

幽者釋所以北首之義也。○檀弓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窆。○綍，紼也。下棺時，以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衡，下棺大木，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綍直繫于緘而下也。譁，諠譁也。鼓，封擊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宿讀爲肅。○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之，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壙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虞，安也。○檀弓

○晉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旣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晉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矣。○雜記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言藏物也。甕者盛醯醢，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庋舉甕甒之屬也。見，謂棺外之飾。實見間，實甕等于見外椁內之間也。折，椁上承席也。實物既畢，以此加于椁上。士禮，器惟實此明器。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也。人器實，明器虛。○雜記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尚幼，未知禮。斂，般請以機封。封音窆。○斂，下棺于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綍也。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其解見前。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通用。其毋以嘗巧者乎，毋、無通。則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于汝有所病也。噫，弗果從。檀弓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壤，樹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也。○檀弓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上封音窆，下封如字。○縣窆者賤，無碑，縣繩下棺也。禮儀少，故雖雨不止。士以上乃封樹。封，爲坵壠也。○王制

○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檀弓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屋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狹而難登，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俗名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士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詩云：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檀弓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郭子從問魯衛之祔，皆是二棺共爲一槨，特離合之有異。朱子云：一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同穴而各用槨也。○檀弓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

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至于泉。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服也。横日廣。直日輪。下則僅足以掩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檀弓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廢事。如敗國殄民。敗常亂俗。生則擯棄。沒則貶降。○王制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九原。卿大夫葬所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者。兼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者。剛强自立之意。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言其及河授璧之意。爲要君求利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左傳言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中。身也。管。鍵也。即今之鎖。○檀弓。○此以上記文之贈封樹之宜。大夫以下二節。又因葬與冢墓。而示人以存順沒寧之義。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故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言吾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檀弓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卒窆而歸。乃反哭于廟。先祖而後禰。所作者。平生行禮處也。所養者。供養之處也。○檀弓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爲親之託體于此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待此有司之反。即于日中時祭之于殯宮以安之。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注云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前此皆喪奠。此日以虞祭代喪奠。○檀弓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之差也。○雜記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雜記

○虞而立尸有几筵。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几與筵並設。○檀弓

○重既虞而埋之。埋于祖廟門外之東。雜記。○此以上記反哭虞祭之禮。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小記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免音問。○以事阻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

禮記彙編　卷之七　三　汲古閣

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皆免也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言為兄弟卒哭之異。小記〇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卒哭祭。喪祭虞祭。檀弓〇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諱辟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親盡者可不諱自寢門至于庫門庫門者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皋門。○檀弓〇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為所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為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庶人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

祖昆弟同名則諱母為其親諱子於宮中亦諱之妻為其親諱夫亦不犯其諱于妻之側若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雜記〇卒哭乃諱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其臣亦有名齊惡者春秋不非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嫌名謂若雨與禹邱與區也。二名謂言在不稱徵之類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謂庶人也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為其失事之正廟中不諱有事于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所居之宮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曲禮〇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說已見前

○檀弓〇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祭。祭羣神也。○玉藻○此以上記卒哭諱名之禮明日祔于祖父卒哭之明日也。祭告于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變者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踈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日虞後比至于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

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于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高氏喪禮曰案禮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商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日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附于廟亦太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俟禫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于緩故今一于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朱子曰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序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

廟以爲不忍一日末有所歸殊不知旣徹之後未附之
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
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文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
祔孔子善殷不急于鬼其親也。檀弓○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
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
亦然附讀爲祔附祭也孫爲大夫而死則可祔祭于祖之爲上者孫爲士而死不可附祭于祖之爲大夫
者惟得附于大夫之兄弟爲士者若祖之兄弟無爲士
者則從其昭穆附于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
則附于高祖之昆弟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
孫死應合祔于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于高祖也
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文義亦同婦附于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
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附高祖之妃也妾亦然。男子
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
父也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配
與不配其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
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公子附於公子。疏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
爲君公子不敢附之附于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雜記○士大夫不得祔
于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竇文
卿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于子祭于孫止又曰妾祔于
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
之可祔耶不如合祭幾世而止朱子云此未詳舊讀亦
母疑之後更詢考也又答爲正淳云妾母不世祭則永

無妾祖姑矣向竇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恐疏義
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嫡之說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並
坐尤爲未便恐于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
大夫可以祔于士卑孫不可祔于尊祖孫貴而不祔于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
也故可以祔于士。○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案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
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婿
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
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成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
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
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
所可也或問朱子曰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
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止
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
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

不得配享可乎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
論凡是適母無後先皆當并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
不同答李晦叔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
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于
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
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
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
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又曰凡喪父在父
爲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廟未
死乃隨之以入廟耳嫡婦祔于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
有考則不得已且從祔于親者之文蓋舍此杜撰不得
也勉齋黃氏曰祖姑有二人皆得祔于廟則其中必有
再娶者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子所辨正合禮經也。其妻爲大夫而
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
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爲大夫卒後黜退遂

死以無祖廟故祔于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死後夫乃爲大夫而死今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于祖不得祔于妻也惟宗子去他國以廟從○小記

○士祔于大夫則易牲不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小記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妾當祔于妾祖姑上章言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于適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小記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謂子祭孫不祭也○小記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也孫禮必祔祖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死亦必祔○雜記

○無柩者不帷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于堂故不帷○雜記○此以上論祔廟之禮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練小祥也視濯視滌祭器也告具則去杖以致敬事畢則復杖以送賓視濯無賓故不言○小記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嚌才細反啐七內反○至齒爲嚌入口爲啐正祭之後主賓獻酢主人受酢則嚌之祭末衆賓兄弟受獻則啐之也○雜記○此以上記小祥練祭之禮

大祥吉服而筮尸吉服朝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也○小記

○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雜記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燕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雜記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夫子以此人于禮教衰微之時而獨能行三年之喪故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以解門人之惑也○按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陳祥道曰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義疏云鼓素琴者節哀順變也歌則過矣笑者固非刻也○檀弓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於夕爲期謂於祥前夕告明日祭期也朝服謂縞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因故服者祥祭前夕所服之朝服也○雜記○此以上記大祥之禮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禫大感切○縞縞冠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之

祭徙月則月也○檀弓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雜記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縣音玄○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檀弓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俯而就子張跂而及故有和不和之異○檀弓

○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百世不遷者嫌于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爲妻禫也○小記

○爲父母妻長子禫此言當禫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略耳○小記

○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官者。○小記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玄冠玄端。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故除祭之服有異。○小記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此父在爲母也。弔。出弔也。○雜記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不當祥祭縞冠之時。受弔必縞。然後反服大祥後之素冠麻衣也。○雜記○此以上記禫祭之禮。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謂冢宅崩毁。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也。○檀弓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懿伯。敬叔從祖。弔滕及郊而遇其忌日。故敬叔欲不入。惠伯以公私曉之。乃入。蓋記惠伯之知禮也。○檀弓○此以上記忌日之禮

問喪第二十一

鄭目錄云。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依注爲笄纚。扱音揷。乾音干。食音嗣。○雞斯。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揷之於帶。妨號痛履踐也。糜厚而粥薄。厚者以食之。薄者以飲之。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懣。謨本切。○無數者。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切。○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辟。拊心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言往送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愾。猶歎恨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

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家室之計謂稱家之有無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吳氏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愚謂後之五問仍歸於哀戚之情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禮之大本也茲編故仍其原文而以各卷之言哀戚者附之於後以補本篇未盡之意○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充充者心形充屈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廓然者寥廓不樂也○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息猶待也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檀弓○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泣血無聲而啼如血出也○檀弓○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削也○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解與懈同惰也或讀如字○雜記○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

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縿音綃○幕以覆棺衛以布爲之得諸侯之禮魯以綃爲之則僭天子矣○檀弓○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猶不忍也○玉藻○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服輕者惟循喪禮而已○雜記○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哀戚輕重之等○雜記○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殺始謂生我者○檀弓○祖

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其節限然也。○檀弓○此以上總論哀戚之情。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所謂哭不偯也。○雜記○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小祥之後。君或使之。反必祭告。俾親知其反也。○檀弓○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居男子與賓踊之間。○雜記○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君之喪。士皆入。則無不入者。故行朝夕哭踊之禮。○檀弓○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服重而情輕。服輕而情重。故其踊殊也。○雜記○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微殺也。以故興物。言故為之興起哀絰之物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非中國禮義之道也。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此言樂極生哀之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衦。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刺音次。訾音紫。○檀弓○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者則杖。○雜記○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一踊三跳。三跳為一節。士三日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孺子泣其聲若孺子。無短長高下之節也。○檀弓○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外門外也。內門內也。○雜記○孔子惡野哭者。郊野之間。使人疑駭也。○檀弓○子蒲

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蒲名。○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故云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檀弓○此以上記哭踊之節。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顯同㬎。子顯公子縶也縶字子㬎故讀顯爲㬎喪禮先稽顙而後拜謂之成拜。檀弓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虎其適子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之絰一服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矣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及再辭而再以請文子始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始趨就客位大夫之客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檀弓。○此二節記遭喪立後之禮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喪謂妻子之喪也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奔喪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三者皆正也故君主之。服問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石梁王氏以爲此齊東野人之語其說是也。雜記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小記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死則君主其喪若祔祭及練與大祥之祭皆其子主之猶避於正嫡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未攝女君君不主其喪。雜記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從父兄弟來主死者之喪則必爲其妻子行三年之喪者主行練祥之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小記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舉虞祔之祭也。雜記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無男女主以接賓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與同宗之婦。小記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

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不在，以事故在外也。有爵無爵，謂為後者也。○喪大記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或以為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雜記 ○大夫不主士之喪。士死無主後，大夫雖親屬亦不主之，尊故也。小記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小記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疾者無親屬，疾者往養之，則惡其凶而去己之喪服，亦不著喪服以主其喪；未養其疾而來主其喪，則不必去己之喪服。小記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免音問。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尚質，故不免而為主。小記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無弔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國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為主。小記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衛君弔，哀公為主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禮之失也。靈公先桓子卒，此誤，為靈公實出公也。曾子問 ○此以上記喪主。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立者尊右，擯者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檀弓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譏由右者失禮。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沽，粗略也。檀弓。○此以上記擯相之儀。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柩，久也。漬，腐敗之意。曲禮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治婦人之喪，皆以夫之爵位為等。雜記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吉祭也；喪，凶祭也。雜記 ○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降而無服，姑姊妹之嫁者。麻，弔服加麻也。奔喪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譏申祥如子思之為位，而婦人倡踊為非禮。

禮記蠡編　卷之七　汲古閣

也。○檀弓。○此以上記名位之別。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具棺衣之屬。○檀弓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還音旋。縣音玄。封音窆。○縣棺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檀弓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不家

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或謂賻布之餘不可以食用。若以之具祭器。亦似無害。存參。○檀弓。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無三牲之養。而實能承歡。還葬不陷於僭禮。則知孝與禮矣。又何必傷其貧乎。○檀弓。○此以上記財用之稱家。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創平聲。瘍音羊。○皆以權制者也。○曲禮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雜記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惟祭則必潔以交神。○雜記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卜主於吉。故謂吉爲兆。○檀弓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稱其情稱其服則中乎禮。存乎書策。言依禮經而行之。○雜記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不散麻以送葬。五十始衰也。親沒則

去幼時剪髮爲髦之飾。示變也。○玉藻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不足於用則慮居矣。家敗則無廟矣。○檀弓。○此以上記容貌毀瘠之異。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拜。拜賓也。朱子曰。稽顙而后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檀弓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檀弓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尊大夫。故雖緦亦先稽顙而後拜。若爲父母長子。婦人爲夫與長子。則皆從重。其餘謂婦人於父母也。○小記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不杖不稽顙若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則可以稽顙○雜記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敵者曰問尊者曰賜此句上下有闕文言非爲人有喪而問之賜之敵父之者拜問拜賜各以其喪爲別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雜記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檀弓○此以上記居喪稽顙拜拱之不同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

宮之大夫士襢之苫始占切凷古塊字襢章善反○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宮謂以帷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音主○先將倚木於牆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拄之於楣以納日光又塗之以免風寒但不塗廬外顯處耳皆宮之不襢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既非喪主故廬於東南角隱處既葬猶然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以下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亦服國事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黝上烏角切下堊烏故切黝於究切○堊室在中門外祥大祥也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也○喪大記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杜預以爲從政御職事也吉祭四時之祭也禫祭與吉祭同月則吉祭而復寢或不同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爲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謂本期而降在大功者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

之喪既卒哭而歸此明庶子爲大夫士而遭喪歸家之節歸謂歸其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喪大記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小記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義疏云此與喪大記不同者蓋大記所指大夫士與雜記大夫士有內外之異蓋君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遠近相次入臨至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俟練下邑之士卒哭即歸以治民至於既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亦歸其家以治職吏有親近之士如僕人射人之屬亦留公館以終喪則居堊室與大夫居廬微不同兩記之文固相通也○雜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

父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居廬時並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廬爲哀敬嚴肅之處服輕者不得居。○雜記）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隧道也。常若親之存。○曲禮）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猶獨也。獨坐而不布他面之席。憂親病而意不在接人也。專猶單也。不重席也。○曲禮）（○再考玉藻篇重出有憂者三字。附此。）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邊坐偏倚也。服勤爲勤勞之事也。○檀弓）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讙者。人心喜悅也。○檀弓○此以上記有喪者居處言語之異。）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納財。謂有司供此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無算者。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之米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篹。思管切。○盛。杯杅之器也。篹。竹筥也。杯杅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篹。須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故主。謂舊君也。不成喪。不備禮節也。○喪大記）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雜記）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疑猶恐也。○雜記）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檀弓）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嬀爲

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毋所以悔也○檀弓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薑桂即草木之味也○檀弓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辟音避○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酒變顏色故辭○喪大記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黨謂族戚也○雜記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粥之時而病困君命疏食則食之○檀弓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雜記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小君服輕比之兄弟之喪然於酒殺之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食之○雜記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爾或謂和適之貌然臣居君母與君夫人之喪亦不當爾也此章有闕文誤字○檀弓○此以上記居喪飲食之節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吉凶之事不相干也○曲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業是簨簴上板子廢業謂不作樂也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

司樂也○檀弓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宮中子謂父同宮子也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此亦謂服之輕者耳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辟屛退也小功服輕故不爲之止樂○雜記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

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觶音志○桀死以乙卯紂死以甲子故俗忌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杜蕢所舉○檀弓○此以上記居喪之不爲樂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疏衰

齊衰也。摯與贄同。○雜記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廢人喪，恕也。不廢己喪，孝也。○雜記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稅音脫。○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脫。○服問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小祥後之衰同大功，故曰功衰。雖外喪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往哭五服親喪，依本服，重骨肉也。○雜記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此謂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爲功衰。○雜記　○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此謂已有大功之喪者。○雜記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爲人執事，饋奠則不可。○雜記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政之役也。○雜記　○此以上記居喪見人、弔喪、從政之不同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輴車以備火災。今喪在內而行祭于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王制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祭之明日又祭，以尋繹昨日之祭曰繹，即殷之肜也。萬舞入而去有聲之籥，亦以遂卒故也。然聖人究以卿卒而祭爲非禮。○檀弓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

踊，三者三，乃出。冠去聲。○當冠而遭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次，喪次也。三者三，三踊爲一節，踊凡三也。出謂出就次所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雜記　○此以上論居喪之不可祭祀冠娶

間傳第二十二

鄭目錄云：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吳氏謂間當讀爲間厠之間，以其厠於喪服之正傳也。今從其讀，而義則取其在問喪、喪服小記之間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首去聲。○苴，苴絰與苴杖也。惡貌者，苴是黎黑色。首者，標表之義。枲，牡麻，枯槁之色似之。止者，變其常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容，從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疏食粗飯也中月間一月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苄音下柱音主○苄蒲席也剪之使齊不藏納其端於內柱楣柱倚廬之木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剪去兩廂屏之餘草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斬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后織也無事其布者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為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曰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股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縓淺絳色○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大祥之祭朝服祭畢則首服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祭著元冠朝服祭畢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

喪服小記第二十三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儀禮喪服疏曰按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者斬有二曰正曰義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杖期齊衰父在為母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期齊衰期有正有義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本正服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子長殤是義餘皆降服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服繐衰惟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以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餘皆降服降

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緦麻有降有正有義，如前。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屬音燭。○吉冠不條屬。喪冠則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緦冠繰纓。繰依注作澡，音早。○緦衰冠治繰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雜記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自殷以上，吉凶之冠皆直縫。周則吉冠橫縫，獨喪冠猶仍直縫，而與古相反，非復古之制矣。○檀弓

○喪冠不緌。去飾也。○檀弓。按斬衰冠三辟積，向右外畢，繩武繩纓。齊衰冠三辟積，向左外畢，布武布纓。大小功同齊衰。緦冠繰纓。故其制之異者有四：一則升數之不同，已見上注。凡布八十縷爲升。二則繩纓、布纓、澡纓之各別。三則右縫之與左縫也。四則斬衰鍛而勿灰，蓋以水濯之而已，勿用灰。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灰治之。緦則有事其縷，復以灰治之也。有事其縷者，治其縷細如絲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外畢者，冠落頷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于武而爲之。兩頭縫畢向外，辟積之數皆三，三也。自斬至緦，其冠皆廣二寸，四也。○又按縞冠玄武，爲子姓之冠。縞冠素紕，爲既祥之冠。見冠義篇。其義詳，當參看。○此以上記喪冠之制

經也者，實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檀弓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環經者，一股，所謂纓經。親始死，孝子去冠笄纚。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于環經。○雜記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出不免經，所以隆師也。蓋弟子相爲朋友之服。

出則免之。○檀弓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與殯，見未成服時。○雜記。○勉齋黃氏曰：按曾子問麻弁經注曰：麻弁經者，弁而加環經。又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注云：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此二條與司服弁師所謂弁經，其制無異者。又本句疏引鄭注弁師云：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則是疏家已合小斂環經與弔服弁經二者而一之矣。豈弁經本爲弔服而設，然親始死，孝子去冠，或在道，或小斂大斂，不可無飾，故大夫以上亦以素弁而加環經耶？當考。

○凡弁經，其衰侈袂。弁經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雜記。○按斬衰首經左本在下，以繩爲纓。齊衰首經右本在上，以布爲纓。○朱子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后，却從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着纓，方不脫落也。○按家禮注云：斬衰首經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后，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齊衰首經以無子麻爲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大功五寸餘，小功四寸餘，緦麻三寸。○此以上記首經之制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免音問。○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則男去冠，女去笄。如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若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着免，婦人着髽也。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紒。其義云云者，言不過以此分別男女，無他義也。○朱子曰：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着幓頭然。幓頭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云：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爲髽，其經則自加于髽

上非一物也當更詳之○藍田吕氏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必先着此缺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獨存因謂之免者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疏曰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着幓頭然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但免而以布異於爲父耳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着布免以踊也

○箭笄終喪三年女子在室爲父也箭篠也惟妾爲君之長子雖斬衰不着箭笄

○齊衰惡笄以終喪此女子適人者爲父母爲舅姑及妾爲君之長子也以榛木爲笄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從音總○從從高也扈扈廣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爲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朱子曰總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爲髻○又曰婦人首絰之制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又按始死婦人皆縞總成服用布爲之斬衰六寸期八寸大功同小功緦一尺吉總尺有二寸婦人相弔者素總布與縞與末詳○檀弓○此以上記冠笄括髮免髽布總之制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衰音催當去聲○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檀弓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服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加灰焉加灰治之○緦則曰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滑易貌○雜記

○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綌去逆切繐音歲○葛之麤而郤者爲綌布之細而疏者爲繐五服皆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檀弓○案衰服衣衽袂袪齊下自斬至緦皆同惟衰負版左右適適亦名辟領據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于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歟○家禮注云衰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袵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此以上記衰裳之制

絰殺五分而去一喪服傳曰首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絰大搹者謂首絰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絰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絰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齊衰之帶大功之絰大如齊衰

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小功之帶緦麻之絰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緦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搹者搤也○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雜記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爲小功其帶則變治其麻使之潔白而不斷去其根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異道居喪以絰代大帶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之衣也○雜記○按要絰之制斬衰至大功男子皆散垂成服乃絞惟五十不散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不散垂小功以下結本蓋喪初即絞之不待成服絞垂也斬衰麻絞帶

男子婦人同用。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三苴絰。與絞帶以備喪禮。齊衰以下布絞帶。男子婦人皆用。○朱子曰，腰絰小於首絰。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申。○黃勉齋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耳。而藍田呂氏乃云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但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麻帶以備喪禮。呂氏所云，當考。○此以上記要絰帶之制。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音疽。○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輠，胡罪反。○關，穿也。輠，回也。以其喪服之杖穿於轂中，而回轉其輪，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杖。○雜記

○杖大如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斂也，舉之不以拄地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于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爲士後子。世婦，君之世婦也。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子，凡庶子。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斷棄於隱，不使人褻賤之也。○喪大記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名達於上曰達官，以長言，則不及庶也。○檀弓

○庶子不以杖即位。適庶俱有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庶婦之喪。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則女子子一人杖。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故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雜記。○此以上記杖之制。又有童子婦人不杖，爲妻父母在不杖，童子當室則免而杖，堂上不杖之別，俱當參看禮制，經文不詳，見後。

端衰喪車皆無等。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端衰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衰喪車者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雜記○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當事若大斂殯葬等事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絰其上為其妻者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也○服問○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居喪冠服純凶至葬而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蓋禍亂恐迫禮所由廢○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縓七眷切緣去聲○小祥而着

練冠練中衣曰練以練為中衣黃色為裏縓為領袖之緣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葛要絰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帶繩屨無絇絇音渠○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謂無屨頭飾也○朱子曰斬衰用草鞋齊衰用麻鞋角瑱瑱充耳也君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為之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喪用鹿裘小祥之前狹短無袪小祥稍飾更作橫廣長大而設袪也裼裘上衣漸向吉故加之○檀弓○婦人不葛帶居齊斬之服既卒哭以葛為首絰易麻絰而要之麻帶不變既練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輕服則亦變葛帶○檀弓○葛絰而麻帶亦謂婦人也即上文之意○少儀○此以上記齊衰喪車及喪服以時變除之制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論五服之降殺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罪重者附上刑罪輕者附下刑大功以上附于親小功服以下附于疏等列相似故云列○服問○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殺色介切○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因此三者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是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此以上總論五服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其母大功○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諸侯外宗之

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服問○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見上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衰外宗亦猶之○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大夫不外娶君之姑姊妹嫁于國內大夫為妻一也諸侯不內娶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若嫁于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國君服齊衰三月○雜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宜以子為父斬衰之服服之○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

當反而服斬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太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如之。服問。此以上記斬衰三年之服。家禮注云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妾爲君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慈母如母喪三年慈母者妾子無母父命無子之妾爲其母也則爲慈母後者爲庶母與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然此主爲大夫士之妾也天子諸侯不爲庶母服觀下節答子游問可見。○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証之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母緦。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若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天子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爲王者爲其母耳。○曾子問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旭于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人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不敢服尊者之服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庶子雖貴且長可服大夫之服位猶在未爲大夫之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雜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適孫承重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爲母期也祖父死則爲祖母亦終三年之制。○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學同斅衣同齊。

繆音繆繐音歲。○叔仲皮敎其子子柳而叔仲皮死子柳妻雖爲魯鈍婦人猶知爲舅着齊衰而首服繆絰衍爲皮之弟子柳之叔反謂其非禮子柳遂請于衍令其妻身着總衰而首服環絰以從時尚衍乃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絰無人禁止也子柳退使其妻改服記者蓋譏衍與子柳之不知禮也五服之經兩股相交爲繆絰惟弔服之環絰一股。此以上記齊衰三年之制家禮注云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同而爲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承重祖父卒而爲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繼母也爲慈母也繼母爲長子也妾爲君之長子也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天子諸侯之適子不降殺其妻父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世子爲妻服與大夫服適子同。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周禮惟正服不降。外則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殷世以上。則上而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而從子從孫之流。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爲服。故滕國之伯名文者。上爲叔父孟虎。下爲兄弟之子孟皮。皆著齊衰也。檀弓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緌而追切。○成。魯邑名。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績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冠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以況成人之非爲兄服衰。特爲子皐而已也。○檀弓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

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與母之繼夫猶路人也。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繼父自有子。即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檀弓

○公叔朱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注云。大功是。○檀弓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齊衰爲尊。大功爲卑。然二月者恩之輕。尤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爲屨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周女自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之服是也。謂爲外祖母服者非。○檀弓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禮舅姑爲適婦大功。今此言不爲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士卑故妾之有子者爲之緦。無子則不服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與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若相依同爨。則或人爲緦之說以處之。亦以義起也。○檀弓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免音問。○緦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略於後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親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其當除者。卽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檀弓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免音問。殺。色界反。○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五世惟服袒免。無正服。六世不袒免。○大傳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移從沫讀作施。音異。○疏曰。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絕者。無施服。在旁而及曰施。言不延施及之。有親者

各以屬而爲之服。故曰親者屬也。大傳。此以上記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服。按齊衰杖期之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其降服則爲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爲父卒繼母嫁而巳從之者也。夫爲妻也。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也。齊衰不杖期之正服則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也。爲伯叔父也。爲兄弟也。爲衆子男女也。爲兄弟之子也。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妾爲其子也。其加服則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猶服也。妾爲其父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巳者也。爲伯叔母也。爲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也。妾爲女君也。妾爲君之衆子也。舅姑爲嫡婦也。○齊衰三月儀禮爲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皆同。家禮遵唐魏徵之奏與開元禮加曾祖爲五月。高祖則三月。女適人者不降

禮記纂編　卷之七　主　汲古閣

其義服則與繼父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巳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原不同居者不服。○又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大功九月之正服則爲伯叔父之子女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之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妻爲本生舅姑也。○小功五月之正服則爲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孫爲父之從父兄弟姊妹也。爲從父兄弟之子也。爲再從兄弟姊妹也。爲外祖父母舅若甥也。爲從母謂姨母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母也。爲夫兄弟之孫也。爲從祖母也。爲大從兄弟之子也。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姪之妻巳適人亦不降也。娣姒婦相爲也。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嫡母死則不服也。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養巳者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兄弟也。○緦麻三月之正服則爲曾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曾孫玄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之子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舅之子也。其降服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孫也。爲族母也。爲夫從祖兄弟之子也。爲庶孫之婦也。士爲庶母也。爲乳母也。爲壻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卽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從父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爲同爨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大夫爲貴妾也。士爲妾有子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此明除喪不可過之禮。檀弓

禮記纂編　卷之七　圭　汲古閣

服問第二十四

陸氏曰：退問在下，著服多徵降，與直問有不盡也。據問喪在上。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猶道也。親親者由父母以及祖上殺也。妻子伯叔下殺旁殺也。尊尊者由祖以至禰。外而尊若事公卿大夫皆是也。名者曰祖曰禰。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爲人後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爲母黨，妻爲夫黨，夫爲妻黨。有徒從，非親屬而空從之，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

之黨庶子爲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
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其解見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
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
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
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義固如是也按此發明上文
親親尊尊及命名之義○大傳○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
姑此以下皆發明從服之義○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卽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
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練冠輕而期重故云從輕而重也
皇君也夫母賤而尊之與嫡女君同故加皇字而云皇姑所以別之也有從重而輕爲妻

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之乃服緦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
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
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
之父母注云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
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此以上記服術之別
世子不爲天子服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庶子不爲長子
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其長子非正統也○小記○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不繼祖也與上文意同○大傳○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
年既練而出則已女子爲父母期服未除而被出則仍如女子之在室爲父母三年期服既除

則可止也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若被出在家適父母之喪未及
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若其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爲女君之子服女君之姪娣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出則姪娣
亦從之出子死母猶服之○小記姪娣義絕故不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婦當舅姑
之喪而爲夫所出則卽除其服恩義絕也○小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
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爲父後者無服尊祖敬宗家无二主也蓋出母爲他姓之
母喪之而廢已祭非禮也然猶以心喪自居若非爲父後者期而不禫○小記○從服者所從
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者爲君母之黨屬從者自爲其母黨○小
記○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母在而爲之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

故不服○小記○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
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其母謂
出母○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
君之黨服此從之禮也攝位則稍尊故不服○雜記○爲君母後者君母
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卽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小記○爲慈母
之父母無服恩不及故也○小記○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
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非夫人則君服緦惟閽寺僕御
之緦從之服○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
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

哀公溺愛文過之詞。○檀弓○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故也辟音僻。○桓公使此二人爲管仲服蓋不忘其舉賢也。○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新君與舊君等乃爲舊君服齊衰三月自尊適卑自卑適尊皆不反服也。○雜記○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隊音墜。戎首爲寇亂之首也

○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饋獻出使皆與羣臣同辭而去國不爲舊君服者以其未食君祿有賓主之義無君臣之禮也。○檀弓○此以上記不爲服者之別。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服也。○檀弓○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生於他國未及識祖父母諸父昆弟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在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此卿大夫出使久留他國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此言小臣從君往他國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日臣君稅而從之服也若卿大夫從君出者返而君之服未滿則從君服在限既則不從也。○小記○此以上皆記稅服之宜。

三年問第三十五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有親疎貴賤之等。○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蹢直亦反躅直

六反。踟音馳。躕音廚。啁音周。噍音啾。知去聲。○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下焉字猶所以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閒者，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閒。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壹以禮言。○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七月之喪，儀禮大功章中殤七月也。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以伸其因時思親之禮。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而易練服，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祭與練雖並舉，然祭非為練設也。○小記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制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親者，仁之所在。君者，義之所在。師者，道之所在。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心喪，無服而哀深若喪父而無服也。○檀弓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云無服。○檀弓

喪服四制第二十六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

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爵者有德。恩必深。病必重。故杖爲有爵者設。下遂歷敘有爵之人也。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若庶子以下皆杖。則爲輔病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女也。髽婦人也。女禿不髽。則男禿不免。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云。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投子杖。謂爲親也。此云五日七日。謂爲君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

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不文其言詞耳。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

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

奔喪第二十七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絰

于戶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辟音避○此奔父喪之禮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以父新死子不敢由阼階也襲經者掩其袒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明日之朝也三日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以非容故不變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此謂適子也○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免音問○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小記○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此言士大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

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雜記○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姑姊妹女子子入者由闈門升東面階即側階也髽于東序與在室者髽于房異也拾更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上主人衆主人也下主人適子居主人位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謂素委貌不可以括髮行于道路故冠而歸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此謂既期乃歸者若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于五哭○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免音問○及殯不及殯其異于父者其事同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小功以下謂之疏大功以上謂之親○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

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降服大功者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遇於道，謂葬畢而反也。○雜記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二祖字行文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宮，故殯宮也。○小記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檀弓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視濯，監視祭器用之滌濯也。次，異宮，吉凶不同處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雜記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 於家

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免音問。○惟首與要麻絰，不括髮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此以上皆記奔喪之禮。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前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九哭，九日也。下倣此。哭諸侯，哭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出使也。與諸侯爲兄弟，族親婚姻在異國者也。壹袒，即爲位之日也。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此三條皆在他國聞喪者。○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此非奉君命以出而爲己私事未奔者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嫌哭

殯也。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爲之殯也。同國則往哭之。以其不遠也。○檀弓 ○有殯，聞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奠，奠殯宮也。改服者，脫已本喪服而著新喪之服也。即位，即他室之位也。○雜記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小功緦麻兄弟之喪，而聞訃在本服日月之外，雖不稅，猶必免袒成踊也。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君在他國而未聞喪，本國之臣以禮成服，不待君也。○小記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

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次，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故曾子北面而弔。○檀弓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此問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狎則徑入哭，情義然也。○檀弓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南面者，爲主以待賓也。○小記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主人墓左西面。○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惡其似也。○檀弓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句 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故哭之如此。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爲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檀弓 ○此以上皆記聞喪之禮。

禮記彙編　卷之七　汲古閣

曾子問第二十八

疏曰：此於別錄屬喪服。○義疏云：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王氏應麟云：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若今人所謂博，止是一片荒蕪，愈成悠謬。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于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裨衣而着冕，故曰裨冕。裨者，取其纘續祭服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反朝夕哭位。遂

朝奠。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埋之階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曰也。初告生時。大宰太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禮畧也。○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禰父

殯宮之主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塋後以神事之。故三日不見。依禮三月乃名也。○此兩章。答曾子喪後生世子之問。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酳音引。○注云。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疏曰。天子諸侯祭禮亡。今按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筵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少牢禮。大夫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酳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酳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酳獻佐食。約此以說天子初喪哀戚。未遑祭祀。故五祀之祭不得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

不更勸侑。使滿常數。冢宰攝主酳尸。尸受卒爵。不酢也。若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祭仍不行。既葬以後。其禮彌吉。故祝侑食滿常數。攝主酳尸。尸酢攝主。攝主飲畢。獻祝。祝受飲則止。以非全吉。亦無獻佐食以下事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爲並去聲。○注云。饋奠在殯時也。曾子疑以重服而爲人執事。孔子言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爲君服者。皆斬衰。惟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疏云。殷奠。即月朔之奠。禮大用人多。故不足。則取小

功緦麻。或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按反之者。周而復始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注云。祭謂虞卒哭時。○義疏云。上孔子明言非此之謂。則知我有重喪。不可與他人之喪奠矣。而曾子又問我之服更輕。人之祭漸吉。可與否。而孔子仍以爲所服者答之。故曾子猶不喻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謂身有緦服不自祭宗廟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

相可也。廢喪服謂新除已服未行吉祭之時饋奠他人之殯奠也。〇曾子問曰三年
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
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哀彼則忘吾親哀親則弔爲僞矣。
此以上六章答曾子之問言居喪不可與他人之祭亦不可弔于人。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注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也〇此一章答曾子祭不旅酬之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
謂乎。辟音避與平聲。〇辟辭也初有司疑當初有司遍遺之也致事者還其職事于君也周則卒哭而致
事君子指人君也不奪人親恕也不奪親孝也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有爲之爲去聲〇疏云成王即
位之時周公猶在注云伯禽遭喪卒哭而征徐戎蓋母喪也吾不知者甚非之之辭〇此一章記居喪不可與
金革之事。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
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不奠謂不奠母也次者大門外之右父平生待客之處爲父喪在殯故不哀次奠奠父也葬母
反然後設啓殯之奠以告于父之殯遂營父之葬事殯字舊讀爲賓非。〇曾子問曰君薨
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
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
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
夕否。殷盛也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

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〇曾子問曰君之喪
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音窆下同遂遂送君柩也。〇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
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此時孝子首着免乃去免而括髮徒
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〇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
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新主初入廟之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〇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

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此以上八問八答。皆言並有喪之禮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者。賓及贊者也。內喪。大門內也。外喪。大門外也。不醴。不醴子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若喪冠也。亦成人之服。此孔子之言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問也。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冠禮醴重而醮輕。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

不醴明為不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此謂諸侯大夫未冠而朝天子。天子賜之服也。父沒而冠者。齊衰以下可。因喪冠斬衰則不可。○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

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而服深衣。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反於初。謂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至既葬而深衣以見舅姑。除喪而合巹廟見。仍不可廢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朝廟。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皇。大也。君也。尊之也。○曾

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捷也速祭之義。○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外喪異門之喪也不廢祭其祭也迎尸入室三飯則止不復勸侑至十一飯主人酳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既輕其禮稍備祝侑尸十一飯酳尸尸酢主人乃止小功緦服轉輕其禮轉備尸酢主人主人獻祝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賓又獻祝佐食而止此時尸祝佐食皆在室中故曰室中之事而已若常禮則賓獻尸尸不舉待致爵其致爵不於室中惟獻祝佐食在室中也大夫至大功而九士加小功緦則十一所祭謂祖禰祖禰於死者無服則祭祭以祖禰爲士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內喪門內齊衰之喪也待祭畢然後歸哭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

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或服士爵弁之服者先祖或有爲士大夫者卿大夫士見尸而下車尸小僎禮之前驅爲辟道也此因曾子問爲尸之事遂爲廣記事尸之法○此一章重出雜記其文無異字○自將冠子以下至此皆答曾子因行嘉禮吉禮而有凶禮之問。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堩古鄧反不音否數音速○堩道也明反日光復也舍奠止舍而奠也痁病也○此一章又言送葬而遇天變之禮。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公家所造以館容公所爲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
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夫士一節也弁音拚免音問○櫬親身棺也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麻弁布弁也
弁之上加環絰麻弁絰疏衰菲杖主人從柩在路所服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從外
來似客也未入棺則升自阼階不忍異于生也○此以上記在外有喪之變

雜記第二十九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讀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耳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輤音倩裧音占輤載柩之車

上覆飾象宮室也裧兩旁垂下者也緇布裳帷圍棺者也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也至
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說音脫○
廟殯宮牆裳帷也殯在兩楹之間去輤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
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
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音船○輲讀爲輇有輻曰輪
無輻曰輇輪別用木以爲輞輇則合大木爲之大夫初死及至家皆載以輲車雖脫輤尸猶在其上也凡死于
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於西階上惟死于外者不忍遠之殯當兩楹之中士
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其爲賓則公館復私

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復
者爲主人之惡○喪大記○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
公館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賓
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因上私館而附記之以見朋友之義○檀弓
○此以上又記道有喪之禮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
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
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

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祭祥祭也適有異宮兄弟之喪殯訖乃祭
若同宮則下至臣妾待葬乃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
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
升堂也虞附兄弟虞附也○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
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
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免重而遭輕男子易首絰婦人易要絰○間傳○易
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
輕者包重者特男子輕要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著齊衰首絰而兼包斬衰

之經至於男子斬衰首經婦人斬衰要帶皆特着之不兼包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有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男子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麻葛兼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粗細不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卽特之義易輕者則輕者包也○疏曰兼服之但施于男子不

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于要婦人易於首也○間傳○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重出○喪服小記○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服問○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緦麻皆變三年之葛服殤服之麻終其月數還反服三年之葛也非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葛

也服問○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經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杖屨不易者大功無杖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也○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免音問○既練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緌無首經於小功有事于免之時則加經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服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

稅稅生外反○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三年與期喪之練冠如當緦小功着免之節則首着緦小功之經腰仍練之葛帶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不變前重喪之葛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若婦人既除麻帶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后之衰也雜記疏齊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亦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惟先有大功以上之喪又遭小功不以輕服而減累於重也○服問○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潁大迴切○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

之禮也。既穎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潁草名無葛之鄉代之。○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 於殤稱陽童其甫不名神也。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行禮不改服也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故曰陽童宗子爲殤祭于室之奧故曰陰童某甫者立字而稱之神之而不名之也○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葬先輕而後重故先葬母不設虞祭祔祭待明日治父葬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也父未葬不敢變服故葬母亦服斬衰從重也○小記○此以上雜記並有喪變除之節。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令葬畢必與練祥兩祭但已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

同時如此月練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次月祥乃除衰服也○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未葬則主喪之人不得除衰絰期以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小記○此二節記久而後葬者除服之宜。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者禮也傷者情也○曲禮○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成恩舊也○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檀弓○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哀未忘也○檀弓○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或云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檀弓○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侯主人小斂後改服弔者乃出而加絰反哭爲中於禮○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助之力也○檀弓○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此言弔者於人有厚薄之差故其去留遲速不同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弔喪者必助其役非徒隨從主人故以年齒爲遲速之別○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亦以筋力爲禮也○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婦人無外事○檀弓○死

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怯懦伏法與立於巖牆焉河而死皆不孝故不弔○檀弓○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是也○此以上通記弔喪而以弔災附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桃以辟惡茢以除穢戈以驅邪臨生者惟執戈死則加以桃茢故曰異于生○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喪家若無主後則使以次族親極之至於朋友及同州里有職或喪家典舍之人亦可也擯者

傳君命曰。承助喪事。主人則謝辱臨之重。○檀弓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宮。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引之者。孝子攀號不已。君命引之以奪其情也。朝。柩朝廟也。哀次者。生者。平日待客之次。舍孝子哀而停車曰哀次。○檀弓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此謂臣民之微賤者。○檀弓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此言恩數厚薄之異。外命婦。臣妻也。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故賜小斂。

禮記纂編　卷之七　亘　汲古閣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殷猶大也。祝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面向南也。稱言。舉所來弔之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也。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喪既殯後。君始來弔。主人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

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階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入即位於堂下。不升堂而位阼階之下。西面。不正君也。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

禮記纂編　卷之七　亘　汲古閣

拜賓。以喪用奠者。主其禮。故也。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階後。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亡不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喪大記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前云三問。此云無算者。或為師保故不同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載。柩已朝廟。舉載在柩也。君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出者。出門以待拜送也。反者。君命之反還喪所。即以君之來弔。設奠以告死者。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免音

問。○此諸侯朝於他國而遇其臣喪行弔之禮。錫者治其布使其滑易也。皮弁錫衰弔異國臣之服。非免時而免尊君也。未喪服謂未成服也。○小記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君本國君也。不散麻紖要經不使散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皆從主人而免。所以敬異國之君也。○小記]○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奪依注作兌。○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爲兌。故讀奪爲兌。梁即殖也。以戰死。齊侯以其妻言弔諸其室。○此以上記君弔臨臣喪之禮。]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此列國遣使弔喪之禮。西於門不中門也。主孤西南立於阼階之下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階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此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加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爲止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夫字衍。]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

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此列國致襚之禮。委於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言列國致賵之禮。陳車北輈。輈轅也。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鄉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皆自西階升。西面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也。入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也。主人三請。客三辭。乃自稱使臣而立於門西賓位。主君自阼降拜。與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于門外而拜之。謝其勞辱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四者之禮。一日行之。○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貳車也。以其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以絺冕爲次。先路。正路也。相襚不用己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也。大白之旗與兵車。本戰伐之具。故雖亦爲送喪之用。而亦不可入廟門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與于吉事也。○少儀。○此以上記鄰國弔含襚賵之禮之不同。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稱廢衣。不敢必其用也。賈人。識賈而主君衣服者。○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田也。臣所受君之田所出也。○少儀。○此言臣致襚納貝之禮。

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此一節記朋友弔賻之禮。○檀弓。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

哭不逆於門外。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地其位而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戶西東面。○喪大記○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士當斂殯則擯者以其事告之否則孝子下堂迎之。○檀弓○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斂竟時也絕踊出拜反改成踊者尊大夫之來親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畢事成踊踊畢而襲襲乃拜之乃止不更爲之成踊也。○君拜

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寄公與國賓入弔因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命婦即內子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氾拜者亦旁拜之此也。○喪大記○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由外來者謂奔喪者也無則婦人自東面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喪大記。○此以上記奉尸夷於堂拜賓之禮。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辯音徧。○當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若他客至則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畢而出主人送於門外遂適殯宮。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音窆。○殷慤而周則情文更備。○檀弓○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爲主也。○檀弓○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尊君故不受弔。○此以上統記受弔之禮之不同。

檀弓第三十

陸氏曰檀弓魯人孔氏謂爲六國時人非也。○義疏云此篇雜出傳聞多不可信檀弓名篇者因其在篇端耳篇中檀弓不再見未必因其善禮者之也劉氏以爲疑子游之門人所記今按篇中多誇子游之知禮於曾子子夏有若皆多譏詞其說或然然已開源遠流分之漸至所述孔子伯魚子思事誣聖不經於法宜削今取其合禮者以類入於各篇而存其不可信者以不沒其篇名。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問。腯徒本反。○舊說謂弓爲非禮以訊之，義疏駁之，且謂史記周本紀不載伯邑考，似伯邑考蚤卒，則謂文王舍之者，是誣文王也。又云微子世家亦無腯名。此記所云不可考。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梧音吾。祔音父。○胡氏曰：考經傳，舜但二妃，蓋堯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二女。果此云三妃，謬矣。吳氏曰：瀉公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安得復南巡，迢迢度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按孟子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習鑿齒云：舜葬零陵，元和郡縣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義疏云：山海經載帝王之冢，皆重見互出。郭璞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落，四海若喪考妣，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祭祀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理或如此。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墓父墓也。殯者，殯母喪也。愼謂引，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謹按聖母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葬求父墓之禮。且殯於衢者，不得已之爲也，而謂聖人忍爲之乎。○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識式志反。泫胡犬反。○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聚土曰封。防封而旋崩，聖人之葬親，必不至此。此皆記者之誣聖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而有子乃以絲爲屨飾，以綦組爲纓，亦太速矣。記者亦得之傳聞，故蓋以疑之。然此等誣賢之說，所聞不確，不如勿記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舊說云伯魚父在，爲出母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義疏云：家語本姓篇，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子鯉。素王事記，年六十六，亓官夫人卒，無出妻之文。因此記語意不明，遂起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誣聖惑世，不可信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曳一作拽消搖又作逍遙放方兩反○負手曳杖消搖鄭謂欲人之怪已孔謂寬縱不能以禮自持皆非所以論德盛禮恭之至聖且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凌露之歌辭以悲其死亦不必占夢而後知將死是皆七十子以後之人欲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者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舊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母嫁與廟絕故不得哭于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舊說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故戒之以慎不知伯魚年五十而卒聖人之子婦豈猶有改嫁之理且子思居喪豈猶有不慎而待柳若之戒至再言吾何慎哉亦非聖人之言甚矣其誣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子思之子名白舊說云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按此爲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誣聖已甚諸家尊檀弓爲經求其說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亦誤矣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武子彊僭蟜固當其疾時適有衰服遂衣之以問疾以示公門私家之別武子徂詐故佯善之微夫禮之微也考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点少于子路年甫六七齡何得倚門而歌亦妄言矣○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王充論衡已辨子夏無喪明事又據本紀所載子夏除喪哀猶未忘不得謂喪親無聞鍾伯敬亦謂辭氣絕不似子輿皆記者之誤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填池依注作奠徹○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柩既反

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皆非禮也故從者疑之曾子言祖者且也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爲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而乃行乎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一節遠於一所有進而往无退而反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言勝于我之所言出祖也記者多爲紬曾子而伸子游之說不知當日果如此否存考○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

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張子曰曾子與子游同弔異服苟疑子游失禮必面相告語豈有私指示人者子游既知曾子失禮于前亦必告之共行乎禮何至爲超出等行徑皆記者傳聞之誤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如果爲此終爲失禮但恐記者傳聞有誤耳○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章之誕劉氏言之詳矣余謂君在弗內二子人臣况不宜往弔後亦不宜固請以

○孺子䵋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䵋音吞○撥以手撥榆沈而洒於道設撥置撥榆沈之人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也綍繫于輴三臣于禮宜廢輴不用今猶設撥是僭禮也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正之愚謂有若必不爲此言觀論語畫徹之對亦可見○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

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南宮敬叔
載寶而朝事既荒唐不足爲信孔子之刑在魯哀公三年距失司寇時自遠且汲汲於仕使二子繼往以求利
於蠻夷之國亦非孔子所爲有若亦不應有此言皆記者之謬也。○曾子之喪浴於爨
室。士喪禮浴于適室曾氏達禮之人何乃浴于爨室曾說謂見曾元易簀之辭矯之以謙儉然反席即沒求
聞遺命即使有命曾元會申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也疑亦記者之誤○季子皐葬其妻。
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
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犯踐毀也庚償也按此亦不似謹厚人之言行。○叔孫武叔之母死既
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晳說

謂啞之愚以爲亦不似賢者詞氣。○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
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
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
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
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
滑膩也按壤孔子故人未必至此疑後世放誕者流因夷俟一事附會而爲之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
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
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即行含禮也。疏曰凡行含禮求飯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諸

飯後至殯殯有來含者親自致學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石梁王氏曰坐當訓跪。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
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
矣。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
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
魯人也不敢忘其祖。魯鈍也自言我乃魯鈍之人不敢忘祖欲邾人信其言也。今按考
公在春秋後徐已爲吳所滅徐子章羽奔楚焉能行王禮於邾鄭注以考或爲定定公在魯文宣時或有此耳
孔氏謂春秋後徐復興強大稱王無據要之記文不足信往往如此。○諸侯伐秦曹桓公
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按魯成公十三年諸侯伐秦春秋書曹伯廬卒于師葬曹

宣公此記云桓公何也諸侯者晉齊宋衛魯鄭之君也豈無一知禮者而曹人能使之襲乎誤亦甚矣。○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
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春
正月公在楚時楚子昭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
禁既而悔之夏四月送葬至于西門之外當是時公爲楚所制幾不還矣穆叔之說亦險矣此記云請襲其傳
聞之異詞歟然直稱曰康王非春秋之義不可存也。○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
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
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
不可乎弗果班言居與行皆爲君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柳莊他無所見獻公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襚大夫書封邑之劵而納諸棺皆非禮之甚疑記者之誤也。○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成殺于人之墓復許其合葬而命之哭皆不足信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

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請前請去也示文子奪人之地不欲與聞其事也然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廉靜之士亦未必有此。○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考孟敬子與曾子遊曾子疾而問之聞君子所貴之道恐其辭氣不如此之鄙倍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

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畏而哭之亦大不祗矣魯當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恐無此事。○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用木之多立法之嚴秦皇亦不如此。○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言邾人復以矢之所自也但升陘之役軍中無衣復之以矢已為誣矣困而不敢恐未然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因之為俗恐未然。

禮記釐編卷之八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祭法第三十一

吳氏曰此篇記祭人鬼神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契息列反禘即王制祭統所云三年之禘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廟而以太祖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即冬日至之郊祖祭太祖也宗者宗祀于明堂也國語云有虞氏郊堯而宗舜與此記異朱子云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虞氏宗堯伊川以爲可疑。此一節記禘郊祖宗之祭法。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〇大夫爲始爵者。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陳本作壇從通解義疏本作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顯考無廟之顯應依鄭注作皇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分地以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也七廟即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巳爲鬼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〇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

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媲。辟。法也。妻所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易其稱也。○曲禮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神位。神之位也。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又曰。廟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陳氏曰。祭法言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周公制作之盛。而廟制顧乃下同侯國乎。朱子然劉歆之說。蓋有見矣。起土爲壇。除地曰墠。壇墠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鄭注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況先儒言廟制甚詳。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祭義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宗廟以奉先。廄以養馬。庫以藏物。居室安身而已。○曲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純音準。刲音奎。衈音二。○宗廟初成。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以麗牲。在廟之中庭。衈者。刲羊割雞。先滅耳旁毛以薦神。欲神聽之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落也。謂與賓客燕會酒食歡樂之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豚。牡豚也。○雜記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先人之室。宗廟也。春秋之書。以其得禮也。○檀弓。○此以上記宗廟之法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萬充宗云。此三代通禮。○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鄭氏以其與周不同。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王制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

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各于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朱子曰。此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之禮。又却合爲一處。則犆反詳而祫反畧矣。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是。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氏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朱子曰。春秋朝會無節。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下于天子者。禘不歲祫也。○王制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謂有大功德也。省之爲言善也。注云。善于其君是也。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干尊者之禮。謂非禮之常也。愚按。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竊考禘之爲字。從示從帝。明爲帝者之祭也。天子三年。祭始祖之所自

出已毀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五年而再殷祭其
制始於有虞三代因之後又以爲天子諸侯夏祭之通
名其不同者天子每歲祫禘諸侯一歲禘一歲祫禘
一也天子兼用白牡諸侯止用騂剛儀文器數皆各有
殊二也天子三年之禘及始祖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
不及自出三也故大傳謂不王不禘王制又以春礿夏
禘秋嘗冬烝爲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祫之爲字從示從
合明合祭爲祫也詳考經傳未見以爲祭名卽祭法國
語臚陳禘郊祖宗諸法亦不及祫獨王制言祫禘祫嘗
祫烝不以祫爲另一祭公羊於文公二年之大事以爲
大祫不知三年之禘祭謂之有事禘于武公是也五年
禘祭謂之大事大事躋僖是也如以祫禘爲二祭則祫
爲大事豈禘反爲小事耶故杜預於大事卽以禘釋之
孔穎達疏曰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於合群
祖謂之祫誠不易之論矣本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其祖配之者始祖以下皆與配不必專以始祖
配也配卽合也不必取配偶之意也故下文隨云諸侯
及其大祖亦明以禘祫爲一祭但天子禘其自出諸侯

及其太祖卽謂不王不禘亦可矣至於時祭之禘經傳
多禘嘗并舉祭統曰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
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於禘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曾子問亦載嘗禘郊社之祭
而尤莫明於中庸禘嘗之義舉夏禘以包春舉秋嘗以
包冬蓋時禘之義大於三祭而三年五年之再禘尤大
於時祭嘗之爲義亦視烝爲深遠故魯頌亦專取秋而
載嘗也且春秋閔公二年書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僖公
四年書秋八月禘於太廟卽明堂位季夏六月之禘雜
記七月之禘又可以見禘爲時祭之證矣時禘之合禮
者皆不書惟閔之先時而忘哀僖之用致夫人乃書三
年之禘其合禮者不書惟昭之禘武宮乃書五年之禘
其合禮者不書惟文之躋僖則書故詩序謂雝爲禘太
祖卽四時之禘也長發爲大禘卽五年之禘也若謂晉
禘非禮正以其非一猶一祫之舊且及其所自出兼用
白牡耳寧謂禘名亦僭乎由此觀之則鄭康成據禮緯
詞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大禘小者非矣王肅張融孔
晁輩謂祫大禘小趙伯循泥此以祖配之之文謂不合

食羣廟者亦升矣○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並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小記
○大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
不變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合唐虞三代爲五增顓頊帝嚳而爲七
○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有事於祖禘祭也明堂位禘在六月獻子變用七月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爲之蓋一時之事耳○雜記
○諸

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
衣大夫之僭禮也縣音玄錫音陽○天子四面皆縣曰宮縣諸侯三面曰軒縣祭用時王之牲擊石磬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也車乘時王之車不得用殷路今皆違之是僭禮也土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爲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中衣朝祭服之裏衣也繡刺黼文以爲中衣之領丹朱者染繒爲赤色以爲中衣之緣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
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
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

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郊特牲○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從生者盡子道也尸以象神故用本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尸服生者之服禮之變也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小記○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亦祭以天子之意○大傳○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

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此以上皆記祭宗廟之法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者各祭其方以迎氣也方祀者祭其所居之方○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因國謂建國之地因先代之故墟王畿天子祭之侯邦諸侯祭之以其嘗有功德于民不宜絕其祀也○王制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燔音煩瘞於滯反折之設反舊音逝○泰壇南郊之壇也泰折北郊之坎也泰者尊之之辭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喩方也積柴於壇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云用騂犢者通言爾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爲禜禜敬反王如字亡如字○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亦謂祭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

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王肅作祖迎言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導之亦通坎以祭寒壇以祭暑王有日之象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月明於夜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坤位西南巽位東南之類各分陰陽故有坎有壇而各有四焉亡其地謂見削奪○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藉田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里社是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
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
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
或立竈霤力又反○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司出入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泰厲古
帝王無後者公謂諸侯族謂大夫其無後者皆爲厲○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烖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

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
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
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黄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
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
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注云此所謂大神也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孔子曰誦
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

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饗祫祭也大
旅祀五帝也饗帝祭天也○禮器○此以上皆言祭外神之法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魯文公二
年八月祫祭太廟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臣居君上逆亂尊卑而文仲乃不能止之豈得
爲知禮乎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奥讀
爲爨○祭火神則燔柴弗綦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而文仲不能正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
宗熺祭饎爨熟者祭爨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
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禮器○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

福非所祭謂法不得祭與分之不當祭者淫過也以邀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曲禮○此以上言祭法之
不可褻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展省
視也式墓與祀尤敬之大者○檀弓○古禮略於言墓讀此可見後世墓祭之禮以義起出心生也且居者行
者皆重墓而並及於祀故以附祭法之末

郊特牲第三十二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音泰。○禮有以少為貴者。故郊社牲牢不同如此。召誥曰用牲于郊。牛二。帝牛稷牛也。祭天以后稷配。牛各一也。社于新邑。祭地也。牛一羊一豕一。太牢也。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朱子既取之。又曰古者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郊乎此可以正歷代南北分合之議矣。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誠。諸侯之供天子。天子之賜諸侯。其亦郊特牲社稷太牢之異歟。故記者附論焉。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繁音盤。爓音潛。○大路。殷人祭天之車。以木為之。而無彤飾。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匝曰就。

就。猶成也。車朴素。故馬亦少飾。至先路次路。則供卑雜之用。其數多。亦少為貴之意也。腥。生肉也。沉肉于湯曰爓。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大饗。祫祭也。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耳。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則血腥與爓一時同薦。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而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一獻。祭羣小祀也。惟用孰肉。無血腥爓三者。以其神卑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惟郊為禮之至。故先設血。最遠乎人情之所欲。大饗而下。則漸近矣。爇肉則最近。○禮器○大享不問卜。不饒富。大享即郊也。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以少為貴。故不饒富。○曲禮○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冬至郊天於圜丘。以始祖配。周之正月。即夏正之十一月也。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若為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日至耶。讀者參考春秋宣成二公正月之郊。其義乃明。大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報天大事。而主于迎長日之至。天之尊無為。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主也。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用辛。主祈穀言。始郊主冬至言。句內必有脫誤。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卜牲也。作。猶用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以其射以擇士。又近水澤也。其日卜竟。有司以祭事誓戒。命令于執事者。而君亦親聽之。是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有司獻王所以命臣之事。王乃于庫門內太廟內各戒之。祭之日。王

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埽。灑而后埽也。反道。反其土。使新者在上也。六鄉之民。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祭義○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衮有日月星辰之章。內服大裘而外被龍衮以襲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璪與藻同。素車即大路。旂冕之旒。皆取其垂下。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帝牛以祭上帝稷牛以祭后稷二牛皆在牢中滌除之所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若事天神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而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其用足矣故云唯具○祭天
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
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
也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鸞聲和而后斷其肉故貴聲和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闇闇者日既没而黑陽者日方中而白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故不同如此祭日祭之日也及闇未至于闇日將落時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

禮記纂編　卷之八　十三　汲古閣

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巡如字○壇坎東西各因其象也孔疏云夫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又云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崔氏還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方氏云日出于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于西言其明生于輪郭之西也○祭義○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天垂日月以示人而爲教聖人法天而爲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音莎尊在西廟
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罍尊夏尊犧尊周尊縣鼓大應鼓小禮樂之器以西爲上君在阼夫人在房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象日出東

方而西行夫人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禮交動乎上承上二句樂交
應乎下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和之至也此亦與祭義日月之說相發明宜附于此○禮器○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必順而行之日生于東故春朝朝日必于東方月生于西故秋暮夕月必于西方爲高爲圓丘爲下爲方澤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夫生成之功如此乎勉勉不已也安得不用財物以報之哉○禮器○天子適四方先柴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

禮記纂編　卷之八　十四　汲古閣

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
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
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
而天下大治假音格○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即此節首五句之意中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兆于南郊歲有常禮其瑞應理或有之而鄭氏祖緯說遂啟後世封禪之議胡氏曰七十二君之識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于許懋也懋之言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禮器○此以

上記事天之禮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不屋惟立之壇壝而環之以墻其主設于壇上北向而君來北墻下南向祭之以地道主陰也甲爲十干之首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薄書作亳○亳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以神

而明之美報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以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單盡也二十五家家一人盡出而供給其事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田田獵也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盬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盬讀爲艷○迸辰之几大火心星皆見南方故出火以焚萊焚後卽蒐簡閱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衆于社也左右坐作軍法也流示之禽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也艷諸利謂使之歆艷于利也不犯命不違其殺獲取舍之定制是求以遏服其貪心而君亦公大獸私小禽不貪下之所得故以戰以祭無不宜焉○疏曰焚田當在仲春祭社之月此云季春疑誤○此以

上記祭地之禮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乍耆音其○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堯也索求其神也合猶閉也歲十二月萬物皆閉聚而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祭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爲入神之主司嗇古后稷官百種百穀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古田畯郵表畷謂

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而田畯居之也禽獸卽貓虎之屬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迎者迎其神也坊堤也庸溝也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蘇氏謂迎貓則爲貓尸迎虎則爲虎尸近于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之祝詞也土安則不崩水歸則不溢螟蝗毋起而害稼草木歸根于藪澤不得生于耕稼之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殺色介切○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爲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

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爲草野之服祭主土土色黃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貢屬于大羅氏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于亡國者羅氏以此示使者使以王言歸戒其君勿爲禽荒色荒也方氏曰致鹿與女非實有鹿女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飾女之物耳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種上聲○此亦令使者歸告其君之事言天子種瓜華於圃以俔時候習種植與黃冠草服之意同然是不可收斂久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母作禽荒色荒之意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凶則廢祭豐則通之是因蜡而記四方之豐凶也移之言羨也蜡祭豐饒皆醉飽食使民歆羨也凶則不通謹于用財豐則通之而使人歆羨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民息已民之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若狂言飲酒樂甚無禮儀也孔子曰百日勞苦而有此蜡使爲一日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其義甚大蓋民有時而勞必有時而息如弓之時而張絃時而落絃乃文王武王之道也○雜記○以上記蜡祭之禮○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音傷此節論語鄉人儺之事禓強鬼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此一節記逐疫之祭

祭統第三十三

疏云鄭目錄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方氏曰祭統者統而論之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經吉凶軍賓嘉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

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謂福謂壽考吉祥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不求其爲所謂祭祀不祈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養也聚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時者不數不疏既內自

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
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
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醢之屬。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
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
蜩與蜂也。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菱芡榛栗之屬。為草木之實。凡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祭親之心。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
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

禮記釐編　卷之八　九　汲古閣

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齊音粢。純音緇。○東郊少
陽。諸侯象也。祭服皆上玄下纁。緇服亦冕服也。互言之耳。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陸農師書云。疏云
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一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并皆作純。鄭氏所注
于絲理可知。于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
以為絲也。愚按本緇字。而與純字相亂。古人亦多混淆如此。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
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
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

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
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
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齊不齊以齊。皆如字。
餘側皆反。耆市志反。○未齊之時。心慮散蕩。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定者定其志意也。致其至焉則齊矣。是
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
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

禮記釐編　卷之八　十　汲古閣

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
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
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純音緇。禕音輝。涚詩畏切。嚌才細切。○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
璋為柄。酌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薦藉。涚即盎齊。以淘用清酒
以涚泲之。涚水是明水。同宗之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因
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嚌。肝肺也。一是朝薦之時取肝以脊貫之。入室燎于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
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于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夫人薦豆者。君羞嚌時。夫人薦
此饋食之豆也。又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祼尸。後迎牲。○陸云。鄭注。嚌。嚌肺祭肺之屬也。疏
云。少牢特牲。為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愚按因此肺是尸所嚌而遂謂之

皆古人命名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皇尸尊之此明祭時天子君侯親在諸舞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

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祼以降神于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曲名也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宿夜即大武之樂也○此以上統論致祭之心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又孰之於俎而尸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即施惠之法也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

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餕音繙百官進依注作餕○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也簋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上先下後君先餕而臣後餕也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

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爲物以事言興物以具言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有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出曲禮○以上言祭之惠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祝以事告尸於室中。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未入廟共尊未伸在廟則全于君尸象神尊之如君父也疑者由人心想像之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音杭。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而言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為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為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疏曰祭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若餘廟之祭惟

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音向舍音釋○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求暇策命此言一獻則上文尸飲五而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當祭之日特假于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音袞鐙音登○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

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音俾重平聲○殷人質貴髀厚而賤肩薄周人文貴肩顯而賤髀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俎以骨為主豆以肉為主骨陽肉陰俎數奇而豆數偶。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行酒之器也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眾兄弟子孫等昭穆各為一色而各相旅長者

在前少者在後凡羣有司亦然故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音運胞音庖翟音狄○周制墨者守門此云然者其周以前歟際接也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此以上統言祭禮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凡祭皆有尸宗廟之祭用同姓之嫡天子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諸侯亦然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曰倫則非已孫也外神不問同異姓卜吉而為之祭勝國社稷則士師為尸惟祭殤無尸公羊云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與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亦有尸也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下二句乃記者因禮言而推論之下下車尊尸也散齊之日猶或遇於道焉式謂之式尸必式句舊說謂不敢亢禮義終未安竊謂此記尊主於君大夫之尊尸故於尸之避君畧之耳其實尸之遇君必應先下或還辟辟拜尸必式者泛言尸之在車不敢自成其為尊遇人必

式也乘必以几尊也几上有羃○曲禮○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故厭祭無尸○曾子問○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武讀無醵音渠○素白也青近於黑素青其所損益者舉以例其餘則夏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卽以尸言之夏之尸惟飲食乃坐若不飲食則立以俟祭訖殷雖無事亦坐周亦如之詔尸以威儀侑尸以飲食皆祝官之職無常人也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于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毁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自為昭穆行旅酬之禮如世俗之醵醵斂錢共飲酒必均平也○禮器○此以上統言祭祀之尸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為日之為去聲○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為旬之外旬初筮本旬為旬之內喪事示不獲已故先遠日吉事示不敢慢故先近日假因也

詁也。黍者尊之之詞。不過三。三卜不吉則止。襲因也。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筮蓍也。猶與二獸名。進退多疑。人之多惑者似之。○曲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卜人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龜所當用。若祭天定用駿。祭地定用繹也。史以墨畫龜求其吉兆。君則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玉藻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卜筮當致其誠一。若貳問則瀆矣。又必自度其所問為義與志。義者事之宜。志則心之隱謀也。○少儀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易書也。抱龜者人也。○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詞。○祭義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郊特牲 ○齊者不樂不弔。○曲禮 ○此以上言卜日齊戒之義。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豕曰剛鬣。豕肥則鬣剛。豚曰腯肥。腯音突。腯充滿貌。羊曰柔毛。羊肥則毛柔。雞曰翰音。雞肥則音長。犬曰羹獻。凡煮肉皆謂之羹。犬肥則可為羹以獻。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開張。兔曰明視。兔肥則目明。脯曰尹祭。尹正也。脯欲割之正。槁魚曰商祭。槀音考。○商度其燥濕之宜。鮮魚曰脡祭。脡音挺。○魚不餒則挺然而直。水曰清滌。玄酒可酒曰清酌。古之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泲為糟。既泲者為清。黍曰

薌合。氣香而粘聚。粱曰薌萁。萁音基。○黍最強。其莖葉皆香。稷曰明粢。稷粟也。明足以交神。稻曰嘉蔬。蔬音疏。○立苗疏則茂盛。韭曰豐本。其本最盛。鹽曰鹹鹺。鹺才何切。○鹽味之厚也。玉曰嘉玉。玉無瑕也。幣曰量幣。中廣狹長短之量。○曲禮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樂音洛。○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葆猶褒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冀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為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禮器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毛純曰犧。養于滌曰肥。求之曰索。此大夫士。天子之臣也。諸侯大夫用少牢。士用特牲。其喪之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詳見雜記上大夫之虞云云。○曲禮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如繭如栗。犢也。握長不出四指也。尺則肥大矣。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亦無常禮。四時各一舉而已。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王制 ○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一云嘗秋祭也。○少儀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不踰牲。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皆厚于事神之意。○王制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

立。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檀弓。此以上言祭物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造音早養去聲。家造言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亦言造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以盛血簝受肉籠也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牛也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曲禮○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假借也。王制○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宫室不斬於丘木祭服又在祭器之先。丘木所以庇宅兆者也。曲禮○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吕氏曰人所用者焚之陽也鬼所用者埋之陰也。曲禮。此以上言祭器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自名卽下自成其名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錄也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比次也謂已名次于祖之下。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上謂祖下謂已身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與之使君與已銘也利之利已得次名于下也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宫于宗周奔走無射悝音恢假音格難去聲。孔悝衛大夫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而祭而賜之銘益德悝之立已也悝本公之甥而公稱悝爲叔舅其倣周禮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奔楚後又爲晉所執歸于京師達皆從之故此云然左傳無達從成公事。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名衎爲孫林父甯殖所逐啓開右助也言莊叔餘功能右助獻公使之反國成叔莊叔之孫烝

鉏也按獻公反國非成叔之功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文叔孔圉也慶卿也古慶卿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言其先世皆以憂君憂國爲耆欲圖能慕尚而興起之爲卿士之倡率如下文云云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烝祭彝尊也。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國有賢臣爲國家之重故昔者周公

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象。即維清之詩。管象。以管播其聲。文王之舞。文舞也。大武。武舞也。○此以上統言祭之銘。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此三代通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之故及於夏始為盛。乏之故及于秋已為盛。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刈取草也。秋時草木可刈之以給爨。故可行墨刑之小者。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

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濟志成其所欲為。發德顯其所當為。○此以上統言時祭之重。

凡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禘依注作禴。食音嗣。○言義同而或用樂或否也。先儒謂此為夏殷之禮。但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矣。其說難通。推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郊特牲

○鼎俎奇而

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奇音基。旦讀為神。○案聘禮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數奇。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斯俎一。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主婦各一俎。若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湆。司士以一俎羞豕肉湆。此二者蓋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亦陳。又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至鄉飲酒所云。非正豆。士喪禮小斂注[illegible]籩又不同于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橑榛實。凡五物。而乾橑之中有桃諸梅諸。為六物。實六籩也。○郊特牲

牲○此兩節與凡祭有四時之義相同故附存之以起禮之所尊一節與下篇祭義相聯所謂文理接續血脈貫通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因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郊特牲

祭義第三十四

此猶冠義昏義等篇之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音朔禘依疏作禴○此與郊特牲皆言嘗無樂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詩之那曰顧予烝嘗亦言庸鼓萬舞是殷周秋冬之祭未嘗無樂也記者之牴牾如此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散上聲樂五教切○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僾音愛見音現還音旋○陸稼書曰鄭注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出戶而聽之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二說似可兼用蓋有尸無尸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存著者若親之存親之著也○此一節結上文兩節之意言祭所由起之義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不用不舉他事○此專言忌日致祭之義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去聲○中心鄉之乃能使其親見饗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齊如字○作慙也齊齊整肅貌愉愉和悅貌勿勿者雖念盡除之意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宗廟之禮上不諱下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如欲色然言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

之之色也○此一節言惟孝子能
盡饗親之義而引文王以實之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趨音促數音朔
○進進于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愨謹貌趨趨
行步迫狹也數疾足頻也言不事威儀之貌已祭子
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
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濟濟者衆盛之容遠者言非所以接親親也
漆漆者專致之容自反者自脩整也反饋以

下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入于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
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此時
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
尚而濟濟漆漆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慌惚交神之心
乎然則言豈一端各有所主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若
此人之事親則宜慤而促數也○此一節又引孔子以
明祭主於
誠慤之義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
中以治之比時及時也虛中明在躬心無雜念也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
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
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
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以是諭其志意以其慌

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屬屬言無
僞也上言奉承而進之者主人也下謂助祭者耳諭其
志意說以孝告也○陸稼書云沐浴下注疏本有盛服
二字集說及大全本多無之宜改正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
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
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盡其禮則不以私意爲隆殺進
退之間其敬也如親聽父母之
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疏云盡慤謂心
盡其慤也而慤謂外亦慤也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
心外著于貌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
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

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
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而忘本之
而衍字○詘充詘喜貌進進無限
也薦進熟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孝子將祭祀必有
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
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其
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
助祭所宿之賓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悅悰如覩親將復入也是故慤善不
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

之孝子之志也。齊側皆反。術當爲述。○愨善精愨純善之行也。述省。謂每事思省也。○此以上皆言孝子致祭敬愼齋莊之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解中庸章句或問詳矣。○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陰讀爲蔭。○朱子曰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凜然。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又云昭明是精光。焄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

以服言因其精靈制爲尊極之稱。顯然名之曰鬼神。以爲民法。使之知所畏服而不敢違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反古謂祭祖。復始謂祭親。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如字。見閒鄭合爲覸。首閒廁之閒。甒音武。○言氣與魄之二端既立。報以朝踐與饋熟之二禮。如早朝行事。取膟膋燎于爐炭。使馨香之氣上騰。雜以蕭煙之光。此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爲薦。而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雜以兩甒醴酒。與祭初所加鬱鬯之酒。皆爲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爲禮。酒食徧及上下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此以上論鬼神之義。以明祭祀報氣報魄之義。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在亦反。字從艸。紘音宏。齊音咨。○藉藉田。先古。先祖。朱紘。正陽之色。青紘。少陽之色。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昕音欣。○大昕之朝。季春朔旦也。戾乾也。或曰戾至也。風至則乾。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單音丹。禕音揮。○歲單。三月盡也。副。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禕衣也。禮之。禮獻繭之婦。及良

曰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繅音騷○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也良日吉日也○此以上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之義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穆子姓也荅對也卿大夫從牲士奉芻以次序在牲後既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碑在廟之中庭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將殺牲故袒衣取牛毛薦之以耳毛爲上耳主聽欲神之聽之也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刲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燖○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畢而暫退也爓謂洗肉于湯爓祭祭湯中所爓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爓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至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貴尚也祭初以血詔神于室次朝踐薦腥肉于堂爓次腥亦薦于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號平聲○牲未殺則未有臭味則宜播樂聲三終然後出迎牲于廟門外欲以樂聲號呼詔告于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滂甚是其臭下達于淵泉矣灌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于陰以求神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焫如悅切羶依注爲馨○取香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後求諸陽也既奠謂薦熟之時盎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于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薦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此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此其所以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于爐炭而入告神于室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用殺也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直正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索祭祝于祊祊音崩○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正祭時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祭于廟門之外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遠于人不在廟也祊之爲言倞也倞音亮○倞猶索也一云强也陳注云遠也肵之爲言敬也肵音祈○尸有肵俎主人所以敬也富也者福也入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首也者直也首爲一體之正相饗之也相謂侑也詔侑尸者欲其享此饌也嘏長也大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尸陳也尸當訓爲主曰陳者誤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血在內告其幽毛在外告其全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純表裏皆善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爲血腥曰血祭

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合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齊才細反○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
之尊又加明水之尊肺于五行屬金金與明水皆陰以陰物報陰蓋也取膟膋燔燎升首
報陽也先以膟膋燔燎于爐至薦熟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此以陽物報陽蓋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涚音稅○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及取明
水皆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
水也絜同潔○絜著潔誠著見于此水也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君再
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
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服者服順于親也祭稱孝孫孝子

以其義稱也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祭義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諸侯事五
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讓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主人敬尸尸無儕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
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肆讀為剔腍而審切○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
進湯沈或薦煮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耳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
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斝角皆爵名詔
告妥安也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古謂夏時也夏之禮尸必有飲食之事然後坐
尸以象神故曰神象祝者先以主人之詞告神後以神之詞告主人故曰將命縮酌用茅明酌
也醴齊濁泲而後可酌故云縮酌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

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醆酒涗於
清汁獻涗於醆酒醆側產切獻注讀為莎○醆酒盎齊也涗泲也清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
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莎秬鬯及鬱金之汁秬鬯中有煮鬱
又和以盎齊摩莎而泲之出其香汁疏曰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今泲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五
齊卑故用三酒泲之也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也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澤依注讀為醳音亦○舊陳久也醳者和醳釀之名後世謂之醳酒上文所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
此時已廢而人不知其法故曉之曰泲醴酒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者即如今時明酌清酒與
醆酒泲涗於舊時和醳之酒也祭有祈焉祈祈福祥求永貞如祈年祈穀之類有報焉報獲福
而報之有由辟焉辟讀為弭○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齊之

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而玄冠
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之思也○郊特牲○此以上皆雜舉祭祀而明其義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外西室朝時而市當於市內近東今
皆不然故曰失之○郊特牲○移附于此以申明上文索祭祝於祊之義
暢曰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
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菊枇音七長去聲下同○暢鬱鬯也椈柏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為臼梧
木為杵柏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
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矣○雜記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納牲于庭時，當用幣告神而從殺牲。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朝事進血膋時，制制牲肝，洗于鬱鬯，以祭神于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盎齊薦獻。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及薦熟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定，丁佞切。○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于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盎言求神而未得也。設祭於堂，設饌在堂。薦腥爓之時。為祊乎外。祊祭之明日繹祭也。設祭在祊，故名曰祊。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禮器○此以上記諸侯與夫人祭享之義。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祭羣小祀一獻，其禮質。祭社稷五祀三獻，故有文飾。祭四望山川五獻，則顯盛詳審。祭先公之廟七獻，則洋洋乎如見其神。大饗其王事與。大饗，祫祭也。言王事者，明此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內音納。○納，侯邦所貢之金，示諸侯之親附也。束帛加璧，尊德也。璧加于束帛之上，比德于玉也。龜為前列，先知也。先知吉凶。金次之，見情也。入情所同欲。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禮畢而出，諸侯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章以送之，蓋重大之禮也。註云：肆當為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禮器○此言天子大饗諸侯各貢方物助祭之禮之義。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註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醢，菜也。水草昌本茆菹之類。加豆，周禮註謂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熟之豆俱為恒豆，而加豆則祭末酳尸所用也。水物若嬴醢、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不可耆謂不可貪，不可好謂不可供玩好。武，萬舞大武也。不可常為娛樂。不可安，不可褻處。不可便其利，不可利用以為便。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越音活。鞂音甲。大音太。和去聲。幾音祈。○蒲越，大路之席以蒲為之

稾鞂除去穀之稈。雕幾之爵詳見哀公問篇。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卣彝之類。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郊特牲○此以上又記所以用祭物不同之義。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擗踴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用古之鸞刀。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設稾鞂之藉者。爲郊祀之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述而學之不厭矣。○禮器○此以上論祭有反本脩古之義。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此亦反本之論。○檀弓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土爲之。在兩楹閒。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爲上。言僭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揜豆耳。難爲下。言偪下也。○雜記○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內外交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之後。儐尸于堂。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禮器○此以上又明祭禮不可過不及之義。

禮記釐編卷之九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王制第三十五

盧氏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劉向別錄屬制度。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三卿，即周官設其叅也。下大夫五人，即傳其伍也。上士二十七人，即陳其殷也。獨言下大夫者，上大夫卿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中士三倍於上士，下士三倍於中士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卷音袞。○三公八命，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此論三公以下、次國小國之君、大國小國之卿名位不同，服命亦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聘會之序。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衆者，五官屬吏之衆也。府者，藏物之所。六材者，六工之所用。以上舊說皆指爲殷制，實無所徵也。○曲禮。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也。他可例推。大史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諫。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嚴貌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

平也。平其一歲之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之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此以上記王者班祿之制。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九州併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朌音班。○此言畿內之制。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元士附庸皆不

能五十里。故不與也。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定用之費。御謂凡天子之衣服用器皆取之租稅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卒依注訓聚讀卒。○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

嗣也。縣內選賢置之於位。其祿之如諸侯。不得世位。外之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服四面五百里。為方千里。王畿千里之外。采最近。流最遠。舉其最遠最近。則侯綏要荒在其中矣。○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

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此以外入州言之。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列國君薨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

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

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湯沐之邑。爲方伯入王畿內。止頓於此。齊潔而往。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周封夏殷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公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者。諸侯不敢以之爲臣。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郊特牲○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

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世。○雜記○此以上記王者班祿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此論開方之法。計天子畿外州侯之地。論語注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九百畝。陳氏曰。方千里。則一百箇百里之方。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記文乃云爲田九萬億畝。誤矣。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

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以上記田畝之畧。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

任力。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以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煖之不同，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其宜，然後民事可興，民之力可任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齊才細反，和去聲。○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宜而爲之備。廣谷大川，形制不同，民生異俗，其材之剛柔，質之輕重，性之緩急，皆異。其齊與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夫九

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興立小學大學，富而教之。此皆以中國言也。○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音低。○雕題，謂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寄象鞮譯，皆俗名通傳四方語之官也。以其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故立傳言語之人，達五方之志，通五方之欲。○此以上皆言度地居民之制。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壯者之食，厚之至也。○此以上言薄斂時使之制。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注云：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之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與。祭用數之仂。仂音勒。○仂，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一也。○喪用三年之仂。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

子食日舉以樂。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一飯而不忘民也。○歲凶
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膳不祭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馳車馬之路也縣鍾磬
不懸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今不加者皆為歲凶減
食也自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卑者舉其小互相通耳。曲禮○國家靡敝則車
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
秣。靡敝師旅饑饉之餘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畿限也縢者緷約之名不用組以遮
甲及為衿帶也以穀食馬曰秣。少儀○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八月今之六月
殺牲盛饌曰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粱不租山澤列而不

賦士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
搢插也君插士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稅也列當作迾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迾其
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為歲之凶故上之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玉藻○年不順成
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玉藻○孔子曰凶年則乘駑
馬祀以下牲。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太
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年凶故貶損也此與本記所云凡祭豐年不奢凶
年不儉又不同未詳。雜記○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
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
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

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
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巷市者從
於巷也旱而欲徙市者行喪禮以自責也。檀弓。此以上言制用節費積貯憂災之制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蒙袂以袂蒙面輯屨曳屨斂其足皆困憊之狀也貿貿垂首喪氣之貌嗟來食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
者過之細也其嗟雖可去其謝焉則可食矣。檀弓。此因上文而附記之非惟見黔婁之賢亦以示賑饑之

有道為民父母者所當深體恤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式前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
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
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

其器則不成。劉子求子改作苟。○經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得也。人道巾言上文之意。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徽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尚而殊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章采。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大傳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后而下皆三因而增其數，妾之數未聞。○曲禮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曲禮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田間道也。祭於畛謂之畛，猶祭於郊謂之郊。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假音遐。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注云：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曲禮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

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雜記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妃配，后後也，夫扶，孺屬，婦服也，妻齊也。○曲禮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曲禮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宣力四方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屏音丙。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音的。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謂言如驛傳之車馬，供急遽之令。於大夫曰外私。此大夫非己所臣事者。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使者。私人，己之屬臣也。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士，公家之臣也。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賓為擯。○玉藻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對也。郊特牲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上聲，宁珍呂反。○注云：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皆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廟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

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又曰：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閒隙之地也。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往。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約信者，以言語相要約為信也。用誓禮。盟之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其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揷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擯者告天子之辭也。凡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言也。此畧言之耳。適子孤，亦擯者告賓之辭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對始封之祖，故曰曾孫。某甫者，別于天子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類，象也。象諸侯之禮見也。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請謚於天子，亦象聘問之禮，故亦曰類。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臣某士曰子，皆擯者之辭。晉韓起聘于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自稱曰某，對彼君也。曲禮。○五官致貢曰享。呂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於王，故謂之享。貢，功也。享，獻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

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天子之吏，擯者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九州之外，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長。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外亦其戎狄之中。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云：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也。曲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不名者，不呼其名也。不敢自稱云云者，辟尊者之稱也。曲禮。○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不稽首于大夫，所以辟國之正君。○郊特牲。○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匹音木。○摯之言至也。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惟用告神為至也。諸侯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不言璧，略也。羔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性之耿介，惟敵是

赴羔鴈生雉死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也匹讀爲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童子不敢與成人爲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於地而自退避之纓馬之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箙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枳也有實榛實似栗而小摶肉無骨而暴之曰脯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曰脩椇法也榛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自脩身蚤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也○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言出則外之矣生名則賤之矣春秋書天王出居於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曲禮○此以上皆記內外上下名分之不同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郊特牲○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記失禮之由○郊特牲○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音制○告與奠互文也五官

五大夫之職事也道者祖祭道神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爲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纍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爲制軷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朝天子欲豫習其禮故冕而出視朝此則服玄冠緇衣素裳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即朝服也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曾子問○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旅陳也。金莫重於鍾，故變文言鍾。鍾聲和，以和參居其間。往，進也。君子比德於玉，所進固在德也。○郊特牲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諸侯朝王，王以客禮待之，在廟中行三享畢，天子灌以鬱鬯之酒，貴氣臭也。諸侯相朝亦然。灌與祼同。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皆使宗伯酌圭瓚以祼。酢則賓酢主也。大饗亦謂王饗諸侯也。雖設太牢，必尚腶脩，亦不享味之義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也。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是大夫，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故云降尊以就卑也。○郊特牲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

拂棖。此亦鄰國來朝之君也。介，副賓者也。大夫謂大夫之為介者。士介，謂士之為介者。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卿大夫來聘之節也。○玉藻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大門，燕禮之寢門，饗禮之廟門也。肆夏，樂章名。易以敬，和易而嚴敬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也。匏竹，笙也。○郊特牲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中設炬火以照夜入之朝臣。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齊桓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皆諸侯之禮。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從君，不當私覿。若大夫奉使，則有之。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以臣饗君為非禮。三桓，謂公子牙、慶父，皆見殺也。○郊特牲○此以上記巡守朝聘之制。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頖音判。○疏云：辟，明也。廱，和也。人君通明禮和，於此學中習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布政教也。一說天子之學，水旋邱如璧，故謂之辟廱。頖亦作泮。諸侯之學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宮。詩曰鎬京辟廱，記曰泮宮，周學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賜諸侯也。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樂記○此以上言天子賜諸侯之制。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領猶統也○王氏曰王孝弟非孔子之言○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

所不行睦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祭義○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致推而極之也○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祭義○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尊也方道也所引易文乃易緯之言○經解○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

誠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重出而微有不同。○祭義。○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此以上統論修道之教。以孝弟爲本。以禮樂爲用。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帥下大司徒。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此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畿內六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司徒。擇善日而期會之。則致仕之鄉大夫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以上功。行鄉飲禮以上齒。將則大司徒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有所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鄉之外。遂又在郊之外。屢移之而猶不悛。乃屏棄之。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以下言上賢崇德之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國學。教國子之法。命樂正掌其教。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造七到反。○皆造皆來受教於樂正也。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

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樂官之屬鄉遂之所考以三年國子之出學以九年故鄉之不帥教者四不變而後移之此則二不變卽屏之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疏曰司馬掌爵祿入仕者皆司馬主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選用之權在司徒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皆在大司馬鄉學國學教選之異以其有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可爲選士者司徒試而用之復升之于國學則論選之法亦與國子弟同矣。○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

之位定然後祿之○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言於廟命之也。○祭義○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得失卽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意未言國有功役衆寡同而彼之功倍於我亦可恥也。○雜記○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依者不違之謂游則玩物適情也工之法謂規矩也說者法之說。○少儀○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則所業彌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士者齒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臝力果反。○射御之技四方惟其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此以上皆言黜惡崇德之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養老必於學者學以明倫也庠之言養也膠之言糾也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陳祥道所言又與諸儒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皇收冔皆冕名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深衣白布衣燕衣黑衣也縞衣亦白布深衣也玄衣緇衣也夏尙黑殷尙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諸侯朝服卽天子之燕服諸侯之行燕禮亦服之。○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乞之有音又。憲法其德行也。記

其惇厚之德于史曰惇徵其禮者殺其拜説之禮不欲重煩老人酬荅也○內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陳氏曰天子之養老有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亦三仲春季春仲秋也燕禮脫屨升堂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夏后氏以饗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殷人以食禮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日食周人脩而兼用之皇氏曰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盡饗以致其殽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天子諸侯養老之禮同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八十則足一跪而首再至備再拜之數耳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矣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也然他命則亦必然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宿肉隔日備之也貳副也不使膳食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九十則寢處之所恒有庋閣之飲食膳與飲隨其所遊而為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年既衰老則豫為送終之備歲制謂棺也時制者衣物之難得者也易得者則月制至九十則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紟衾冒見喪大記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

十日有秩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問其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齊音齋○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之禮致政還其君事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養老之禮畢即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

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從政即從力政也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音鰥○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音音食音嗣○瘖不能言聾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器猶能也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以廩給食養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由右由左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皆言行於道也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

老不徒食。徒食謂無羞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此內則文也與此重出而微有數字之異。其父母在二句移入曲禮餘皆附于此。○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於八十九十者其禮殺於百年如天子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天子之前恐煩天子問也天子西行則東行者亦如是如有欲言政者則君自就而問之舊說甚晰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注云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

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不有大故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祭義○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四馬之車立乘安車者一馬小車坐乘也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己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有越國而來問者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証故告以制。曲禮○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貴富者以富其民為貴也貴親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是也四代之治隨

時救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古者覲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若儒行之命席也。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辟音避。○少者不以肩並長者之肩。當差退也。兄之齒則爲鴈行之差錯。父之齒則直隨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遺棄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蒐狩矣。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隆。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西學即西郊之學。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大音泰。○割牲。制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祭義。○此以上皆言尚德貴老之制。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

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天子視學之日。于初明之時。學中擊鼓徵召。警動衆聽。使學士早至。天子既至。乃使有司攝事。興衆常禮。祭先師先聖。主于視學觀禮。故不親祭也。視學在虞庠之中。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立學。有釋奠先老之禮。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設席位也。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

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出迎三老五更入門作樂發其歌咏老更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天子反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歌畢而旅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詩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致美極也故曰禮之大者也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蓋樂之所感達神明興德性正名位辨差等於是上下之義以行其禮之所係如此於是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得與禮席者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終皆徧及也幼字衍文記事者後王養老記前代之事也○文王世子○此以上記天子視學之制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禡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去聲齊側皆切○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戒其瀆也○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曾子問○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司馬掌政而發車甲則命司徒是官聯也○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建戈刃曰兵車取其武猛曰武車旌向威武故舒散若垂綏然玉金象木四路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旌於竿也史載筆士載言史載

筆以書未然之事士載言以閱已然之事前有水則載青旌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也是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虎威猛亦士師之象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摯獸虎狼之屬貔貅亦威猛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鄭讀勁今讀如字○軍旅之行以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為軍陳又畫招搖北斗七星於旌上以急繕其怒急迫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進退有度者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局部分也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不相踰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曲禮○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先刃向

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爲尊。其行伍皆尊向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向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少儀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少儀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嚭普彼反。○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疫病之人也。太宰行人皆官名。陳亦有太宰嚭。疑吳嚭之訛也。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二毛。斑白之人也。王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嚭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檀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工尹楚官名。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檀弓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者屯軍之壁。○曲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甲衣。韔弓衣。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檀弓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於葉切。○厭冠喪冠也。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檀弓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檀弓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重通作童。○禺人即務人。一曰公爲。息。禺人歎息也。鄰字疑誤。左作嬖僮。疏云戰于郊。戰于郎。爲二事。是郊頭郎邑也。○檀弓。○此以上言行師之制。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音干。○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爲此三者也。乾豆。腊之以爲祭祀之豆實。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掩襲而舉羣取之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音緌。○殺。獲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

羣。士不取麛卵。君大夫士位有等級。故所取亦有限制。○曲禮○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皆順時序。廣仁意也。○此以上言田獵之制。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三刺。三次問其當殺之罪。先羣臣。次羣吏。及庶民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於是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有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制。斷也。天論。天理也。天刑本乎天理。故雖其郵咎甚輕而當罰之罪。亦必與事相附麗。乃爲合乎天論。而刑當其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氾作汎。○此申言卽天論之意。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所犯雖同。而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言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成獄詞者。犯者之辭已定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自上而下。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凡作刑罰。輕無赦。刑

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疏曰。例是形體。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鷸冠瑵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以機巧。行僞四句。皆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鬼神時日卜筮。若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者爲害甚大。故不聽而殺之。○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

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粥音育。○此所以禁民之不敬。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中去聲。○此所以禁民之不法。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所以禁民之不儉。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中去聲。○此所以禁民之不仁。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少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邦

晏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瞿音屨斷丁玩反壞音怪。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而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檀弓○刑不上大夫。大夫有罪以入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故不上而別制大夫之刑。曲禮○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

政示弗故生也不及以政賦役弗與也且不授之田不周其之以示弗欲其生之意○刑人不在君側。閽弑吳子餘祭是不知此禮也。曲禮。此以上言刑對之制。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言有心之固結不若眞心之感孚。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平聲識音志。壹似言甚似也。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服音匍匐。○介夫甲士也孔子善其識治體又言晉以宋得人心而不伐雖微小之晉而天下莫能當矣。檀弓○仲尼之畜狗死

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封音窆。○因埋狗而及馬又因馬而及路馬。檀弓。此以上皆記仁恩感人而及于愛物之大畧

緇衣第三十六

陸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

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石梁王氏曰此倣論語爲言。○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遂遂也言倣之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詩作覺。○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梏大也直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綍與紼同。○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

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讀作告。○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鄭本作章義今從之○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卭音窮。○癉詩作癉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迪之不行也。○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

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音攝。○案此文見逸周書。乃祭公謀父將歿而告穆王之詞。以爲葉公悞。○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兼引之。皆爲不親賢之證。○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

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天讀作先。○溺爲其所陷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雅同牙。○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爲定。乃讀資爲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格。舊法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

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鄭讀爲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

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寡讀爲顧今如字周田觀讀爲割申勸○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純注作爓偵當作貞○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月令第三十

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鄭目錄云名月令者以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杂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注云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疏曰月令昏明中星不與歷正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體有廣狹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早見晚沒暗者晚見早沒此但舉大畧耳餘月可知義疏云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連之其廣十度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謂營室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其廣十度乃白虎之身其前有觜觿虎之首古法先觜後參今法先參後觜以觜今無度故轉以參度屬觜觿每方七宿以七政木金土日月水火爲序則今宿云參火觜水其日其實不異也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鈎乃蒼龍之尾

其日甲乙注云甲之言甲也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太皥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其虫鱗東方七宿龍象也故有鱗蟄者屬木其音角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角數六十四律中太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太蔟貫律長八寸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其數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味酸其臭羶皆木之屬其祀戶祭先脾注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

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云木克土故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記是月之候來自南來北天子居青陽左个明堂北偏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明堂之制與太廟大寢同倣井田遺意有九室焉除中央太廟太室外有八室而四偏四室分爲八室隨其時之方位開門共十二室十二月分居之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居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鸞青鳳麥生于金王死于火王而其位東方羊兌畜兌陽長而陰消食之順陽義也疏以達者文理麤疏而通達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

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謂告也。迎春迎青帝。配以太皞。從以句芒也。後倣此推之。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離。鄭讀儷。又如字。貸與忒同。○宿。日所在。離。月所歷。經紀者。進退遲速之度。初者。歷家推步之舊法。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日。上辛也。郊天祈穀。配以后稷。元辰。郊後吉日也。參。參乘者。保介。勇士為車右而衣甲者。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

及御人。皆是參乘者。御。侍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田。田畯。舍。居也。封疆。田首之分職。步道曰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封疆有界限。徑術有廣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畯脩之。審而端之。相其所宜所殖而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教學者以習舞之事。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夭。烏老切。○夭。方生者。飛鳥。學飛之鳥。毋麛毋卵。麛。獸子。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骼音格。胔音漬。○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自我起。則必有天殃。天道地理人紀三句總結上文也。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人君孟春行孟夏之政令。則孟夏之氣乘之。蓋施令一失。三才俱應。雨水。天也。草木。地也。國之恐。人也。後倣此。其或先或後。則以其害有輕重耳。○此巳火之氣所泄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猋。音標。○此孟秋申金之氣所傷也。猋風。風之回轉也。爾雅。扶搖是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此孟冬亥水之氣所沍也。摯。傷折也。首種

稷也。百穀惟稷先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餘月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弧近井。建近斗。井斗度多。其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卯律長七寸有奇。言陰夾助大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黃鸝鳥。鷹化為鳩。化者。反歸舊形之謂。鳩。布穀也。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安。不摧折也。存。亦安也。擇元日。命民社。

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又擇甲日之善者與召誥社用戊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肆，陳尸也。掠，捶治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以施生時至，故以為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禖之神也。言禖者，神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容止，房室之事。凶災，謂父母。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庚音杜，甬音勇。○概，執以平量器者。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少舍，暫息也。大事，軍旅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亦竭也。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音獻。○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後開冰。上丁，上旬之丁。必用丁者，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習舞、釋菜，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太牢祀高禖，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之。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酉金之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掠音亮。○子水之氣所淋也。行夏令，則國

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午火之氣所泄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牽牛，河鼓也。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牛宿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故；洗，新也。物皆去故就新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鴽，鴾鶉之屬。萍，蓱也。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于神坐，以祈蠶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五覆五反，詳視其罅漏傾側也。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音鉤。內，入聲。○內，各畜閉藏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塞，入聲。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翳音瘞。餧音委。○罝罘，捕獸者。羅網，捕鳥者。畢，小網長柄，以掩兔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餧，餡之也。藥，毒

藥也。七物皆逆生道者，故禁之。九門，王城面各三門，南三門，王之正門，不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
月則皆禁之。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
于桑。具曲植籧筐。籧音舉。○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鵀，即頭上戴勝也。曲，簿也。植，槌也。所以
架曲與籧筐者。籧圓而筐方。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觀去聲。○毋觀，不得為容觀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登，成也。分繭分
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
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五庫：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法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

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悖者，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膠，秋合三材
之類。累定禮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云：其禮亡。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
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上聲。○累、騰，皆乘匹之名。命國難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難，禮。周官方相氏掌之。裂牲曰磔。除禍曰攘。春者陰氣
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
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于此時行之。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
木皆肅，國有大恐。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萎縮。大恐，訛言也。孟春有恐火訛也，此行冬
令，當訛言大水，漢之尚嘗止之矣。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

收。丑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
起。戌土之氣所應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實沈之次。翼，南方火宿。女，
北方土宿。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炳；丁，成也。火炳於丙，成於丁。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
精之君。其神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其蟲羽。南方七宿鳥象也，故有羽者屬
火。其音徵。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徵數五十四。律中中呂。中呂之中，仲通。○中呂，徵
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長六寸有奇。其數七。七者，火之成數。其味苦。
其臭焦。苦焦者，火之氣味。其祀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設主於
灶陘，祭畢，後設饌於奧以迎尸也。祭先肺。陽位在上，肺亦在上，為尊。一云火克金，故祭先肺。螻

蟈鳴，蚯蚓出，螻蟈，蝦蟇也。陰物之伏者。蚯蚓，陰物之屈者。皆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
色赤，感火而成。苦菜秀。火味苦。天子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乘朱路，
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
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者，祀炎帝、祝融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將飲
酎也。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養壯佼，行爵出祿，必
當其位。太尉，秦官也。壯大，佼好。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

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斷。許捉反。是月也。天子始絺。細葛。命
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
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之新氣尤盛。
以彘食之。散其熱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
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
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謂后
妃獻內命婦之繭于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
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
一。其餘入已。而爲其夫造祭服。受桑多則稅多。少則稅
亦少。貴而卿大夫之妻。賤而士婦。無長幼。皆稅十一也。

禮記纂編 卷之九 三十 汲古閣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重釀之酒曰酎。所謂爲春酒以介眉壽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申金之氣所泄
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寅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南方
木宿。八星。廣三十四度。亢。東方金宿。四星。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廣十六度。其日丙丁。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午律。長六寸有奇。草木蕤然。陰用事而陽爲賓。故名。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反舌。百舌鳥。以陽

斂而鳴。以陰收而息。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
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是月
也。命樂師修鞀鞞鼓。鞀。鼗同。鞞音椑。○鞞所以裨助鼓節。三者皆以節樂。故修之。均
琴瑟管簫。皆以宣音。故均之。執干戚戈羽。皆以持舞。故言執。調竽笙篪
簧。篪音池。○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即笛也。長尺四寸。陳氏曰。詩言左執簧。則簧當別爲一物。又按笛簧
呂覽作壎篪。則土音不闕。而入音皆備矣。飭鍾磬柷敔。柷如漆桶。合樂之始。敔如伏虎。節樂之終。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陽氣盛而常旱。山川
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者。吁嗟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上鞀鞞十九物。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邑。百辟卿士。如古者上公

禮記纂編 卷之九 三十 汲古閣

句龍后稷之類。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雛。雞也。含桃。櫻桃也。令民毋艾藍以染。艾。刈通。○注云。此爲傷陽氣也。此
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毋燒灰。○灰。依呂氏春秋作炭。毋燒炭。不伐薪也。毋暴
布。布者。陰功所成。不以陰功干盛陽。門閭毋閉。順時氣。亦散暑氣也。關市毋索。索者。
搜其匿稅也。時氣盛大。故亦行寬大之政。挺重囚。益其食。挺。拔出也。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
假。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妊孕已遂。故別其羣。馬政。圉人師掌之。是
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欲起。此陰陽爭辨
之際。故感陽氣而長者生。感陰氣而成者死。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
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齊。齋同。○皆以養身心。備

陰極也。致和。厚滋味。而極其和也。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刑依呂氏春秋作徑。○毋徑言毋任意妄爲也。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定。而至于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矣。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解脫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皆順陽明之時。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子水之氣所傷也。雹中虛。陰脅陽也。凍上實。陰奪陽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卯木之氣所淫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酉金之氣所泄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南方土宿。八星。廣十四度。鶉火

之次。火。大火。心星。東方陰宿三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長六寸。林大。鍾聚。萬物大聚也。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蟋蟀未能遠飛。但居其壁。學習。雛學數飛也。腐草爲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秩芻。養犧牲之常芻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音二。給級同。○法故。舊法故事也。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神農。土神。主成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水潦盛昌。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

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音肉。薙音替。○溽。濕也。土氣烝鬱而成濕暑。燒薙者。燒所薙之草。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鮮音仙。辰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妊孕多敗。戌土之氣所應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丑土之氣所應也。

中央土。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在辰戌丑未之末。而未月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一令于此。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軒轅氏。上德之君。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爲后土之神。其蟲倮。倮力果反。○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非是。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

律皆有宮貫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土寄旺于四時宮音亦冠于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霤力又反。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祭邑曰霤神在室祀之設主于牖下。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閎音宏。閎寬廣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在巳南方火宿鶉尾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庚更辛新也少皞金天氏蓐收

少皞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有奇夷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九金之成數秋陰氣出故祀門先肝金克木也。祭邑曰祀門者秋為少陰其氣收成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順時令也。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乘戎路駕白駱。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決曰斷四者皆命理獄之官瞻之察之視之審之嚴者謹重之意。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陽贏而陰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坏音培。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故為水潦之備。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此與祭義嘗之時出田邑相反。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大音太。亥水之氣

所泄也蟹有食穀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雨故致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寅木之氣所損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巳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音攜。角宿在辰壽星之次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桑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正半今時憲書乃十度者為觜在上參在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二十八宿不可闕一故先參後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長五寸有奇漢志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

鳥養羞盲風疾風也來自北而南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天子居
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
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行猶賜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小者玄冕之一章大則袞冕之九章也衣長而裳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爲寒備者也故故法也冠帶有常因制衣服并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
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當謂值其罪抑彼聽我曰枉屈已就彼曰橈枉者凌弱橈者徇強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

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
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中當並去聲○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也物色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五者謂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以犬嘗
麻先薦寢廟麻始熟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
修囷倉窖音教○四者皆斂藏之備穿地隋曰竇方曰窖圓曰囷方曰倉乃命有司趣
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始爲禦冬之備也乃勸種麥毋或

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罪罰也是月也日
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坏步回反○坏益也坏其蟄穴之戶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
斗甬此與仲春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數者陰陽之數類者生殺之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
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爲大火故不雨且有大訛之驚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火之氣所傷
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之雷也先行者非時而發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虛北方陰宿二星正直廣九度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無射戌律長四寸零班固曰射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隨陽以始無厭射也鴻鴈
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荅反○鴈以仲秋至者爲主季秋至者爲賓爵化爲蛤飛化爲潛也鞠色非一言黃者秋令在金金以黃爲正也天子
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納通○注云內謂收斂入之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藏祭祀之穀曰神倉祗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至凝聚而至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吹主樂聲而言）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帝者即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嘗秋祭之名周之嘗以仲月此以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制數也此亦秦制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僕戎僕及馭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以馬駕車又載旂羽之旐龜蛇之旐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于是司徒插扑于帶于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厲飾戎服也主祠典祀者也）是月也草

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伐木必因殺氣）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俯垂頭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供養膳服之具也祿秩之不當恩所濫加也供養之不宜侈僭踰制者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季進也）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未中東井主之）冬藏殃敗（寶窖之藏為水所侵）民多鼽嚏（未土之氣所應也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坼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止息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在寅析木之次也）其日壬

癸（壬任也癸揆也此時萬物懷妊於下揆然萌芽故以為日名）其帝顓頊（高陽氏黑精之君）其神玄冥（水官之臣左傳云少皞氏之子修及熙為玄冥）其蟲介（介蟲龜為長）其音羽（羽音屬水）律中應鍾（長四寸零班固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鍾聚也）其數六（水成數六）其味鹹其臭朽（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其祀行（冬陰往而陽來故祀道路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他如祀門禮）祭先腎（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蛟屬飛化潛也）天子居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黑深而玄淺旂色淺衣色深玉亦用自然之色黍秀舒散屬火）

此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其器閎以奄閎者中寬奄者上窄象物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為國事死者孤寡即其妻子也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以察吉凶於是有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者則罪之無有隱匿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申嚴仲秋積聚之令坏城郭戒門

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要塞之塞先代反○徯徯徑野獸往來之路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如下文所云也衣裳有精粗襲斂有多寡棺槨之厚薄塋之大小丘壟之高卑皆以貴賤為辨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致如字舊讀緻當去聲○效呈也致密也勒刻也行猶治也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飲酒亦在此時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祀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禽祭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火之氣所損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方氏云雪霜不時寒氣遷也小兵時起金氣盛也土

地侵削揫斂之致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故大風中宿直參伐為兵而中陰氣尚微故兵小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斗在丑星紀之次東壁西方水宿巳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長九寸班固曰鍾動也陽氣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也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交猶合也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飭死事謹飭戰陣者必有死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

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
喪命之曰暢月房藏也暢充也萬物充實于內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
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毋有不禁淫婦事之過為奇切者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
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
大酋監之毋有差貸貸音忒○大酋酒官之長湛漬而淅之也熾蒸吹也六物謂必齊以
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惡其不收斂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惡其强暴
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動也君子齊戒處必
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聲謂樂也易及樂緯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香草荔馬荔一名鐵掃帚根
可為刷○乾隆二十二年冬至日
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
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于夏則疑禮經傳習不無
承譌嘗著鹿角記為之辨詢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
長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麈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
否解角令御前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蛻角或雙或隻
正與節候相叶並持新蛻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為之頓
釋說文有訓麈為麋屬之語名苑又稱麋大者曰麈然
三者迥然不同北人知之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輾轉
訛舛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為著說以識並
著將此交與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
改麈為麋俾示信四海毋仍昔誤欽此日短至則伐
木取竹箭大曰竹小曰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
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火氣乘之應于來年氛霧冥冥亦火氣所蒸雷乃
發聲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雨雪雜下曰汁國有大兵酉金之氣所淫也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
咸竭卯中大火之所主也民多疥癘卯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女在子玄枵之次也婁西方金宿三

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
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朽其祀行祭先腎漢志曰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聚物也大呂長八寸零鴈北
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北堂
東偏也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下及虛人又以陰氣極
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
陰氣也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
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
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
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征鳥厲疾
或然也出作也丑為牛土能制水故作之

征鳥鷹隼之屬。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句芒、祝融之屬。神祇，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親往者，爲薦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腹堅者，水之內堅厚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皆豫備東作之事。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于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秩，常也。燎，夜燎之用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日月星辰皆運行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言在上者當令民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之者，慮來歲之變。論之者，防來歲之差。此所謂異宜也。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列，謂國有大小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同姓諸侯供之。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歷，猶次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戌土之氣所應。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夭，方生者。國多固疾，久疾也。命之曰逆。辰土之氣所應。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土之氣所應也。

明堂位第三十八

疏云：鄭目錄云：記諸侯朝于明堂所陳列之位也。于別錄屬明堂陰陽。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曰斧依。天子，註云：即周公也。謂周公攝天子位。夫周公但攝政耳，未嘗居天子位也。王莽居攝，皆自此等說啓之，誣聖人，害世教，其罪大矣。宜與下文毀天子之位并刪。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言位者，朝位也。下言國者同。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于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九牧謂之采，采者，采取方物而貢之，所謂千里之外曰采也。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四塞，九州外之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鬼侯鬼方國之侯脯者殺人以爲薦羞惡之極也踐位致政蓋因洛誥有復子明辟誕保七年之文而附會之耳辨見書傳。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七百里之說朱子信之今以魯頌所載山川土田附庸及春秋傳所載地名證以今繹地里志益信天子禮樂之賜乃記者之謬說謂惠公所請者猶爲近之孟春建子之月大路殷祭天之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旗屬于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天子之旗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季夏建巳之月白牡殷牲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犧音莎又如字。○犧尊者刻畫鳳形娑娑然也又云爲犧牛之形象尊以象骨飾尊又云爲象形也山罍刻畫山雲之狀于罍也鬱尊盛鬱鬯者黃目黃彝也卣罍之類以黃金鏤其外爲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篹損管反琖側限反散去聲梡音緩嶡音蹶。○瓚形如槃容五升飾以玉大圭爲柄薦薦菹醢之屬玉豆飾以玉篹籩也雕飾其柄玉琖夏時爵名仍雕者因爵形而雕飾之加者夫人亞獻于尸也用璧角即周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梡夏俎名嶡梡形四足如按嶡則加橫木于足中央蹶距之形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裼音析昧音妹任而林反。○朱干赤盾玉戚以玉飾斧柄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房太廟之東南室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省依注讀爲獮。○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獮秋田名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檐下復有板檐免風雨之壞壁刮楹達鄉鄉去聲。○刮楹以密石摩柱也每室四戶八窗二戶相對故云達鄉反坫出尊反坫在尊之南故云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康安也措之得所則不危重圭故爲高坫以安之疏屏者刻鏤于屏使文理疏通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綏讀爲緌。○交龍爲旂注旄牛尾於杠首曰綏大白大赤白色赤色旗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白黑相間曰駱蕃鬣赤鬣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

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畫禾稼也。爵則爵之形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夷讀爲彝，法也。爲餘尊之法，而刻畫雞形。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柄頭也。龍，龍頭。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讀爲凷。籥，如笛三孔。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文武之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米廩，魯藏粢盛米之廩。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足謂四足也。楹謂貫之以柱也。縣，縣于簨簴也。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音筍。虡音矩。○橫曰簨，植曰虡。以懸樂器。飾以龍形。崇牙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殷人于簨之上施崇牙，以挂鐘磬也。周人則又於簨上畫爲翣，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于簨之角焉。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敦有蓋者。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音矩。○椇者，俎之足間橫木爲曲橈之形，如椇之枝。房，足下跗也，俎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苦瞎反。獻，音莎。○楬，不飾也，木質而已。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此四代祭服之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各祭其所勝。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周亦尚明水，而不尚酒。記者誤。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音緌。綢音叨。○注云：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周則彌文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其言多誣。

燕義第三十九

疏云：鄭目錄云：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鄉，去聲。○適作敵。案爾卿下當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八字。少進，稍前也。定位，定諸臣之位也。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

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

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庶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遞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于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之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

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云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學太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故燕義載此以為說義疏云此必他書斷簡掇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就位於下字遂取以附此耳今姑另斷為一章按呂氏又云刪之為當今取以附于本篇之末云

聘義第四十

疏云鄭目錄云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陳氏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出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爲序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疏曰此明傳命時揖讓升

階之節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大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疏云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而拜之義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賓私以已禮物覿見主國之卿大夫曰私面私以已禮物覿見主國之君曰私覿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賓來時執圭璋以爲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注云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

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呂氏曰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是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瑞也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餼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三牲備爲一牢餼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記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食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古之用財者不能皆如此豐厚然而於聘禮則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爲禮以制之故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

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故音干。○疏云此明聘禮而兼及射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碈音民。○碈石之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槁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一說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之

鄉飲酒義第四十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此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但此篇有四事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習射飲酒三也黨正蜡祭飲酒四也古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學中名爲鄉先生使教鄉中之人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升之必用正月先爲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者爲賓次者爲介又

次爲衆賓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州則一年再飲以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一飲以黨正爲主人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謂之鄉射。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觶之豉反絜與潔通。○庠鄉學也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

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飲酒既盡復拜皆所以致其敬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僎音遵。○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介僎象之三賓者衆賓之長所以

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先儒謂三大辰心也伐也北辰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朱子曰自賓主象天地以下至禮以體長幼曰德及後章立賓以象天以下至篇終皆牽合附會迂滞之說不足深究其日月三日而成魄尤爲紕繆說見篇末。○陸氏曰日君象月臣象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賓近賓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

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呂氏曰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通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乎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而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誠之而至於誠乃天道是亦聖人也術猶藝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

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旣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賓旣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者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于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爲觶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所謂孝之孝。當作教。注云。此一節言黨正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也。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疏曰。主人旣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衆賓禮殺也。方氏曰。主酌賓爲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二賓。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

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閒去聲。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

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音脫。下朝音潮。莫音暮。○此言前者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而坐燕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君子朝以聽政。而後行鄉飲。夕以脩令。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飲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能于安樂燕飲之時。不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總結上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此以下覆說上文之義。前文天地共言。此析言之者。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言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介在西南。象月出也。天地日月三光者。政教所從出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狗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故祖而法之。亨于東方。騐海水之委也。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天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為左。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太古無酒。以水行禮。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偝音佩。愁依注作揫。○蠢者物生動之貌。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

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云。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則謂月十六日。月始缺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反之甚耶。此其大義本不足言。而疏於此亦當削去。今特著之。以明此記者之謬。不足深究云。○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按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併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此特補之。賓坐南向。故以東西分左右云。○少儀

禮記薈編卷之十

後學楚安鄉潘相學

禮器第四十二

（疏云。鄭目錄云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陳氏又兼行禮者用器而言。）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人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麴糵利於為酒醴。桐竹利於為琴笙之類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殺。去聲。○匡猶恇也。）○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革音棘。○革。急也。猶與猷通。）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此天子朔食之豆數。）諸公十有六。（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諸侯十有二。（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椁之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

也。婁見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記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之義。故無介也。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位尊者其飽以德。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食力。自食其力之人也。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大路。殷路。最質。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爲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爲之。大路。車樸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云爲七就。誤。圭璋特。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琥璜爵。琥爲虎之形。璜則半璧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鬼神之祭單席。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爲溫暖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

是尊者小。卑者大。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神。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爲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封土爲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棜。皆承酒樽之器。木爲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也。棜是舉名。禁者。因爲酒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棜。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纁。赤色。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已相背。亦刺於裳也。纁如裳。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袞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爲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

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備則又從朱起。衮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繅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一作瑑，丈轉反。大羹之大，音泰。越，音活。犧，素何反。鼏，莫歷反。樿，章善反。杓，市約反。○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爲鐫刻文理也。大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樸素無飾，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犧牛之形，讀爲娑，音者謂畫爲鳳羽娑娑然也。此尊以麤疏之布爲覆鼏。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制備物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

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以上皆言禮器之備。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摲，所監反。○注云：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爲母期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討猶去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摲而播，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此以上亦申言禮器大備之意。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兩君相見必有介以伸賓主之情不則太愿慤而無禮文矣賓初至大門外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不則太迫蹙而無禮容矣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介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惡音呼惡池即滹沱〇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擯詔告道賓主者也詔或為紹〇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〇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〇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〇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此以上皆統[illegible]禮之為器之重而歸本[illegible]忠信也

禮運第四十三

疏云鄭目錄云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〇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〇芮氏曰禮運兼運會運行二義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蜡音乍觀去聲〇蜡賓為蜡祭之賓也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法以示人嘆魯者或祭而失禮或因舊章而思古也英英賢之臣也思大道之行與英賢所為蓋夢見周公之意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分音問〇外戶者戶設於外而闔之向內也大同公道大同也大同小康有老氏意恐非孔子語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
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
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
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
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埶音勢○在勢居王者之勢位也言在位而不行此五者則衆
以為殃民而廢黜之小康小小安康之時也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
正也本於人者天理之節文也殽效也效地之高卑之勢為上下之等也後章殽以降命以下乃詳言之
列于鬼神禮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事人事之儀則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
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或謂
即夏小正坤乾謂商易歸藏首坤次乾也等列也吾以是觀之謂吾但觀此二書而已他不得悉聞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捭音百汙烏花切抔音掊桴音浮○燔黍以黍
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
手掬而飲之也蕢桴摶土塊為擊鼓之椎也土鼓築土為鼓也上古人心無偽雖簡陋如此亦可以交神鬼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
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上聲苴茲于切知首鄉並去聲○魂氣在上故升屋招之皋者引聲
之言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為含也苴熟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裹熟肉為遣送之奠也天
望地藏謂天而招魂藏魄於地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
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橧音層○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後聖有

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
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
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字當從竹範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水
曰模以竹曰範皆鑄器之式也範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泥土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
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酪醋也治湅柔之類也取法往聖故云從其朔故玄酒在
室醴醆在戶太古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名曰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醴即周禮醴齊酒之
一宿者醆即周禮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也二者皆後世所為故醆之列於室內而稍南近戶也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醍音體○粢醍即周禮醍齊紅赤色又卑之而列於堂澄酒即周禮
沈齊其滓沈也又降在堂之下矣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祭玄酒以下上古之禮號其殽以下中古之禮合亨以下當世之禮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傷壞也事守世守之事也言周公之教衰於子孫之僭禮○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作嘏○行常事古法則有自然之大福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也若祝嘏辭說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則君臣悖禮而爲幽昏之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醆夏爵斝殷爵惟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若列國用之是僭上之君也尸君君字衍文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脅君見脅於臣之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家臣不能具官祭器惟公孤得全備僭食無奏樂之文反此者是尊卑無等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

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總承上文言大夫不知國與家之分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田畿內之田采采地之祿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舍去聲○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非大史執簡紀奉諱惡則以天子之尊慢人之宗廟矣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謔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儐音擯○接鬼神如賓故曰儐故政不正則君位危

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也疵病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音效○殽效法也效地者效其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也祖廟者尊尊親親仁義之所始也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興始於宮室故本五祀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

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天地鬼神之所存也。聖人法而處之。而
禮以序。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鬼神之所樂也。聖人
觀而玩之。而民以治。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
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
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
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
死而患其生。三明字。讀爲則。○此承立於無過之地而言。○故用人之知去
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言用人者當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變讀爲辨。其死有分辨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
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
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
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
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
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音能。○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
而爲之也。辟開闢其十義之途也。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而直欲取之也。飲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

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
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欲一以窮之。欲一一窮究而察識之也。故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以變合而
言。會者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
五行之秀氣也。○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一陰陽也。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
時。月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而
後月之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朓朒之失也。五
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動運也。竭

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始。如環
無端。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五
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六律六呂。皆候氣管名。律。法也。又述也。呂。助也。言助陽
宣氣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律。大呂夾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律。總而言之。十二管皆可
稱律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
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
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簇
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
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
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
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
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
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也。還相
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
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

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宮。太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詳見圖說。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以酸。夏以苦。而六和皆相爲用。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青赤黃白黑。並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春衣青。夏衣朱之類。畫繪者各以其時之色爲質。而間以餘色。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心以理言。端以氣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

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之類列者。詳列以示民也。十二月。各有分限。不踰。則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徒。如徒侶之相依。質。猶正也。考。成也。治人情如治田。則人皆知親依之所。如家之有奧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鮪。音偉。淰。音審。獝。况必反。狘。許月切。○淰。羣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龜能前知。使人有所決疑。故不失其情之正。○石梁王氏曰。行至此。太迂遠。何所無龜。○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瘞。音瞌。繒。宜爲贈。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此言祭祀之禮。先王所以重之者如此。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

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此承上文祭帝於郊等禮而言。○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從此分出。聖人制禮。本之以降其命令者。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養。讀爲義。○此亦前章本於天。殽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殽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之爲柄也。分

謂月以爲量也。藝，節功有藝也。居人猶言在人。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八者，行之必有財貨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竇，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糵而成味。君子厚於禮，小人薄於禮，亦猶酒之有醇醨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

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皆聖王修道之教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所以達義，故義之實卽禮也。義隨時而制宜，愈析而愈精，故三代損益不相襲，至孔子而更密。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分，去聲。○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以義爲分限，心以義爲品制。合乎事理之宜，而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曰得仁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

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音尹。○自此以至終篇，皆發明大順之義。言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事之大者積於前而不膠滯，事之不同者並行焉而不紕繆，雖小事而無失，雖深窅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閒，接連而無彼此之爭，並動而無相害之患，皆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不至於危亡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殺，色介切。當，去聲。○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儉者不豐，隆者不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侈；合上下，不使之危也。聖王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於山則不徙之居川，安於渚則不徙之居中原，故民不困敝也。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又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月令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先是用金必時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用木必時也飲食則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是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於農隙凡此皆是以順行之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螟蝗之災也凶饑年凶穀不熟也妖謂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蘖謂禽獸蟲豸之怪史家五行志所載代有之疾患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

順之實也棷音藪。器爲銀甕丹甑車爲山車垂鉤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也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璧七十圭七十二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也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此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仲尼燕居第四十四

疏云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于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于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給者足恭便佞之貌語終而復言者甚言給之爲害以警子貢也子貢辨近于給。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夫音扶食音嗣。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爲問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領猶治也

好善也即釋回增美質之意。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三族父子孫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注云凡言得者得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宮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

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
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
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
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
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
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倀音昌○
倀倀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

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
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
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
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
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
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縣音懸闋苦穴反○知者知其理事之者猶其儀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
聖人之道也此下乃言諸侯相朝之禮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

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
薄於德於禮虛繆音謬○素謂質樸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子
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
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
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窮不通也夫子
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足以傳此不達禮之名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
終之以古人之言○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
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子張復問子曰

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
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
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
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
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
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
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室而無奧
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
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

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
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
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孔子閒居第四十五

疏云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日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敗謂禍災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
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
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
至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注云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恩意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
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
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

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
之喪也其音基逮音棣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
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
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子夏曰
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
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

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
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疏云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微至著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
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
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
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勞鄭讀去聲今如字○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爲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言天地之無私也載猶承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露見也聖人之至德與天地之教均一無私而已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與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爲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爲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爲之生賢佐以輿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爲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弛式氏反大音泰○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樂記第四十六

漢河間獻王作樂記二十四卷成帝時王禹獻入秘府其書遂亡此乃劉向校書時所得與王書不同又按孔疏鄭氏目錄依劉向別錄分十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理皇侃作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史記樂書合之而畧更其次第今依別錄原次釐之又按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書久亡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志反而樂之樂如字○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聲之倡和相應無常故生清濁高下之變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和合次序成就方法則謂之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也此第一節言樂之乖和本於人心所感之邪正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噍子堯反殺色界反嘽昌善反○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和則不乖柔則致順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第二節言人所感之邪正本於政治所行之得失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

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昌廉反。懘昌制反。
○怗懘。敝不和貌。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桑林之間。桀樂也。濮上。紂樂也。
路史云。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鄭氏又云。桑間在濮陽南。凡音者生於人心者
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
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
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倫人倫理。物理。
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幾。近也。禮樂猶中和。樂以禮爲體。故知
樂則近於禮。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食音嗣。疏音疎。
倡昌諒反。歎他旦反。○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以其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

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
矣。和胡卧反。○祫祭之禮。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致五味之珍
美。故悅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
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
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此第三節。言先王制禮樂平人心之好惡。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知平聲。上知體也。下知用
也。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

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
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
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
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
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此第四節。又推本於人生而靜之初。見好惡之失其平。皆由於物感。而非
先王無以平之也。

右樂本章第一　史記樂書同。孔氏曰。此一章名爲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心而

生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合情者樂和於內則不至於離飾貌者禮檢於外則不至於流飾者檢飭之意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仁主親義主敬樂之和即仁禮之敬即義仁有義正故民治行上言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也此第一節言禮樂之同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和出於中序著於外和則情安故靜序則儀著故文樂與天地

同和如乾之易知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之簡能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以敬四海之內敬身以敬四海也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亦通此第二節言禮樂之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可見鬼神不可見禮主于收斂便是鬼樂主于發揚便是神本一理也在聖人制作處爲禮樂在造化處爲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

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唐虞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時則有放伐之事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贅又音拙裼思歷反襲音習○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

樂也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有運動之意故曰由天作禮則如由地出而不可移易故曰以地制又按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此以效法之所本而言過制則失其序故亂過作則失其和故暴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者樂之辭倫者樂之音其辭足論其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中正而無邪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此唯君子知之其不與民同者也○此第三節言惟聖人君子識禮樂之情狀

右樂論章第二史記樂書鄭目錄同吳氏纂言改居第六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云
南風長養之風也其辭未聞石梁王氏曰夔作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故天子之爲
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
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
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戶剛
反其行下孟反○注云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疏云酇謂酇聚舞
人行位處立表酇以識之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注云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之
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

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天地之道寒暑
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
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
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言法天地之道以爲治善者言施於政
事而善也行象德民之行像君之德也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
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
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
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
以綴淫也綴之劣反○綴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之哀樂之樂皆音
洛分扶問反○大事若死喪凶札禍烖之類大福若以賑膳親同姓以慶賀親異姓之類分者言其有定分而
不可踰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
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樂之樂音洛○樂以賞德故主於
施禮尚往來故主於報禮樂雖在於外而其和敬皆由中出故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所自始是樂之賞德賞以
章明吾心之德而禮之報情實以反吾心之所始也按此節及所謂大輅者節史記及劉向目錄均在皆以禮
終之下惟皇氏本顥於樂象章之末今依劉本正之惟所謂大輅節與此無干今移入王制
右樂施章第三史記第四○此一章言樂之所以施於天下之意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樂音洛○著猶明也風者水土之風氣有舒疾剛
柔俗者民人之俗習有好惡取捨以樂化之故其惡風移改弊俗變易夫民有血氣心知
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
焉此以下又言音之感人心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疑
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則其民感之而悲思憂
愁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寬諸和慢綏易平也繁
文簡節多文理而畧節奏也此其衆心感者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扶粉反之音
作而民剛毅粗厲粗疏嚴厲也猛起奮末言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春秋傳
曰血氣狡憤此則怒心感者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有稜隅

也。勁堅强也。此其敬心感者也。簡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毅而故反好呼報反。○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旋轉不窮耳。所謂其愛心感者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滌往來疾貌濫僭差也。此其喜心感者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稽古奚反行去聲。○此承上文而言性情之中和作樂之本也。度謂律管之尺寸數者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如音之君尊臣卑物賤民貴義則君不可驕臣不可亢之意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人與天合天以人行使稟於天之陰

陽地之剛柔皆無偏倚駁雜之失則四氣條暢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度數禮義者皆安其位而不和奪倫是其樂真可樂乃可用之以善民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稱尺證反。○以樂教民立之學以為教之地立之等以為教之方增廣其始終之次第省察其宮商之倡和文采節奏之合也。德本厚而樂以繩之則民德益厚。宮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律而述之使相稱而不易。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而次之使有序而不紊。事本易行而樂以像之則事益行。由是德之所存事之所著之理於樂之上生下生見其親疎為宮為商見其貴賤黃鐘太簇見其長幼律陽呂陰見其男女是無不形見於樂也。故曰於樂可以觀其感人之深矣。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證。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慢易二句承禮慝而言。感感傷也。或云宜作蹙。

右樂言章第四史記第五吳氏纂言改居第二。○此一章義疏云樂言當作樂形聲之誤也。先言樂因人性感動而心術形後言樂正則倫理皆形見於樂故以樂形名篇張氏作言樂則尤誤。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辯音遍。辯偏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孰音熟亨音烹。○樂以文德為備禮以古者血腥之具為得禮意。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前言相沿為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為作者之事故稱聖。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敦和率神者敦厚其氣之同而達其陽之伸別宜居鬼者辨其質之異而安其陰之屈官猶職也言天生地成各得其職也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

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諭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云云說得粗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即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之意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依注作躋煖同暄○此即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之意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

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蟠步丹反著並如字大音泰○著明也太始百物之始生也

右樂理章第五史記第三吳氏纂言居第七○此一章言樂有條之謂理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皆從分處見合故曰樂通倫理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音負○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出也凝成也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爾訢依註音熹煦許具反嫗於具反區古侯反觡古伯反伏扶又反殰音獨殈況逼反○訢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內敗曰殰殈裂也按陳註訢與欣同考參同契朱子題辭末云道士鄒訢解云鄒即朱訢鄭注訢合云訢作熹則陳說非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

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干干戈之干揚戚揚之揚皆舞者所執也商祝習知殷禮者喪禮主質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謂三德先謂位在上後謂位在下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右樂情章第六史記第四吳氏纂言改居第五○此一章言禮樂偩天地之情故能管乎人情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猶致知之致子諒朱子從韓詩外傳讀爲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主於退讓而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樂主於充盛而抑之以節故以反爲文銷者禮勝則離也放者樂勝則流也禮以和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以節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和以濟減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節以止盈則優柔平中而安泰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中而合其宜故曰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古能字肉而救反○論而不息談論義理而不止也曲者聲之廻曲直者聲之放直繁者聲之繁雜瘠者聲之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皆言聲音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一者心也審一心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飾其節及其成文以合和於尊親附親於疏賤是樂之爲教甚神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要平聲行列之行戶剛反○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紀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

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飾猶類也儕猶輩類也左傳云喜怒以類

右樂化章第七史記第九吳氏改居第八。此一章言樂之化民之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聲感而氣應各成其象逆則為桀紂之桑濮順則為周室之雅頌感者倡也應者和也善惡之倡和各以其類相應善則為直惡則為回為邪為曲各歸其分而春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秋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夏叩羽弦以召黃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冬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

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應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情復其本然也比類分其善惡也此學者修身之要法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倫猶類也耆猶成也前言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明正聲之道聲音琴瑟堂上之樂干戚以下堂下之樂至德承上順正行義而言淸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此皆以音言之五色八風百度則言樂舞之美善也小大則何文統言聲容之盛也相成相生節前章大小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為經所謂還相為宮也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淸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閶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從律者應節至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承上文而言養其在內之樂推其在外之樂樂行而民知鄉方則君子之德著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情深則文明氣盛則化神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樂不可以為偽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

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音現拔蒲末切。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衆舞之將作必先三舉以示其方法一節終而再舞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亂猶關雎之亂歸者舞畢而退就位則復擊鐃以謹其退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迅速而不過於疾樂之道雖幽微而不隱於人是故君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情見於樂之初而知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小人聽之而知過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以爲論大武之樂今從陳氏說。

右樂象章第八史記第六吳氏改居第三。此一章首言樂之順由於順氣成象次言樂以象君子之德末又言人當放象於君子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賓牟姓賈名備戒擊鼓警衆也言武王伐紂之時以不得衆心爲憂故先鳴鼓以備戒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液音亦。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貪羨之貌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故長聲而歎其音連延不絕以待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初舞之時卽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之蚤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讀爲軒輊之軒舞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賈言此非武人之坐。然孔子言武亂皆坐則此答亦非。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賈言非武音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樂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武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象太公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而止武也。且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者曲之一終。武樂之舞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再成則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商三成則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國也五成則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則從第三位而復於南頭之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駟讀爲四。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去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於武王之事爲早成也。且女獨未聞

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反當爲及及商至紂都也投舉而徙置之辭也使之行商容使箕子視商容也弛政去苛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若還則刃向後有似於倒故

云倒載也建讀爲鍵鍵鑰也櫜所以韜兵器以建櫜閉藏之示不用也侯將帥賞其功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裨婢支反搢音進○放散軍伍而習射於郊學之中也東學之射歌貍首以爲節西學之射歌騶虞以爲節所重者禮故貫革之射自息又示之以禮服故虎賁脫劍又行祭祀朝覲耕藉之禮故武偃而文修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食音嗣○三老五更互言之也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周之成功遲歷時久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也故戒之久立之久者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者緩以待天下之化則舞武者止戈之武也修文之武也故曰勝殷遏劉）

右賓牟賈章第九（史記第十）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音貢○子贛即子貢師樂官也乙名肆方氏以爲寬大舒緩之意商音剛決故柔緩者宜歌猶之齊音柔緩剛決者宜歌之也有此德宜此歌是直己身而敷陳其德也動己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有四者之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商人即宋人也保猶安也安於勇義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

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倨音拘。中竹仲反。句紀具反。說音悅。○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子貢句衍文

右子貢問樂章第十　史記十一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

發也。旅。俱也。俱進俱退。皆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鼓陽故曰文。鐃陰故曰武也。相即拊也。言拊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雅之正也。知古樂而明修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儒音儒。獶乃刀反。亦作猱。○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優獶。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去聲。○妖祥。祥亦妖也。詩言毫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綱即三綱。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曰則附於紀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周子所謂萬物各得其理。而后和。故禮先而樂後也。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俾。當依詩作比。引詩以証德音之說。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

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喬音驕。○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溺音。濫溺之音也。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數。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雖有深淺之不同。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祭祀。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古樂無事而不用。不如溺音之祭祀弗用。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

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苦江反楬若瞎反壎許袁反篪直支反竽音于○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胡到反橫古曠反○鏗然有聲爲號令之象橫則盛氣之充滿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依注音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爲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辨於義而介於石者不能決故君子聞磬聲而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入心雖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隅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于欲故士無故不去琴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力敢反○濫之意猶擥聚也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讙呼端反又音喧○兵以動進進之權在主將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按八音不言匏土木者應氏以爲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匏亦在笙竽之中則亦未嘗不兼該也

右魏文侯章第十一 史記第九

漢書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朱子曰即今儀禮也記百三十一篇朱子曰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朱子曰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朱子曰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蒼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蒼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明堂陰陽記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顏氏師古曰即今周官禮也亡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隋書經籍志曰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蘇氏林曰淹中里名也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

闕里文獻考曰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族子咸及王臨薛曹充魯夏侯敬臨傳慶爲董鈞充傅子褒初萠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序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

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兄子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漢末馬融傳小戴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又爲之注魏王肅受學康成之門人亦有禮記注唐孔穎達等奉詔撰正義其序曰晉宋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惟皇熊二家見於世皇熊二家謂南朝皇甫侃北朝熊安生也

朱子曰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採取以益之

問呂祖謙三禮篇次曰儀禮附記上篇士冠禮冠義附　士昏禮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射義附　燕禮燕義附　大射禮　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問閒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爲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與喪服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七篇爲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又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奏之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

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刋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窮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illegible]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刋正芟蘩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

局稱迷旁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讒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舉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義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廹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

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耶

元臨川吳氏澄有禮記纂言其序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後區區掇拾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别爲記呂氏旣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商訂又不同矣其

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别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内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

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功臣已也

國朝安溪李氏光地有禮記纂編其序曰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冗而無序戴德八十餘篇旣多雜以秦漢之言戴聖雖損益之然亦不能以皆醇也其篇第又繁且亂學者病之久矣余故爲之約而序之以便温習夫古者小學之教成人之始故

第一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版 正內

先之曲禮少儀內則三篇。人道莫首於冠昏。故冠義昏
義次之。慎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祭又次之。言喪者凡
八篇。喪大記喪服小記閒傳問喪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奔喪而檀弓曾子問雜記
附焉。言祭者凡三篇。祭法祭義祭統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
於鄉黨州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
廷邦國。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
冠冕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
曲禮至此爲禮記內篇。禮運禮器以下。經解坊記表記儒行緇衣哀公
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文王世子王制月令學記樂記以上。或通論禮意。或

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王者政教之務。要
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講。爲禮記外篇。嗚
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
滅斷爛之簡編。靡有存者。而宏綱大要。可考而知。以正
聖功。以興太平。取諸此焉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
嘗以戴氏之篇。既非周旨之舊。嘗日採擷其於章句文
義。亦擇焉而弗精。苟爲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
者未竟之緒。與予竊有志焉。而非其任也。後學潘相附録
右家君爲目録非附録漢書隋誌及闕里文獻考之言以明本記源流復恭録

欽定禮記義疏所載唐魏氏朱呂氏朱子及元吳氏近日李安溪諸說文見釐編本記前人已嘗爲之此書
固與之暗合而門人海豐張聯緯又寄仁和沈元滄禮記類編其書不存本記篇名惟析記文爲編有通
論廣論五典五禮之目以夫禮者所以定親疏一段爲首則固自爲一書與諸儒之說固不同也家君景
仰前型每歎安溪大儒欲于章句文義詳論條理顧謙讓未遑求學未閎紬論乃爲其所未及爲者惜不
得就正焉未知有當否也用是悵悵者久之因命熾等附識於後丙申除日男承熾承煒承炳承焯同記

一第八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反內

己巳十一月謄寓底本
辛未八月廿一日復校
壬申十月廿三日覆校

禮記附記上

卷一　曲禮　至　曾子問

卷二　文王世子　至　禮器

卷三　郊特牲　內則

朱[illegible]在郊特牲四頁下

[illegible]

禘祫年數經無明文　王制之六頁上

鄭[illegible]

王居明堂禮　月令引九條

[illegible]不詳

[illegible]　官礼

禮記附記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陸氏釋文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謹案鄭氏目録盧氏解詁以來皆以三禮為總目故陸氏序録並序述三禮音義而以禮記為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竊謂禮以記名實自儀禮之記來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即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即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可以正陸氏說也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似未切尔

孔氏疏曰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為記也中庸是

曲禮

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謹案孔疏此段乃禮記之總目序録也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以該攝之耳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是其事也

曲禮

篇首述曲禮曰蓋古經禮曲禮本有其篇而此記撰録之也毋不敬三字一句總挈下三句則申之也思辭式皆韻如古箴銘也

若夫二字鄭氏注自爲句解作丈夫固謬然劉原父謂取大戴禮文失删此二字其實此篇諸條亦偶以提掇叙述之下文夫禮者另提禮字另提

是以另提皆此類

不好狎艸廬吳氏謂歡好至於褻狎不若陸氏釋文爲得之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朱子從陸農師聖人作爲句雲莊陳氏集說用之然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句法正與此同而陳氏不以作字爲句此當仍從舊本不以作字爲句也朱子又從陸農師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自爲句以下諸句皆然按此於諸句亦皆可通惟百年曰期頤鄭氏注云期猶要也言要盡養道而已疏言要求親意而盡養道也此則未可以期爲句矣朱子謂期居宜反周帀之義謂百年已周此則又別一義耳雲莊陳氏用朱子句義而期字不云居宜反此仍當以舊讀爲正

童子不衣裘裳程子曰裘裳成人之服也義最正大所以爲禮經也若鄭

氏注裘太溫消陰則是幼科醫書矣

拾級鄭注拾當為涉聲之誤也陸釋云拾音涉孔疏云拾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按孔疏以涉訓拾則與鄭注涉字聲誤為拾者稍有間矣拾涉音雖相近然竟以為音近致誤則鄭氏果於自信矣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其誤究宜慎也鄭注此類極多姑發其凡於此○凡說經者以訓義言則容有後師之推測以形聲言則豈容讀者之僭易乎若鄭氏之某讀為某某訛為某者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於下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為諱之

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陸依鄭許急反斂也孔疏必讀扱為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為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詳此疏中鄭義似以扱為收斂之多而吸為收斂之少歟然此經本無糞塵

多少之義何由而云織物少乎按說文扱楚洽切收也从手及聲廣韻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据此則扱音楚洽切音義俱不須改而必讀吸者何哉自仍以楚洽切為正

奉席如橋衡橋衡者必古有是語鄭注桿槔俯昂語亦有所承耳豈若雲莊集說以橋衡分二義對言乎此則後人臆測之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鄭注戒勿越廣敬也語渾未詳陳氏集說云戒慎不得踰越或謂陳氏似演說太過恐無踰越之理然古人皆席地而坐則偶值先生諸物當所行之地亦容或有之陳說是也但既當所行之地則他人之書策琴瑟在前亦豈可踰越乎所以疏言坐通名跪跪而遷之則鄭注當云坐而遷之廣敬也敬在坐遷非專指勿越也

勦說勦从刀說文作剿絕也鄭注勦猶擥也是截取之義或作力旁者非

也力勞之字訓勞義非此字也此宜從說文子小切而陸氏釋云初交反
一音初教反恐陸氏因从力之字一音巢而誤耳集韻乃以勦勦俱入初
交切而以訓勞義之勦獨入子小切是又因釋文之誤而益誤者矣胡氏
銓援春秋傳襄二十五年杜注讀書未終晏子杪荅易其辭是謂勦說而
不知言各有當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鄭注言不惰憂不在私好
惰不正之言疏言不惰者惰訛不正之言憂不在私好若好謂華好言語
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按此注疏二層當合觀之蓋惰之云者猶
言慢易耳且合上下句詳之則不惰之義明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疏按聘禮云公
側受醴是側猶特也陳氏集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謹按聘禮賓

出公側受宰玉又曰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受宰幣又曰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又曰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宰夫受觶以醴公側受醴疏側猶獨也此聘禮言公側受者似未得援以證此特義矣吕氏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此與陳氏說相近但所謂坐不安者亦非謂偏設其席也蓋心懷憂戚則身不敢居席之正中以見貶損耳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蓋自貶也愚按顔注云自貶深合此經之義若以側訓特於義未備且即以疏引聘禮側訓獨也竊謂曲禮之側坐當言自貶則聘禮之側襲側授側字義亦當言自貶不當以獨言矣

水潦降不獻魚鼈一說謂水潦降則水深魚鼈難取一說謂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陳氏集說取豐足之說謂水涸魚鼈易得按水潦降經有潦字則非水涸之謂矣此以魚鼈難取爲是鄭注不饒多也謂水潦降則魚鼈不能增多非孔疏不饒益其多之義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米云量粟云契者或以爲互義非也孔疏米可即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執契此謂米可即食故執量是也然以米粟分緩急則亦非也蓋粟是稻梁之屬自田間來甫登於場者故執契也米去殼者則於人食近便故操量耳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疏者田宅悉爲官爲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勲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按呂說是也孔疏曲爲之說豈以此經盡是周初姬公所制曲禮乎若

果以曲禮諸條竟皆周初之制則周公制禮去武王斥殷紂王杯象箸曾幾何時而引玉爵者已著於禮矣此在記禮者各有所承固不必一概論耳

上條云接下承弣注謂承弣卻手下條又云受弓劍者以袂疏謂不露手取之蓋受弓劍者以袂此句特因上句受珠玉者以掬而言惟受弓劍乃可以袂接受耳言固各有當也

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言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陸釋依鄭音勁孔疏勁利也則直以繕為勁矣但鄭氏初不言繕之讀勁何所本也則是鄭氏以意改讀矣後來陸氏佃胡氏銓皆作完繕義則於勁利義亦不相遠何苦而必改讀勁乎此非可概以宋儒順文義解經為異於古訓也且鄭讀象天帝則經無此義又不知其何所本矣豈本王莽傳威斗歟

曰西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釋文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疏亦兩從而解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此視鄭說勝矣不知鄭氏何以必云聲誤也然觀此云聲誤則其繕讀勁之類並無聲誤可言者其出意改可知矣

左右攘辟辟音避則攘不得云古讓字與避義複出矣鄭云或謂攘古讓字則可見鄭氏注禮時亦偶有二說相承未能確質者也而其他處斷為某讀某者果盡可據乎

下卿位鄭注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按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

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按孔疏援樂師注泥矣詳此所云卿位非路門内之卿位也弟謂庫門以外三槐九棘之下州長百姓皆得而至者耳孔氏既云此以下明禄敬禮而又謂君子是指人君則無怪其援引之多泥矣鄭注謂君過之非也試思人君過卿位爲之下車則於卿亦當下車矣君爲卿下車有是理乎此一節故君子式黄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皆謂尋常人非指人君也君子泛論之稱耳入里必式謂其所宅之里即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義亦不得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蓌拜鄭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孔疏蓌挫也一云蓌詐也此以鄭訓詐義附於後猶之陸氏釋文蓌子臥反又側嫁反周旋鄭注耳鄭未言音詐陸更失之

大夫則綏之鄭注綏讀曰妥妥之謂下于心孔疏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

曲禮

奉持器與心齊大夫又降於諸侯故其奉器下於心此孔疏申鄭義故以國君大夫遥降言之然此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上衡平衡遥言可耳大夫綏之與國君平衡斯無庸遥言矣綏之原不必因上句衡平於心而言之也即如上二句鄭謂上衡高與（於）心衡與心平亦第借心為義以形容之非此經米以心為節度也妥之謂下於心此句已無所據而況謂提之又在綏下其又可泥乎綏之讀妥鄭氏亦不言所據陳氏乃云綏下也經以下訓綏可乎

還辟再拜稽首還辟不敢荅拜還辟注無解孔疏陸釋皆曰逡巡也俾（辟）亦反陳氏集說既音闢而又云退避則無定見矣此經無退避義

孔疏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

以為法也按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之時上距鄭注時三百餘年而其言如此則鄭君注禮豈不知其為作記者之語乎乃曰同之天神特未肯質言之百年此條即作讀禮記之發凡可也鄭注登假若僊去僊字見於經傳可乎○崔云記者録以為法愚謂法字尚不甚通可當云記者録以脩禮制也三禮義宗之書昔聞臨川李氏有舊寫殘本方綱訪諸李氏後人則云檢之不獲深為悵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天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其綱目皆與周禮不同故鄭注云此蓋殷時制鄭氏此言初無所据蓋見其既非周制則自周推而上之近惟殷耳非果有殷時官制可證故言蓋也鄭又云大士以神仕者按周禮春官以神仕者在都宗人家宗人之後疏云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後知此神仕是巫序官云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

曲禮

之貴賤之等是特末技之流耳豈足以充六大典司六典者乎鄭於春官以神仕者亦不援此曲禮大士也而此注大士以神仕者於義安屬乎且此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冢宰也而陳氏集說云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亦不可通矣當時記禮者分條類記未嘗明著其來處後人何由以某經證其條乎下句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援周官大宰之文矣亦不切合耳○吳氏同之

紀古公侯王官有司注引禮記此條鄭氏注此條明列

天子有后節天子建天官節宋槧本合為一節然天子穆穆節下云天子之妃曰后作記者不當隅數節始記妃后之義於此也自注疏本及諸本皆不言及此恭讀

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有后一簡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上此當補入注疏集說諸本

君子不親惡注疏皆以為揔上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二句然下文諸

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二句亦正承此不親惡之義此句是結束上下句義也疏云君子謂孔子書經按此則曲禮有春秋之略例猶夫本足之詁詩矣或出七十二子之後所記也蓋曲禮諸條非一時之語記禮者各舉其類不比書詩諸篇各具事地所由此項氏安世固言之矣

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一段鄭氏曰此蓋殷時制又於祭法七祀五祀一條云謂周制也鄭氏亦不言所据而疏以為此疑是殷禮彼疑是周禮鄭於曲禮言蓋於祭法不言疑而孔氏皆以疑言則所引祭法之為周制弗允於後儒之心明矣

梁曰薨其註其辭也疏曰語助也釋文音姬語辭毋音期時也按此諸名義惟其作語辭於諸條為不類

曰卒曰不祿一以大夫士言之一以壽考短折言之蓋記者前後各記其

曲禮

辨謂之異鄭注以後條又言從大夫士之稱非也又此二句是記者别出此義補記於後呂氏謂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非

國君視綏註綏讀為妥妥視謂視止於袷疏妥下也庾氏云妥頽下之貌按此於執器綏之同是鄭氏以意改讀耳古訓究無可攷庾蔚之在齊梁前已不知其解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疏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按此經言不問卜則是不問卜非總卜之謂也且曲禮所記諸條皆以類相因記之此條上承君命召朝府庫之言下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摯則此大饗定以方氏愨據郊特牲大饗尚服脩天子饗諸侯之禮謂之大饗則以君饗臣不須問卜不須饒富是當為定說爾鄭注

大饗為祭五帝因于月令季秋注後援此以實之孔疏云諸儒多以為[illegible]故鄭執之謂曲禮所云即此也孔疏言鄭執之者則孔疏亦若以鄭氏為[illegible]自執己説未必然耳

檀弓

此篇記名者因首節有檀弓免焉故以名篇非以檀弓善於禮而名之也疏謂善檀弓能達禮以為篇目此與陸氏釋文之説蓋皆唐以前讀者沿習之解不可為正訓也

鄭氏目録云此於別録屬通論按此篇雜識喪禮凶禮非通論也鄭氏又以大傳屬通論大傳蓋由喪服傳而推廣言之此二篇皆當系於喪禮不應別為通論臨川吳氏纂言以此二篇皆屬喪義其為得之

鄭氏執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以解此檀弓免焉非也攷喪服記注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此經第言免則非必援

他邦爲之義也且此句在仲子舍孫立子之前何由先知其非而必先自蹈於非禮乎注又以微子舍腯立衍爲殷禮孔子言立孫爲周禮疏又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亦爲殷禮皆演說耳

季武子成寢一節因合葬自周公之制而記之在此文却以作開宕之筆二三十字之文而有數十百言之氣勢古今文家所莫能措手者也注疏家不知而或以爲譏文過或以爲善其不奪人之恩又或譏不改葬而請合者之非孝皆所謂癡人前說夢者矣

鄭氏於記禮微別處每言此殷禮此周禮未敢盡深信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鄭注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孔疏中鄭義云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按此雖亦近演說然下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既言從其至而於其順

一層不加譏斥詳此語意則上二項次第平列似言二代之禮爲得之雖無他文可證殆不得槩以鄭注爲演說矣○類詳訓順也類與順義不同說文無類字當即是隤字隤下隊也是向下之義故言順也

胡氏銓謂孔子少孤郰疑在既得合葬於防郰前此泥於後人文字之次第耳其實此篇各自分條記之不必泥此前後也愼張子讀如字而前人亦言之未確鄭注讀爲引且必以禮家之讀實之皆不足据惟近日婺源江氏永鄉黨圖考一條解此最精今錄於此曰此章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高郵孫遂人蘐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二句爲倒句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未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不知實土之淺深以爲已葬也即道旁見之

檀弓

史記作蓋其慎也而不諱不知郰氏何以不照顧史記

者亦時以為已葬今人有權厝而殯土謂之浮葬正此類　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遽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又解古也墓而不墳一條亦極當曰古人略于墓而詳于廟於墓不墳不封土高起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夫子非不欲從之自度不能從事四方宜墳之易于識別是以從今日封土為墳之制當封時既崇四尺先反而脩虞事以餘功委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其崩亦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而淹漬門人即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

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古因以見古者墓而不
墳古人自有深意存也此章以古墓而不墳與古不脩墓爲起訖後人不
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
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于脩如此則聖人竟是不能謹於送終大
事矣故不可不詳辨後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古者墓而不墳蓋以崇儉之義言之大旨雖亦不差特未詳言之耳又
辨孔氏出妻一條亦有關繫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
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綫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
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于
施氏非謂伯魚之母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
出者家語後序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故門人問
之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

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寔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寔為可傷故能從其除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為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已上江氏三條前二條尤當之至矣後一條辨先君子喪出母指孔子為施氏服亦尤當至于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謂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此以辨伯魚母無被出事義固可從而以父在為母期過期當除則儀禮禮記所同於禮記解亦無不合惟是愚昧之見父在為母期年之說雖在禮有之究為可疑而伯魚母死期而猶哭疏云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即据此疏則父在為出母豈不反加重於父在為母之期年乎此寔皆記禮之說不能以畫一者其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甚之伯魚

除之在檀弓此條姑闕疑焉何不可也必執此而謂伯魚之母被出則不可從耳○疏云污猶殺也道有可隆則從而隆之可殺則從而殺之此疏解二句義不誤惟上下句義誤耳今就江氏所引一條申析之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此句正荅門人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一句也此言無所失道本謂當時母之見出特因無子見出非因他故而出也而此句則說先君子之喪出母因其道而付之無所差失是此句無所失道四字說先君子喪出母之無所失道實是說其當日被出之母之無所失道耳此道字渾合出母之所以見出與先君子之所以喪出母二義在內所以下二句即承此道字言之却是又渾概言之道隆道污皆虛擬之指蓋言若道之應加隆者則從而隆之道之不應加隆者則從而殺之此二句係提起虛說非貼先君子說也先君子惟出母服是從隆也無從污一層下句伋則安能者蓋是子思

意中頗有隱而難言之處乃見上文以無所失道歸于先君子之善措詞耳此江氏鄉黨圖考於檀弓喪出母章合葬于防二章皆深得語意一洗從來諸家之誤會矣惟伯魚之母死一章經文本無出母之事疏家既無引據之書則從何得其實而以出母言之此本不必與深辨者今江氏此條必援父在為母期之說以解之然此疏言父在為母出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至陳澔集說又言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不識孔氏疏陳氏集說皆實有據邪抑以意詮解邪若然則豈儀禮禮記所說父在為母期之語亦若檀弓古與有秘未盡宣使後學不得妄置辭說者邪抑不識出母與未出之母同一父在而其服竟可一例論邪是必孔穎達輩曾晤周公孔子親經面質而得之者然後可以為信矣總之父在為母期服一事是誠禮經之可疑者而即以母與出母並論則檀弓所記聖門問答尚

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區別而檀弓則謂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譚同一父在爲母而母與出母僅以有禫無禫爲區別益不能無疑耳是則檀弓孔疏此條於伯魚出母一層固不足信而所說父在爲母與父在爲出母一層則適足以增學者之惑也餘詳喪服小記篇內

夏后氏與有虞氏并稱殷人與周人并稱經傳相沿久矣不可以文義泥之檀弓疏乃以揖讓受以於君者稱后行仁義爲人所歸者稱人此疏家之泥滯不可從也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鄭注縿縑也縿讀如綃陸氏佃曰縿讀如字以縿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尔疋纁帛縿也按尔疋注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春官巾車注云正幅爲縿是對布而言則帛之正幅豈必改讀綃乎

是以爲恭世子也疏引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於義足矣鄭注贊辭疏不

檀弓

當復申之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鄭注抑子路以善彼此語與下句則其善也相觸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雖春秋莊十年傳有敗宋師于乘丘之事然此記與彼經傳不必相援為證合也末之卜也鄭注言卜國無勇非是此莊公自言將戰時失于卜其吉凶而致馬驚敗績耳士之有誄自此始此蓋多記變禮之始豈必以禮失為譏乎鄭注記禮失亦非也升陘臺駘二條疏亦以為記失禮者皆非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此是傳字一本作傅耳釋文傳直專反一本作傅音附此釋文倒置矣

填池鄭注云當為奠徹聲之誤也此則不曰讀為其字直曰當為其字歟

然不以改經爲標矣此等處當以闕疑爲是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舉者出戶下古本仍有出戶字蓋上出戶謂舉尸者奉尸以出戶也下出戶謂武叔出戶也注云尸出戶乃變服總承上出戶言之也陳氏集說據馮氏說改上戶爲尸以應注尸出戶未然也注又云子游曰知禮嗤之也

按此與上司寇惠子節注云爲之重服以譏之皆當闕疑

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沬釋文依注音沬亡曷反此當闕疑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疏云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愚按此二句皆言其叔父也必無兩義當以吳草廬謂孟虎孟皮皆是滕

檀弓

伯叔父之說爲是蓋舉此二事以見其上不降而下之不降可知矣
聖人之葬人與與讀平聲爲句此鄭注孔疏所不用今陳氏集說從此讀
其實本王肅說也勝鄭注遠矣非後人所改也
我喪也斯沾鄭注沾讀曰覘惠氏曰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
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廣雅俗作添非賈憲云沾他纖反世人水
旁著添失之又以爲霑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未安此條可資攷也
慍斯戚釋文云本或于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按陸氏所見
一本有此則陸氏釋文所据之本無此三字明矣陸氏釋文之書或有兩
說并載不能斷制無定見者則有之耳若無所据而妄謂衍文則陸氏
無此失也此經喜慍哀樂相對必當從陸氏釋文爲定本孔疏鑿矣惠氏
九經古義亦引何胤云陸氏所据是晉宋古本

夫子疾莫養于下疏謂養侍于下者即此下字正義也鄭注下地下誤矣而疏不舉其誤何也疏又謂若得休已不須侍養此句當云不須以侍養之人爲殉乃明

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注毋無也疏引說文毋是禁辭鄭又謂以字爲句於是解者紛然訖不得通矣愚竊謂此毋字即謂季康子之母非毋禁辭之毋字也言借人葬母以逞機巧則豈竟可以自己之母以逞試機巧乎則豈非欲逞試機巧而還自病於心乎如此解方明白○陳氏集說附一說即此義而不辨毋字是季康子之母此字未辨則此義不明蓋不敢顯與鄭異耳陸釋亦云毋音無何怪諸家之不敢置辨矣

檀弓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謂有饋于君稱獻

此謂他國稱寡君此說不可通方氏說是也陳氏集說并載之則不成說矣

喪不慮居慮謂營謀也居謂居處之安也下言為無廟也申此不敢自安居處之意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蓋鄭意必與下句毀不危身作一例之訓泥不可從耳陳氏集說載劉氏說用鄭義非也

執女手之卷然疏謂言孔子手執斧斤非是

見利不頎其君所指事無所考注謂及河授璧要君以利非是

王制

盧氏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按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是則此篇以王制題篇者初不著其時代限斷也鄭氏注乃必以殷制釋之且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

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疏云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為一皆稱伯也鄭注下一條又云春秋傳謂士為微疏云公羊傳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為微也蓋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迨於末學口說流行而公羊之學大熾于漢世於是鄭康成注禮直不必明引公羊家說居然以為春秋之制云爾在漢初博士諸生各有師承且不敢明著何代之制而鄭氏獨据公羊以斷定之無怪乎漢廷吏牘有据公羊以讞獄者矣

項氏安世曰文帝令漢初博士所傳斟酌損益為一書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氏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為之說曰殷制豈非遁辭哉今按孔疏云

王制

鄭云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疏又云必知此王制之文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此孔疏之言寔欲周旋鄭氏耳然而鄭氏無所確據出於臆斷已可槩見矣孰謂孔疏善於周旋鄭氏耶○胡氏銓曰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合鄭不據周而据殷何也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惟言一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

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今按鄭氏既依此経上節小國有上中下卿而言則此差次而言小國三卿者非鄭之臆説矣此或漢初博士諸儒記録偶有参差未及炤顧前後文而失之耳實則既云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則其一卿命于天子義亦可互見也惟其與大國三卿同言皆者則是總系之辞無怪鄭以爲侯脱也後人于此節竟不理鄭説或竟以小國二卿立論則疎矣若鄭氏後一説雖附以通論其實不必

制三公一命巻鄭注巻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疏云禮記文皆作巻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巻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経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巻以祭鄭注龍巻畫龍於衣字或作衮疏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但禮記

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作衮是也而疏又云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廟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覲禮鄭注衮衣者裨之上也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衮無升龍鄭注此條即朱子說所本朱子此條與玉藻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亦合愚按王制玉藻鄭注俱以卷即衮字而玉藻疏有龍形卷曲之義則是衮其名卷其義矣且如以鄭注卷即衮字則當是上聲之卷乃與衮聲近可也通若以孔疏龍形卷曲義則卷當讀平聲而何以得與衮字通乎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司農云衮卷龍衣也賈疏云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詳此先鄭衮卷龍衣也一語則于二說俱可通若依卷即衮字則猶云衮衮龍衣也若依龍形卷曲則

猶言龍形卷曲之衣也惟孔疏于玉藻條下既言卷即袞字又言龍形卷曲則卷字畢竟是以聲與袞似而俗通乎抑是以卷曲之義而字不必通乎此則玉藻孔疏為兩歧未圓耳然玉藻龍卷以祭卷字實是袞服之名故鄭注但云畫龍於衣初未言龍形卷曲也至若王制三公一命卷則其為卷即袞字更明白無疑鄭氏通作袞俗作卷之說當為定論矣其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似出後來因卷字而增其演說者耳○說文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按說文此注最明析蟠阿上鄉即所謂升龍卷曲者也而此句上先言卷龍繡者則是古時通俗稱此服畫龍之制皆謂之卷龍故鄭氏云是袞之俗字也蓋猶之今人讀飾卷之卷亦作上聲故致其字寫與袞相通耳正不必謂卷曲必讀平聲也既曰俗作卷則何所不可通乎若必質實其義曰卷然曰卷曲則反不得通矣

王制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疏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畧而不言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令按春秋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杜注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令簡之疏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彼謂諸侯于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奬王室霸主之令諸侯

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頒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据此杜注是鄭游吉言晉文公時之制視諸侯朝聘于天子之制較簡損之則非周制明矣記禮者斟酌損益于虞夏以來約據其槩而記此以為王制耳非必謂周時朝聘之制如此也又文十五年傳孔疏謂文襄之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亦可證也至于夫子對魯哀公朝聘以時自指周制而言其應据依[illegible]経以釋之則鄭氏中庸篇注所未敢質言蓋其慎也

孔疏陰管之同陽管之律所以先言同者以同為平聲平為發語之本今古悉然先故言耳按孔疏此語用以叶文字音律之勢則後人譯藝未能或之先也至于解王制同律句則是傅會鄭說不足據也此経同律即

王制

虞書同律也量衡義即該于律矣禮樂制度衣服下文又詳之耳疏又援春官大師之文不彼知因上文既言大師掌六律六同故統承爲文云執同律不得以此例也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此經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按尚書大傳多士篇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云云伏生在秦漢間所稱古者之制初未明言殷也不知鄭注何由引以明殷制矣疏又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朱氏中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在右可知愚竊謂此皆推演之說耳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鄭注綏當為緌疏綏是登車之索緌是旌旗之名故云綏當為緌按詩韓奕淑旂綏章毛詩綏大緌（綏）也鄭箋綏所引以車登而陸氏釋文云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據此釋文則毛氏詩傳固有綏作緌者矣無惑乎鄭氏王制注以綏為緌也然韓奕疏中言毛傳則云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是也天官夏采注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其申言鄭箋依鄭義以為升車之索而未嘗復引王制下大史綏之文是孔疏以王制下大綏為旌旂之名而不以為登車之索明矣又天官夏采鄭注云綏當作緌字之誤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疏言欲見冠緌之

王制

字與此旌旂之縿同也然則鄭言綅當為縿者不必以升串所引之綅牽
合致歧耳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中明上句三年之蓄義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中明上句九年之蓄義也則六年之蓄句義不申自明矣

上節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節然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其文
勢一也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連下自天子達于庶人為句不貳事謂使
一于喪事言貴賤之禮制雖有差等而其專志于喪則一也鄭注謂喪無
貳事專承上庶人言陳氏集說從非之也

天子七廟鄭注謂此周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鄭注謂此蓋夏殷祭名孔疏七廟條下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
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諸書云云礿禘嘗烝條下云鄭疑為夏殷祭

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愚按王制漢儒博采古禮録為一篇注家必指某條為某代之制既非目見又無確徵皆自生枝葉而已詳孔疏之意于鄭說雖一一申之然寔亦疑其未盡可憑也○孔氏詩疏云詩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即此孔疏一條則知鄭氏是推演之說耳林氏之奇曰禘祫數年之遠近祭時之先後經籍無明文學者當闕其疑此說得之

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治字于義未安或以夫為餘夫之田亦非也此夫字仍即一夫受田之夫蓋言計一夫所受之田惟圭田則無征耳陳氏集說音扶亦非○孔疏公田條下已有計夫寔稅之語則圭田句夫字義已明矣而于圭田內注又曲從鄭氏何也

王制

器械異制大意言器用耳鄭注謂作務之用是也說文器之總名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釋文亦引郭璞三蒼解詁云器械之總名也乃釋文又引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又引何休公羊傳註攻守之器曰械則于義偏矣大傳鄭注亦不應牽及兵甲也王制大傳皆當言器之總名

西方曰棘鄭注棘當為僰僰之言偪釋文依鄭云音僰又作僰偪也按陸釋又作僰則陸氏在唐初所見本有直作僰字者或因鄭改而一本遂從之歟不可臆知矣此則鄭氏云當為僰所當存毋改者也然漢志僰道屬犍為郡應劭曰故僰侯國此于西方曰棘未可為證佐也鄭以僰為偪義後來周氏陳氏以棘為急義則未敢質其孰是

前段凡官民材必先論之一條統論王制黜陟賞罰之大端也此節司馬論辨官材承上選士俊士造士進士言之詳記司徒樂正司馬之職事也

然王制一篇成于漢初諸儒蓋其始則分條互記而其後節次綜葺以成一篇耳

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鄭注云史司寇史也正于周鄉師之屬大司寇聽之條下鄭注云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于朝疏云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于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按秋官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此文然此鄉士遂士縣士非有所謂鄉師之職也鄉師自是地官司徒之屬與此無涉且即使鄉士誤作鄉師而此三職皆司寇之屬亦豈得云鄉士之屬乎而孔疏乃云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 按秋官大司寇小司寇之下有士師士師下有鄉士若果遂士鄉士以下可云鄉師之屬則豈可亦以鄉士為士師之屬乎士師之職在鄉士前亦何得稱曰鄉師不知鄭氏何以自撰云鄉師之

王制

屬孔疏曲爲理之非也

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蓋司刺之職在司民司刑之次故曰以贊司寇也若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則獄之一成正聽之司寇復聽之三公復參聽之層層加以審聽是制刑之審慎不厭至于再至于三也王三又者王更三加寬宥也此又字即小雅室人入又之敢多又之又字也鄭注乃云又當作宥援秋官司刺之文以寬之不知何以不云三刺三赦而獨言三宥也且一獄之成既經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則必其無從赦宥者而王乃姑爲三宥之則是假託寬厚之名豈王者制刑之道乎堯曰宥之三出于蘇氏文筆之婚變則可耳而謂禮經有此乎鄭氏此條于理爲不通于文爲不順而後之皆博者尚亟亟考

辨鐘鼎古欵宥字作宥是亦不可以乎

天子齋戒受諫鄭注歲終群臣奏歲事則此句連下司會以歲之成句為義矣陳氏集說以天子齋戒受諫承上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為義視鄭為長今塾師依陳讀自是空說也但陳氏未加辨正耳

儀禮為經禮記為傳鄭氏禮記注每云某禮今亡是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此經所謂燕禮饗禮食禮則鄭注未具詳之孔疏云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此則孔氏之意以為饗禮食禮在儀禮皆各有其全篇然而鄭不具詳故孔疏亦不敢質言之也蓋燕饗食之禮節目非一自不專為養老而設而虞夏殷各取用其禮耳周人脩而兼用之則于此三者之禮各擇其宜而增損用之亦非一說能該故曰兼也鄭氏乃以脩陰陽分春夏秋冬各訓之非也

自諸侯來徙家猶言自他國來徙居也家是居處非對國而言大夫家也孔疏非

養老諸條之後又及于孤獨矜寡瘖聾諸類此下則又隨舉禮制所宜記者道路左右一條父兄齒隨一條大夫祭器一條猶之篇末補記六禮七教也乃陳氏集說云大夫祭器一節在庶人耆老不徒食之後考其序當移在前寢不踰廟之下若果如此則篇末六禮七教之目亦當移在司徒脩六禮節下矣今俗塾竟据爲讀本可乎所當亟爲定正也

儀禮諸篇篇後有記猶如注釋之體例也王制篇末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蓋漢時博士以所記有需申詳者撮述于篇末故有周尺今田之語亦不必因有此文遂謂王制全篇皆爲漢時言之也如大戴禮記公冠篇後有孝昭冠辭亦皆撮述爲篇末之記與此體例正同非以公冠篇

遂為漢時制也

月令

小戴記之有月令猶大戴記有夏小正也秀水朱氏經義考曰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愚案月令篇在小戴記今既以小戴記立于學官自無緣拍取大戴記之夏小正篇以入此經矣非棄而不用之謂也鄭康成謂月令呂不韋所脩而蔡邕王肅皆謂月令周公所作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而孔疏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月令

秋漢書藝文志亦曰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輯智畧士作漢志所謂智畧士即史記所謂辯士之類也漢志所謂輯者即史記所謂集著也是特其門客輯著所聞而非不韋自輯也明矣然此篇至今傳為呂不韋者實由陸氏釋文與孔疏中鄭注因疏鄭義釋之故摭其命太尉為秦官又摭其於季秋為來歲受朔為秦建亥之事然孟冬云乃祈來年則季秋所謂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味其語義是預籌遠邇事宜非旦夕可畢安知其非預計建寅之歲事乎此則原文固未嘗有建亥之明證也至于太尉秦官則此文由呂覽採集時偶被門客諸人改太尉耳不能因一二以疑全篇之非古也逸周書月令解第五十三即是此篇之文而隨志云馬融又作月令一篇雖不得謂融所自作而要之其來已久不自呂覽始有之疏又云蔡邕

賈逵馬融王肅皆云周公所作則其事義古矣今如爾雅既皆知其非盡出周公也而以其全經無他籍可憑無或敢指為某時某人者惟月令一篇以其見于呂覽而遂羣指為呂不韋作則與別見淮南時則而指為淮南者何以異哉

天子居青陽左个此言明堂之制也鄭注此篇內引用王居明堂禮凡九條孔疏云逸禮之篇也而鄭氏不言其禮亡想康成尚及見此篇之槩歟故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也然則天子居青陽左个諸條鄭氏宜据王居明堂之古制以詳說之與大戴記明堂篇相合為記豈不善哉處鄭注似以尚太畧耳

宿離不貸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愚按鄭說非也自以徐氏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此是定

月令

解陳氏集說既不從鄭說而又以離為去聲亦非

保介詩箋禮注皆以為車右此古訓定說不必依朱子改為農官之副也
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初不言農官耳高誘此注云副也猶之玉篇云介
助也仍即車右之義而非農官之副也但車右雖是古訓而鄭氏云保猶
衣也疏以為襁保之保此則義訓之演出者

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孔疏略少舍不釋陳云依鄭注云暫息于
仲春之月未合高誘呂覽注云言耕者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當從高
說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注引夏小正曰丁亥萬
用入學注疏皆不言所以用丁日之義且夏小正是夏時之書其用丁日
厥義古矣大戴記曰丁亥者吉日也亦未破解丁字義耳陳氏集說乃有

先庚後甲之訓于禮義爲鑿揆于易義爲誤引○黄氏曰抄取馬氏說丁屬南方謂文明也亦不知何所据然孔疏于仲春上丁無說而于季秋上丁習吹乃云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也此亦未必有所据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　注覆反舟者備傾漏也宋本漏字今板本皆作側宜依宋本改正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九門吕氏春秋作國門其義同爾陸氏佃吴氏澄並以王城面各有門言之雖于古無可證据然鄭注合路門庫門應雉庫皐以及城門郊關之門以足九門之數則泥矣此經下云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云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此鄭注言四方者即四方之門也豈有九門磔攘亦兼路門庫門言之者乎

月令

是月也繼長增高此言孟夏之月時令物氣皆漸茂盛猶夏之名長嬴也鄭注以草木言之未嘗不是然其義實不專以草木言耳

毋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鄭注引夏小正者證此條與夏小正啟灌同義啟灌所以滋其長氣證此毋艾爲傷長氣也此義重在毋艾非重在毋染色也以染特因艾字言其所用耳陳雲莊說乃以色青爲辭非其義矣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此四層也審斷合上六字爲句當以黃氏日抄說爲是注疏本以審斷連下決獄訟爲句非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按此經文于饗帝之下言嘗而鄭注云天子親嘗帝蓋鄭以大饗帝爲祭五帝故以嘗爲嘗羣神而以嘗爲親嘗帝

也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此與鄭說不同然亦皆未言其何以在季秋季也孔疏云四月大雩以祈穀按月令大雩在仲夏之月九月大雩以報功故知此嘗嘗羣神此孔疏申鄭義云爾亦不言其何以在季秋也吳氏澄謂前期告備于天子與鄭注禮畢而告說亦不同陳雲莊于嘗字略而不釋其意亦仍鄭孔義耳要皆以嘗字自為句此條當更考之

仲夏日長至君子止聲色仲冬日短至君子去聲色此言聲色者謂耆欲淫聲女色也鄭注云聲謂樂也因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謂此止之去之非其道孔疏又援及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故知月令止樂為非此鄭孔之說可謂以文害辭者矣

高郵王石臞念孫說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鮮是解之訛此說固非也然

月令

亦陸氏釋文音仙又仙典反之歧說有以致之陸氏以仙音在前疏則以仙音居後是又疏之無定見也自以疏載或說爲是蓋鮮潔非遷墮落之時所以鮮落是災也作鮮少解則不可通矣陸氏每有一字兼載二音二義是其無定見耳○又有疑仲舒之鮮爲鮮字解也謂本字不可通即以鮮爲獻獻義見此風有部之説字此其敢可[illegible]廣教之說也是依本文作鮮即鮮原之義即禁鮮之義無與獻其之解是異[illegible]也作鮮義則不通甚矣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疏云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驗此疏文則其傅會鄭說以改經字實是無所證據耳蓋孔疏亦明知其無所證據而云必知此者約下文云耳凡孔疏中鄭義者實有明知其無據而不得不為之中義者矣讀者須具眼看之下條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此是兼天子諸侯言之非專言諸侯也孔疏言約者蓋亦蹈其未合耳○陳雲莊集說既釋牲字

而又云牲音制則較之陸氏釋文云牲依注音制者更為無定見矣
反葬奠而后辭于殯鄭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按此經以葬與奠言其重
輕先後非若既夕篇詳於節次也孔疏乃引既夕禮云請啟期告于賓以
申鄭義謂此是賓字者誤矣恭讀
欽定義疏云葬毋反然後設啟殯之奠以告于父遂營父之葬事辭于殯
即啟殯之奠也鄭說不可從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節孔子曰宗子節皆記禮者類記孔子之言也此篇
雖以曾子問名篇而記禮者類記雜言于其間更何例之可拘乎孔疏乃
謂此卷之通例皆記者失問此等自生枝節之說則啟後人所謂脫簡之
疑者矣甚多事也又天子崩未殯節娶不謀首節并無孔子曰之文又豈止無問而已凡若此者亦豈有例乎
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
曾子問

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謂壻仍餘哀未忘弗忍遽娶然後女家以女嫁於壻也羅氏欽順鄧氏元錫之說是也鄧氏曰初免喪何以遽從吉若壻終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之可謂曲而至矣此條鄭注未常誤解惟孔疏解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此云別娶者孔疏之誤也以致陳澔集說云壻祥禫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婚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于他族此等支謬不通之論皆孔疏之誤啟之後之儒者于未婚之女爲大守節者斥其不合禮皆此等謬說之貽害矣解經之謬害及人心風俗可勝咎哉○或援此經下一條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下一條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然此皆言禮之節制止于如是耳其曰女未成婦不還不祔歸葬于女氏之黨禮也然非謂女可以別嫁也其曰夫死亦如之謂除喪有限制亦非謂除喪即可以別嫁也恭繹
欽定義疏于婿齊衰而弔推原于其父命之義而于女斬衰一層斥爲鄭氏臆斷則夫死亦如之但以除喪之限制言之故曰說經者最忌須說爲之害也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鄭注言之未悉疏以爲孔子引之則非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記之以爲證窃按徐說是也蓋此篇雖以曾子問名篇而實出記者之手即如中間無問辭無答辭自爲一節者皆記者所述也皆當以此通徹讀之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板本皆作稱惟宋槧纂圖互注本作告名不言孝

曾子問

竊按陸氏釋文云之稱尺證反此尺證反是專釋注宗子之稱稱字故釋文題出之稱二字以見其為釋注文也若果經文作稱字則陸氏何為專釋注文乎据此則當依宋槧纂圖互注本經文作告無疑○今注疏板本以陸氏釋文散系于下而刪其原文之稱二字但云稱尺證反凡陸氏釋文多舉其相連屬之二字言之以便于讀者檢閱耳非若後人別于上下復見之字而始舉其相連屬之字也後一節釋注文云共其音恭即此例也觀者切以今人連屬字例之於是陸氏所釋是何句之字不可辨矣可見前人原書後人有摘用者一字不可改動耳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厭陰厭陽乎疏云知祔當為備者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按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疏云此與曾子問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正內

中義同而語異然愚竊謂記禮者各自爲篇非必盡出一手也況古禮之評莫可盡考何從而處處針對之曾子問篇殤不祔祭無論其與小記之文是離是合總之此句斷非脩字也若必謂當與小記義同不可作祔祖義解則從闕疑之例可矣偶闕此句不注未爲害耳如謂聲相近改作脩字則實不敢從

名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周公不許釋文從鄭說云周公曰豈絕句不可二字又自爲句以見此是不許之辭可謂不通矣焉有豈字可爲句之理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不從此說

曾子問

禮記附記卷第二

大興　翁方綱

文王世子

孔疏云第一節自文王之為世子至文王之為世子也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按此即鄭氏目錄云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于別錄屬世子法是也然此篇以文王立世子法原只在首段朝于王季至旬有二日乃間此是世子法之正文此下夢帝九齡一段成王幼一段則記禮者類次于此處耳夢齡一段儒者或疑之然須知此段不必作世子法之正文猶如韓詩外傳之類因文王武王事而類記于此固不必深考亦無煩正辨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此自是另起之文鄭氏注乃接上旬有二日乃間之文云閒後容臥則泥滞不通矣

文王世子

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皆衍文鄭注則皆云題上事鄭說是也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後文更詳具之此段先約舉之而周公踐阼之系題却于後段題出之此則當時記禮者自爲節目云爾教世子云亦題上事者雖其下亦言三王教世子之事然此亦當時記禮者偶于此系出節目云爾非必若後人文字之以某處劃斷爲節目也而疏必云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則又泥于後世文字劃斷以爲節目者矣

齡釋文云本或作聆此聆字乃陸氏所見本異不必泥也今本板載釋文云聆本或作齡又釋文板本傳寫之訛耳惠氏乃据以爲釋文作聆遂疑齡字何以从齒此惠氏耆異之過也且謂說文無齡字是又豈得以說文所無之字而疑其不當从齒乎又援漢碑借作軨按漢魯峻碑作齡

是即从齒矣其條華嶽碑繁陽令楊君碑皆作軨斥彰長田君碑作零則皆借用何足泥乎

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疏云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詩小雅毛傳亦以南為南夷之樂鄭說同之然此篇言教世子教士何爲忽及于四夷之樂哉陳氏祥道曰南所謂象箾南籥非南夷之樂也旄人所教夷樂非大胥小胥之職也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預云南籥當爲文樂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乎箾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陳澔集說承用鄭說云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也不知周禮旄人並無教國子之語陳澔

文王世子

乃硬造周禮之文俗塾相沿何其謬也至小雅毛傳之義愚已於詩附記詳之

大樂正授數葉氏夢得謂俯仰升降進退之數蓋數字所該者廣鄭注專以篇數言泥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下句云凡大合樂即因此句必有合之合字也合謂合樂無疑鄭注與鄰國合不可通

謂之郊人遠之以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依注疏義上句既言疏遠之下句又言禁之棄之於理於事於文義皆所不合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因循注疏之說兼疏之禁之二義非也若依吳氏澄說則是此謂之郊人者尚未及若成均俊士選士之得取爵於上尊也視注疏義爲長矣

興器用幣鄭注興當爲釁字之誤此未然也興器與字與下文興秩節興

字義同黃氏曰抄典器古注改作纂器近世謂新置器恐亦鑿起而將用之之意黃氏謂注改纂則鄭之改字不允于人心久矣豈得以其為前儒而漫從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謹按此節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即中此篇前段之意前段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此猶言借臣下之身以喻導其君也故曰于其身以善其君謂于其身得善君之法也于是語辭孔疏已明白矣而此疏又必傅合鄭說讀于為迂者何哉以迂為迴遠以迂為廣大其謬等耳惠氏九經古義又援鄭氏論語云子之于也何晏本于作迂蓋古字通此更傅會可笑○于氣之舒也後人乃借烏鳥之於以于為於經典多作于不作於也

文王世子

此句于其身于字是語辭虛懸不著力所以下句云周公優爲之方是實說以身善君之義蓋此句于其身以善其君是虛渾說尚未實指撻伯禽之事至下句周公優爲之乃完足之也如鄭說先將于字着力作廣大義豈惟本句于字文理弗通并上下虛實之義全不照會徒勞其改字而已鄭氏改字之獘隨處皆是而此其尤易見者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此爲字即上句爲人子爲人父爲人臣爲人君之爲字言當其位則有其當盡之職不可輕視爲世子豈君無所職事也者此句將言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而先反言此句以起下義耳非果當日成王有此意也此特記禮者此段文勢不得不然直到養世子不可不慎皆此一義實下所以不厭反覆言之乃鄭注云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孔疏云以實則不爲世子也此句乃至易明曉之

文而注疏家之紆僻不通至于如此
瞷瞯承含鄭注承讀為瞷聲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寘于口者謂之含承於
身者謂之承愚按經字之近于可疑者如其有義可通則自以不改讀為
正也若其義雖可通而不及改讀之義更通者則似應從鄭之所改矣然
而愚竊有說焉可疑之字闕疑何害而必從鄭氏改乎
始之養也屬下遂東序節陳氏集說黄氏曰抄皆連下為文是也但鄭
注始始立學也之往也此則未然此句乃提起言養老之節次從東序釋
奠始其事耳如以之訓往則與下句遂字相複矣此下曰遂曰既者言養
老之節次先後如此豈謂始立學乎
既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言養老而慈幼在其中矣所以末句言終之
以仁又兼老幼言之也孔疏及陳氏祥道皆兼言老幼不必以鄭注偶略
文王世子

幼字遂謂幼字衍文也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于此經塗去幼字其禮改
更甚于鄭氏矣
鄭氏注引孝經說州里騐于邑漢韓勑碑至于初學莫不騐思正可相證
釋文皇音冀是也其或作駿作驥者皆非也
公族朝于內朝節五廟之孫節皆覆釋前文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也天
子視學以下亦是中言前學世子諸節義也世子之記曰以下亦是覆說
篇首世子法也此皆與儀禮諸篇末有記之義同也
末段世子之記曰以下是古世子禮篇後之記猶存此節記禮者以著于
此篇之末正與篇首文王事可以相證爾而鄭氏注乃云色憂不滿容不
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又云不能飽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不知此記初未嘗
指定之某時某人之事大義相同何所區別而鄭氏偏有此迂謬之說以致

孔疏云文王為世子之法不可以為常行故記此爲常世子之禮又致後儒有欲移此節冠諸篇首者皆非也

禮運

運謂運會氣運而鄭注轉旋之義自在其中也未還有志志謂心志則非鄭注記志之謂

陳氏澔謂篇首大同小康非夫子之言黄氏震謂篇首近于老子然此篇以禮運名篇而此二節至次節乃言禮則記者之意初未常重視大同而輕視小康也況此篇篇首先言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即指前所謂大同一節也三代之英即指後所謂六君子由此其選一節也英即此選義何嘗重首節而輕次節乎大同小康之語勿泥焉可矣○在執者去衆以爲殃即下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之義也子游復問如此乎禮之急孔子

[illegible]

詩禮正答之可見篇首二節是以次節爲正而前節所謂大同特引起之耳其與老莊一流薄視禮制者語雖相近而指歸各異也石梁王氏謂孔子曰是起者爲之辭又謂杞宋一段仿學論爲之者皆過當不必從

蕢桴鄭注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孔疏云蕢是草名不可爲桴故讀爲凷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按土既可爲鼓則蕢又何不可爲桴乎彭氏庶夫曰蕢與蒯同以蒯杖爲桴而擊土鼓也若鄭讀凷則以摶土擊土鼓更不若蒯杖之近似於桴矣蕢之同蒯雖彭氏說未必有据要之即以草器代桴極言其儉陋何不可者而豈必改凷乎說文蕢草器也○陳氏集說不載鄭注讀爲凷直云蕢桴摶土塊爲擊鼓之桴也可謂叩槃捫籥以爲日者矣

范金合土陳氏集說云范字當从竹是也但引顏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

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下又云范金爲形範以鑄金谷義雖不差然說文范法也从竹氾聲竹簡書也此說文注又謂竹簡書可爲法式爾非謂必以竹爲範也後來傳寫說文板本脫去氾聲二字見玉篇引說文云从竹簡書也已非其舊矣如陳氏集說引顏注語竟似借以竹曰范爲范金者則不若專引說文范法也足蔽其義（范之變竹从草蓋自古隸也）

粢醍鄭注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孔疏云粢讀爲齊者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黃氏日抄辨之云爲齊不止于粢舉粢以該之粢即稷也蓋黃氏不欲從鄭改也愚謂如黃氏說則仍蹈于孔疏所駁作酒不用稷之說烏足以辨鄭改乎按說文粢稻餅也周禮酒正五齊條下孔疏曰此五齊與鬯人所造鬯酒異者五齊用秫稻麴蘖其鬯酒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据此疏則與此禮運疏用黍不用稷之說自相違矣

禮運

豈得必執鄭改為齊乎且周禮五齊鄭注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為粢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之疏云杜子春意粢穀為醍酒則其餘四酒皆以粢穀為之故讀齊為粢鄭不從者禮運唯有醍齊稱粢于此五者皆可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于義不可故鄭于禮運註粢當為齊破一粢從五齊于義可也此疏既云以粢穀為之則粢字原有本義可知矣又言禮運唯有醍齊稱粢則禮運之文是粢醍二字又無疑矣而何以必執鄭之改讀為齊醍乎粢醍仍讀疾資切為正

記禮之文各出一時所記江陵項氏謂諸篇所記之禮不可合為一說而并用之此言可為讀禮經之凡例也如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祀帝于郊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祭統篇曰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

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而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按此二篇不知時代所記祭統有衛孔悝之銘則是春秋之後所記明堂位前賢以爲出于漢儒而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合此證之則明堂位祭統之言蓋不足據也蔣氏君實曰禮不王不禘郊以祖配天魯侯國安得有郊禘周成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蔣氏此說可見鄭注以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角四卜郊不從之類當周公其衰之義者失經義矣衛氏集說雖刪去鄭注此數語而仍載孔疏云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云云蓋衛氏之書博採前儒之說以備後學抉擇而究亦未能有所是正耳

禮運

疏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竊按此疏以禮運杞宋之郊與祭法篇夏殷之郊對證而言之非也禮運篇所謂杞之郊宋之郊者蓋言杞宋猶存夏殷之郊制非必黜鯀而改杞禹黜冥而改祀契也此経言禹言契者即下句天子之事守義也言天子則自當言禹而不言鯀言契而不言冥耳此亦所謂言各有當也疏謂更郊禹更郊契蓋時王所命不知所謂時王者何時之王也然合此篇前後繹之夫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則聖人于杞宋求夏殷禮制蓋亦存什一于千百此處言杞之郊宋之郊初未嘗詳言其事後人何從而知其時王所命乎馬氏睎孟又謂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言之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言之然杞宋郊禮無他書可徵凡若此者蓋闕

而勿質可矣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鄭注明猶尊也此注以尊訓明于義未的其下文云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則當為明義更紆曲而又改経字其謬無疑矣陳氏集說乃因此又改上句君者所以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三明字皆讀為則其意總欲使上下同一字此乃執後人文字必上下字句相配合者以妄改経文陳氏之誤因謬而寘鄭氏之改字有以致之○吳氏澂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為辨聲之誤也按變字義本明白鄭氏改辨非是

陸氏釋文稭於波左反舒也五行四時絶句本亦作播五行于四時此陸

禮運

我所據本作揗於五行四時又所見一本作揗五行於四時耳雖義皆同而古本所當存攷今注疏本摘載釋文刪去於字則古本之攷異不復存矣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鄭注竭猶負戴也釋文云義作揭負擔也疏云竭是擔揭之名故為負戴此條鄭氏未改字而陸氏釋文代為改字矣按說文竭負舉也即鄭注負戴義豈必作揭乎然玉篇云竭敗也盡力也盡力即負舉義敗即廣韻盡也義此經迭相竭也則當主廣韻盡也訓義○或謂鄭注負戴義與說文合此古訓也廣韻盡也則後來訓義豈若存鄭注古訓之為正乎愚謂竭字在古時有盡力負舉之義亦有休盡之義說文僅載其一義而鄭氏遂主此以為訓耳然不得因此而謂竭訓休盡之義不出于古訓也即如考工記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

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此竭字正即禮運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竭字之明證鄭氏於考工記注云消湅金錫精麤之候此鄭注消字即竭訓休盡義也不然必以負戴之訓為古則考工記竭字亦豈可訓為負戴乎凡訓義有必宜從古者有古訓兩見而不宜執滯者今之學者或沿習宋元以後之文義而不知古訓因為寡陋而其必執古訓以駁宋儒者亦當視其證據何處而無泥於一成之見可矣

陸氏釋文云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此陸氏所据之注本作終于南事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今注疏本載鄭注作終于南呂而其下載陸氏釋文仍作南事則注與釋不合故校讐家改今注本從宋槧本作南事然孔疏云黃鍾為第一宮至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于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為是然

禮運

諸本及定本多作終于南事則是京房律法因循引漢京氏律以詳之竊按此鄭注釋此經五聲六律十二管云更相為宮凡六十也則以十二管為六十聲言之非以京氏六十律言之孔疏既言當以南呂為是則一本作終于南事者引京氏六十律以詳之作附攷焉可耳近日校讐家或執釋文必改從南事者可無庸也

天地為本之類凡十句前四句以在上後六句以在下者此文勢之偶變耳亦因月以為量句視上數句止一月字故記禮者隨其文勢小變以字在下也非有關于義理之區別也疏謂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在上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在下鑿矣至陸氏佃乃謂自月以為量變以在下是月以我而後得為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為徒此說更鑿矣

鄭注量分也鬼神謂山川也此說於義固亦可通其實量不止以分言分扶

閩反陸氏釋文畧之鬼神不止以山川言也又鄭注埶猶才也埶或為倪陸氏釋云倪視也陸佃云藝極也二說皆未允當方氏慤曰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馬氏晞孟曰量者言多寡之均先王制禮必協於分藝此二說雖於鄭說猶才也相近而較之鄭注云人才各有所長則義為長矣

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疏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其別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按此說甚鄙淺非經義也觀下文云魚鮪不淰鳥不獝獸不狘人情不失則豈僅得充庖廚之謂乎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羹胾上下咸以僭奢為恥是舉手治定無為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為畜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為瑞應信及

豚魚禮化明俗也前儒不識由從以禮之義而解由為用其義失矣黃氏此說最精當為正解且此諸句 如事行有考人以為與亦皆非以下句推言其效也因飲食由禮而致四靈為畜正可以見各下一句之非以效言此不但可以破鄭注充庖廚義別之鄙淺亦兼可以正石梁王氏謂四靈衍說之非皆因不解飲食有由一語致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此文自為一節不與上四靈為畜相牽也孔疏舉上龜知人情連屬此節言之非也然此皆因鄭注誤之鄭注云皆卜筮所造置不知此節列祭祀以下自言祭祀之典豈與秉蓍龜合為一事乎瘞繒注疏本自明白而注又云繒或作贈釋文云本又作增即使附考見異亦所不必

鄭注侑四輔也疏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故以侑為輔按

此上文既言前巫而後史而此侑字若指四輔則又言前疑後丞乎且以輔弼疑丞列於筮瞽之下亦若失次矣周禮膳夫以樂侑食鄭注侑猶勸也方氏曰侑謂侑食此為正解不必指四輔耳

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

愚按此蓋誤解此經前後左右字也此經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非若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四輔之必以前與後對言左與右對言也蓋此所謂前後左右特約舉其槩耳此言在前後在左右與上在廟在朝在學皆通舉而約言之以見宮廷禁近處處皆有典禮之掌故王者得以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惟其前後左右字皆虛擬約舉之見各處皆有典禮之司所以王中心無為句亦是渾言宅中正位也陳氏讀王中二字為句則意以巫必在前史必在後卜筮瞽侑必一在王左一在王右是以必

禮運

以王居其中此則泥于前後左右字而併泥讀中字矣此所以併載石梁王氏之説反以経文前後左右字為可疑而不自知其失觧也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為鄭注百貨金玉之属此語非是此言百貨而於社禮見其可極者正謂以農桑為重而凡百產之貨皆得因以豐植豈遂故言可極也鄭注以百貨為金玉是啟後人躋于貨寳之漸不謂鄭氏失言至此觧経者戒之哉

是故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此下二節乃是禮運篇運字之義即鄭注轉旋之義而運會氣運之義無不該括矣

協於分藝鄭注言禮合于月之分此鄭氏炤顧前文月以為量故功有埶也但謂猶人之有才也此語尚偏而未賅耳觀此協于分埶句乃益見前

文月以為量量字藝字所賅廣愽非一言一事所能質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此十五字陸氏釋文今注疏板本誤入注內當改正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鄭注藏若其城郭然疏禮之府藏也此以藏作寔字即釋文徐才浪反之讀也按此字自當讀如字是活字非寔字然鄭氏讀雖誤而其訓猶可相通至若下節其居人也曰養鄭改養為義則大謬矣今合此節畧言之此篇蓋言禮之行于天人蟠極上下無弗該貫無弗體備也其於天也則代之效職為其于人也則用之盡利為其效職則為官于天也其盡利具致養于人也故曰禮樂明備天官地矣即此官字義也鄭注官猶法也又樂記注官猶事也言法言事雖皆可通而猶未的故曰禮以養人為本即此養字義也此節存養字正是此二節上下關合精神最著眼處義極粹精而詞極比

禮運

養者也鄭氏乃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鄭改字固非一處然若此改養爲義直謂之文理不通可矣○孔疏既引王肅以下云蘉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此則此經養字確證無可疑者矣而何以必引張融語以申鄭氏改義字之說乎則奚貴乎疏爲此疏張融融字以下板本多所闕字忩讀者不見宋槧全疏之本但見監板汲古閣諸本所載闕字之疏疑似鄭氏改義字之說或別有來歷證据者此不可以不詳辨耳

上文云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所以下節復云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下文詳言修禮陳義講學諸條也此皆以義配禮而遞言之非以禮即是義也孔疏乃以鄭注養當爲義條下傳會引之云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則併後文亦皆未之解矣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鄭注藝猶才也按鄭氏竟不知藝字之解矣此經云義者藝之分藝字合事功體用無不賅貫豈僅曰才乎其在上文釋月以為量節以藝訓才之未確猶其淺焉者矣且如上節行之以貨力此貨字既承行禮言則吉凶賓軍嘉何事無財貨之用而鄭注曰貨贄幣庭實也如此作注何賴注為

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疏以朝貢言之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注以所利言之皆偏滯一義矣經言所賅者義廣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語義雖同而文勢以一順一逆互為之不特文字之妙也假若山者渚者並在句首而弗敝也句便不見精力矣注以敝為勞敝此固然已而猶未有盡者若僅指勞敝則弗使勞敝即是上二不使義何必重言弗敝乎蓋言聖王不使民生移易其所便安之處而又必有以

禮運

章作其勤業不使習于便安頽惰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也于弗使遷易之中兼寓不倦之義乃於弗敝義足乃於而字義足乃於禮運篇言禮之義足

禮器

鄭氏曰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此于别録屬制度愚竊按于别録屬制度則非僅使人成器之謂矣鄭注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于食之而肥觀鄭氏自注則前篇其居人也曰養養字之義更為深切而鄭于前篇養字乃改作義何哉然鄭注此數言若以移于前篇居人曰養句下則是切當之文今却在禮器是故大備句下是則不切矣陳雲莊氏亦有見于鄭氏使人成器之解于此篇未合故陳氏集說固融其義云

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陳氏此二語以下義爲正此即所謂於別録屬制度者矣上一句則徒欲周旋鄭義耳不必從也嚴陵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方綱竊按此句微似可商道謂之運可也器可謂之運乎似當易之曰器範而有制僭附于此）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方氏此條是此篇之說也

大戴禮記有盛德篇自度量喪祭鄉飲昏禮刑罰以及明堂禮度六官五政靡不具舉是以小戴記此篇云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正與大戴記盛德篇相表裏

禮釋回增美質至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皆以表裏二義雙承說竹箭有筠言其增美于外松柏有心言其釋回于內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禮器

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相銜而發明之二者居天地之大端大端言其表裏相應正是以本與文對言非如鄭注以端訓本之謂也以龜爲寶鄭注引易十朋之龜孔疏前引損六五爻鄭注引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至十曰火龜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後引食貨志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云云此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按此二說自以食貨志大貝十朋之說爲定解則前所謂鄭注引爾雅之文云云者本不當引詳見易附記然易損卦六五條下鄭注本無此引爾雅之文乃孔疏云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云云寔則爾雅一曰神龜云云初無十朋字不知孔氏何所据而必牽附于損爻鄭注之下今又于禮器篇疏據以爲鄭注云爾既于此經義不相涉而徒妄舉鄭說以襍厠之孔疏之喈博多歧有如此者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鄭注引周禮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此注初未嘗言七當作五也孔疏云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按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此因上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疏節級相降以二故知次路五就為是禮器次路七就為誤也惠氏九經古義云當為五古五字如七因誤為之（按古五字作乂故與七相近）此惠氏申鄭說也嚴陵方氏則曰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言次路七就者蓋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于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此方氏雖異鄭說而亦可通者也竊謂鄭氏于禮器本文初未指言其誤而於郊特牲附及之

禮器

則非若他處以意改字者比也惠氏之中鄭說與方氏之通其說皆當存

以資攷耳請者于此經且據方氏之義爲是 又案士[illegible]有故事不敢祀禱鄭注曰父某甫善名可證

大圭不琢鄭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釋文琢字又作瑑丈轉反按釋文

旣據經本有作瑑者則鄭謂琢當爲篆篆此當云瑑不當云篆也周禮典

瑞瑑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說文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

篆省聲豈必改從篆書之篆乎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

彫刻爲文也王莽傳注亦云瑑是彫瑑字音篆也 郊特牲大圭不琢美其質也鄭注同此

二條

不善嘉事鄭注專以致夫人言之于義偏矣孔疏最善周旋鄭義而疏云

嘉事冠昏也則孔疏已有不深慊于鄭義者矣陳雲莊集說云嘉事冠

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此數語却可以補注疏所不

及

陳雲莊集說其意蓋欲仿朱子之集注雖集衆說而實貫成一說耳若衛
正叔集說則實是衆家之說集于一編無雲莊之陋矣然亦憾其襍陳而
未有所斷制也如燔柴于奧一條鄭注奧當為爨字之誤也而衛正叔集
說列方氏應氏胡氏三家之說皆於鄭說有異者蓋正叔集此書時亦于
鄭注爨字有所未安循方氏諸說則識未能折服鄭義而斷之且此燔柴
以下仍僞臧文仲節之事亦未有經典可別證者不若姑闕之為得也若
鄭氏改為爨則未敢信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
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又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鄭氏無注孔疏云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威儀三千者即儀禮
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蓋孔疏以鄭義見于禮器篇
禮器

故仍本此為說也竊按經禮三百必非周禮六官之職鄭氏以三百六十官為經禮非也朱子曰禮儀三百即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之類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陳雲莊集說亦從朱子之說又載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按此則注疏迂滯當以宋儒後定之說為正矣

此篇自首節以內外二義並承相發明之至于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亦並承言之則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二義亦即根上內外並承言之無可疑者但鄭注有所竭情盡慎句根上少小下素有美而文句根上多大高文則又牽滯矣○此二句皆歸于誠若則上節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確不可易陳雲莊集說改云一者敬也則不如鄭義之確而今誠若鄭注

若順也陳集說改云若語辭此則陳說為是但若字是就致敬美文體繪言之非僅語辭而已若字正不可輕忽耳

有直而行也以下九句経義各有所指後人原不能條件系之雖鄭氏熟于禮意然注義以某條指某事皆屬影附之辭不若姑闕其所指而領會大體以俟學者觸類推證之為得耳至若孔疏必差排一事二事以至九事項氏又目為反對自生枝節更可不必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方氏言質文相變是也鄭注以變白黑言素青章及秦趙高事紆繆可笑○疏云記是周時又云記在胡亥之後何其錯替若是○上節経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此語最精此節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鄭注亦云一也者俱趨誠也則濶泛不切矣三代之禮雖質文沿革不同而其用則同所以謂民共由之此專就沿革相

禮器

國言之非以識言也
祭之有尸此禮本不可通行于後世即使其文有未詳者無害也詔侑武方武字之解未其說而不得則闕之可矣鄭注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惠氏嘗博引舞無武之通用以證之然姑以備考已爾
君子之于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此與下節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同是一義徐氏師曾謂由始云者指始於介始於蘄讓之類不若鄭注為當
惡池鄭注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并州川惠氏九經古義引之云秦惠王詛楚文告于丕顯大神亞駝亞駝即惡池也亞與惡通惠氏此證極合但惡通為亞則形相近而通也豈得謂與呼聲近而誤即惠氏又謂配林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林蜚聲近妃妃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按此

云聲之誤也亦放鄭注之文耳其實古籍中若此相近而通者悉合資攷
可也必言誤則非也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鄭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按
擯詔自是二義則相步亦當爲二義疏無申釋則相步之爲扶工鄭氏無
所据可知也恭讀君以相字作扶之之人則步字將誰屬耶陳氏集說謂
扶相其行步以步字屬瞽
欽定義疏即用樂記治亂以相三步見方以協歌舞終始之節据樂經以
釋禮於義備矣
温之至也注爲温藉重禮也釋文温紆運反注同疏皇氏云温謂承藉凡
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温字則當云
温潤承承藉也按內則柔色以温之鄭注亦云温藉也詳疏所引皇氏說

禮器

亦以組藉為義云氏玉以物組褱承藉是借組為溫也孔疏蓋不取皇氏之借組為溫則其意亦不取薦藉義以正詁溫字矣故雖另釋承為承藉而必言定本作溫字當云溫潤也孔疏既以溫潤解溫字則與釋文溫紆運反不相合而注疏本既取陸釋紆運反之音又載孔疏溫潤之義是兩歧矣衛正叔集說於孔疏刪去當云溫潤而專載所引皇氏組褱承藉之義則衛氏之意似以皇說為是矣又兼載嚴陵方氏長樂陳氏以和字釋溫字之說是衛氏之書又兩歧矣合此諸說繹之孔疏既以溫字為定本自當依水旁之溫字解之玉篇廣韻兼言和也善也柔也暖也當訓溫和義則於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義皆合矣

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方氏曰節者即物之自然而為之制者也此為節字正解鄭注節猶驗也疏謂內有識驗之明既於訓未安亦於義未

備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鄭注大事祭祀也於義偏矣爲高爲下鄭注以祭天地言亦非也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鄭注達猶皆也此解亦誤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雷雨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亹亹也

禮器

因名山升中于天中字鄭注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方氏慤曰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也此三說義亦無可相通而鄭氏告成功之義較為近之然中字義實不如此此上句承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下合聖人南面而立之義中者言位乎天地之中也即中庸參天地贊化育之義因山之所處高故因名山之氣升此位中之氣以達于天也聖王參贊天地成位乎其中故云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言其應及於庶物也鄭氏皆為緯學鋪陳封禪之事遂因以分主五帝分配五庶徵漢學侈汰之習流弊至此陳氏集說中平也更無謂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鄭注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釋文犧素河反獻本又作戲同素河反疏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

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
鄭云獻讀為犧按周禮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
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
飾尊明堂位犧象周尊也又司尊彝此節內雞彝鳥彝鄭氏注謂刻而畫
之為鷄鳳皇之形疏云尚書鳴鳥不聞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
云畫雞鳳皇之形也疏又云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
赤翠青為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
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又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
以莎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釋文犧亦音素何反疏云以莎羽為畫飾者鄭
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莎莎鳳皇也
不解鳳皇何以為莎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

禮器

者齊人之聲誤耳司尊彝鄭司農注獻讀為犧犧尊飾以[illegible]象尊以
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
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詳此諸說鄭康成既以鳥彝刻畫鳳皇之形
鄭司農又以象尊為象鳳皇說孔疏謂後鄭不從犧尊飾以翡翠之說蓋欲申鄭康成以犧尊畫鳳皇義鄭康成
又以犧尊為畫鳳皇凡此犧尊象尊鳥彝皆言鳳皇不知果此三器皆
畫飾以鳳皇歟抑三者內有一訛傳者歟然據孔疏中鳥彝義引尚書鳴
鳥不聞謂鳥是鳳皇以實其解則所謂犧讀為莎莎是婆娑以見鳳羽
婆娑之義此出於鄭氏意造之解可知矣 阮諶三禮圖謂畫以牛形字

案犧象孔疏亦引阮諶圖及魏太和中青州掘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背
上負尊之說此外又以犧牛取為尊名王肅謂楊氏謂犧東以牛之大者後人偽因見
閔傳會孟雍若據近日段氏玉裁據說文犧字實係中說此非古字和犧犧尊古作義
不从牛以駁尊形似牛之說王氏念孫據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百圍之木斷

加爲犧尊鏤之以刻劃雕之以青故華蓋鏤鮮祇作刻曲成文章其刻犧尊者刻而畫之爲眾物之形在六尊中獨爲華美故云文飾之盛獨舉犧尊者以犧尊形之之是取美也毛作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之形雕文刻鏤之義宋宣和博古圖有牛形犧尊翡云青之說牛合此經死亡氏說則所謂翡翠鳳皇象皆牛形說非經意但存而勿論犧之沙則又古有是說今無有由詳證第存以備攷此犧從九今之法其由可證讀也

經而謂　可爲定據　從阮諶禮器圖
畫以牛　秋定十年　阮諶圖及魏太和
青州　送女器爲　指上負尊與阮
諶圖畫牛象雖皆牙然古器制式不一　羽婆娑之音義
觥爲有徵左傳杜注栖爲亦不能言其式而陸氏釋文云犧許宜反刪

禮器

[illegible]

卜[illegible]之典籍也而以孔疏釋鳥彝

爲爲鳳皇必紆取尚書鳴鳥不聞之義則犧之讀莎固不可爲憑犧之

畫鳳又豈有據乎孔疏陸釋不過因鄭讀莎而以禮器之犧司尊彝

之獻皆從素何反耳司尊彝之獻尊既鄭氏無所徵據則不如闕其秉義
然鄭司農云獻讀為犧初未常言莎也孔疏言後鄭不從其犧尊飾翡翠之說而何以必從其獻讀為犧之
記字今鄭康成禮器注又以犧為即周禮之獻蓋康成因先鄭以獻為犧而
此禮以西為尊周禮司尊彝亦以獻尊在象尊之前故遂謂犧國周禮作
獻而陸氏釋文遂承其注以為素河反不知鄭氏所謂鳳形婆娑之義尚
無实證而謂其素何反之音可為定據乎鄭氏所謂齊人聲誤者尚無實
證而謂其即周禮獻尊者可為定據乎犧字从牛則不若從阮諶禮器圖
畫以牛形較為有因耳春秋定十年傳犧象孔疏亦引阮諶圖及魏太和
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背上負尊之說指上負尊與阮
諶圖畫牛義雖微別然古器制式不可盡攷而較鄭氏鳳羽婆娑之音義
執為有徵左傳杜注栖畚亦不能言其式而陸氏釋文云犧許宜反則是

禮器

犧牛之字而非素何反之讀無疑孔疏陸釋何其兩岐紛紜無定見也至君慈湖楊氏謂宮官楚東俗以牛之大者為沙陸氏釋文改沙為娑此則後儒又偶因一時見聞自為臆度因欲以釐定前人未定之說則宋以後學者往往有此不足信耳段氏玉裁云其形娑娑然今作娑娑誤又說文犧字賈侍中說此非古字亦犧牲犧尊字本作義不从牛因取尊形如牛之說然而古制形器不傳究無定據說經于此等處苟非義理所關不如姑闕之矣且如獻讀為莎又未詳為犧同聲獻酌注有威儀多也不知究竟以形象言之乎以義理言之乎為漢學者能合而衷一是否

內金示和也即知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金次之見情也即仲尼燕居金作示情也肆夏鄭改陔夏則長樂陳氏新安王氏已不從之

鄭注大旅祭五帝也然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此言大旅者似未可指祭五帝也

禮記附記卷第三

大興　翁方綱

郊特牲

此經言郊祭天用騂犢之義初未及于祀五帝也即鄭氏注亦不比春官小宗伯言兆五帝之注也而孔疏乃於首節必言以五配一爲六天復引皇氏云天有六天者何哉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此可以掃盡一切讖緯之說

周氏諝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于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按周氏此說與書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正合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其義當矣詳見書附記至此篇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

郊特牲

牛鄭注養牲必養二也然其下文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則經意是言郊祭與稷祭用牛之差等耳鄭注養牲必養二之言已爲贅設而孔疏頗乃引後文帝牛稷牛以證台詁牛二則事義文義皆不協矣朱子嘗言周禮有圜丘方澤某看來也還有方澤之祭而陳雲莊集説反駁蔡傳祭天地之説又誤引朱子未定之論取五峯只祭社無北郊之説皆孔疏誤解此篇帝牛稷牛之說有以致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鄭注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而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謂夏殷禮也愚竊按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疏云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

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為禴故於祭義畧之從可知也愚按此節言養陽養陰之義黄氏日抄云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此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以為夏之制黄氏所見可以得其槩矣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祭統又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皆以禘與嘗對言也横渠張子曰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立而言爾固不必泥鄭注指夏殷之制則又豈必改禘為禴乎至若陸氏佃必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專指周制言之則又有意

郊特牲

反鄭之說亦未得其平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鄭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愚按鄭說非也此句承上鼎俎奇而籩豆偶恐人疑以為籩豆偶若似增多於鼎俎奇者豈其貴多品乎故謂籩豆之實正皆水土所生之品物非有異物多品故下句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不敢二字兼貴下褻味多品言也○此經下文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其下亦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按此亦言薦神之品以敬為主非以其味為主所以不敢用褻不敢貴多耳其下文又云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再三言之皆此一義乃鄭氏又注云言禮以異為敬則

不知水物陸產何異之有乎鄭氏蓋亦因誤會下節云非食味之道也故其注前節云言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試問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而人所常食者何物乎可謂不通矣

後節云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前節云所以交於旦明之義鄭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按篆書神作𥙄古篆則或作𣌭又或作䰠皆從𥙄變轉出之是以鄭云篆字之誤旦即神字無可疑者釋文旦音神不知此即是神字非音神也此不得以鄭氏改字例之也陸氏佃乃解作旦明之旦黃氏日抄曲從其說是皆有意與鄭注相違非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孔疏孔子見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此疏義兼合上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三句二層之義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嚴陵方氏

郊特牲

罔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為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此方氏說專指卒爵而樂闋一句而言孔子屢歎之也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以禮樂相示此孔子所以屢歎之也孔子之屢歎固不止于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此陳氏說則又兼該上下數句之節次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孔疏言饗禮既亡無可憑據僅約大射及燕禮之節以證之則此經所謂易以敬者其義尚未可深詳鄭注易和悅也然亦安知非因變易燕禮之賓及庭奏肆夏大射賓及大門奏肆夏為示敬乎此則易訓和悅說似未若訓變易之為是此義而徒以變易為解則未明析乃方望溪不詳則孔子屢歎之句是專指是合指後學奚從而質言之蓋此三說皆可通也然此經係屢歎於卒爵句下

自必有所確聞實是當日於卒爵樂闋之頃而數數發歎也此實七十子之徒所親傳者非記禮者之虛語也至若長樂劉氏云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此因禮運與蜡事畢之歎而牽合之則非其義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參居庭實之間居字如此解足矣方氏云鑄之為鐘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此自生糾纏矣○夏書泗濱不言石而言磬戴記旅幣不言金而言鐘皆以其性目其材也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黃氏曰魯豈能殺强臣哉殺者降殺之義此說黃氏日抄從之愚按此說非也正因魯國後漸孱弱不能制三桓故舉大夫之强者必曰由三桓始也在鄭注以牙鴆慶父死當之是固然已然記禮者之意則以三桓之强三桓之僭著大夫之無君耳若以殺訓降殺則不可通

郊特牲

繡黼丹朱中衣鄭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疏按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愚按詩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繡當爲綃以綃黼爲領也陸氏釋文云繡音秀衆家中毛並依字鄭改爲綃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疏又云郊特牲及詩箋皆破繡爲綃者以繡黼不得同處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衣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按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

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按此則鄭氏自用所破之字徑改經文之明驗矣昔李盱江嘗言鄭康成於字誤處未嘗改正豈知此素衣朱綃已被孔疏舉證之乎此則鄭之說耳按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俻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愚按孔疏他處多傳會鄭義惟因此詩毛傳不與鄭同故不從鄭改綃也然其謂義亦通者則仍不免周旋鄭說耳詩唐風毛傳諸侯繡黼此繡黼之確證一也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注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此繡黼之確證二也陸釋繡音秀衆家中毛並依字此繡黼之確證三也孔疏以繡為刺此繡黼之確證四也若鄭改為綃僅据郊特牲

魯詩作綃齊魯韓三家與毛詩異字豈止一處而必魯詩之是從乎此則作繡為正作綃為别而何以云義亦通乎陳雲莊引石梁王氏說謂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綃其意雖是然未詳辨唐風毛傳鄭箋之不同則猶未析也黃東發既不從改綃之讀而又載鄭氏五色備曰繡之說則惑矣

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一條此因三桓僭立桓佃廟而及之非關於禮經正文也孔疏中之引許慎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所謂左氏說者出於漢儒師承在杜注之前遠矣而春秋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條下疏但述援衛鄭而不及許氏此條者左傳疏之疏不及郊特牲疏之密矣魯之立文王廟於他經固無明證近日錫山顧氏援論語太廟詩閟宮皆未明言文王廟以駁左氏之妄其說自通然左氏於襄十二年傳必詳言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諸文以質當日所行臨於廟之禮者豈其無是事而鑿撰之借使杜氏之注不足據而許慎

所引左氏說則又在杜氏前奚得直斥左氏為妄乎必疑魯之立文王廟則闕之可矣

疏引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廟者此因上引許慎五經異義據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公廟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于國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疏亦引莊二十八年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元（康成名避焉）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illegible]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illegible]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illegible]賜之禽也元（康成）

郊特牲

名遊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君之廟疏云若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
寫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為同姓有先王廟據此疏以為鄭康成不從先
鄭公卿自祭先祖而王賜禽之說故以為同姓有先王之廟此則以夏官
所謂都家合之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故郊特牲疏云鄭氏與許
慎同者同謂公子為大夫得自立所出先公廟也準禮繹經並合引据非
復鄭氏之虛為演說矣但在此經言公廟設於私家非禮則鄭注既以魯
立文王廟補經所未及孔疏又以都家立所出祖王廟補注所未及揆之
先鄭夏官之注則都家立廟於經本無明文究屬講師之演說耳
鄉人禓注禓或為獻或為儺釋文云注時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儺据此
則注謂時難本是難字也其云或為獻者惠氏九經古義引鄭氏論語
鄉人儺注云魯讀儺為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儺魯論語作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鄉人獻獻讀莎又讀義義音莪聲近儺愚按惠氏此條据魯論作獻是矣不必又從而轉其讀以為聲之近耳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此所謂社祭五土之示者即謂土神也所謂句龍為社是也此經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孔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此語未明析此經言神地之道者正見其與方澤祭地不同也既有方澤之壇以專祀地示而又必祀五土之神者乃所以見祭地皆言祀道之分職其精靈於五土之神故曰神地之道也孔疏未然句龍之神之社也孔疏詳載鄭學之徒與王肅難鄭相通釋諸條者蓋孔祭酒作禮疏每遇典禮必鋪敘其詳以見博洽耳此經初無二義有待於王鄭相難及鄭學之徒相為通釋者也孔氏此疏止云知為羣姓立社者祭法文此一句是此經之正疏耳其餘諸文援及名詁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致後儒泥其說謂古無北郊皆講家演說之為害學者所當分別觀之

郊特牲

者也（詳見書附記）　但鄭孔雖援祭法為羣姓立社之義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而此經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此云大社者則兼合天子之大社王社諸侯之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置社皆該在其內言之以對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而言耳非與王社國社諸文異義也薄社北牖專以周時所立殷社言之則上句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統論自古代興之朝凡勝國之社皆然云爾亦不必謂自古凡勝國之社皆止於屋之而非北牖也但据周時見在可稽之薄社則北牖耳若必分別之謂屋之不受天陽自別指商以上之勝國社固非也若必如孔疏專以喪國社指周立殷社則下句經文曷為又明言薄社乎所以說經惟當就經文繹之而已

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氣也注墻謂之墉此與下薄社北牖自是二事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牖主以日而位於南郊此以南郊北牖對言之而以墉爲牖誤也且疏云社主陰陰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据此疏義則方氏一條不惟訛墉爲牖而且訛作位於北牖不知社壇之位實在南不在北也此必坊塾板本因下文薄社北牖致將上文於北墉下之墉字訛作牖字耳近日儲在文夏后氏以松四句題文云就陽位於南郊荅陰氣於北牖即因方氏此說而誤用者恐俗學相沿其謬故表出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獘火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疏云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

郊特牲

之出火謂爲焚萊祭社故稱季春周氏諝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豳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不必同校周氏此說欲辨正鄭氏以記禮者記覲誓社爲季春之誤然周氏所謂豳詩月令行於季月者豳風七月之詩云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注云不用仲冬豳地晚寒此不得以建丑之月證建辰之月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此田獵二字貫下之藥言之非謂此月田獵也安得謂豳詩月令行田獵於季春乎此以辨正鄭注遂涉謬誤矣竊按鄭注所謂火弊獻禽在仲春者本於周官大司馬確不可易而民間季春出火亦據司爟之文皆不得謂鄭氏之非也惟是據此司爟民間季春出火而火弊獻禽自在仲春以作記禮者之誤則愚有說焉竊繹季春出

火為焚也句季春出火仍指司爟之季春出火合行火之令與民之從令言之非言季春親誓社也其云為焚也則以司馬之仲春焚萊獘火獻禽言之以記誓社之典禮也然後爾其車賦以下數句承上為焚也自言仲春誓社之事而上句以季春出火為之緣起則是特為提叙季春之出火因以溯言仲春誓社之事再不特文字銜接之勢不應泥上季春句義且此節根上祭社言之蓋上節具言報本反始之義此節則言民事之季春出火亦因焚萊誓社而制其令則社之事關係於民生日用者非特一端而已故此節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又該備言之合上下節讀之其非以焚萊火與屬季春尤無疑義周氏不達此義而妄引鄭風月令欲以駁鄭注則奚可哉

郊特牲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為艷示之以禽使歆艷之惠氏九經

古義中鄭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艷古字通按惠說是也鄭注

此條不言聲之誤最有斟酌此直是鹽與艷通非聲誤也近日有人撰一書分疏鄭氏讀為某讀若某諸條但鄭氏好破字不應處處傅會之耳此條鹽讀艷則無可疑者方望溪改讀為驗謬矣

此篇以郊特牲名篇而篇首於郊祭義尚未詳言至此郊之祭也至大報本反始也乃正詳言郊祭之義葉氏夢得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日以至正以別魯則此經之義豈果為別於魯而言之乎鄭氏所以必謂之魯禮者蓋執明堂位魯君祀帝於郊之文又執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故謂此經推魯禮以言周事孔疏傅合鄭義而云周魯禘亂又言經文誤作周皆是演測妄說不可從也然孔疏詳載聖證論王肅難鄭之說云王肅所据經傳分明則孔疏之意原未常深信鄭

說也其云郊丘大事王鄭不同畧陳二家所据而言之則孔意非專主鄭說也其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蓋孔疏並列諸文初無確見耳此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數語是疏綜括所引諸說之詞而衛氏集說載入王氏曰下是又衛氏之誤也衛正叔集說成書在朱子卒後二十餘年即宋人解禮記之書亦已援引數家矣而如朱子斷定郊祀在冬至之說却俟陳雲莊集說乃定從之則衛氏之書繁稱衆說亦初無定見耳朱竹垞乃云當以衛氏之書取士則近日併有欲議更以鄭注取士者孰知陳雲莊之書雖陋乃轉有可取之處要在讀者定識耳豈必偕傳而後陳哉

郊特牲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

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此二説在陳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為典据在徐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為非禮然翫味經文初無斥其非禮之意也下節卜郊陳氏以為卜牲方氏以為卜上辛中辛下辛方氏説亦與用冬至後辛日之説不合而陳氏卜牲説雖可通然此經詳陳郊祭之義曰卜郊曰卜之日則明以卜郊言之固非専指卜牲也横渠張子又謂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此又曲為推説亦非經義也春秋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疏正月節立春啟蟄為中氣是啟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而禮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至日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

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竊按孔疏此條以左傳孟獻子言郊在建寅月而駁雜記孟獻子言建子月有事上帝之說此孔疏之迂滯耳蓋古籍不盡可攷矣豈得以其一說而必廢其他說乎郊祭之禮在建子之月自以冬至之日爲正周官大司樂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之日者冬至一陽生是以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于郊天必用建寅者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欽惟我

國家定制每歲冬十一月冬至之日祀

天於

郊特牲

圜丘每歲春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誠為萬世不易之鉅典矣則禮記郊之用辛注疏謂取陽氣新用事之義又謂取人君齋戒自新之義胥誤背於建寅月祈穀之祭則說禮而得其意不必岐惑於諸家之辨析矣至若專詁郊之用辛句義則記禮者各有指歸即如春秋襄七年傳啟蟄而郊固不必主左傳以駁禮記之誣而就此經周之始郊日以至則經文固亦未嘗明言其後用冬至後之辛日是周是魯是正是非也後之學者又烏從而詳其顛末質其同異乎若據禮言之則周之始郊遂以辛日冬至而後此歷年之郊自應仍用冬至之日未有舍冬至之日不用而必依用始郊所值之辛日者假如周制冬至之祭必依用始郊之辛日則周官大司樂何以必言冬日至奏之乎且家語孔子對定公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固專指建子之月言也而建子之月不比建寅之月有立春為限

斷可以上辛定之也冬至固非必定在建子月之上旬而冬至後之辛日未可槩以上辛稱也若謂周之正月亦可稱上辛則假若冬至在建子月之下旬而適不遇辛日則將以建丑月之第一辛日為上辛乎所以右論禮之意禮之制則自應冬至日郊天而祈穀用辛日為萬世不易之典若論郊特牲篇言郊用辛之文則當日如何沿襲舉行記禮者舉其端而未詳其委後之學者自不能合諸經所援禮文而一一質之也鄭氏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竊謂孔疏因此而備述王肅馬昭諸家申難之文固自難以槩泥然此經之文若目為魯禮則推魯以言周於義於文又未嘗不可通耳讀鄭注者勿泥其指而善取之可矣

卜郊一節下衛氏集說引橫渠張子曰獻命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也

郊特牲

國無庫門天子皋應路而已又引秦漢楊氏曰此章言王立其於澤王皮弁以聽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按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而橫渠此條乃言天子無庫門可乎楊氏駁鄭注魯禮之說當矣衛正叔集說乃不擇是非合此二條而駢載之雖李資州易傳亦間有此失然資州之書尚偶或有一二論斷處朱竹垞乃亟稱衛氏之書無一語不出於前人蓋竹垞亦未暇細讀此書耳

王被袞以象天一節鄭注以爲魯禮又以爲魯用殷禮此則長樂陳氏三山林氏諸家之說辨駁鄭氏之誤詳且確矣若衛氏之書皆似此條有後說以駁正之則善矣至若孔疏謂師命而民嚴上盛美之詞未必實然此條尚應刪去不載也安得平心卓識者就衛氏書刪訂之乎

八蜡之目鄭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

昆蟲八陸氏釋文從之其後諸家說各不同若陸氏佃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合農及郵表畷為一而分貓虎為二此必不可從者也方氏慤之說無昆蟲亦無百種而分貓虎為二橫渠張子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徐氏師曾曰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非也當据經文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節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何哉竊按鄭氏注以昆蟲居八似是因經文祝辭昆蟲毋作句義云爾所以家諸疑之謂昆蟲不當在蜡祭內也然依經文則農及郵表畷下又有禽獸禽獸即下貓虎之屬也若鄭氏必牽及下文祝辭之昆蟲以足其數則鄭氏何獨不舉上文禽獸二字以足其數于禽獸昆蟲亦皆類也若依孔疏禽獸可以總下貓虎則禽獸亦可以該下昆蟲矣後儒尚欲分貓虎為二則昆蟲獨不可與貓虎分為二乎蜡之祭也

郊特牲

一節文有虛實詳畧之次非必一一陳其目也若謂昆蟲不當祭則既有先嗇司嗇之祭又何為别出百種之祭乎經云祭百種以報嗇也此所云嗇非即先嗇司嗇之嗇乎而百種又為一祭乎迎貓虎者迎其神也則祭昆蟲亦祭其神非祭昆蟲也所以經文仁之至義之盡總括于禽獸之下則不特該貫貓虎而亦該貫昆蟲矣自仍以鄭氏注為定說

周氏諝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為息民之祭若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為息民之祭乎此可正鄭注建亥之說矣周禮秋官蜡氏鄭注蜡蟲所蜡也說文蜡蠅胆也胆蠅乳肉中也据此字从虫則昆蟲系於八神鄭說有由也伊耆氏秋官之職鄭注云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而孔疏以神農氏當之又或云即帝堯雲莊集說直云伊耆氏堯也然鄭氏於秋官注云伊耆古王者號於

明堂位注云古天子有天下之號於郊特牲注云古天子號鄭在孔前已無質言其代帝號之實證則奚可据後儒所目以定之乎

羅氏致庶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孔疏與之庶女明以此為戒一云豈每國輙與女庶邪正當羅氏以庶與女示使者爾竊按疏意以後說為主蓋以事理度之必無使者載庶與女以歸之理也故謂羅氏以庶與女示使者也然戒諸侯好田好女則明戒以好田好女而已何待致此庶此女以示使者乎以是解此經者引周禮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謂非真以庶示之也作羅以示之羅者所以獲庶故以羅戒其好田亦非真以女示之也作襦以示之襦者所以衣女故以襦戒其好女方氏慤周氏諝薛氏季宣鄭氏鍔黃氏震皆同此說方氏苞又謂庶則與羅并致女則但以襦致此則臆說耳　然夏官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

郊特牲

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康成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因疏云後鄭增成先鄭之說言蜡者直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也竊按周官之文有舉其時言之者有舉其事言之者如云正月云歲終之類則舉其時言之如下文言中春羅春鳥是也如云祭祀則供其職喪則供其職射則供其職皆舉其事言之此羅氏條下云蜡則作羅襦是舉其事非舉其時明矣是指蜡之祭非指蜡之月明矣又況蜡之月是建丑之月乃可以息田大息老物也豈如鄭氏所云建亥之月者乎蜡既非建亥之月羅氏條所言蜡又非言蜡之月而謂作細密之羅可乎且鄭司農於夏官羅氏云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又於考工記弓人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夏官注則引易作繻作袽

考工注則引易作襦作絮釋文引鄭康成王肅作繻子夏作䌤說文繻繒采色襦短衣也無細密之羅之訓不知先鄭細密之羅義何所本也且繹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之文若果襦是細密之羅不應於羅下言之也且鄭司農之注言大祭言索饗非以畋獵言也此其言細密之羅是果如後鄭所中義否又未可知也在郊特牲言致庶與女無羅襦之文而方氏周氏諸家以羅為致庶以襦為致女雖與夏官蜡作之義若可相比然當時如何致庶與女之實徵究無典籍可憑學者得其大意而闕其所不知可矣惟蘇氏諧所謂舊說用所俘亡國之女則無稽之談勿信可耳天子大蜡節之後至樹瓜華重舉天子自是別起一事言之注謂羅氏又詒以此者非也然云不欲藏之種則緣此節言蜡言息民收功諸條而言之若以為羅氏所詒則非也若以為戒諸侯則是也

郊特牲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按鄭注以移為羨式當有所師承然所引周頌云此其羨之與亦不甚明豁正恐未必是孔疏敷羨義也豈惟經有當闕疑者即注義亦未應漫然承之○衛氏集說所引長樂劉氏曰以移民也者民既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為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為有餘移其身也又引大司徒之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劉氏此說甚有意義然與鄭注羨義不合愚意鄭注羨義必非臆說耳至若陳氏澔謂移者寬縱之義則誤會鄭說而失之者矣

恒豆之菹一節注謂諸侯也疏云鄭知此謂諸侯者以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注引周禮天子朝事之豆饋食之豆與此經

異以明之雲莊陳氏亦本此為說恭讀
欽定禮記義疏曰諸侯水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
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子朝事之豆而不
必拘於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矣又据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
七菹三臡實之則菹亦稱醢矣而尚拘拘於為水為陸邪凡禮經各有授
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便武斷謹按此條可為讀禮
經之總發凡矣顧考訂諸禮經傳者皆書一通於卷端時三復焉
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周所造於諸侯為上按此注亦因上恒豆節既
指諸侯之禮故此句上尊亦必以諸侯言之以炤頗前節之說其實非也
孔疏云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孔疏於鄭注每多承合而
申言之而此條則先言列在諸尊之上其義乃明其後文乃又申鄭義
郊特牲

此疏家之體依注以倫其說且隔段爲文使讀者自知前條爲正耳乃衛氏總建入孔氏曰則學者於上義將何適從矣衛氏之書牽滞有若此者

此篇於別録屬祭祀而中間附入冠義昏義二段雲莊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昏一段當附昏義豈知後篇之冠義昏義自各記爲篇不當以此附彼也且禮記之冠義昏義本是因儀禮之冠禮昏禮而記之者此篇冠義一段正與儀禮冠禮之記相同豈得云儀禮冠禮之記轉附于禮記冠義乎石梁之說直似目未覩儀禮者耳然而鄭氏注此篇冠義之語亦與其注儀禮之語詳畧迥殊則又豈康成不始顧儀禮乎蓋二戴類述禮家舊文每有彙錯事文不得以後人文字連綴次第泥之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一節在冠後昏前自是槩論制禮之

義雲莊云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亦尚可通而孔疏云是因上起下之文不意孔仲達在唐初竟有似於今日秀才作時文矣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按此言不復用即經言敝之之義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尊時制也徐氏此說甚明白矣然所以言敝之者是中言所以不煩加緌以致飾耳此經詳言其緌未聞則用古与改制二義兼之玉藻於此處不言其緌未聞則尊明改制之義

另起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孔疏夲明蓋上句言惟信可以事人信字連事人為句下句言信為婦德信字略讀但不必泥鄭注作立身解耳雲莊集說解二信字皆誤故其讀下句信字連婦德為句亦非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上言親之即親御授綏之事也

郊特牲

下言親之即敬而親之之義也注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於義支贅矣
注又言齊或為醮夫或為傳此即鄭氏破字之類耳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鄭注爓或為膶此句孔無疏
祭義注云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
膶熟也玉篇膶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雲莊集說以血腥爓祭為句與下
節血祭句腥肆爓腍祭句並可相證
焫蕭合羶薌鄭注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孔疏因之然陸氏釋文云羶當失
然反嚴陵方氏曰羶者天產之臭染蕭以膟膋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
言薌是羶薌二字以膟膋與黍稷並言非如鄭說也且羶與聲音相判
且何云聲誤耶
有虞氏之祭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者其精享之意全就於此非僅

言先薦之而已馬氏晞孟曰易觀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是也故總結一語曰凡祭慎諸此雲莊陳氏集說以此句作上文之結句是也此下文發明求諸陰陽之義雖亦兼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而與上文尚聲尚臭一節各為指歸矣

尸陳也鄭注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嚴陵方氏曰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按爾雅釋詁尸陳也注引郊特牲此句證之春秋宣十二年傳杜注亦曰尸陳也白虎通亦云尸之言陳也此經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以下釋義蓋皆古志所承非記禮者所自為也且肵富之文不顯於此篇益信其為禮經之記矣鄭氏漫以意斥之失其指矣

明水涚齊貴新也鄭注既詳釋涚字之義又云涚齊或為汎齊陸氏

郊特牲

釋文云汎本又作泛同然下句云凡洗新之也則作汎者其誤明矣此注當云洗作汎誤也

腥肆爓胎祭注治肉曰肆釋文肆敕歷反疏肆剔也謂薦解剔也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謂之腥體而陳之謂之肆按周禮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康成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釋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疏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也後鄭之意以肆為剔音讀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與（言殊肩髀）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解當彼鬄也愚按鄭注治肉曰肆未嘗云音剔也孔疏肆剔也此是以剔義詁肆字亦未嘗言音剔也惟地官疏云後鄭之意

以肆爲䠞音讀之此所以陸氏釋文分別先鄭音四後鄭音託歷反也然郊特牲腥肆爓腍各以其生熟解沈言之則後鄭之義當矣若嚴陵方氏仍主先鄭之義則腥爓腍三者獨非陳薦於俎乎而黄氏日抄專以陳爲肆是則後來講家但知就後人文義以訓之不特失康成之指抑且不知司農之言陳骨體者亦非專以肆訓陳耳

汁獻涚于醆酒鄭注獻當爲莎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此亦猶獻尊獻讀素何反謂爲齊人之聲誤耳彼則以爲鳳羽婆娑之義此又以爲摩莎之義皆所謂轉而相之者也嚴陵方氏曰獻言其事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方氏此說獻如字勝鄭注遠矣

郊特牲

有由辟爲鄭注辟讀爲弭謂弭灾兵遠罪疾也嚴陵方氏曰辟以去之若辟去不祥之類依方氏此說則辟字無煩改讀弭矣黄東發云當如辟邪辟惡之辟

內則

朱子雖亦取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之說然朱子謂此冢宰實天子之冢宰則注據諸侯之義可勿泥矣孔疏謂注意疑而不定故稱或兼職爲孔疏雖申鄭注然已不欲深執其說耳

柔色以温之注温藉也釋文温本又作蘊又作慍同於運反按惠氏謂古緼藉字皆作㬈即釋文温本又作韞之義也然惠氏敍匡謬正俗不當改譬爲緼之說則禮器孔疏云今之本作温字當云温潤可省一切繁引矣匡謬正俗之說即禮器孔疏義也已見禮器中條下

免薨免音問注免新者疏不詳言其義詩小雅薇亦柔止箋云柔謂脃脕之時釋文脕音問即此免字也玉篇脕音問新生草也廣韻又作莬

不友無禮於介婦注義甚明朱子疑之而謂友當作敢項氏又謂此句當連上下文讀衛氏集說黃氏日抄皆並採之殊無定見也陳雲莊乃專取石梁王氏之說以斷制之亦非

子弟猶歸器鄭注云猶若也此訓猶為若於文義未安且無所證據陸氏佃改為子弟猶歸四字絕句更未安矣黃氏日抄並取陸說亦不善擇者也近日方氏析疑於此鄭解歸字爲作人饋又未析言猶字之義然其言同居未嘗異財以申上文大宗小宗之義此則畧得大義耳

庶羞二十豆鄭氏据公食大夫禮膮牛炙閒不得有醢以醢為衍字陳雲莊遂云醢字當刪羞糗餌粉酏鄭云酏當為餰雲莊云酏當為餰因鄭

内則

而小變其說耳鄭注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然鄭又云公食大夫禮以鴽爲鴐疏亦未嘗言其必改從鴐也蝸醢以下二十六物鄭注似皆人君燕所食牛脩以下三十一物鄭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疏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又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按禮經名數言各有當非可執一以例之内則一篇備詳日用飲食之節飯羞膳飲諸細目初未嘗一一指其爵等言之至若下文別言大夫士庶人者又其別起事目之文豈可因彼文以執此上皆人君燕食所用燕食所加乎又注言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而疏因執此以爲作記者但錄諸侯之事更多其枝節矣在鄭注用公食大夫禮以校

核庚羞二十豆則可而必貲以人君燕食之目則無所證据耳

豕望視而交睫腥鄭注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周官内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則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鄭注亦云交睫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疏云此經腥有二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腥之腥故連取交睫以解云按内饔文下所謂交睫腥與犬赤股而躁臊句同義則上所謂辨腥臊羶香者正該下數事言之何得謂破下腥字而非破上腥字乎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此上別有胜字云犬膏臭也臊字云豕膏臭也廣韻則云腥豕臭肉胜犬膏臭乃以腥為肉臭之訓是腥臊皆為肉臭之義非說文小息肉之一訓所能槩矣内則此文與周官内饔正同惟其上無腥臊總括之文故疏家亦不能舉鄭氏破字之由而其

内則

實即使解腥為小息肉亦本有説文之訓可據不當破改為星又申之云聲誤也而況此經有周官内饔可證并亦不當援説文乎準是言之則鄭氏破字之無所證據者皆此類矣可盡信乎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合下或曰麋鹿魚為菹云云通為一節其稱或曰者上言為膾為軒下言為菹為軒之類名義錯出故稱或曰以分疏之此作記者不欲以肉腥之為膾為軒槩盡之也孔疏乃謂作記之時無其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殊失其解

天子之閣左達五節疏言天子庖廚遠諸侯庖廚近者蓋以庖廚遠則取食物稍遲故多置庋食之閣庖廚近則取食物便易故少置庋食之閣方氏苞謂疏以閣為庖廚此誤讀疏語耳

三王有乞言鄭注有讀為又方氏黃氏則讀如字義較又字為長

飯膳醢飲緒食物之類記於子弟之儀後淳熬淳毋之類復記於養老之制後皆作記者錯舉而類記之孔疏於淳熬淳毋節云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此專承養老於義偏矣

八珍之目不特內則本文無之即周官膳夫珍用八物亦未具言八物為某物也鄭於膳夫注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至其于周易鼎九四注則又云糝謂之餗是八珍之食賈公彥醢人疏云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易注糝又入八珍中故注不同而呂氏希哲則順此經文謂淳熬一淳毋二炮三擣珍四漬五熬六糝七肝膋八要之八珍經無明文則即從呂說無害耳孔疏乃用鄭氏此注取肝膋不取糝而謂記文不次又不若賈疏之兩存而不斷矣

內則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此見妻平時不居側室也側室妾所常居耳疏

五之一章之

乃云妻居側室妾亦當然又引春秋傳側室是妾之子則其義亦混矣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下節又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此二節前後文相承言之則接子者是生子之後行此禮以著其子之生也重之故言接也其云宰掌具則大牢少牢居其禮之大者故特別而言之其設禮之具尚有他物則略而不言該於掌具內耳凡接子句下必云擇日則可見隆重其事慎重其儀所謂接子者是重此子之始生無疑義也嚴陵方氏讀接如字是矣而謂接見其子接見字義猶未備也至若鄭氏注不知何以不照顧下節凡接子句而謂接以大牢接讀為捷謂以大牢食其母使補虛強氣（鄭氏詳改此字更加傅會）如此改字於事義既不合於文義又上下不符此誠不通之極者矣然嚴陵方氏於詩句之亦不取鄭說

謂此詩是誦詩之詩則又非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親嘏主人主人復位詩懷之鄭注亦云詩猶承也豈可亦作誦詩解乎方氏苞改為持更不可從

卜士負之故曰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者飲之酒也若作禮字則禮字即可該酬幣在內何必又云賜之束帛鄭氏好改字而不達文義類如此

[illegible]

旬而見未食而見已食而見此節次之詳古禮不可深原矣然旬必是旬時之旬鄭改均非也

衣不帛襦袴自以幼年戒奢之義為正鄭於生子之母則言補虛強氣又於不帛言其太溫傷氣玉藻童子不裘不帛鄭注亦云溫傷壯氣鄭說每似醫家者何哉請肄簡諒鄭謂簡是所書篇數雖亦可通然篇數之簡與信實之諒相連為文可乎況書計書已見前矣

內則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二方字不同而鄭注皆云方猶常也方物朱子云方猶比也此節論語子貢方人孔安國訓曰比方人也朱子云猶比猶字尚可毋庸贅耳若博學無方與檀弓就養無方鄭注方猶常也此雖可通然方即方向之方言其無所定執也孫友視志注云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疏謂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此解渾而未析 按上節二十博學不教已非幼學矣則三十博學無方豈有至此時始視其立志乎嚴陵方氏曰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愚謂方氏之說非也孫友視志在本節即須合博學無方觀之在上下節則宜合內而不出觀之蓋學至此時始見其

成就條理故在所學則非一隅之定方可執在所取益之友則惟其志之所就是視如其志於文章者則孫於文學之友如其志於經濟者則孫於政事之友雖志之所向肇基於幼學之初而志之所成就則表著於取友之益此所謂視志也此孫友無質否二層也

禮記附記中

己巳十一月謄寫底本
辛未八月廿四日覆校
壬申十月廿八日覆校

卷四　玉藻　至　少儀
玉藻鄭注錯簡表三頁半[illegible]

卷五　學記　樂記
樂記篇目表六頁零十九行

卷六　雜記　至　坊記

禘祫祀辨一稿五稿一稿　說文引周禮周禮無此文
祭法內附記稿一稿　[illegible]金榜禮箋之說
唐祭辨[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附記卷第四

大興 翁方綱

玉藻

此篇名玉藻者以其篇首有玉藻句故以名篇耳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義雖通而語則未該矣又此篇當與曲禮同屬制度非通論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又曰玄冠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近日元和惠氏云玄端即玄冕凡冕皆曰端謂之端冕按方氏惠氏二說相參考之則鄭注謂字之誤者可無庸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聽其朔於明堂門中疏亦引周官大史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按聽朔於門中及王居門中謂之聽謂之居則立非起立之立可知嚴陵方氏曰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于其中此即古位立通用之一證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疏言身自為之則身踐自是殺牲之義但承上遠庖廚而言身踐則豈謂身自宰殺乎大意止謂不親見其宰殺足矣鄭注踐當為翦杜撰改字其實不必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鄭注云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疏云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又云據注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按注言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此注渾言臣而不析言大夫則豈朝車二字上貫大夫又下貫士乎吳氏澂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

第102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反内

皮為韠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韠豹植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韠豹植四字而不敘其文云果如吳氏此說則士之朝車何以畧而不言乎且疏何以言大夫士尊卑不同乎若士之朝車別有他制則更宜析言之若士之朝車別無他制則又不應以朝車專指大夫之朝車矣鄭氏之說以臣渾之既不能使經文曉然吳氏之說以大夫別之又不能使經文曉然此節恐當闕疑也準此言之則鄭注謂君羔韠虎植為君齊車之飾者經文既無齊車字恐亦未敢臆定矣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釋文連力旦反釋也注同疏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宋本如此今注疏板本引釋文作連力旦反釋也注同遂誤以注作連猶同也疏爛又誤作闌此數字之誤而其義皆晦矣不思疏中注云

玉藻

連猶釋也則注何以岐云同也且同也之訓范不可考盖宋時板本已有斯誤疏連猶釋也板本訛作連猶同也釋文連力旦反釋也訛作連猶也以致嚴陵方氏曰連之為言續也是因同也之訓而轉訛矣雲莊陳氏又謂連讀為湅湅洗也力甸切方氏苞又援攷工記湅絲湅帛以傅會之是又因力旦反而轉訛矣

書思對命方氏曰謂書已之所思於笏以待對君之命也孔疏以思對命分作三事解非

[illegible]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雲君之室西側王氏曰堂西也猶[illegible]君之坐席之謂注未明曾子問[illegible]於女氏之堂[illegible]西也注[illegible]雲莊陳氏云為字平聲不知疏引庾解是為字去聲義也然陸氏釋文在唐初乃云為于偽反本又如字則已無定見如此

豆去席尺既可因豆之在席前以例書之在席前又可因豆之在席前以見登席之不可由前此作句記者神妙之筆也雲莊用石梁王氏說以讀書食三字為句則齊連下為句不可通

[illegible]一條[illegible]

四節不記
[illegible]形又有記一

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鄭以言言斯為句禮已連下為句陳雲莊云已止也此即用鄭氏句義也山陰陸氏以斯禮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黃氏曰抄古以言言斯為句今以斯禮已為句按黃東發稱今則南宋時皆用陸說也雲莊書成於元至治壬戌而未嘗綜覈舊聞矣

注武冠卷也釋文卷起權反玉篇渠圓切曲也雲莊集說卷上聲非

大帛不緌注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白謂白布冠也疏云知帛當為白者以襍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帛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大帛言質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帛疏帛也大布疏布也按陸氏謂大帛言質此與不緌正合豈必云是白布乎且陸氏取左傳大帛以證此大帛而孔疏乃謂左傳大帛與此

異者蓋孔疏欲理鄭說故謂左傳大帛與大布相對布與帛是二事故言異耳然獨不思襍記云大帛冠緇布之冠皆不緌既以皆字承上二冠則大白與緇布亦二事矣何得因其連文而謂大帛即白布乎況此疏既謂左傳大帛是白繒與大布相對為異而襍記疏乃因鄭注引春秋傳衛文公事而又傅合之云引春秋傳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者證大帛冠是布也則同一禮記孔疏而二處不相照應矣此竟當依陸氏大帛即是素繒無庸改帛為白耳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按鄭氏此言或別有所据然鄭氏不著其由來而宋王者之後何以用紫緌乎此可存而不論者也疏云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按此疏中鄭義支離無所据不知白牡

大路與冠用素緌何涉也且下節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疏中注義引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宋是殷後愈見此疏引白牡大路之無當矣（鄭於朝服以縞亦云僭宋王者之後或有所本但疏家不當為之曲證耳）

唯君有大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注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按此節大裘與黼裘即指一事言之黼裘為正大裘為非也鄭以大夫又有大裘言之未喻其旨矣且此経無大夫之文而疏云経言唯君知時臣亦為之恐是因注語傅合其說未必経義如此也竊詳鄭注之義以省為獮又謂大夫又有大裘此在鄭氏如或別有据以言之則當明著其本末使讀者了然若其出自臆說則疏家又焉可以己說傅合之手省改獮則雲莊集說從方氏釋為省耕省斂之省黄氏日抄從陳氏禮書解為前祭十日誓戒三日省牲禮書曰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

玉藻

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徒大祭祀納亨前王卯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與誓省皆與之也據此不必依鄭改省為獮而陳氏說較方氏省耕斂為長矣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注飾猶褎也此注最精乃與上二句豹褎豻褎同義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此三句之字皆指裘而言也此下又云犬羊之裘不裼又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按近日秦氏蕙田蔡氏德晉考裼襲之義謂裘之上有正服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者復衣也據檀弓云麻衣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是裼專以袪言而非別有裼衣襲衣也又言玉藻綃衣緇衣皆禮服裘上加此禮服

而裼則捲其袪以見裘之美也裘以裼爲常而當致哀致敬之時則襲蓋之一衣而可裼可襲非裼爲一衣襲又一衣也蓋裘之上爲禮服卷其袖以露出裘則謂之裼袖不卷而掩蔽其裘則謂之襲教君善謂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又近日江氏永鄉黨圖考云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見美謂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内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其裘此與秦氏蔡氏卷袖之義互相發疏謂見裼衣之善非也君以錦衣裼狐白裘亦是見狐白之美也以上二說可以合證裼襲之義秦氏五禮通考詳載蔡氏攷辨而於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一條未嘗攷也愚竊有說附見後條

大夫以魚須文竹釋文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按此所引崔靈恩及隱義二說隱義云以魚須飾未言音班

玉藻

雅崔言魚班耳陸氏釋文乃專用崔義為音不知崔說亦未言音班也
金華應氏及雲莊集說皆不從之
宋盱江李泰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為得愚按鄭氏注所謂某字讀為某字某字當為某字者此當各就其文分別觀之大約改正合義者十之一二其誤會而改者臆度而改者無所證據而改者十居七八而說者必曲為迴護以其但注於下未嘗徑自擅改謂之尊經則必如近日元和惠棟之奮筆不顧直於周易述徑改經字然後謂之不尊經乎此不必為鄭氏斡旋者也至於玉藻失次則後漢熹平中九江大守盧植上書言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而康成禮堂寫經之語又在此後二十餘年世之言經文脫亂者

自鄭注玉藻始也究其所謂某句宜承某句者皆於義爲順叙李盱江以改字例之失其輕重矣惟是鄭雖言某句宜承某句而未嘗别自起一編以改移之且并未嘗綜次其前後合爲一文以說之李盱江謂未改經文者是也後來孔穎達氏作正義於而素帶終辟節下云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襍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襍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孔疏此段雖就鄭所改者依次撮述之然亦其疏解不得不如此順叙也亦止於附系

玉藻

疏内未嘗於正文有所改易接連也衛正叔集說亦止載鄭注於下而不
改動經文也惟至雲莊陳澔集說則并不明引鄭氏注直改經文順叙前
後讀者童而習之竟以為經本如此不知其為鄭氏所注雲莊所改者則
其輕蔑古經自用己意何可以導後學哉雖鄭氏所改接續順叙皆於義
爲諧合然即使如此亦當先録古本之失次者於前然後再援鄭說更加
改之於後庶幾不失校訂之意今奈何不言其由來貿然直改是何說歟
謹就經文及鄭氏注表出其概於左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
約用組
鄭注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原本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在三命赤韍葱衡句下　鄭注於彼未嘗

言宜移於笏度二尺有六寸節之下也且孔疏於彼處亦止言大夫大帶一經厠在其間未嘗因鄭說而輒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之句當移於何處也陳氏乃逕自移置之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原本此節在肩革帶博二寸句下鄭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疏云大夫大帶一經已於帶條說訖可見孔疏不敢移易原本而其節次之義自明白也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原本此節在王后褘衣夫人揄狄之下鄭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紛用玉藻

組

按前文云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鄭氏謂三寸長齊于帶以下一節宜承約用組所以鄭注三寸長齊于帶節云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讀鄭此注自可見其承約用組之義矣豈必移易原文乎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原本此在紳韠結三齊句下鄭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疏云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唯有三寸長齊于帶

一経厠其間帶事前文已解訖可見孔疏不敢移易原本而其節次
自明白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原本此在皆朱錦也句下鄭注此亦亂脱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疏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脱厠在其間宜
承上無箴功之下令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按此是孔疏依鄭注於此
處先抽出肆束及帶一段解說於前以終言帶事而以童子二節自相
連也然孔疏雖依鄭注以肆束及帶一段上承無箴功而無箴功之下
果否直接肆束句抑或尚有他文亦皆不可知孔疏抽出另解之而不
移其舊次則不妨耳陳氏移易連合之則其罅隙不可見矣
凡鄭氏云亂脱宜改承者五處鄭義本皆允合陳雲莊移易連合之
玉藻

於義理亦皆無害今既有注疏原本可驗陳氏之依鄭改本即無譏可也惟是前條而素帶終辟句鄭注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此在鄭氏未嘗以諸侯二字必在而字下也盖此處既是脫簡則爲如諸侯字非在而字之上別有他文以冒而字乎雲莊集說乃謂而下缺諸侯字是於而字之當闕疑竟茫昧不理矣亦失鄭氏所謂亂脫之意

素帶終辟鄭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釋文辟依注爲裨婢支反疏云讀如曾子問大祝裨冕之裨按玉藻本篇既有諸侯裨冕之文何消遠引曾子問乎疏闕覲禮諸侯裨冕裨之爲言埤也覲禮疏云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此則援裨冕之裨與鄭注所謂以繒采飾其側義殊相遠而鄭注云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則是不但以音同裨直謂以義同裨矣又本篇前章縞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紕讀如

方一系 懋

埤益之埤竊思紕既訓緣邊其義已明何必復言讀如埤益之埤所以雲莊陳氏於此兩處讀如之訓皆置不理而直云此辟字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音皮緣也義則仍用鄭而去其援引他讀之紆說較為明豁矣

凡帶有率無箴功雲莊謂凡帶當率縫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此說欲與鄭異而失於太巧然鄭注凡帶有司之帶則不知其何以專承有司亦不言有所證据也雲莊及嚴陵方氏皆不用鄭氏專指有司之解而於無箴功之義又皆未得其安也

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為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按詩周南伐其條肄傳肄餘也疏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孔疏則直云肆餘也（今注疏板本或作肄餘也宋槧疏本作肆餘也）按鄭之意似謂肆肄形相近而訛耳肆固不可訓餘也然即使言約紐之餘組亦不得

玉藻

云肆束及帶上肆下及皆末可曉即式経言帶末有餘之義而肆束句鄭既言亂脫有斷簡安知其上所斷脫者不更別有他文乎此與前而素帶終辟而字皆所當闕疑者而鄭氏必以意解之

勤者有事則収之走則擁之二句後又重出鄭於彼處注云此補脫重按文當云重出耳不得云補脫也然益見此篇之文有前後爛脫之簡矣則前段於童子節中間襍廁出肆束及帶一段之文又焉必其上無爛脫之他文乎前章而素帶終辟亦如此正因後章存此重出之文乃益可見讀者隨處有闕疑之地耳乃雲莊陳氏集說於後章有憂者下徑刪去勤者二句重出之文不思朱子章句集註於脫簡重見者皆仍其舊不敢刪也経學至元時已漸開明代不知攷證之弊矣

夫人揄狄鄭注揄讀如搖孔疏云內司服鄭注引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

色皆偹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偹成章曰摇按此摇字是說文作摇也陸氏釋文爾雅作鷂鷂音摇此當云音遥說文作摇也爾雅釋文郭音遥鄭注內司服引此孔疏云爾雅文則或爾雅古本作摇歟

有憂者注此下絕亡非其句也此下絕者謂不與下勤者連屬也亡者謂其下文脫遺不存也非其句者又明不與下勤者連讀也蓋古籍散亡脫簡者自鄭注玉藻此篇始是以詳說如此豈意後有陳氏集說直款然删去其下二句乎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按此既言不裼則即是服之襲矣但服之襲為充美而此言服不充者謂不自居於有美也此服不充之充字與前章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充字一義其實不裼則襲無二義也不裼則襲無二衣也此服不充與充美也弗敢充也同一充字而言各有當

玉藻

矣充美也弗敢充也二充字以充覆言禮不盛則不充與前章國家未
道則不充其服此二充字以充盛言○陳氏集說曰前章言不充其
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誤筆也當云前章言無事則褐弗敢充也與
此充字義殊

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注言非至孝盖疏節猶言麤
踈易見之節耳所以謂其尚非至極之孝孔疏乃謂孝心不篤失
鄭義矣

端行弁行鄭注止言端直也孔疏卞急也足補注義山陰陸氏好立異
說乃有服玄端服爵弁之說不可從也陳氏集說黃氏曰抄並兩存
之殊無定見

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陸釋孔疏皆以己受物爲得義賀氏以授物

與人為義二說不同輔氏黃氏應氏皆以有德為義則不審鄭義有所證据否矣

草廬吴氏石梁王氏皆謂立容以下五句別為一節不屬戒容此較諸家為有斟酌矣然上節色容視容言容三曾皆承喪容言之則此節言容色容視容立容四曾亦宜皆承戒容言之也惟立容一條鄭孔皆以立容辨卑毋讇六字為句鄭云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惠氏因此傅會云古辨貶通其說無据山陰黃氏曰當分各三字為句立容明辨雖卑遜而無失之讇媚也此則立容辨與視容清明為類其說為長頭頸必中以下乃是泛論自為一節耳

顛實顛讀闐尚或於義近之揚休揚讀陽則非矣陸氏又援對揚王休尤為支離要之經語皆不必改也鄭君好改字觕手即改之

玉藻

公子曰臣學鄭注孼當爲枿聲之誤釋文孼音枿五葛反孔疏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孼盤庚孼从木不从子按說文孼庶子也从子薛聲魚列切廣韻臣僕庶孼之事謂賤子也此義雖與樹生之餘之枿字未嘗不可相通而枿五葛反以樹木言孼魚列反以賤庶之子言何可改爲五葛反而云聲誤乎

明堂位

疏引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熊氏朋來曰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邑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謹按大戴記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此篇亦有明諸侯尊卑之語大戴記云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此篇亦有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語而孔疏因其述許鄭諸

儒之說以脩論明堂事義即衛氏集說亦脩載諸家考析明堂之說於篇首然而此篇題目止言明堂之位故鄭目録亦但以朝諸侯陳列之位言之則所謂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者特從其類目附屬而已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云隋牛宏曰案劉向別録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録牛宏亦引明堂陰陽録今禮記月令於別録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此皆與明堂位之篇不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云戴聖删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此下自注云漢劉向別録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据此則小戴所删存禮記之目四十九篇與劉向別録所存四十九篇蓋同一四十九篇之目而其中篇記之

明堂位

實同不可知矣所以隋書經籍志謂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也惟是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亦稱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而隋志稱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益以三篇是爲稍異耳然陸德明亦在唐初所云劉向別錄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得其實陸又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據此則戴聖之書本是四十九篇而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出自馬融所增入隋志亦唐初所成所謂四十六篇與釋文所謂四十九篇正可以相背互證不得因小戴原是四十九篇而遂疑隋志也則今禮記明堂位篇非小戴所原刪定之帙也石梁王氏謂是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之所撰固是臆斷即方氏苞謂出於劉歆之徒傅會新莽而作因以

史記魯燕世家及荀子皆出劉歆增竄之文遂欲於魯世家刪去成王少至攝行政當國數語於荀子儒效篇謂篇首與中間語複欲刪去其首段不知魯世家成王少在襁褓之中數語乃是管蔡流言之緣起若刪去此數句則管蔡流言無根矣荀子儒效篇後段亦言周公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假若刪其首段矣而此後段數語亦刪乎否乎方氏本是帖括時文之家不知攷據而讀經則宜從審慎也禮記此篇既不能因其屬於別錄而謂竟是劉向別錄四十九篇內之原文亦不能因隋志馬融所增而必指為後人所託撰若其篇末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云云讀者盡知其非實則亦無庸致辨而所謂於目錄屬明堂陰陽者原是以類附屬之辭第以為記制度之篇奚不可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周公攝王

明堂位

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周公也疏中鄭義引大誥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為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按大誥王若曰自以王肅之說為是疏不當引以申鄭義也然此注天子周公也後儒皆不取其說陳氏禮書曰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按洛誥復子明辟自宋王安石以復為告葉氏夢得蔡氏沈從之蔡傳引吳氏曰周公留洛七年而薨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至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故雲莊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周公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之新安王氏曰鄭注可削天子成王也竊謂此在宋儒以義理斷之[illegible]足以正舊說矣然而洛誥末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史臣

於成王親政之始總計周公攝位之年非可以七年為十四年也周公攝
位之說自史記周本紀魯世家荀子韓詩外傳後漢書本記注漢以前經
師相承古義如此非可以王安石之說而改之也正因古經相傳如此所
以王莽得偽託之假若古經不如此則亦何由而偽託乎不能因有新莽
之偽託而反改經師相承之舊說者也周公踐阼即是攝政豈必曲辨總
百工之非攝乎後之儒者欲明正其大義而質泥於文義轉致聖人行事
無由表白此則說經之弊也然而此經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天子
周公也此則鄭注之失何也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此謂周公制
此朝列之位於天子之明堂也非謂諸侯皆來朝周公于明堂也此句
明堂之位之位二字是言北面東上西面北上等類之位非專指天子負
斧依南鄉之位也觀下文此周公明堂之位句其義自見知此句位字總該下數節則天子
明堂位

負斧依南鄉而立此第一句亦在上句總結位字之內是言天子明堂朝諸侯之等級列位如此而以天子負依句先敘在前以三公中階北面等類排敘於後則此句不云天子而當何云乎鄭君說經見其切近上周公句遂注之曰天子周公也此乃鄭氏拘牽文義多此枝節致啟後人紛紛辨論而不知周公攝位之當從古說非可如蔡傳之疑解洛誥而明堂之侈言魯事不當牽及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是特作記者之多其文飾而至於周公攝位之事則初未嘗誣也

若依後儒改鄭注云天子成王也則下節周公踐天子之位句又當如何揔之此篇是作記者因記諸侯朝明堂之位因而侈言魯之用王禮耳周公踐天子之位鄭注踐猶履也此即踐阼之踐仍是周公踐

作義也若前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特就其位言之豈必以周公實之乎孟子告北宮錡曰天子一位豈指其代其王乎大戴禮記記明堂之制曰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所以此篇先叙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而九采之國別出於後鄭注云牧居外糾察之固無可證據而周官司士朝位與此不同則亦無庸致辨耳

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以郊用辛日言之也此明堂位篇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未嘗以郊用辛日言之而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鄭意不以辛日言而專以建子之月言之何云始郊日以至乎孔疏就其說申之云鄭既破周為魯故云魯郊日以至蓋因郊特牲篇鄭注云魯禮也故謂破周為魯然則即此一條亦可見孔疏之於鄭義非甚愜服姑從而疏之耳鄭

明堂位

又謂魯之祀帝謂蒼帝靈威仰此與前鄭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注謂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均是推測無據之說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疏云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此疏正是僭合明堂位以解之耳若云止刺羣公之廟則設兩觀乘大路豈亦專屬羣公之廟乎至於庫門天子皐門鄭注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正以諸侯無皐門也其引詩乃立皐門者證天子之皐門非證諸侯有皐門也乃孔疏云詩言大王徙居岐周為殿諸侯立此皐門應門引詩以證諸

多此一条

侯有皋門應門也不思大王當殷之時爲諸侯有皋門應門豈得以經周時魯之爲諸侯即況此記言皋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初不言諸侯有皋門應門經與註俱無其說而孔疏誤會之之文於傅會僭禮之中增多一非禮之援引此其獘又非推測演說之獘所何際也矣甚矣說經之宜慎也

秋省鄭注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嚴陵方氏馬莊陳氏皆不從其說以秋省爲省斂然不若春社秋獮之事以類相比仍從鄭讀爲是也至若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此則鄭氏無據之說而雲莊乃用之何也玉藻黼衷以證省鄭注亦以省爲獮是鄭氏式當別有所据然不及此處秋省讀獮之義爲合也

康圭鄭注康讀高亢之亢方氏陸氏皆不從讀如字爲安康之康竊按鄭說雖不知所据然康安之義特出後人以意測之仍不若

明堂位

依鄭讀矣

大路殷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春秋傳曰大路素孔疏桓二年春秋傳大路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愚按孔疏之說非也鄭注既引春秋傳則大路素必是春秋傳之語非鄭所自說也孔謂鄭云大路素誤矣正可因此鄭注而知春秋傳有此當闕疑備考之文耳然即以孔所引桓二年傳詳之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疏服虔云大輅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竊謂清廟與大路

皆非以華美言也直謂以清廟大路之尊崇而以茅越示儉樸耳何得云各為一物乎殷人尚質自以服虔木路之說為是孔仲達於明堂位蒲自應引服氏左傳注以證鄭義而無如其左傳疏曲護杜說於是明堂位疏乃以鄭引春秋傳語强為鄭所自說此則左傳疏明堂位疏葢兩失之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葢錯誤也金華應氏曰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于舜至於夏則致飾矣應氏陳氏說是也鄭改字而又謂經錯誤者非也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為彝疏夷即彝疏視注為直捷矣此不當言讀為彝也說文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彑聲

明堂位

勇系起

辰乎也二字不得通用明矣後人誤以褭法字省筆作辰古籍已如此矣此當明著之曰辰本是褭字而注乃言讀為褭則轉類於破字者矣叔之離磬疏中鄭義云叔作編離之磬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此以編縣解離磬也嚴陵方氏曰樂記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此專以聲音解離磬也山陰陸氏長樂陳氏皆曰離磬特磬也此又以特縣非編縣解離磬也究其所以名離磬無證据爾鄭注叔未聞孔疏引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然鄭注引世本無句作磬而又曰叔未聞則無句與叔果否是一人未有證据也不知孔疏何以謂義或然

鄭注每於獻尊謂獻讀莎此経周獻豆鄭注云疏刻之未言其讀也孔疏乃云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為疏刻之陳雲莊又援鄭志刻畫

鳳羽之義然鳳羽婆娑與刻畫希疏義亦相遠嚴陵方氏長樂陳氏皆讀如字謂是初獻再獻之獻亦無證据也竊謂此字之義無可證据自不若仍讀如字而闕其義爲無害矣

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服器兼用可也至於官數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則魯爲能兼用乎孔疏云蓋襍存四代官職名號非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此疏亦不明白方氏遂謂魯用四代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此說尤不明白更不及孔疏襍存之語爲渾矣然疏云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襍存官職名號使魯有之哉雲莊所謂臆說者矣竊由諸家之解繹之當是魯秉周禮其於四代官制數目名類必有紀載之詳凡他國所不得悉考者魯方策具有其籍猶之韓宣子聘魯

明堂位

見易象與春秋之類耳然所云周三百者亦但舉其大數言之固不必如鄭注謂記時冬官亡也亦不必援尚書周官之文與此互相核較也

喪服小記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儀禮賈疏竹經寒溫不改桐內心同於父之説固未知其所本然於義尚無害至孔疏謂母喪外被削殺服從時除以此解削杖之義不思儀禮喪服篇所謂為母期者專指父在不敢伸其私尊而言耳此經削杖桐也則通論母喪非專指父在時言之何以云服除削殺耶此疏於義有違矣。謹按父在為母期之文在儀禮喪服篇其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禮經喪服正文雖今之制為父母皆三年此喪服篇父在為母期之文久不遵用而既列於禮經之篇不但不可輕議亦無庸致疑詰難者矣惟是禮所以

著於經者以其協於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末學豈敢云疑乎而揆諸天理人心實有不敢不言不得不言者謹僭質其附記之說於此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此喪大記二條亦猶儀禮喪服篇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妻之文也嗟乎此則因其父在而喪母與喪妻同等者也且此疏不當引三年問篇乎三年問篇不當引孔子答宰我乎請問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專指父之懷乎是專指父沒而在母之懷乎程子曰古者父在為母期今皆為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程子此條愚竊擬附注於下云子之於父母猶王者事天地也既祀天於圜丘矣而又祀地於方澤將亦云國有二尊乎哉齊衰之服次於斬衰是即有差等矣是即足以明母之稍殺於

喪服小記

父矣若果儀禮喪服篇父在為母期之文實出於周公孔子也而何以中庸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一則無二致可知也論語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則無異制可知也然而為喪服作傳者必反覆申其義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竊嘗繹之何謂達子之志亦曰天理人心而已且如其無子則宗祀之重固不必待三年矣如其有子子之年長能自成立矣則父不再娶可也子之年幼不能自成立則必待三年後娶曰以達子之志也可乎即其子長能成立矣而父之家事不能不再娶而必曰待三年以達子之志則為若子者既哀母於衷不寧矣又忍視其父之遲待不娶而更加不寧焉且為之父者家計不得不再娶而限於欲達子志而姑不娶是父自抑其情也抑其情者即偽也為之子者心欲為母三年喪也乃限於父在而姑行期年之服是子自制其哀也

制其哀者即僞也立一制而使人父子俱入於僞惡人所不爲也疏又引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按昭十五年傳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疏引喪服斬衰三年章内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内有夫爲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妻服齊衰期而言三年者喪服杖期章有父在爲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又按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注今王既葬而除譏其不遂合此左傳與儀禮喪服篇觀之

喪服小記

則父於長子得行三年之服夫於妻亦得行三年之服惟子於父在為母
則不得行三年之服蓋在儀禮喪服傳亦止云父欲達子之志三年然後
娶而晉叔向因此義遂謂王於后得行三年之喪服是則又於儀禮喪服
夫為妻期之外而又擴充為夫為妻服三年喪之說矣由喪大記之言則
為子者視母喪與妻喪同等更由左傳叔向之言則為夫者甚至為妻行
三年之喪服所貴乎稽經傳者得乎天理人心之安而已而上下出入一
至於此此而猶曰必尊信不敢致疑乎夫叔向之譏周王特因其除喪太
早故為此抑揚軒輊之辭不嫌於充類至盡言之而儀禮喪服篇初無
夫為妻服三年之說也其疏必引左傳以證達子之志則益信古籍散
見襍出之文不可以一槩傅合通徹盡一者抑又聞之杜佑通典引劉表
後定喪服一條曰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

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此條亦因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三年之義演出之者此經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此句即儀禮喪服篇父在為母之傳記也　劉表後漢人則由周末以後演說經制之文出於師承者異同揩拄亦何可勝言乎宋節孝處士徐積曰儀禮有決非出於聖人者夫禮者出於人情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而為之耳徐氏斯言可見人情即天理之至矣謹附識於喪服小記之卷前而於喪大記篇不更贅焉○近人頤涓曰古禮父在為母齊衰期至唐武氏始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元宗時盧履冰請復其舊惟褚無量是其議諸人爭論連年不決然至今行之不改者情固不可奪也胡氏以為武氏躋地尊天持陰敵陽乃凌滅夫宗獨御四海之義是則然矣然人子於父母寧

有二乎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安在其除於父而殺於母乎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故三年之服以伸人子之情乃天理人情之至庶哉善變古者何得以出於武氏而非之哉按杜佑通典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令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倫令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議云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異服昆弟之服大

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闕彌多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傳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為律後主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叔伯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雁圭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墨劓宮刖今何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皆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慟心可為痛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為母重於父據齊衰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數盡慚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年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勅并嫂叔舅婦之服諸司所議同異相參竊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士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為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為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為母一周五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所謂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

三年心喪乎齊斬是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理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令者同父歿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自是百僚議不决至七年勅曰唯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况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内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議者是非紛然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勅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遂爲成典謹案此至今依父在爲母三年者始於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之定五禮也非始於武后明矣況以盧履冰疏所云防婦奪政者此自在人君持綱紀耳豈由父在三年之母喪乎所云三從之義者此自專爲婦人自處之道言之豈得以例其子之父在爲母喪服乎况心喪

喪服小記

三年乃弟子事師之誼而以父在爲母等諸弟子事師可乎諸人執此
者皆不知専守論語三年免於父母之懐三年通喪之至情至誼而顧執
定喪服傳之必爲子夏作必爲周公所制不知喪服之爲子夏作者若果
古有實證即孔穎達何至援公羊傳設爲問答之文法以證之則其本無
實證可知矣以喪服傳之必出於子夏尚無實證而謂其必出於周公
所制初無實證愈不待言矣愚所以不敢不質以宗節孝處士之言願
與天下爲人子者共相質證者也

山陰陸氏石梁王氏諸家皆謂禮不王不禘五字當在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之上脫誤在後也愚竊以文義求之此記與大傳不同大傳記
祖宗人親之大義從禘祭說起故必先言禮不王不禘也禮不王不禘
三句蓋經師相沿之說非作記者所自爲也大傳次節即言牧野之事

又次節言南面治天下之事故其首節必先言禮不王不禘也若喪服小記篇專言親族服制之義上節正言親親之等殺此節以祭禮推本言之無緣先言不王不禘也故記者補述不王不禘一句於後以終言禘祭之事也鄭孔必以禘為郊天又必以始祖為感天神靈而生則於本經言親親之義何涉乎又不特言周之先祖出自感靈仰其妄不足信而已禮記成於漢儒之手康成實漢儒言禮之宗其於經訓師承尚有可以徵實之處豈其好為立異而爾日必以禘為祭天者足見趙伯循追祭始祖之文於始祖廟之說於古無實徵也明矣近日無錫顧復初氏力駁趙伯循之說謂四明萬氏守禘嚳之說蓋泥於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也此顧氏之特見深有合於經義矣竊嘗繹之夫祭法與國語小異而大同而皆與史記相互證今合國語與祭法攷之惟夏后氏

喪服小記

禘黃帝郊鯀祖顓頊宗禹此內無帝嚳耳殷人則祭法禘嚳國語禘舜
韋昭注曰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祭法國語皆云殷人郊冥韋引鄭後司
農云商人宜郊契此準周人郊稷義也然契稷實非帝嚳之子顧氏
雖尚未詳也小司馬索隱引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
其父微故不著又云棄帝嚳之冑其父亦不著此猶是顧氏所已採者
而月令高禖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疏引命歷序云
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為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
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為
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為帝嚳又儀禮喪服傳疏云據鄭義禘嚳
後世妃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殷之先母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
契據此則鄭孔皆明言契稷非帝嚳子矣史記載顓頊父曰昌意至

舜七世縣為顓頊之子果如此則堯是舜之高祖輩行而何以云釐降二女乎且如此則禹與堯同輩行而舜乃禹之玄孫輩行矣索隱云世本亦以縣為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縣按縣既仕堯與舜世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縣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合此數條則所謂舜為顓頊六代孫者亦恐有傳訛矣竊嘗通驗諸家之說如喪服傳疏援鄭義云姜嫄帝嚳後世妃而生民鄭注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毛傳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妃大戴記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傳及元鳥之傳司

喪服小記

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賢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於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使稷契必嚳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不能明矣如嚳爲稷契父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聖父而周何殊

特立姜嫄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其美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驗此孔說以毛信大戴記史記俱言克稷契皆嚳子而鄭信緯侯說以稷契非嚳子似緯侯不及家語世本大戴記史記之為正矣然大戴小戴同撰禮記則何怪祭法之同於大戴記乎準斯證之則儀禮之喪服傳殆亦沿漢儒所傳家語世本大戴記之文矣雖其篇題云子夏傳必有所受然孔疏亦俾援公羊設問之文體以實其為子夏作則別無證據可知矣即使經師授受相傳出自西河而中間豈無漢儒增竄之處頗氏與祭法國語並致疑者非妄也惟是喪服傳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一語實為趙伯循所的據蓋伯循之說一則未嘗詳攷於稷契非嚳子二則未嘗精究於不燕羣廟之說之不得其安三則並未嘗審慎詳度於大傳小記之文也謹按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為親親之殺言之也
非為禘祭言也其云而立四廟者高曾祖禰之四廟也此明高祖以上
不立廟所以王者有禘之大祭爲禘者諦也遞也審諦昭穆世次而合祭
之也王制疏云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禘
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
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
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據此言禘則豈有不兼
羣廟者乎必如此與祫祭同乃為審諦昭穆也若不兼羣廟何以為審
諦昭穆乎且審諦昭穆者是因高祖以上既不立專廟處其世次久遠
而紊淆之故制此大祭之禘以審叙昭穆也若云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
又何昭穆之可審諦乎大傳小記所云以其祖配之即謂以立廟之高曾

祖配之也此祖字非必指始祖言也惟以喪服傳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一語則此云其祖者有合於喪服傳之文又合其下節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干祫及其高祖則此首節祖之所自出為趙伯循據以立說者耳然由康成注禮經之歲至伯循時已歷六百年之久中間無有指為祭始祖之父者又四百年至朱子始遵用伯循之義計此千年以上以鄭康成之淹洽禮說若果有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康成寧不聞之而必嗜為祭天之異說乎今鄭氏以禘指祭天之說學者既皆知其不可信則此大傳小記禘所自出之文闕而勿質焉可矣趙伯循乃又演為不兼羣廟之說又為魯祭文王於周公廟之說以末學之愚見此等處不若慎言之為愈也

大傳小記喪服傳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或出於漢時經師所承非無

喪服小記

自也然而禮記成於漢儒之手後漢書禮儀志建武時張純所陳禘制但言合食太祖詳昭穆未嘗言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唐貞元時太常卿裴郁疏引晉孫欽云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又云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此自漢唐以來議禘制者皆未嘗云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豈漢唐諸儒皆未嘗讀大傳喪服小記乎然猶可曰彼皆惑於鄭康成以禘爲祭天之說而致此耳至若昌黎韓子禘祫議曰獻祖元王周祖后稷大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以韓子博求禮制豈有不讀大傳小記喪服傳者亦豈有滯礙於鄭康成祭天之說者而其言如此初無一語援及古禮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然猶或曰昌黎未必知其時有趙伯循說也趙伯循解經之時昌黎始生至於朱子韓文攷異云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百室不遷禘

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報本反始之意可為萬世之法竊按朱子既尊用趙伯循之說則其亟推昌黎禘祫議亦必援古說以申之而何以朱子之於韓議亦無一語援及大傳小記喪服傳乎頤復初氏但知唐時從戶部尚書王詔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而尚未知當時韓子議禘何以不援及禮文朱子何以既尊趙伯循說而於韓議亦不援禮以證之也総之殷周以上或有禘及始祖所自出者世遠難稽矣而漢唐以下祖系遠近世次攷核不能盡同原不必緊据此以為定制也今若必因此以盡疑大傳小記喪服傳之文固非闕疑之義而必執此以為禘禮正訓乃至變改舊禘昭穆之說為舊諦始祖所自出甚至必執此而謂不兼羣廟之祭則是後人推測多生枝節者

喪服小記

爾
近日無錫秦氏五禮通考云禘訓諦訓遞皆謬惟以禘字从示从帝商
周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之帝則帝嚳也即虞夏三代之所禘亦黄帝
也故禘从帝近取即是何用他求愚按此亂禘字取訓不知説文禘
諦祭也是審諦之義乃古訓也不聞以享帝取義也且説文云从示帝
聲帝取其聲非取義也今人讀説文多不知从某某聲之爲諧聲矣
秦氏通考於禘義未爲精審此條訓字義尤支離恐有執以駁古
訓者故附及之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鄭注此句脱誤在是宜承文税喪已則否
陳雲莊集説從之然陳本此條却仍依舊本以鄭義注于下不比玉藻
篇之改竄矣惟未明言出鄭耳此可見陳氏集説初無一定體例而

以秀水朱氏祇為兔園冊子也

復與書銘一節鄭注此謂殷禮也孔疏因有殷無世繫六世而婚之說然孔亦未言所出何典也大約鄭氏於可疑者每託於夏殷之制此等處姑闕而勿質可矣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疏亡無也陳雲莊據此謂亡音無是也塗釋亡如字者非也

大傳

喪服小記大傳二篇皆因儀禮喪服傳而作注疏據鄭目錄云記祖宗人親之大義草廬吳氏曰儀禮十七篇惟喪服篇有傳此篇推廣之不逐條釋喪服而汎說故名大傳此二說於篇名大傳義皆可通也至吳氏以易繫辭傳又名大傳為此篇之據例則伏生之尚書大傳亦

是不釋经而汎說者何獨遠擬於易繫辭傳乎喪服疏云傳者是引他舊傳以證之則先後記録皆得名為傳耳而奚遠擬為乎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逮也此即趙氏有功見省記之義而省記義較勝也陳雲莊訓省問非也黄氏日抄有勳勞見省録亦用趙氏葉氏說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歴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文王稱王早矣於殺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按此經言不以卑臨尊則文王未追王以前其為西伯是諸侯無疑矣即使漢儒緯候諸書有文王早自稱王之說猶當据此經之文以駁正之鄭注乃必援文王早稱王以解此經而疏因引緯候以證之其寡識有如此者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相通乎繫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按喪
服小記疏云婦人不知姓則書氏者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
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
也喪服小記此疏即緣大傳此經文而云爾竊謂鄭康成每於禮難究
者輒曰此夏殷之禮也故孔疏因大傳此文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
遂謂其上問辭是據殷法而問也然大傳此文鄭注固未嘗目為殷禮
而孔疏又何据而目為殷禮乎又何据而目婦人不知姓則書氏為殷禮
乎大傳此條自是作記者自設問荅以明周制如此與殷禮何涉。若果
殷無世系久而不知其姓則六世男婦皆不得其姓矣奚獨婦人不知姓
乎喪服小記所言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蓋謂或婦家式
微或宗族寥落雖以其考偶不知其姓耳豈六世親盡之謂乎學者諸

大傳

另一条起

為博取每援彼以證此而不知言禮之家最難者旁證也可不慎諸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此節輕重字即上節從重而輕從輕而重之輕重字也輔氏說之詳矣鄭注孔疏乃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失其解矣大約漢唐之儒於理路不甚豁然安得不賴宋儒起而正之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石梁王氏以位也二字自為一句於義似可通然經文實未必如此也蓋此節在於明宗族之義不在明位之尊也若使此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為句位也二字又自為句則是此節神理注在明位之尊矣是以愚意經義未必如此耳古書文法正有不能以後人行文之法槩律之者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鄭氏此注與詩毛傳正合而疏乃引詩箋不同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不知此自當以禮注為正不當蔓及詩箋也已具周頌附記條內

少儀

衛氏集說引張氏曰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小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雲莊集說引王氏曰曲禮之類非幼少之少按此篇曲禮之類是也但謂非幼少之少則王氏意所謂曲者即張氏副意此皆仍即注疏小威儀之說矣此篇題曰少儀自以朱子及方氏說為是

山陰陸氏曰不得階主亦辭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耳邱氏困曰恐不得將命者導達之階主按此當為定說階即謂席升階之階主者指引之謂注疏皆未安

少儀

之赴疏赴猶急疾也此二處於義皆合學者皆從之黃氏曰抄於報葬報虞云陸如字於報往則直云令如字衛氏集說報葬兼載陸氏說報往則兼載講義及方氏陸氏胡氏劉氏諸說蓋皆於鄭之破字若未安者然鄭之讀赴實亦無所證据朱子雖從鄭說亦但得其大意已爾

言語之美節注謂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又謂匪匪讀騑齊齊皇皇讀往此則鄭氏改字順手不問其義云何而直改之矣此改經耳何云注經乎皇侃稱鄭讀往云孝子祭祀心所繫往然地官保氏後鄭注皇匪皆未嘗云讀往讀騑也此則又不盡用所破字以爲注矣蓋鄭氏注釋互見者亦初無義例耳

未嘗不食新嚴陵方氏謂秋祭曰嘗不及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義爲正

少儀

隱情以虞鄭注謂思念己情不及陳雲莊隱度己情義於軍旅爲切合

祭左右軓范乃飲少儀此句與周禮夏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其義一也少儀之軓即大馭之軹也少儀之范即大馭之軓也孔疏所云車兩轊頭是軾末之軓其字車旁著九也考工記經涂九軓是車轍之軓其字亦車旁著九與此同字而異事也周禮大馭之軓謂式前之範其字車旁著凡與少儀之范同字同事也釋文軌姚美反而板本誤以軓字右旁九訛作丸遂致與軓右从凡相混故不可不詳辨之至於詩邶風濟盈不濡軌則原是軌字从車从九而少儀此疏引作車旁凡字則由毛傳而致誤矣詳見詩附記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此

句陳澔集說本少一南字則不可通矣亟宜添正

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今板本皆作箇宋本作个黃氏曰

抄從宋本作个注折斷分之也釋文箇古賀反下同分方云反又扶問

反本又作箇古賀反舊本釋文云本又作个古賀反按釋文此句謂注

折斷分之也句一本作个之也分个字形相近是以一本分作个也其

上句釋經文箇古賀反亦是个字後人嫌其省筆取易而改箇耳

然則經文九个七个五个从个為正矣

少儀

一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反内

禮記附記卷第五

大興　翁方綱

學記

鄭目録云學記者記人學教之義於別録屬通論而雲莊集說於此篇首獨載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雲莊集說內採石梁王氏之說頗皆持論甚正而亦不具言王氏名字出處之詳又不見於他書此人竟湮沒無攷矣然要是宋後學者知究心貫穿義理而不知攷據者耳即如此篇鄭目録已云通論則其體自如此豈必專執大學言綱領條目以概繩之若必閔有大學篇之實功而謂此篇為空泛則古樂經今更無存者又將議樂記為空泛乎

學記

親賢體遠鄭注體猶親也疏申之曰謂才藝廣遠能親愛之也此注疏於遠字義不誤若必如朱子云遠謂疏遠之士則上節求善良豈其專指近習言乎釋此一句而并使上句有漏義乎竊謂前節發慮憲求善良分二層者上言謀度下言親賢也此節就賢體遠亦分二層者上言親賢下言謀度也蓋言就賢則親近師資不止求善良也言體遠則圖度廣遠不止發慮憲也體非親愛之義中庸體羣臣對敬大臣言與此不同○上節先言發慮憲後言求善良者因謀度義理而及於求賢故其所入較淺下節先言就賢後言體遠者因親近師資而圖及廣遠故其感發較深○民字對衆言則盡乎人矣俗字對遠言則又不止言遠矣如此方見化民成俗四字包括精藴

術有序鄭注當為遂聲之誤也按春秋傳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作遂是術遂字古有通者然鄭云聲誤則又非僅古通用之謂矣孔疏曰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此即中鄭注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之說也蓋鄭氏之意由家而廣及於黨由黨而廣及于遂由遂而廣及于國也孔疏又云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於六鄉舉黨六遂舉遂也據此則於六鄉舉黨尚是就其近者言之六遂舉遂更為就其廣者言之矣惟是遂之立序不見于他經可證則鄭之破術為遂雖其義可通而究無實據耳至若陳澔集說云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

學記

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按周禮地官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据此是二千五百家為州陳澔欲廣其說而改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可乎且所引周禮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是地官州長條下之文非鄉大夫條下文也鄭注云序州黨之學也疏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据此則州亦有序黨亦有序而禮記學記却云黨有序此特其文各見云爾若陳氏必執地官射于州序改術為州則亦將執地官黨正飲酒于序改術為黨乎陳氏此條既誤引鄉大夫又誤增為字又不知州與黨同有序名而妄自改字其視鄭氏無證据而改字者失更倍甚矣今坊閒讀本沿習於術字圈平聲讀州則又不如依鄭作遂矣然愚竊謂周官戴記各記所承初不須處處互證必使件件條條皆

歸畫一也說文術邑中道也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
為州則術字非無所出也雖術之有序今無可攷而鄭注謂遂（似孝林經亦力駁其說於）有序文
何嘗有[illegible]乎自仍請如字為是
孔疏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按
此疏申注義得之矣但注云間歲考學者之（德行道藝此）德行道藝四字於下文
離經辨志諸項無所不該疏止取一藝字言之則漏略不備也疏又剖
辨鄭氏與皇氏說此中年攷校或云是周禮或云非周禮則又多生枝節
揔坐鄭注不應引周禮三歲大比語耳所以愚謂諸經各記所承不必彼
此互證皆使之歸一者也中年考校考校即下四視字中年考校揔言
之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又逐析言之也衛氏陳氏二家集說皆載朱
子語而陳氏獨取其所說每句上二字是學下二字是所得處云云
學記

不知此在朱子特就離經辨志句舉似之耳亦不必立此為四句之語例也

蛾子時術之長樂陳氏及黃氏日抄雲莊集說皆以術為述注疏無此說也鄭於祭義術省云術當為述而此經蛾子時術述則鄭未嘗以術為述也孔疏作學術之義亦與述不同此等處正宜慎之

大學始教大學之教大學之法此數節皆特提大學言之舉大學以該鄉黨庠序也此七者鄭注云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此言其義七極明白矣雲莊集說引劉氏說以七者皆指大學之事則執滯矣七者自各舉一事不相承接雲莊云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三篇非也宵之言小也訓義為小非謂字與小通雲莊云宵小通非也肄三官其始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

鄭注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非也

愚方謂禮經諸條不當取以合證而亦有必宜合證者則未卜禘不視學必以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一節證之也文王世子曰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按此言禮之大者正與禘大祭義相應也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也春秋文二年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謂三年祫五年禘也許慎說文曰周禮五歲一禘爾雅釋天禘大祭也鄭注五年一大祭王肅最不信鄭者亦以禘為五年之祭也此篇方氏輔氏亦皆以為五年之禘而此處鄭注止言大祭轉覺言之未詳孔穎達於周頌雝疏固已詳言五年之禘祭而此疏乃云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此視學非天子大禮視學也孔疏此條蓋恐言五年一視學於教學之義似太疏遠而鄭又未詳言

故孔疏遂不敢直以五年之禘實之而不知游暇學者之志正是在五年一禘時也陳雲莊集說亦從五年爲解此更無須致辨者也○惟其禘是大祭視學故大禮所以必言卜也若四時之禘常行之禮則不須如此鄭重言其卜矣馬氏曰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爲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且恐人疑其需至五年之禘爲期久遠故爲申明之曰游其志也若一歲之內未禘之前則不必以游其志言之爾

疏中鄭義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爲禘祭之後乃視學考較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按此數語知孔疏本無確見也蓋因鄭注此條未詳言其爲五年之禘而孔氏之意又似覺以五年爲解嫌其時太疏濶故於此數語兩歧其辭一則曰當祭之年當祭之年云者即鄭氏五年一禘之說也孔疏先著此句既乃復以下文

續一則又曰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此句亦字實是岐出之見衛氏集說載孔疏乃刪其
解上一句而專存此句則亦字盖不可解矣以下則因其岐說祭年與不當祭年不甚晉注是以徑
盖謂視學非天子大禮然若果如其說則當刪去其上云當祭之年四字
而後其意乃貫也故曰孔疏本無礙見也後之解是經者若嚴陵方氏慶
源輔氏皆非若孔疏之墨守鄭義者矣而其說皆以五年一禘解之故
此经之義仍當以鄭氏原說五年一禘為義無疑也學記篇在小戴記中
為最醇者則知经凡言禘大祭者皆實五年一禘無疑也然而鄭氏注
於此條不明著其為五年之禘者抑又有說焉此经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非以五年之期為游其志也所謂游其志者專在届禘祭之本年
言之此志字即士先志之志即志正體直之志盖視學者擇士之賢
才俾得與於祭禮也今當届大祭之年矣其肄習在學之士皆得與
學記

於擇士之典矣先王則于此時寓涵濡教育之思焉於此善鷄養漸摩之法焉若在時祭之禘何煩以卜日之典再三慎重而爲言乎惟其久未舉行之大祭至是乃於大禮之先寓教士之精意故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此間在學之士當何如濯磨其志敬慎其志乎此方是大學之教也祭禮學禮咸視此矣豈但曰游暇已乎。此全在卜字看得精微乃於未字說得圓澈用宋儒之心眼以研覈漢學之實地乃爲得之若依諸家之說則直云未禘不視學何須加卜字乎

注疏大學之教也時六字爲句教必有正業五字爲句退息必有居五字爲句學又自爲句此舊說之必不可從者朱子改從大學之教也五字爲句退息必有居學六字爲句不可易也惟是居學朱子謂如易之言居業竊謂此則有雜易文言所以居業者以修辭立誠爲修業之

實功居猶執守之義也此居學則居字即承退息言之與易居業之居言各有當矣陳雲莊集說云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此語最當鄭注悖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此則鄭注並無依讀於豈反之說至陸氏釋文乃云依於豈反注同此陸氏之說讀依為於豈反然陸氏亦未言依讀綺也說文依於稀切倚於綺切是倚非於豈反明矣陸氏寧不知豈綺之不同音乎而孔疏乃增成之云依謂依倚也此乃於鄭注依廣譬喻句加倚字矣按說文倚依也从人奇聲於綺切依倚也从人衣聲於稀切此二字相連為文此即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必無依又讀倚之理即倚字亦不當讀於豈反而何以依字讀於豈反乎在陸釋或有別据云讀於豈反亦未言讀倚而何以孔疏直刱倚乎山陰陸氏俵書聲依永謂依讀如字此說是也

學記

不學襍服不能安禮鄭注襍服冕服皮弁之屬竊按襍服指冕服皮弁此於襍字固不甚雅馴而亦不甚該括不知冕服皮弁何以言襍且冕服皮弁之類皆有定制又各有職位時地之宜亦不知何以言學也橫渠張子曰服事也襍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此於服字燕寓服習之義於襍字既周帀該括而於學字亦切當矣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此即張子興起也之說並無興讀虛應反之說不知陸氏釋文何以云興虛應反也輔氏云興如舊音而陳雲莊集說既以興起為解又云興去聲則何也

[illegible]隱其學注疏謂隱沒其師學朱子謂以其學為幽隱雖知輔氏謂隱痛不安此三義似皆未然朱子謂以其學為幽隱此即鄭氏注謂師有所隱之義然此是鄭氏解上句不盡其材非解此句隱字愚竊按此

節對上節言此隱其學對上節安其學言也上節安其學故曰不反謂入其中而不畔去也此節隱其學故曰去之必速謂畔於外而非其學也蓋此謂隱其學者教者之術既與學者相悖則學者之所安即與教者相違隱其學隱字猶言揜匿也至此時學者外其師授而自有所習揜匿其所授而反疾其師矣此句學字宜合本節通徹觀之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經義何嘗指年歲言乎後人又因鄭注而援及内則七年八年十五二十三十諸義或又雜正鄭注二十之義其實鄭注内如此紆滯者若上節教人不盡其材鄭注引易兼三材而兩之豈能一一悉為刊正乎至若此節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經此句言資友而注此句言不並問則是於演說自生支義又非前數條紆滯之比

學記

格格鄭注格讀如凍洛之洛疏今人謂地堅爲洛釋文此二字並从冫或水旁作非盧氏攷證載段氏云說文無洛有垎字水乾也玉篇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垎渴也此註洛當作垎愚按玉篇洛澤氷皃而玉篇垎土乾也亦引說文云水乾也則此字在說文內當或即是洛字然說文所無之字亦尚有見於經傳者不得因說文所無而輒改之也不得因說文之垎當即是洛而并欲改釋文并欲改鄭注也盧氏攷證載段說此條所宜删去者也故附辨之釋文或水旁作非宋槧亦然校本改云或作水旁非

燕辟廢其學釋文辟音譬此從鄭注也當依朱子改音僻

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此字上宋本及諸家本皆無其字陳澔本有其本應删注疏及諸家皆言三代聖王皆能擇師又兼溯唐虞謂堯舜禹湯以來人君皆好學

從師按此當引文王世子篇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之謂也文王世子篇此段正與此記能為師能為長能為君義相應也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注引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文内有與大戴記小異者孔疏云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又云或後人足之又云鄭所加竊按孔氏所見大戴禮記唐初之本亦與今行板本同然孔氏既云鄭或見古本則並存以資攷可矣豈必竟以鄭所加為斷耶

相說以解釋文說音悅朱子謂說讀如字自不若舊說為當也從容鄭注從讀舂舂容謂重撞擊也鄭注舂容之義或別有所本然鄭亦未詳言其來處也孔疏每一舂而為一容容字又不知作何解矣朱子謂餘韻從容而將盡者竊謂此句盡其聲正是暢發其所欲宣之義豈可

學記

以餘韻將盡言乎陳雲莊謂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鍾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此說是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一節因上節善待問善答問而言之聽語即叩鳴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此句是補聽語句未盡之義非此節正義也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二句是反覆申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二句之義亦非此節正義也此節只有必也其聽語乎一句是正義爾嚴陵方氏謂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此將二句平看俱作正義迂滯甚矣○今行世注疏板本載釋文語魚據反下同然釋文原本云語之魚據反下同所以陳雲莊集說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也孔疏云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然鄭注必

待其問乃說之鄭注却未嘗以聽語作如字也方氏李氏諸家亦皆以聽語語字作去聲則今板本語魚據反直作刊定釋文可矣

五聲五色比義也五官五服正義也五官五服既皆正義則五服屬之親族即以五官屬之身體可矣長樂陳氏永嘉戴氏雲莊陳氏皆主此說然以下節大德不官合諸上節為師為長之義則孔疏金木水火土五官即橫渠天官地官之義記者以五成文不必泥周禮六官之大數矣

或源也或委也疏載皇氏說非也自以後引或解為定說。此節與上節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正相對上節良冶良弓駕馬三事在前此節祭川先河後海在末而以正義不官不器置前不獨文勢之變亦見全篇結義正喻兼以德行道藝經濟文章千萬世為學記

二条起

學之要盡在斯矣

樂記

困學紀聞引胡氏寅曰樂記子夏所述又引胡氏云樂記子貢作閻若璩曰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全祖望曰致堂以為子貢作者或傳寫之訛按胡氏以此篇出子夏又云子貢者蓋見篇內有二賢問答語而意度之耳非果有所据也何焯曰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也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其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

爲按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按別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疏又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爲樂本從此以下爲樂論今依用爲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録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委知熊氏云十一篇鄭可具詳依別録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録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按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疏又曰鄭目録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言鄭目録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謹以劉向別録次第合

樂記

史記樂書及今行注疏本具表如左

劉向別錄	樂本第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論第二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至 則此所與民同也	樂施第三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史記樂書	樂本第一 同	樂論第二 同	樂理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至 故聖人曰禮云樂云
今行注疏本諸板本同	樂本第一 同	樂論第二 同	樂理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 人曰禮樂云

樂記

樂言第四

按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此篇當從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句起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止但劉向別録鄭氏所据其本不可得見而今孔疏惟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則所以贈諸侯也

按樂也者施也至則所以贈諸侯也今在樂象篇之末史記樂書以此系於樂施篇

劉向別録本作樂理皇侃作樂禮熊安生作樂體張守節作禮樂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孔疏作樂禮

據皇氏義疏之本樂言篇從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句起至君子賤之也止皇侃梁大同四年表上之本又在鄭氏後三百餘年揔劉向別録之本不如是也似以史記漢書爲正

樂理弟五

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

之末

樂情弟五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

樂言弟五

今所見注疏本樂言篇從夫民有血氣心

樂記

制於天下也

知之性句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止但此是孔穎達疏据梁大同勅教皇侃之本而鄭氏所原据劉向别録之本不可見矣史記漢書皆從樂也者程人之所樂也句為始自孔疏不加詳攷惟皇氏是從後来諸本皆沿孔疏而不知合

	樂情第六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樂化第七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
	樂言第六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是以君子賤之也	樂象第七 凡姦聲感人至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史記漢書以參質之蓋唐宋以後解此經者皆不復問此十一篇之舊矣	樂象第六 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情第七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

樂記

可謂盛矣	樂象弟八 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 贈諸侯也	賓牟賈弟九 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
按今注疏諸本此下 有樂也者施也至則 所以贈諸侯也十四 句史記樂書系於樂 施篇末	樂化弟八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至先王之道 禮樂可謂盛矣	魏文侯弟九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
制於天下也	魏文侯弟八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 所合之也	賓牟賈弟九 賓牟賈侍坐至武之

久不亦宜乎
師乙弟十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
子貢問樂
魏文侯弟十一
魏文侯問至彼亦有所
合之也
劉向別錄餘十二篇
奏樂弟十二
樂器弟十三

所合之也
賓牟賈弟十
賓牟賈侍坐至武
之遲久不亦宜乎
師乙弟十一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至子貢問樂

遲久不亦宜乎
樂化弟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至先王之道
禮樂可謂盛矣
師乙弟十一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至子貢問樂

樂作弟十四
意始弟十五
樂務弟十六
說律弟十七
季札弟十八
樂道弟十九
樂義弟二十
柖本弟二十一　今注疏板本皆作昭宋槧作柖
昭頌弟二十二
竇公弟二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凡樂六家首列樂記二十三篇即此劉向所校二十三
樂記

篇也藝文志曰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王定孔疏作王度二十四卷記孔疏作二十四卷樂記按漢志以劉向所校二十三篇列為樂記此下又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則此句云獻二十四卷記蒙上河間樂記之文自以漢志省去樂字為得之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隋書經籍志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陸德明經典釋文禮

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此條陸德明所引陳邵者下邳人晉司空長史此與隋書經籍志同在唐初各識所聞隋志則云小戴刪為四十六篇陸釋文則云小戴刪為四十九篇而隋志云馬融增益三篇釋文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此釋文所云考同異附篇章者即隋志所云增益者也一則云四十六篇一則云四十九篇者則此內分合同異先後附益之詳不可得而臆知矣据劉向校經籍在漢成帝時而后倉在宣帝世二戴皆其弟子則小戴與劉向相去不遠而樂記孔疏云鄭目錄篇

樂記

云是樂施弟四是樂言弟五是樂禮今記以樂禮爲弟三者鄭目錄
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繹孔疏此條是鄭目
錄自依劉向別錄之篇題而鄭所注者則是馬融所益之本即釋文所云盧
馬之本也所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又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
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此陸德明自
注於所引陳邵條下者据此則劉向別錄之四十九篇與小戴之四十
九篇名同而實異而陸氏釋文與隋志皆在唐初各舉所聞未可因小
戴有四十九篇之題目而遂疑隋志四十六篇之傳訛也班氏藝文志
不具大小戴記之篇數而於樂記分著劉向之二十三篇王禹之二十四
篇則今禮記內之樂記十一篇實出於劉向而非出于戴聖也無疑矣
非出於戴聖而今入於小戴記中則其爲馬融所增益亦無疑矣惟是

小戴氏去劉向不遠而褚少孫為博士在元成之間相去亦不遠而史記樂書所取樂記亦自樂本訖於師乙若與小戴記內所取之樂記適相證者然其中又自有前後移置互異之處而劉向當時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安知此十一篇非於中又自為連系者乎無論小戴氏刪定時是四十九篇何以又相傳是四十六篇其間錯互歧出之故不可臆知而要之此樂記十一篇連合為一篇非小戴初刪本之所有則無疑也究其斷取此十一篇合為一篇出自何時何人則孔疏所云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仔細不可委知者是也孔氏在唐初已不能知而況後儒乎但此記今既連合為篇則讀者不可不知其十一篇之舊次今謹分條表出之而於臨川吳氏之改定則不敢置論焉

樂本篇第一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注方猶文章也疏申之曰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此疏尚未明白陳氏暘曰方者音之節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又衛氏集説曰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為金石為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為絲竹為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迴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此二條皆足明方字義矣蓋此方字是方位方向之方陳雲莊不得其説乃云變而成歌詩之方法謬矣又謂成方猶言成曲調似可通然成方謂之音自在成曲調之前未可遽以成方為成曲調也

首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次節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又次節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皆一義而次第相發孔疏解次節云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此猶之其下節云凡

音者生人心者也謂音生於人心耳乃方氏並不讀孔疏謂樂者音之所由生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此以後人作時文之句法律之則下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豈謂人心由音生乎方氏時文之士不通古書之體制輙謂十一篇名不當義不安皆時文家之見也此等本不足辨恐學者惑而信之故不得不借言此篇後節又云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多一於字蓋此數節言聲言音言樂而後歸之於倫理歸之於德漸由次第發散之感收束向內言之故此後節加一於字亦自然之勢也言樂之成方成文而其記亦自成方成文也讀者不察則於字可有可無矣

愚既取長樂陳氏成方之說而陳說又有宜辨者則以成方成文對舉之失也陳氏曰文者音之襍方者音之節音之襍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夫陳氏言成方是矣而其言成文則非也其以成文為音之

始成方為音之成則非也孔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即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此以成方成文合言之也陳氏則以成方成文相對言之相對言之故云始與成也謂成則近矣謂始則非也方者聲之部位文者聲之條理也豈得以條理為始部位為成乎且陳氏或有假於易傳者傳曰物相雜故曰文也虞仲翔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爻乃有文章斯即陳氏說歟然而聲成文者不言變而直變在其中以雜言也不比爻有等以雜言也聲成文者合始與成而文之不專以始言也變而不能成方則不可謂之音故聲必究其變變必底於成方此則因有聲而究其變因變而竟以成方是聲即音而中有曲折也聲不成文則不可謂之音此則因有聲而即究於成文是聲即音而中無曲折也故成方成文不妨並言

而不可對舉也且變成方謂之音尚必進而言比之為樂聲成文則謂之音則直言道於政矣豈得以文為始以文為襍乎其以文為始者輕視成文之義也其以文為襍者誤會成文之義也

怗懘注敝敗不和之貌史記索隱云苦滯又本作惉懘說文新附字惉懘煩聲也玉篇惉懘音不和也按此二字訓義以不和為正說文注所謂煩即鄭注所謂敝敗是其所以不和也孔疏陸釋皆謂怗敝也懘敗也以二字分敝敗義陳氏集說引之則直云怗懘敝敗也竟刪不和之訓矣推其失揔坐敝敗二字不當分屬為義耳

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疏申之曰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擊瑟賛歎之言歎者少也朱子曰謂一人倡而三人和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按衛氏集說載朱

不此說又載嚴陵方氏曰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又載山陰陸氏曰一倡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按陸所引即此經後篇師乙末章語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詳彼文由歌之為言也貫下言之即此句壹倡而三歎由倡字貫下之義陸所解不誤但所引句倒耳至若朱子以歎為和而方氏以歎為不和衛氏集說並載之亦無斷義者謹按方氏以為歎而不和即言之不足之義則亦陸氏義也朱子以歎為和者亦即此長言之義但歎即嗟歎不足之義則亦無庸以歎息分別其解矣惟是鄭注三人從歎之耳此注語加耳字所以孔疏謂三人歎是歎者少也長言嗟歎在古籍未有人數之明證不知幾人歎而後謂之多乎疏之言少於義未有取也孔疏引熊氏云聲有五聲

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孔亦知此說非是而言歎者少何也竊合方氏陸氏說詳之此所謂壹倡而三歎者其簡質淡泊之意在壹不在三也蓋謂歌句初不過壹發倡耳而即以三人長言嗟歎於其閒此猶如今曲所謂接腔者清廟詩句皆無韻蓋每句之倡以其三歎抵得押韻也朱子以歎為和即此義是豈必多發歌句乎是即壹發歌句而已有三歎深致所謂有遺音者也疏何以云歎者少耶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性字統該理欲二者而言即孔子所謂性相近之性兼氣質而言者也下云天理滅矣鄭注理猶性也此性者直指理言即孟子所謂性善之性不兼氣質而言者也孔疏中之曰性善也并不言猶矣此與中庸朱子章句性即理也可相印證蓋朱子或即用此鄭注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義理之精微至南宋而發

樂記

之攷證之精密亦至南宋而成之若浚儀王氏非僅以詞科漱執為資藉者也近日有戴震者乃力詆朱子性即理也之語謂理以治玉為義不得反云性即理是謂祖父似其子孫也不思治玉特理之一訓耳玉篇又云理治獄官也豈得援此又一訓以疑性即理乎近來嗜奇炫博之士聞戴震之説則矜為博雅或喜執一説以駁宋儒此風中於人心士習不可長也故因浚儀王氏説附識於此

明儒魏莊渠校與余祐論性其略曰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豈若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之性惡揚子之性善惡混韓子之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見得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嘗言性為何物故荀揚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此條王以附證

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此即史記樂書載王肅注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也又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句王肅注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按

此經上節情動於中既以情言此節性之欲也欲即以情言也王肅注於此補言情則前後之義貫矣王肅禮記注隋志三十卷而困學紀聞僅摘出史記樂書所引樂記注及通典所引大傳注二處耳不能如鄭氏周易注可彙輯成帙矣

物至而人化物也句下鄭注曰隨物變化此亦史記樂書所採而世所行注疏本雖宋槧本亦遺失之孔疏亦不中此語

人為之節疏云人為猶為人也方氏曰因人而制為之節也朱子曰言人人皆為之節也三說互相發而方氏尤明畫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疏云四事通達而不悖逆此疏語固粗淺不明豁至陳雲莊云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此則更非其義方氏苞能駁陳說而云無悖於人情則仍是孔疏義皆非也按此經禮樂為正義刑政其旁及也或恐既用禮樂又用刑政疑有相錯互礙者而豈知其功用四達不相違錯乎此亦猶四時日月錯行代

明之義耳

樂論篇第二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今行注疏本及諸家本皆作飾陸氏釋文飭音敕本亦作飾音式據此云本亦作飾則陸本作飭無疑也飭在力部飾在巾部二字音義迥別不得相通此則所謂形近而訛者史記樂書亦作飾蓋沿誤久矣孔疏云禮以檢跡於外是飭貌也驗此疏檢跡云者是檢飭之飭非飾字明矣而今板本并疏中飭貌亦作飾則與檢跡語不相應矣諸家竟以外飾責飾爲義何其戾也雲莊集說云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於義用檢而於字從飾蔽於訛矣此條當據釋文亟改正之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此句必

明言天子者正謂用禮樂者天子也敬四海之内者天子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是所以用禮樂所以敬四海之内義理文勢貫徹如此而應氏鏞曰四海之内四字恐在合字上果如此說則云四海之内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天子是制禮樂專爲下之敬上立義非此節指歸也雲莊反謂應氏說於文理爲順是未嘗體會此經義耳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鄭注倫猶類也孔疏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此疏語渾未析至嚴陵方氏乃云發而爲言故有論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足論也方氏苞謂論即雅頌之樂章此則以論爲樂之文辭於論字雖若求其有著而於此經之義未當此經言樂之情也是由無患以言其情則豈文辭之謂乎此句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義論字不必泥作論說解矣

樂記

樂禮篇第三

詩關雎孔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篇之大小隨章多少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漢書藝文志著録諸書或曰卷或曰篇其小學條下云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是篇内自分章也志稱樂記二十三篇孔疏亦稱樂記十一篇合為一篇至第二樂本之首孔疏亦云此十一篇略有分别皆仍稱篇也至此第三樂禮之首則孔疏云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蓋孔疏以此每篇之分次皆稱章矣然其前二篇仍稱篇者原其始也後數篇皆分章者既合在一篇之中不得復自為篇也惟是舊十一篇今合為一篇而改篇為章則出自讀者之意非其舊所有矣不比蒼頡篇五十五章可為典据也此自應注釋於下云自某句至某

句舊爲其篇而不敢改名爲章以存其名篇之舊乃爲得之雖視從来衛氏集説隨意分卷者已爲近古而變篇云章究無所本讀者何可忽焉

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史記樂書作辨徐廣曰辨一作別按此云一作別則辨是差秩之義正與其禮具相合豈必以徧爲訓義乎慶源輔氏曰辯固訓徧然有別矣輔氏蓋見及此而尚不欲與注疏違耳○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必合文德武功而後爲備樂孰亨而祀非達禮也必薦毛血腥熟合亨而後爲達禮此自言禮樂備具之義非以上句治辯先以徧爲義也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又因樂極禮粗而言之更非以上句治辯先以徧爲義也○下文云禮粗則偏此反言以形之也正言之禮精則備矣與治辯禮具相貫也辯是差秩義即精也不以

樂記

猶爲義也鄭於禮粗言倦略末爲該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居鬼對率神言自明

白矣鄭注鬼神謂先聖先賢義已迂滯孔疏又以神鬼分屬解之

乃至有聖人魂強賢人魂弱之說真可發笑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此處三著字皆

以著明爲義史記樂書索隱用王肅說是也鄭注以樂著大始著訓處

釋文此著字直略反不可從

故聖人曰禮樂云史記樂書作故聖人曰禮云樂云多一云字然其

義則同也此經蓋謂天地之間一動一靜之理聖人則而象之曰禮曰

樂也雲莊集說載應氏說得之又載或說云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

之則泥於少一云字於義滯矣衛氏集說載長樂陳氏引論語王

帛鐘鼓云乎哉更非此義

樂施篇第四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南風長養之風也按此賞字即春秋傳賞以春夏之賞黄氏謂燕賞非也下文言五穀時熟則南風長養即治民之義史記索隱云南風詩辭出尸子及家語疏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此盖為鄭學者周旋鄭注之偏見耳其治民勞者四句亦以王肅說為得之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此猶言報政遲速之義不可以勞逸分德盛德薄也下句言觀其舞知其德正見樂之施所驗有深耳非欲以别擇德之厚薄也此内無德薄之義也雲莊集說引應氏謂勤於治民怠於治民不思怠於治民者豈

樂記

復在賞德內乎雲莊又引石渠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此說尤謬此經以樂之施言之也非以賞諸侯言也蕭首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此乃推本於樂之施之所由起何嘗謂制樂專爲賞諸侯哉

咸池備矣鄭注黃帝所作樂名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按注訓池字義最精矣此乃於樂施之意相發也鄭又云黃帝樂堯增修而用之疏申之云知黃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修也驗此孔疏蓋知鄭注堯謂增修咸池特以己意測之於古籍寔無證據樂記之文豈能盡以周禮之文準概畫定之則是康成氏補作五帝樂志矣竊謂大

章章之也此句之字非指下句咸池也此是樂施篇内自論德施之章布也般周之樂盡矣亦是綜攝般周之樂以該括德施之事非注義盡人事之謂也此一節五句各自為義惟大章咸池二句黄帝樂在堯樂後咸池備矣句其義純美至極而先言大章又若為下句咸池發者是以注家有堯增修之說於理非不可通而其事非出典据則記者歷稽古樂前二句因後溯前後三句乃順時代言之奚不可者而必為此臆揆事實乎

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釋文治直吏反此治字是為之治治非治人之治讀平聲者也鄭注王注同義盖言先王作樂以則象其為治之道正與下句行象德義相比也雲莊集說援上句天地之道義似精密而實非也善則行象德矣王注云君

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孔疏云教化美善則民行象君德按此句善字自指樂言非泛指君行言所作之樂美善則其所行之事皆如其所具之德故下文樂者所以象德正承此義也樂所以象德既正承上義故又以禮者所以綴史記樂書作制淫一句合之則不特上文飲酒之禮皆貫於樂內而此節末句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似乎專收禮字其實根上句必有禮以樂之樂雖音洛而作樂之義自貫於禮內矣記文精密融徹如此。陳雲莊集說云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按雲莊所謂末亦云樂乃是沿孔疏將下樂言篇首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五句置於此節之尾耳又其後葉所謂大輅至所以贈諸侯也一條下引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按此則雲莊注此經竟不知以史記樂

書參考之矣

樂言篇第五

雲莊集說引應氏本漢志其移風易俗句下增易字音以豉反按此是漢志顏師古注音也詳此句必是傳寫者因俗上有易字而誤刪去俗下易字耳定當以漢志爲正也自注疏以來諸家本皆不及此其實矣据漢志乃是復還其舊非增改經文也史記一本俗下有易字而俗上無易字亦非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按此注引左傳語極合志微以音言非以人心之志言也孔疏意細謂君德非也志微漢志作纖微此經作志微蓋猶纖微忽微之義其志字之本訓更勿泥矣雲莊集說志疑當作急則

樂記

又非矣

嘽諧慢易慢漢志作熳釋文本又作僈古多通借之字此必非心旁慢字也此篇下文又言慢易以犯節足見此非慢字熳僈皆以資攷可矣亦不敢定為熳僈也

狄成滌濫注狄滌往來疾貌疏引詩踧踧周道謂踧與狄同雖不知所本然王肅注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則非也陳雲莊又謂狄與逖同皆不可從大約此類皆古樂經相承之語不可以後人文義律之也班志稍刪節使明白耳

以繩德厚王肅兼厚薄言然此句與下句以象事行相比謂度其德厚則德又自有安勉之差厚又有淺深之等耳不必以薄言而所該蘊自廣也繩訓度亦勝於王注訓法也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注疏本及諸本皆有而字惟陳雲莊本

無而字按此二句減甚於感必有而字一折乃見其弊也雲莊本訛亟宜增正○感與減不但淺深輕重不同蓋條暢之氣豈容其與邪欲相交此受彼交則彼來減此直注之勢也山陰陸氏謂二字互相備則不可通矣

樂象篇第六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此一句內回邪曲居其三而直居其一者蓋上文雖以逆順對言而義實深致警於姦聲淫樂也故此句不厭僂指既云回又云邪既云邪又云曲所以著其處處不可掩飾也即下文姦聲亂色淫樂慝禮惰慢邪僻不憚三數擧之乃始以順正申言之耳所以後文結歸不可以為偽而後以君子好善小人聽過對擧收束也

此篇前鄭云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後鄭云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同在一篇之中而前後二語複見者蓋成其行者以志為主成其教者亦以志為主也鄭注反猶本也此義甚精乃疏云反去淫溺之情則謬矣雲莊集說反情復其情性之正此語雖似是矣然性可言復情不可言復且此經反情者由外而內之辭與撥亂反正反字不同亦非復其情性之謂

三者本於心雲莊引石梁王氏曰注以志聲容三者為本非也此王氏誤會也注云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此注仍是本於心之義非以志聲容三者為本也故疏申之云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也但鄭注語未分明耳王氏又增出德性二層非此節義也

然後樂氣從之今本作器宋槧本皆作氣衛氏集說本黃氏日抄本亦皆作氣此氣字即上文順氣成象下文氣盛化神也史記樂書亦作氣衛氏所採孔疏以下凡五家之文皆作氣前歲宣城方生館於南昌彭尚書家屬為校其所識其氏重開宋槧禮記注疏聞是季滄葦家藏宋槧善本函屬方生借其新開本檢之則此句器字顯然挖改疏內亦同蓋校者據今本改之耳

耳始以著往二句諸家多依鄭注指武王伐紂事惟廬陵胡氏雲莊陳氏謂汎論樂義不指武王此定論也但三步以見方陳說舞之方法非也嚴陵方氏曰方者舞之位是也極幽胡氏云幽感鬼神陳氏曰幽微難知二說當參用之疏謂坐歛不動極幽靜不可通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今陳澔本無而字注疏及諸本皆

樂記

猶而字此不能以義理論但以文勢論當有而字宜增入此節及下所謂大略者節自應依史記樂書在樂施篇為正褚少孫移置於彼乃皇侃本誤置於此耳

樂情篇第七

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為熹熹猶蒸也釋文一讀依字音欣史記樂書作欣訢與欣通陳雲莊謂訢合和氣之交感是也鄭注紆曲

商祝辨乎喪禮商祝見士喪禮鄭注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夏祝見既夕禮此自周時所用祝有此商祝之名不必如陳雲莊集說謂兼用殷禮耳

樂情一篇文字體勢與諸篇又異明是別出一手所記不特賓牟賈諸篇各記問答之語體勢不同也此足見劉向所校十一篇非出於一

處今雖連系為篇而不可不知其文分屬耳

魏文侯第八

古樂新樂二節句皆相叶以韻此下節天地順而四時當數句亦皆有韻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此句亦以韻讀之所以作為二字直貫注至紀綱也雖一句內有二為字不為複出也父子君臣豈待聖人所作為乎雲莊謂此作一句讀極是

昭二十八年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此在晉成鱄對魏獻子之辭自取義如此非謂皇矣之篇定此訓義也樂記疏乃云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此則泥而不可通矣然鄭注引擇善從之曰比則與此篇紀綱德音却自相發

石聲磬磬以立辨下句云君子聽磬聲則上句石聲石即磬也石聲磬磬

樂記

磬字自不當仍作磬解矣然注云當為罄疏云其聲罄罄然此則當引史記作石聲硜忝證之矣長樂陳氏謂曲折而有別胡氏又引殺也紋許也畫也諸義皆非

竹聲濫王肅注云濫會諸音此視擥聚義為長矣然鄭注濫之意猶擥也此注未嘗破字以濫為擥特謂猶如擥聚義耳釋文乃音力敢反竟讀為擥則又非鄭注義矣畜聚之臣嚴陵方氏謂畜若畜物之畜聚若聚人之聚是也若長樂陳氏曰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灾則是聚斂之臣矣得毋戾乎衛集說又引延平周氏畜聚而能散之說亦仍是聚斂矣衛書不別擇如此

彼亦有所合之也注疏諸家皆言以樂聲合成己之志此說尚未盡也蓋謂君子能謹其所好惡以合於樂聲也　感臣民而懲溺志至此全結

東矣

賓牟賈篇第九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未嘗有所辨明也賈五答皆是當從陸氏說按輔氏謂賈五答皆是蓋所以破孔疏謂賈二答皆非之說疏云對曰及時事也者此賓牟賈對辭以舞時早為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又賓牟賈答云非武坐也言致右憲左非是武人之坐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知非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孔疏以此二答皆非故輔氏駁正云賈五答皆是輔氏說是也但謂當從陸氏說則山陰陸氏說頗未明晰不可据也今就孔疏二答皆非之說

樂記

繹之蓋孔疏未嘗通徹此篇之義故所見泥滯耳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鄭注成謂已成之事此解未得成字義也此言樂者象其成功故統其始終而象之非止就其初申捷伐之時而象之也就伐紂之時言之則總干山立持重事所以象武王之事也鄭注山立猶正立義甚精若發揚蹈厲則尚父鷹揚之象是太公之志也此與前答及時事也並不相悖如謂太公志在此而武王之志不在此以及時事專屬武王則泥矣鄭注又云亂謂失行列也此解又誤當以陳雲莊亂樂之卒章說爲是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名公文德之治此則統合前後始終伐暴救民永清大定之言之故曰樂者象成者也蓋聖人深觀於治定功成之大局非專爲武舞訓義而武舞之義自釐然具見也

若賓牟子則夙嫺樂律者其於侍坐之次承問樂舞之節則必逐節質言之其於發揚蹈厲曰及時事也不必別言武王別言太公也未嘗與子言太公之志義相違也其於武王致右憲左曰非武坐也不必別言武之亂也未嘗與子言武亂皆坐義相違也且聖人所以統觀於治定成功之大局者因賓牟更端請問而後暢言之而其前文曰及時事也曰非武坐也則同在聖人許之之中矣不然賓牟若不再問則將不中辨前義乎故孔疏謂二答皆非者未能通徹此篇之義也

前問武坐賓牟答非武坐後言武亂皆坐義不相通違者蓋武坐者統言武舞之坐而其中有致右憲左之一節也賓牟答以非武坐者是專說致右憲左之一節不得以武坐論也鄭注於前節言武之事無坐既誤會非武坐之義於後言失行列又誤會亂字義古樂經既亡

樂記

而又雜以不通文義之後儒之誤解其緒益不可尋矣

孔子於賓牟賈對非武音則進而審問之而於賓牟賈對非武坐未嘗進而覆問則聖人已許之矣賓牟賈於武坐二字大體固未嘗有異辭也止言致右憲左一節不得以武坐論而武坐之大體賓牟初未嘗致疑也聖人究言武亂皆坐仍是武坐二字之大體而於賓牟前答非武坐初未嘗有别白也總由孔疏誤謂其二荅皆非於是前後文義不相融貫矣

聲淫及商是宮商之商非殺商之商注疏誤也王肅注亦誤方氏苞引大司樂用宮角徵羽而無商不若引國語伶州鳩之對景王也曰昔武王伐殷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夷則上之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

所以屬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内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据此牧野樂章皆是宮調所以淫過及商爲有司失傳也

唯釋文無音輔氏曰唯受辭也雲莊音上聲謂孔子然其言非是史記索隱以唯字屬下爲句可證也孔疏吾子相親之辭此特文勢自應如此朱氏經義考以爲記禮者之失亦泥矣

賓牟免席更問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已聞命矣此即前節云病不得其衆義是賈對辭而謂既聞命者疏云孔子所許是也舉此以例其餘則所對皆被許可知矣若果其二荅皆非則賈豈不更請問乎故愚謂孔疏未嘗通徹前後義也。疏引賀氏說遲之謂備戒遲而又久謂久立於綴此說是已鄭注云遲之遲謂久立於綴此義

樂記

亦是但此句文勢遲之二字微讀遲而又久四字接作一句注疏皆截取遲之遲字三為讀則失其義矣嚴陵方氏又謂上遲音稺更不可從

黄氏曰抄云古說以復綴以崇為句天子夾振之為句長樂陳氏嚴陵方氏皆以以崇天子為句按王肅注本以天子為上句謂以象尊崇天子也豈必待陳氏方氏而後改正乎黄氏怵於鄭氏稱為古說而不知引王肅注何也

武王克殷反商即武成所謂反商政也鄭注反當為及字之誤不通甚矣上句云克殷下句又云及商則克殷非至紂都乎而又複言之乎且古文篆書反及二字形並不相似亦豈得云字之誤乎○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至庶士倍祿皆反商政之事也故以反商

二字領起此非比武成按下政由舊必明出商政字而後明白也或乃謂此經脫去政字抑又非矣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孔疏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視商禮樂之官按孔疏未嘗顯駁鄭注此條實駁正鄭注之誤也疋平周氏曰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此句大意如此使之行三字不必深泥謂使箕子視之則鑿矣建櫜建如字言建爲諸侯也此較鄭讀建爲鍵義頗通矣然此句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則名之曰建櫜是當時名此事之辭今無他籍以詳證之矣陳雲莊以執鄭讀爲鍵之說欲移此句在包之以虎皮下則非也

食三老五更節內云冕而總干此與前總干山立象武伐紂之事又有間矣豈得於養老之禮又象伐紂之事乎任大武之樂所以

樂記

象成則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謂象武王持盾正立可也在養老之禮又云冕而總干則鄭注云親在舞位義已足矣豈必如疏云手持干盾而親舞乎

鄭注云言武遲久為重禮樂此義固是而尚未盡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此合上文教孝教忠教敬教弟又合上文反商政又合上文北出南彊威盛久待諸侯之義而以武之遲久統系結束之也非專結養三老五更一節也○賓牟賈問遲之遲而又久此義非一端可竟也請至武之遲久統系結束而後知久立於綴句特其內之一義非專以待諸侯之義畢其說也

樂化篇第十

子諒陸氏釋文不言一本作某而云子如字者恐因鄭注讀如不子

一〇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4 版心內

之子而疑有別讀也鄭於諒字無訓自當以孔疏子愛誠信為義王肅注
亦云子諒愛信也

致樂以治心至不怒而威於致樂之義推闡備矣此下又言致樂以治心者也若以繳足上句則上句義既已備具無須繳應也而此下致禮以治躬一句又覺無所自來惟史記樂書此處云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作二句雙接而下則於上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句既承接分明而於下文斯須不和不樂斯須不莊不敬亦相銜接矣然鄭注孔疏皆以致樂以治心句訓釋於此節之末則古本實無致禮以治躬者也句無疑固非後來板本之誤脫亦必非古本經師之刪去此句詳繹之竟是鄭氏受於馬融之本原脫失此一句鄭氏不詳察而訓釋於前節之末以致後來相沿如此幸有史記樂書可證耳然相沿已久必不可

樂記

增入以貽改經之弊而史記樂書此句之必宜引證以資考据則讀者所宜知也

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注理容貌之進止也孫炎曰理言行也此二條皆極當此理字是條理密理之理非統言天理性理之理方氏苞謂理之不可易者非此處理字

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鄭注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皆不得其解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此訓反字是也王肅以進德修業訓進字則廓浮矣甚矣訓義之難切合也禮有報孫炎曰禮尚往來方愨曰報者施之對此二條雖未盡報字精藴而皆不誤雲莊集說引劉氏曰報者相濟之意庶為得之鄭注報讀褒則謬

白虎通禮樂篇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此即樂化篇下半之文中間數字異耳而其篇內又屢引孔子曰白虎通東漢時諸儒所纂輯在褚少孫補史記樂書之後而史記樂書不著此文出於孔子然則七十子所傳緒言襍入戴記者多矣

樂化篇之末章曰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此與師乙篇云宜歌雅宜歌頌之義若相係屬是以今本師乙篇連接此篇之後也然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自當依劉向別錄原次也即史記樂書以魏文侯篇在賓牟賈師乙之前推其年世仍當以劉向別錄爲正也今雖不敢效吳氏澂以已意更易篇次而注疏所本既有劉向別錄可据安得數典而忘祖乎

師乙篇第十一

樂記

師乙篇寬而靜柔而正以下鄭氏依史記樂書次第改正舊本此非以臆斷錯簡者比也自當從之然此應如黄氏日抄載其舊本於前别載鄭氏移置之文於後庶為得之衛正叔集說雖依舊本乃於前一節之失次則引鄭說於後一節之失次則删鄭說何也至於陳雲莊集說悉依鄭所移置而不著鄭氏移置之所由其失已於玉藻篇詳之

鄭注商宋詩也疏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按詩疏云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又云關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有其義者亦不得復採所以無宋詩也据此則宋無入樂之章明矣鄭謂商是宋詩無所證据也且齊則有風

詩矣而此経云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云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以今所存於國風之鄭詩例之則鄭聲尚在放淫之科而謂所稱三代遺聲温良能斷見利而讓者於今所存之齊詩有関涉乎以見存於國風之齊詩尚未敢信其為師乙所稱歌齊之聲也而謂不存於國風之宋詩可信其為師乙所稱歌商之聲乎且所稱五帝遺聲商人識之三代遺聲齊人識之樂律精微豈後儒臆度所能窺及讀者於此惟有闕疑而已

禮記附記卷第六

襍記

大興　翁方綱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鄭注綏當爲緌讀如蕤賔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廬陵胡氏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愚按胡氏說亦未可据者此綏字是旌旂之綏非執綏之綏也王制明堂位夏采之綏亦不當爲緌也已見王制夏采注與此注皆言去旒而疏亦無所證据夏采疏云令死去旒是異有虞氏也則又牽及明堂位有虞氏之旂鄭注有虞氏之旂當言綏本不可据以疏夏采之綏益不可通矣

襍記

適者注適讀為匹敵之敵使其實注實當為至此於義皆可通然必謂周秦之人聲之誤釋文云實依注音至則是以意改經耳禮經之文各隨所記非可牽證盡一者也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疏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必皆一一鑿指周官之職則泥矣

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鄭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在此陳雲莊集說依鄭說移置而不言其移置之由已詳於玉藻篇矣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按上鞠衣節云爛脫可也此節亦云爛脫則鄭氏作注時信筆為之耳或當云有闕則可豈可云爛脫哉陸氏佃又謂此宜承蒲席以為裳帷之下脫爛在是

則又因鄭說而别生一說矣蓋疑経文之脱簡也自鄭氏始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此注語甚明白未踰年即解待字義即待年之待也非供待接待之待也疏共待之禮猶如正君則誤解待字并誤釋注義矣○言大子號稱子而未稱君者以其未踰年也然未踰年而猶君也待字略作一讀其義自明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句注疏本與陳澔本皆自為一節而注不言其錯簡惟陳澔云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擧以東之下按陳氏說可從也此経注於前節弔者降反位云脱出字又於宰夫朝服云衍大字豈鄭孔則可而陳氏則不可乎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為由由用也

襍記

疏中之曰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据此疏中注義云孫亦得亦得字即猶字義矣豈必又添用字義乎甚矣鄭之嗜改字也孟子由射於百步之外由即猶字今此鄭注又增一猶即由字之故實甚無謂也東發黃氏雲莊陳氏皆不從此猶當為由之說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可謂不通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二句是另自為節非孔子答子貢問喪之語疏云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上題云子貢問至喪也此板本分節之誤衛氏集說仍之亦誤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鄭注以后為衍字山陰陸氏曰后非衍字言孝子

如此設冒不得已也按鄭氏以襲與設冒二事同在一時故以后為衍字然此句有后字於義無別不必云衍矣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陳雲莊集說依鄭注移置而不著其所由已見玉藻篇矣

既葬大功弔自以既葬二字為句此於下文期之葬未葬弔於鄉人文勢不同陳雲莊集說以既葬大功為句非也

三患五恥合立身居官言之既得之又失之　自以行事之大綱言之德業學識皆該在內非以得位失位言也注疏漏此句不釋雲莊集說以進退為言則指位之得失非也

黄東發禮記日抄一條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與祭謂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

襍記

將事之誠否耶又一條云諸侯棄妻妻棄夫之禮按妻出夫使人致之禮節疏明言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黃氏以為妻棄夫矣未矣嗚乎此亦有禮乎　按黃氏此一條雖近似疑經者然實於禮意皆有資也

喪大記

陳雲莊集說以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為句蓋欲以別異於熊氏之說再別於熊氏之說則宜從注疏說矣注於此句略之而疏云君拜寄公國賓者寄公尊故先言之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也據此疏則君拜寄公國賓自為句大夫士三字又為一讀此三字乃下二句之提綱而其語意未畢下二句云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其意乃畢也雲莊未分明君拜寄公國賓自為句則似九字為句

者雲莊集說之解却不如此含混也此應於國肩下更著句字則明白矣

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今注疏及諸本皆有外字衛氏集說黃氏日抄二本皆無外字季滄葦家宋本亦無外字此條可資攷異也或据衛本必滅去外字亦不必也

君設大盤至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一節下鄭注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宋本皆作弃 棄古文作弃）札爛脫在此耳陳雲莊本乃徑移此節置後濡濯弃於坎之下而不言出鄭注此雲莊之陋也已詳具王藻篇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此一條惟桐城方氏苞之說得之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然後始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

喪大記

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理若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

祭法

首節禘郊祖宗四項惟郊是配天之祭其實則此四者皆言祭其先祖之禮也至其次節乃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首節非以祭天言無可疑者而鄭注之妄無庸辨矣

稷契為帝嚳之子此說不可信已詳於喪服小記矣至祭法篇首所叙列四代禘郊祖宗之典則江陵項氏曰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天台胥氏以堯禪舜舜禪禹其禪一也虞既宗堯夏乃不宗舜舜生於瞽瞍

禹生於鯀其生一也夏既郊鯀虞乃不郊瞽瞍虞夏商所祖者廟之太祖周所祖者乃不以廟之太祖后稷而以文王意各以義起又藍田呂氏曰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瞽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周公時以文王配帝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諸家前後推原同異之說如此然此祭法篇與國語又有不同經師所承正無庸分合致辨爾

泰折鄭注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釋文折之設反舊音逝又音制此釋文用鄭義也然馬氏曰祭地於澤中方丘泰折即所謂方丘折旋中矩矩方也其逝制二音可刪

用騂犢者周人尚赤之義鄭氏援地陰祀用黝犢陳氏又疑陰祀或是也祀皆必援周禮以合證此記實無庸也山陰陸氏謂用騂犢連

瘞埋少牢句讀又謂此主天地合祭皆不可從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讀相近為禳祈釋文王肅作祖迎山陰陸氏謂一本作祖迎者即王肅本也橫渠張子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於坎壇此說於義頗通然亦未知經義果如此否而釋文既載王肅本則祖迎二字實出經師相承之本視鄭氏以意改為禳祈者不同矣陳雲莊不明著王肅本但云當為祖迎則與臆改者奚別乎

幽宗雩宗鄭注宗皆當為禜禜之言營也疏引公羊傳以朱絲營社以證禜義按公羊此條與禜無涉不足取證惟說文禜設緜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說文此條可以證鄭注禜營義矣然說文此條下又引禮記曰雩禜祭水旱此句乃是

徐鉉所引耳非許氏原文也禜義雖合然此經幽宗雩宗宗仍讀如字為正已見書附記

大夫立三廟二壇今板本或作一壇以疏驗之作一者誤也適士顯考無廟鄭注顯考當為皇考字之誤陳雲莊本則直改作皇考無廟而不著其出於鄭注之所改已見玉藻篇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疏云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按堯典平章百姓孔傳百姓百官也此經羣姓蓋以百官包兆民也疏謂百官以下及兆民是矣又云包百官也此句義為贅設使後人讀之轉以羣姓爲兆民而上包百官非其義也諸侯為百姓立社百姓亦以百官該兆民言也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方氏

祭法

共說但知百姓之為兆民而不知百姓之為百官則孔疏羣姓謂百官及兆民之義不明矣鄭注羣衆也此兼下文成羣立社言之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獨非以大夫該士庶人乎此於百姓即百官之義更爲切合也下節王爲羣姓立七祀同

禘附記

不特不敢稱禘說并不敢稱禘者聖人曰不知也吾亦從衆人不敢說禘者哉所以未附識於此備考焉

氏禘爲祭天也鄭氏於祭法言禘是祭天又於大司樂言祭天祭地祭宗廟皆謂之禘孔疏雖數緣鄭說然昧孔疏之文禘謂祭昊天者句下先用但字轉開即與他處之釋[illegible]鄭者有間矣且其疏文先備載王肅難鄭之說後及於馬昭張融申鄭之說其馬昭申鄭固以依傳傳會矣張融申鄭又不過意在推尊宗親之文釋其他證據可知後又云孝經說與王肅同則此疏雖名爲釋鄭實則列次王與鄭不同之處以備後人之審定耳孔疏於劉光伯規杜處之剖斷以析服之而此條不然也孔疏之依鄭爲說者不過如此則其與鄭者更自說長也則後之有意申鄭說者其亦可以見矣況今欽定義疏既已斥鄭說不用即經生家亦無敢復從鄭說者則何必復辯乎乃近有欲入全榜者欽定義疏之理而乃據爲鄭說名曰禮箋又借時人府宗閔老陸代筆撰序以曷其說朱[illegible]暴同里同榜自幼同所講習未嘗宗鄭氏之說金氏乃借代筆者爲撰序以張之惟有感[illegible]其說者則豈得不辯援諸經言禘惟爾雅云禘大祭也此條雖在釋天卷內然於歲時[illegible]

兩字名之後又兼天祭地祭而山川諸祭之後重言禘大祭也則非祭天可知矣且禘大祭也下[illegible]
其禘又祭也其非指祭天又可知矣惟大祭云者渾而未析鄭康成之整比諸經也見有其經之[illegible]
據者則妄改之若果其初有證據古籍則亦必著出之鄭於祭法見禘在郊前則郊既是祭天禘[illegible]
必是祭天也鄭於大司樂謂天地宗廟皆大祭故以大祭之名皆屬禘可以當之其實鄭未嘗有所證據[illegible]
大祭也[illegible]其注祭法謂禘是祭天故大司樂亦以祭天為禘而祭法祭祀於春秋鄭注郊未言[illegible]
[illegible]是禘也不知大司樂注何以言[illegible]
祭名禘也且大司樂不言於宗廟之中奏之亦未知是統言宗廟之祭與否鄭何以知此言宗廟[illegible]
禘祭也此則大司樂之文本無禘字鄭氏以其下文云凡大祭祀宿縣故以大祭言之以大祭言則[illegible]
禘可以當之而經文實皆無禘字也經文既無禘字鄭又不援所據何書則此注禘祭之義[illegible]
是因其下文大祭字而實之以禘耳何得云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如果因識古而述其義[illegible]
可傳信於後耳經無其文注不具其證而謂之述古義凡言[illegible]

[illegible]大抵其[illegible]可以因觀[illegible]天之
[illegible]上[illegible]則禘[illegible]
[illegible]為之二禘是何乎即此妄說是天與上帝分而為二其罪已不容於
[illegible]其說當遠撥於傳林矣蓋古者言禮之家各有師承今必欲以某經之說稱與某注[illegible]
[illegible]禮合而歸之此項本有所謂曾者以攻補雜臆並拔未有不格閡者也方綱亦欲為吾黨儒
學一偶曰言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不過備列之同異考析而已若欲

[illegible]禮則古今日必訂定古禮非經生今反古之衛乎宋儒黃孝先生已疑喪服傳父在為母期

[illegible]說非聖人所作韓文公謂儀禮難讀者亦非謂其難於成誦正謂古人之禮今不必一一遵

[illegible]自親耳且古人祭必有尸今可行乎郊使特牲羣書實有祭天名禘之說亦何是郊天之禘

郊殺之祭並是一天也況又別無古經可以引證若但從尊鄭氏則鄭說之不可從者

更又何止一一悉辨正之乎

[illegible]見匡衡奏元成四年北宋命王者祭天以其祖配之語謂此是周秦儒者相承以禘為祭先之古說鄭注因之此更支離之甚

[illegible]此語在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元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illegible]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illegible]

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元成此奏議之文專為親盡毀廟言之其引王者禘其祖自出

[illegible]以禘祭之之即上言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之義也四下又言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則又推禘毀廟之義言親盡

[illegible]配天也其尊崇可以因親盡不為立廟而遂失親之之義配天句乃特詮明不為立廟之義不與上文禘其自出之義相涉

[illegible]君上有之本可以明證之〇言如是之可以解 言氏乃不得其說之而至此乎

[illegible]趙氏匡衆曰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豈闕圍哉若果圖之名禘五經何[illegible]

[illegible]楊氏復曰祭法禘郊祖宗注皆指為祭天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祭法叙四代禘[illegible]

[illegible]禘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鄭氏不察遂[illegible]

郊而一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二祀復指禘為祭祀亦於大司樂注立三禘之名支離[illegible]

[illegible]諸儒已辨其謬矣曷竊謂楊氏謂鄭讀祭法不熟猶止以本節言之愚則謂鄭君

不善讀祭法蓋不止此也祭法一篇概述祀典本非有板樣次第必先言祭天之說也其首節尊

虞夏殷周四代祭其先祖之遠近不同如此此專以祭先祖之祭言也至第二節乃特舉燔柴於泰壇祭

為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此方是特起之文專以祭天地言之宜接以前一節與此乃相牽合耶
不特此是祭法於次節以下乃始次第排叙寒暑日月星諸祀典此下乃於七廟五廟一段之前
先以[illegible]束一語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此一語結束前後[illegible]其為專指祭
其先祖之禮更明曉無疑矣假如依鄭說以首節禘郊皆為祭天則試問祭天之配其
當以祭天為重歟是以其配享之人為重歟則必曰以祭天為重也再試問七代之所更立者
禘郊祖宗是以其配享之處為重歟抑以其祖之立此祭為重歟則必曰以其祖之立此祭言之也
然則前文與後文指歸各異矣同在一篇之中同叙祀典而前後指歸各異有此理乎此方
是讀祭法不熟也鄭又引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實其所謂祭五帝五神
於明堂者曰祖宗之說又自釋之曰祖宗通言爾按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未嘗言禘言祖宗也宗祀文王而能有宗字宗字言此句之上帝指五帝
之神也何必牽合哉惟其祭法首一節禘郊祖宗皆以四代之祭先祖言所以第二節從
[illegible]泰壇泰折特提言之更見鄭重也若於第一節是以祭天祭五帝五神之配食言之則
[illegible]置此文於泰壇泰折之後於義理於文體乃隱之豈有先言配食而後及於正祭者乎
[illegible]禘之為祭天在祭法固未嘗如此是鄭君誤會而其他處又一無可援據之左驗
[illegible]稱大日出注兄指三處之祀典皆謂之禘此得謂之述古乎古有此說而鄭申明之乃可云述古
[illegible]有[illegible]徵而自為述古者也金氏不敢詳究祭法也於是引國語數處以禘郊之[illegible]

[illegible]禘文与宗廟之[illegible]封文以見禘非宗廟之祭其引[illegible]
[illegible]宗廟之[illegible]于此但云于云禘郊於諸[illegible]
[illegible]禘郊放言宗廟非以禘郊与宗廟對文也又引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
[illegible]此禘郊之[illegible]為苦方說然即以祭其先祖之祭禘自是大祭烝嘗自是四時之祭又何當
[illegible]是祭天乎且服[illegible]帝為祭天而冬至之郊与祈穀有二天[illegible]郊乃能[illegible]
帝分而為二有是理乎即此足證昊天与上帝分而為二其謬已不啻於
聖世其說當遠積於傳林矣蓋古者言禮之家各有師承今必欲以某經之說禮与某經[illegible]
說禮合而後之此項乎前所謂鄙者以攻禰雜俗並按未有不格國者也方稱亦啟為吾學[illegible]
革一陽日言禮經者但當慕於而不當慕禮蓋篡言則不過傳疏之同異考析而已若欲
篡禮則居今日必訂定古禮非居生今反古之衛乎宋儒黃孝先生已疑喪服傳父在為母暮
暮說非聖人所作韓文公謂儀禮難讀者亦非謂其難於成誦正謂古人之禮今不必一一盡
於目睹耳且古人祭必有尸今可行乎即使持極群書實有合天為禘之說亦仍是郊天之祭
非報之祭並合二天也況又別為古籍可以引證若但欲尊鄭氏則鄭說之不可從者
甚又何必一一悉辨之乎

近日孔廣森又據韋元成曰王者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之語謂此是周秦儒者相承以禘為祭天之古說鄭注因之此史文雖之甚古
按此語在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元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
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元成此奏議之文專為親盡毀廟言之其引王者禘其祖自出

句[illegible]以禘祭之之即上司[illegible]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之義也[illegible]下又云禘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則又推[illegible]殷廟之義言既以
祖配天也其尊崇所以因親盡不為立廟亦未失親之之義配天句乃重指詮解不為立廟之義不与上文禘祫自出之義相涉
[illegible]上有一禘一祫句則禘是祖廟之祭非祭天可知鄭氏誤指禘為祭天何待乎

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此疏足概其義矣固不必指為夏殷之制又豈必改禘為禴乎陳雲莊集説乃云禘音禴斷不可從。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疏云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据此疏則所謂夏殷祭名者乃是鄭氏之意揆度之辭云爾且既云此是夏殷禮則何以又有禘讀為禴之解乎禮經諸條各出記禮者之所稱本不必逐件對證以求畫一而鄭氏每遇對證不合之處輒以夏殷禮為巧避之地在鄭氏既嗜為推測臆斷之説而後之讀經如陳雲莊者又輒虔奉鄭氏而不知推求其所自來不知諸君是詁経乎是自撰経乎

祭義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鄭注霜露既降禮説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此説非也鄭意此當言秋霜露既降若然則宜先言春後言秋矣秋霜露既降春雨露既濡此二句平板對舉豈成文法乎此記作於漢時不特其義有師承抑且其文非後世所及霜露既降其為秋豈待言乎雨露既濡則必重提春字此於文勢必當如此且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此下云非其寒之謂也此天下古今之至文也若依鄭説必秋春板對則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請問鄭君此下亦當云非其某節候之謂也於文尚可通邪記禮者化工之筆而詁訓者迂滯之見豈有當乎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日二字鄭重言之不云忌日而云夫日心之不忘心之不忍莫可以言喻矣此記者沉摯之筆而

祭義

釋文云本或作言夫忌日則失此神理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此二句下一句從上句中而極之讀者宜善會也若以祭時言之惟事死如事生一語是其正義也祭義一篇多推闡孝敬大旨思死者如不欲生就祭時言可也就平日思親言亦可也此下又云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此二句則概以平日思親言之非指此祭時矣疏乃以為於祖廟稱親之諱斯泥而不可通矣惟其槩指平日之遇忌必哀稱諱如見親故下句祀之忠也必重言祀以明之 [illegible]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此下句如欲色然即是形容上句如見親之所愛色字即從上句見字繪出注指女色不可從

漆漆鄭注讀如朋友切切疏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

切偲偲語子路文也按論語注切切勸競貌此注自反猶言自脩整也此二注義正相比矣疏似未喻

比時具物鄭注比時猶先時也毗陵慕容氏曰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按慕容氏說是也此條內又云或當先祭期而具焉此慕容氏周旋鄭注之語其實比者協合之義方氏謂與學記比年同義非也

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鄭注齊謂齊莊釋文敬齊如字注及下同王徐側皆反按此陸釋謂注及下同則鄭注齊莊亦是齊一之義乎然鄭注齊莊自是側皆反不知陸釋何獨以王徐別之也此經敬齊自以如字為是而諸家皆無解釋蓋已徹而退其敬終始齊

一也所以下文云無敬齊之色忘本也與致齊之齊側皆反者自别孝子之有深愛者一節承上孝子之祭言之則即指祭時亦可然此節之義該倫平日事親在内不專以祭時言也祭義一篇多言孝敬大旨不止此節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按王氏語非無所見也然此諸節自是記禮者之言未嘗目爲孔子之言也前文自文王之祭也至文王之詩也引文王之事以明祭義仲尼嘗至夫各有所當也引孔子之事以明祭義此下孝子將祭孝子之祭孝子之有深愛諸節皆記禮者自記祭義之文爾○至弟近乎霸以義屬尊長言之可勿深泥也至若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則支離不可通矣

祭義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以朝及闇句鄭注謂終日有事是也其謂闇昏時又讀陽為雨暘之暘則非也嚴陵方氏曰言闇則知陽之為明言陽則知闇之為陰此說得之至以闇為尚黑以陽為尚白以朝及闇為尚赤則不可從

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按此巡字疏謂交相依巡即周還迭代之義也豈必讀沿乎甚矣鄭氏之好破字也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句教之至也即下文云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此即言禮之實義不可以訓解得之者也鄭氏乃云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以至為致可謂呆滯矣

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此句與下句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句法正相

對也下句爲昭明少陰字一層耳其上句言陰者蓋下句發揚二字可抵此陰字地步而此上句之陰字即抵得發揚字義耳經語意言之妙非後人文字可比固不消如此瑣綴而無如鄭氏欲讀陰爲廕則不得不如此瑣綴耳

其氣發揚于上節鄭注云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此鄭氏之意以上文衆生指人此節百物指物不通甚矣如此說則下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尊指物而言乎百物即上衆字也衆字略頓生必死死必歸土七字承衆字言之鄭云上言衆生誤以衆生二字連讀則是佛書之衆生矣鄭乃云百物與人同不如人貴是誤以人在百物之外何苦自生膠擾乃爾

焄蒿悽愴諸家皆以百物之氣概渾言之竊按此不可渾言也當以

祭祀言之即下文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之義也此節神之著也以前皆就鬼神言之因物之情以下乃就聖人制禮言之以是為未足者以明命鬼神使民畏服為未足也此皆該在前文教之至也句義內也下文禮之至也與上教之至也正相應

慕容氏謂膟膋為羶黍稷為薌黃東發謂羶天產之臭薌地產之臭二說可合參之必無羶作馨之理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甒下一句多間字若難解矣而黃東發曰甒有兩故曰俠諸物見於俠甒之間故曰間見此說亦可備義也凡經語有難解者必不能求其義亦須闕之豈可以臆改字乎鄭云見及見間皆當為覸不可從也○見以蕭光見字本自明白鄭因下句見間二字相連遂欲合二字為覸字因併將上句見字亦改為覸陳雲莊乃依之而不

著其出於鄭氏竟若經本如此者相沿肄熟而不揆其所自也
君子反古復始至不敢弗盡也自爲一節承上二端二禮反始用情言
之則以此節承上數節可也家語自此已上皆孔子答宰我之言
可證也注疏本以此節合下藉千畝爲節雲莊本從之非也
朔月月半君巡牲朔月月之一日也月半月之十五日也此與玉藻朔
月大牢朔月少牢並可以證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是朔月也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此記禮者稽古約言之文鄭注以爲問者
之辭非也○歲既單矣以蠶事系祭服而見天時之節度焉此之
與月令之幾終更始言各有當不必如方氏以孟夏麥秋至爲例
也大昕歲單皆有所指之期及良日則惟其所值故少牢以禮之
下稽古而約言之略一停頓再接良日此文勢之定理而泥於與字

祭義

者以為閒也

此數節自為藉千畝節言敬之至也祭牲節又言敬之至也孝之至也蠶事節末又言敬之至也若與前文教之至也禮之至也相次為文然家語載孔子荅宰我語無千畝以下諸節則天子為藉千畝以下諸節自是記禮者所述而其文沿前節之體勢爾禮經出漢儒所類記其節次亦不可不考也

祭義一篇皆記禮者襍採孝敬諸條而因及於郊社藉蠶養老之文故又摘入樂化一篇及曾子數節又襍舉尚齒之義也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鄭注然猶而也可謂不通此然字屬上稱願為文非屬下曰為文願然者衆所共洽於中不言同然之蘊盡在此矣上有稱字下有曰字上有願然下有幸哉如此此一片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內

神理也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鄭注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此解固是然此云無朝夕者是見孝之理亘古今與上句塞天地橫四海同一神理經語之妙固非訓解所能到也
雲莊集說溥舊讀爲敷今如字按此出釋文溥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陸氏所見一本如此陸因以芳于反概之鄭注無此音也此可不必引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語精微之至此所謂仁者即上文言仁者仁此者也不特孝子自敦仁以事親即一祭祀之粢盛亦必出於仁者此心同此理同也鄭注乃云貧困不取惡人物淺矣○仁者之粟即如君惠官稍謂所應得皆在其中非必謂伯夷之所樹

祭義

也詞意不可泥

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頃當為跬[illegible]行而俯頭非懈怯也以頃為俯首一頃之間則不必改為跬矣按此頃字即作俄頃之間本自可通鄭乃改字耳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至以義死之而勝敗收其語哉此為孔子答哀公之言而祭義不明著孔子語甚[illegible]七十子所傳[illegible]錯見於戴記者非一處矣

如語為而未之然方氏曰即所謂如親聽命則此說是也鄭注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此則不得其解[illegible]親必溫身必誠若親有命我之語而已[illegible]誠抑當何如乎語指親命已也之指已承親也鄭注[illegible]

術省之鄭注術當為述聲之誤也衛氏集說引鄭注亦術當為述此或衛氏所見本誤耳陸釋孔疏皆作述知鄭注見之無可疑者矣書賈山傳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顏師古注術亦作述以此證之術述古有通用者可無庸言聲誤矣

祭統

禮有五經注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陸氏釋文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陳雲莊集說亦用陸氏說自不若鄭注依周官大宗伯之序賓在第三軍在第四為正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注畜謂順於德教釋文畜許六反成疏以畜養為義順與養義相發也應氏曰畜亦有止而畜聚之意陳雲莊因謂畜敕六切則專主應氏止畜義不如注疏為當

祭義 祭統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純服亦冕服也疏云天子云純服諸侯云冕服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此於義足矣鄭注又云純以見繒色疏中之謂純讀爲緇則不若如字即純絲義於蠶事相稱矣豈必以緇色言乎

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按宿即宿戒豈必云讀爲肅乎

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方氏曰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伯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彼處鄭注亦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也此祭統篇則不言夫人有故而直云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意以爲此上句言君執圭瓚祼尸則此句應云夫人執

璋瓚亞祼所以解之曰容夫人有故攝焉方氏以周官大宗伯言王后不與例之於事義可通矣而疏又申之曰此下云夫人薦涗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按此疏乃唐時經生拙於文詞反致意多歧惑矣蓋欲申鄭注之意當云此言大宗執璋瓚亞祼即夫人亞祼之事猶如周禮大宗伯攝后薦豆籩之事也此句不言夫人有故者互備言之以舉義耳如此申鄭義則可免孔疏所云亂陳之支說而亦可免於陸佃三祼之歧說矣

宗婦執盎從令作一句釋文云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疏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則是二讀

祭統

另一系紙

同一義也此與上句君執紖卿大夫從從字為句迥别矣今請執盎從為句正見經文語同義異之妙且以見陸釋非歧説也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云夫人受酢則執爵足此句是受字無疑注疏板本或有作授者誤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疏中其義亦以為鄭無所據蓋以疑之矣至此祭統篇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注謂夏殷時禮也此處鄭注則更不稱蓋以致疑矣直謂此是夏殷時禮矣然此篇下文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禘嘗之義大矣此猶中庸禘嘗之義亦豈得以夏殷言乎此篇下文又云尊魯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此此明言以大嘗禘賜魯則又豈得以夏殷言乎此節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其稱古者亦非必指夏殷言矣此鄭諸家所解亦皆不該理鄭氏所說夏殷之義惟陳雲莊集說採用鄭氏語於經無當

祭統篇載衛孔悝鼎銘蓋取論譔其先祖之事於祭祀之事義爲備耳故特偶舉以見銘文之槩與舊者欲作率更之注疏說是也雲莊引應說非也對揚以辟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鄭注對揚以辟之爲句非也雲莊集說對揚至彝鼎十三字作一句亦非

經解

祭統

鄭目録云此於别録屬通論然篇首從六経之教詳其得失而其通篇反覆申明禮教非以六経政教之得失言之矣孔疏謂篇首至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不知天子者以下皆記禮者之辭所以長幼有序句下又引孔子之言爾雲莊集説謂是故隆禮以下疑是記者之言猶未盡也雲莊又記馮氏謂王霸並言非孔子語皆泥於疏説耳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此敬讓之道統承上反正二義言之以見隆禮由禮是敬讓之道也以一句申明上四句也方氏苞乃謂敬讓句上有闕文此竟似不曉古文義法者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疏此易繫辭文也蓋孔

疏在唐初所見繫辭傳內有此語但孔氏亦不言今本所無而沙隨程氏在宋時又不知何所確據以爲易通卦驗文也孔疏解始字云事之初始不及鄭注謂其微時語義最精既合易理又切本篇也竊謂易通卦驗緯候之全篇程沙隨果得見之與否固未敢知而此篇雖出漢儒所記然既已具著於劉向别録則西漢時已有其篇矣緯書東漢時乃盛行此所引易當以孔疏作備考而程氏所謂易緯者存而弗論可耳雲莊集說直定以爲緯書之言蓋宋以後學人不信疏義而敢於斷制者有如此

哀公問

此篇在大戴禮記第四十一題云哀公問于孔子篇內句字偶有數處小異

經解

不廢其會節家語王肅注會謂男女之會不若鄭注統合上事爲得之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至禮其政之本與此一節朱子謂當在上文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下蓋以此節承上言政本而進言禮爲政本於文爲順也然中間哀公問冕而親迎正承上節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之文大戴記家語皆同不容有誤似不可改

出以治直言之禮陳雲莊云直言二字或云當作朝廷此太武斷矣不若黃氏日抄云直言之禮指朝廷言也直言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故足以立上下之敬此說較明白而石林葉氏謂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此說亦與鄭注正言謂出正教之義可以相發陳氏欲改作朝廷者非也

另一条然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愾者猶至也至言猶者蓋愾字不可訓至故言猶也家語王注愾氣滿也亦鄭注之義至於孔疏言慹陳雲莊言暨則皆殪而演測之又不及鄭注矣

此篇不過乎物不閉其久皆粹精極至之言家語作不閉而能久鄭注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亦精語也孔疏不過乎物不過誤其事則尚涉粗迹耳

末章孔子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事天事親統系通篇之義是則以結成身而不僅以結成身也此篇實與中庸相表裏

仲尼燕居

給奪慈仁注謂子貢辨近於給特言仁以感子貢此未嘗以子

哀公問 仲尼燕居

貢之越席爲辨絡也嚴陵方氏山陰陸氏皆以越席爲絡非正旨也

子產猶衆人之母二句注以乘車濟涉言之蓋本家語孔子答子游問子產之惠也然家語子游問子產之惠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所以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家語此條較此篇詳言之矣今小戴記燕居篇止此二句則鄭注謂子產慈仁多不矜莊與子張相反是此注因本節師過而牽合之未知於經義當否矣黄氏日抄以領惡全好證之義或然歟

子曰禮乎禮注禮乎禮唯有禮也疏於此句略之草廬吳氏以禮乎二字爲問辭下一禮字答辭謂設爲問答非也

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此在燕居篇本經之文固未嘗分析其事合其事為四其事合其事為九也即鄭注止言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孔疏中之曰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此即鄭注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略之按此節內先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言夏籥而上不言升歌清廟其後則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此則又言升歌清廟而不言夏籥蓋前後互有詳略耳鄭注綜撮四者故必以升歌清廟列於下管象之上也非謂下管象武之上脫去此文也陳雲莊集說而疏又云行中規竟謂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則因疏而泥也至徹以振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總為九也行中

仲尼燕居

規配前為第五還中矩為六和鸞中采齊為七客出以雍為八徹以振羽為九也疏又云皇氏以夏籥序興與下管象武合為一為大饗之事四又引盧植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為大饗九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為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為四也添下五事為九其下五事與鄭同竊按鄭注止言其四未嘗言合下五者為九也不知孔疏何所據而謂下五事與鄭同也今合繹諸家之說則盧王之說又不及鄭為審慎矣且經云四云九而實未臚析其目所以諸家致有分合同異之歧是則經記大

綱未臚析目者當從闕而不敢斷定斯為無弊又豈僅此條而已

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事之言能幾此精微之蘊也聖人已者歸本於聖人以見此義不易知也鄭注事之謂立置於位語已滯矣疏申之云雖在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如此者是聖人也此疏更謬

論變一節疏引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以證夔之知禮此於義得之矣詳此節云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此句與上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對說此就常人言也此下云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此則與常人之偏不同蓋在虞廷職有攸司功有獨具此不達非窮之謂也故云是以傳於此名也方氏謂若后稷之於稼極當矣是以二字正言惟其專於樂不及於禮

仲尼燕居

所以獨擅典樂之名於古今此其精神體用全具於樂則其於禮自然該在典樂內自在言外而初何庸以達禮名乎竊言古之人也深見古人之專一而不兼長非後世常情所可例耳詳味此節之義正因上節不能樂於禮素三句若疑偏長之為害者故復記子貢問而夫子答之如此於上節義更足也雲莊集說乃謂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則不可通矣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鄭注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雲莊集說亦云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不用矩規繩墨陳說即承鄭注之義而云不用規矩繩墨亦於上文必鋪几筵必行綴兆諸語相對然此句言目巧者不特言室也兼以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之有隨立之有序言之則是言目者即以心言也以心言則此言巧者即上言力此之

力不言辨此之辨也不言法度規矩繩墨而無非法度規矩繩墨也若因鄭陳之說竟若廢一切成規而專恃巧智豈聖人之言禮乎說經須詳繹其上下文字乃為有益

萬物服體體者禮也即辨上下定民志也鄭注服體體服也此語已不可通而又以符瑞為訓則益支矣

孔子閒居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言其無形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言其無聲也正明目呂氏謂明字衍者非也

三無之義進問詩辭蓋子夏受詩教於聖門故以詩證義也此篇前後皆取詩為義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蓋地以載物言之非比

仲尼燕居

天之四時故就其顯者言之神氣在空虛中難以領取故就顯而示者以風霆言之中間所以必用神氣風霆四字聯系銜接其義乃備其勢乃足也藍田呂氏謂神氣風霆四字衍文者非也

耆欲將至耆欲二字無義不該上承氣志下接開先此所謂耆欲非尋常耆欲可言也邵氏引祭統鼎銘興舊耆欲極合矣陳雲莊云耆欲所願欲之事大意如此然此二字不可以一端形容盡之者也要以天道聖德言之何至若鄭注謂王天下之期將至則是謂聖王之興皆有開利天下之欲心是何言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鄭注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此注義固然已然此亦見大王之時尚未發著於武功故引詩文

德此與必先令聞亦皆有開必先之義

坊記

命以坊欲鄭注命謂教命應氏曰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按應氏説是也若以教命言則教命固在禮刑内矣何必覆提説之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正是此命字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此節文無所不該凡事物之等級與制之差殺皆是也鄭注云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此注乃專以下文制富貴言之於義似得之矣然不知禮者二句自是渾概先言禮制之精意下文乃言制富貴又其下乃言制國方是從禮制之經抽出言之耳

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按此好字不可泥也

孔子閒居

仍是言貧而樂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許六反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疏云此與詩注不同者按鄭志荅炅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此疏具言邶風燕燕之篇莊姜送歸妾之詩是其事矣然上節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注與疏皆不言其為逸詩何也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疏犯以民言雲莊集說從之嚴陵方氏曰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此以犯字仍就上言為是

鄭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申之謂鄭氏以書序云周公

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按疏中鄭義如此則此條直出鄭氏以臆擬度云爾矣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皆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令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愚竊按鄭康成在東漢時典籍尚有散見於他說者或康成之語別有所承未可知也但鄭注不言所据僅以蓋言孔疏又以疑辭申之則孔疏之於鄭義似亦不甚滿意聊存此以聽後人從否耳孔疏於鄭注雖未顯違而似此者尚多是即不敢之

坊記

駁也已見於書附記矣

言乃讙鄭注讙當為歡聲之誤按此以讙為歡於義得之固不必執此以謂讙歡古通用也然必以為聲之誤則亦鄭之過泥耳此節子云之下引論語曰石梁王氏以為不應孔子自言如此然此篇諸條有一節內連引子云者後又有引春秋文者知非孔子語內所原引矣此篇蓋記禮者襍引孔子之言而以諸經證之則於內不可泥也

從命不忿[illegible]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方氏說與注疏不同依注疏則二當為貳依方氏說則二如字然皆未敢確信也惟注疏以君子謂國君之子實不可從

坊記一篇引諸經之文間有同異惟引易不耕穫不菑畬與易无妄六二爻辭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義其語大相懸

絕此當作殆異矣王深寧曰此亦見呂氏春秋君守引此亦是坊記古本即是不可解也

此篇有一條內連引子云者則後條上引子云下引詩云而中間云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即此可見此篇引述初無體例亦可見引述子云詩云皆出記禮者所為非以引詩聯入子云內矣乃陳雲莊集說於夫禮防民所淫節內移以此坊民二句於代柯詩辭之下且謂以類推之當如此則陳澔之妄自改經視鄭注破字之弊為害倍甚矣鄭於王蘇諸處斷脫僅注於其下未嘗擅移置也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弒君 按王氏此說駁正弒字極當然鄭注無殺讀為弒之說釋文云殺音弒注同此則從一本載此讀耳陸亦不言所見何本也

坊記

顏師古匡謬正俗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方‖女
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不至不親夫也
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違而授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
已從奔誘及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
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昏以為期期而不至即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
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為得其義何為注禮乃更妄
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愚按匡謬正俗此條全引此注然春秋
傳杜注云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
昏姻之好此成公九年致女之事伯姬歸宋在春二月而季孫行父

第（0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7　版反外

[illegible]

禮記附記卷第七

大興　翁方綱

中庸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宋王柏因師古此註遂撰訂古中庸二卷其自跋曰一日偶見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亾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僕不揆狂僭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王禕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為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

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知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方綱昔與門人南城王聘珍校秀水朱氏經義攷聘珍云師古漢志注謂禮記之中庸亦如漢志之中庸說皆非本禮經並非謂漢志之中庸說即禮記之中庸也魯齋未詳讀師古注遂據以著書非也愚案王生駁魯齋之說極為允當朱氏載王柏之疏不知其非而又載王褘說以應之皆坐未嘗詳讀漢志也按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此即顏氏注所謂禮經者也又云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此即本志所列記百三十一篇以下所謂禮十三家者是也師古注云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此注語所以在此條下者

此上數條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皆記也非說也此條則云中庸說二篇下又云明堂陰陽說五篇其後乃又及於傳又及於議對議奏此則皆禮之系屬而非禮之本經矣故師古於中庸說發之云非禮本經蓋此之流恐學者盡執以為禮古經之支故謂非獨中庸說二篇非禮經也即今禮記中之中庸一篇亦是後之記禮者攟拾入於此內耳亦非本禮經也此是因漢志此條在禮經條下所以不得不分析如此並非疑戴記內中庸篇為後儒所為也王柏輩總由未知師古注是因中庸說附著於禮古經而言之耳亦由先未細看漢志本文是中庸說二篇非中庸二篇也王柏於漢志易曉之文尚致乖舛若此則誠恐好異者將誤讀師古此注或致并今中庸而疑之所關非細而秀水朱氏撰經義攷竟直引顏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不明言其為漢志中庸說

中庸

條下之語愚昔每憾朱氏經義攷所引某人曰多不詳其原書來處而尤未若此條不載原來處之為害最甚者無怪乎其詳載王柏王禕之言矣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庸平常也君子中庸鄭注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合此數條以融貫之庶無漢學宋學之岐視矣

黄氏日抄唐李翺始為中庸說至周濂溪始得其要至二程先生張橫渠呂氏游氏楊氏侯氏謝氏尹氏始各推衍其義自是為集解者凡三家會稽石𡼖初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庵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再為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及附入石氏元所不取與晦庵以後諸皆取之晦庵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又為集解

雜列諸家晦庵章句之説又特間見一二而已今按天台賈氏之書世罕傳本而衛湜集説之書具在也内雖雜採注疏以來諸家解説與朱子章句並列此蓋衛氏禮記集説之體本自如此非有意未滿於朱子也[illegible]黄氏蓋意在專存朱子章句不欲以他家語雜厠其間故因衛氏之博引並採而云然耳

黄氏日抄一條録於此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得不有所託以明之耳天命本言賦予之自然然不得不假人為之命令為喻故曰命猶令也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理為説故曰性即理也陳氏曰理是泛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只此一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又据賈氏集解載晦庵之説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萬物故謂之

中庸

命萬物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理是也修品節之也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是所謂教禮樂刑政皆其具也此說比章句尤易見而纂疏集義未之收因録於此性節註之句載已附記於前章集說首節

天命之謂性節章句總結處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載母原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衛氏集說黃氏日抄皆從此本今所讀本蓋朱子改定本也按元本綜括精要學者所宜并加參考然今所讀本尤為精密或有謂今讀本不及元本之精者亦無庸耳

鄭注修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傚之是曰教朱子章句修品節之也鄭注準成朱注詳略此訓義正相資矣若孔疏謂人君修行此道不若鄭訓治為得之而程子謂生養之義又引左傳能者養之以福則又不若品節訓為得之又按左傳能者養以之福明道先生乃引云能者養之以福可見北宋時春秋傳已有訛寫本矣

首節原性道教所由名而次節乃專提道字中庸所以道明也若因上節由性而道而教次第說到教字而此次節仍帶教字說則非經義語脉矣孔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謂修行仁義禮智信以為教化此直承上節教字解之非其旨也朱子或問於此處云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可謂精密矣

中庸

孔疏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此數句之麤膚淺滯不必言矣朱子章句初本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視孔疏明淨極矣至章句改本則云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尤為質實無一字外假此豈前人所能及

蔡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以下言未發時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莫見乎隱以下言發時也謹獨者所以審其念慮之初發也此數語於此二節最為清析可作朱子或問之疏按此條內莫見乎隱以下言發時也此句亦應增一初字云言初發時也則其義更明豁

孔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按此在未發時尚未可遽云當於理朱子章句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較孔疏言當理不著一邊矣於中字方為恰到

天地位萬物育朱子或問謂諸家以其理言不若直以事言此至當不易之說也然而朱子章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詳此數句却仍似只以理言而非盡以事言者且心正是中氣順是和而其下句不以天地萬物並承之只專以天地之心天地之氣渾言天地而若略於萬物一層者至或問乃曰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則於天地氣順內融入萬物育視章句為加詳矣要之孔疏已云人君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焉此則在孔疏已著明者不煩再致渾含之詞也而今竊窺朱子解此節之意則雖

中庸

兼言學問極功聖人能事而其實朱子意在學者造詣之極地所以天地萬物似覺不敢十分觸手不得不於或問内補說致中和於一身則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此則朱子所謂不專以理言而以事言之實際也惟是中庸全言聖德王道貫徹言之即以達孝治國推開於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究極於大經大本參贊化育非皆以帝王之事言之乎若必謂首章渾舉其概專以學者言之則末章何以必結到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化民末此非以帝王之事言之乎雖此篇載入禮經非古禮經所有而既系於禮經豈得不以宗廟郊社經禮曲禮既其實乎故朱子謂天地位萬物育直以事言此則聖聖相傳之實處而必欲就學者渾言其理則仍非朱子當日解此節之正義也○孔疏故萬物得其養育焉諸注疏板本皆無得字惟秦興季滄葦家所藏北宋本疏内此句有得字當據增

入朱子文集書中庸後曰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覆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某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謹案注疏本中庸分三十三段與朱子所分之三十三章不同而注疏亦未嘗顯以某章也至程子分為三十七節晁氏說之中庸傳分八十二節亦皆未嘗言章也至朱子中庸章句始分定為三十三章其後若黎氏立武吳氏澂之輩又或有改分章次之不同竊詳禮記惟樂記分十一篇此自劉向別録所原有學者不可數典忘祖者也至其他諸篇皆原無章次學者但當精研其義未可輕代古之

中庸

作者劃分某章之次第爾楊氏守陳謂中庸難以分章此言是也至若朱子章句於此經義蘊闡發精深自足以折衷千聖垂教萬世學者亦勿以其分章之非古輕議而妄改之可矣

小人之中庸也鄭注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此即解小人之中庸也句義然却即在反中庸注義內則可見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仍是一義耳即朱子章句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又或問云諸說皆從鄭本非本文之意然章句仍從鄭但以王肅本注於下即此亦足見二本實一義後人可勿斷斷致辨矣○孔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可謂明白矣

中庸其至矣乎節與論語中庸之為德也章偶有字句小異不必泥也况

釋文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則又與論語同矣或乃謂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者非也○鄭注以久字屬上能字為義不及章句久矣二字自以歷時之久言之為是

道之不行也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也以賢不肖言之知行交互之理至精不易或援司馬光王安石文集內所引明屬知愚行屬賢不肖遂謂明字當在前行字當在後今出傳寫之誤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者非也

人莫不飲食也節自是並承過不及章句極融括鄭注單承愚者不及偏矣○鮮能知味此閒語淺而意深長不可呆疏也孔疏引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鵞知其黑白此特廣異聞而已非必經義指此類耳

道其不行矣夫此引聖人慨歎之詞自與前後文理脈一貫學者合前後

中庸

文讀之而得知行合一之義中庸一篇原自處處貫徹也若必謂此是承上起下之文在後來時文家則可而解經豈必如此中通立義乎又或疑此句上下有闕文者亦非也又此節該義甚廣而鄭注專以閔無明君教之為義亦涉偏矣

鄭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此在鄭氏注即己承上章賢不肖過不及以言知矣此即朱子章句分章次第之所由也但鄭注以兩端為過與不及則不若朱子小大厚薄之說乃見中無定體是乃善於言用中乃善於言執兩端也程子尚以為執持過不及之而端是以沿鄭說亦用中於民亦不必章上賢不肖言之轉滋贅滯

其斯以為舜乎鄭注舜之言充也疏按謚法云云於此注語無當然注不言其來處若此之類似非鄭氏所臆造古籍散亡或有所本未可知也後

人特不能疏析之耳

章句云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此三語不可呆看若竟說自謂予知之衆人皆似大舜之執兩端以用中則疑不於倫矣朱子之意蓋謂此所謂擇乎中庸者原即是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但其擇之精固有不同而其行又不能久耳鄭注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則此擇乎中庸與下章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境地亦不可同語矣舜之大知於舜之用中見之知即仁也回之能守於回之能擇見之仁即知也言不行不明則知行義互見言舜言回則知仁義亦互見

天下國家可均章朱子章句在經傳通解元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

也謹案此條元本語義圓到較今行板本為更精當從之

寬柔以教句注疏略而不釋朱子章句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竊按此章答問強強以自處言之似未及於誨人之義寬柔以教以字蓋倒裝文法猶言以寬柔為教言南方之強皆相習為寬柔也未可以後人文法例之謂以字在寬柔下輒及於誨人耳

不變塞焉鄭注塞猶實也詩秉心塞淵箋塞充實也又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塞瘞也釋文崔集注本作實書溫恭允塞疏亦引詩毛傳訓塞為實似未可以未達訓之

素隱行怪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疏攻城攻其所傃司馬法文也朱子章句按漢書當作索漢書藝文志序神僊者內云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禮記載孔子之言

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臣似按禮記中庸篇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鄭元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素今志作索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又按三國志方伎傳亦作索隱而玉篇引作傃隱是沿鄭說耳不必從也

知仁勇三達德至後章始言之雖中庸通體一貫前數章即該此義然亦非必如後人作文件系排比整齊次第以相應也索隱行怪三節歸到中庸惟聖者能之固不必泥鄭注以為指舜言之而朱子章句於索隱節云不當強而強者於遵道節云當強而不強者必以此二節緣上章問強之義則未知子思當日系此引子言之義果為繳應問強否矣就經義繹之實無明證非敢僭論章句也

羅整庵曰侯氏以問禮問官為孔子不知然既問是仍知了又以孔子不

中庸

得任為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有所不能也應作如此看按羅氏此條單取堯舜病博施一層而駁其問禮問官之說極是蓋此舉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天地之猶憾一例若謂禮樂制度聖人亦須學而知之以此算入有所不知內則於言道之極至處尚未切合也此有所不知不能竟是冥在限於不知不能之處方見道之極至非謂起初不知後乃習而知之也

造端乎夫婦鄭注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此語最當孔疏中之云言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黄氏日抄云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閨門正始而言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遂其遂顯然可見者而言非指高

遠深妙者言黃氏此說即鄭注義也朱子章句結文三字盡之矣而或問云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書記釐降禮謹大昏此則黃氏所謂閨門正始之義矣

伐柯三節章句三引張子語以證明之精確不可易矣惟伐柯節引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雖不必如或問所疑流於姑息之說但經文言以人治人義無不該加一衆字則其義反若不全者此則未免轉以經文就張子之言雖其理自合而語之全偏懸絕矣故凡詮解最難於多著一字也

章句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但此在章末著此一句胡不慥慥爾正是鞭辟近裏極切實語似未應以贊美之辭讀之

此章道不遠人固自含夫婦知能在內但末節某未能一焉則聖人自謙

中庸

之辭即是處處實理所寓與前章聖人有所不能之義不必相牽也此章總注收結到費隱自無不可而必以某未能一為即上章聖人所不能則似多出枝節矣

顧起元中庸外傳曰鄭注分為三十三截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即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翟灝曰惟篇末聲色之於以化民數句別為一截似其不審義理因有子曰截之耳餘亦不盡然也愚按此射有似乎君子一節注疏本系於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之上即是見有子曰字而截之耳而反求諸身之義又若與自邇自卑義相合故亦似可系下為節也此乃見朱子分章之精審也射似君子君子似射則本同一義時文家於此分賓主可耳說經自不須多此枝節也

道不遠人實之以忠恕則驗之於子臣弟友道之自邇自卑則驗之於父

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反E句

母妻子兄弟中庸之為禮經明倫其要也

體物而不可遺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此義極精然須㲋猶字非即以生訓體也孔疏云生養廣韻云體生也則沿鄭注而執滯矣又豈得以所訓可乎

道不遠人即忠恕見之即子臣弟友見之即言行見之即父母妻子兄弟見之皆道之實際也至是引子言鬼神而以誠字結之即鬼神即誠也即道即誠也此中庸一篇中間之筦鑰也

故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墻立版亦曰栽近日仁和翟灝曰大雅文王初載毛傳訓載為識鄭箋文王生適有所識釋文不著音盖如字讀若再耳此注同出自鄭何乃云栽讀如之栽殖義本甚顯白更何庸綴此一讀轉令學者生迷邪鄭

中庸

氏意似備兩義未必謂讀如載者即栽殖之栽也方綱按翟氏此條誤矣鄭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此句謂栽字之音當讀如載也又云栽猶殖也此句則釋栽字之義也又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墻立版亦曰栽此則合上音義言也豈惟翟氏不喻鄭指即陸氏釋文亦已誤認栽猶殖也句遂謂栽依注音災將才反植也是則鄭注上句引文王初載真若多事矣陸氏釋文已誤會而況翟氏乎今且先以大雅文王初載句言之毛傳載識也鄭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疏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此疏中毛鄭識意以為文王幼小始有知識則不過一二歲也此說固無義理而且載訓知識亦無此詁訓也所以朱子集傳改云載年也謂文王之初年此則又以後人文法取其順適而不知毛鄭載訓識者識非知識之識乃是識記之識去聲

正與鄭注築墻立版亦曰栽可以相證緜之縮版以載載即栽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樹板幹而興作釋文栽字林才代反說文築墻長板也孔疏申之曰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幹而起首興作也孔疏此條可為此鄭注之定疏矣蓋孔疏於此鄭注栽字音義未嘗誤也惟於毛鄭訓載為識疏為知識又云載容兩義亦得為識亦得為殖是孔誤耳試思文王初載鄭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此則經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此句上應集字下對合字正是天意於此志記文王篤生之始所以鄭箋又云將有所依就即志記之義也凡樹立築版之事亦皆志記之義也所以中庸鄭注既解栽猶殖也之義而又必云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此明著栽讀去聲即杜甫詩乞桃栽竹栽字也又互證以築墻立版亦曰栽即左傳水昏正而

中庸

裁字也上句猶殖也是言其義即生植之義而其音則去聲不得因其義訓植而讀將才反此陸釋之誤也今讀者於中庸則沿陸釋之誤而於大雅又失毛鄭之義據因此鄭注一條未經明析耳

書詩陳周世德皆自大王始朱子章句於纘緒條下引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是已至引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按此魯頌閟宮之篇作於魯僖之世特極力追闡王業所由興耳似非可便執此爲事實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若以取證周先世緒業則引書肇基王迹足矣實始翦商二句在閟宮篇中連類讀之則知是詩人從後推闡之辭或不至以辭害意也若抽出專引此二句則竟成大王有翦商之志矣殺繹之下尚宜致慎論語泰伯節集注同此

一戎衣武成文殪戎殷康誥文而鄭注必謂衣讀如殷者鄭不見古文尚

書今之從鄭注者又多不信古文尚書而㐆从反身於機切見於說文耳然殪與壹究非相通之字杜甫詩社稷一戎衣雖詩人之語不足据以證經而陸氏釋文一著戎衣此在唐初已云然矣豈自朱子章句始乎不從鄭說未為寡陋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按呂氏之說亦是因鄭注引申而加詳耳至於呂氏說三年之喪一條朱子謂其因左傳周穆后云云此則亦是沿孔疏之說疏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為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中庸

是包后為三年也按孔疏於期之喪條下云熊氏謂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是孔疏亦知無正文者之未盡可據矣而獨於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劃分二義乃援左傳叔向語以實其為定制蓋注疏家務在博綜每因經義演測推説以求詳洽初不顧其可通加畫一與否不知此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即下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如呂氏者尚不免牽於注疏之演説得不推朱子章句廓除薙剔之為功鉅哉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下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此節三達字與下章達孝達字字義雖同而指歸自别説經者所無庸牽混也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此達字乃是徹上下貫天人通神明光四海之全義義無不該非可僅以推上及下推己及人之達義盡之也

朱子章句於繼志述事節云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此所謂通於上下者蓋即後節章句所謂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此等義類該在内耳非可因春秋修其祖廟節章句及於諸侯大夫士遂謂此章繼志述事自天子下達竟與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達字同義則失中庸之指并失章句之指矣

旅酬下為上鄭注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疏謂祭末飲酒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是[illegible]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於西階兄弟弟子於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按孔疏謂卑者二人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則此為字作平聲

中庸

讀此解初不出於鄭注不知此疏何所本也而陸氏釋文下為上為字無音豈唐初有此為如字之解歟然鄭注謂下為上是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揆鄭意則為讀去聲正與朱子章句同義非如疏所云也儀禮特牲饋食篇主人洗觶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于薦南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兄弟弟子洗舉觶于長兄弟賓坐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此旅酬之禮也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舉觶于其長爵皆無算此旅酬之末無算爵之禮也鄭康成注撮舉言之遂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統系於旅酬內朱子章句用鄭注語謂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此則以旅酬及無算爵二層皆括於衆相酬之中後來時文家竟不知分析賓弟子舉觶一層在無算爵内矣此必當析言特牲饋食之節次

而後其義乃明也

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祭統又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按此祭統篇禘嘗正可以證中庸禘嘗之義是以四時之祭禘嘗對言無疑也朱子於禘祭遵用趙伯循之說至此禘嘗禘字亦仍用其說而舉四時之秋嘗以並言之豈以鄭注所略特視禮記諸篇有異文乎然鄭注正以禘嘗詳見於禮記諸篇故略之耳謹按郊社禘嘗正根上郊社宗廟舉祭祀之典制以見禮有特隆與上數節達孝孝之至也其義一也結到治國無義不貫矣黃氏日抄示為指示之義論語指其掌亦指示也鄭讀寘則非○仲尼燕居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中庸

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此段更足相證

夫政也者蒲盧也家語作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鄭注蒲盧取桑蟲之子變化以成之義是也章句取沈括說以為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沈括夢溪筆談辨證云蒲蘆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蘆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然此乃後人就文勢以度之不若據古說為有本也況盧蘆非一字沈括臆加草其妄可知矣夏小正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可見古語隨變而成者皆曰蒲盧沈說必不可從也敏訓疾則說文所有鄭以為勉者非

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子嘗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何書疏亦無之閻若璩惠棟皆引公食大夫禮賓入三

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相讓互相親偶也然大射儀聘禮注皆有相人偶語此又必自有所本爾又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疏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惠棟申之曰親親之意亦如之也此適以見從事漢學者極力疏證而不及朱子章句指人身而言之為精確爾

故為政在人朱子章句云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人道敏政人字則即上文人存政舉人字也人存政舉人字則章句兼君臣言也又此句為政在人下句即接言取人以身則亦即是下文不可以不知人人字也此則人字專以賢臣言也然綜其前後之義則仍是人存政舉人字也蓋合而

中庸

言之則統指君臣在内是人字之責任攸繫也析而言之則指君用賢臣以布政是人字之分條析理也寔分條析理之人字元即是責任攸繫之人字所以緊承仁字訓之曰仁者人也此一人字則正指君身言之矣此章前數節内人字凡八見有統君臣言者有以賢臣言者有以君身言者綜括之則止此一箇人字而已聖人論政之旨至大至精至切至要上下相衡本末相足豈鄭君撫拾禮注所能備乎

禮所生也家語作禮所以生也此可省却俗説禮生等殺之紛紛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鄭注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天命所保佑按此鄭注泥於文勢之先後而順衍之其義轉不順矣然朱子章句後來講家有以爲倒看者非倒看也正謂知天是其歸根結穴耳歸根於知天則一切盡倫盡制皆有所附麗矣故

朱子此節章句即從上文仁者人也一節紬繹得之經文四言不可不而章句於上二項照依之於下二項則換用又當字皆是因紬繹上節遞相銜接之義非於知人知天別自起義也

中庸一篇全以誠字貫之惟前鬼神章點出誠字至此論政章則尤其要義矣而中間再言所以行之者一也却皆暗押誠字不遽明破此固文章頓蓄之妙實亦理境蘊味深長何孟春訂註家語本行之者一也下有一者誠也四字非定本也

好學近乎知上有子曰二字自是原本所有即使原本有公曰云云故復以子曰起答辭今兼其問而此二字尚仍其舊正復何害而必以為衍文乎

修身則道立一節章句云此言九經之效也此以效言後來講家遂生紛

紛之說有云先以此歆動哀公有云恐其畏難故先言效驗按此皆非此經語意以愚僭謂似應易一語云此言九經之義也不言效而言義乃見其件件切要所關繫非淺鮮也下節乃可詳陳其事耳若一言效則神理外散矣。何以謂此言九經之義如言九經所以必首修身者蓋以身在道所繫也身不修則道何由立所以修身為最要也餘皆倣此是此一節句句透出所以必修必尊必親必敬體之所以然而何嘗是言其效乎愚豈敢安議章句第欲杜演說者之滋弊而已

於尊賢中又別出敬大臣者大臣為庶政之綱紀羣臣之表率輔導左右惟敬之則人君志氣清明鈞衡有準章句言信任專是已至於小臣不得以間之一層固亦涵在信任專之內然而九經既並言體羣臣則小臣又焉有敢間之者以敬大臣體羣臣之人主又豈尚復留一有間之之小臣

者竊謂章句此語於義多出一層而反不該括凡說經求其悉依經義一字不敢多出乃為得之

士之報禮重非多求於庶僚也只是深言所以須上下一體之義若就在上位之大臣[illegible]言之便不須如此說矣惟就在庶位之羣臣言之方於體字之義言之透切深摯也此所以此數句皆是透發其義非以其效言也子與勸義相發來與足義相發柔與歸義相發懷與畏義相發九條皆須深透上一截之所以然

所以勸親親也注疏章句皆略之今講章作勸親之親於我解此就後人文法必如此乃順耳而不知非也九經之目具列於前曰親親也是言人君親其親也豈有此處忽改為親之親於我此何說乎四十年前方綱授徒淥水之旁嘗援盧植禮經多回穴疑此句因上下句勸字而誤多一勸

中庸

字頗自喜其說為可從今方綱更閱諸家疏義深不顧以脫誤疑經也此說亦不敢自質矣但此句即使多此勸字亦只合以此親親之理親親之誼多方加意敦勸為事所亟務者親親字仍照依九經内親親文法不可别改者也○家語作所以篤親親也益信愚說非妄而親之親我不可從明矣

敬大臣即勸大臣然敬主乎心勸存乎事故以官盛任使言之大臣不當細事於義固切然官屬之盛所以脩給使者亦不止為分大臣之勞也職司有所必分斯綜核有所統繫其勢然也勸大臣亦非以代勞亦其優寵乃正以握要萃其心思敬字勸字正不得偏在優卹邊說耳故注經措語不易

章句既讀曰餼及稟人職皆用鄭注之文鄭注餼廩稍食也孔疏又引周

續修四庫全書

禮曰其稍食周禮疏云稍食祿廩者言稍則稍稍與之月俸是也送往迎來東陽許氏亦引秋官環人夏官懷方氏掌節之文以證之蓋孔子對哀公首援文武政在方策當時周禮在魯其即今所傳六官之籍與否固未可知而義自足相參證耳

章句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出於左傳子大叔說晉文襄之霸所定之制則非周初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定朝聘之制明矣詳具王制附記夫子對魯哀公言朝聘以時自應主周初文武周公所定朝聘之制非比漢文帝時博士刺制取春秋傳語以記王制篇也鄭康成最善援禮且不敢置一辭以證此朝聘以時之定制而朱子章句獨援王制以實之竊謂不如闕焉爲愼爾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疏謂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文襄之法不同然疏又云此謂諸侯自相聘與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大聘不同且聘義既不指諸侯於天子所以亦無五年一朝也則朱子章

中庸

句是据王制而非据聘義矣

鄭注一謂當豫也按豫定之義本以誠言則鄭說未嘗不可通然畢竟語有次第不得云豫即誠也前文所以行之者一也鄭畧而不釋此文所以行之者一則云一謂當豫不亦近於疎欤然鄭氏既以行之者一指下節豫則立是凡事豫則立節根上九經無疑而何以在下位不獲乎上以後數節另自起為卷鄭氏固未嘗有說疏亦不詳言也若在下位數節既是哀公問政章之收束則凡事豫則立節宜為開啓下節之案朱子章句所定節次不可易也但必据家語謂章首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一時語而疑博學之以下家語所無或出子思所補則亦朱子附存而未定之説耳

自誠明章朱子章句云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此可

第(一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版反内

見朱子雖分為三十三章初未嘗如講家必劃分三大支之界也又衛湜集說在朱子後中間歷引朱子分章之說而其第一百三十一卷之末補四明袁氏一條下注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章內則可見分章之界尚有不必盡泥者而況所謂三大支乎

韓文公顏子不貳過論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白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從容中道聖人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衛氏集說引蔡氏曰自哀公問政至明則誠矣蓋夫子之言而子思述之上以結修道之教與達德達道之事下以起聖人君子天人之道而係論之也按此皆以自誠明一段連合上文要以中庸章節聯系者非止一處通徹會之自無不可而要亦不必執此以盡疑朱子之分章矣

與天地參朱子章句謂與天地並立為三道理自是如此然以愚昧之見

中庸

並立爲三此語究嫌似著迹象至誠亦人耳竟儼與天地並立爲三乎細
説本篇語意前云天地位焉此云與天地參矣語意正相合也衛集説引
高要譚氏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即參之義此近是已愚則欲取繫辭傳易
成位乎其中矣句證此參字庶幾近之乎此等處恐不可直下詮解
其次致曲朱子章句曲一偏也道理未嘗不是但連下注語自其善端發
見之偏則偏字原可通若以致曲句云曲一偏也究似未能恰得曲字分
際今合諸家之説鄭氏云曲猶小小之事伊川程子曰偏曲之謂游氏曰
曲折而反諸心譚氏曰致其委曲真氏曰猶曲禮之曲纖微委曲而用其
功此數條通會則得之矣蓋當以曲禮之曲爲正也
上句既言蓍龜下句豈有更言龜之四體者疏亦不復申鄭注也朱子取
吕氏説精矣

經言終始未有言始終者獨此識者物之終始其義更為貫徹蓋不特自始至終且併由終遡始所謂貞下起元循環合一之理無處不該乃得以終始完足一誠字

不但終始與始終不可隨手倒置也即合外内之道外内二字亦不可改作内外章句無内外之殊偶一隨手作内外諸家說中多以内外言者此雖非終始二字後人詩文隨用始終可比然究之當依經文言外内也鄭注外内猶上下疏以天體為外地體為内更去經義遠矣

斯昭昭之多釋文昭章遥反本亦作炤同後文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釋文昭本又作炤同之名反又章遥反蓋唐以前昭明之昭皆作照也釋文又云華嶽本亦作山嶽而周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華山在華陰嶽吳嶽也爾雅釋山亦曰河南

中庸

華河西嶽則華嶽二山也
卷區也黄氏日抄云區禮韻平聲去聲皆訓曲言卷曲也蓋區乃小石成
塊之稱此條當補入章句下
章句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按此節言天
由昭昭以及其無窮言地由撮土以及其廣厚言山由卷石以及其廣大
言水由一勺以及其不測皆是自人觀之隨所見以言其小大故曰指其
一處舉其全體不得有天地山川由小積成大之疑也
純亦不已一語總結所引二詩總結至誠天地天地之不貳不測即至誠
之不息至此一齊收束完密極矣○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二句已極唱歎精微之蘊仰贊不盡者矣又以純亦不已貫
徹收束天下古今之至理天下古今之至文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鄭氏之深於禮經尚不能指名之則三百三千之節文名數載籍散亡不可見矣孔疏乃以周官三百六十當禮儀三百以儀禮十七篇當威儀三千之類殊非也（此以二說為互參細目對尚不及）後來講家謂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是禮儀經禮也如進退升降俯仰揖讓之類是威儀曲禮也又（校為皆是如此）而所謂三百三千之數則不可臆度而知如春秋昭公四年傳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即其中條件也大約主儀禮為是南史梁徐勉傳勉表上五禮晉通六年表上嘉禮儀注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凡八千一十九條周代三千兼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經文相變故其數甚信此是威儀三千的難禮注所[redacted]孔疏在唐初何以復不省也

近日講家謂章句凝聚也成也朱子不獨曰聚而復曰成其義乃足不知鄭注云凝猶成也朱子特於成字上又補出聚字耳

其言足以興章句興謂興起在位也此本鄭注云興謂起在位也然孔疏中鄭意而云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晉陵錢氏曰足以興興

人之國也義即本孔疏孔疏蓋補鄭義所未足耳○合下句其默足以容并詩明哲保身則似此二句皆為己身言之所以興指興起在位也然引詩明哲保身正是重在既明且哲收束上文修德凝道存心致知之全量豈僅以區區自完為計乎所以言以保其身者正所以益見既明且哲之體用無所不宜無所不該也準此度之則此處正承為上不驕為下不倍自以孔疏興成其國為是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鄭注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朱子章句改之云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視鄭注已為切當矣然而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不能該括吉凶賓軍嘉也度言品制語亦太渾不能該括分寸尺丈引也文謂書名僅以形聲言耳亦不能該括六書也此應改云禮謂五禮度謂五度文謂六書

閔彥琢謂有宋存焉中庸以論禮宋不足徵之文失聖人之義此說極是此章言說夏禮吾學殷禮雖有說與學之分於其不尊於天子時當世之列說與學無異義也有宋存焉非甚與宋不足徵句徵異於孔跡以互文合言之則宋之僅存亦猶杞之無徵耳朱傳雖圓其說曰殷雖猶存殷此句繼之而無於字即以閔氏亦疑於上句杞不足徵之杞經遠徙亦且見此句是上文宋國之僅存不必以殷禮寡之衰不以殷禮之存而以宋禮之存列於今用之從周既見得全十句之旨而於夏之之太涉邈遠杞之既經遷徙不見足徵之恰得分際對善述歷之莫若中庸此句矣彼閔氏乃執謂子思子所述失其義者豈非狂說哉或曰既以中庸此句得發明將置論禮宋不足徵於何地曰是有說焉此有宋存焉非子思子所述有異辭乃聖人當日實有此語也實有是語何以與論語異曰聖人非一日之言也論語所記乃是夫子一日所說故其下云文獻不足徵足則吾能徵之

有此二句緣未知其非子思此章所引一日之語也但進于此所聞又是夫子與雜於雜其一日所説故其

上云是故之杞之宋下云吾得夏時吾得坤乾有此前後句又知非子思此章所引一日之語也雖同一

禮語義見杞宋皆無徵而當日隨時語説偶有詳略並見之要弟子所記又出一時之辭中庸

所述又出一時之辭莫是疑乎此宋存與宋不足徵原同一義不必強辨者要如閻氏曉曉致

辨別不得不辨之乃閻氏又出一説援史記世家子思嘗困於宋其下由云子思作中庸

遂謂中庸是子思困於宋時所作是以強其辭曰有宋存焉不知史記之文子思作中庸自是

另提敘述與上文困於宋是敘其平生遭遇迥不相涉安得誤讀史記至於謬妄如此

直是文理不通耳

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注以三重為三王之禮此不但上焉者一節無所著落即考諸三王句亦不見神理矣朱子章句用呂氏說定指禮度文不惟本章層層條貫亦可見上章議禮制度考文於下章義仍相貫也猶之天道人道雖於問政章末發之而其後數章皆仍根此為義中庸一篇初非必畫定某節為一章亦於此可見也

漢時公羊之學盛行鄭氏取其文以釋祖述堯舜節又以春秋孝經釋大經大本信為迂滯矣至若朱子或問以夏時周易屬於律天時以禹貢職方屬於襲水土則視鄭注之執滯者不同矣然而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非可以一言概舉非可以一事一書印證者也中庸終篇至於仰窺聖詣後之讀者從何處可下注解

夫焉有所倚此一句正収中庸全篇也鄭注無所倚言無所偏倚也鄭注

此句最善不得以其下句被德尤厚云云之謬而并不取此句也愚竊僭謂鄭注此一句尚勝朱子章句倚著於物句爾

末章凡八引詩以詠歎全篇之藴其前五節五引詩皆舉君子以申述之而其末節三引詩又其章末之覆加贊歎者也詳其諸節雖皆自近而遠由淺而深要皆於其根極處贊歎之雖若前以功言後以效言然皆反覆申明贊歎於其植本之處則亦不必以奏假二節言效為區界矣其末節重申詠歎亦皆摹繪於所極深之域則亦不必定謂末節專承不顯篤恭敬之一節矣雖然以愚竊仰窺之以吾夫子傳道統於曾子而子思子實繼之然曾子之言散見於諸篇中未有若子思子自為一書發明聖傳之至緒者豈僅系於禮記之篇劉向之别録哉惟我朱子敬編於四子書而章句之廣大精深又豈止於超越鄭孔注疏而已黄東發氏尚於衛氏集説

之雜厠章句於衆家內者有遺憾焉而今之治小戴記者如雲莊陳氏本竟省去不存其篇則又奚若存章句於禮注疏後使學者備研核焉之爲得歟

中庸

禮記附記卷第八

大興　翁方綱

表記

鄭目録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藍田呂氏曰此篇論仁為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也恐取此義以名篇朱氏申之說亦同呂氏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鄭注儳焉可輕賤之貌按說文儳儳互不齊也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分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而不安故如不終日也應氏此條即由說文之義申言之矣愚竊謂說文建類一首之字皆可以同意相受推之即如此儳字上云僄輕也俳戲也下云佚佚忽也皆可以義類推則所謂儳互不齊者齊即莊敬之義不齊即肆偷之義儳焉者形容其輕肆

杌隉不自整飭不自安帖之狀也近日方氏苞禮記析疑云周官廛人注立而市物者為儳按地官廛人掌總布鄭注杜子春云總當為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方氏臆改鄭注語不可從

寬身之仁刑戮之民語正相對鄭注改為寬身之民非也寬身二字自與仁字相銜接若云寬身之民則非其語勢矣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此說固然然禮記皆出七十子以後諸儒所記亦各隨文相其指歸耳道有至義有考鄭注當作道有義有至有攷此說非也此節仁與道相對言即是仁與義相對言此下言道有至義有考當以道有至為一句義有考為一句此下又分三句者至道以王義道以霸二句仍前仁義相對之文義也下又言考道以無失則於義有考內又抽出究言之於是仁為道之至只是安仁一層而義內又析出考

道一層則義內文分安勉之功不特義理相參通見之而文勢亦以間兩參三錯綜出之必無有至有義有考依下作三提之板文法也山陰陸氏曰道無失有至不至義不能無失於是有考焉此即上兩下三之文義也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此說亦於上二層下三層之義可交會也鄭氏好改經文而陳雲莊集說直增有字則竟成自撰禮記矣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此二句連下一氣相系為義非可以中道而廢作廢止義也正謂中途將休而忘身之老耳或欲改作中道不廢者非也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下句敬讓以行此即謂敬讓以行其恭行其儉行其信也石梁王氏因下文申此三者情可信句情字在上若與恭儉一例

表記

遂謂信近情當為情近信雲莊集說引之非也

衣服以移之鄭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板本皆作水汜移宋本作禾汜移疏所未析今無從而攷矣陸氏釋文移昌氏反注汜移之移移猶大也同汜芳劒反不知陸氏意得其來處否至吕氏曰容貌必稱其志衣服必稱其容此亦仍即鄭孔義耳而雲莊因吕氏說直謂移音稱則不可從矣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注云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使習於此事之人耳疏云后稷唯欲實行過於虛名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按此條自是后稷當時實有此便人之名不知其係何等稱名今無由以攷矣表記此段承上段謚以尊名言之自必后稷時有此典實可据在記禮者僅引其辭不能詳其實事而後世解經者但就文義敷衍之亦無一人甘於闕疑侯

故者經義之難明又不特此條矣可概也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此句命字對鬼言之鄭注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非其義也雲莊引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褻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此說近是惜其言之尚未詳也此下又引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此或曰一條蓋即雲莊所附識歟然夏道尊命亦未可以君之教令言之陳雲莊於夏道尊命句亦不敢破一觧也又於下節未讀解句徵尊命義亦無當。喬野呂氏云喬謂自高大不必音驕此說是也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周氏曰獻其己之身應氏曰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此說非也應氏又謂如書自靖自獻此意雖是然亦非此處自字之觧此自字非自己之自乃自從之自謂所資以告君之言實

表記

此人拜自獻於其身即此身以質此言所以為成其信也成其信即指當下拜獻而言非以後日踐此言為成其信也孔疏此節摠解云內外相副庶幾近之諸家皆未明析○先資之言即由其身出之即由其身拜獻之此其言即其人之學也即其身之行也故言之資即信之成也

事君不下達鄭注不以私事自通於君是也陳雲莊謂超乎汙下非也非其人弗自鄭注謂不身與相親呂氏謂非其人而自達之此二說皆不及雲莊謂所由以進者為是

朝廷不辭賤鄭注謙也義尚未盡此下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蓋承上二句言蓋在軍旅而辟難是處其位而不履其事也在朝廷而辭賤希貴則所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矣皆所謂不履其事者也不辭賤是量能受職之義雲莊集說於此句竟略之

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唯字自是專所責成之義鄭注唯當為雖則謬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鄭注已謂不許也此下引國風亦已焉哉即此已字斷章取義也雲莊於已怨句略而不釋於引詩亦已焉哉句又含混不明白又於引呂氏說改去已之二字亦不明白蓋雲莊此條竟不喻鄭注義矣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鄭注巧謂順而說也陳雲莊改巧作考愚謂此條闕疑可也

雲莊云不違龜筮句當在子曰牲牷禮樂齊盛之下此以文勢言頗近於順然此經言不違龜筮正承上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言之非概以牲牷禮樂齊盛言也

表記

后稷之祀易富也鄭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按此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故鄭云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然此經其欲儉言所祈福於神不敢奢望也豈謂祭之從儉乎如鄭注共儉者之祭則似謂祭之儉矣并所云以傳世之祿亦非此經文祿及子孫之祿字耳說文富備也雖是古訓然此經后稷之祀易富則宜引大雅何神不富毛傳富福也郊特牲亦云富也者福也孔疏以降福中鄭義特專以祿及子孫句言福祿傳世而不知首句易富即此福字正與祿及子孫相應也

引詩后稷兆祀兆即詩肇字非必肇可通為兆也此或引述傳寫之異不必執泥耳鄭注孔疏以四郊兆域祭處言之非也雲莊仍引詩作肇衛氏集說亦仍引曾氏說自后稷肇祀相承云云可見兆字不必泥也

緇衣

陸氏釋文序錄云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

緇衣一篇每段子曰一條則引詩書以證之惟下之事上禹立三年一段兩引子言下乃引詩書以證之又下之事上言有物一段兩引子言下引詩書證之篇首為上易事好賢如緇衣亦是兩引子言而下引大雅證之此蓋兩引子言同在一節故以緇衣名篇不應分作二節也即以刑不煩刑不試語義一類亦可見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鄭注云言百姓傚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按此鄭君文義太拙致生語疵其實鄭義不謬也鄭意蓋謂豈禹時之民盡皆有大過人之仁乎正因禹而化為仁耳雲莊嫌鄭語有疵改云

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則非其義

詩云有梏德行鄭云梏大也直也仍是毛傳訓覺為直鄭箋訓覺為大義也雲莊則不依其訓而云梏當依詩作覺漢學之拙不比宋學之趨易矣

此篇兩引尹吉曰鄭注皆云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按此所引二文非一處之語豈有所引二篇皆名尹誥之理乎且尹誥二字必原是尚書篇名矣而商書古今文未嘗有尹誥之篇名也尹吉者自必即指伊尹言耳古籍散失無可攷驗其伊尹何以稱尹吉則闕之可矣鄭氏必不肯闕疑遂致硬撰尹誥二字篇名此則何可以牖迪後學而欲整百家之不齊乎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陸氏釋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陳雲莊云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衛氏集說亦作章善蓋後來讀者口沿

書文孰則改之不知此句原非引書也仍依舊本作章義為正

臣儀行不重辭呂氏曰非理義不行故曰儀行不必多言以自解故曰不重辭方氏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二說皆是鄭氏必改儀為義則非

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書呂刑伯夷播刑之迪此多不字當作攷異可也鄭云不字衍何其敢於斷制如此

葉公之顧命逸周書作祭公祭公謀父將死告周穆王之辭惠氏謂此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王伯厚亦有是說愚按祭字隸書與葉形相涉而訛理宜有之此或出記禮者傳寫誤也

惟口起羞四句諸家皆分四事愚謂此言口之起羞比於甲冑之起戎慎之至也視衣裳之在笥比於干戈之省厥躬慎之至也已見書附記卷內

矣緇衣篇引此文此義尤為明白也

小民惟曰怨咨此引作資猶之引后稷肇祀作兆有覺德行作梏恒其德貞作偵也孔疏云鄭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是則以其所見蔽其所不見孔氏可謂知鄭者矣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語本明白而鄭氏必云正當為匹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語本明白而鄭氏必云寡當為顧何其信手改字之與至此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鄭氏此條詳列三者得注書之法

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孔疏不言其同異而雲莊引應氏曰引說命有誤當依今書文此則三家村塾師語耳

奔喪

疏云案鄭目錄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据此引鄭目錄

奔喪

云實逸曲禮之正篇則是所稱曲禮者即指今所行儀禮爲曲禮耳此曲禮即是經禮也又吳氏澂儀禮逸經序云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刪削吳氏所謂奔喪與逸禮亦異蓋即指此篇鄭注所引逸奔喪禮二條言之歟

問喪

雞斯鄭注當爲笄纚親始死去冠猶存笄纚至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即據此說則其時但存笄纚笄纚亦非最要之儀節矣何必於徒跣上先及之乎借使此經果是笄纚二字而經無明文他無確證闕之可也遽改笄纚可乎

殷殷田田雲莊集說以聲言可也吳氏澂必以牆壞之聲言則又泥矣朱氏申言其色之黯心之野則不可通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母屈於父之說前已辨之其外陽内陰圜象天方象地諸說皆演說不必從

服問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注稅猶免也陸氏釋文免絰音勉去也徐音問恐非陸氏釋文有斷義者似此甚罕見也至下節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釋文列徐音例本亦作例按鄭注列等比也方氏曰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為之等列也山陰陸氏曰列若今例矣陸氏蓋即用徐音耳然陸氏以列為例不若方氏說於經義得之似未可以釋文專引徐音為定也然即使陸釋所見一本有作例者亦與山陰陸氏云今例之說不可相牽耳雲莊集說不著音

閒傳

疏鄭目録云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也吳氏澂曰或曰閒當讀為間廁之間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閒傳云按疏引鄭目録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則是中間之間當讀平聲若吳草廬之説謂間廁之間則是去聲矣篇名之義於古無所證據自以從鄭氏為是

三年問

然則何以至期也節正為下節三年加隆言之而鄭注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孔疏云今檢尋經意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孔疏駁正鄭注未有如此條之明白者此篇名三年問初未及於父在為母

期之說而鄭氏必援及此何哉且此篇終章正引孔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舉此以示人則喪服所稱父在為母朞之文置而弗論可矣而何以鄭氏顧必牽及於此說經之不慎豈細故哉

篇首云因以飾羣此由三年之義推廣及之實亦即此三年喪義所包括耳天地之間一節患邪淫一節皆以飾羣義暢言之

壹使足以成文理與篇首稱情而立文正相應也稱情立文則文即情矣豈曰飾之云乎文即情也飾即節也曰弗可損益曰無易愚正欲舉此二語以考正儀禮喪服父在為母朞之不可據也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又曰焉使倍之又曰焉使弗及焉語辭也惠棟据高誘淮南子注焉於也

深衣

三年問

此篇首言規矩繩權衡中言五法而於其前言以應者五後言取其者三中間又言以為容以直方以安志平心凡五法疊中義者三焉前增應月之義中引易文辭單複錯綜相間出之

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即易傳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注云政或為正是也疏云政教則加以演說矣

投壺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釋文間間廁之間按儀禮鄉射禮奏騶虞間若一大射儀奏貍首間若一陸氏釋文皆無音則間廁是中間之間平聲陳雲莊集說讀去聲豈用陸氏佃作閒歌之閒為訓乎儀禮賈疏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此自以平聲為正

疏云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

與薛有當時躲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按鄭目録云此實曲禮之正篇蓋謂投壺與射為類是儀禮之正篇也然豈果以儀禮諸篇信皆周公時所制篇文歟蓋記此禮篇時惟魯薛之辭及其鼓節尚有存者故記於此耳鼓節則二國所傳互有不同此因其有異而並記之也今弟子之辭則二國本各為其辭非因其異而記之也

毋幠毋敖幠从巾釋文从忄旁者誤也姚姬傳經說引此幠字謂即周頌不吳不敖吳字似有所見然究[illegible]有所據[illegible]不知吳何以通作幠若[illegible]僅以聲近為說吳不敖也於而吳大言也吳讙譁義與敖慢並言以教鄭注幠亦訓敖為得之姑記此以俟再定

此篇大小戴記之文前後小異者如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大戴記置在前而司射庭長以下屬賓黨主黨之文在後此二戴所記互有前後不同未可執也雲莊本乃用石梁王氏說移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於薛令弟子若是者浮之下則不可從矣

（而名席弟子辭置在後小戴記則急薛令弟子辭在前）

儒行

席上之珍呂氏以韞匵言之是已鄭注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

投壺

一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2　板反內

道以待見問此注不但有乖席字之義且於上字不可通矣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鄭注如慢如偽言之不愊但也此注甚精孔疏愊但謂急促之意釋文驚但也陳雲莊不引鄭注而引方氏曰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分疏紆曲不得其義

呂氏曰居處齊難四句敬也道塗二句恕也此以居處齊難四句連屬皆敬義極是蓋此第二句云其坐起恭敬其字即承居處齊難言之謂致齊之日與臨患難之時也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固不特齊難之時始如此也而於居處齊難則尤莫先於此所以此下另提道塗言之另提冬夏言之皆以所處分析擧之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皆言其任道勝私之定力也鄭注非

呂氏辨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句於義理未合此說極是所貴乎說經者衷於義理而已豈得謂之疑經哉此亦所當存疑者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此六句極言貧境者正為下二句起意也上荅之不敢以疑言其即出而就之也此一句又是為下句上不荅不敢以諂作開筆者此一節總以見其安貧而不輕所就也故以其仕結之

上通而不困葉氏謂上通而能知命依此說則上通指天理言鄭注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愚按鄭說是也近日方氏苞云學不足以應上之求則上通而困矣此足以申鄭義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此二句皆根上陳言而伏一句言之此篇語勢往往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八句凡事皆出於仁夫子最重言仁故以此條言儒行所兼以該舉諸條之義鄭注謂孔子嫌若侍己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鄭氏此說則孔子之言轉有痕迹矣豈可以說經乎

禮記附記卷第九

大興　翁方綱

大學

方綱謹按大學之書朱子謂聖經一章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傳十章曾子之意門人記之秀水朱彝尊經義攷曰漢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篇必冠以曾子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此下有或云子思所作竊謂此句亦不宜引入是以刪去至朱子於百世以後定為曾子之書且析為經傳然學者所見不同於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紛出矣據朱彝尊此說竟若後來諸家改本皆朱子所激而成者愚蓋平心審繹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今析具於左

一曰朱子定為曾子作其說有五

大學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方綱謹按程子此語從來讀大學者奉為定說朱子亦先援於章句之卷前既曰孔氏遺書則目為曾子所述固無煩致疑辨者矣

朱子或問曰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他無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按此條末一句只帶說非如後來指為子思所作之說

謹案或問此條則朱子雖定為曾子之書亦仍有疑而不敢質之說章句亦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亦疑辭也

朱彝尊經義攷引陳櫂文曰大學或問云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無疑

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引道林子大學義曰此書言簡意悉非聖人莫能為然乃有曾子曰三字系之慎獨之後豈夫子平日特著此書開發學者其門人謹而傳之其後乃相謂曾子此言最有補於慎獨之旨遂取而附之此歟或曾子述傳之門人而門人附之亦未可知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止至善止至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謹案此五條皆於聖門傳授之要曾子傳述之旨可相發也雖在小戴記中無撰人名氏可據而朱子撰章句定為曾子之書於經義實相切合

大學

於學者寔得宗仰之正信為說經家所當畫一尊守毋庸歧議者其奧尊又云章句行而曾子十篇之外又增出大學一篇者固滯之見也

一曰朱子析為經傳此其說別有二焉一則曰改定本也一則曰復古本也

其曰改定本者則莫若二程子所改定之本矣其後此諸家所改定者固無庸悉數也今詳列二程本於此

明道先生改定本　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末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為利也

伊川先生改定本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

謂知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

謹案此二改本出於二程大儒且在朱子之前今試請以朱子所序經傳依綱領條目為次第者視此何如非敢甲乙於程朱也但就經文明列三綱領八條目其是否當依朱子所定經傳章次千萬載自有公論愚豈敢過泥朱子章句乎

其曰復古本者則有說焉小戴記見存原文初未嘗廢也未嘗廢之奚云復之就其後人依此原本者約有二家

宋黎立武大學本旨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為據本

大學

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謹案黎立武字以常淳祐四年進士此書自序謂以備攷訂則悉依原本固自並行不害耳然此書內詮格物致知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為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脩脩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朱彝尊曰其後心齋王艮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心齋雖為姚江之學而其論格物與師說殊不知語本於黎氏也方綱謹按黎氏論格物致知即於經文繹之其說至精不可易矣然此特專就經文言之耳若通

徹後文言之則後文既明提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又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又云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其正心修身以下諸章次第井然也而獨前文云所謂誠其意者又結句云故君子必誠其意此爲誠意章無疑而其文顧在引淇澳詩之前且經文首言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康誥曰克明德以下三引書之文確是釋明德之傳文也湯盤以下三引書詩之文確是釋新民之傳文也惟民所止以下五引詩之文確是釋止至善之傳文也乃反前後錯出則於前經綱領條目之次第實有不能合者故朱子定爲經一章傳十章聖人復起無以易之也黎氏之論格致雖朱子亦無以易之而朱子之析經傳雖黎氏亦無以易之也故黎氏之依舊本次序祇以脩攷訂則奚不可也而必謂朱子更定之本不及其仍依舊本者則出

大學

於後人嗜駁朱子之習不可不加辨正者也

明羅洪先等王文成年譜曰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録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物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格物致知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以見聞至是録刻書成旁為之釋而引以叙

薛侃傳習録曰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物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底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底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

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緊要底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底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氂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即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守仁答羅整庵書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

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案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綴之重於背朱無乃輕於叛孔已乎

李光地榕村語錄曰王姚江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雖曾子復生必有契合

朱彝尊經義攷曰朱子分大學經傳出自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疏本而旁釋之近見無錫張夏輯洛閩淵源

録於陽明傳謂其叙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為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謹案陽明王氏刻古本大學其大指具於前數條矣就中所云以良知指至善本體又云學貴得之心則仍是姚江良知之學耳且其大學古本旁釋自序曰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虚支與虚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以徒誠意之虚其義似非偏矣然其立意則以誠意在格致之先則此仍是姚江之學見古本所謂誠其意者一段在前而喜其與己意暗合焉耳是則又非黎氏之書可同語者矣方綱昔遊白鹿洞書院於講堂朱子硯條石刻間見王文成手書大學古本並勒於壁輙為掌教謝君深言近日通人多嗜駁朱之習為慨然三歎也

大學

右所略具諸條皆足以見朱子定此篇為曾子之書於經義有合而無失而又以見朱子之析經傳為不得已也柴紹炳曰仲尼不敢改魯史夏五郭公之闕文而程朱改大學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為之勿可效也方綱謹按柴氏此言可為後學座右箴銘矣愚亦深切為學者致慎於古籍錯簡之不可輕言也豈敢以其出自朱子而隨聲附和乎惟是大學之書古無專行者自北宋涑水司馬氏始有大學廣義之作二程子各有定本而朱子繼之若不於此時釐定章句安得義理一片秩然就緒而況明德親民止至善經文既明示於開端而其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次第具舉後文復節次繳應之其為前經後傳較之洪範之有經有傳[illegible]更為明白易見既覷得其隙縫而不及時手自疏析得乎若謂古經流傳悉可依據竟無一處應商訂者則如鄭氏之於玉藻凡舊本脫亂處一一

更正今所行陳氏集說直依鄭所改本而不著其舊本之原次其於闕疑之道不更相去懸絕倍萬乎而何以宋後之學者不敢議陳澔之依王藻鄭注而獨紛然議朱子之大學章句乎愚竊謂朱子大學析定經傳此實大學之書賴此以為教非一人之私言乃千聖之心傳也故嘗私測度云朱子之定為曾子所述於經無過而朱子之析經傳則於經大有功此亦非方綱區區小子之私言也

惟是其中尚有必須商質者則補格物致知傳也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工夫次第大倫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此辛酉是南宋理宗景定二年也董文清以寶祐三年拜右丞相上距朱子作大學章句在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正相去六十餘年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

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夫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景星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不但非衍文正是釋格物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原處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則謂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以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矣顧炎武曰董文清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原無所闕其說可從黄氏日抄合載董氏所定格物致知章極是但黄氏乃誤作傳之五章其實傳止有九章無十章也王禕曰知止而后有定至此謂知本又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足爲格物致知傳極其精切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釋之邪董丞相槐及玉峯車氏西磵葉氏皆著論以辨之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王鏊曰朱子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何獨遺終始不釋乎都穆曰黄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子曰聽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格物致知不俟他補其後黄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宋景濂方正學所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皆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

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則與孟子堯舜知不偏物之義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雖異於朱子固朱子之所取也右諸家之言皆以董丞相槐（宋史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嘉定六年進士寶祐二年參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許國公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所定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信為千古定論無可復疑者矣其餘經一章又傳八章合為傳九章則悉謹依朱子定本更無可以復滋纖豪疑閒者矣又衛湜禮記集說載藍田呂氏云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章後程氏考異又載四書辨疑所謂平天下至失衆則失國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末云此即藍田呂氏之說然今從朱子依原本通言德財本末好惡公私再以生財數節發明於後而其前三言得失體段秩然自以

仍其舊爲當矣近日德清胡渭撰大學翼真七卷又復重釐改本於古本之後雖其大意仍以朱子爲主而頗開立異之漸矣竊願吾學仍敬遵朱子章句無再稍生疑難惟有補格物致知傳一節實關經義不得不詳爲别白非於朱子章句有所岐異也藍田呂氏說不可從愚更有說詳於後

諸家所載經文惟黄氏日抄先載古本次載朱子經一章傳十章之本然後用董氏所改定傳九章之本黄氏仍說爲傳十章已見前條此最爲分曉若衛氏集說本既專用古本却以朱子章句逐條系於下此則既乖於古本又乖於朱子章句所以黄氏日抄謂衛氏有所不滿於朱子者信非黄氏之誣矣愚則必以黄氏日抄所排載之式爲正爾

今録傳之四章全文於此依董氏所考定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

大學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文原錯簡在經文三綱領之下實即傳四章釋明德之格物致知語

此謂知本
此句舊連下此謂知之至也句蓋因聽訟節末亦有此謂知本四字而此四字恰與相同昔之輯錄禮經者遂以此四字連下此謂知之至也為文今必須審知此四字是結上知止至近道矣之文則此以上是釋明德之格物致知無疑矣又必須知此四字原與下此謂知之至也六字實非連接然後得其節次也程子誤因與聽訟節末句相同而疑為衍文所以訖無緒可尋也要義全在此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文即朱子曰為釋本末之章也其實是釋新民之格物致知語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揔結明德新民之格物致知也不言物格者前已說明物有本末亦足見本末二字即在物字內不煩另釋而物格即在知至內亦不煩另釋爾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以下釋誠意是第五章釋正心是第六章釋修身齊家是第七章釋齊家治國是第八章釋治國平天下是第九章凡傳九章

附錄一條毛先舒曰余讀大學古文而知元無闕文無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三代上人文章或顯或隱或錯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為妙格致意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諸說

後與正心脩身一串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新民止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脩身此所謂錯綜敘法也所謂脩身以後至末則整次敘法也此等文章先秦西京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為易置而增刪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也哉愚案聖經讀法固不應以文字論然即使以文論而毛先舒此論之謬祇可以嚇未讀古書者耳又恐有援此說以為藉口者則不特害理抑且害文故此等謬說本不足辨而亦不得不辨之鄭注謂引淇澳是心廣體胖之詩固是誤會然亦未嘗言淇澳烈文二詩是言格致也假若傅會切磋琢磨為格致而瑟僩赫喧則不得傅會為格致也薛侃傳習錄謂陽明依古本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是謂言誠意在格致之前此特為姚江之學者假古本以文

大學

其良知之說耳今毛先舒乃謂格致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試問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此段中間有一字及於格致乎若以切磋琢磨傅會作格致說不思此引淇澳詩乃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而謂格致在誠意章中可乎此謂之不通也且即假若切磋琢磨傅會作格致矣此亦並非含意不露也而謂之隱可乎此謂之不通也又其所謂隨意縱筆錯落言之者試亂之先舒之徒所謂先秦西漢之文在某一篇何等也所謂韓愈之文在某一篇何等也如史記列傳中敘事旁穿倒插錯綜合離之處何篇何段可與大學古本相證乎如昌黎集中奇恣矯變之處何篇何段可與大學古本相證乎今且勿論他處即如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下未言格物致知實功而忽結束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讀至此而不心悅誠服於朱子之析經傳者姑勿論

經義也是尚得謂知文者乎聖經讀法本不當作文字論也而無如既有毛先舒之説欺世之不讀古書者或致妄謂秦漢之文韓子之文間有似此格制者畏而不敢議古本不敢議古本因而攢議於朱子析經傳之定本是特助後来嗜駁宋儒之積習耳惡能以弗辨哉

大學古本聖經之下即先言所謂誠其意者孔疏云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此孔疏篇題下摠説於古本極為明白矣後来專宗古本者何其不知引孔疏此條最為有案據乎細核之則孔疏此條於古本亦尚未盡曉然也所薄者學之下若直接所謂誠其意者則孔疏此條允當矣無如其間插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則不知誠意之前尚慮有多少實功實語何以云從誠意始乎然愚獨取孔疏此條云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此一語則可見誠意是明德中之條目矣是即朱子析定經傳之義也蓋在唐初此篇尚未有諸家詳説而孔

疏已發其端於題下總釋矣然則何如程子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此語一出聖經綱領條目燦然如日中天讀程子此語而有不折衷於朱子之釐定經傳者乎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按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新逆馬本作親此出馬融本作親故今釋金縢者皆舍孔傳自新之義而從馬本作親矣大學本作親民程子謂親當作新後來攷訂家遂有援本經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及如保赤子民之父母皆是親字之義轉疑新字義涉於偏者然君子賢其賢親其親非指親民事至引湯盤周雅之言新則於親義不屬新字無義不該自以程子改讀為正豈鄭康成破字之比乎

朱子或問解知止而后有定節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又辭物有本末節云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據此則朱子之意未嘗不以此二節為言格物致知也特於聽訟節朱子未嘗言及格致義耳揆之董氏槐所改定格物致知傳文若在當時有以此告朱子者朱子必依其改定而不另補傳無疑者也然經文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此則古本已明示有釋格物致知之傳矣不因朱子何由而經傳釐然乎至其補傳出朱改本出董聖道大公何區彼此惟其是而已矣

朱子章句原本云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今所行是改本云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元景星集說啓蒙云章句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即用誠意章傳語更為親切讀者無庸執原本以閒之矣

朱子或問云韓子原道援正心誠意而無致知格物則是不探其端而驟

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何乃以是譏荀揚哉竊按韓子原道引此條件專為救正二氏之學非以學者用力之全目言也似不得以聖經八條目之次第繩之且格致固屬下手之先端而正心誠意亦豈得目之為次乎若由王陽明以誠意為先之說推之則竟不免是朱子以誠意為次之說所激而成者矣所以章句與或問無微有當分別觀者耳

昭明文選李康運命論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李善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此格字訓義最在前者

鄭注壹是專行是也漢儒語拙不甚分明故朱子不取之其寔此解較一切二字為正

修身為本即明德為本也既申繳本末義則事有終始不待言矣而又析

言厚薄則本末之義益明矣胡氏曰堯不敎睦九族而能協和萬邦無是理也此實條目內自然之緒無所庸於復牽本末解之也○讀聖經至終段則可以知本末之無須釋傳矣讀此謂知本二句則可知釋條目傳諸篇必非自誠意始矣

四書辨疑顧謂顧視諟謂審念此卽章句所引或說也當爲定論矣尚書孔疏諟與是古今字異考諟字不聞有古是字之訓陸釋引說文理也是特其音耳朱子章句諟猶此也則不明用尚書孔疏之語而隱取其義其實孔疏此條所謂古今字者初無證据豈可以爲信乎

皆自明也鄭注皆明明德也此鄭注既以此爲明明德則此三引書爲釋明明德之傳無疑矣但鄭氏於釋新民釋止至善未能確析耳既知此三引書釋明明德則朱子定爲傳之首章又何疑乎

大學

苟曰新苟字从𦍌不从艹與苟且之苟音古厚反者迥別此苟字上从𦍌省下从包省音己力反說文自急敕也此字與亟字意同敬字左半从此蒸禮賔爲苟敬言因君出迎故於賔致此急設之敬也聘禮亦言賔爲苟敬其音義皆同鄭注謂苟且之敬謬矣大雅抑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亦即此字謂凡人之易其言者每藉口於太急故謂慎勿託辭急迫而易其言也湯盤銘辭首句以亟用日新致警勉之義即此己力反急敕之字音棘不音爲向來皆無人知是說文此字則說文苟音己力反說之字不見於經傳矣苟己力反在入聲職部與德字正是入聲同部所以歐陽詢藝文類聚陸贄奏議及宋史田錫傳引湯之盤銘皆作德日新耳左傳史記皆明載封康叔是成王之時豈比空談義理者可以後人之見翻改前籍乎封康叔則在成王之時而封康叔之三誥則周公所作故其

第10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版 正文

三誥前揔系之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明言三誥是出周公也三誥出周公而其作誥錫封則於武王之廟命之故設為先王之命以訓誥康叔故必曰朕其弟必曰乃寡兄此周公立言之體也乃宋儒不揆其出處因康誥篇内有朕其弟乃寡兄之語遂聽改周公咸勤乃洪大誥之文別屬於洛誥篇首又不深究梓材篇今王惟曰以下是合言成王時之詔命而以臆斷目為錯簡直將左傳史記千載以來信史明載之事蹟率行糊駁不思康誥之文句句皆周公託武王之意以立言也雖此於大學引述之旨無甚關繫然愚謂讀大學者正亦不可不知此義然後知所謂克明德作新民如保赤子惟命不于常皆周公之辭也大學既屢引康誥而朱子於或問又駁書序之誣則豈有言大學而不詳審所引之經義者此則何能以有異於朱子而嘿息乎

大學

作新民尚書註疏及蔡氏傳皆解為作新其民朱子章句蓋恐作與新義複乃改為自新之民其實作字領起新字相承言之非以民之自新言也朱子以緜蠻為鳥聲以菉竹為綠色之竹比於詩義於大學義皆無所繫然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毛傳小鳥貌菉竹則毛傳綠王芻竹萹竹韓詩作藩云藩萹茿也此皆古訓之不可廢者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以下六句爾雅釋訓亦有之不知孰為在前大學孔疏云記者引爾雅以釋之此竟謂爾雅在前亦未有所據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或問小注云舊說以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不可從此所謂舊說者不知其何所指且古注本無後賢後王四字也鄭注云聖人有親賢之德此句於賢其賢親其親渾而未析孔疏云言居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按孔疏此說自是正解而衛

氏集說引孔疏乃刪此二語而衛所載葉石林說謂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則仍是孔疏義爾至朱子章句於賢親未有明釋而或問云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詳此所謂覆育之恩則親其親自必兼該一本之親其族之親皆在內矣何嘗專指承付統緒為親其親乎惟所謂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則後來講章因此遂以賢其賢為師道親其親為父道而孔疏之本指無復過而問焉者矣自仍以孔疏為定說也

困學紀聞云大學章句咏歎淫泆刊本誤為溪泆今俗塾本又訛作佚更失之矣

困學紀聞云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觀安陳氏曰心有定向事物有定理合二

大學

說其義方脩能知所止則見得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蔡氏蒙引云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而何愚按二說皆是也然今就董氏所更定此節是釋格物致知之傳則或問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愈見精確不可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章句義最精矣講章有以此節知所先後先後二字分配下二節先後字者以章句之義論之豈得以格致誠意屬知止為始以齊治平屬能得為終者乎此不待言而知其謬也今以董氏所定知止二節是格物致知傳則此說更應失笑矣。前條所引黎氏立武詮格物致知有云誠而正正而脩脩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此雖與章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稍異然却非俗講以此知所先後字分配下二節先後者所可借口也黎氏雖未知知止二節當為格致之傳而其論格

致義則極當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二句即章句釋格物致知之義矣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則知止得止貫徹具足合之則新民義即該於明德中此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二節結以此謂知本是言明德之格物致知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是言新民之格物致知也故總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蓋新民之事禮樂政刑其大端也後章於治國平天下言興仁興讓好惡絜矩大略具舉惟刑則娼嫉放流以人才之用舍言之非專言刑也故此釋新民之格致以聽訟具析其本末於義備矣

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猒也孔疏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疏又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猒猒自安靜也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集韻厭

部謙字云苦簟切安靜皃引禮記此之謂自謙按孔疏誤謂鄭又讀為㥦其實鄭云慊之言㥦是訓其義非又讀為㥦也朱子章句謙讀為慊用鄭注之讀而苦劫反則與苦簟反音異快也足也亦與安靜義異也孟子行有不慊於心趙注慊快也孫疏如有道義不足於心是亦兼快足義而孫奭音口簟切惟莊子天運篇盡去而後慊陸氏釋文云慊苦牒反李云足也此同出陸德明所釋而大學引除苦簟反盖主安靜義莊子則云足也苦牒反是朱子苦劫反快也足也當以陸德明莊子釋文證之也

程子於大學改親為新改身為心乃後人於改親為新反有議之者不知新民之新見於釋傳新字義無不該此程子改讀極允當何可議也若身有之身改作心則愚竊有附質之僭說焉夫所以謂身當作心者豈不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以心言乎又豈不以四[illegible]不得其正正即正心之

正乎正即正心之正則不得其正是以心言非以身言明矣則是身有之身當作心無可疑者矣然而此後四章皆每一章兼釋接連二事也如後章釋脩身齊家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而知惡惡而知美皆以家言而亦以身言是所以為二層兼釋也又如後章釋齊家治國則事君事長使衆僨事定國皆以國言而亦以家言是所以為二層兼釋也又如後章釋治國平天下則絜矩得失皆以天下言而亦以國言是所以為二層兼釋也獨此章釋正心修身則專言心而不言身何也朱子章句於首節不得其正則曰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於次節則曰無以檢其身此朱子章句之精密也蓋言用之所行者即言係以檢其身也然則四有不得其正非於身驗之乎經言正心非言正身然而心之用即於身見之非可離而為二者也言心之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此心

大學

者誰之心也我即此身内之心也言心之不得其正而安得復言身之脩不脩我直亦言身之不得其正而已所以此身有句正承上釋經脩身在正心必緊接以身言而後可返而言心也此以本章釋經之義言也若以文勢言之則下節正提心不在焉此前一節必從身說乃得互勘之勢也蓋此身字須畧作一讀而四個有所仍以心言四個有所既仍以心言則四個不得其正即是正心之正字而於身驗之乃與下節視而不見三句相應相足如此則是四有所乃不能正心之實地而四不得其正乃完得不能脩身之分量心與身本一貫正與脩又豈二義哉程子之意未嘗不極圓融而在此章實無庸改字是以不得不附及之

朱子深知此四不得其正不得專以心之不正言也故曰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而其前已引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勢不能又補說身字於

此故閫其語曰用之所行夫用之所行謂心之用之所行也心之用之所行非身而何然則朱子雖引程子改身作心而於四不得其正就身言則此身字原是一氣貫下十字以成一句非身有所忿懥五字為句則不得其正五字又為句也然則身字略作一讀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九字為句以下四有所皆九字為句而皆以一身字貫攝之明白極矣廬陵胡氏曰古之君子無所不用其正坐毋箕坐必正也立毋跛立必正也游毋倨行必正也視毋淫視必正也聽毋傾聽必正也言不情言必正也動不遽動必正也至於祭則正己居則正位坐則正席射則正鵠投壺則正爵無所不用其正此無他凡以正其心也此係詮正字於心身融徹極矣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鄭注皆作譬喻解廬陵胡氏曰辟猶省察也此於鄭義亦極圓融矣蓋朱子以前學者皆遵用鄭義也然辟字可作

大學

譬亦可作辟若後章辟則為天下僇矣非辟字明證乎此則何可以古訓泥之而今按宋槧禮記者必改作譬字則泥鄭注之過也鄭注雖於省察義可通然又何如朱子章句於上章云一有之而不能察於此章復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此豈不更加精密乎又於上章云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此則以解經之辭植經之幹又豈王陽明所議補敬字者所能及哉

齊家治國章朱子章句初藁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者也能脩之身以致其教則一家之人皆孝弟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是矣謹按此初本於齊家本脩身已自融貫矣今改本首云身脩則家可教矣一語探原此下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又兼有初本之融貫讀者安得不仰服朱子改定大學章句之精密乎然此節章句云孝弟

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味此語意皆深得本經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力透上一截之神理又於下節云明立教之本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此義亦要在立其本識其端也又於下節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此義亦非僅推其效也善讀章句者能會其深透上一截之義斯為得之

章句於治國章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於平天下章云三者上行下效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層層歸本絕牽絲貫

鄭注所惡於上節云治國之要盡於此此鄭氏意亦是就絜矩之道於治國體驗之耳朱子章句則謂平天下之道皆自此推之至為圓足周密矣近有講家誤泥鄭說謂所惡於上節專以治國言者非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節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此所謂

大學

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者謂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然其文義相承則由先慎乎德以下數節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不能絜矩而至此復申言之所以為丁寧深切也若依四書辨疑之說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移於失衆則失國下則方言得國失國而即遽言得之失之不若此之丁寧深切矣故知朱子自正心章以下悉依原本不可易也

命也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怠即慢義也朱子云未詳孰是蓋朱子亦不欲斷定之其實此字當在闕疑之例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章句云君子以位言之乍讀似覺此注不甚關切者前文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先慎乎德皆未嘗有此解也章句又云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此又覆說居其位讀者益不喻其故矣蓋此章三言得失其一言得失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明以得國失國言

之無可疑者矣其再言得失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承惟命不于常言之則得是得天命失是失天命以此二處言得失皆指得國失國得天命失天命則此三言得失為治國平天下言之其指得位失位言無疑也而其上文但言好惡此一節是其統結無所正承雖指之事故在後來講家不欲以此節言得失明指位言直以為得此大道失此大道也此義非不可通然試思得此大道者非以得此大道之位言乎失此大道者非以失此大道之位言乎所以朱子章句明與提唱曰君子者位也大道者即此位之大道也聖賢言語體用一原何所區别言大道之得即天位天命之得也言大道之失即天位天命之失也此方是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也

惟其歸重於君子有大道統結上文而此下生財有大道作餘義紆徐附

大學

說於後彌有味也若依四書辨疑之說生財有大道直接亦悖而出則竟是平天下章以理財為要務矣俗講於此章分理財用人二項秦楚四節於用人言好惡本不與前數節德財本末之義相對也而即以前數節反覆於德財本末之義亦非以理財言也蓋後來講家所以標識理財云者是合後文生財有大道以下數節言之耳若將生財有大道逕接亦悖而出之下則是俗講章所標識理財用人二項理財倍切於用人矣益信藍田呂氏之說不可從爾

生財有大道一節綜括周官王制諸經此特治平內一端耳而大學於此推仁義之原嚴義利之辨薈羣經之箴規炳萬世之龜鑑灼利病而森法戒全書綱領條目益見警心怵目正與經一章之末揭示本末薄厚之大義朗然如列日星亦鑿然如出一手者也

彼爲善之朱子疑有闕誤黄氏日抄云彼指用小人者言也善之謂利爲有益善其説而行之也

附録大学古本説

禮記附記卷第十

大興　翁方綱

冠義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皆與儀禮士冠禮篇後記冠義之語略同禮記冠義又在儀禮經內記冠義之後而鄭注儀禮記冠義却不及禮記冠義之注為詳

見於母母拜之儀禮士冠禮云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古洽反音夾此冠義孔疏云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孔疏與士冠禮鄭注義異亦斡旋之見耳雲莊載石梁王氏說則專以遺子言然此條恐當闕疑。方氏苞曰父於冠不宜答子之

拜故子冠後亦無拜父之禮按方氏此條既不能闕疑而又加以演説矣此條愚有附記在儀禮士冠篇内

盧抱經釋文攷證云冠義篇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陸氏云並音香案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見於鄉大夫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卿大夫而疏之兩鄉字亦卿之譌觀注於鄉先生始釋爲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見若指地官之鄉大夫則蓋偏矣愚按盧説極當應據此改正此句作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爲定本矣并於儀禮士冠篇詳之。宋本經文亦多訛作鄉大夫鄉先生蓋自唐初陸德明所据之本已然矣然泰興季滄葦所藏北宋槧本内疏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此疏段首摯見於鄉大夫及經正文則皆仍訛作鄉蓋此宋槧之最在前者正是賈孔所見之正本卿字不誤而

鋟板時校者据世所行本改其經及疏首作卿而尚漏未全改其疏内之下二鄉字耳又公羊傳僖五年疏引此條亦皆訛作鄉又此鄭注同字誤本皆訛作謂

昏義

釋文丞徐音謹破瓢為卮也說文作巹云蠡也字林几敏反以此丞為巹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舄几按此條惟引赤舄几下脫一几字餘皆不誤說文作巹云蠡也今說文無之廣韻巹與丞同

賛醴婦鄭注醴當作禮聲之誤也儀禮士昏禮賛醴婦鄭注亦云醴當為禮然彼經云側尊甒醴于房中賛者酌醴自當作醴也此經云婦祭醴則亦當是醴字不知鄭何以必改為禮

鄭注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

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按鄭氏所稱夏殷之制未有若此條稱似者要皆臆度耳然此條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既以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為周制又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為夏制則不知夏制與周制何以言合而言之取其相應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一節前云聽天下之內治聽天下之外治後則云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一本亦作內治宋槧本亦有作內治者然注疏所謂內治婦學之法乃指前內治言之而呂氏馬氏諸家解說亦皆以前為內治後為內職爾

鄉飲酒禮義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

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陸氏釋文云卿去京反注同按釋文注同二字有誤此句本是鄭注非經文也何以又云注同乎然賴此釋文可知板本作謂卿大夫之誤也謂卿大夫下宋本有士字今板本或無士字非也此篇後云設介僎以象日月前云介僎象陰陽也則陰陽當即以日月言也日為太陽月為太陰故易卦離坎即日月也鄭注於介僎象日月句下云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而於介僎象陰陽句乃云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蓋因此經云坐介於西南以輔賓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故謂陰陽助天地而不知此經下文推演言之不必與象陰陽語一例也上言其象下推其義勿庸泥者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後又云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

鄉飲酒義

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按此經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言紀言參自各為義即如象月三日成魄與象日月亦自各為義也鄭氏蓋泥於日月星為三光疑與象日月相複故其注云三光三大辰也然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李善注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亾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又白虎通云爵有三等者法三光也王者所以立三公何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此皆以三光為日月星鄭注三大辰之說無所据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按此引聖言觀於鄉者所該甚廣如鄉射鄉飲皆在內非專指鄉飲酒也鄭注專指鄉飲酒在本篇之義固切近矣然於引聖言之義究為過執耳

合樂三終黄氏日抄前載孔疏說云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後又載朱子說云合樂者歌樂俱作三終者二南各三終謹案朱子說與孔疏不同黄氏不辨而兼採之至陳雲莊集說則專用孔疏說矣楊信齋儀禮圖則前載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後載賈疏合樂三終者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二說不同當考（後說即朱子說）楊氏此條並載孔賈疏以俟考勝黄氏遠矣按儀禮鄉飲酒篇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賈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而禮記此篇孔疏云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

鄉飲酒義

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孔疏此說謂本於儀禮鄭注也然不知儀禮上文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則此所謂合樂者兼堂上歌瑟堂下笙磬而謂之樂也若孔疏則去磬而單言笙何以云合樂乎若然堂下止有笙吹而磬為徒設則既非合樂之義且南陔六篇皆笙詩故吹笙奏之也不聞鵲巢采蘩采蘋亦為笙詩也乃孔疏謂笙吹鵲巢采蘩采蘋則不知其何据也而顧謂本於鄭注則不若儀禮賈疏與鄭注合矣朱子曰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是即賈疏義也孔賈二疏以賈為是

主人者造之鄭注言禮之所在由主人出也方氏曰東方者産萬物之地

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産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然必曰造何也蓋為而就行而至皆曰造膳着則饗人之所治必為而就也庖厨則君子之所遠必行而至也故飲食必以造言之而居之之所亦謂之造焉膳夫言卒食以樂徹于造是矣按鄭注以君子制作此禮謂之造方氏則以制此禮至此位二義兼訓之揆方氏之意蓋不欲以制此禮盡造字之訓而又不欲異於鄭注故兼訓之也其實是此經疊復致義中言主人之居東方非言主人之制此禮也二義自以造訓至此位為正解雲莊乃專取方氏前半語以合於鄭說非定論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之言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

鄉飲酒義

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邪愚按孔疏云月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旁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此疏特申言月明盡之後今注疏板本後二句皆作謂月盡之後無明字宋槧注疏本有明字疏蓋恐人誤看上句謂月盡之後故復以月明盡之後申說之此所謂月明盡者即是或十五日或十六日也猶之言死魄或初一日或初二日也所謂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即是十六日也所謂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即是十七日也足知所謂月盡者即望後明死之義而非每月大盡小盡之盡字也所謂非必月三日者即望後之第三日非謂開月之初三日也然則疏義實不謬亦惟其言魄謂明生旁有微光則或有誤以朔後三日之生明為成魄者後世詩文每以月為皓魄固沿習之常談

而甚至蘋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直以初生之月為魄則不止於忘其本并且訛其語矣而易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則是朱子所斥陋學之言耳

射義

諸侯以貍首為節鄭注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釋文云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此逸詩也鄭以下所引曾孫侯氏為貍首之詩也儀禮大射儀奏貍首間若一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周禮春官樂師亦云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注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名南惟貍首在樂記鄭司農說以大射禮奏

貍首以射貍首曾孫據此樂師注惟貍首在樂記者謂此貍首篇名於樂記見之非謂貍首篇名不在樂章風詩內也樂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疏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所以歌貍首者皇氏以為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貍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也今驗射義此篇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鄭注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疏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又據樂師注引先鄭說亦以貍首為曾孫之篇故此疏又言此詩名貍首而云曾孫侯氏者此篇有貍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貍首之字以為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

在篇內而名騶虞也至於清江劉氏曰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類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劉氏此說杜撰臆說不可從也又云或謂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此則尤為支離雲莊集說竟合并採之謂原壤所歌及此篇曾孫侯氏皆貍首逸詩實為不倫矣雲莊又謂貍首田之所獲物至微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此其紆滯又不必言者矣

正鵠之正平聲四正具舉之正去聲鄭注四正正爵四行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樂作而射也下云以燕以射并以燕與射言可見也陸氏佃以四正指天子諸侯大夫士射侯之正黃氏日抄從之非是

藍田呂氏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未聞拒人如是之甚故矍相圃事疑不出於聖人謹案此篇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事見射者皆當正己耳使

射義

子路出延射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出孔子之意也至其各自指語則皆推本聖人教人各正己志之義而語之抑揚深淺次第不同此則又出三子臨事為之豈果聖人一一示以條件乎呂氏之疑過矣

此篇前云射者射為諸侯也又曰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後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數句當合觀之合後文得與於祭者有慶不得與於祭者有讓皆一義也即合前文諸侯自為正之具亦皆此一義也蓋猶言能盡志於射則稱其職不能盡志於射則不稱其職所謂諸侯自為正者其稱職與否皆於其所自為定之其義精矣若謂臨射之時以此定去取若其間有昇之善射者當如之何因疑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之語有難信者猶未通合此篇之義精審之耳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釋文舍如字舊音捨說文舍始夜切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此字去聲舍止之義乃其本音故云如字也疏云或曰舍也者舍中也陳雲莊云舍止也得之矣其引舍矢如破舍拔則獲以為讀上聲證者蓋射與舍舍去同捨自有相因之義而此篇或曰舍也則去聲為正

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蓋射畢不勝者之飲亦是升堂而飲非於階下飲也朱子於論語所以讀下而飲為一句者蓋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飲此摠在射畢揖降衆耦皆降之後故讀揖讓而升四字為句下而飲三字為句於文勢斯為順耳詩賓之初筵鄭注引此亦云下而飲疏云此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四書通義曰孔邢注疏以下為句朱子以升為句摠之以揖讓二字貫下　翟灝曰繹

射義

注疏似以揖讓為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此則謂應作揖讓而升而下而飲極明白矣今之讀論語者不敢言及此恐與朱子讀法有異也惟陸氏釋文鄉飲酒義論語二處皆言升下相連為句存此以資攷据善矣然朱子論語注原說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此處朱子原說明是升堂而飲未嘗言下階而飲也既其義與鄭孔同而惟讀句不同故四書通義謂捴以揖讓字貫之亦善於圓合之論矣蓋讀法雖異而其解初不異也惟雲莊陳氏於此節全載朱子論語集注而又云當依鄭注為句則未嘗析言其所以然使讀者轉不了然矣此條之義又詳見論語附記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注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疏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各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

何以言其難也此篇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此注與疏則言其難而不言善之蓋射義注疏因經有賢不肖語故不敢質言其善之也然專謂言其難亦尚有未盡者何以射何以聽精神在兩以字即所謂正己之志也即如聽采蘋而射者果能循法否乎即如聽采蘋者果能不失職否乎叩其何所挾持之具以聽此樂節以應此射節乎在如特牲記祀典而引此固不得泛言美之而在射義篇又豈僅難之云乎至於雲莊集說於射義亦以為言其難而美之則更失矣

燕義

諸侯燕禮之義是此篇首句無疑而其前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段詳言庶子之職事疏謂以燕飲之禮有庶子之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

陳庶子之事按篇末記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疏云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不知篇首何以特詳庶子官職於前也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又不知此篇何以獨舉庶子官也敖氏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内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在士舉旅以後其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賤者衆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删之爲當愚按篇首此段固明知非此篇正文然當日記者偶有采述之條置諸此篇正文之前亦不可徑擬删也且如儀禮諸篇篇後之記亦有隨舉一節不必盡依次序者此燕義篇前庶子官一條究係因何采述於此則姑從闕焉可矣

夏官諸子注諸子或曰庶子疏按禮記燕義稱此諸子爲庶子故言或曰

以其燕禮有庶子執燭之事又庶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今驗燕義篇前段即周禮夏官諸子文也夏官疏云燕義欲釋燕禮庶子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据此知大小戴著記之時固嘗取周官禮合之矣大戴記朝事篇亦用典命行人文也此篇首句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亦明是漢時人所記也

儀禮燕禮南鄉爾卿卿下云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燕義篇南鄉爾卿卿下即云大夫皆少進則卿西面北上爾大夫之文該在皆少進内矣定位也孔疏定羣臣之位也視鄭注始入躐踖揖而安定之義為長

聘義

以圭璋聘重禮也儀禮聘禮鄭注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正用此篇之語因此玉以重禮故篇末系以子貢問玉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一節兼合射禮言之此是聘禮之結段矣下乃因聘用玉而及之

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翳似信也藍田呂氏曰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為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為浮以尹為筠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按說文孚信也尹治也約其大義亦可通二說也鄭注浮筠蓋未可用

喪服四制

此篇亦略與大戴記及家語同而稍整齊其文系於小戴記末鄭目錄云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疏云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蓋鄭目錄於此篇特

加舊說二字孔疏以為記者所別記則鄭所云舊說者蓋未能考其所自來矣

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疏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皇氏熊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庾氏之說恐未為善按此疏非也鄭氏於為母齊衰期節下總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非謂以節制屬毋期之文也蓋鄭既以母齊衰期之文連在前節與上文三日而食一段相系自必以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總注於此下耳鄭氏固未嘗言母期之文於上下何屬也鄭氏亦未嘗言以權制之八者自某事

喪服四制

至某事也父在為母之喪降為齊衰期者此原是古人制喪服內一大可疑之隙愚已附著於前篇矣若必不得已求其說之可通則惟此喪服四制篇內目為權制或尚於義可勉強假借耳今必不肯以為權制而必公然以為節制是率天下後世之人子而為忘母之人其為悖理傷教莫此為甚矣尚何解經之云乎然則依庾氏之說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竟以母期為其一耶曰亦非也記此篇者蓋以降母從齊衰期之事置於節制之後權制之前也欲直目為權制而不敢即安也故上文既已結束節制之事將析言權制之事矣而先之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然後繼以家無二尊以圓合儀禮喪服父在為母齊衰期之說在記者亦因喪服既有此制不得不記於此而其後文仍必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仍以天下之通喪言之也焉

得竟以父在為母降期屬於此八者以權制之內者乎然而其意則以權制者也五字不但連屬此八者而併合收上見無二尊一段也（大戴禮本命篇與此篇文同此處云凡此以權制者也無此八者三字此則合收上見無二尊句之確證）若果如孔疏之義則何不以以節制者也句系於無二尊也之下乎此經分明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釐然四段而獨父在為母期一事在節制之下權制之上究竟何屬乎其屬下而非屬上無疑者矣鄭氏雖未嘗明言此當何屬而其分段以此盡居上節者是亦鄭氏之拙於文義如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明是因上不大聲以色而鄭氏尚盡分屬下德輶如毛為一節則此更何怪乎惟是孔疏之不揆重輕於此極重大之典文苟有一綫可原之間隙尚當留以俟人平心審繹也而顧率然盡斷不謂其權而謂其節可乎禮者依人性而作也亦有古人偶出一時之制而未可為千萬世恪守者

喪服四制

即如祭祀不用木主而必用尸以代神此豈非迂而不可從者今則父母之喪既經功令定為三年不必復議古禮矣而如喪服四制之篇置諸權行之列其或使讀者憬然有省焉而說經者又復迂謬如此其何可以弗辨

禮記目録表

劉向別録	
制度	曲禮（上下篇）　王制　禮器　少儀　深衣
明堂陰陽	月令　明堂位　方綱按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
祭祀	郊特牲　祭法　祭義　祭統
樂	樂記
世子法	文王世子
子法	内則
吉禮	投壺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喪服	曾子問　喪服小記　雜記（上下篇）　喪大記
通論	檀弓（上下篇）　禮運　玉藻（方綱按玉藻應屬制度）　大傳　學記

遺事也孔氏正義於明堂位篇首亦詳言明堂之事矣然其為篇則以魯為主耳非主於明堂遺事而為之也今從此篇系之明堂陰陽者未審其由

聘義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喪服四制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中庸
表記
緇衣
儒行
大學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云隋牛宏曰案列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

方綱按鄭目録云奔喪於別録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然今既入小戴記自應屬之喪禮也至於檀弓大傳二篇皆當系於喪禮之後不得別為

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斗宋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

通論耳檀弓蓋雜識喪禮凶禮大傳則由喪服傳而推廣之也臨川吳氏纂言以此二篇皆爲喪義是爲得之

	今按此皆與明堂位之篇不同

朱子編禮經之日以冠義附于儀禮士冠禮以昏義附士昏禮以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以射義附鄉射礼以燕義附燕禮以聘義附聘禮以喪服小記大傳服問閒傳附喪服以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士虞禮以祭義祭統附有司徹又以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以問呂

伯恭云恐有未安宰更詳之按此內無雜記三年問喪服四制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於小戴記則取冠義昏義內則二曰鄉禮取投壺鄉飲酒義射義三曰學禮取少儀曲禮學記大學中庸四曰邦國禮取燕義聘義其月令樂記則屬之王朝禮云按此於小戴記止取十五篇

明宣城貢汝成字玉甫正德癸酉舉人官翰林院待詔著三禮纂注四十九卷三禮纂注以王制月令二篇附周官禮以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為儀禮逸經以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十篇及冠義昏

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七篇皆以義名為經之傳無疑
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閒傳喪大
記雜記曾子問祭法祭統凡十九篇皆附各經末簡
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凡十二篇也除大學中庸二篇程子取以配論孟也
仍為禮記
按貢氏此編以祭義之義與冠義昏義同科已
為未允至以明堂位為儀禮逸經何其外也
明山陰劉汋字伯繩號遯齋念臺宗周之子著禮經考次首以月
令附於夏小正次以王制附丹書次禮運禮器樂

此小字六十字仍作大字一直接寫

記然後述聖言次哀公問燕居閒居坊記表記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次以深衣投壺又次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自禮運至聘義謂之經禮別八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乂篇謂之曲禮按此內無郊特牲明堂位經解緇衣服問儒行六篇或傳寫有脫誤耳

按以上二條雖未盡足据然亦閒資考訂附錄於此

元吳澂禮記纂言三十六卷自序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揔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泰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稡成書無復詮次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

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擳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

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

辭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来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的精審將来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按吳氏纂言於曲禮雜記不分上下篇檀弓分上下而仍為一篇

禮記毛氏汲古閣本正文改誤

曲禮上 暑毋褰裳 褰訛蹇 卷二之十五下

酒漿處右 右訛內 卷二之二十四上

然後辯殽主人未辯 二辯字俱訛辨 卷二之二十四下

檀弓上 夫由賜也見我 由訛猶 卷七之十上

縣子瑣 瑣訛項 卷八之十四下

檀弓下 斂首足 首訛手 卷十之三下

~~其毋以嘗巾者乎 毋訛母 卷十之七上~~

孺子𪏆之喪 脫孺字 卷十之十七上

親者毋失其為親也二句 毋並訛母 卷十之三十六下

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脫諸字　卷十之三十八下

王制

喪不貳事　事訛車　卷十二之十四上

庶羞不踰牲　踰訛用　卷十二之三十上

縞衣而養老　縞訛鎬　卷十二之二十七上

將徙於諸侯　徙訛徒　卷十三之二十八上

班白者不提挈　脫者字　卷十三之三十一上

方伯為朝大子　朝訛明　卷十三之三十六下末

八政　八訛人　卷十三之三十七上

月令

同度量　度量訛量度　卷十五之六下

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毋俱訛母　此類甚多姑

舉其一二而已大約通部皆當改正也 卷十五之二十八上

惟擇多下卷十三八頁上一条再批曰此一条竟以毋為是詳具前卷附記

挺重因益其食 食訛長 卷十六之七下

駕白駱 駱訛輅 卷十七之二下

無有所私 私訛司 卷十七之四下

土地分裂 地訛多 卷十七之十上

出土牛以送寒氣 牛訛地 卷十七之二十八下

月窮于紀 紀訛幾 卷十七之三十二上

曾子問

其虞也 虞訛虛 卷十八之十二上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弗訛不 卷十八之十九上

[illegible] 不可省改

藏諸祖廟 藏訛葬 卷十八之二十四上

俎豆既陳 既訛及 卷十九之十一上

文王世子

小樂正 樂訛學 卷二十之六上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之訛知 卷二十之二十一下

以次主人　次訓佚　卷二十之二十六上　冠取妻者必告　脱者字　卷二十之二十九上

禮運　不必藏於己不必為己　二己字俱訓已　卷二十一之四上　以功為己　己訓巳　卷廿一之六上

與其先祖　與訓舉　卷二十一之十六上　以四時為柄　柄訓端　卷廿二之十四上

故事有守也　有訓可　卷二十二之十七下

禮器　聿追来孝　追訓道　卷二十三之五上　鏤簋朱紘　紘訓人　卷廿三之廿二下

郊特牲　次路五就　就訓路　卷二十五之一下　設錫冕　錫訓鍚　卷二十五之十九上

內則　慈以旨甘　旨甘訓甘旨　卷二十七之七下　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訓從　卷廿七之卅四上

玉藻　入太廟説笏非古也　非古訓無禮　卷三十之五上

主人自置其醬　置訓致　卷三十之二十三下　手執業則投之　投訓受　卷三十之廿八下

明堂位　百官廢職　官訓宮　卷三十一之十三下　中琴小瑟　小訓大　卷三十一之二十下

女媧之笙簧　媧訛蝸　卷三十一之二十三上

喪服小記　齊衰三月　月訛日　卷三十三之十二下　則不易己之喪服　己訛巳　卷三十三之十六上

毋為長子削杖　杖訛長　卷三十三之二十一下　哭者皆冠　哭訛器　卷三十三之廿三上

少儀　筴籥　筴訛莢　卷三十五之二十三上　磯者　磯訛禨　卷三十五之三十一上

為己祭　己訛巳　卷三十五之三十五上

學記　教學為先　教訛敎　卷三十六之二上

樂其友而信其道　道字訛在而信上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脫也字　卷卅六之十上

樂記　干戚羽旄　旄訛毛　卷三十七之二上　韶繼也　韶訛紹　卷三十八之三上

干揚　干訛于　卷三十八之廿三上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　也訛矣　卷三十九之八下

雜記　如於道　於訛其　卷四十之一上　狄稅素沙　沙訛紗　卷四十之二十上

祭於己　己訛巳凡三處　卷四十一之十二下　介立於其左　其訛門　卷四十一之廿七下

官於大夫者　官訛官　卷四十三之十五上

喪大記　士疾壹問之　問訛閒　卷四十五之十九上　櫝置于西序　置訛至　卷四十五之廿五上

問喪　稽顙觸地　觸訛拜　卷五十六之二十一上

投壺　壺去席二矢半　矢訛尺　卷五十八之廿三上　毋偝立　立訛力　卷五十八之廿三下之八行

射義　各繹己之志　己訛巳　卷六十二之十上　各射己之鵠　己訛巳　卷六十二之十下

而後射於射宮　後訛候　卷六十二之十五上

凡改誤七十八處

附禮記攷宋本翻刻

[illegible]本此名今藏汲古閣本閱出

卷三之六下九行闕四字　曲禮

卷八之十二十七行八行闕四字　檀弓

卷十三之八下末行闕三字　王制

九上二行闕十七字　王制

卷十八之三十下三行闕一字　曾子問

卷十九之二十七下五行至二十八下末　共闕二十六字　每頁注疏每行二十字　曾子問

卷二十之三上末行闕三字　禮運

下二行三行四行共闕十三字　禮運

十一頁下一行二行四行共闕十五字　禮運

十四上七行八行九行共闕三十四字　禮運

十五上六行至下四行共闕一百九十四字　禮運

二十上二行至二十一頁上一行共闕七十二字　禮運

二十一頁下一行至九行共闕二十七字　禮運

卷二十二之二十五頁下四行至六行共闕十一字　禮運

二十六上五行六行共闕四字　禮運

二十八下三行至八行共闕五十八字　禮運

下七行注闕二字　禮運

卷二十二之三十下二行 闕一字 禮器
六上四行 闕一字 禮器
十二下二行 闕一字 禮器
二十三下三行至五行 闕八字 禮器
二十六上六行 注闕一字 禮器
二十九上一行至下四行 共闕一百五十二字 禮器
三十頁上八行 闕一字 禮器
三十一頁上九行闕三字
下三行至末行 闕十二字 禮器

卷五十一之二十七上六行至
三十六上一行 共闕九十九字 坊記

卷五十三之九下九行至
十一下六行 共闕一百五十五字 中庸

卷六十之十八下九行至
十九上四行 共闕二十九字 大學
二十一下三行至
二十二上九行 共闕二百三十字 大學
二十三下七行至
二十四下八行 共闕一百十五字 大學

低一格寫
吳門余仲林經解鈎沈以禮記係何義門見南宋刊本已缺頁數十處故訛傳

校北宋本經月始出今（蔣）刻改汲古閣本北監板本已皆缺落此近日仁和沈椒園十三經注疏皆有正字所亦未見宋本凡此所刻亦皆闕之予同年盧抱經學士于蓋所抄者據古本以補足宋本補之亦未全也今見吳興季滄葦家所藏宋本始得見注疏之全本因錄於汲古閣板本空處時儀徵阮芸臺中丞十三經校勘記刊遂從此補矣既刻卷帙繁浩是書尚少若專就此脫缺處另鋟板為一卷以便檢閱亦尚有益尔

禮記補註序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其書成于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葢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註為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葢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奥孔疏典贍皆不似澔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如 今定制所尚是也余少習舉子業先大夫即授以陳氏集說余受而讀之以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頗不愜於心因涉採說禮諸家為之補註於上以備參考合之各得若干條因輯為四卷夫說禮之家一百四十四人求其多不傷煩少不傷簡則衛湜之後斷推陳氏微嫌鄭孔疏行删汰此說禮者所以不能無欣然也余之補所以補陳氏也而諸書說有可引者亦參考而互證之使陳氏無竹垞兎園之譏由蒙訓而入經術起陳氏於今日亦應所俛首而心肯者乎西蜀李調元雨村識

禮記補註卷一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釋文曲禮委曲說禮之事此即古禮之篇名也古禮已亡小戴記其所聞仍以曲禮名之毋不敬二字該括一書儼若思敬之見於行者安定辭敬之見於言者所謂脩己以敬也安民哉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也禮記事雖繁多不出乎此三者故小戴以之冠首

敖不可長

敖說文作敖隸作敖游也从放出之義俗作敖非

狠毋求勝

狠本音癖犬鬬聲之名今借作人之忿爭曰狠譬猶乃多疑猷之名今借作人之不決曰猶狠字見於五經只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齋

所謂入門如承大祭也禮莫大於祭故以尸齋𠃨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父子有親也嫌疑夫婦有別也同異長幼有序也是非君臣有義也陳氏引疏專以五服言疑未確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禽字從内内音蹂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跡内疏内踏掌也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踏其指頭著地處名内白虎通禽鳥獸總名言為人禽制也陳氏注本此孔穎達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干越志禽即獸也兩翼為禽四足為獸釋文別本作不離走獸後人妄加也又嚬會鳥獸未孚亦曰禽

八十九十曰耄

一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按耄說文作薹年八十曰薹又釋名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與薹同又作薹與旄同周禮秋官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古文通用此乃後人因說文而妄加不知其重疊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

陳氏引少儀云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又拚席不以鬣按糞字各書不一集韻作叁糞㷫坋㙺𢿱墣

韻會本作鬓隷作𩭾或作摸亦作拚又作叁玉篇作𩯭海篇作蕡字彙補作𩯭古文作𩯭𩯭一字而形各異未有如鬓字之多者陳氏止引少儀未為詳備

斂髮毋髢

古本髢作𩭾按髢一名髲音被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也儀禮主婦被裼注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詩鄘風不屑髢也左傳哀十七年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吕姜髢類篇

作髲髢即今之假髮也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是也斂即纚也言不用益髮也

不同椸枷

古本枷作架按內則注云植者曰楎橫者曰枷枷與架同爾雅釋器疏凡以竿為衣架者多箷據此則椸枷應作箷架箷音匙又音弛揚子方言㮰前几也趙魏之間謂之箷枷今俗多作打穀連枷及項械之枷不與度物之枷通矣

共飯不澤手

古本澤作擇陳注謂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按疏以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挼莎也此似近禮如謂古之飯者以手則飯黍毋以箸及羹之有菜者用梜何以稱焉箸與櫡同匙箸飯具見於史記無切肉又不置櫡梜猶箸也見廣韻今人謂箸謂梜提是漢以前已有之古人雖質魯未有舍匙箸不用而以手者手容恭之謂何則從注挼莎為是再按手字古人多活用如檀弓子手弓而可公羊傳曹子手劒而從之則從以手執器之義亦可謂不論何器俱手不

擇飯器也又乾肉不齒決註謂治之以手亦疑非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陳氏注齒本曰矧按矧本音哂作哂解亦通言不但不大笑亦不微笑也韻會正斥曰罵旁及曰詈言不但不正斥亦不旁及也

獻鳥者佛其首

陳氏注轉捩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按佛古本作拂禮記拂字多作佛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俱作逆戾之拂讀今直以佛作捩轉解疑未孙

急繕其怒

作說繕為勁陳氏從呂說讀如字言作而致其怒
按周禮夏官繕人注繕之言勁也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堪為王用者據此則繕本作勁解不必讀作勁也

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創古文瘡字瘍注古本作痒按說文瘍音陽頭創也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疏瘍頭創也既言創不言瘍作痒似是周禮天官夏時有痒疥疾詩小雅癙憂以痒痒病也

為其拜而蓌拜

蓌釋文盧本作蹲按蓌音挫謂介者有甲其身難以挫折朱子訓枝拄是也作蹲拜則近踞矣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至士不名家相長妾

此皆以主家事之臣妾言老即趙魏老之老以先君所遺故不名世臣猶言世僕以父在時所使故不名家相長妾妾之有子而年長理家事故不名

鞮屨素簚

釋文古本又作幭莫歷反音覓按幭字亦作簚覆車笭也亦作覆軨儀禮作幦既夕禮也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周禮作禛春官大禛鹿淺禛然禛豻禛俱字異而義同笭音靈車籠也詩大雅鄭箋淺幭傳言覆式與此同又作幕

臨諸侯畛於鬼神

陳氏引呂注猶畦畛之相接按爾雅釋言畛致也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祭鬼神又一本畛作祇

庶人僬僬

陳氏引呂注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之貌按僬僬二字見荀子不苟篇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掝音作即肖切明察也此從子消

切體蹙也義雖不同不得無所考

粱曰薌萁稷曰明粢

釋文古本無稷曰句又一本明粢作明粱按粱似粟而大稷關中謂之糜米為黃米本二種以明粢作明粱古本誤也本草稷即穄一名粢故曰明粢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降讀戶江切音缸落也陳氏失注漬疾智切音胔注謂獸相瀸汙而死按此段自天子以及下段皆言人死之名不應脫言鳥獸疑亦謂人之死于鳥獸者故下言死寇曰兵

成人之幹匹

匹陳注音木按小爾雅倍兩謂之匹前漢書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俗作疋疑即布帛也陳氏讀作鶩未知何據

椇

椇陳氏注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按內則蔆椇疏梨屬其味不善疏云椇法也婦人有法故以為贄二說不同疑有二種考正字通本作枸石經作椇一名雞距子一名木屈櫟梵書謂之木鬣然詩南山有枸疏如白楊子又一種也

檀弓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幕一本作帟按幕音莫說文帷在上曰幕帟音覓車上覆笭也音義各不同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陳注二人遂赴鬭而死按記言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言卜國微末無勇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是縣賁父見公責卜國無勇故死之並未言卜國亦死也注者何所據而言二人並死乎比春秋莊公十年事有經無傳何從知之孟子孟賁汪勇士也書賁衣虎賁傳虎賁以勇士事樂記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之為言勇也亦怒氣充實剛毅之象也誄者累次其實行以為謚有誄則有謚是賁父之賁即其謚也然則士之誄自縣賁父始也卜既無勇國亦非謚不得並言二人

古也墓而不墳

陳注墳塋域曰方言凡葬無墳謂之墓有墳謂之塋又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簀陳訓簟也按說文簀牀棧也爾雅釋器簀謂之第注牀板也與詩小雅下莞上簟之簟不同簟竹席也與簀自是兩物今訓為簟誤矣又睆字兩見毛詩有睆其實睆彼牽牛言實也明也徐邈又音睆為刮刮削節目使其睆睆然好疑未是

郳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婁陳氏引釋云郳人呼郳聲曰婁故曰郳婁按蘇氏演義時人以無分別者為郳婁不辨郳婁小國微小之人不能分別也六書故春秋郳國號郳婁蓋言愚昧也又縶馬曰維縶牛曰婁凡山形連延

中忽斷[illegible]曰[illegible]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臺駘春秋傳作狐駘臺字當為壺字之誤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陳註謂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
死於畏似難專指戰陳無勇或謂鬬狠亡命曰畏
按畏古文與威通用尚書自我民明威周禮夫角
之中恒當弓之畏註畏作威作亡命之說亦通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爨七亂反音竄今之竈也浴用湯故就炊爨之所

曾子反席未安而没未有遺命故權從其儉也陳
氏謂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疑曾元從
非禮而賤其親未必然也又按掘中霤而浴毀竈
以綴足謂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浴尸
於上令汁入坎死人令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
毀竈之甓綴足令直可著屨是近竈而浴亦禮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
註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聲
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云言申與顓聲相近也
按顓孫自是復姓申詳其名不必疑申與顓姓之
異聲也
大功不稅
過時而追為之服曰稅古禮經語故曾子駁之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使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子言已
之禮未到而用他人代行禮所謂吾不與祭如不
祭也不誠應如此解
蟻結於四隅
蟻陳註言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按
蟻裳見書顧命古人多以畫裳本作蟻其大者别

名蚍蜉
不為魁
魁首也史記天官書註魁北斗第一星故今人謂
第一為魁謂從父兄弟之仇不為首也故云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陪隨也
填池
今人於棺前設奠池以鐵為之如鼎而四足曰池
予疑即此填奠也池徹也不宜作音
夫祖者且也
且當作徂祖者徂也言往也即喪事有進而無退

之殯下且字一句言暫且反當終往也

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陳氏引士喪禮小斂在户之内大斂岀在東階未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按斂裹也用布絞以束之阼東階主階也客位西階也為主指主階也主位謂重也重主道也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時置重於殯廟之庭既成虞則綴此重而埋於新死行殯之廟周人

虞則徹重而埋之檀弓所謂殷主綴重周主重徹也此殯時所有之事陳氏訓作大斂未忍離為主之位非此時未有主也又訓肂為陳按肂音四坎也士喪禮掘肂見衽註埋棺之坎也凡置棺於肂中而塗之謂之殯訓作掘陳則難通矣由此以往皆一節遠一節故曰祖者徂也

五十以伯仲

陳註朱子引儀禮賈公彦疏云小時便稱伯仲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説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是也按此係孔穎達疏文正與賈説相反陳氏誤記

經也者實也

經音髽儀禮苴經在首曰首經在腰曰要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註作缺項非要經即絞帶也又有參革帶陳註引朱子首經大一搤要經較小絞帶又小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按搤音厄滿手曰搤註謂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似非彄環也或作㲉即㲉子也實言實以表哀非虛文也陳氏言有忠實之心亦迂

及葬毁宗躐行

毁宗廳謂毁宗廟之邊牆故曰躐行註引疏訓毁為毁廟訓躐為躐壇恐非廟豈可因葬而毁之乎壇豈可躐乎

請粥庶弟之母

粥陳氏引鄭氏註謂嫁之也妻賤取之曰買意謂妾賤嫁之而使人買也按荀子儒效篇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王制亦有田里不粥之文皆訓作賣售人之物曰賣並無訓為嫁及買者急就章出曰賣入曰買妾賤取之曰買意用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買以訓粥而不知粥人之母則言賣

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卜人自應主應氏說作卜筮之人與下射人皆平日役令左右之人故仍用之君疾時卜人主休咎故即用以扶之也若讀作僕則此時安用御車之人乎

喪具君子恥具

絞紟衾冒之屬死而后制若棺衣之屬慮倉卒為變而先制今人皆習為故常儼然對其親而為之矣仁人不忍先死其親故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恥字當作不忍解然則倉卒不備奈何曰準六十歲制七十時制之禮不使親知而備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矣

瓦不成味

味陳註音沬註當作沬皆非也沬音末本末之末也味音未未必之未也自是兩字沬黑光也味滋味也義各不同

公叔木

木春秋傳作戍註木當為朱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此言明器而用人器且實之故曾子非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陳註稱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今孟獻子之喪亦有司徒是家臣亦有司馬司徒也按司馬司徒特供其役未必遂設其官然即可見僭妄而夫子曰可以時人方貪而獻子獨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所賻之布其廉猶可取也旅歸四布四字見檀弓良史筆法

讀賵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讀者讀方版所書助葬人名與物於柩前也既曰物則不獨車馬曰賵矣曲禮書方雜記出乃包奠而讀書皆是也

飲食衎爾

衎安定也陳註謂喪下當有如之何否則問當聞記者之畧按文勢衎爾下亦當有闕文檀弓章法最密非記者之畧也

葬也者藏也

此譏今人封壤為墳並樹之非禮

馬鬣封之謂也

鬣馬領毛也按斧形與馬鬣不似殆取其毛舉之意言草創也則孔子之墳方創為馬鬣封今人概

謂墳曰馬鬣非是

池視重霤

栁車池也如銅池承霤又埋柩曰殔殔坎曰池

歲一漆之

漆木汁可髹物也今人棺用漆本此

衽每束一

註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直二横三束之衽陳註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合棺與蓋鑿木置衽按銀則子意即今之銀

定也

紂衣

紂作緇側其反又作純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註盧氏云古者命字相配故顯當作韅公子縶之字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

陳氏引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忍急於鬼其親也按左氏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還新廟大

戴禮諸侯遷廟禮氣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宮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士喪禮巫止於廟門外註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廟門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祔廟者實祔於殯宮非宗廟也

塗車芻靈

與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皆孔子之言而其詞不同塗車陳註謂以泥為車按塗如塗畫之塗如今之刻木為車或剪紙為車之類皆上加采畫以

象車車工為多泥似難成即燒瓦為之陶人亦未有能者不知何所據芻註云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如此則與以木為人何異孔子何以稱善按芻藁也即生芻一束之芻言以藁結為靈坐如今以藁為架象宮室形上以紙糊之謂之靈位是也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

加諸膝愛如赤子也戎首首先起事也

設蔞翣

蔞周禮作栁死時栁車也

故于之所判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荀子不苟篇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韻會訛
毀今人相承作訾毀久矣又管子形勢篇毀訾賢
者之謂訾
杜蕢洗而揚觶
春秋傳作屠蒯洗而媵觶按媵送也宜作揚
使吾二婢子夾我
夾我使殉葬也尊已陳乾昔之子也不從父之亂
命與魏顆同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般若之族孟子公輸子之巧於此可見
與其鄰重汪踦往
鄰或作談重當作童春秋傳作童汪踦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指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為禮非謂每斃一人揜
其目為禮也
曹桓公葬於會
桓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進書
弔書也今人遣弔有書始此

于此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
為左傳作遇忌仇也言及郊始遇仇也敬叔曾殺
懿伯惠伯叔父也若作忌日豈惠伯于受命之日
不辭而此乃不入乎自應從左傳
畫宮而受弔焉
畫宮應作圖其形於宮疑即今之影堂若單作畫
宮室之位則豈無宮室設位何以畫為疑陳註未
確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
鄭注春秋傳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

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植也按左傳杜註且于莒邑
隧狹路鄭氏引以證經云隧奪聲相近又云或作
兌據此則奪非也又敓古奪字兌即敓之省文周
書敓攘矯虔言強取也今本作奪攘陳澔失考音
兌以為地名誤矣奪徒活切隧徐醉切字書並無
奪音
哀公欲設撥 至 為榆沈故設撥
舊說以撥為紼陳氏引方說謂撥雖無所經見然
以文考之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繼
於道也先儒以為紼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

知是否關之可也按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索隱撥房越切音伐謂大楯也不得云無所經見諸侯輤而設帷幬大路之素幬也索隱謂車蓋素帷疑撥即天子陳設之喪具如前章云設披設旐之屬故云設紼言執不言設如前章執引執紼是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 至買道而葬

庚買也謂犯人之禾請償其直故云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後世出葬用大紙錢名曰買路疑本此

夫子之母名徵在

即顏氏母名也昌黎文引此

邾婁考公之喪

考疑作定觀後章邾婁定公之時可見

易則易于則于

言來弔者事易行則答禮亦易事于遠則答禮亦于遠徐君使其臣容居來進侯玉以弔邾婁蓋自擬天子也故斥之為易于雜者未之有也言從來無比

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

駒之先有駒伯疑駒王即此後以為姓漢有駒幾

廢其祀刎其人

陳註何法之峻乎按刎割也疑斬割其人之木以為棺椁若刎人無此刑

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至 洿其宮而豬焉

在宮在宮之人也豬即書大野既豬言以為池沼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發遣也言遣使致禮往賀也獻文趙武之謚如貞

文子今但稱文子此說是也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陳引鄭註晉大夫墓地在九京按九京山名在今絳州又爾雅邱絕高曰京應从居卿切

仲尼之畜狗死 至末

帷車帷蓋車蓋周禮輪人為蓋以象天崇十尺故言丘也貧無蓋非苫蓋之蓋席蒲也青齊人謂蒲席為蒲蓋封窆也埋狗亦謂之封首狗首也陷謂墜入地也

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

廄馬廄中脩容為君在內暫避於廄整冠束帶以俟見也注作以威儀悚動闒人以求入非豈二子素無威儀必至此始脩容淺之乎視賢者矣

騂首之斑然

貍野貓也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

叔仲皮學子柳

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是父教子亦謂之學

衣衰而繆絰

注繆當為不樛垂之樛按儀禮喪經不樛垂註不絞其帶之垂者與繆通謂兩股相交也漢書天雨

有草葉相樛結與此同

王制

百畝之分

孟子分作糞

祭用數之仂

仂數之餘也通作阞周禮以其圍之阞捎其數註阞三分之一也鄭註以仂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名陳註大概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與周禮皆不合應從三分之一為是故下云喪用三年之仂

葬不為雨止

不為雨愆期也

西方曰棘

棘鄭註作僰地名陳氏謂不若讀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似屬附會不如鄭註為是

八十非人不煖

亦七十行役以婦人之義陳星齋曰非人不煖利用之具甚奇

月令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

陳氏註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按元日既屬上辛則不得謂上辛亦可謂之元辰祈穀事按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穀矣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大戴禮載郊祝曰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家語郊問篇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王肅註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與祈

穀自是一時兩事不得謂郊祭天為祈穀也
擇元日命民社
陳氏註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與召誥社用戊日按元日而謂之擇則或甲或戊皆可用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
今月令無罘字又翳作弋按潘岳賦習媒翳之事註媒翳所隱以射者急就篇註凡鳥羽之可隱翳者也
鳴鳩拂其羽

羽有張而欲弛斂而欲舒二義
戴勝降於桑
師古曰勝婦人首飾謂首有文如勝也曲禮羽鳥曰降陳氏註謂降而下則死此又註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不應前後矛盾若是故愚於前降字屬人言願闕之以俟知者
王瓜生
今月令云土蓇生小夏正云王蓇秀未知孰是按蓇字有二字異音蓇音倍山名見山海經蓇音附草名草摯也或謂即今之黃瓜誤

毋休於都
今月令休作伏言毋藏匿於都邑俗謂游手好閒亦通
乃以雛嘗黍
陳氏舊註以內則之雛為小鳥此雛為雞未詳孰是按說文雛仕干反雞子也釋文以為仕于反是也
毋燒灰
灰炭也周禮地官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言仲夏火方盛毋燒炭也與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

垢和灰請澣不同炊米以薪是灰無日無之未可禁也陳氏謂火之滅者為灰似未確觀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可見
腐草為螢
螢一本作熒爾雅熒火即照註夜飛腹下有火古今註熒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並無螢字螢俗字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今月令漁師作榜人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說文池魚三

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謂之伐漢武射蛟江中之義
龍似蜥蜴長丈餘其甲如鎧可冒鼓鼉甲蟲之長
天性無雄以虵為雄龜介蟲之長似鼈而大爾雅
天地之初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
故月令先記其大者

民多瘧疾

今月令作瘧疫

國多風欬

今人謂之欬嗽

盲風至

荀況佹詩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即盲風之謂

民多鼽嚏

鼽病寒鼻窒也嚏噴鼻也蜀人謂嚏為噴嚏

乘元路

今月令元作軫鄭注似當為袗字之誤按說文袗
元服則路不得為袗自應從元

命太史釁龜筴

今月令釁下有祠字衍文

大酋監之

考周禮天官酒正二曰昔酒註今之酋久白酒並

無大酋官名陳氏謂酒官之長不知何據按說文
云酋繹酒也揚子太元經註酋聚也疑謂酒已成
就可蓄聚也大酋作句謂兼用六物大酋也監之
乃謂酒官詩或立之監是也

及百祀之薪燎

今月令無此六字

共寢廟之芻豢

註謂養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疏謂食草曰芻食穀
曰豢又韻會羊曰芻犬曰豢其說各異按芻者飼
牛馬之草豢以穀圈養豕也

禮記補註卷二

羅江李調元贊菴撰

曾子問

房中亦踊三者三

檀弓婦人倡踊此房中亦謂婦人也彼娣姒之義故曰倡言相倡和也此子婦之道故曰三者三言哭亦如子以三度為節也凡踊先男而後女

豈大功耳

言豈但大功乎耳字禮記句法下文何必小功耳亦同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思相離謂女思女之父母也思嗣親謂男思嗣續之重也據此則今之息燭舉樂為無禮之甚矣陳氏但言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思嗣親則不無感傷義尚未明

吾聞諸老聃云

石梁謂此老聃非古五千言者按孔子學禮於老聃正謂此不得謂有二人但禮記出於漢儒以為皆非夫子之言則可以為非老聃則不可鄭註謂老聃古壽考者之稱亦未是老聃曰邱惟師得呼名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公弗忍故為練冠以喪慈母其事詳見鄭注孔疏應補入

不非不杖

非與扉通亦草履也

雨霑服失容

霑音沾濕也

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

椑音僻蓋椸棺也檀弓君即位而為椑此言自以

椑隨行蓋當時相尚此禮故問之

有陰厭有陽厭

厭者壓也鎮禳也祭殤之禮壓冤難使之銷磨也

葬引至于堩

儀禮唯君命止柩于堩是也

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

土周火塹塊也亦曰塈周輿機一本作餘機言不用人舉棺祇以餘機載尸也

文王世子

皿藝皆誓之以待人語
誓約束也古用言詞共相約束以待又語又語即
今之所謂再考也

周公踐阼

陳氏謂因鈌一相字而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
愚按此四字以結上文如禮子貢問樂及老聃云之類石梁謂為衍文非也權姦半皆不學無術莽無此語未必不居攝豈得以後之篡位而歸其獄於作禮者乎陳氏說誤矣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愚少讀禮記見陳註解磬為縊殺之引左傳室如懸磬皇氏如懸樂器之磬也竊疑穿鑿磬控磬折皆磬字也言公族其有死罪則折其氣而控制之先羈于甸人之官不于市朝其刑雖罪至纖剸剸割亦當鞫告故下云公族無宮刑以見公族犯法之異于民也若縊殺之則更倍于市朝矣豈立法之意乎

手之記

古亡書名也小戴記其餘以附篇末所以存其名

禮運

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

捭釋文作擘俱博厄切又作擗按內則塗皆乾擘之謂兩手擘也汙音宊鑿也音鑿木為尊也抔本作掊引取也蕢音塊古文作火一作與甴通甴音塊讀為蕢聲之誤也甴堛也桴擊鼓杖也俗謂之枹言以堛為枹也又爾雅棟亦曰桴土鼓即堛今八音之一也陳氏俱訓為燒石摶土古人雖朴亦早剡車刳舟矣豈必盡以土為乎竊疑未確

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

復以招魂皐說文从白从本禮祝曰皋登曰奏故皐奏皆从本本進趣也周禮詔來瞽皐舞註皐告之也今俗皐乃隸書不可從凡肉未熟曰腥論語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是也陳註謂以生稻米為含不知何據苴藉也一本作組

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營即詩經之營之之營橧說文北地高樓無屋曰橧按橧樓今北方民居皆緣之橧桴重棼見張衡西京賦一本作曾又作增非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此臣僕二字之分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如春秋陳靈公飲於夏氏及齊莊公驟如崔氏之
禍恒于此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陳註謂明當作則不知所據按書黜陟幽明又視
遠惟明應讀作本字解不必迂其說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此類是也按

荀子仲尼篇能耐任之註忍也謂忍任其事也宋
祁漢書高帝紀註云古者能字皆作耐後世以三
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能熊屬
也凡能任之能皆當作耐若說文耏或从寸則髡
罪之耐也與此迥別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器車言出作車之器如木材之類馬圖即指龍馬
負圖也陳註引器為銀甕丹甑車為山車垂鉤又
引晉時恒山大樹自枝根下有璧七十圭七十三
又張掖郴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何其鑿也

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
陳氏謂龍之變化不測未必宮沼有之不以辭害
意可也按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
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此宮沼有之
證也古者天下有道則麟鳳龜龍見非異事也此
章言聖人體信達順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四靈畢
至又何以辭害意之有乎
禮器
五重八翣
重謂裀車上之飾也陳謂五重謂抗木與茵茵用

淺色緇布夾為之以茅秀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
中用絮然縮二橫三為一重按茵當作裀裀即褥
也褥字五經不見但見于疏翣陳氏此條下引見
檀弓註云以布衣木如攝與按鄭氏喪大記註云
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兩角高衣
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攝與者如漢時之扇
大路繁纓一就
陳註繁馬腹帶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
罽五色一帀曰就罽居例切音猘氂罽也爾雅註
毛氂所以為罽疏織毛為之若今毛氍毹也今騎

非於[illegible]亦以氂毛為之但散而不織名曰貼胸有品級意即古繁纓之遺意

樿杓

樿木名山海經風雨之山其木多椒樿柃杯杓也訓以樿為杓故云犧尊疏布鼏樿杓陳氏謂杓為沃盥之具殆因玉藻有櫛用樿櫛而誤也樿亦可為櫛

不麾蚤

麾與撝同言不指撝執事之人令其過早也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陶人為盆實二二鬴古以盆為量也缶謂之瓿小者謂之瓶

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言先習禮于頖宮惡池配林也惡一作虖山海經木馬之水東北注于虖池配當以配侑得名

樂有相步

瞽無目步必有相所謂相師之道也

割刀之用鸞刀之貴

言宗廟中以刀割牲而用鸞者取其刀環有鸞鈴其聲中節也此沉水句法非兩刀也

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

莞簟席也上莞下簟稾曰稈言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也說文穗去實曰鞂

內金至金次之

內者所以通上下之情次者不過通情不在金也郊特牲又言以鐘次之以金莫大於鐘也

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郊郊天也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大饗祫祭宗廟也則血與腥同時薦三獻祭社稷及五祀也則用爓爓沈肉於湯也名為三獻以禮皆三獻故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禮唯用孰肉故名一獻凡此凡由遠而近由尊而卑由重而輕凡薦獻皆謂薦稷稷曰明粢是也近而卑輕者饗味遠而尊重者饗氣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

饗禘俱在春食嘗俱在秋饗以恤孤子食以食耆老禴嘗俱祭宗廟按禮言陰陽之義也陰故不用樂陽故用樂凡聲陽也故不用樂按楚茨之詩所

以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也其二章曰以往烝嘗其六章曰樂具入奏朱註謂宗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廟而燕於寢此時旅酬燕毛之禮皆備則是食嘗未嘗無樂也文云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謂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也而詩既曰神具醉止又曰既醉既飽則又不專言食皆不可解陳氏謂此夏殷之禮周皆用之故有樂禮或然與

鼎俎奇而籩豆偶

凡數雙曰偶隻曰奇

旅幣無方

如禹貢所載是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庭燎設炬火於庭以照來朝之待漏也用百言桓公僭用天子之禮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肆夏見周禮九夏樂章名也其樂不可詳上言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其樂可知矣賓入門奏之惟諸侯得用趙武以大夫何得僭也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按三桓三家哀昭定之間僭妄極矣何能殺也疑言不能如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及殺慶父由三桓始方順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周之衰平王東遷禾黍離離之所由作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中朱衣大夫之僭禮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即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此言大夫僭禮即指管仲也不言管仲以昭昭在人

耳目也舊讀繡為綃故石梁王氏以為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綃按詩唐風素衣朱繡箋云繡當為綃韻補云讀如肖綃生白繒似縑而疏則如詩文亦可讀俏王氏殊失考言綃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也丹朱染繒為丹朱色也

諸侯不臣寓公

寓寄也凡寄寓他國皆為寓公此諸侯指其所寓之國之諸侯言寓公或有先為諸侯而失國寓此者不以為臣以其先為諸侯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此即論語鄉人儺裼儺傳說強鬼之名裼从示从易
按祭道上神曰裼
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猶山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
尸陳氏以為近于倡優所為按有主必有尸既言
主先嗇則必為尸矣不然知貓虎何物而曰迎若
神則祭之而已又何云迎乎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草木亦曰歸言歸生于林藪也上古祝辭如歌如
謠如此

羅氏致鹿與女
陳氏謂女為俘於亡國之女非也羅氏掌鳥獸之
官致鹿其職也不應有所俘亡國之女按上節言
諸侯貢屬焉則鹿與女皆諸侯所貢也故曰與女
謂與鳥獸咸貢者羅氏以之轉致於天子而子詔
客告于諸侯以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之言戒諸侯
也客即諸侯所遣介紹之客也如此方是
天子樹瓜華
爾雅瓜曰華之曲禮為國君者華之華字不應作
花蓏解按此節另為一章衍出於此陳註以為亦
令使者歸戒其君之語恐為天子不應自贊天子
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稼
齊一本作醮按齊即妻也者齊也之義稼當作嫁
古通用
夫也者夫也
下夫一本作傅按即夫也者扶也之義
舉斝角
斝音賈玉爵也周禮祼用斝彝黃彝黃彝即黃目
亦爵名也斝受六升兩柱交似禾稼故音同稼俗

作斚非角如今犀角杯之類卑者舉角受四升
内則
左佩紛帨
拭器巾曰紛粗布也拭手巾曰帨細布也即今手
巾也
刀礪
刀即今小刀礪即今磨石玉篇崦嵫山石可磨刀
小觿金燧
小觿小骨錐也今謂之解手言可以解結也金燧
取火於日周禮作鑒燧即金銅鏡也今人有用水

晶照日取火曰大晶

右佩玦捍

玦即詩童子佩韘之韘韘玦半環也即今之扳指成人所佩也捍今謂之韜子

管

陳注言筆彄其形制未聞按管籥也古與鑰通即月令愼管籥之管疑即今之鑰匙也作筆彄恐未確

遰

刀鞞也即今刀鞘也詩鞞琫容刀下曰鞞上曰琫

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

大觿木燧

解大結謂之大觿錐稍鈍木燧今謂鑽子用之穿物故曰鑽所謂槉梨曰鑽之也論語鑽燧改火即此天陰所用也按以上所佩十二物皆今人所佩其遺制也

屨著綦

朱子訓綦為鞋口帶按釋名鞋解也綦與絇同即今之鞵系子

箴管

箴與鍼同綴衣箴也今通謂之針管即鍼筒

線纊

線即綫縷也纊綿也

施縏袠

縏小囊也袠疏訓袠為刺言以針刺縏而為囊也按袠如書衣劒衣之類後漢楊厚傳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疑即今之縷箆

衿纓

衿衣小帶也纓系也曲禮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系束也與此所佩香纓不同香纓疑即今小袷囊

綦屨

女綦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為行戒與絇同疑今之套鞋按以上十二物今婦女皆用之

蕡

爾雅蕡藹註蕡麻子也按即胡麻膳夫經一名巨勝退皮九蒸九曝可煮粥陳註謂大麻子未見可食也

堇荁

堇葵也詩堇荼如飴是也廣雅夏荁秋堇滑如粉

枌榆

嵇康養生論食榆令人瞑古咲榆則眠不欲覺䏝
夫經云蕪荑乃沙塞之赤榆子也味辛椒之亞也
人榆曰粉莢謂之榆錢今北人炒而食之

敦牟卮匜

敦儀禮黍稷四敦皆蓋之敦牟齊人呼其釜之名
卮酒器也匜盥器以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糗餌粉酏

糗書峙乃糗粮擣穀為精也餌餅也糕也陳訓餈
非也餈以豆為粉糝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溲之
為餅也粉米粉也酏以黍為粥也即黍酏後為稻

粉稻溲之以為酏是也四物各不同陳皆訓為餈
餅誤也

稰穛

陳註熟穫曰稰生穫曰穛而說文又訓早取穀曰
穛未知孰是

黍稷

黍即今之高粱稷即今之粟穀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節言不可食者九也陳氏皆失註故補之雛鼈
伏乳之小鼈也國語路都父怒鼈小曰長而食之
是也狼其腸直故鳴則後竅皆沸其性貪戾有毒
狗腎性熱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尾者為牛尾狸
極肥人多糟為珍品正脊即為其陽在中也不利
人兔詩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尻髖也脊骨盡處尻
有九孔故不可食狐死首丘氣極驟烈腦頭髓也
食之令人腦漏爾雅魚腸謂之乙魚餒必自腸始
形屈如乙字醜臭也去其穢也陳氏訓醜為竅引
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按養生雜纂鼈有四目獨
目白目目陷凹赤足三足頭足不能縮腹下有小

字王字天字領下有軟骨如龜形皆不可食也

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
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此言不可食又有六也庮朽木臭也見周官內饔
註毳細毛也鬱蒸氣也漏疑即腦漏之漏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雞肝鴈腎鴇奥鹿
胃

此言不可食又有九也雛雞子也五指在内為一
握又六翮為一握不盈握言其小也翠如翠羽之
翠言尾有翠毛不可食鵠水鳥大於鴈羽毛白澤

翔極俗呼天鵝鴇青鴇其肉甚美可作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數鷸鴇别一種胖如脯而腥周禮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鵠毛有豹文又名獨豹無後趾陳註趾作指誤與烹和也荀子汁之傷人不若奥之是也陳氏謂奥為脾肶脾者背上兩膊間鵠至細微而言及脾所謂蟭螓巢於蚊睫無是理也胃釋文作膶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閣以度飲食五五重也左達右達言相通也

淳熬

此周禮八珍之一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曰熬持

沃以膏凝者曰脂澤者曰膏

淳母

此八珍之二與上所異者稻黍

炮

此八珍之三炮裹物燒也皽皮肉上之魄膜也

擣珍

此八珍之五擣手椎也脄背肉也楚辭敦脄血拇

脄或作脢釋文徐讀亡代反

漬

此八珍之六漬浸也醷音億濁漿也

為熬

此八珍之七異於淳熬者淳以膏澆之此則專肉於火上為之也

肝膋

此八珍之八幪之以其膋謂覆之而濡以膋膋腸脂也舉燋釋文作巨焦炬火也

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此即前粉酏之酏亦粥也以狼胸臆肉小切之糝入稻米粉之中而成粥也陳氏註此為粥而於粉

酏之酏則以為當作餈何前後矛盾也

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襡連要衣也今謂之纏要與前斂簟而襡義不同若此訓襡為韜藏則是藏器而藏之矣於文為不

傾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當夕自當云當夫之夕陳氏以為當妻之夕恐未

確

詩負之

詩者持之以手也儀禮作詩懷之

男髮為䰅[髫]女髮為鬌

陳氏引嚴氏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

囟俗作顖顖顱也一縱一横曰午今女剪髮留其

頂縱横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不如兩角相對

但縱横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又髻也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故也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奔釋文作街凡嫁娶而禮不備亦曰奔周禮仲春

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謂不必六禮備非淫奔也

玉藻

史定墨君定體

墨氣色下也周禮龜人各以方色與體辨之以決

其吉凶也左傳所謂國有墨及君無墨也陳註以

墨畫龜恐未確

大夫以魚須文竹

魚須又見左思吳都賦文竹竹之有文者以魚須

飾其是以為笏也劉昌宗文竹讀作珉竹亦通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王肅本二爵而言作一句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

言斯禮已作一句註云語必以禮三爵而油註云

悅敬貌無已字及下油字油一作由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此概言深衣之制其詳見深衣註訓袪袖口也蓋

袂口統名曰袪裳在前曰襟在後曰裾在旁曰衽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

陳註訓長中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著於內則曰

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

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所云練冠長衣以筮深

衣之純以素者也繼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幅繼續袂口而掩覆一尺也袷曲領也按後漢輿

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元絳緣領袖為中衣

絳袴袜漢書萬石君傳中帬若今中衣是中帬即

長中也在小衣之外祭服之襲衣也深衣乃大夫

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不得云與深衣同制

上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織繒也錦綺之屬不貳采猶云不二色

襲裘不入公門

陳註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既云裘之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按曲禮

疏襲衣即所謂中衣而陳註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以為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或葛或裘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袒而見衣謂之裼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註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為錦衣上服是裼衣上不復更有中衣也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襲衣也中衣但得裼襲衣不得襲裼衣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率繂同紼也無箴功所謂裁縫滅盡鍼線跡也

瓜祭上環

削瓜似環也上環近蒂處也

親癠

癠有才詣前西二切方氏謂人氣體和則齊不和則害於齊故病謂癠應从前西切

端行頤霤如矢

霤堂前承霤屋水所流也釋文頤或為䨨音追亦音夷

禮記補註卷二

禮記補註卷三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明堂位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昧取闇其冥昧之義任者取縻以恩信之義

復廟重檐刮楹達鄉

屋亦謂之廟復廟重屋也檐俗作簷所以蔽風雨俗稱捲棚刮楹摩刮其柱也達鄉言窗牖皆向明使通達也陳氏以為四戶八窗相對故云達鄉似鑿

俎用梡嶡

有脚曰梡脚中央橫木曰嶡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中庸陳其宗器比之類也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鐘周禮皆作鍾古字通用其實鍾酒器六斗四斛為鍾鐘樂器也二字不同垂作鍾無句作磬見世本無句即叔名也女媧說文古神聖女也始制笙

喪服小記

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至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陳註謂别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别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别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别於不仕者皆稱别子也為祖者别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别為宗者别子之後世以適長子繼别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别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又註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明其宗有在也又註下文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言未仕者意以士止為小宗不得為大宗以士無祖廟也按荀子士有常宗楊倞註繼别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為大宗矣即以本記言之士攝大夫牲宗子其義可知矣又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言庶子不得祭此二者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己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己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考鄭氏註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孔氏疏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又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曰孝子某薦其常事註言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又曾子問曰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註言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及介子某而已據此是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

廟而為宗子者矣大若謂有祖廟乃得為大宗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止為小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為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宗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為大宗乎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昭穆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陳註引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廟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祔之耳按所謂不得祔者祔於先君之廟也為壇以祔之說經無明文見於漢唐諸疏此節專言祔廟言妾死則祔於祖

之妾廟也禮祖廟三昭三穆惟廟有昭穆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言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以昭穆之次不同列也雜記所謂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是也廟中尚有昭穆之妾何云無廟亟不言壇壇則有何昭穆之有不世祭謂子因祭之至子之子乃其妾祖姑祭之亦可不必世世祭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如宗子是也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今婦人書皆言某氏禮言婦人如不知姓又買妾不知其姓蓋殷以前六世則相為昏周以後即不然也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干者從下而上之義陳註謂大夫三廟士

二廟二廟不敢私自舉行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殊未明晰

殊徽號

徽號之所始所以殊其旗之名非殊其旗之色也

徽一本作禕見釋文

服術有六

言服之法有六也六曰從服而從服又有六鄭疏謂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按其一乃屬從其二為徒從鄭誤也

少儀

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馬資如今云路費
執箕膺擖
陳註擖箕舌也謂今之箕口氾埽即洒埽言延漫其水以埽之也註訓廣埽未確
不擢馬
馬投壺之算今謂之籌馬以象牙雜骨及竹木為之擢取也言三馬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應取彼一馬以足巳三馬不擢不敢取尊者之馬也

刀卻刃授穎
按陳氏一訓穎為警枕一訓穎為刀鐶同一穎而兩訓非也穎即史記脫穎而出之穎錐柄也字从木不从禾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
凡腹之下肥曰腴腴魚腹也
君子不食圂腴
犬豕腸有似人穢故不食
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本末謂顛與頭須也葱薤可以止卧故君子食之

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
菹酢菜也生釀之使阻于寒温之間不得爛也野豕山豬也軒音憲切肉大如藿葉曰軒聶與牒同薄切肉也不切報切也麕麞也麕牡麌牝麜其子肉可為脯辟雞膾名宛脾即脾析牛百葉也見周官醢人釋文徐讀蒲佳反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臑亦作胹楚辭肥牛之腱臑若芳些是也陳註訓

臂腳則臂又何訓或止訓腳則臑說文止訓臂又難解也今人謂一枚為一箇箇字五經中始見此
馬不常秣
常嘗也古通用
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古今注塾之為言熟也詳熟所學之事也在巷門之側孟子庠者養也養育人材也術有序陳氏註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卿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按周禮

卿大夫宂無此文陳氏誤記也術業也儒行營道
同術是也管子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左
思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是也本與遂通周
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不當訓州亦陳氏誤記序
學也學長幼之序也古者東西牆謂之序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比年每一年也中年中隔一年也今謂入學為入
庠考校為考試是也
夏楚二物
陳氏訓夏榎也按夏楚作榎楚皆俗字榎同檟楸

木也按詩大雅不長夏以華王博士云夏用木革
用皮皆鞭朴之用則夏不論何木皆可為之詩言
刈其楚即杜荆也多產楚地故名古者刑杖以荆
故字从刑其生成叢而疎爽故又謂之楚楚
呻其佔畢
呻莊子所謂呻吟裘氏之地之呻也呻一本作慕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冶與裘弓與箕絕不相謀也而相悟言學者貫於
善悟也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
陳註成方猶言成曲調也竟以樂府曲調為樂非
方比也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也故下云
比音而樂之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是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陳註引方氏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
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按此但泛言不知音
之人近於禽獸即曲禮以自别於禽獸之謂不必
如此怗滯說也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疏越即清越以長註謂越為瑟底孔未聞三歎即
詠歎之歎訓作三歎息非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
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以敬四海之内
禮毋不敬言一以敬行於四海之内也應氏以四
海之内揔在合字上非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謂舞也綴表也兆行列也表其行列也即後治民
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樂必

有舞故亦曰樂之文
春作夏長至制禮以配地
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春作夏長為仁樂近之秋斂冬藏為義禮近之乾主春夏故樂以應天坤主秋冬故禮以配地如此解較直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夔始制樂一句以賞諸侯一句言樂始於夔而諸

侯有德者賞之以樂王氏謂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謬也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引聞謚以比觀舞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百拜甚言其多非真有百拜也
寬裕肉好
肉言音之洪美也又見史記樂書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
土敝惡土也水煩熱水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成文成五行之色也從律從八卦之風也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
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據此則俳優雜戲蓋古有之矣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
薊一作續祝一作鑄未及下車而封及下車而封甚言急於解散紂虐之意非有先後也
名之曰建櫜
建應作鍵鍵以韜弓櫜以受箭左傳右屬櫜鞬是

也讀建為鍵訓作鎖非是
倨中矩句中鉤
矩之直者曰倨折而衡者曰句磬有倨句戈亦有倨句詳周禮冬官考工記陳氏謂倨為微曲句為甚曲非也
雜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陳註三年喪練後升數與大功同故名功衰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及父皆庶人不得立

祖廟故曾祖之妾孫爲之立壇而附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附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與按此乃孔氏疏按疏有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祖立廟語尤爲詳而未引其名氏乃陳氏摘入也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奧處故曰陰童甫字也未成人則不稱名不以廟名也

狄稅素沙

揄狄即揺翟畫雉以爲文章內司服六服之一也素沙今之白縳也周禮內司服素沙以白縳爲裏使之章顯今世有紗穀者出於此言自揺翟至稅衣皆用白縳爲裏也白縳陳氏以爲白絹沙即紗

疏布輤四面有章

疏布麤布也輤載柩車蓋也殯謂之輤葬謂之㮞大牛車爲㮞葬車亦謂之㮞章音障言四面有障布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

暢鬱也椈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擣鬱見埤雅枇與朼同即匕也所以載牲體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

陳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服也註言今之喪既服潁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按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潁以前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潁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玩上節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可見未沒喪謂在大祥後小祥前也謂不得服祥以母未葬祥祭用吉服也潁音褧似苧可績爲麻無葛之地即用潁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逸民此又有大連亦如叔齊之有伯夷也言東夷之人而能如是也

見似瞿瞿聞名心瞿

似似父貌也名似父名也免喪之禮容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鬵在刋切孔寵也不音鬵甑鬵之鬵當覆尸巾而對
口鬵一孔寵以含飯也記士僭大夫飯含之禮由
此始

無鹽酪不能食

酪陳氏引說文以為乳漿按禮運以為醴酪酪蒸
釀之以為酢截漢食貨志殺民煮木為酪如淳曰
作杏酪之屬也言功衰乃末服可用杏酪也今猶
用之杏酪可卒辦乳酪不可卒辦也

曽中問於曽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陳註所謂哭而不偯雜記云童子哭而不偯言未
能成聲直遂其哀而已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書

士喪禮儀禮篇名據此則儀禮在諸禮之前為孔
子所授書矣論語孔子不見孺悲又何也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

言不為救火而來者不拜也此應是論語孔子退
朝時事

成廟則釁之

此下刲羊割雞皆釁廟之禮也衈耳旁毛也音二

喪大記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論語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是也手與守義相
近

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狄即翟也祭統翟人樂吏之賤者也即此

浴水用盆沃水用枓

枓㪷水器也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
主㪷音拘挹也

朝一溢米暮一溢米

孔叢子兩手曰掬一手曰溢

甸人取所徹之西北扉薪用爨之

古人於死者正寢亦謂之廟扉西北隅幽隱處也

陳氏引舊說扉是屋簷非

小臣爪手翦須

周禮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註爪手足甲也按爪古作叉本為抓爪之爪
非手足甲也此言爪言去其手之爪也義各不同

用牛骨鑷

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50版反内

陳註鍇為釘按說文鍇可以綴物者言大夫用元
綠貼棺以牛骨綴之也君用朱綠雜金鍇亦同石
梁王謂用牛骨為釘不可從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
鬊古文作巛翦餘髮也綠與角通棺內角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四種二筐加魚腊
焉
註熬以火爛穀令熟爛俗作炒種分黍稷稻粱以
次遞減故曰四三二棺內用熬及魚腊陳氏謂使
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故梁王氏謂不可從按

古人制禮之意殆以食死者恐鬼其餒而也若謂
食蚍蜉豈不思反招蚍蜉之食尸乎愚竊有疑
素錦褚加僞荒
榔車上覆曰荒荒下用屋曰褚僞與帷通用
魚躍拂池
註訓為銅魚疑雉幡下所懸如龍帷三池然車行
則動搖而拂棺上之竹籠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至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
陳氏云此章二輴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輇船音然
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
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
音君葬用輴音春同一輴字而作兩音向竊疑之
考輴與軝同不與輇同輇與輲諸書多混纏眯目
今辨之輇音船說文蕃車下庳輪也一云無輻車
也斫直木為之輲音湍有輻者別用木為之輲是
也無輻者合大木為之輇是也輲可載柩雜記載
以輲車是也輇不可載柩止可約軝集韻車約軝
是也軝亦音椿周禮孤乘夏一曰下棺車說文約
軝約謂刻飾之也今軝本作篆謂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引作夏軝音不同而義同古字或通用也然

則輴當作軝明矣鄭氏謂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
以為聲之誤也註又謂國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
國亦非國者言一國所用之車也自應从王氏讀
如字碑即檀弓豐碑桓楹也註用大木為碑空其
中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
一頭遶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
以漸却行而下棺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通曰
碑桓郵亭表如今橋旁表柱也
君裹椁虞筐大夫不裹椁士不虞筐
陳氏云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按虞安

也即儀禮士虞禮之虞也筐即前四種八筐言君則椁棺内俱安四種八筐大夫則棺内安三種六筐椁外亦安之不于椁裹也士則止于棺内安二種四筐外則不虞筐也如此解似近之陳氏于筐止註置之棺旁不表内外且云筐同異未聞故于此宜不錄也

祭法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註宗皆當為禜字之誤按左傳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壇域也設緜絕為營域以禳之是除去凶災之祭也陳氏謂宗之為言尊也未合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鬼精魂所歸也人死始化為鬼既生魄又生魂魄人陰神魂人陽神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居滿百家得立社為衆特置故置社按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杜預註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孔穎達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為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為中門内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中中門之内可知今陳註所引以為大社在庫門之内右國社在公宮之右又云王社所在書傳無文皆未詳悉

泰厲　公厲　族厲

周禮司厲註犯政為惡曰厲泰大也公諸侯之公也族大夫之族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

厲左傳作列

祭義

風戾以食之

今人呼為風乾是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

單盡也方氏云三月非歲盡之時然蠶成之時若孟夏稱麥秋按今俗有雙月單月之稱則疑以三月為單月也

祭統

舞莫重於武宿夜

疏云皇氏云師說詩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陳氏以、二代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按宿夜二字不連上應句上祭有三重言之言宿夙也又肅戒也言當給事先於夙夜告戒之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

畀使也畀及賤者祭以有事為榮也

草艾則墨

墨五刑之一鑿其額涅以墨書言草而刈之則以墨也

公曰叔舅

按孔悝於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也今反謂舅是古人稱甥亦謂之舅也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亦一證也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經解

故詩之失誣 至 春秋之失亂

石梁王氏謂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豈遽以此教人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疑非孔子之言非也詩與書樂易禮春秋皆古有此書孔子因病其愚誣奢賊煩亂之失故刪詩肯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如今所傳雖經秦火非其全然聖人所作與天地並行非秦火能

燼流傳異聞則有之未必皆出漢儒手也石梁皆疑非孔子之言誤矣若今所傳五經但失樂而已此皆經孔子所作自無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若孔子以前已有六經非有此失孔子何必重加釐訂乎王氏以春秋易未出而孔子非之謬矣

差若豪氂繆以千里

氂古與釐通十絲曰毫十毫曰氂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

鄭謂算其三月五月期年三年之期也一本此下

無備其鼎俎四字

午其衆以伐有道

午交橫貌猶言分布也故一縱一橫曰旁午謂率其衆縱橫以伐有道之國也陳謂與迕同爲違逆衆心近迕

仲尼燕居

倀倀乎其何之

倀狂行不知所如也

非燭何見

古無蠟燭凡言燭皆火炬也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夔以樂稱遂爲樂所掩非真不達禮也

孔子閒居

聖敬日齊

齊亦作躋

神氣風霆

四字疑衍

負牆而立

負牆以背貼牆猶面牆以面向牆也

坊記 以下表記緇衣三篇如出一手皆子許東川子之言三子而坊記皆作子云曰句亦

竹竿川游不懷如此辭同且中有子曰下又引論語王氏以為非孔子之言是也此三篇必出一人之手所成而小戴采入之如采呂不韋月令是也坊取譬則坊身之坊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此逸詩句也盍旦月令作鶡旦因求旦之聲得名亦作曷旦又作鶡鴠鴠音侃

履無咎言

詩作體言所履無咎亦通

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戲即今之戲矣老萊斑衣之舞是也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鄭云陽侯繆侯兩君之謚其國未聞石梁王氏謂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弒君按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註陽國名也或為陽侯溺水為海神故云陽侯之波繆未詳此章言男女不交爵下言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者兩君相見之禮也其事必起於大饗之交爵矣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易今本無凶字

寡婦不夜哭

為其近於有所思也

壻親迎見於舅姑

據此則男子亦謂妻之父曰舅姑成氏云但加外字不必也

表記 取第十章仁者天下之表以為篇名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明黃道周謂取于八尺之表皆非也篇內稱子言之者八子曰四十有五此上原本有中庸二十一章今取入四書篇內、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

言盍不歸乎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可也註引潛雖伏矣未確

無能胥以寧

書作罔克胥匡以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望大利小利謂行其言則有益於天下有益於一國非謂大祿小祿也呂氏註謂大小祿非也入一本俱作人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枝葉言暢達其所行也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淡即水甘即醴水惟淡故味不壞醴惟甘故味壞

緇衣 取第二章好賢如緇衣之緇衣以為名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絲緒也綸網也綍引也此言由小而引大也註引棺大索以解綍字此擬失倫

茍民匪用命

命書作靈

有梏德行

梏詩作覺

尹吉曰惟君躬先見於西夏

吉古文告字之誤篇內二見皆作告尹誥也天當

為先字之誤見一作敗邑一作予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緇衣音義云此亦逸詩也上五句今詩無此謌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按上五句或孔子刪之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書序作牙牙雅假借字也夏日周書無日字鄭氏謂資當為至按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陳氏謂鄭不取書文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是也

茍有車必見其軾茍有衣必見其敝

大學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

此句鄭氏謂古文為割申勸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文王之德三本互異古文宜從之按割申勸古文篆字似周田觀

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

論語作不可以作巫醫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

敬事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按此文與今商書煩簡大異首句無字書作罔此句下書有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下二句同但事煩書作禮煩此必記者引書有誤如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文義方順今作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幾不成語毋論純作醇既曰純矣而又云不敬此誠何解意者民立三句乃古之逸書與

恆其德偵
偵易作貞
奔喪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見星猶戴星也言天未明有星而行天既昏有星而舍今俗云兩頭黑言心忙意亂故夜行也
襲免經于序東
此父喪同但加免少絞帶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遶於髻也此適子之禮

相者告事畢
相者如今稱禮生檀弓杜橋之喪宮中無相以沽也言不立相侍故譏其粗畧沽音古粗也
所識於野張帷
所識即今言一面之識於朋友較輕則張帷哭之而已
問喪以下問喪閒傳三年問三篇皆小戴為經作傳故用傳曰又名閒傳皆至情至理之文
雞斯徒跣
此雞斯乃笄纚聲之誤也與犬戎雞斯馬讀本字不同言孝子先去冠露首也徒跣不著屨露足也
傷腎乾肝焦肺
腎水藏也故曰傷肝木藏也故曰乾肺金藏也故曰焦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
袒肉袒也婦人不肉袒固也何以記按釋名袒汗衣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古人衣制詳於外而畧於內意袒即見汗衣之謂非露肉體也不宜袒謂婦人不宜見汗衣也未知是否爵雀也小跳也如壞

牆然此發胸擊心之聲也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頭無髮曰禿足偏廢曰跛身不仰曰傴三者非不使備禮不能備禮也註家謂憎其醜則然禿傴跛豈遂不在人類乎
服問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大也恐其嫡女君故云大姑註作皇為君則是有天下之稱大於帝矣稱妾為皇姑又何以處姑乎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言麻帶不必斷本可以留為練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言五刑準五服之制也按辠正字秦始皇以其似
皇字改為罪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閒傳此應併入服問而另列篇者以在喪服輕重之閒今作閒
陳註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按紡絲而織為紗
輕為紗重為縠紗以名絲不以名麻
輕者包重者特

輕謂齊衰重謂斬衰包兼服特獨服
三年問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啁噍鳥聲也音朝道
若駟之過隙
駟與駒同
深衣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陳註引楊云說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
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
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
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
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續謂連裳旁兩幅又引
衣圖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為續
衽覆縫為鉤邊要縫半下以為衣玉藻縫齊倍要
是也按說文衽衣衿也衿即襟衣以裳之前為襟
而旁為衽說文以衣襟為衽則不獨裳為衽矣又
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李巡曰衽者裳
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
褸謂之衽註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又

云或曰衽裳際也則是兩旁矣又劉熙釋名云襟
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
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謂裳前
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
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
益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也
今云皆名為衽殆不深考玉藻衽當旁之義以啟
後人聚訟特詳辨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節不言尺寸皆以人身之長短而言也故就肘
脾脇骨分之以尺寸古今有異而人則大小長短
可稱體裁衣也袼一作胳腋下也肘或作腕手腕
也肘手腕動脉處也故言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人身備四時之氣故象四時為之袂袪口也袷曲
領也玉藻袷二寸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是也縫
在背故謂之負下齊裳下邊也取其齊故曰齊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註緣緆也在幅曰縟在下曰緆方氏慤曰衰口謂
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廣寸半袂
也緣也邊也三事也而皆用純純衣之緣也

投壺 古禮雖不可考而投壺則今猶存觀此篇可見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矢用柘與棘不去皮中謂刻木如兕鹿而伏背上
立圜圈以勝算也士鹿中大夫兕中壺之制見後
段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
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

某有枉矢哨壺

矢言不直壺言口顙皆主人謙詞也

順投為入

矢本先入為入謂之順矢末先入則逆也不釋算
猶言不上算

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算謂之馬馬所以習武故為此後人打馬圖本此
從從其手以取之不言奪示讓也慶賀也不勝者
罰爵勝者正爵

二算為純

此句又見儀禮鄉射禮言八算得二算為全也

請奏貍首

射義貍者樂會也貍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射
義所引曾孫侯氏八句疑皆貍首詩也

賜灌

今人謂虐飲者曰灌不勝當罰故言賜灌勝當敬
故言敬養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言因人數多少如客四主亦四是也前言東面執
八算與則其全數也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
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

矢雖有長短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是室中去
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有室堂庭
之分者以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
各向明而投也舊註在司射進度壺下今移於此
段

毋踰言若是者浮

踰一作遙浮一作匏以浮為匏見淮南子註按浮
罰也爵名也出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
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即此浮也

魯鼓薛鼓

投壺有命弦之禮故記者附圖鼓於魯薛令弟子
辭之後帝嚳令人造鼓鼙之樂鄭氏謂○者擊鼙
囗者擊鼓是也

儒行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韞匱而藏以待價不自衒也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按下二句應承上言讓陳氏註以容貌言

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不爭見愛其身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非但恕也

多文以為富

文文籍也即今經籍文字

鷙蟲攫搏

凡鳥之勇獸之鷙者皆曰鷙月令鷹隼蚤鷙曲禮
前有鷙獸是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城上守禦望樓亦曰櫓

蓽門圭窬

窬應作竇窬穿牆為戶如圭故云圭

雖分國如錙銖

言夷然不屑如錙銖之不足較也此言夸大石梁
王氏謂儒行為戰國之士所言此類是也

不敢以儒為戲

戲玩弄也言不敢玩弄儒也

冠義　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不載

筮日筮賓

內卦為巳身外卦為他人冠成人之始為巳身故
用筮不用卜

昏義

御輪三周

二周三匝也
以著代也
言將家事使主代於外婦代於內故於親迎也父
親醮子而命之也其執見也舅姑共饗婦甚重之
也代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重之甚
矣昏禮之大也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所謂家教也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
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也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也治
國陽事也齊家陰事也蕩洗其無道之行如親小
人遠君子之類是也
鄉飲酒義
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三光即心辰伐辰北辰三辰也月之輪廓無光之
處名曰魄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
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
將墜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明讓則魄見不讓則

不見故也晦月盡也月光如灰故曰晦朔一月始
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月之始日謂之朔書上日
即朔日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四面指東南西北言象四時東方者春南方者夏
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故也
烹狗於東方
東方生氣也順生氣以養賓也古人多用食狗見
於內則取義如此今人以狗有功於人多不入食
較古為是

射義
諸侯以貍首為節
註云曾孫侯氏是也呂氏引原壤歌非詩見下節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此貍首詩也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則安則譽也
射者各射己之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陳氏註鵠小鳥難中故以中
為儁未聞

弧蓬矢六
以桑為弧以蓬為矢六者六矢也以之射天地四方故用六弧則一也

燕義

庶子官職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
庶子見周禮夏官諸子職掌其戒令以下十九句皆周禮文記者引之也

再拜稽首
稽古本作䭲

聘義

米三十乘禾三十車
來車也

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此言聘射之禮故兼射言之射禮諸侯先行燕禮大夫先行鄉飲酒之禮故有之聘則聘享請覿後有酌醴禮賓事不至飢渴也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勝一本作陣

君子比德於玉焉
比德於玉謂如詩溫其如玉如圭如璧之類陳氏謂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禮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拜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則單以器言非君子之比德也

喪服四制四制即篇中恩制義制節制權制也

毀不滅性

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也即禮所謂毀瘠不形毀不危身也

苴衰不補墳墓不培
麻之有子者為苴苴絰與苴杖皆斬衰之服所謂苴惡貌也言聽其如苴之黎黑故不補邱壠一成不再加土古不脩墓故也

或曰擔主或曰輔病
擔扶也輔佐也言杖所以為爵而設無爵而用杖必假主與病之名乃可也

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至善之故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高宗事見於禮記者三檀弓坊記及此與論語各不同而三年不言言乃讙則一論語則止有三年不言一句讙謂一言而人心讙悅是未嘗不言也此言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是但言之不文非不言也皆於論語有異而此段言高宗諒闇之事而明其謚法之所由尤詳諒作梁闇作廬謂有楣梁之廬也然而言不文者謂言而已無詔誥之文詞於臣下也

禮記集解

同治甲子八月獨山莫友芝檢

咸豐庚申瑞安孫氏盤谷艸堂開雕

東甌梅師古齋刻字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据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鋟版而未果咸豐癸丑鏘鳴自粤右歸被

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讐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

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淸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撮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已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簀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淸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

族子鏘鳴謹序

禮記卷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一（別錄屬制度）

曲禮者古禮篇之名禮記多以簡端之語名篇此篇名曲禮者以篇首引之也鄭氏謂篇中記五禮之事故名曲禮非是此篇所記多禮文之細微曲折而上篇尤致詳於言語飲食灑埽應對進退之法蓋將使學者謹乎其外以致養乎其內循乎其末以漸及乎其本故朱子謂爲小學之支與流裔而首篇毋不敬之一言則尤貫徹乎精粗內外而小學大學皆當以此爲本者也篇分上下者以簡策重大故也後凡分上下篇者放此○朱子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卽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爲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栝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儀禮一經禮二禮儀三）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今儀禮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藍田呂氏之說石林葉氏辨吉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而亦云經禮其常曲禮其變）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愚謂經禮曲禮之說朱子之所辨論者至矣蓋經禮卽儀禮也曲禮則經禮中之儀文曲折如冠禮之三加昏禮之六禮士相見之授贄反見還贄鄉飲酒禮之獻賓獻介獻衆賓之類皆是曲禮之合卽爲經禮經禮之分卽爲曲禮曲禮之所以爲三千者蓋據經禮三百而以相十之數言之而非別有曲禮之書至於三千篇之多也至禮記中所載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與夫管子書之弟子職或詳其儀文或記其名物（則）皆周末儒者各以其所傳習者記之而可補禮經之所未詳者也若此篇所引之曲禮則別爲古禮篇之名非禮器所言之曲禮蓋曲禮三千卽儀禮中之曲折而此所引毋不敬以下其文與儀禮不類也而此篇之爲曲禮則特以篇首引曲禮而名之不可謂此篇皆曲禮之言猶檀弓首章載檀弓事而名爲

檀弓不可以檀弓一篇皆爲檀弓一人之事也蓋此篇所言多雜見於他書如坐如尸立如齊見於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不登高不苟訾不苟笑見於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天子曰崩至庶人曰死見大戴禮四代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戸視必下見列女傳及韓詩外傳雖其與諸書所出未知孰爲先後然其言君子抱孫不抱子別引禮曰而前有車騎又爲戰國時語事君三諫不從則去天子未除喪稱名諸侯失地名之類又皆春秋公羊之說知此非曲禮之完篇明矣然則曲禮有三一爲儀禮中之曲折一則古禮篇之曲禮一則禮記中之曲禮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釋文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按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思如字徐息嗣反○音義並用釋文有不同者及疏音者別出於下

鄭氏曰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孔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形狀必端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愚謂人之治其身心莫切乎敬自不睹不聞以至於應事接物無一時一事之可以不主乎此也儼若思謂容貌端嚴儼然若有所思也安者氣之和定者理之確人能事無不敬而謹於言貌如此則其效至於安民也論語言脩己以敬而能安人安百姓即此意也○范氏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釋文敖五報反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喩從足用反樂舊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

矜己淩物謂之敖敖者德之凶欲者情之私志滿則招損樂極則必淫四者皆害於性情學問之大者克己者之所當力戒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愚謂

狎謂所親習之人畏謂德位之可嚴憚者安安謂心安於所安凡身之所習事之所便者皆是也狎而敬之則無玩人喪德之失畏而愛之則有事賢友仁之益財物之積聚而能散以與人則不至於專利而害義心安於所安而能遷以從善則不至於懷安而溺志六者皆脩身進德之事惟賢者爲能行此而學者之所當自勉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釋文難乃旦反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

鄭氏曰毋苟得爲傷廉也毋苟免爲傷義也毋求多爲傷乎也愚謂很者血氣之爭毋求勝爲其傷和而且將有忘身及親之禍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之終不然則傷知直

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孔氏曰彼已俱疑而來問已已亦疑則毋得成之已若不疑仍須謙退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已有此義也朱子曰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愚謂據而有之若子游以禮許人是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釋文夫方于反丈夫也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今按夫當音扶發語辭舊讀爲丈夫之夫非是

鄭氏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所在坐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磬折屈身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

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齊爲法愚謂齊鄭氏以祭時言孔氏以祭前言祭時有立無坐故立言如齊註說爲長又註以磬且聽言如齊葢謂祭祀之時主人磬折致恭而僾見愾聞如將受命然也疏引士虞禮祝闔戶如食間以釋註義亦非是尸之坐齊之立因事而致其敬者也君子之坐立常如此則整齊嚴肅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葢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删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釋文使色吏反

鄭氏曰事不可常也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受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葢得此意愚謂禮之爲體固有一定然事變不一禮俗不同故或權乎一時之宜或隨乎他國之俗又有貴乎變而通之者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釋文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或作疏別彼列反

孔氏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

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是也曾子襲裘而弔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畧之愚謂彼此相淆謂之嫌是非相似謂之疑四者所該甚廣孔氏各舉喪禮一端以言之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釋文說音悅又始悅反辭本又作詞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

鄭氏曰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辭費爲傷信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於人也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不好狎爲傷敬也孔氏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

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不踰越節度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朱子曰狎謂親褻愚謂禮主於恭敬退讓踰節則上僭侵侮則不讓好狎則不敬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本也禮爲之文飾耳孔氏曰禮以忠信仁義爲本禮爲文飾忠信之行脩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爲本也愚謂脩身踐言脩身以踐其所言也行顧言則行無不脩矣言顧行則言皆合道矣人之言行篤實乃行禮之本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釋文取於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己○今按二取字並如字

鄭氏曰禮不往教尊道藝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聞取於人故有來學不聞取人故無往教愚謂君子有教無類然必彼有求道之心而後我之教有所施若往而教之則道不尊而教不行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劉氏彝曰仁也義也知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事爲之物物爲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質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行此禮之所以爲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愚謂仁義禮知之爲人所由謂之道仁義禮知之有得於身謂之德仁義與禮雖同出於性然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細微曲折之間參差等級之度莫不有一定之矩矱故道非禮則無以爲率由之準德非禮則無以爲持守之實仁非禮則無以酌施恩厚薄之等義非禮則無以得因事裁制之宜是四者非禮則不能成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黃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傚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謂訓愚謂禮者經緯萬端事爲之制曲爲之坊故教訓以正民俗而苟不以禮則闕畧而不備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釋文辨皮勉反徐方勉反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孔氏曰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公卿大夫列位於上士列位於下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愚謂大功以上謂之昆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不言昆弟而言兄弟者舉疏以包親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釋註學或爲[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此注爲見他本也後放此

鄭氏曰宦仕也孔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識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愚謂宦謂已仕而學者學謂未仕而學者故學記云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王制云六十不親學明未六十雖已仕猶親學也宦學皆有師然非事之以禮則學者怠教

者倦而師弟之情不親矣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釋文朝直遥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

鄭氏曰班次也涖臨也孔氏曰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事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愚謂四者之事必以禮肅之不然則上慢下怠而徒為文具矣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釋文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

孔氏曰周禮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吳氏澄曰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釋文撙祖本反

鄭氏曰撙趨也何氏允曰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孔氏曰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又康成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稱君子以正之撙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應進而卻曰退應受而辭曰讓愚謂君子以德言之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荀子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楊倞註曰撙抑也漢書王吉傳伏軾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楊雄賦曰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亦是相迫促之意鄭氏訓為趨當讀為趨數煩志之趨疏以趨向之義解之非矣有所抑而不敢肆謂之撙有所制而不敢過謂之節恭敬所以盡禮之實撙節所以約禮之用退讓所以達禮之文凡事不可以無禮故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禮主其誠故也○凡君子有專以德言者鄭註鄉飲酒禮云君子國中有德者此篇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皆此義也有兼德與位言之者鄭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又註士相見禮云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此篇屢言侍坐於君子皆此義也又有專以人君言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釋文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毋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今經文俱孔疏本陸氏本經文與孔間有不同故此經鸚鵡字釋文作嬰毋後放此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孔氏曰爾雅云猩猩小而

好啼郭璞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如兒啼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禽猩猩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須圍守乃獲也通而言之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而名禽也愚謂鸚鵡猩猩能言而不離乎禽獸者以其無禮故也人而無禮則與禽獸無以別矣共也麀牝獸也父子共麀言其無別之甚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是故

石經作是以

呂氏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葢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之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釋文大音泰施始豉反

鄭氏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三王之世禮始與焉愚謂大上上古之時其次謂後王也施德於人謂之施答人之施謂之報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但上古之時人心淳樸而禮制未備惟貴施德於人而不必相報然施之有報乃理之當然而情之不可以已者故後王有作制爲交際往來之禮稱情立文而禮制於是大備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所以治人情脩仁義尚辭讓去爭奪故人必有禮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不危者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鄭氏曰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愚謂恭敬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故雖負販者必有所尊而況於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懾猶怯惑馬氏晞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怯懾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釋文冠古亂反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日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本或作八十日耋九十日耄施後人妄加之○期朱子讀居宜反○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作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愚謂鄭氏解幼學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則本於幼字讀斷孔疏以幼學弱冠等相連解之失鄭氏之意矣

鄭氏曰十年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曰室艾老也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悼憐愛也不加刑愛幼而尊老頤養也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三月爲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學就業也二十成人始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三十而立氣血已定故曰壯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含妾媵也三十九以前通名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五十堪爲大夫大夫得專治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耆至也至老境也六十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至老境而未全七十全至老境故曰老也既老則

傳授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案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惟云宗子者庶子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傳者上受祖父之重下傳子孫所傳家事祭祀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故序卦註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註云不齊則不祭也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悼者幼無識慮耄者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鄭註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呂氏大臨曰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治官府之大事

也材可用則使之仕德成則命爲大夫非無蚤成夙知之才也蓋養天下之材至於成就而後用之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方氏慤曰人生以百年爲期故百年以期名之朱子曰期與朞字同論語期可已矣周匝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謂當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愚謂傳者喪服傳所謂傳重也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宗子七十主祭故鄭氏謂七十使子孫視滌濯而祭猶親之也○戴氏溪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

必有定向矣愚謂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亦制爲大限如此耳喪服有爲夫姊之長殤又有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大夫士之冠昏未必皆至於二十三十而材德秀異者其爲士大夫亦有不待乎四十五十者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鄭氏曰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劉氏敞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君雖留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亦不强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已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鄭氏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孔氏曰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熊氏云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愚謂賜之几使於朝中治事之所憑之以爲安也賜之杖使於入朝之時持之以自扶也几杖不入君門君賜之則得以入朝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鄭氏曰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孔氏曰註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是上大夫於已君自稱爲下臣下大夫於已君稱名此旣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旣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愚謂臣於君無不稱名者玉藻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者謂上大夫自稱曰下臣某下大夫直稱名而已此老臣稱於他國曰老夫而於其國尚稱名與平日同不敢自尊異也疏說非是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孔氏曰鄰國來問君必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君之問也愚謂明習於國家之舊典故事而使四方之國有所取正焉此老成人之所以可貴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釋文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謙不敏如曾子之爲孔氏曰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已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之陳氏祥道曰辭者無所受於已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率爾而對非所謂讓也呂氏祖謙曰古者弟子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弟讓之心也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釋文凊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

鄭氏曰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孔氏曰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是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方氏慤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呂氏大臨曰內則父母將衽奉席請何趾此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問衣燠寒此晨省之事也朱子曰溫凊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隨處省察其或溫或凊之宜也

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醜衆也夷猶儕也孔氏曰醜夷皆等類之名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忘身及親故戒之呂氏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愚謂此爲少者設戒故但言在醜夷不爭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孔氏曰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

者三命受位卽受車馬所以許受三命不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祖父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明非惟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呂氏大臨曰事宗子者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朱子曰按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愚謂車馬衣服所以賜有功也三賜不及車馬者賜物車馬爲重雖有三命之尊猶不敢及於此也不及以心言非以事言注疏之說已得之而呂氏得其比例之確朱子盡其情事之詳二說參觀之其義乃備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釋文僚本又作寮弟大計反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孔氏曰慈者篤愛之心兄弟內外通稱親疏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孝子能接同官不敢踰越等級故稱其事長之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見其仁恩而稱之交遊汎交也交遊本貧信合故稱其信呂氏大臨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者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孔氏曰自上詣下曰見 如字 自下朝上曰見 賢遍反 父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 賢遍反 或途中相見 如字 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釋文告古毒反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呂氏大臨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

恆言不稱老

鄭氏曰廣敬黃氏幹曰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身自稱老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孔氏曰父事之卽父黨隨行也兄事之正差退而雁行也肩隨謂並行而差退吳氏澄曰此謂道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兄事王制所謂兄之齒雁行也

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孔氏曰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未能悖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愚謂鄭氏謂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此畧舉以見例可也至其引內則年二十悖行孝弟則似謂二十方有此禮孔氏遂謂未二十童子無此禮誤矣此篇所言灑埽應對進退辭讓之節乃內則所謂幼儀正所以教童子若二十悖行孝弟則其事不止於此矣孔子言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正謂其不知隨行後長之禮非謂禮當如是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孔氏曰古者地敷橫席席容四人則推長者一人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愚謂席之度九尺足以

容四人也○馬氏晞孟曰其出也不並行其居也不同席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鮮矣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釋文奧烏報反沈於六反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孔氏曰主猶坐也室戶近東南角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爲奧尊者居必主奧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則坐居席中卑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子孫臣隸應敬已故也

食饗不爲槩 釋文食音嗣饗本又作享槩古愛反

鄭氏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孔氏曰大夫士相來往設於饗食制設饌具事由尊者所裁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無待賓之事

祭祀不爲尸

鄭氏曰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孔氏曰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愚謂宗廟之尸用所祭者之孫爲之父在而爲尸其父必與於祭將以尊臨其父爲人子者所不可安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氏曰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孔氏曰謂雖不聞父母之聲不見父母之形然想像視聽似見形聞聲而將有

教使已然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釋文訾音紫沈又將知反

鄭氏曰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訾毀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孔氏曰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愚謂登高恐墜臨深恐溺二者皆近於危苟訾似讒苟笑似諂二者皆近於辱少儀曰毋訾重器又曰毋訾衣服成器是非但於人不苟訾於物亦然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孔氏曰不行事於闇中一則爲卒有非常一則爲生物嫌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曰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爲友報仇故周禮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不有私財愚謂白虎通義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不許友以死卽不許友以身也不有私財卽不得專通財之恩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釋文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鄭氏曰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故親存不得純素也愚謂吉冠之純未聞以大祥縞冠素紕推之則冠純之色當與冠同而其物則精與此冠謂燕居之冠也衣謂深衣也以其用於燕私故或純采或純素若禮服之冠與其中衣飾有一定不因父母之存沒而異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孔氏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適庶皆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適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惟當室但適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故鄭引深衣證凡孤悉同也崔靈恩云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不當室則純采呂氏大臨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則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愚謂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非具父母卽爲孤子矣鄭云未三十無父者乃爲孤非也孔氏謂凡孤皆不純采崔氏謂惟當室者不純采呂氏說與崔氏同朱子則存孔氏之說然考問喪云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是童子當室者之服皆重於其不當室者若此冠衣不純采凡孤皆然則不必嫌當室者之不然而特明之矣今特言孤子當室則是惟當室者有此禮而餘孤不然也蓋以適子傳重所感彌深故也深衣不言當室乃文畧爾

幼子常視毋誑 釋文視音示誑本或作迋同九況反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誑欺孔氏曰幼子常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可示以欺誑劉氏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僞則詐僞篤於其心矣

童子不衣裘裳 釋文衣於旣反

鄭氏曰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氏曰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內則曰二十可以衣裘帛愚謂不衣裘謂褻服也成人褻服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繭袍絅褶之屬童子雖冬不衣裘服繭袍而已不衣裳謂外服也下文云兩手摳衣去齊尺玉藻云童子緇布衣錦緣弟子職云振衽埽席童子之衣有齊有緣有衽則深衣之制也成人燕居服深衣其

禮服則有元端朝服之屬童子惟服深衣衣裳相連無殊衣裳之服也葢元端朝服之屬衣冠相配冠乃服之童子未冠自無服裳之法非徒欲其便易也

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習其自端正孔氏曰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呂氏大臨曰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釋文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奉扇奉席皆同 辟匹亦反徐芳益反沈扶赤反咡徐如志反）

鄭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孔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也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也長者負兒之時傾頭與語必教之使掩口而對恐氣觸人也張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則掩口而對葢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教安詳恭敬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釋文從才用反下皆同）

鄭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正立拱手爲有教使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已並行孔氏曰稱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已自處如弟子尊師如父兄也而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案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儀禮鄉射註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未必皆致仕者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俟先生之教愚謂不與言則退者不敢以無事稽先生之行也註說非是葢此童子既知禮自能隨行後長先生不必以與已並行爲慮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釋文上時掌反下同 鄉許亮反後文皆同）

鄭氏曰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釋文呼火故反）

鄭氏曰爲惑人

禮記卷一終　附貢生永嘉任鳳翔校栞

禮記卷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二

將適舍求毋固

鄭氏曰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故常或時乏無孔氏曰舍主人家也黃氏幹曰註義或迂求毋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愚謂自此以下至必愼唯諾皆言適舍之法蓋燕見之禮也故下文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爲燕見不將命故也毋固之義鄭氏與黃氏雖異而皆以爲有求於主人之法然下文方言上堂入戶此發端乃遽言求主人之物非其序也固謂鄙野而不達於禮下篇云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哀公問曰寡人固左傳我偽固而

授之末此言將適人之所居凡事當求合禮而不可失之鄙野下文所言皆毋固之事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釋文聞音問又如字

鄭氏曰聲必揚警內人也孔氏曰屨人註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室有二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二屨是有二人或請問密事若兩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義亦通也愚謂二屨謂二兩也凡席於堂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堂下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堂上鄉飲酒禮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升堂體敵故也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不言公降脫屨公尊屨在堂上也席於室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戶外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戶內少儀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戶外有二屨無尊者則二人也有尊者則三人也而其言不聞於外或密謀私事故不可入而干之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 釋文視常止反徐音示沈又市志反扃古螢反何云關也一云門扇上鐶鈕

鄭氏曰不干人之私也奉扃敬也孔氏曰禮有鼎扃所以關鼎關戶之木亦得稱扃凡奉扃必兩手向心今入戶雖不奉扃其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視瞻毋回初入時不得回轉廣有瞻視也愚謂奉扃言其拱手高正之狀視必下謂在戶外將入時視瞻毋回謂甫入時

也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釋文闔胡臘反

鄭氏曰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於先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孔氏曰闔而弗遂謂徐徐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遽闔以拒人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 釋文踖在亦反一音席摳苦侯反趨本又作走徐音奏又如字唯于癸反徐于比反沈以水反

鄭氏曰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愼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孔氏曰踐躡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既多後進者不得躡先入者屨也踖猶躐也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摳提也衣裳也唯吩也吩諾應辭也既坐定又愼於應對也愚謂此言毋踐屨於入戶之後則非踐戶外之屨矣所毋踐者謂長者之屨解於戶

內者也毋踏席者升席必由下此是數人連坐之席以後爲下當由後而升若升從席前則爲踏席也深衣衣裳相連故言摳衣其實是摳深衣之裳也鄉射禮註云脫屨則摳衣爲其被地葢衣被地則汚且或傾跌也趨隅者升席由後故必趨向室隅乃得轉向席後而升也

○孔氏曰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别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西爲下與此同也朱子曰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旣云當巳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巳位上葢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爲下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卽席與此異也愚謂凡燕坐之席衆人連坐者以席之前後爲上下葢以人之所向爲上所背爲下

此與玉藻所言者是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註云升必由下下卽後前卽上也行禮之席一人專坐者以席之首尾爲上下鄉飲酒禮賓席於戶外以西頭爲下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以南頭爲下是也人之升降皆由下而不由上禮席與燕席一也孔疏謂此與玉藻異而反以鄉飲酒禮爲證誤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釋文闑魚列反閾于逼反一音況域反）

鄭氏曰由闑右臣統於君也闑門橛閾門限也孔氏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統於君不敢自同於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闑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右踐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愚謂疏謂門以向堂爲正以明此出入由闑右之皆爲闑東是也然門之左右所指不定據向堂言之則以東爲右此記由闑右是也據南向言之則以西爲右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是也若人之出入於門則入以東爲右下文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也出以東爲左士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主人迎賓出門左是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氏曰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爲猶數也客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孔氏曰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進也公食大夫禮曰公揖入賓從是也愚謂與客入者客在大門外主人出迎之而與之入也士相見禮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

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此所言乃賓反見而主人與之入之禮也葢執贄相見者主人受贄於門內而賓遂出禮雖巳成而情尚未洽故主人復迎之而入與之揖讓升堂以盡賓主之歡也凡者凡大夫士也迎於大門外者敵者之禮也每門者自大門至寢門也案儀禮凡主人與客入皆主人先入而客從所以道之也此乃云每門讓於客者葢主人雖當道客必先以讓客而客辭然後主人先入而客從之也寢門正寢之門也禮先設席而後迎賓此客至於寢門主人乃請爲席者欲更正之示謹重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固辭再辭也肅客而入者客旣辭主人遂道客以入也○孔疏以朝聘之禮解此經然朝聘皆[illegible]聘禮歸饔餼問卿及公食大夫冠禮昏禮納采亦[illegible]

廟與此言客至寢門者不合燕禮雖在寢然君燕已之臣子君不迎燕聘賓迎於大門內與此言每門讓於客者不合若以爲兩君相見又與下文言客若降等者不合故知此爲士相見禮反見之禮無疑也鄭氏云請入爲席雖君亦然非也此反見乃大夫士之禮若臣見於君奠贄則退無反見之禮也又鄭氏云客固辭又讓先入孔疏云主人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亦非也客固辭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先入也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與下文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文勢正同所謂請入爲席者特請而未嘗入也客辭之則止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釋文復音服後此音更不重出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復就西階復其正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其臣則宰夫爲主人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殊也聘禮賓面主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云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愚謂客就主人之階謂入門而右也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謂轉而向左也主人與客之辭讓皆在門內乃以階

言之者指其將就是階之道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釋文拾依註音涉上時掌反○今按拾字當音其刼反

鄭氏曰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近於相鄉敬愚謂主人先登者亦所以道客也拾更也如投壺拾投射者拾發之拾級等也拾級謂主人既升第一級客乃發足升第一級客既升第一級主人乃發足升第二級主人與客更拾而升也鄉射禮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等中間一級也先升三等而中僅間一級則升階拾級之法可見矣聚足後足從前足而并不栗階也足聚則步連矣○凡升階之法賓尊於主則賓升一等而主從之聘禮歸饔餼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大夫銜主君之命尊也賓問卿賓先升一等大夫從賓銜聘君之命尊也主尊於賓則主升二等而賓從之聘禮及公食禮皆公升二等而賓升是也賓主敵者則主升一等而賓從之聘禮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賓面大夫大夫先升一等賓從是也然主升二等而賓從亦惟臣與君升則然若主人爲大夫賓爲士亦不過主升一等而賓升耳鄉飲酒禮鄉大夫尊於賓但言主人升賓升不言主人升二等可見矣此云主人先登客從之謂主人升一等而客從之雖降等之客亦然疏謂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非是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室中不翔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疏云引聘禮記賓有執玉於堂下時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武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孔氏曰帷幔也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見郊特牲疏趨謂行而張足疾趨敬也貴賤各有臣吏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也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其內可趨爲敬也堂上不趨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没階趨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玉藻

云圈豚行不擧足齊如流註云孔子執玉則然又云執龜玉擧前曳踵蹜蹜如也註云著徐趨之事也愚謂玉藻趨有疾趨徐趨二法疾趨起屨離地徐趨擧前曳踵帷薄之外不趨此以不爲容而不趨非惟不疾趨幷不必徐趨矣堂上地迫不能趨也執玉重慎不敢趨也此二者但不疾趨耳當徐趨也故聘禮記將授志趨是執玉徐趨也堂上接武卽徐趨堂下布武卽疾趨也疾趨、張足則布武矣此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者常法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以疏數爲尊卑之差乃君與臣相與行禮之法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並如字又步頂反後放此跪求委反本又作危授坐本又作俛仰

鄭氏曰不橫肱爲害旁人不跪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愚謂坐與跪皆以兩膝著地直身而股不著於蹠則爲跪以股就蹠則爲坐坐所以爲安跪所以爲敬授立不跪爲煩人之坐而受也授坐不立爲煩人之起而受也○朱子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異耳愚謂跪卽大祝九

拜之振動也跪或謂之長跪亦曰長跽史記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者長跽古詩長跪問故夫蓋坐以尻就蹠而稍匃跪則竦身直股而稍長矣弟子職云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此坐之節也坐必先脫屨蓋坐以尻就蹠著屨則妨於坐故也跪則不必脫屨故拜不脫屨也然跪亦或謂之坐而坐不可謂之跪故孔疏云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釋文爲于僞反糞本又作糞徐音奮帚之手反拘古侯反徐音俱扱依註音吸許急反○今按扱當如字側洽反

鄭氏曰加帚於箕上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孔氏曰拘障也當埽時卻退以一手捉帚又一手舉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退故曰拘而退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呂氏大臨曰扱讀如尸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糞除布席役之至賤者也古之童子爲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者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而其行常在於洒埽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爲僕御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道愚謂扱當如字說文扱收也謂以帚收斂所糞於箕也

奉席如橋衡 釋文橋居廟反

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孔氏曰奉席如橋之衡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奉卷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然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釋文衽而審反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愚謂此謂始布衽席之法也弟子職曰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君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然又或順乎一時之宜故爲長者設衽席必先請其所欲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氏曰上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氏曰上謂席首所在也凡坐隨乎陰陽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也此謂尋常布席之法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並與此不同也愚謂此室中布席之法也室中之席尊者在西南隅東鄉南上故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皆統於尊者故也故士昏禮婦盥饋舅姑並席於奧南上婦餕席於北墉下西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釋文函胡南反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鄭註丈或爲杖

鄭氏曰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孔氏曰飲食之客布席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

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愚謂此亦謂室中布席之法也饗食燕之正禮賓席於牖間若尋常燕食則有席於室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北墉下南向也非飲食之客謂凡以事相諮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戶內之西西向對之也鄭氏以此爲講問之客蓋據文王世子言之然以下文主人跪正席及客徹重席觀之則此乃敵體之客而與主人非有教學之分者蓋非飲食之客其布席皆函丈不但講問爲然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

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者客坐主人乃敢安也孔氏曰撫謂以手按止之也禮器云諸侯席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重席客謙而自徹也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踐履也客踐席乃坐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愚謂重席蓋一種席而重之者也大夫席再重士不重此客有重席不辨大夫士者禮器謂行禮之席此尋常待客之法也然大夫之重席以二種席重之公食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是也此一種席而重之則亦異乎大夫之再重矣客徹重席者不敢自異於主人也禮有三辭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凡禮辭者其辭皆不行冠禮宿賓賓禮辭許鄉飲酒鄉射宿賓賓禮辭許士相見禮若

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是也凡終辭其辭皆行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是也若固辭則有行者有不行者士相見禮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又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皆固辭而不行者也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此皆固辭而行者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皆敵者之禮鄭氏以爲請問之客非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鄭氏曰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愚謂客來詣己則主人宜問其所爲來然後客舉其所欲言者告之若客先舉則近於卒遽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釋文作才洛反齊音咨本又又作齎撥半末反蹶本又作蹷居衛反又求月反筴本又作策初革反○孔疏以足毋蹶以上屬上若非飲食之客爲一節今按自此以下至稱先王言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禮與上言賓主獻酬之禮不同又其文皆用韻席字作字尺字爲韻撥字蹷字越字爲韻前字安字顏字言字爲韻容字恭字同字王字爲韻當爲一節不宜與上文相屬

鄭氏曰作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孔氏曰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之時以兩手提裳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轉足躡履之也足毋蹶者謂勿得行遽恐有蹶躓之貌也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越踰也愚謂怍者色慚變也幼者之色易於慚變故戒之言去齊尺則所摳者裳也而曰摳衣者深衣衣裳相連也趨走則衣易撥開行易卒遽毋撥毋蹶皆爲其失容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釋文儳徐士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

鄭氏曰盡後謙也盡前爲汚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孔氏曰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飲食坐也俎豆皆陳席前若坐近後則濺汚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令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令如嚮者無怍顏容也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長者之說朱子曰說文云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也愚謂上言將卽席之法此又言既卽席之法也毋儳言謂長者方與甲言未與乙言則乙不得以己言儳雜之論語

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是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釋文勦初交反一音初教反說如字徐舒銳反
鄭氏曰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巳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巳不當然也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孔氏曰語當稱師友無得擥人說以爲巳語則法也言雖不當雷同又不得專輒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事必稱先王愚謂此謂長者既言及之則其容貌應對當如此也卽席之時既執爾顏先生言及之則當益正其容而恭敬以聽也勦說則掠美雷同則無識既戒是二者而或游談不根妄自立說又不可也故又當則古昔稱先王古昔言其時先王言其人稱先王正所以則古昔也自將卽席至此皆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法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釋文坐才卧反後放此
鄭氏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鄭氏曰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應辭唯恭於諾孔氏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吟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其意急今之稱吟猶古之稱諾其意緩是古今異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孔氏曰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有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備擬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同等後來不爲之起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愚謂弟子職曰後至就席狹坐則起是非狹坐則不爲之起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鄭氏曰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孔氏曰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愚謂燭至起者當起而執燭也弟子職曰昏將擧火執燭隅坐是也食至起者當起而饋饌也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是也上客起者既隨長者而起且爲當給使令也弟子職曰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是也

燭不見跋釋文見賢遍反跋半末反
鄭氏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孔氏曰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客見殘本積多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愚謂不見跋謂出而棄之弟子職曰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厭櫛遂出是去是也蓋燭本不淨故不置於席旁而使之露見恐先生見之而生憎惡亦所以爲敬也註疏專以待賓客言之非是
尊客之前不叱狗
鄭氏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孔氏曰

尊客至而主人叱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
當然舉尊爲甚方氏慤曰不以至賤駁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鄭氏曰嫌有惛惡呂氏大臨曰嫌若訾主人食亦不敬
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釋文莫音暮
鄭氏曰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氏曰君子志疲
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
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
視庭影望日蚤莫也禮卑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
今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
愚謂諸事皆君子厭倦之容故侍坐者得請出體尊者

之意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鄭氏曰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釋文間音閑
鄭氏曰復白也言欲少須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
也呂氏大臨曰人俟間而有復則屏而待不敢干其私
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
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釋文噭古弔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徐方寄反髢徒細反袒徒旱反褰起連反○鄭註髢或爲肆
鄭氏曰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應
以下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邪眄也怠荒放
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免
去也褰袪也孔氏曰凡人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嫌探
人之私也噭謂聲響高急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
如叫也淫謂流移也瞻視當直不得流動邪眄也怠荒
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
也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
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臥也伏覆也
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髢髮也髮以纚韜之不使垂
如髮也愚謂此節通戒容儀之法孔疏蒙上侍君子爲
義非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
階爲妨後升者孔氏曰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

者屨賤故解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
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也解脫也愚謂安坐必先脫屨
侍者統於長者當就主人之階解屨不敢當階則當解
於東階之東也
就屨跪而舉之屛於側
鄭氏曰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屛亦不當階愚謂此侍者
退而長者不送之者也解屨固不當階矣又必跪而舉
之屛於側者長者在堂不敢對尊者著屨故必跪而舉
之而轉就旁側乃著屨也側謂堂下東序之東長者所
不見之處玉藻隱辟而後屨是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鄭註遷或爲還
鄭氏曰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屛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
也孔氏曰內屨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也雖不並

踦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愚謂侍者退而長者送之則當鄉長者著屨屨不當階必遷之轉就階側乃得向長者而屨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爲干人私也離兩也孔氏曰若見兩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之也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出其中間也不云離坐者道路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釋文椸羊支反枷本又作架音嫁古本無此字櫛側乙反

鄭氏曰自此至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架衣者呂氏大臨曰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宜然陳氏澔曰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裳之具也巾以挩潔櫛以理髮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釋文嫂字又作𡠗悉侯反

鄭氏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孔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諸母不可使漱裳欲尊崇於兄弟之母又欲遠別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釋文梱本又作閫苦本反

鄭氏曰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

孔氏曰梱門限也外言男職也內言女職也男職在於官政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不入於梱女職織紝男子不得濫預故不出於梱愚謂此以嚴外內之限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鄭氏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摯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孔氏曰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必有繫屬故恆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繫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有二纓也婦人之衿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孔氏曰女子子謂已之女也男子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註喪服云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故明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姪父尊卑殊不嫌也愚謂謂女子子亦子也但曰女子則無以著其爲子但曰子則無以別其爲女故兼而稱之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此云既嫁而反者明雖嫁猶然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而下言兄弟惟據姊妹者舉其中以該上下避文繁也孔氏謂姪父尊卑殊不嫌非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異尊卑也愚謂註說非也此子亦謂女子子也

但言子者蒙上可知也上言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既據姊妹以見姑與女子子矣又言此者嫌父之與女尊親兼極或無事乎遠別故又明之父子不同席則亦不同器而食可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釋文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據註當有名字孔疏本爲長

鄭氏曰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有禮乃相纓固愚謂行媒謂媒妁之往來也士昏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鄭云某壻名此以男之名達之於女家也昏禮問名問女之名也此以女之名達之於男家也幣納徵之幣也庶人緇幣五兩大夫士元纁束帛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既納吉而後納幣納幣而昏姻之禮定交謂交際往來若執贄以相見是也親

謂相親近若親御授綏親之也是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釋文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鄭氏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厚重慎也愚謂日月以告君者內則子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以告閭史閭史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意娶妻者其禮亦若此小司徒鄉師等皆云稽其夫家蓋卽據諸此也鬼神謂祖禰也士昏禮不告廟然左傳鄭公子忽娶於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楚公子圍娶於鄭亦言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自大夫以上有告廟之禮也同官爲僚同志爲友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昏禮有饗送者之禮鄉黨僚友蓋亦有與於斯禮者與男女有別故其合也不可以苟昏禮愼重如此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釋文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賀取妻同

鄭氏曰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孔氏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諸侯取一國之女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大夫士取亦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但卜得吉者取之顧氏炎武曰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

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愚謂娶妻不娶同姓固兼有遠嫌戒獨之義而此節所言則主於遠嫌厚別之義而已然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之而吉則其非同姓可知矣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遠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孔氏曰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則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自男女不雜坐至此明男女遠嫌厚別之禮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謂不在賓客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侯爲進其禮蓋乘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孔氏曰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謂也呂氏大臨

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昬禮不賀人之序也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舍曰昬禮而曰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言賀因俗之名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愚謂貨財筋力所以行禮也然人之所無而不可强者君子有所不責焉所以通禮之窮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避杜氏預曰隱痛疾病避不祥也孔氏曰名子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如他國則得爲名故桓十三年衞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皆爲其難避也愚謂日謂支干也日以支干相配爲名月謂晦朔弦望或曰謂十二月之名爾雅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之屬是也○左傳魯申繻曰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牲畜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愚謂周人以諱事神謂不正稱其名耳非謂他處皆避之也書言惟有歷年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此卽王季文武之名也則諱名之法可見矣周末文勝而諱避繁故有如此記與申繻之所言者雖然臣子尊其君父聞名心瞿有忠敬之心焉固非禮之訾也

男女異長

鄭氏曰各自爲伯季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釋文冠古亂反

鄭氏曰成人矣敬其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鄭氏曰對至尊無小大皆稱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賈氏公彥曰名受於父母爲質字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胡氏銓曰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亦然成三年荀罃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愚謂成人雖爲之字然對君而言臣對父而言子則皆稱其名謂卿大夫於君前名其僚友子於父前名其兄弟蓋至尊之前無私敬也統以父則皆子統以君則皆臣故對父雖弟亦名其兄對君雖子亦名其父也

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以許嫁爲成人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愚謂男子冠而婦人笄然冠之年有一定而笄之年無定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蓋自十五以前未可許嫁也至十五始可許嫁許嫁則笄矣然許嫁不必皆十五卽笄亦不必皆十五也故於男子言二

十而冠而女子之笄不著言其年也○自名子者至此記男女名字之法

禮記卷二終

江蘇候補知府永嘉沙邦佑校栞

禮記卷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三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釋文胾側吏反食音嗣徐音自羹古衡反舊音衡膾古外反炙章夜反醯徐音海本或作醯呼分反渫以制反醬子羊反字亦作䤉○按醯醬孔疏本作醢醬今從釋文

鄭氏曰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渫烝蔥也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孔氏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

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溼是陰故居右此醯醬徐音作海則醯之與醬兩物各別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醯和醬也則醯醬共爲一物醯之與醯其義皆通未知孰是儀禮正饌惟有菹醢無蔥渫故知蔥渫殊加也愚謂食饌具之總名也骨剛爲陽肉柔爲陰食燥爲陽羹溼爲陰或左或右者順其陰陽也食羹係人言之者明其在席前而最近人也肉聶而切之曰膾公食禮作鮨炙炙肉也醢肉醬也周禮註云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凡胾與膾必配醢設之公食禮及內則三牲之胾及牛鮨牛膾皆有醢特牲禮羞庶羞四豆有醢少牢禮羞胾兩瓦豆有醢此有胾有膾則有醢必矣豆數必偶胾也膾也

炙也醢也庶羞之四豆也醬爲食之主下云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註云齊醬屬是也膾炙處外處醢醬之外也醯醬處內處膾炙之內也酒淸醴漿酨漿也公食禮酒在豆東漿在稻西此禮亦當兼有酒漿漿處右酒處左弟子職云左酒右漿是也乃云酒漿處右者酒漿雖並設而食畢但飲漿故據所飲者言之也葱渫處末者處殽之外以其最遠於食也故言末焉殽在俎食在敦羹及膾炙醢醬葱渫在豆酒漿在觶其設之在左者食最近人其外殽其外葱渫而酒在食之左在右者羹最近人其外胾胾外炙炙右膾膾內醢醢內醬而漿在羹之右食與羹殽與胾之間葢容人焉弟子職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公食禮曰庶羞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故無正豆正豆尊不用於燕食也鄭氏謂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爲在殽胾之內外今按炙胾膾醢爲庶羞之四豆其設之當在一處若如鄭說則膾炙醢三者或左或右非設饌之法也

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釋文朐其俱反

鄭氏曰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孔氏曰脯訓始始作卽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朐脯中屈朐朐然也朐置左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愚謂脯爲籩實惟飲酒有之此燕食乃有脯者用之以代膾也葢釋而煎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與其設之亦於膾之處內則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字釋文無音葢如字讀之今讀爲飯食之食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巳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愚謂食飯也執食者自席前殽胾間容人之處向席而跪執之辭告也賓席於奧而主人席於阼降等之客不敢食於尊處故執食而興告於主人言巳欲食於他處也公食大夫禮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又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此雖降等之客然與公食大夫有君臣之分者不同其辭於主人葢當告主人以將往食於西序端也必執食者以其爲饌之主而主人之所親饋者也然禮食無阼席主人立而視客食故雖大夫相食敵體之禮必執食之西序端且又不告於主人而遽往葢不安於主人之不食而立而臨巳也此燕食賓主皆坐設席對食故非降等之客則不必辭執食興辭者惟降等之客耳然興卽致辭尙未離乎席前也則與大夫相食之不辭而遽之西序端者亦異矣主人興辭於客者告客使反食於席也於賓及主人皆言興則設饌時主人與客皆巳卽席坐矣又此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則降等之客其禮之異者惟此耳若下文所言則皆爲賓主燕食之通禮非專據降等之客猶凡與客入者一節言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而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又皆言賓主之通禮非惟降等之禮也註疏因此言客若降等遂於下文主人延客祭主人未辯客不虛口皆以爲降等之禮非是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鄭氏曰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

殽之序徧祭之謂胾膾炙也以其同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孔氏曰祭者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愚謂禮食無阼席故惟客祭燕食賓主並設席而食則主人必先祭以道客而後客祭也蓋主人以爲己之食不足以當客之祭故但自祭而已玉藻孔子食於少施氏孔子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是也主人祭則客從而祭是主人之祭實所以道客也下言延客食胾亦然食饌具也祭食祭所先進者先進者先祭之後進者後祭之也公食大夫禮先設豆次設俎次設黍稷次設鉶此禮食設饌之次也昏禮特牲禮亦然弟子職云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

酒右漿此朝夕燕食設饌之次也此與客燕食其設饌之次不可考然以設饌內外之法觀之則當先設羹食於內而後設殽胾於外則亦先祭食而後祭殽胾與殽謂牲骨在俎者註以爲胾膾炙非也殽之體骨非一初時惟祭其肺其餘體骨至食則振祭故曰殽之序徧祭之謂依所食之次第而祭之也食胾之後乃辯殽末辯殽則猶未徧祭也此因言祭食遂并言祭殽之法耳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釋文飯扶晚反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扶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辯音遍下同）

鄭氏曰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也孔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爲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飧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還坐更食取飽不云三飯延客食胾與此異也辯匝也食胾竟後主人道客令食至飽食殽得匝也案特牲少牢禮初食脊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故云食肩則飽也賈氏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愚謂三飯食三口也殽之體骨非一三飯先食殽三飯既竟主人乃食胾以道客客既食胾然後徧食殽之體骨也食胾之前固已食殽矣特未辯耳註謂先食胾後食殽非也疏引公食註賓三飯以殽擩醬食正饌似已以此註先食胾之說爲不然然公食註三飯以殽擩醬食正饌之說實亦非是昏禮云皆

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先云皆食以湆醬而後云皆祭舉食舉則是食湆醬與食殽實爲二事初非以殽擩醬而食也公食禮賓三飯以湆醬又云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而不言食殽胾之詳案大宗伯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卿大夫食禮當三舉而公食禮不言舉數蓋其禮節之詳必已別見於他經而今不可考矣然特牲禮尸舉肺脊三飯次舉獸幹及魚次羞庶羞四豆次舉骼次舉肩少牢禮尸亦舉肺脊三飯次舉牢幹次食胾次舉魚次舉獸肩次舉骼次舉肩意公食禮亦必如此此與客燕食之禮雖其牲體不必皆備然先食殽三飯竟乃食胾既食胾而後辯殽其禮亦不異也蓋食以牲體爲主故食皆以是始終焉庶羞卑但於其中間一食之耳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鄭氏曰侯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孔氏曰主人恆讓客不自先飽故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酳隱義云飯畢蕩口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而已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異於公食禮也愚謂主人道客食胾則亦道客食殽矣乃云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者蓋主人雖先食以道客客既食殽則主人又緩食以待客之先飽也食畢飲酒謂之酳酳演也所以演安其所食也飲漿謂之漱漱者漱濯之意食畢恐口有滓穢故飲漿以滌盪之也蓋酒之味濃厚而漿淸薄故其爲義之異如此虛口卽漱也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酳士昏禮合巹而酳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酳此皆用酒者也食老更之禮不可考若士昏及特牲少牢則漿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漿而賓但飲漿弟子職云左酒右漿又云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亦但飲漿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酳而無漿禮之輕者兼設酒漿而食畢但飲漿也士昏非重於公食而用酒以酳者所謂鬼神陰陽也此燕食禮輕用漿虛口註以爲酳非也主人不先客辯殽客不先主人虛口賓主相敬之道然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釋文卒子恤反後更不音者同齊本又作齋將兮反相息亮反○此五句舊在毋嘬炙之下張子曰此簡錯當在前客不虛口之下以文義考之良是今從之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主人興辭不聽親徹愚謂客自前跪謂當席前向席而跪也飯齊主人所親饋故客親徹之公食大夫禮卒食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此但以授相者亦燕食禮殺也禮食食畢卽出此客復坐者尙有後事故也○自凡進食之禮至此記大夫士燕食之禮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者以其禮於已不隆愚謂不執食與辭者此侍食耳不在賓客之位故也主人卽謂長者長者之食其子弟饋之若長者敬已而爲之親饋則已當拜而後食若但其子弟供饋之則不必拜也疏以此爲侍從長者爲客之禮非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鄭註澤或爲擇

鄭氏曰共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飽謙也澤謂挼莎也不澤手爲汙下半反手不絜也禮飯以手孔氏曰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得厭飫爲飽也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澤謂光澤也古禮飯用手澤手則汗生與人共飯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食恐爲人穢也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 釋文摶徒端反歠川悅反○放飯之飯註疏如字朱子孟子集註讀爲扶晚反今從之

鄭氏曰毋摶飯爲欲致飽不謙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孔氏曰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長歠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釋文咤陟嫁反齧五結反固獲並如字徐云鄭橫霸反一音護

鄭氏曰咤食嫌薄之齧骨爲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投與狗骨爲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孔氏曰咤食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三則口脣可憎毋反魚肉謂與人同器已齧殘反還器中爲人所穢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釋文飯黍扶晚反箸直慮反嚃他答反一音吐計反又音退

鄭氏曰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孔氏曰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摡匕與敦註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羹不

嚼菜含而歠吞之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愚謂飯黍毋以箸者黍雖黏飯之猶用手而已不用箸也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賈疏云飯黍毋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匙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是也飯黍以箸亦由欲食之急故不俟其涼而以箸取之孔疏謂飯黍當用匕非是少牢禮摡匕所用取黍稷於敦而實諸敦者非飯時所用也

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釋文刺七亦反亨普彭反窶其禹反

鄭氏曰絮羹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刺齒爲其弄口也口容止歠醢亦爲詳於味也歠者嫌其味淡主人辭不能亨辭以窶優賓也孔氏曰絮羹謂就器中調和鹽梅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刺取齒間之留爲弄口不敬也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是醬淡也愚謂醢但用以擩物無歠之之法若歠之是其味淡也窶言已貧故不足於味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釋文濡音儒字亦作濡嘬初怪反○今按乾音干

鄭氏曰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嘬炙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於俎孔氏曰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嘬者不細齧之一舉而并食之也愚謂濡肉胾炙之屬乾肉脯脩之屬○自共食不飽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釋文少式召反下皆同釂子妙反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愚謂此侍長者私飲之禮也必拜受於尊所者此

蓋長者親酌而賜之故於尊所拜受不敢煩長者至已席前而授之也私飲或在室中其設尊蓋於北墉下與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此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與彼異者君臣尊卑闊絕侍君飲者無爲賓客之嫌故先君卒爵若爲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飲則嫌以賓客自居故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禮各有當也○鄭氏曰燕飲之禮鄉尊孔氏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嚮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

酒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耳尊嚮長者故往尊所嚮長者而拜愚謂侍飲於長者謂長者私飲而少者侍之耳固非臣侍君燕之禮亦非大夫士燕飲之正其設尊之所於禮亦無文可言而註乃云燕飲之禮鄉尊其說殊不可曉疏以鄉尊之言與玉藻言唯君面尊者合遂以此爲燕禮又以燕禮無拜受於尊所之文而謂其文不具不以經正註之失而反以註疑經之闕亦可怪矣且記明言長者少者安可以爲君臣燕飲之禮耶又疏謂燕禮酌者在尊東西面及尊鼻嚮君亦皆非是說見少儀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呂氏大臨曰辭讓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賓客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釋文核戶革反

鄭氏曰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釋文漑古愛反

鄭氏曰重汙辱君之器也漑謂陶梓之器不漑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孔氏曰御食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寫謂倒傳之也器可滌漑者不畏汙則不須倒寫其餘皆倒寫之愚謂御食與侍食不同侍食者侍君而食御食者但勸侑君食而已故君食畢或以餘賜之若侍食則食畢執飯齊以授從者不待君賜以其食本已所當得故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釋文餕子閏反

朱子曰餕餘之物不可以祭先祖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餕餘熟之以祭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故但正席先嘗而已不可以祭先祖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戴氏溪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明有尊也此與餕餘不祭義不相屬顧氏炎武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此節諸家之說不同註疏解祭字爲祭食之祭謂食尊者之餘則祭之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以其卑故也愚謂食之有祭所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若用食餘以祭則非所以爲敬故玉藻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若日中而餕則不祭也雖尊者之餘亦不可用以祭矣且禮惟有卑餕尊者之餘若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尤禮之所未嘗有也陳可大謂食人之

餘及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皆不必祭愚謂食人之餘不必祭固已若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則恐未有不祭者觀特牲少牢禮尸於餕具皆祭之可見也朱子與戴氏顧氏之說皆可通但上言御食於君下言御同於長者故因而及於餕餘不祭之事忽於其間言吉祭未免不倫又似朱子之說爲長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釋文坐才臥反又如字

鄭氏曰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偶坐不辭盛饌不爲已孔氏曰御侍也御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重也雖重殽膳而不辭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媲也或爲彼客設饌而召已媲偶共食此饌本不爲已設故不辭一云偶二也謂與他人並坐主人設饌已不假辭

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愚謂此御同於長者謂侍長者而與長者同餕與上御食於君不同貳益也謂食盡而又益之也弟子職曰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嗛之視侍長者同食主人益長者之餕并益已餕則不必辭若已辭之則嫌長者不廉也若與敵體之人偶坐同食雖非長者於貳餕亦不辭以主人之意不專爲已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釋文梜古協反沈又音甲字林作筴云箸也

鄭氏曰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孔氏曰鉶羹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釋文爲于僞反副普逼反絺勑宜反華胡瓜反綌去逆反累力果反一音如字疐音帝齕恨沒反徐胡切反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齕之不橫斷孔氏曰削刊也絺細葛也爲天子削瓜先刊其皮而析爲四也又橫切之而細葛爲巾覆上而進之也華中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巾用麤葛覆而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也疐謂脫華處士不中破但去疐而橫斷亦不覆也庶人府史之屬齕齧也去疐而齕之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謂公庭大會之時也愚謂疐瓜之連蔓處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釋文冠如字徐古亂反惰徒禾反一音徒臥反矧本又作哂失忍反又詩忍反詈力智反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爲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琴瑟不御憂不在樂不至變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孔氏曰猶許食肉但不許變味耳食少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愚謂言之惰慢不正無時而可然朋儕相處時或戲謔亦人情所不免所謂一張一弛之道也惟父母有疾則憂存於心而出言益須謹重故有同此一言在平日言之則爲談笑之常在有憂出之則有惰慢之失猶祭統言齊則防其邪物初非不齊之時可有邪物之干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側席而坐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案聘禮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胡氏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弃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王氏曰專席與郊特牲君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曰水潦降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愚謂水潦降謂夏時也襄十年左傳士匄士偃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定四年春三月荀寅曰水

潦方降哀十五年夏吳大宰嚭曰以水潦之不時月令
季夏水潦盛昌古者三時取魚惟夏不取蓋以水盛方
孕又水大則魚鼈難得故也居山不以魚鼈爲禮非其
地也水潦降不獻魚鼈非其時也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弗佛也釋文拂本又作佛扶弗反畜許六反徐況又反
鄭氏曰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
養也養則馴孔氏曰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鳥經人養
則不喙害人愚謂獻鳥若行賓客禽獻之類少儀曰其
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鳥喙能傷人故執以將
命必佛其首於翼下鄭謂用小竹籠冒之未知何據豈
因當時有此法而言之與畜鳥弗佛者無所事乎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
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

田宅者操書致釋文契苦計反量音亮又音良齊本又作齏同子兮反
鄭氏曰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
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
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孔氏曰策是馬杖
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
車馬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胄兜鍪
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杖末拄地不淨故
執以自嚮以淨頭授人民虜征伐所獲獻之以左手操
囚之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粟粱稻之屬契謂兩書
一札同而别之右爲尊以先書爲尊也米六米之等量
是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
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
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卽食爲急

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
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
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
不云致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
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此得獻田宅
者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可爲已有故得有獻愚謂凡
以物相授受而有上下者皆以其上授人惟有刃者不
然故獻杖執末而以上端授人非徒以杖末不淨也粟
可久藏主人或未卽用故書一券而中别之留其左者
獻其右者受獻者欲取粟則執券而合之粟藏於倉故
獻其契米操量鼓則并米獻之不必用契矣鼓量名其
容受之數未聞疏謂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然器
容十二斛則不可執以將命非也鏘鳴按左傳昭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
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

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是孔氏亦以隱義之說爲不然矣獻田如鄭歸祊田於
魯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獻宅如郈成子分宅
以處右宰穀臣之妻子古時此類固多有之不必以田
宅不得獻爲疑
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
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
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釋文遺于季反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弣音撫徐音甫帨徐始銳反辟辟上辟扶亦反下辟音避
鄭氏曰尙筋尙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
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弭頭也
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
儀尊卑一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

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孔氏曰此為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在外面張時曲來向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弛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向下也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弓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為簫又謂為弰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謂弓把也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以授主人知是執弓下頭者下頭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還辟猶逡巡也主人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

客主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弣便是倒執弓也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愚謂簫在弓之兩頭此所執者其下頭也弓當矢上有箭道士喪記所謂捷弓簫雖無上下之異而以近捷者為上帨佩巾也磬折則帨垂尊卑如兩大夫相問遺所遺者為士主人為大夫是賓主尊卑不同而其儀皆以磬折垂帨為度也下篇云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此謂君臣相授受之法此雖尊卑不同而非君臣故賓主皆垂帨也主人拜拜受也還辟辟拜逡巡以避主人之拜也由客之左者主人之位恆在東客南面而授之則主人在其左也接下承弣者卻左手以接客之手下而承弓弣也亦覆右手執簫不言者文省也鄉與客並者與客同面而並授也賓主授受之禮以訝受為正此乃並授者以授弓禮輕也客不拜送者客乃使人弓非己物故也凡為使者於主人之拜受皆不答於聘禮可以見之孔氏謂使者執弓不能拜非也

進劍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也孔氏曰首劍拊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鋒是末則環是首也劍有匣又有衣少儀曰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是也左首者主人在左劍首為尊以尊處授主人也對授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為宜也愚謂執劍左首為辟其刺刃故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釋文鐏在困反舊子困反矛本又作鉾音謀鐓本又作錞徒對反）

鄭氏曰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為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孔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向人為敬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為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愚謂戈之橫刃曰胡直刃曰援戟三鋒其橫刃六寸下向中矩者曰胡其中刃長七寸五分直前者曰刺其橫刃長七寸五分枝出而磬折者曰援戈之底銳謂之鐏矛戟之底平謂之鐓鐏鐓蓋皆以金飾

之詩云厹矛鋈錞是也三兵皆以其下授人者避其刃
也凡有剌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進几杖者拂之
鄭氏曰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也愚謂士昏禮醴賓主
人拂几授校聘禮醴賓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
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少牢禮賓尸主
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
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者必拂之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鄭氏曰用右手便效猶呈見也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
之孔氏曰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
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犬好齧齧人故左牽之
而右手防禦也少儀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
齧人不須防此是充食之犬故防之
執禽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呂氏大臨曰執禽者左首謂贄也禽摯
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
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飾羔鴈者以繢釋文繢胡對反
鄭氏曰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氏曰
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士相見禮云下大
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繢此言繢者彼
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卿大夫尊故畫之
也陸氏佃曰紊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
則繢可知愚謂天子諸侯之大夫無異贄則亦未必有
異飾疑陸氏之說得之

受珠玉者以掬釋文掬九六反兩手曰掬
鄭氏曰慎也掬手中孔氏曰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
墜落也
受弓劍者以袂
鄭氏曰敬也孔氏曰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爲
敬也愚謂此言受弓劍於尊者之法也大射禮云大射
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
公此授弓用袂則受弓可知
飲玉爵者弗揮
鄭氏曰爲其寶而脃孔氏曰揮振去餘也愚謂揮爵而
去其餘瀝易於失墜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釋文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字林先自反沈息里反使色吏反下並同
鄭氏曰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
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孔氏曰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
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詩
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
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裹魚肉用茅及葦也簞圓笥方
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因問而有物遺之也或自
有事問人或因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將其意自弓劍
以下皆是也使者操持諸物進受尊者之命先習其威
儀進退如至其所使國時之儀容呂氏大臨曰苞苴魚
肉果食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服書曰
惟衣裳在笥是也○自水潦降不獻魚鼈至此論以物
相獻遺及授受之法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孔氏曰受君言宜急去不敢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愚謂君言卽君命也註說非是此通言爲君出使之禮不當專據有言者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鄭氏曰敬君命也此謂君問事於其臣也孔氏曰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愚謂出拜君言之辱拜送於門外皆於大門之外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曰朝服命使敬也命使者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文也不出門者

已使卑於君使也愚謂命使者亦下堂受命亦朝服文互相備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少儀曰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命使亦下堂明矣受命時當北面使者於阼階上致君命而臣於阼階下中庭北面受之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釋文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反皇如字

識記也博聞強識以窮理而居之以讓則不自滿假而所知日益積敦善行以修身而不至於怠則日新不已而其德日益進斯可爲成德之君子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呂氏大臨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絕也毋有頁朋烝也無我是也愚謂歡以情之見於外者言忠以意之主於中者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孔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得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記者既引舊禮又自解之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也曾子問

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孔氏曰天子至士皆有尸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諸侯之祭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鄭註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已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爲尸恐非也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及大夫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傳說晉

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愼引魯郊祀日祝延帝尸從左傳之說也程子曰古人祭祀有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旣與人相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何如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樸陋之禮看來古人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謂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是則尸用已孫明矣如祭父則取兄弟之適子爲尸故祭統云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士大夫所祭近故無孫而取於同姓者若天子諸

侯祭其宗廟則所取爲尸者皆其所祭之祖之所出又不必取於同姓矣鄭氏謂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蓋兼容無孫者言之孔氏乃據此而謂尸不用已孫非徒棄經信傳亦不善會鄭義矣吉祭祭祖考而以妣配止用男之一尸若祔祭則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婦人祔於王母則不配祔後練祥又特祭新死者於寢皆當男女別尸至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吉祭然後止用男尸孔疏謂祔祭漸吉止用男尸亦非是周禮墓祭則冢人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是祭外神皆有尸也朱子謂祭天地不敢用尸蓋以其至尊而不敢以人象之也節服氏郊祀則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執戈送逆尸者惟二人則是惟配帝一尸而天無尸矣晉語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云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乎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董伯與丹朱亦皆配帝之尸耳許愼所引魯郊祀蓋未足據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愼也孔氏曰此謂臣爲君尸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散齊之時君者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所以知是散齊者君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言知則初有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下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

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下隱式而頭得俯俛後云式視馬尾是也愚謂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鄭註云不前期三日筮尸大夫下人君賈疏云天子諸侯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宿尸并宿諸官致齊也是人君散齊之時尸猶未卜卜尸得吉遂致齊尸與人君大夫士皆不出矣此云大夫士及君下尸者蓋卜尸雖在祭前三日而前期十日卜

日之時卽擬一人爲尸至祭前三日又卜之故散齊時人君及大夫士得見此將卜爲尸者而下車也節服氏郊祀則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人君之尸亦當有執戈者若祭日入廟君見尸必無不知云君知所以爲尸者則是尸猶未卜其威儀侚與羣臣無別故君或不知而待人告之也車之在兩旁者曰較其當人之前者曰式較高五尺五寸可一手憑之以爲安式高三尺三寸用兩手憑之以爲敬疏言較與式高下之度及平常憑較敬則憑式皆是也而言較在式上則非是尸必式者君及大夫士爲尸下尸則俯而憑式以答其敬也尸不下者所以全尸之尊也疏謂不敢亢禮亦非也尸於大夫士亦式則非以不敢亢禮明矣乘必以几者謂乘車之時必履几以升也士昏禮云婦乘以几蓋履几升車者尊者及婦人之禮也若天子則用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是也疏謂几在式上以手據之亦非也

齊者不樂不弔 釋文齊側皆反樂音洛○今按樂當如字

鄭氏曰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愚謂不樂謂不聽樂也致一謂之齊不樂不弔爲心志之感於哀樂而散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釋文隧音遂

鄭氏曰形骨見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身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得羸瘠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則得升阼階案士虞禮云卒哭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雜記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愚謂不形不衰爲其廢喪事而將至於滅性也門隧門外當門之中道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是也卒哭以吉祭易喪祭主人益當卽位於阼階與既由阼階升降則亦可由門隧出入矣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釋文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恙本又作痒勝音升

鄭氏曰勝任也孔氏曰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愚謂言此者所以見沐浴及飲酒食肉乃慮其不勝喪而爲之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釋文衰七雷反

鄭氏曰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孔氏曰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毀而不得極羸瘠也六十轉衰都不得毀也愚謂六十雖不毀其居處飲食猶用居喪之禮至七十但有喪服而飲酒食肉處於內則不疏食不居廬爲其精力益衰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註與或爲予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孔氏曰大夫尊成服及殯皆不數死

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愚謂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以春秋考之天子諸侯之葬其七月五月皆并數死月由葬以推殯由天子諸侯以推大夫士其數殯葬日月之法可見矣則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者固上下之達禮也然喪大記云君之喪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而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杖士之二日而殯并數死日爲三日則君之五日而殯并數死日爲六日大夫之三日而殯并數死日爲四日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葢殯日之連數死日者固制禮之本法然也然襲與小斂大斂大夫士皆異日諸侯必間一日天子必間二日而死有早晚之不同如死在昏暮頃刻之間不能遽畢襲事則必至次日乃襲而小斂大斂皆當下移一日士與君大夫皆當如此但君大夫位尊而事舒故喪大記言五日而殯三日而殯士位卑故喪大記言二日而殯葢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雖有一定之禮而其中自有變通之宜雖禮無明文而以人情物理推之必當出於此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釋文傷如字舊式亮反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葢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釋文賻音附不問其所費芳味反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遺於季反

鄭氏曰皆爲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王氏安石曰辭曰惠而實不至也愚謂問其所費問其所用多寡之數及足否也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二說皆是也含襚賵賻皆施於死者惟賻則所以助生者之費少儀臣爲君喪致貨貝於君案含以玉襚以衣賵以束帛及馬贈以束帛則貨貝是賻物可知是賻用錢貝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王氏安石曰爲人養廉也呂氏大臨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與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陳氏澔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愚謂君子多自好故賜之不曰來取所以養其廉小人多苟得故與之不問其所欲所以節其貪

禮記卷三終　　同知銜署江山縣知縣湖南後學陶鴻勳校栞

禮記卷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四

適墓不登壟釋文壟力勇反

鄭氏曰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

助葬必執紼釋文紼音弗

鄭氏曰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孔氏曰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助葬本非爲容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愚謂送葬在塗時或有不執引而散行在後者若柩車至墓脫載除飾以紼屬於柩而下之助人之葬必宜執此紼也

臨喪不笑

鄭氏曰臨喪宜有哀色

揖人必違其位

鄭氏曰禮以變爲敬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釋文柩本又作𣏢如字舊力鴆反臨

鄭氏曰哀傷之無容樂孔氏曰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也愚謂不歌是不爲樂不翔是不爲容

當食不歎

鄭氏曰食或以樂非歎所陳氏澔曰唯食忘憂非歎所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釋文舂束容反相息亮反

鄭氏曰助哀也相送杵聲方氏慤曰未祥之前謂之有喪未葬之前謂之有殯鄰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舂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分焉愚謂方氏之說皆是惟云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尙未當葢里有殯不巷歌則既葬之後歌或非所禁矣鄰里之哀非但輕重淺深之不同而其久暫固有別矣

適墓不歌

鄭氏曰非樂所

哭日不歌

鄭氏曰哀未忘也孔氏曰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愚謂哀樂之情不並行孔謂弔日之朝得歌樂未爲通論如有服之親將往哭之未哭之前豈容歌樂乎但聞喪無定時如日中方聞喪則朝時歌樂難以預禁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云弔於人是日不樂皆但據

弔後言之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釋文辟音避本亦作避

鄭氏曰所哀在此愚謂喪謂死於外而以尸若柩歸者春秋公之喪至自乾侯是也於送喪言不由徑於送葬言不辟塗潦亦互文也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貌與事宜相配呂氏大臨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所謂不失色也○自適墓不登壟至此記吉凶威儀容止之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釋文下遐駕反下同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則臣宜下車言大夫則士可知若

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愚謂大夫士尊卑等級不同故大夫撫式則士下之不必爲大夫之臣也

禮不下庶人

鄭氏曰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孔氏曰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愚謂庶人非無禮也以昏則緇幣五兩以喪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葬則懸棺而窆不爲雨止以祭則無廟而薦於寢此亦庶人之禮也而曰禮不下庶人者不爲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士冠士昏士相見是也庶人有事假士禮以行之而有所降殺焉蓋以其質野則於節文或有所不能習卑賤則於儀物或有所不能備也

刑不上大夫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氏曰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陳氏澔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漢書賈誼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爲其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釋文綏耳崔反

鄭氏曰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綏旌垂飾也綏謂舒垂之也武車亦兵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孔氏曰兵車革路也兵車尚武猛宜無推讓故不爲式敬武車亦革路取其建戈刃卽云兵車取其威猛卽云武車也旌謂車上旗旛尚威武故舒旗旛之旒以見爲美也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旒著於竿也方氏慤曰周官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武車德車並言旌猶司常通謂九旗也愚謂王之玉路建大常則不結旌而使人維之故節服氏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維之亦結之之意也左傳晉人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旆與不旆卽綏旌結旌之事是兵車亦有時結旌但德車以結旌爲常耳

史載筆士載言

鄭氏曰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氏曰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也愚謂史謂大史內史之屬周禮大史大朝覲會同以書協禮事內史掌書王命士大史內史之士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君出則大史內史載筆以從以備紀載其士又載舊時紀載之言以備徵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貔

其寄反貔婢支反徐扶夷反貅本亦作貅許求反又虛虯反○鄭註士或爲仕○今按載字方氏胡氏讀如字亦通

鄭氏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孔氏曰軍行銜枚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象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雀水鳥畫於旌上軍行值水則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必值水而防之也鳶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畫鳶於旌首而載之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鴈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軍行見彼人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也然古人不

騎馬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當是周末時禮士師兵衆虎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也摯獸猛而能擊虎狼之屬貔一名白豹虎類爾雅曰貔白狐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也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一云並載其皮方氏慤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愚謂既言車騎又言士師則士師謂徒兵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釋文招搖並如字繕依註音勁吉政反○朱雀今本註疏作朱鳥衛氏集說及石經作朱雀與孔疏合今從之又按繕字呂氏陸氏胡氏皆讀如字義亦通

鄭氏曰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軍前宜捷故用朱雀軍後宜殿故用元武元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招搖北斗第七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標搖光卽招搖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

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呂氏大臨曰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元武也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陸氏佃曰前朱雀旟是也後元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胡氏銓曰招搖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云繕甲兵鄭以繕爲勁恐非愚謂行謂軍行也朱雀元武青龍白虎皆畫之於旌以表軍陳者朱雀鶉也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鶉南方七宿有朱雀之象故前軍之旗畫爲朱鳥以象之元武龜蛇也北方七宿有元武之象故後軍之旗畫爲元武以象之東方七宿有青龍之象故左

軍之旗畫爲青龍以象之西方七宿有白虎之象故右
軍之旗畫爲白虎以象之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
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
四斿以象營室也六月之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
戎十乘以先啟行鳥章鳥隼之章也而以啟行此前朱
雀也出車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又曰我出我車
于彼郊矣建此旐矣在牧者爲前軍則在郊者爲後軍
而建旐此後元武也招搖陸氏以爲大常是也左傳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云三辰日月星也疏云九旗之
物日月爲常不云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
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戰國策建九斿從七星
之旟此天子之位也大常兼畫日月七星此獨言招搖
取其居四旗之中以指正四方也胡氏解招搖爲指揮

之義義亦可通史記孔子世家招搖市過之漢書郊祀
歌體招搖若永望上謂車上招搖在上所謂綏旌也謂
四旗垂其旒縿飛動於兵車之上所以急振起其士卒
之怒氣此所以晉人旆而諸侯畏之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孔氏曰牧誓云今日
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
一擊一刺爲一伐爾雅云局分也郭璞云謂部分也左
右有局者軍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愚謂此謂戰
時之法也軍之或進或退各有度數大司馬中軍以鼙
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
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車徒皆坐又三鼓
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
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所謂進退
有度是也左傳欒書欲載厲公欒鍼曰書退離局姦也
是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也左右之帥各司其局則部分
明而進退亦[illegible]之矣○前有水至此記人君出師車騎
軍陳之法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鄭註交遊或爲朋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
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不同國讎不吾避則
殺之孔氏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不可與共處於天
下也天在上故曰戴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並是不共天下

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者謂孝
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
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親請親
兄弟也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
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不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
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不共國謂不同
中國也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
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禮重之也而調人云
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恩赦之法也檀
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雖同不反兵與父母
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爲朋友亦報
仇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爲朋友
報也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調人云從父

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反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必須相去千里之外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賈氏公彥曰兄弟從父兄弟等之讎皆謂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有親於已者則自從親爲斷愚謂殺人者死人之父兄見殺不治以士師之法而使其子弟自復焉何也考之調人所謂讎者則過而殺傷人者乃司刺所謂不識過失遺忘而法之所宥也雖然宥之者朝廷之法而爲子弟者不能以其父兄之過而見殺而遂

已焉夫是以和之而使辟不可則與之瑞節而執之若此者皆無事乎復讎者也讎之有事乎復者蓋其和之而不聽避之而不可執之而不能者此非吏之有所徇則勢之有所格也於是孝子弟弟迫於不得已之情起而剸刃讎人之胸先王亦原其情而聽之不以爲法之所已宥而禁之也雖然徇乎人之情而其端既開將不可復止故又爲之權之以理而著爲令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蓋法也情也理也參校而歸於輕重之平先王之權衡審矣爲慮深矣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釋文壘徐力軌反又力水反

鄭氏曰卿大夫之辱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士之辱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孔氏曰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之郊里數隨地廣狹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圻故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士爲君邑宰勸課耕稼若使地土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云亦者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

臨祭不惰

鄭氏曰爲無神也孔氏曰祭如在怠惰則神不歆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鄭氏曰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神之所爲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

公助祭於君也孔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俎也愚謂此疏有二義前說乃經註之本義史記孔子世家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是大夫助祭於君當歸其俎此自徹其俎者謂士也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疏云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孔氏曰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故諱之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之明日祔於廟則以鬼神之禮事之故諱辟於是乎始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疏云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愚謂丘區二字並音去求反顏師古曰古語區丘二音不別疏說非是）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氏曰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諱王父母也愚謂禮不下庶人此謂士之禮也凡諱之禮惟及其有廟者而止廟遷則諱避之所不及也士惟一廟適士雖二廟其

一乃別子爲祖者之廟而王父母亦無廟故皆不諱王父母惟逮事父母者父爲王父母諱子從而諱之雖父沒不忍變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鄭氏曰君所無私諱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孔氏曰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愚謂入門而問諱在大夫所自當爲大夫諱但不得避已之私諱耳疏說非是然此亦謂士禮若兩大夫相與言則各得避已私諱以其尊敵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鄭氏曰爲其失事正孔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愚謂臨文凡官府文書國史紀載皆是非惟禮文而已魯定公名宋春秋不諱宋

廟中不諱

鄭氏曰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孔氏曰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則諱祖以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鄭氏曰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鄭氏曰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田氏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故詳言之此大畧言之耳陳氏澔曰夫人之諱婦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宮內也愚謂婦諱謂婦人之所諱母之諱妻之諱皆是也母之諱於已爲小功親妻之諱於已爲緦親皆不在應諱之限但以母

尊而妻親故不敢舉其諱於宮中出宮則不諱矣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期親則爲諱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辟之雜記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皆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愚謂記言大功不諱而熊氏謂大功亦諱者謂姑姊妹降服大功也然姑姊妹本期親降服大功故諱若本服大功則不諱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釋文竟音境）

鄭氏曰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所常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孔氏曰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問諱以門爲節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自卒哭

乃諱至此明諱避之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曰順其出爲陽居內爲陰孔氏曰十日有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也愚謂外事謂祭外神內事謂祭內神下篇曰踐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是也田獵出兵亦爲外事故詩言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甲午治兵皆剛日也冠昏喪祭亦爲內事故士虞禮三虞皆用柔日少牢禮曰日用丁巳春秋書葬皆柔日祭天爲外事而用辛卒哭爲內事而用剛日自爲別義不在此限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旬十日也先遠日先近日者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孔氏曰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若天子諸侯凡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文不具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從遠日而起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尊卑俱然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愚謂上言遠某日近某日者以旬之外內分遠近也下言遠日近日者以來月之下旬與上旬分遠近也特牲禮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此皆以旬之外爲遠日者也左傳卜葬先遠日此以來月之下旬爲遠日者也

日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釋文假古雅反

鄭氏曰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愚謂爲日言爲行事求吉日也卜筮有占日占事上文言外事剛日內事柔日而此言命龜命筮之辭亦曰爲日則皆主乎占日而言若爲事而占則當直舉所爲之事而命之也假借也曰泰尊之之辭言假借爾泰龜泰筮之靈以問於神也有常言其斷吉凶不差忒可憑信也

○孔氏曰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不述者士禮畧是士命筮一也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卽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

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卽席所命於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泣卜爲事命龜又有卽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氏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孔氏曰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愚謂卜筮不過三言卜筮不從者至於三則止不可以更卜筮也春秋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是也襲重也卜筮不相襲言卜筮既從者不可以更卜筮也書言卜不襲吉是也此二者皆爲其瀆鬼神也○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

聽命鬼神之意而祭則不可廢愚謂張子之言最得禮意先儒皆謂卜不吉則止不祭非也然特牲少牢皆止二筮而春秋書卜郊有三卜四卜者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然則二筮者大夫士之禮而三卜者人君之禮與士祭不諏日不吉卽於筮日更筮大夫則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則人君之卜日亦宜有與大夫不同者矣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踐依注音善王如字○鄭註筴或爲著○今按踐如字爲是

鄭氏曰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爲善聲之誤也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孔氏曰先聖王伏義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也時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擇吉而祭祀所以敬鬼神也說文猶獸名玃屬與亦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吳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以占事使民決嫌疑愚謂時謂四時時不須占以日繫於月月繫於時故兼言時日耳古人卜筮日無占十二時者孔兼十二時言之非也信時日者卜筮得吉日則人無不信其善也祭祀必擇日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擇日而誓戒之則人無敢不如期而赴事也嫌疑者是非之未決卜筮以決之猶與者行止之未定卜筮以定之信時日三句言占日決嫌疑二句言占事疑而筮之二句證上決嫌疑之意日而行事二句證上信時日之意○

自外事以剛日至此明卜筮之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鄭氏曰監駕且爲馬行孔氏曰僕御車者也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知車事故執策監駕恐馬奔走故立馬前愚謂周禮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趣馬掌駕說之頒典路大祭祀出路贊駕說則駕車之事蓋趣馬頒之馭夫主之典路贊之與

已駕僕展軨效駕釋文軨歷丁反一音領

孔氏曰展視也舊解云軨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軨左右四面視之上至於闌也盧氏云軨轄頭轄也車行由轄效白也白君道駕畢戴氏震曰說文軨車轖間橫木轖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軨兮長太息集註軨軾下從橫木按軨者軾較下從橫木統名卽考工記之軹轛也盧

稹轄頭靼之說乃因漢時路車之轄施小旛謂之飛軨遂以解經古無是名也愚謂軨爲軾下從橫之木舊說以爲車闌是也鄭氏謂綏爲覆笭笭即軨也展軨效駕謂周視車闌之三面而白君言已駕也轉者車之軸頭轄者以鐵爲之所以關軸而制轂此於展視固在所急然周視車闌則轉轄固在其內矣陸氏釋文引盧氏說作轄頭靼孔疏引之作轄頭轄陸氏爲是蓋靼施於轄端故曰轄頭靼若轉爲軸末而轄關於轉內言轄頭轄則可言轄頭靼則非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釋文上時掌反下大馬不上同乘繩證反下除乘君不乘奇車乘路馬皆同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孔氏曰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而升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取貳綏而升也跪乘者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鄭氏曰調試之孔氏曰轡御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驂馬內轡繫於軾前餘六轡分置兩手一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曰執策分轡驅之驅馬行也五步而立者僕跪而驅馬得五步而僕倚立待君出也愚謂驅馬不可跪上云跪乘謂未驅之前及既立之後也立駐車也公食禮曰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釋文并必政反攘如羊反又音讓辟音避

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

鄭氏曰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郤也或者攘古讓字孔氏曰并轡授綏者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餘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回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車將行故左右侍者悉遷郤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愚謂并轡授綏者并轡策於左手中而以右手授綏引君升車也蓋御車向前則君在僕之左授綏向後則君升在僕之右且右手引君有力也攘古讓字荀子盛揖攘之容是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釋文驅起俱反徐起遇反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遘反

鄭氏曰車右勇力之士備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孔氏曰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撫按止也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頭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初在門內勇士從趨在車後車行既至大門方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溝渠必步是車右之禮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下車也車若至門閭溝渠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勇士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車者僕下則車無御也愚謂騶趨字通荀子騶中韶護以養耳車驅而趨謂車既驅而疾行也周禮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或曰騶如字說文騶御也蓋周官馭夫

僕夫趣馬之屬掌駕馬者車初行恐馬或驚逸故騶隨至大門也門閭門閻巷門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孔氏曰兵車參乘之法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戈盾在右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若是元帥則在中軍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成二年鞌之戰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師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檀弓疏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釋文拘古侯反又音俱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孔氏曰凡僕人之禮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也車上僕所主故爲人僕必授人綏也僕者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則否謂僕者敵體則不受其綏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猶當撫止僕手不聽其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郤手從僕手下拘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非贄幣也孔氏曰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賤不牽上堂犬則執緤馬則執靮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蹋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孔氏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老人也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尋常出入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樂師註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國中人多若馳車則蹋

人故不馳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是不誣十室也愚謂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視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樂師註謂王有車出之事登降於大寢之階前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車與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釋文御依註音迓五嫁反

鄭氏曰御當爲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釋文爲于僞反蓌子臥反又側嫁反挫也沈租嫁反又子猥反 盧本作踒

孔氏曰介甲鎧也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也愚謂拜者必跪介者所以不拜者爲其拜則枝拄其
拜故不拜也○陳氏祥道曰兵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軍容入國則民法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
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容入軍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不曠左君存惡
空其位孔氏曰祥猶吉也吉車爲平生所乘葬時用爲
魂車曠空也車上尚左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
路也王有五路王自乘一餘四路皆從行臣乘此車不
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
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戎路
則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愚謂載柩之車爲喪車故謂生
時所乘用爲魂車者爲祥車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
俯

鄭氏曰進左手後右手遠嫌也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
也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
形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
嚮爲敬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 釋文奇居宜反

鄭氏曰出入必正奇車猥衺之屬孔氏曰國君出入必
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法者之車也隱
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漢桓帝
時禁臣下乘之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釋文欬開代反

鄭氏曰不廣欬爲若自矜不妄指爲惑衆孔氏曰車已
高若在上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在車上高
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爲惑衆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釋文巂本又作㝜惠圭反○鄭注巂或爲縈

鄭氏曰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
俛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孔氏曰巂規聲相近規是圜故
讀從規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
圍三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
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
引車其尾近在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瞻視
馬尾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
中不內顧是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釋文彗音遂徐雖醉反又四歲反卹蘇沒反勿音沒驅如字又羌遇反○今按注疏讀卹勿爲窣沒爲句吳氏卹勿並如字卹字驅字爲句

鄭氏曰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孔氏曰入國不
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曰
策彗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疾也軌車
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子曰策彗疑
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曰彗卹謂埽拂
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釋文齊側皆反○下齊牛式宗廟當從周禮註作下宗廟式齊牛

鄭氏曰自此下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孔氏曰齊右職
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
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
周禮注爲正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方氏慤曰齊牛
祭牲也歲時齊戒而朝之故謂之齊牛愚謂國君至宗

廟下車敬祖考也廣其敬則於齊牛亦式之爲其神之所享也大夫士至公門下車敬君也廣其敬則於路馬亦式之爲其君之所乘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鄭氏曰載鞭策不敢執也愚謂乘路馬謂以他車駕路馬而調習之也必朝服者敬路馬也蓋御與左皆然鞭馬箠策馬杖載之者備而不敢用也不敢授綏者不以綏授居左者辟御君之禮也此二句言御者之法左必式者又言居左之法也大夫士式路馬御者不能式居左者恒必式也此與上乘路車皆言左必式則乘路車路馬者御與左皆別人矣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釋文蹙本又作蹴采六反又子六反

鄭氏曰齒數年也誅罰也孔氏曰步猶行也牽行君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也芻供君馬所食若以足蹴路之則有責罰論量君馬年數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禮記卷四終

永嘉後學李楷渊原栞
泰順後學陶鍾翼補栞

禮記卷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一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釋文奉本亦作捧芳勇反

鄭氏曰高下之節孔氏曰凡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之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恆著深衣此明尋常提奉益可知也愚謂疏以此爲尋常提奉之法是也而謂深衣之帶與朝服等之帶高下不同則未然人長八尺頭長一宜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自肩以下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帶下四尺五寸則肩之下二尺一寸三分寸之二帶之所在也衣之度二尺有二寸帶正當其下際則於束衣不固故喪服記云衣帶下尺衣當帶下之處别以一尺續之然後可以束帶而固衣也由此言之朝祭之帶與深衣之帶其高下並同而不在心上亦明矣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釋文上時掌反綏依注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

鄭氏曰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孔氏曰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

故謂心爲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凡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故鄭云此衡謂與心平也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器與心齊平也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卽上提者當帶也愚謂執猶奉也上謂尊常奉物故不分尊卑皆與心齊此謂行禮之時爲其君執物故分别尊卑以爲高下也論語孔子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此國君平衡之法當心者也由是推之則上衡高於心綏之下於心可見矣士則提之者謂當帶與提物同也○馬氏晞孟曰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爲吉凶之所召以一執玉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夫見於奉持操執行走屈伸之際者其可忽乎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重愼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孔氏曰主亦君也禮

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愼器雖實輕而執之猶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釋文操七刀反

鄭氏曰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孔氏曰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曳拽也踵腳後也行時不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也愚謂尚左者謂以左手爲尊也少儀云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上篇言執弓遺人之法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此執弓尚左手之法也則其餘可推矣蓋凡物之有上下者則以左手執其上端右手執其下端如弓之左執弣右執簫冠之右執項左執前衣之左執領右執要是也其無上下者則但以左手所執之處爲尊其以之授人則亦以左手之所執授之若奉席如橋衡鄭謂橫奉之左昻右低如有首尾是也凡執物皆然若幣圭璧則圭有上下幣與璧無上下而執之皆以左手爲尊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釋文折之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珮非倚於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愚謂上文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言行步之儀此又言立而授受之儀也磬折謂身微僂如磬之曲折也磬折則佩垂於前立則磬折垂佩者謂非與君相授受者則賓主之立皆以磬折垂佩爲度上篇言遺人弓者

尊卑垂帨是也主君也佩倚者身直則佩倚附於身也此又言與君相授受之法君佩或倚或垂者物或重或輕或受器於已臣或受之於他國之聘賓故有不必爲恭而佩倚者有恭敬而佩垂者臣則視君之身容以爲節而皆視君加恭所以尊君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釋文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劉氏彝曰此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琥璜璧琮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愚謂裼露也謂搯上衣之袒於內而露其中衣也襲重也謂舒其上衣之左袒以重於右襟之下而掩其中衣也裼爲見美襲爲充美行禮以裼襲爲文質之異聘時崇敬賓主皆襲而其玉則圭璋也圭璋

則特達而無藉者也聘禮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行享尚文賓主皆裼而其玉則璧琮也璧琮則加於束帛而有藉者也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也裼襲因聘享而分不分玉之有藉無藉而起而玉有藉無藉聘享時亦不同故記會而言之○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氏曰凡執玉之時必有藻以承乎玉鄭註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是藻

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一者絢組垂之玉藻說詳雜記下今言無者據垂之也朱子曰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與經文及所說上下文俱相反疑據下脫一不字愚謂疏云據垂之者蓋謂以韋衣木之藉常在不可以言無藉今言有藉無藉者據絢組繫可垂者而言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註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註云上介不襲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是屈藻之時皆襲所謂無藉者襲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恩云初享享字當作聘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故無藻朱子曰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抵捂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特以加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者裼耳○按此上申注前說鄭云圭

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其上特有圭璋貨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蒙覆之故云襲璧以帛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圭璋特以下明賓主各自爲裼襲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享時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按此上皇氏熊氏二說並申註後說愚謂此條注有二義而疏爲三說垂藻爲有藉而賓主裼屈藻爲無藉而賓主襲此解注前說之義一也皇氏謂圭璋特爲無藉故用物蒙覆爲襲璧琮加束帛爲有藉惟用輕細之物蒙覆爲裼熊氏謂朝時圭璋特賓主俱襲享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此並解注之後說三也聘享之玉别無他物蒙覆皇氏臆說無據此不待辨而明者至玉之垂藻屈藻則

見於聘禮者甚詳始受君命賈人取圭垂繅以授宰宰屈繅以授使者使者垂繅以授上介上介屈繅以授賓既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然惟於上介授賓言不襲而其時圭則屈繅也其餘皆不言裼襲之變然則圭之垂繅屈繅與人之裼襲初不相因矣禮於上介授賓言不襲欲明襲者惟賓一人上介雖將行聘禮執圭猶不襲耳非以屈繅之必襲而特見其不襲者也故劉氏陸氏惟取熊氏之說而朱子亦以爲然○凡衣冬有裘夏有絺綌春秋有襌絅袍繭其上有中衣中衣上有禮衣若朝服皮弁服之屬是也禮衣皆直領而對襟其當胸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袵袵恒摺於衣內而露其中衣謂之裼若禮之尤重者則舒其袵而掩於中衣謂之襲經記但言裼無言裼衣者而注疏乃以禮服

內之衣指爲裼衣實則裼衣卽中衣也中衣之所用與上服同而别以華美之物爲之領緣如諸侯則黼繡丹朱大夫士雖不可考亦要必視其上服之色爲華故裼謂之見美下文云天子視不上於袷中衣與深衣同制故有袷古人以裼爲常裼則露其中衣之袷故視天子者據之以爲節然則裼衣之卽中衣明矣孔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皮弁之屬則裼衣上服之間多一襲衣矣聘禮賈疏謂冬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夏有絺綌春秋則袷褶其上有中衣中衣上有上服此不别言襲衣視孔爲優然不知裼衣卽中衣而誤以爲冬夏之分則亦未爲得也

○自篇首至此皆明執物之儀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釋文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曰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謂兩媵貴於諸妾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謂妾之有子者呂氏大臨曰卿老世臣家相皆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貴妾也愚謂上卿謂之卿老者諸侯之卿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世婦妾之貴者謂二媵也或曰左氏每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夫人之姪娣貴於左右媵也世臣父時舊臣也大夫士娶亦有姪娣左傳穆叔娶於莒曰戴巳生文伯其娣聲巳生惠叔又曰臧宣叔娶於鑄而死繼室以其姪家相臣之主家事者所謂宰也長妾妾之長者士昏禮曰雖無娣媵先士娶或不必有姪娣故但推其年長者爲貴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世或爲大

鄭氏曰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采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愚謂余小子天子在喪自稱之辭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嗣子某在喪而稱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侯之辭也晉有小子侯此諸侯在喪而僭天子之稱者左傳趙襄子謂楚隆曰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此大夫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世子君之適子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家故諸侯之子謂之世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儲貳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釋文使音史射市夜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鄭注憂或爲疾

鄭氏曰射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孔氏曰射以觀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不得云不能但當自言有疾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士祿代耕而云負薪亦謙辭也憂勞也若直云疾則似傲慢故陳疾之所由言已有擔樵之餘勞故不堪射明非假也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矣故士不能射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孟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薪猶負薪也愚謂

孟子集註云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義亦通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新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孔氏曰君子行禮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遞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貴正嗣孫居其首舉此三條餘冠昏之禮從可知也愚謂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此三者列國所行容有不同非但爲夏殷周之殊制也雖禮無明文可見然以喪禮言之如幕則或布或綃祔則或合或離拜則或稽顙而後拜或拜而後稽顙士喪禮沐稻而喪大記則沐粱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則大夫士同西領北上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蓋禮之大體不容或異而其儀文曲折之間不能盡一故冢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者其所同俗者其所不盡同者也謹脩之者講習於平時審行之者致詳於臨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釋文朝直遙反下皆同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宗後宗子也愚謂三世言其遠也爵祿有列於朝謂其宗族尙有爲卿大夫者也自此而往謂之出自彼而至謂之入出入有詔於國謂與舊國以吉凶之事相赴告者也以道去君而未絕者爲舊君有服則君之喪固赴之而其死亦必赴於舊君矣至於三世則已遠然爵祿尙有列於朝則與其舊君猶以吉凶之事相赴告蓋其義猶未絕也兄弟宗族猶存則僅存而已而未必有列於朝矣如是則雖可以無詔於國而要不可自絕於其宗也故必反告於宗後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鄭氏曰出入無詔於國以故國於已無恩興謂起爲卿大夫愚謂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則出入無詔於國矣然猶未可遽變其舊俗唯起而爲卿大夫然後可以從新國之法蓋始爵者得自爲宗旣可以自別於其宗則雖變其舊俗可矣其有列有詔而興者亦當然嫌無列無詔者或不待興而遽變舊俗故特明之○自君子行禮至此論去國者行禮之事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已孤不更名亦重本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孔氏曰暴貴謂士庶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爲作美號父賤無謚今忽爲造之似如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

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愚謂已孤不更名重違其父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而況敢自奪乎謚本於尊者所成故天子之謚本之於天諸侯之謚請之於王子無謚其父之法也武王庚戌柴望之後然後三王皆稱王蓋告於天而王之也若私爲父立謚在天子爲蔑天道在諸侯爲亂王章而亦非所以尊其父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孔氏曰喪禮謂朝夕奠及葬等事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復常大祥除服之後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禫後宜讀之愚謂凶事不豫習故喪葬之禮至居喪乃讀之古人以弦誦爲常除喪則反其所業也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非其時也馬氏晞孟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又況祭祀可言凶乎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況公庭可言婦女乎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釋文倒多老反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孔氏曰書簿領也文書筴龜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皆有誅責也方氏慤曰此非大過而皆有誅蓋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與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氏曰龜筴臣之龜筴也愚謂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君賜之几杖未受賜者不得以几杖入朝也席坐席也朝內卿大夫視事之室蓋有君所常設之席故不可持席以入嫌其自表異也蓋以禦雨亦以表尊朝位在庭雨則廢持蓋嫌其表尊也鄭謂席蓋爲喪車非也果爾則當言車不當但舉其席蓋也素白色繒也重素素冠素衣素裳司服所謂素服遭災變之所服也絺綌褻衣其上宜有中衣與禮衣爲所謂必表而出之也袗絺綌則不敬矣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釋文苞白表反扱初洽反厭於涉反○鄭注苞或爲菲

鄭氏曰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喪冠厭伏孔氏曰苞屨謂藨蒯之草爲

屨杖齊衰之屨也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藨蒯之非也此云苞屨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註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此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謂未殯之前主人非君命不出大門而云扱衽不入公門者謂臣有死於公宮若叔弓於禘祭涖事而卒者則其子不以扱衽入也三年之喪雖權制亦必卒哭乃服金革之事未卒哭以前無以冠絰衰麤入公門之禮苞屨不入公門蓋謂爲妻杖期之服若爲母杖期卒哭

變服之前亦無入公門之禮也厭伏也喪冠謂之厭冠者以其無武而其狀卑伏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後蕤是喪至大祥冠始有武也服問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則齊衰之喪入公門者自身以下之服悉變之惟其在首者自若也厭冠不入則必弁首絰去之矣其爲大功以下者與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版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孔氏曰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曰書方愚謂此謂有死於宮中而君所不主其喪者故此諸事須告君乃入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愚謂此所以杜專擅之端冉有與季氏議政於私室孔子非之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

鄭氏曰重先祖及國之用愚謂君子謂諸侯也廏養馬者庫藏財物者宗廟所以奉先祖故爲先廏庫所以資國用故爲次居室所以安身故爲後緜之詩曰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此宗廟爲先也又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天子之皐門於諸侯爲庫門此廏庫爲次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正門曰應門其內乃爲寢室是居室爲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釋文造才早反一本作凡家造器器衍字養羊尙反一如字）

鄭氏曰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賦出牲孔氏曰祭器爲先者尊崇祖禰也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云犧謂牛卽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廏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互言也愚謂月令季冬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大夫有采地其祭祀之犧牲亦令民供之故曰犧賦士祭以特牲大夫祭以少牢此言犧賦則用大牢矣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然則大夫之殷祭固以大牢與殷祭者謂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鄭氏曰祭器可假服宜自有孔氏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有田祿者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同可以暫假也愚謂田祿者大夫士各有采地無采地者其祿亦皆出於公田之所入疏以田祿專爲采地非也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必采地乃謂之有田則士之得祭者寡矣孟子曰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是知凡仕者卽爲有田不必待賜采地也不設祭器者無田祿則力不能設祭器且薦之需器少可以假而有也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釋文粥音育衣於旣反
鄭氏曰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釋文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下同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
鄭氏曰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孔氏曰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寓於同官令彼得用不致敗壞冀還復用大夫士皆然也愚謂此寓祭器有三義一使人得資其用二令器不朽蠹三已還得復取之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釋文壇徐音善鄉息亮反緣悅絹反鞮都兮反又徒兮反簚本又作幭莫歷反髦音毛蚤依注讀爪鬋子淺反○鄭註簚或爲幕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予環則還予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爲飾士冠禮云元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絇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絇也素白狗皮也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illegible]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illegible]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鬋髮也吉則治鬋爲飾凶故不鬋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已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呂氏大臨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墓捐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之馬氏晞孟曰士虞禮曰旣祔則沐浴櫛搔翦則不蚤鬋者未祔之禮也愚謂踰竟乃行此禮者未踰竟猶冀君之反之也壇與墠通除地也位張帷爲哭位也左傳魯公孫歸生奔

齊墠帷復命於介鄉國而哭者哀離其父母之邦也素白繒也衣裳及冠皆以白繒爲之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謂此服也緣中衣之緣徹之者爲采色之華美也鞮屨革履也士冠禮曰白屨柎之以魁鞮屨蓋不柎者故以其質名之素簚者白狗皮爲簚而素繒緣之也王之喪車木車犬𧜟疏飾素車犬𧜟素飾是犬簚有不用素緣者故言其緣以別之盛饌則祭不祭食則疏食菜羹而已○王氏安石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囚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魯乃未

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爲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愚謂大夫待放之說出於公羊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大夫之去國者多矣未聞有待放三年而後去者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以道去君者宜無如孔孟亦未聞其待放三年而後去者也孟子之告齊宣王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古之去國者其君臣相與有禮不過如此則其去固不俟三年而必無待放竟上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之事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釋文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大夫士見於國君及下文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皆謂大夫士私行出疆或去已國而適他國而見於其君與其大夫者也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此雖奉命出聘而其見鄭伯非君命亦當用此禮也勞之謂慰其道路之勤勞也還辟者逡巡不敢當也再拜稽首者答君之意也迎拜者迎之而拜其辱也還辟不敢答拜者不敢亢賓主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再拜賓亦再拜稽首者聘賓奉主君之命與此私自見國君者不同也言君若勞之君若迎拜則君蓋有不勞之不迎拜者矣亦以其私見國君故禮之隆殺無定也○鄭氏曰勞之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案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此註云大夫入門再拜蓋文有誤脫）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之禮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卽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迎拜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案聘禮主君迎賓於大門內此疏云大門外蓋亦傳寫之誤）愚謂註言君勞使介此聘禮反命而君勞之之事也疏言君勞賓介此聘禮私覿之後賓出至大門內而主君勞之之事也是勞之而再拜稽首於已國及他國之君皆有此禮矣然君於其臣不迎拜此云君若迎拜則非見已君聘禮主君迎拜乃一定之禮此云君若迎拜則固有不迎拜者矣且聘禮乃爲君奉使不可云見於國君以是知此所言乃私見之禮而非聘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愚謂士相見禮主人皆先拜客而此乃有客先拜主人者以下文同國始相見觀之則此謂尋常相見而非始相見者也始相見者主人必先拜辱非始相見則無拜辱之禮故惟所敬者則先拜之特牲禮主人宿尸尸出門左主人再拜尸答拜少牢禮宿尸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此時主人來在尸家而先拜尸卽客先拜主人之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釋文見賢遍反下大夫見士見同）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孔氏曰凡拜而不答拜者惟有弔喪與士見已君耳弔賓爲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

雖拜已不答也士見已君君尊不答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爲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鄭氏曰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愚謂此皆謂始相見者也見於國君見於大夫之說已見於上拜其辱者拜其自屈辱至此郎上文云君若迎拜是也君於已臣不拜辱士相見禮曰大夫士則奠贄再拜君答壹拜同國始相見謂士自相見或士見於大夫也於此言同國則上言見於國君見於大夫爲異國明矣○大夫見於國君四句疏亦以聘禮言之然大夫奉命出聘旣不可謂見於國君且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聘禮初無其事賓問卿大夫出迎於大門外再拜大夫

與賓相與行禮而士不與焉至衆介私面則入門奠幣再拜而大夫不迎拜然則其非聘禮又可知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鄭氏曰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大夫於臣必答拜辟正君孔氏曰君於已士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也
男女相答拜也釋文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
鄭氏曰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自大夫士見於國君至此明尊卑相拜之法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釋文麛音迷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孔氏曰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是鹿子凡獸子亦得通名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方氏慤曰圍澤掩羣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馬氏睎孟曰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釋文縣音元下同○今按樂舊如字亦通當音洛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

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曰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旣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其草萊也凶年人應各採蔬食若使民治道則廢取蔬食故不治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愚謂周禮膳夫大荒則不

粱卽不祭肺也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故公食大
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食粱者去其加也飲酒謂
與賓客燕也士與賓客燕得以樂樂賓投壺禮言又重
以樂是也此於周禮大司徒荒政爲弛力眚禮蕃樂之
事而稟人所謂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者皆自
貶以憂民節費以足食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孔氏曰玉謂佩
也徹亦去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言君無故不去玉則
知下通於士也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但玉以比
德爲重故於君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
但縣勝故大夫言之愚謂琴瑟之樂通乎上下若大夫
士樂縣則惟賜樂者乃有之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

是也賜樂出於特典而不以爲常禮雖大夫亦不必皆
有縣故特牲少牢禮無樂若公事得用樂者則不係乎
賜否故鄉飲鄉射禮皆有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據
已賜樂及公事用樂者言之也但大夫位尊賜樂者多
故言無故不徹縣士卑賜樂者少故但言琴瑟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呂氏大臨曰君臣上下之交
不問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所以達臣子之誠心
而不可郤也愚謂他日君乃問之者獻時不親見君也
安取彼者士祿薄故問其物之所從來恐其致之之難
而有所不安亦體羣臣之意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
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必請者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
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勞則拜拜而后對亦起
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也愚謂君勞之以下
大夫士之禮皆然○或曰爲人臣者無外交而乃有私
行出疆者何也曰所謂外交者謂若衞孫林父善晉大
夫晉范鞅私於季孫意如自相交結以行其私者耳若
慶弔昏娶之禮通於他邦者輕則遣使重則自行固禮
之所未嘗禁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人於他邦
則束脩之問出竟矣雜記有赴於他國君大夫之禮則
赴弔之使出竟矣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士昏禮若異
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大夫士有娶於異邦者昏
禮必親迎此則又以情與禮之重而自行者也先王之
於臣子待之以忠信恤之以情誼而爲之臣者亦莫不

盡忠以事其上至於姻戚朋友之好或有在他國而與
之往來者乃人情之所不可已且與所以忠其君者未
嘗相妨豈必欲一切禁絕而後爲忠於已哉然則春秋
之譏祭伯何也曰人臣私行出疆必其事之不可已者
可已而不已則非靖共之義矣此祭伯之所以見譏與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
也士曰奈何去墳墓
鄭氏曰皆臣民殷勤之言愚謂國君亦有宗廟墳墓而
獨言社稷者重其所受於天子也於大夫言宗廟於士
言墳墓互言之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鄭氏曰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春秋傳曰國滅君死
之正也死眾死制死其所受於君眾謂軍師制謂君教

令所使爲之。孔氏曰：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者，宗廟墳墓已私有之，爲臣事君，不可爲己私事死。衹得死君之師衆與君教令。」愚謂國君守社稷者也，故社稷亡則死之；大夫爲君帥師衆者也，故師衆亡則死之；士爲君守法制者也，故法制見奪則死之。子玉敗於城濮而死，子反敗於鄢陵而死，可謂能死衆矣。齊大史書崔杼之弒，虞人違景公之召，可謂能死制矣。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釋文：分，方云反。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鄭氏曰：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愚謂君天下曰天子，謂君天下者天下之人稱之曰天子，猶君一國者國中之人稱之曰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又曰「君一位」，是也。春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是天子之稱非但施於蠻夷矣。職，六官之職也；所治之事謂之政；所著之效謂之功。分職授政任功，謂分六官之職而授之以政，任之以功也。朝諸侯者，臨外臣之事；分職授政任功者，治內臣之事。予一人，天子自稱及擯者之辭，謙言己亦人中之一人耳，猶諸侯之稱孤寡也。徐：扶問反。予，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鄭氏曰：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孔氏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山川之屬，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釋文：畛，之忍反。鄭注：畛或爲祇。

鄭氏曰：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疏云：甫者，丈夫美稱。云且字者，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後凡鄭註言且字者放此。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孔氏曰：天子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呂氏大臨曰：畛，猶畦畛之相接，與交際之際同義。愚謂鬼神謂諸侯國內山川及先代諸侯之有功德者。稱字而不稱名者，以其神卑，且告祭禮簡故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天子復，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孔氏曰：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之至，猶望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的指，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則王者必知呼已而反也。以例而言，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

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

鄭氏曰：告，赴也。登，升也。胡氏銓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皆曰陟，陟亦登也。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孔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主用木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主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之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立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呂氏大臨曰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言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夏殷人祔廟稱帝遷据世本當有所考至周人有謚始不名帝愚謂竹書紀年夏天子皆稱帝左傳曰昔帝夷羿亦當夏時國語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周則未聞有

是稱也然則立主稱帝爲夏殷之禮無疑矣○孔氏曰卒哭明日而立主至小祥作栗主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大夫士亦卒哭而祔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鄭君不駮明同許意故註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惟立尸未有主也趙氏汸曰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虞爲喪祭祔爲吉祭喪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虞則埋之者喪祭有終也將埋重必預作主重與主不並立者神依於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主以吉祭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鄭氏通二傳爲一已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爲說是蓋公羊學者妄言之耳愚謂鄭氏謂大夫士無主先儒多疑之然士虞特牲少牢皆不言有主如大夫士有主則既葬之後作之於何時設之於何日饋食之時出之於何時設之於何所皆經之所必不得而畧者而今皆無之則其爲無主可知也或謂無主則神無所依是不然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大夫士雖無主而

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特牲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則神固不患於無所依矣始死未有筵几故立重既葬埋重則以筵几依神但天子諸侯禮隆既有筵几更有主耳然葬還重不入廟門既虞乃作主則天子諸侯虞卒哭之祭亦但以筵几依神也左傳孔悝反祏大夫有主乃亂世僭禮不可據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曰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悉謂在喪曰予小子除喪曰予一人此天子自稱之辭也康王之誥曰眇眇予末小子在喪之辭也成王之詩曰閔予小子初免喪未欲遽稱予一人謙辭也若史册所書則踰年曰王以春秋於魯君踰年皆書公卽位知天子踰年亦書王也若臣民稱之則雖未踰年已曰王以左傳於未踰年之君皆稱公知天子未踰年其臣民已稱曰王也周襄王以魯文公八年崩而春秋於十年書毛伯來求金不稱王使公羊傳遂有三年稱王之說不知毛伯至魯在文九年之春其出使實在文八年之冬頃王立未踰年也未踰年所以不稱天王者以其未卽位未成君也人君踰年而卽位卽位則天子曰天王諸侯曰公不復名矣不待除喪也春秋昭二十四年天王居於狄泉是也○自君天下曰天子至此明天子稱謂之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釋文嬪音頻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孔氏曰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天子立官先從后妃爲始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按下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彼疏引白虎通訓后爲君義優於鄭夫扶也言其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進而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嬪者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凡后妃以下以次序而上御於王鄭註周禮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此孝經援神契文

愚謂此言天子之內官也周禮天官有九嬪以下而無三夫人然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內官列職自九嬪以下而不及三夫人猶外官列職自六卿以下而不及三公也周禮九嬪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從文便耳其次第則當依周禮妻卽周禮之女御謂之妻者蓋諸侯之妃曰夫人尊與三夫人同也大夫之妃曰世婦尊與世婦同也士之妃直曰妻而其尊視女御故女御亦謂之御妻諸侯則謂之諸妻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是也夫人之尊視三公嬪視孤卿世婦視大夫妻視士其賤而無爵命者曰妾故不列於周禮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晉語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昭註妾給使者又鄭語府之童妾未旣齔而遭之皆是也○鄭氏所言御見之法本於孝經援神契先儒多疑之然易曰貫魚以宮人寵周禮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內則妾未老必與五日之御則人君後宮進御有序經典有明文非惟緯書言之矣諸侯之御以五日而徧則天子之御以十五日而徧亦其差宜然也此蓋所以防私寵杜專妬泯怨曠廣嗣續乃先王正家之一端豈可以其出於緯書而概非之乎昏義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天官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王有六宮則十二人此以三夫人九嬪充之者也下大夫四人則爲二十四人此以世婦充之者也中士八人則爲四十八人此以女御充之者也則世婦女御固有不必備乎二十七與八十一之數者矣

此天官之所以不言其數與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呂氏大臨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陳氏澔曰六者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愚謂自此以下至五官致貢曰享言天子之外官也周官無大士鄭氏以大史以下皆春官之屬故以以神仕者當之然大宰大宗皆六卿大史大祝大卜皆大夫而以神仕者特中下士恐未可並列而爲六大蓋此所言非周制不必以周官之名强求其合也古者以治天道之官爲重故少昊紀官首爲厤正而堯典一篇獨詳羲和之命此言天子建官先以六大自大宗以下皆爲事鬼神治厤數之職蓋猶有古之遺意焉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鄭氏曰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吳氏華曰郯子言少昊官名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與曲禮五官同愚謂吳氏之説是也士事字通詩勿士行枚陟降厥士義皆爲事司士卽司事也古者掌水土與掌百工之官爲二故虞有司空又有共工司事掌百工之事卽舜時共工之職也五衆謂五官之屬也○孔氏曰案甘誓及鄭註三王同有六卿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説殷家六卿之名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天官以下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家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天官六官法天之六氣地官五官法地之五行也愚謂舜所命者九官而甘誓云乃召六卿則三代同置六卿明矣此篇所言與周禮不同鄭氏以爲殷制然不見六卿之名孔氏謂大宰合五官爲六卿或當然也至其所言法象天地之説亦第以意推説别無他據今姑存其説以俟考焉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倉人廩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内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愚謂均人掌地稅之政令稻人掌稼下地及除草萊皆不可以言府器貨之爲物甚多而以角人丱人二職當之可乎呂氏之説稍爲該括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

工築冶梟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陳氏祥道曰大宰以下理天道者也司徒以下理人道者也司士以下職地物者也土工以下飭地材者也

五官致貢曰享〔釋文享許兩反舊許亮反後皆放此不復重出〕

鄭氏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孔氏曰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愚謂不言六府六工者六府六工即五官之屬也言五官則六府六工在其中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釋文長丁丈反後皆同擯本又作儐必刃反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同姓二字○鄭註是或爲氏〕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孔氏曰三公加一命爲二伯伯長也爲內外官之長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愚謂擯於天子謂介傳辭以告於天子之擯擯者受之以告於天子也凡擯介亦通名其所稱之辭亦同也三公內臣而有擯於天子者蓋王大合諸侯二伯率當方諸侯以見於天子則有擯介以傳辭也天子之老亦擯者辭也於外曰公謂其國外之人稱之同[illegible]其本爵若春秋書周公召公是也於其國曰君謂其臣民稱之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則二伯惟三公爲之外諸侯無爲二伯者雖齊桓晉文亦爲當州之伯而已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二伯謂之王官伯所謂五官之長曰伯也左傳僖元年凡侯伯分災救患討罪禮也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爲侯伯州伯謂之侯伯所謂九州之長於外曰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釋文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孔氏曰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愚謂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辭也牧在外亦謂之伯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八州八伯是也其入天子之國則曰牧辟二伯之稱也覲禮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牧尊於大國而曰叔父叔舅者蓋亦辟二伯而因以別異於大國之不爲牧者鄭氏謂禮有損之而益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稱晉文公爲叔父以州牧之稱稱之也昭九年稱晉侯爲伯父以大國之稱稱之也於外曰侯者亦依其本爵稱之若春秋書晉侯齊侯是也不言擯於諸侯之辭者文不具也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其擯於諸侯之

辭與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孔氏曰卑不得稱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擯者畧可知也愚謂夷狄戎蠻此謂中國之外蠻鎮蕃三服之諸侯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是也每方亦選賢者以爲之長雖有大國益地至侯伯而其爵不過子其入天子之國亦卽其

本爵稱之而無牧伯之號蓋以其遠而略之也於外自稱謂於其所長諸侯之中擯者所稱之辭也王老言天子長老之臣尊大之號也入王國不得稱牧所以抑之以別於中夏之侯伯在外自稱曰王老又所以尊之以鎮服其戎狄之族類鄭氏謂威遠國是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孔氏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是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旣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若男亦稱男也若與其臣民言則曰孤孤若特立無德能也愚謂自稱曰孤自稱於臣民及諸侯皆然○自天子有后至此記天子立官并諸侯稱謂之事

禮記卷五終

廩膳生永嘉周培珍原栞
仁和學訓導蔡鳳翔覆栞

禮記卷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釋文依本又作扆於豈反見賢遍反下文除相見皆同宁徐珍呂反又音儲

孔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註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當依而立是於秋受覲禮也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

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幷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故云當宁而立也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春朝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愚謂覲者諸侯秋見天子之名朝者諸侯春見天子之名依設於廟宁在治朝則覲禮在廟朝禮在朝也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入廟北面而覲則無東上西上之文是諸侯雖同受次於廟門外但一一入覲不同時旅見也朝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旅見矣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則四時之朝禮異也鄭氏謂夏宗依朝冬遇依覲今儀禮惟存覲禮朝遇宗皆亡大約朝禮和覲禮嚴朝禮文覲禮質朝禮盛覲禮簡周制六服諸侯分年朝王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每歲當朝之諸侯雖同在一服之內然道里不能無遠近又或有疾病事故其至不能無後先王則因其至之時以爲之禮春則用朝禮夏則宗秋則覲冬則遇葢放天時之溫肅以略爲行禮之別而又因以勉諸侯使疾於朝而不敢怠也○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孔氏曰崔氏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設擯介傳辭訖則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時王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摯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說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春秋受摯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出迎愚謂儀禮覲禮受摯受享皆在廟此云當依而立與儀禮合至朝禮此云當宁而立則在朝也大行人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在廟也故鄭氏謂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欲以兩通其說然司儀言諸侯相朝廟中將幣兼該朝享不應大行人之廟中將幣乃專指受享也且受摯之禮重於受享何以大行人言受享而反

畧受摯耶且禮以廟受爲隆何以受享於廟而受摯反在朝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王迎諸侯賓主朝位之法先儒以爲春夏之朝異於秋冬者也然如崔氏之說則王先迎賓而後行朝禮如熊氏賈氏之說則先行朝禮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受享禮經散逸先儒各以意說今姑並錄以俟考焉○此言諸侯見天子之禮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釋文郤邱逆反盟音明徐亡幸反

鄭氏曰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孔氏曰約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相約束以爲信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奬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呂氏大臨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會禮詳而遇禮畧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郤地竟上之

地也時綏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日無期地無所也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畧有如此者愚謂以言語相要結謂之誓殺牲用書而臨之以神謂之盟春秋有胥命殆所謂約信曰誓與此一節言諸侯相見之禮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釋文自謂一本作自稱

臣某侯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上言某者其國也下言某者其名也侯者謂其爵爲侯者也若伯子男亦各因而稱之玉藻曰諸侯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蓋當曰某土之守臣某侯某此不曰某土之守玉藻不曰某侯皆文畧耳其爲州牧則曰某土之牧臣某侯某四夷之長則曰某屛之臣某子某自稱曰寡人謙言寡德之人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釋文適音的

鄭氏曰凶服謂未除喪孔氏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愚謂適子孤諸侯未除喪稱於諸侯之辭左傳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然在衰經之中是既葬之稱猶然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稱國者遠辟天子愚謂此皆祝辭所稱也曰孝子者謂祭禰廟也曾重也曰曾孫者言已乃始祖之重

孫上本其得國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此雖爲祭外神之稱其實內事自曾祖以上亦曰曾孫言於所祭者爲重孫也郊特牲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是也若祭祖則曰孝孫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鄭氏曰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且字孔氏曰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天子復曰天子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呂氏大臨曰復稱字與大夫士異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有所降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既葬見天子代父受國也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

聘問之禮也其禮並亡孔氏曰準春秋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位雖巡守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未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是也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愚謂凡禮之象正禮而行者皆曰類故祭禮有類朝聘之禮亦有類類見象諸侯見於天子之禮也言謚曰類象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之禮也蓋未受王命不敢自居於諸侯之禮故其朝聘於天子皆曰類言依於諸侯之禮而爲之爾○陳氏祥道曰在喪朝王其禮蓋下於先君以皮帛繼子男以周

禮與命推之可知也其服蓋吉服特不免絰而已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及記之服問推之可知也愚謂麻不加於采陳氏謂類見用吉服而不免絰恐未必然諸侯始見於王與諸臣在國見君禮自不同未可以見於君無免絰之禮決之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釋文使於使者並色吏反

鄭氏曰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愚謂此謂擯於諸侯之辭也天子之三公繫於天子言之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繫於其君言之曰寡君之老皆所以表其尊○自諸侯見天子至此明諸侯及其臣稱謂之法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釋文濟子禮反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同士良反僬子妙反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

行又曰衆介北面鏘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孔氏曰天子尊貴故穆穆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莊盛不及穆穆也大夫濟濟徐行有節不得莊盛也士蹌蹌容貌舒揚不得濟濟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愚謂穆穆深遠貌皇皇顯盛貌濟濟齊一貌蹌蹌舒揚貌僬僬急促貌皇皇之易見不如穆穆之難窮濟濟之斂飭不如皇皇之輝光蹌蹌之軒舉不如濟濟之安詳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僬僬卽不爲容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孔氏曰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稱

故特牲少牢禮大夫士之禮皆曰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曰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故配王言之而曰后也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爾雅曰孺屬也與人爲親屬婦之言服服事其夫也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巳○呂氏大臨曰喪大記大夫曰世婦士曰妻未聞有孺人婦人之號或古有之考之經傳未之有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鄭氏曰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孔氏曰獨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旣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以一人正者爲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侯之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左氏以夫人姪娣貴於二媵

則此世婦謂夫人姪娣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上文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愚謂諸侯之適妻曰夫人其尊與天子之夫人同也其次妻曰世婦與天子之世婦同也又其次曰妻喪大記謂之諸妻與天子之御妻同也其賤者曰妾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家之說謂左右媵貴於諸妾則世婦當爲二媵而其餘爲妻也左氏家之說謂夫人之姪娣貴於二媵則世婦當爲夫人之姪娣而其餘爲妻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釋文童本或作僮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孔氏曰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助祭若獻繭之屬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小童未成人之稱自謙言無知也婢之爲言卑吾懷嬴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愚謂外命婦助祭獻繭皆無擯於天子之事夫人自稱於天子此謂王之姑姊妹或姑姊妹之女嫁於諸侯或歸寧或使大夫寧於王或王有喪而使人來弔則有辭以接於天子也注疏專指爲畿內諸侯夫人非是婦者對舅姑之稱臣子一例故夫人於天子與其自稱於舅姑者同也諸侯謂他邦之君也諸侯相朝夫人有郊勞致飧之禮而

諸侯之內宗出嫁者於其國又當有弔問之事故有擯於諸侯之辭臣子稱其君爲君故稱其夫人曰小君曰寡亦謙辭婢子爲世婦自稱之辭而左傳秦穆公夫人自稱曰婢子葢自貶而從世婦之稱也老婦寡小君擯者辭也小童婢子葢言而自稱之辭子於父母則自名者言天子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於其父母稱名不用老婦寡小君之稱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釋文使自稱色吏反本或作使者自稱

鄭氏曰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

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孔氏曰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爲王臣巳今又爲君之臣故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使者自稱曰某某亦謂其名也此卿出使他國與其君言則稱名敬異國之君也愚謂某士者擯者之辭也某者其國也陪臣某者言而自稱之辭也某者其名也某士亦當配名稱之文畧耳於外曰子謂他國之人稱之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其國中之人與他國人言稱此卿爲寡君之老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

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氏曰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莫書不得言出祇得稱居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稱爵不稱名君子不親此惡人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絶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絶之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毋也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云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謂犯王命此鄭註皆用公羊義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絶曷爲絶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胡氏銓曰春秋晉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而不名則衛侯燬之名非因滅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疑傳寫之誤愚謂作記者是傳公羊之學故其言如此然其義未必皆確胡氏朱子之所疑者亦足以發其墨守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鄭氏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孔氏曰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凡諫諷諫爲上戇諫爲下事君雖當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不得顯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君臣有義則合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愚謂此亦據

公羊傳爲言君臣以義合諫不行言不聽則不可以尸位而苟祿也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誼有疎戚位有尊卑任有輕重故爲人臣者或從容而諷議或倉卒而奔告或不諫而遂行或至死而不去要權乎義之所宜而行其心之所安未可以一律論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釋文號戶刀反

鄭氏曰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齊也孔氏曰三世謂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鄭謂慎物齊則非謂針灸本草脈訣也愚謂醫者

之用藥也其效可以愈病其誤足以殺人故君父飲藥
臣子必嘗度其可否而進之醫不三世則於其業或未
必精故不服其藥臣子於君父之身無所不致其謹而
於疾則尤所宜愼者也
儗人必於其倫釋文儗魚起反
鄭氏曰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
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方氏慤曰禹稷顏回位不同
矣孔子俱以爲賢爲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
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
有若似孔子儗之以貌而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
丑以管仲比孟子儗之以位而不知王霸之業不同也
愚謂倫字鄭氏以位言方氏以道德言兼之乃備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幼曰未能負薪也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
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
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
而仕五十服官政疏云鄭引此者明大夫士所以不問其身而問其子孔氏曰古
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
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
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
人君十五而生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五以下爲幼大
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呂氏大臨曰少儀問國

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則
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
御則未成童也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
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
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
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
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
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
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
文互見也陳氏澔曰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
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千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
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千箇也謂當如此箇
數意亦近之愚謂凡問人之長幼皆不斥言其年者敬

也古人於年之長幼多以尺度言之周禮鄉大夫國中
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孟
子言五尺之童是也於天子不敢論其能否又不敢斥
言其身之長短故言其服衣之度以見之也人生十年
曰幼長謂已冠幼謂未冠也御御車也成童而學射御
典主也謁告也士有隸子弟恒使之典謁告之事孔子
使童子將命或者疑之則典謁乃冠者之事也負薪者
庶人之所有事也典謁卑於御負薪卑於典謁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釋文數地色主反下數畜同畜許六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
賦稅孔氏曰地土地廣狹也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

錫石之屬也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衣服祭服也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愚謂士已得造祭器故曰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然惟四命之孤乃得備故大宗伯四命受器大夫之祭器視孤則爲少視士則爲備禮運言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對孤言之也此言祭器衣服不假對士言之也士喪記士有乘車道車槀車以車數對謂其富足以備此車也庶人受田有定制而畜牧多寡不同故數畜以明其富○先王祿以馭富故有國君之祿則有國君之富有大夫士之祿則有大夫士之富庶

人無祿而有百畝之田則有庶人之富其財足以供其用其用足以行其禮其禮足以稱其位是以上下各安其分而無有餘不足之患後世馭富之柄失諸侯王或乘牛車而齊民田連阡陌於是貧富相耀而兼并爭奪之患紛然不可止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釋文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

天子一歲祭天有九冬至祭天正祭也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祈報之祭也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迎氣之祭也冬至及祈穀大雩祭於南郊圜丘大享於明堂所祭皆上帝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詩序春夏祈穀於上帝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帝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凡言上帝與五帝別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又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可以見之矣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迎氣以五人帝配祭地謂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也其祈報告祭則祭社社通於諸侯大夫而北郊非天子不得祭也四方謂五嶽四鎭四瀆之神各因其方而祭之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也山川謂嶽瀆之外小山川也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事百神五祀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一歲中祭此諸神皆徧也○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康成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坐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耀魄寶之類尤爲不經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肅以五帝爲五人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四時五行有四時五行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一天也愚謂凡言方者皆謂地祇兆之各以其方者

也而所指各不同有指四望言之者此記是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皆言四望於山川之上與此言四方於山川之上一也有指五行之神言之者詩以祀以方大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也說詳月令有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言之者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是也有指蜡祭言之者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是也鄭氏以此四方爲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卽五行之神也此雖亦謂之方然以下諸侯方祀觀之則其義不可通蓋五行爲功於人於四方非有所偏主非如嶽瀆之有定在也天子諸侯之國並當衆祀若如鄭氏之說則諸侯之方祀東諸侯專

祀木神西諸侯專祀金神矣其可通乎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方祀謂祭四望之在其方者若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山川境內小山川也大夫士皆得祭五祀及其先於大夫言五祀士言祭其先亦互見之也○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君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已廢而舉之則瀆若魯立武宮煬宮是也宜舉而廢之則怠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是也非所祭而祭之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也淫過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如宋襄公祭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魯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釋文索所百反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曰案國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旣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愚謂犧毛色純也周禮牧人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肥繫於牢而芻之三月也天子言犧諸侯言肥亦互文耳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則諸侯之牛未必不犧也索簡擇也襄公二年左傳萊人賂齊侯以索馬牛皆百匹大夫不得用肥牛但臨時簡擇其好者也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疏以爲天子之大夫士蓋

據少牢禮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大牢特牲禮諸侯之士不得用羊豕也然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則諸侯大夫殷祭當以大牢而士殷祭當以羊豕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應告於宗子然後祭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

嘉玉幣曰量幣釋文大武如字一音泰脯徒忽反本亦作豚槀苦老反鮮音仙脡他頂反徐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其字又作箕同音姬王音期稷曰明粢粢音咨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疏本又作蔬色魚反鹹本又作醎音咸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疏云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諳以為無此句為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享以祀黍稷是五穀之主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曰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粢搜酒鄭註或曰明粢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鄭註儀禮云非其炊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異同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按豚曰腯肥鄭引春秋傳作腯則此本作豚肥傳寫誤耳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當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薌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孔氏曰牛肥則腳迹痕大豕肥則毛鬣剛腯充滿貌也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鳴聲長人將所食羹餘與犬犬食之肥肥則可獻於鬼神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兔肥則目開而視明自牛至兔凡有八物惟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雞雉為腊及腊則不數尹正也割裁方正可祭槀乾也乾魚商度燥溼得中而祭之脡直也魚鮮則煮熟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元酒也清滌言其清潔也酒三酒也酌酳也清酌言清澈可斟酌也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粱白粱黃粱也稷粟也明白也爾雅云粢稷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陳氏祥道曰粱曰薌萁者非獨米之芳烈其萁梗亦有香氣也愚謂爾雅肉謂之羹儀禮云羹定左傳云未嘗君之羹犬肥則肉美而可獻故曰羹獻黍與稷皆今之小米黍之性黏故曰薌合稷之色白故曰明粢明潔白也萁莖也漢書曰落而為萁粱之莖獨高大於他穀今俗謂之高粱以其氣息香而莖高大故曰薌萁量幣者言幣之長短廣狹合制度也內宰註引逸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𥿁酒曰清酌而士虞記曰溲酒所傳異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鄭氏曰異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孔氏曰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王者登遐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之餘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餘聲劣於形壓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畢了生平故曰卒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死者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孔氏曰死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於柩死事究竟於此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釋文降戶江反又音絳漬辭賜反

鄭氏曰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其餘更相染漬而死

死寇曰兵
鄭氏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孔氏曰兵者器仗之名
呂氏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
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
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是也愚謂死寇
曰兵言其爲器仗所傷而死異於疾病而死者也此但
以爲死之異名至饗祿其後與否則自當論其事之何
如未可一概言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
曰皇辟釋文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
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
也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夫是妻所取法如

君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
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此生死異稱出
爾雅文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
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詩
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
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愚謂前云大夫曰卒士曰不
祿而復言此者記異聞博異語也○自天子死曰崩至
此記死者稱謂不同之事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
步釋文上時掌反下同袷音劫綏依註音妥他果反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視國君
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上於袷視大夫又彌高衡平也
平視謂視面也士視得旁游目五步之中視大夫以上
上下游目不得旁孔氏曰執器以心爲平故心下爲妥
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愚謂此臣視
君尊卑之差也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中衣之交領也
古人以裼爲常裼則露中衣之交領故視天子者據之
以爲節視士者得游目旁視五步之內而高下則與大
夫同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釋文敖五報反○鄭註傾或爲側
鄭氏曰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此
解所以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

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似有憂
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
會於厥慭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欹側也視欹側則似
有姦惡之意也愚謂士相見禮曰若不言立則視足坐
則視膝然則不下於帶蓋言時之視容則然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釋文君命絕句肄本又作肄同以二反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
所發爲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
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
就展習之也愚謂官謂百官府治事之處玉藻云在官
不俟屨是也君命有所爲則大夫士必先肄習其事而
隨其所在相與謀議蓋慮無後時思不出位然後所治

無不精而所謀無不審也

朝言不及犬馬

鄭氏曰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鄭氏曰輟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呂氏大臨曰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姦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愚謂在朝當言禮故或問或對皆當以禮也或曰在朝當言禮凡問禮者當對以禮亦通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大司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大饗之禮樂略與祭祀相倣祭祀必卜日嫌大饗亦然故特言其不卜由饗人與事神者不同也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彼是以臣饗君故特卜以重其事非常禮也富備也禮數有常既備矣而更饒益之則非禮矣左傳饗以訓恭儉郊特牲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則其不饒富可知也○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皆謂之大饗大饗不問卜饗賓之禮也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牛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鄭謂明

堂祭上帝非祭五帝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釋文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匹依註作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孔氏曰鬯者釀黑秬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爲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此唯云圭不云璧者畧可知也卿羔者鄭註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大夫雁者鄭註宗伯云雁取其候時而行白虎通云雁取飛有行列也士雉者鄭註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腒羔雁生執雉則死持亦取見危致命也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註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成人相授受但奠委其摯於地而退童子之贄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是也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呂氏大臨曰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膳其摯愚謂摯之言致也見於尊者親致之以爲敬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而祭祀之初以鬱鬯降神有似用摯之義故以此配而言焉諸侯摯用玉者所以章德也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此言圭而不及璧者文畧也卿大夫士摯用禽者蓋見於尊者以此致孝養之意而畧以其大小爲尊卑之差大宗伯又有孤執皮帛工商執雞此不言者亦文畧也皮帛者用麛之皮而飾之以帛也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孤之摯見於此矣麛重不可執故執其皮亦猶雉不可生執而用死之意也雉無飾羔雁飾之以布麛之皮飾之以帛尊者彌文也凡以客禮者授摯以臣禮者奠摯童子於先生不敢自居於賓客故其摯亦奠之蓋事師之敬與事君同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則宜依舊禮也此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釋文棋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仕巾反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鄭氏曰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棋榛木名棋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此六物爲摯也棋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棋榛所用無文愚謂棋榛六物蓋皆饋食之籩實也說見郊特牲婦人用此爲摯亦以致共養之意也蓋羔雁之屬動物陽也故男子用之棋榛棗栗植物陰也故婦人用之服脯雖出於牲體然析而乾之則其視全物亦有動靜之異矣故以此配棋榛棗栗而皆爲婦人之摯焉士昏禮婦見舅用棗栗見姑用服脩而無棋榛左傳女摯不過榛栗服脩而無棋與棗蓋棋榛棗栗四者隨其人其地之所有而用之以配服脩也○周禮王於以摯見者皆膳之男摯用禽女摯用棗栗等物蓋皆以可食之物致於尊者以爲共養而卿大夫士則以大小爲尊卑之别男女則以動靜爲陰陽之分制禮之意不過如此先儒謂皆有所取以爲義未免於鑿矣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釋文灑所買反又山寄反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辭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别子故納女於天子謂之備百姓周官酒人漿人有女酒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女於高祖曰願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愚謂士昏禮問名主人對辭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若天子則曰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國君則曰備酒漿之數大夫則曰備埽灑之數也

禮記卷六終

生員永嘉李蔭衡校栞

禮記卷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曰檀弓者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孔氏曰檀弓作在六國時仲梁子是六國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愚謂此篇葢七十子之弟子所作篇首記檀弓事故以檀弓名篇非因其善禮著之也篇中多言喪事可以證士喪禮之所未備而天子諸侯之禮亦畧有考焉然其中多傳聞失實之言亦不可以不知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釋文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下同朋徐本作通徒本反又徒遜反

鄭氏曰檀弓故爲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所立非也公儀葢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葢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魯相公儀休此有子服伯子是魯人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公儀仲子魯同姓也愚謂免者鄭註士喪禮謂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喪禮既小斂自齊衰以下皆免無服而免者惟同姓五世及朋友皆在他邦者耳檀弓於仲子乃不當免者未知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爲非禮之服以非之葢以子游之弔司寇惠子者推之然記文上言檀弓免焉下言仲子舍孫立子則似檀弓旣弔方見仲子立孫而怪之註說亦未知是否也舍其孫而立其子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所以重正統也門右門內之東卿大夫弔位之所在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也檀弓魯之士其弔位在西方東面見仲子之子爲喪主而拜賓怪其非禮故趨就伯子而問之伯邑考早死無後武王自當立耳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殷法也伯子不欲斥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爲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

孰知夫禮之當立孫哉○孔氏曰小斂之前主人有事在西階下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檀弓之來當在小斂之前初於西階下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爲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卽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著衰而在門東愚謂疏說非也小斂前無免法檀弓非當免之人而免卽足以示譏矣不待小斂前著免也士之弔位自在門西東面不以小斂前後而異也若謂仲子初喪卽正適庶之位故知檀弓弔在小斂前則司寇惠子亦初喪卽正適庶者也何害於子游於旣小斂而行譏弔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釋文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養以尚反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謂扶持之方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也致喪戚容稱其服也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也心喪戚容如喪父而無服也事親以恩爲制事君以義爲制事師以恩義之閒爲制孔氏曰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朱子曰事親者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事君者方喪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方氏慤曰君親與師相須而成我之身喪之雖各不同所以盡

三年之隆一也愚謂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父子主恩犯則恐其責善而傷於恩故有幾諫而無犯君臣主義隱則恐其阿諛而傷於義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師者道之所在有教則率有疑則問無所謂隱亦無所謂犯也就養者近就而奉養之也左右無方言或左或右而無定所也致極也致喪謂極其哀戚以在喪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釋文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

鄭氏曰季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言合葬非古者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愚謂言合葬非古以見不必合葬解已所以夷墓之意又言周公以來有合葬之禮解已今日許之之意皆文過之辭也然古者葬於國北季武子成寢必在國中而乃有杜氏之墓亦事之未必然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釋文喪如字徐悉浪反下放此汙音烏○今按汙當音洿烏瓜反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非之孔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則子上爲出母有服故門人見其不服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愚謂隆高也汙讀爲洿下也道之隆汙謂禮之隆殺妻當出則出之是禮宜汙而汙也出母當服則使其子服之是禮宜隆而隆也言隨時隆殺以合理者惟聖人能之而已則不能也蓋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已嫁者也喪服惟有母嫁而從者之服而無母嫁不從者之服則出母之嫁者其無服可知矣子思於門人之問不欲斥言而但爲遜辭以答之忠厚之道也然其言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則固有微示其意者蓋妻出而未嫁猶有可反之義出而嫁則彼此皆

絶矣以其義絶於其夫也故曰不爲伋也妻以其義并絶於其子也故曰不爲白也毋不然以天屬之恩而於禮之宜爲服者强奪之而使不服豈所以處其子哉記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其亦誤矣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釋文顙素黨反頽徒回反頎音懇

鄭氏曰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頽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孔氏曰拜者主人拜賓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頽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已先賓後已頽然而順序也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知二者是殷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

弓云殷人旣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尙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愚謂拜者以首加手而拜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蓋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先拜者於禮爲順而先稽顙者於情爲至蓋當時喪拜有此二法而孔子欲從其至者鄭孔以二者爲殷周喪拜之異非也士喪禮雜記每言拜稽顙皆據周禮也則拜而后稽顙非專爲殷法明矣○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先拱兩手至地加首於手又引首至地稽留而後起也二曰頓首如稽首之爲但以首叩地而不稽留也三曰空首加首於手首不至地故曰空首四曰振動謂長跪而不拜手者蓋凡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以致其變動之意若秦王於范雎跪而請教是也五曰吉拜如頓首爲之而尙右手者也六曰凶拜卽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是也拜而後稽顙者亦如稽首之爲但稽首尙左手稽顙尙右手稽首以首平至於地稽顙但引其顙以觸地也若稽顙而後拜則先以顙觸地而後以首加手爲空首之拜也七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褒拜謂再拜也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頓首空首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其輕重而爲之九曰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吉拜以稽首爲至重頓首次之空首爲輕稽首者臣拜君之法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自敵以上用頓首尊者荅卑者之拜則空首若振動則因事爲之非常禮也喪拜以凶拜爲重吉拜爲

輕凶拜惟施於三年自期以下皆吉拜耳婦人吉事皆肅拜凶拜則稽顙爲重手拜爲輕手拜卽空首也但婦人之肅拜施於吉事則尙右手稽顙空首施於喪事則尙左手與男子相反耳肅拜惟婦人有之男子則或肅而已不肅拜也立而下手曰肅跪而下手曰肅拜介胄之士不拜而卻至三肅使者故知但肅者不名肅拜也凡拜皆跪凡再拜者皆跪而一拜與而又跪一拜婦人有俠拜無再拜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釋文墳扶云反識式志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三息暫反又如字泫胡犬反涕音體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築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脩虞事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防墓崩脩之而來孔子不應者以其非禮也脩猶治也陳氏澔曰孔子父墓在防母卒奉以合葬識記也爲墳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其處而難尋也愚謂古不脩墓蓋亦喪事卽遠之意喪服四制曰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示民有終也言此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始以致違禮而脩墓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釋文使色吏反醢音海覆芳服反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衞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啖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王氏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陳氏澔曰覆醢者傷子路之死而不忍食其似也愚謂子路死於衞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哭於中庭於中庭南面而哭也不於阼階下者別於兄弟之喪也凡於異姓之喪而哭之於寢者其位皆如此故鄭氏謂與哭師同陸氏吳氏謂哭以師友之間非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氏曰期而猶哭者非謂立哭位以終期年謂於一歲之內聞朋友之喪或過朋友之墓則哭期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釋文極亡並如字極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絶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樂如字又音洛○今按極字句絶亡當如字屬下讀孫氏得之

鄭氏曰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忌日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愚謂殯謂斂尸於棺而塗之也言三日三月者謂其時足以治其殯葬之事也誠者盡其心而無所苟信者當於禮而無所違蓋送死大事人子之心之所能自盡者惟在此時苟有幾微之失將有悔之而無可悔者矣喪三年以爲極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亡猶反而亡焉之亡亡則弗之忘者言親雖亡而子之心

則不能忘也春霜秋露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故有終身之憂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故無一朝之患此皆由不忘親故能如此忌日不樂亦終身不忘親之一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釋文父音甫慎依註作引羊刃反郰側留反又作鄹曼音萬

鄭氏曰孔子之父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顏氏恥而不告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見者無由怪已殯於五父之衢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陳氏澔曰孔子少孤及顏氏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

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愚謂野合者謂不備禮而婚耳未足深恥也且野合與葬地事不相涉恥野合而諱葬地豈人情哉孔子成立時當時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卽顏氏不告豈不可訪問而得之旣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宮其愼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此記所言益事理之所必無者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釋文相息亮反

說見曲禮上

喪冠不緌釋文緌本又作緌同耳隹反

鄭氏曰去飾愚謂冠纓結於頤下而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緌喪冠不緌去飾也五服之冠悉然雜記曰委武元

縞而后蕤則大祥冠乃有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釋文即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音稷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翣所甲反

鄭氏曰瓦棺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椁大也言椁大於棺也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彌文孔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有虞氏造瓦棺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夏后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以替瓦棺又以木爲椁以替堲周周人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是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爲柳故縫人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是帷荒總名爲柳愚謂棺外之材益以柳木爲之故謂之柳因又以爲柳衣之總名也以其在棺外若牆圍然故又謂之牆古時喪制質畧至後世而漸備爲之棺椁而無使土親膚爲之牆翣而使人勿惡凡以盡人子之心而非徒爲觀美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釋文長殤竹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鄭氏曰畧未成人愚謂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謂內有瓦棺而外又有堲周也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則但用瓦棺而已周人葬殤如此則周以前殤與成人其葬益未甚別與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釋文斂力驗反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騵音原騂悉營反徐呼營反

鄭氏曰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殷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駵馬白腹騂赤類愚謂三代所尚之色不同者蓋欲各爲一代之制以示其不相襲禮也此於所乘特言戎事則非戎事所乘固有不盡然者矣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衞

也緣幕魯也釋文齊音咨本亦作齋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幕本又作冪音莫緣音綃徐又音蕭○鄭註幕或爲幦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子喪
父母尊卑同幕所以覆棺上也緣縓也讀如綃衛諸侯
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孔氏曰有聲之哭無
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齊是爲母斬是爲父
父母情同故云齊斬之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
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饘粥之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
故曰自天子達幕者謂覆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
鄭云以刺繡於緣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是繡幕以覆棺椁也衛是諸侯之禮以布爲幕魯是天
子之禮以綃爲幕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帟綬註云在旁
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今謂天子用緣幕祇謂襯

棺幕在畢塗之內者也愚謂凡殯皆帷之有在旁之帷
則當有在上之幕矣註以爲覆棺之幕非是下文言加
斧於椁上盎即喪大記士喪禮所謂夷衾非幕也衛以
布爲幕魯以緣爲幕蓋當時禮俗之不同言此者以見
禮文之小國俗或有少異正以深明夫上之所言乃其
大體之必不可得而變者耳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釋文重直龍反蓋依註音盍驪本又作麗亦作孋同力知反弑本又作殺音試徐云字又作弒音亦同
鄭氏曰欲殺申生信驪姬之譖蓋皆當爲盍何不也志
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
文公傷公之心者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晉獻公
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孔氏曰案僖四年左傳云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
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
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重耳欲
使言見譖之意者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焉
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何以經六
日其酒尙好明臨至加毒也大子謂我若自理驪姬必
誅姬死之後公無與共樂故云傷公之心愚謂何行如
之者言負弑君之名無以自立於天下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
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釋文少詩召反難乃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鄭氏曰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
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
言此者謝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驪姬之子奚齊圖謀
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
疾申生既告狐突乃雉經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
未之有孔氏曰案春秋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
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陷親有殺子
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爲恭以其
順父事而已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愚謂申生但知父命
之宜從而不知其身之可愛可謂人之所難能矣然爲

人子者以全君親安宗社爲大而不以阿意曲從爲孝
申生苟能入見獻公自白見譖之狀萬一獻公感悟則
君全骨肉之恩國泯爭亂之禍其所全者大矣乃以恐
傷公之心而不敢自白以姑息愛其親而昧於大義卒
使獻公受大惡之名而晉國大亂數世蓋由其天資仁
厚而見理不明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
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
踰月則其善也釋文莫音暮已夫音扶絶句本或作已矣夫

鄭氏曰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孔子爲時如此人行三
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
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註云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而

遠氣在內而近也愚謂大祥者喪再期而殷祭之名也
祥吉也喪一期而除要絰故其祭謂之小祥再期而除
衰杖故其祭謂之大祥祥之日鼓素琴未可歌也故魯
人朝祥莫歌而子路笑之夫子欲寬其責者乃所以深
慨夫時人之不能爲三年喪耳非以魯人爲得禮而許
之也又恐門人不喻其意故於子路出而正言以明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
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釋文乘繩證反縣音元卷內皆同賁音奔父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一本無驚字隊直類反綏息佳反誄力軌反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奔失列
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
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掌養馬者白肉
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
之功以爲謚孔氏曰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
師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
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
爲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辭愚謂末之卜言未嘗卜也凡戰於御右必卜之左
傳晉卜右慶鄭吉鄭卜御宛射犬吉是也時公子偃自
雩門竊出公遂從之故於御右不及卜而遽用之公言
此者蓋欲以寬二人之責而賁父恥其無勇遂赴敵而
死據記文則死者但賁父耳註乃言二人俱死豈以御
右同乘則當同死與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則誄爲謚而設賁父士也不當有謚莊公以其捐軀赴

敵雖無謚而特爲之誄故士之有誄自此始○註疏以
末之卜爲責卜國非也果爾則當舉其名不當稱其姓
也又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亦非也果爾則當言士
之有謚自此始不當言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
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釋文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呼音虛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革紀力反徐又音極○鄭註睆或爲刮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也呼虛憊之聲末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言曾子病雖困猶勤於禮孔氏曰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笫陳氏澔曰華者采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愚謂張子謂簀在上顯露必簟席之屬然簀之爲笫見於爾雅疑牀之簀連著於枕故并枕亦謂之簀也大夫之簀言此簀華美乃大夫之所用曾子未嘗爲大夫則不當寢之言此以諷之也子春止之而童子又言者以其言未達於曾子也以德謂成已之德姑息言苟且以取安也○程子曰曾子易簀要須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必不肯安於此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其事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是切要處只在毫釐頃刻之間又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釋文慨苦愛反廓苦郭反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孔氏曰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殯後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既葬又漸緩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釋文邾音朱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孔氏曰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以招魂冀其復反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絶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去纚而紒曰髽案士冠禮

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愚謂雜記曰大夫士行而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於軍中者其禮蓋亦如此時邾師死傷者多不能皆以綏復而矢乃軍中之所用故推用綏之義而用之而其後邾人之復皆以矢蓋雖死於家者亦然矣髽者去韜髮之纚而露髻也小斂之後五服婦人皆髽既成服則唯齊斬婦人有之時魯人家家有喪故婦人髽而相弔而其後遂以此爲弔禮之常蓋雖無喪者亦然矣此記二國變禮之由○鄭氏曰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其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疏云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愚謂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命婦自相弔服錫衰其弔於士亦疑衰耳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釋文縚吐刀反毋音無從音總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榛側巾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餘之總八寸惡笄或用榛或用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賈氏公彥曰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斬衰箭笄長尺南宮縚之妻爲姑榛笄亦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略爲一節皆一尺而已愚謂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故鄭註以此南宮縚卽孟僖子之子仲孫閱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兄孔

子未生時已卒則其女必稍長於孔子而仲孫閱生於昭公十一年至其可昏之年孔子兄女益年踰四十矣必無相爲夫婦之理閱與其兄何忌同事孔子然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並無何忌不應獨載閱是孔子所妻家語史記厠諸弟子之列者必非閱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釋文禫大感反比必利反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又士虞禮註曰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復寢也時人禫後卽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作樂也又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爲二十五月禫除喪畢鄭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祥禫同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而禫爲間隔一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謂

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文公納幣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卽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愚謂祥禫之月鄭王二說各有據依而先儒多是王氏朱子亦以爲然然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月則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後十日已爲踰月則孔氏據喪事先遠日謂祥在下旬者確不可易而

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見矣祥後所以有禫者正以大祥雖除衰杖而餘哀未忘未忍一旦卽吉故再延餘服以伸其未盡之哀以再期爲正服而以二月爲餘哀此變除之漸而制禮之意也若祥禫吉祭同在一月則祥後禫前不過數日初無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間頻行變除亦覺其急遽而無節矣父在爲母爲妻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準三年祥禫相去之月數而制之者又何疑於三年之禫哉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氏曰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未得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釋文屨音句組音祖

鄭氏曰譏其早也既祥白屨無絇疏云變除禮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孔氏曰蓋是疑辭傳聞未審故云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云絲屨以絲爲絇繶純之屬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縞冠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玉藻云元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用綦組爲纓則當以元色爲冠若既祥元冠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釋文厭于甲反溺奴狄反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三者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愚謂畏謂被迫脅而恐懼自裁者厭謂覆厭而死者溺謂川游而死者琴張欲弔宗魯孔子止之君子之於所弔不敢苟如此三者之死皆非正命故不弔觀於此則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可知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釋文弗除如字徐治慮反

鄭氏曰行道謂行仁義孔氏曰庾蔚云子路緣姑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欲申服過期也愚謂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則大功子路之姊蓋已適人者可以除之謂既踰大功之限也子路以已既寡兄弟而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故欲緣報服之義伸其本服也孔子言服行道義之人皆有不忍其親之意然而不得不除者則以先王制禮而不

敢過焉耳然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非無兄弟或雖有兄而早卒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釋文大音泰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首手又反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反葬似禮樂之義仁恩也孔氏曰案五世反葬者五世之外則親盡也觀經及註則大公之外爲五世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元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弟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

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樂樂其所自生者謂先王制樂愛樂已之王業所自生若舜愛樂其能紹堯之德樂名大韶禹愛樂其治水廣大中國樂名大夏也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本由質而興則制禮尙質王業由文而興則制禮尙文也禮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又引古之人遺言云狐死正其首而嚮丘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死時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今五世反葬亦有仁恩之心也顧氏炎武曰太公就封於齊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邱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

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殽之南陵有夏后皋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愚謂五世葢謂太公至其元孫哀公也周禮雖有族葬之法然古之天子諸侯皆卽其所國而葬不必皆從其祖宗也文王葬豐武王葬鎬亦可見矣太公爲周太師丁公爲虎賁氏葢仕於王朝而死而因葬焉者也哀公則被烹死於周而因葬焉者也乙公癸公無可考使果葬周亦必其死於周耳若死於其國豈有越數千里而以柩往葬者謂五世反葬爲不忘本實附會之說爾又案皇覽呂尙冢在臨淄城南十里與記所言不合史記田和亦謚太公豈皇覽所言者乃和之冢而誤以爲尙與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釋文期音基與音餘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尙也嘻悲恨之聲孔氏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

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愚謂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出母雖服杖期而虞祔練祥之祭皆不在己家直於十三月而除之無所謂練祥禫之祭亦無所謂練祥禫之服也此時伯魚服已除但以哀尙未忘猶有思憶之哭故夫子怪之除之者謂不復哭耳非除服也若服猶未除夫子應怪其服不應聞其哭方怪之也○或謂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爲甚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今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則祥後禫前內應猶哭夫子何以怪其甚疏說未可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葢祔釋文祔音父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祔謂合葬孔氏曰三妃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愚謂記者引舜事以證古無合葬之禮又引季武子之言以明合葬之所自始也○或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紀年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朱子曰孟子所言必有依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釋文爨七亂反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知因曾元之辭易簀而矯之也愚謂凡死皆於適室因卽其中霤而浴焉此上下之達卽不

知禮者亦不聞有改爲者也曾子欲教其子正當示之以禮豈有使之以非禮治其喪耶以易簀章觀之則曾子之卒在於正寢明矣乃移尸而浴於爨室又移尸而反於正寢以斂且殯焉旣違喪事卽遠之義又將使新死者內外遷徙杌隉不安必非人子之所忍出也若時有君命之弔賓客之襚就爨室而行禮則褻而不敬就正室而行禮則尸與主人皆在他所此皆禮之所必不可者此所記必傳聞之誤○此篇記曾子行禮之失者二浴於爨室襲裘而弔是也言禮之失者二弔於負夏小斂之奠在西方是也此章與負夏章決不可信若襲裘而弔與小斂之奠在西方乃禮文之小失固無害於曾子之賢然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其於禮文曲折之間無不精究而明辨之恐亦不當如此篇之所言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許其口習故也愚謂業謂弦誦之業也誦可也者謂可以誦詩而不可以操琴瑟也蓋大功之喪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其情不能無隆殺故或弦誦並廢或不廢誦說者各據其一偏而言之故不同曲禮曰喪復常讀樂章然則父母之喪除喪乃得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釋文語魚據反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知孰是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愚謂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惟君子全而受之全而歸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不能全其所賦之理則但見其身形之澌滅而已故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者言未至今日猶不敢自信其不爲小人蓋深明夫全受全歸之不易以示申祥使知爲善之不可以一日而怠也與曾子啟手足以示門人同意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釋文奠田練反閣音各與音餘

鄭氏曰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愚謂鬼神依於飲食始死卽設奠所以依神也士喪禮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是也餘閣者用閣上所餘脯醢以奠一則以仍其生前之食而不忍遽易一則以用於倉卒之頃而不及別具也

禮記卷七終

運同銜永嘉周作霖

禮記卷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二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釋文倡昌尙反踊音勇）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謂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子思哭嫂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愚謂哭而爲位者以親疏敘列爲位以親者一人爲主在阼階下西面而疏者以次而南如士喪禮主人在阼階下衆主人及卿大夫皆在其南是也若不爲位則爲主者一人南面而弔者北面後言曾子北面而弔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是也委曲也哭有服者必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曾子非之言此乃委巷小人之禮而非君子之所行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此謂在外聞喪而已爲之主者子思哭嫂在家嫂叔無服而娣姒婦相爲小功故使婦人爲主而倡踊妻之兄弟無服而妻爲之期若大功故申祥於言思亦爲位而哭而使其妻爲主而倡踊也凡踊以婦人居閒此皆使婦人倡踊者以其爲爲位之禮之所自起也嫂之喪子爲之期妻之兄弟子爲之緦今乃不使子爲主而使婦人者蓋以未有子或幼而未能爲主耳記禮者因曾子譏小功不爲位故引子思申祥之事以證哭必爲位之事〇孔叢子孔氏九世皆一子相承此云子思哭嫂孔疏謂兄早卒故得有嫂今案孔子弟子原憲燕伋皆字子思此所稱子思或爲異人未可知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釋文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衡依註音橫）

鄭氏曰縮從也今禮制讀衡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孔氏曰古者自殷以上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周也衡橫也周吉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若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謂古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釋文漿子良反跂丘豉反）

鄭氏曰曾子言此以疾時禮之不如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愚謂此曾子自言其居喪之過禮而子思就其意而申之以明中制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釋文稅徐他外反）

鄭氏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者以已恩怪之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謂但服殘日若如王義限內止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何名追服其義非也愚謂兄弟謂族親也喪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爲三小功先王之制服以其實不以其文

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虛加之而已小功恩輕若日月已過而服之則哀徵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曾子篤於恩故疑不稅之非然先王之於禮則以人之可以通行者制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釋文使色吏反乘繩證反四馬曰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知何國人使謂賻賵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傷乎孔氏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若遣人重弔彌爲不可故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釋文惡音烏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郎伯高也見如字皇賢遍反爲爾來者爲于僞反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於廟父之友於廟門外別親疏也哭師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知於野別輕重也已猶大也哭諸賜氏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凡喪之正主則知生知死而來悉拜之今與伯高相知來者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𢛳謂惡乎哭者以其恩在深淺之間疑之也哭兄弟父友於廟者恩本於祖父也或於廟或於廟門之外者別親疏也哭師友於寢者恩成於已也或於寢或於寢門之外者別輕重也哭所知於野者恩淺也於寢則已重於野則已疏者不可遽同於師友而又不可泛等於所知也命子貢爲之主者使居寢門外南面之位而拜賓也知伯高而來則勿拜者異於有服之親也哭有服者而爲主則知生知死而來者皆拜之○疏以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爲殷法非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哭兄弟於廟者固周禮然矣奔喪師哭諸廟門之外與此異者蓋恩由父者哭諸廟恩由已者哭諸寢孔子少孤事師不由於父故哭師於寢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以爲薑桂之謂爲記者正曾子所謂草木滋者謂薑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釋文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洙音殊泗音四罪與與音餘離音詈索悉各反

鄭氏曰明目精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再言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孔氏曰疑女於夫子者旣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絶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

似愚謂子夏自言離羣散居無朋友切磋之益故至於有過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初喪親時尚强壯其喪子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愚謂此記所言有無不可知然曾子之盡言以規過子夏之聞義而遽服此則非賢者不能而學者之所當取法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內謂正寢之中愚謂內外謂正寢室之內外也大故謂有喪喪既小斂主人之位恆在阼階下既殯廬於中門之外致齊與疾恆在正寢室中大故卽喪也孟子今也不幸至於大故是也君子晝必處外夜必處內所以順陰陽動靜之宜以爲興居之節故事業得其序身體得其養苟反其常則雖不必果有喪疾而固可以問其疾弔其喪矣可不謹哉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孔氏曰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齒露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釋文衰七雷反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

鄭氏曰寧無衰惡其亂禮也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邊偏倚也不以邊坐服勤爲褻喪服孔氏曰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愚謂衰謂五服之衰物謂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沽衰之物不同所以別恩誼之親疏不可得而亂也無衰而禮自若不當物則亂於喪紀而禮亡矣邊坐謂坐不中席也不以邊坐不以服勤皆所以致其嚴敬益敬所以攝哀而褻則或忘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釋文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始銳反驂七南反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涕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惡烏路反夫音扶）

鄭氏曰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賻助喪用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遇見也孔子言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厚宜有重施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氏曰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淵者顏淵之死必當有物與之顏路無厭故郤之耳輔氏廣曰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賵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愚謂館人猶舍人舊時館舍之人也凡賻以錢財爲常其重者乃用車馬館人誼疏故子貢以說驂爲重而怪之一與壹同遇於一哀言已入弔時遇主人之專一而致其哀也蓋主人之於弔賓恩深者其哀恆切今主人爲孔子而致哀是以厚恩待孔子也孔子感之而爲之出涕是又以厚恩

答之也情必資物以表之若無以賻之則疑於情之不足而鄉者之涕幾於虛僞而無所自出矣說驂以賻者容行無他物可賻故也○孔氏曰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愚謂詩大明詠武王而曰駟騵彭彭車攻詠宣王而曰四牡龐龐此天子駕四也采菽言載驂載駟此諸侯駕四也節南山言四牡項領此大夫駕四也惟士則駕二故士喪禮下篇公賵元纁束馬兩又家語賂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時孔子未爲大夫也書言朽索馭六馬詩言良馬五之良馬六之不過極言其多耳非實有一乘駕六馬之法也王度記之言不可據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釋文識式志反又音式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愚謂其往也如慕者孝子以親往葬於墓欲從之而不能如嬰兒之思慕其親而啼泣也其反也如疑者旣葬迎精而反不知神之來否故遲疑而不欲遽還也虞祭名葬反日中而虞子貢恐反遲則虞祭或違於禮而不知祭祀者禮之文而哀戚者乃禮之本也夫子言已未能行自抑以深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釋文饋其位反

鄭氏曰彈琴以散哀也愚謂夫子爲顏子子路皆如喪子而無服而其於顏子之死哀痛尤深蓋心喪之如長子自祥以前皆廢樂也父母之喪三年不爲樂而祥之日鼓素琴夫子爲顏子心喪廢樂故彈琴而後食祥肉蓋以此爲釋心喪之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釋文拱恭勇反嗜市志反

鄭氏曰二三子亦皆尚右傚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愚謂凡拜男尚左手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尚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尚右凶事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釋文蚤音早拽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逍遙頹徒回反委本又作萎同紆危反放方兩反○謝氏枋得云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按注疏並不解此句殆後人所增耳

鄭氏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也詩曰無木不萎孔氏曰杖以扶身恆在前而用今反手卻後曳之示不復杖也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莊今乃消搖放散以自寬縱皆示若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放依也愚謂門謂寢門也當戶而坐鄉明也君子之居恆當戶夫子自知其病而將死故其見於歌者如此而子貢聞而知其意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釋文阼才故反夾本又作俠古洽反

鄭氏曰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用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陳氏澔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自知將死由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愚謂東階主人之階也夏人以新死未異於生故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主人之位也西階賓客之階也周人以死者與生不同而鬼神之位在西故殯於西階之上則猶在賓客之處也兩楹之間謂戶牖之間南

面之位其東西直兩楹之中間也堂上之位以此為最尊殷人以鬼神應居尊位故殯於兩楹之間而賓主之位夾其兩旁也奠定也坐奠猶言安坐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其正坐在兩楹之間大夫雖有私朝其聽政不敢南面而避人君也夫子自言夢坐安於兩楹之間而明王不興天下無尊我以為君者則非南面聽治之象而必為殷家喪殯之兆矣故以此自卜其將死也鄭氏謂奠為饋奠非也士喪禮大斂奠在室是殯所無設奠之法也又士喪禮小斂卒斂男女奉尸俠于堂而小斂奠設於尸東若奠為喪奠則夫子何不言小斂俠尸而乃以殷家之殯為言乎況人君於路寢聽政其飲食初不在此尤不得以奠為饋食也○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周旋中禮者似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泰山梁木為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愚謂夫子自知其將死而見之於歌非所謂自悲其死也夫子嘗自言天生德於予又曰斯文在茲則泰山梁木之擬亦無足疑占夢而知其將死是即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管輅郭璞之流耶惟負手曳杖非周旋中禮之容誠有如吳氏所言者其或記者之失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無服不為衰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孔氏曰依禮

喪師無服門人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同故疑所服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則喪師與朋友同也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愚謂喪服記云朋友麻蓋弔服以葛為絰朋友則用麻為之也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大夫相為亦然錫衰大夫相弔之服也大夫相為亦朋友之義而用其弔服以居則謂為朋友弔服加麻者信矣士之弔服素冠而疑衰素裳弔服之絰在五服之外當又小於緦麻之絰其亦以五分去一為之差與舊說謂

朋友相爲服緦之經帶無所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釋文置知吏反披彼義反綢吐刀反徐直留反旐直小反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翣以布衣木如襬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孔氏曰孔子之葬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尊崇

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卽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爲襬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愚謂葬之有飾所以表識人之爵行故謂之志孔子之喪使公西赤爲志者以其習於禮樂之事也崇崇牙也樂虡有崇牙以縣鐘磬之紘此則刻於旗杠之首以注旄者與○孔氏曰案既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卽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卽有廞旌亦有三旌也愚謂士惟一旗故乘車載旜若天子有五路葬時皆用爲魂車則每路各建其旗又遣車九乘車各有旌幷銘旌當有十五旌也若諸侯則同姓自金路以下又遣車七乘幷銘旌爲十二旌異姓自象路以下幷遣車之旌及銘旌爲十一旌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illegible]文褚張呂反幕音[illegible]魚綺反又作蛾

鄭氏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傚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不牆不翣用殷禮也夫子聖人弟子尊之兼用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禮而已愚謂周禮人君大夫士之葬皆有牆翣上章云飾棺牆置翣周也是也其自大夫以上又有褚其形如幄上下四周以素錦爲之今公明儀於子張之葬不置牆翣但用丹布爲褚覆於棺上而不四周而畫蚍蜉於褚之四角此乃殷之士禮故曰殷士也然則殷自大夫以上其褚蓋亦四周而用錦帛之屬

與孔子兼習三代之禮而七十子之徒亦學焉故公明儀用殷禮以葬其師益亦崇儉尚質之意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釋文苫始占反枕之鴆反朝直遙反使色吏反從如字徐才用反陪步回反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言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不鬭爲負而廢君命也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孔氏曰不反兵而鬭者恆執殺之備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卽當鬭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此

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內 案大詢衆庶在臯門外說見玉藻 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云父母之仇不反兵者父母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昆弟之讎不反兵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恆執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鬭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愚謂寢苫者恆以喪禮自處也枕干者報仇之器不離於身也不仕者父仇未報故無心於仕宦且爲有君事則於報仇或妨也弗與共天下卽不與共戴天之意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者兵器不離身遇之卽鬭不待反而取兵也昆弟有仇猶可以仕但不與仇人同國耳銜君命則遇之不鬭不以私仇廢公事也若非銜君命亦不反兵而鬭矣周禮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曲禮言朋友之讎不同國此言從父兄弟之讎不爲魁者曲禮據死者無子無親於已者此自有主人故但助之而已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釋文絰大結反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大夫相爲亦然司服緦衰錫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公爲卿大夫及大夫相爲皆錫衰則亦當有絰是弔服加絰者出與居皆服之朋友相爲亦宜然令七十子相爲出乃不服者蓋以孔子之喪既絰而出故於朋友之服微殺之以示其不敢同於師之意蓋酌乎禮之宜而變之

也

易墓非古也 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愚謂墓以藏體魄無所事於易也卽古不修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陳氏澔曰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戚寧儉之意愚謂禮有餘謂財物之繁多儀節之詳盡也喪祭之禮固有一定然第務於

禮而哀敬不足以稱之則見爲有餘矣此於禮之末節
備而其本則有所未盡也若哀敬有餘而於儀物或有
所未盡此雖未足以言備禮而其本則已得矣行禮固
以本末兼盡者爲至若就其偏者而較其得失則又以
得其本者爲貴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
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
反宿也釋文塡池依註音奠徹盧王竝如字推昌隹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餘夫音扶下同
鄭氏曰負夏衞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
當爲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榮曾子弔欲更
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既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
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益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

也且未定之辭孔氏曰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
升自西階正棺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
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
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棺載於階間降下遷祖之奠
設於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棺設披屬引徹去遷祖
之奠還柩鄉外而爲行始謂之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乃設祖奠至厥明徹祖奠設遣奠然後徹之苞牲取下
體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之弔在
祖之明日徹祖奠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
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鄉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
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禮遣車疑當作遣奠愚謂此章之義
難曉而註疏之說如此然既設遣奠則葬日也葬日必
卜而弔事俄頃可畢豈必還柩反宿以遂其素卜之期

乎疑所謂既祖者謂葬前一夕還車爲行始之後而非
祖之明日也奠謂祖奠徹之者因推柩而辟之也降婦
人者婦人辟推柩故升堂柩既反而復降立於兩階間
之東也行禮曾子行弔禮也必降婦人而後行禮者以
既祖之後婦人之位本在堂下非爲欲矜賓於婦人也
柩反而曰反宿者曾子既弔之後主人不欲頻動柩車
至明日乃始還車鄉外而行遣奠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釋文飯煩晩反牖羊久反
斂力驗反禮家凡大斂小斂之字皆同不重出
飯以米貝實尸口中也小斂大斂皆以衣斂尸衣少日
小斂衣多曰大斂殯斂於棺而塗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卽就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諸子游而子游
告之如此則反柩非禮明矣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言出
祖之事勝於已也○下篇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命
引之三步則止則柩於將葬雖君弔不爲反也此乃爲
曾子而反柩殊爲可疑且反柩之失曾子豈有不知註
疏謂曾子必知其非而紿說以答從者則尤非曾子之
所出也然則此事蓋亦傳聞而失其實者與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
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
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釋文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竝如字袒徒旱反括古活反
夫夫猶言是人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括髮去纚而約
其髮以麻也始死主人笄纚深衣至小斂乃袒括髮始

變服也帶絰服弔服之葛帶絰也出而帶絰者死者之寢門外蓋張次以爲弔者之所止息而其絰帶亦餘焉故出而取服之也凡弔者主人未變則吉服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裼而露其中衣主人既變則襲而加絰帶其冠與衣猶是也主人既成服則服弔衰○喪服記朋友麻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此二者之麻皆弔服也而特言麻可以見凡弔絰之非麻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爲其妻縓冠葛絰帶以麻對葛而言可以見喪服記朋友麻及奔喪所言之麻皆對葛而言麻矣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祝乃公有司其所服固弔服也而葛絰帶則弔服之絰帶於此可見矣士爲朋友麻若弔於未成服則亦葛絰帶葢未成服則弔者猶元冠麻不加於采也又註謂子游所弔者朋友疏謂弔服惟有絰朋友乃加帶非也子游所弔不言其爲何人安知其爲朋友乎喪大記弔者加武帶經則凡弔者皆帶絰備有不獨朋友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釋文見賢遍反予羊汝反和音禾或胡卧反忘音亡）

除喪既祥也和調弦也子夏哀未盡而能自節子張哀已盡而能自勉所謂俯而就之跂而及之也○孔氏曰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子夏居喪無異聞而閔子騫至孝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愚謂子張務外而子夏誠篤則其居親之喪其哀之至與不至固當異矣曾子謂子夏喪親未有聞特謂未聞其喪明耳未可據此而疑其喪親之不能盡哀也此與家語詩傳所言未知孰是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釋文彌亡卑反牟莫侯反爲之於僞反適丁歷反）

鄭氏曰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子游名習禮子游曰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虎適子名文子覺所譏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愚謂麻衰用吉布十五升爲弔服而又以爲胸前之衰也士弔服疑衰麻衰視疑衰爲輕朋友麻其非朋友弔服用葛絰而已子游以惠子廢適立庶故特爲輕衰重絰以譏之文子言子游但與其弟游而已其恩未至於朋友而乃爲服朋友之麻絰故以其重而辭之反哭者反其位而哭也子游於司寇氏爲異國之士位在西方東面士喪禮士西方東面是也大夫諸臣之位葢門東北面東上與趨而就諸臣之位變位以深譏之復位謂復其爲喪主之位也趨而就客位者所識已行而復其正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釋文涕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亡音無中竹仲反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中禮之變愚謂除喪蓋禫除吉祭之後新主已遷於廟故就廟而受弔也深衣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其服在吉凶之間練冠小祥之冠也時文氏喪服已除吉服又不可以受弔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彼凶中受吉禮此吉中受凶禮故放其服而畧變爲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故但垂涕洟以致其哀而已庶幾近也言其近於禮也蓋除喪受弔乃禮之所未有文子之子處禮之變酌乎情文之宜而行之而能不失乎禮意故子游善之案士喪禮君使人弔襚主人迎於寢門外若異國君之使其敬之當與己君之使同此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君之命與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釋文冠古亂反

孔氏曰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生三月而加名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周則死後別立諡案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直稱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上曲禮疏引含文嘉與此同據白虎通稱當作積蓋伯仲叔季之稱惟四其昆弟多者質家則積於仲文家則積於叔也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末者稱聃季也賈氏公彥曰檀弓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稱伯仲之時兼字而言若孔子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而稱之曰仲尼是也愚謂五十以伯仲賈孔之說不同蓋賈氏爲是冠時字之雖已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而其後稱之則但曰某甫至五十而後稱曰伯某也特牲禮稱其祖曰皇祖某甫少牢禮則曰皇祖伯某是伯某之稱尊於某甫可知

絰也者實也

鄭氏曰所以表哀戚陳氏澔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敖氏繼公曰凡喪服衰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惟首絰則不然蓋古者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絰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云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釋文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躐良輒反

鄭氏曰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孔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者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宗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告行神車躐壇上而出使道中

安穩今柩行毀宗而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也毀道謂殷禮也周浴用盤承浴汁不掘中霤綴足用燕几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愚謂坊記曰浴於中霤是周人浴亦在中霤但不掘耳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釋文鬻本又作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具謂葬之器用何以言無其財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不粥人之母以葬其母忠恕也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陳氏澔曰欲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

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愚謂子柳孔子弟子顏幸下篇所稱顏柳是也子碩子柳之弟具謂葬之器用明器柳翣之屬也何以者言貧無以爲葬具欲稱家之有無而從其儉也君子愛其親以及人之親粥人母以葬其母非仁也家於喪謂因喪以爲利非義也賻布所以送死兄弟之貧者亦死者之所矜故以賻布之餘班之緣死者之意以廣其恩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大夫死衆謀人之軍師而至於敗則喪師辱國而其義不可以獨生矣春秋晉楚之大夫若成得臣荀林父等皆以軍敗請死蓋此義也亡去國也大夫去國離宗廟去邦族其禍等於失國其哀放於居喪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以見危人之國者亦不敢自保其家亦國亡與亡之義也陳氏祥道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釋文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愚謂伯玉以文子欲奪人之地以爲葬地故言吾子若樂此則瑗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聞其謀也觀於此則公明賈謂公叔文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豈其然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釋文弁皮彥反孺而注反傳直

專反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難繼失禮中也孔氏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叔孫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仲尼者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愚謂上云出戶者舉尸者出戶也下云出戶者武叔出戶也始死笄纚至小斂乃加素冠蓋殯斂者喪之大節故不敢以不冠臨之笄纚者所以爲變冠者所以爲敬也士喪禮小斂卒斂馮

尸之後主人至東房袒括髮乃反於室而男女奉尸以俠於堂今武叔袒括髮於舉尸出戶之後失禮一也尸旣出戶乃出戶而袒則主人不與於奉尸失禮二也袒括髮旣後故不復至東房遂於出戶爲之失禮三也言投其冠括髮以見其怠遽失節之甚子游曰知禮者反言以譏之也〇雜記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氏云環絰一股而環之小斂時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而加此絰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小斂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今以武叔投冠觀之可以見小斂前之有冠又可以見大夫士小斂之同素冠也喪大記言人君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殯弁絰則巳喪可知可以見大夫以上喪服之有弁又可以見大夫以上至大斂乃弁絰而未大斂以前猶素冠也至雜記所言小斂環絰及喪大記所言大斂之弁絰皆謂大鬲之苴絰而註疏乃以弔服之環絰弁絰混之則誤甚矣說各見本篇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釋文卜依註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誤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鄭氏曰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爲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愚謂周書王會解卜人王氏應麟補注引太平御覽謂卜人卽濮人蓋卜僕濮古字皆通用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小師正者其長而師者其貳也此於僕人射人皆言師者言不但以其正而幷以其師也君薨以是舉謂始死遷尸於牖下也襲斂遷尸皆喪祝之屬而始死以僕人射人者未復之先猶未忍遽變於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釋文從才用反夫人音扶爲于僞反緦音思

張子曰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爲二人者服也吳氏澄曰禮爲從母小功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緦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夫之甥與舅之妻也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愚謂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避文繁也若以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而言則當云妻之兄弟之妻夫之姊妹之夫不當從其甥立文也且此二人者若相與同爨則瀆亂無別甚矣其可訓乎〇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亂雜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愚謂母黨妻黨之服皆從服也從妻而服者視妻降三等妻爲父母期夫從服緦自餘妻之所爲大功者降三等則無服矣從母而服者視母降二等外祖父母母爲之服期巳

從服小功舅及舅之子母爲之大功子從服緦惟從母母服大功子從服小功僅降一等喪服傳所謂以名加者也自餘母所爲小功者降二等則無服矣母爲世叔父母服大功已降二等應服緦而不服者蓋至親以期斷世叔父母之服乃加服也而外親既遠據本服而遞降之則亦無服矣從母之夫母之所不服也舅之妻母爲之報服小功者也二者皆無可從者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釋文縱依註音總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鄭氏曰縱讀爲總領之總縱縱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舒疾之中愚謂喪事固欲其疾然

不可以過於急而陵節陵節則不足於禮之文而野矣吉事固欲其舒然不可以過於緩而怠怠則不足於敬之實而小人矣得舒疾之中者惟君子能之由其內盡乎哀敬之實而外適乎節文之宜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日二日可爲謂絞紟衾冒孔氏曰喪事棺則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陳氏澔曰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釋文遠于萬反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嫌姑姊妹之薄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三事釋之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愚謂兄弟之子爲世叔父期而世叔父乃旁尊不足以加尊故如其爲己之服以報之猶子謂與己子同也兄弟一體服其子同於己子引而進之所以篤親親之恩也妻爲夫之昆弟姊妹皆應從服者也然爲夫姊妹服小功而姊妹亦報服至夫之昆弟則不從夫而服夫之昆弟亦不報推而遠之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姑姊妹之薄謂姑姊妹之適人者由期而降爲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受姑姊妹於我爲之服齊衰杖期與父在爲母同情篤於夫家則恩殺於本宗此姑姊妹之所以出而降也○吳

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服之人哉雖曰無服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俟父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推而遠之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也愚謂喪服記曰朋友麻鄭氏謂弔服加麻奔喪禮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則嫂叔相爲弔服加麻禮有明據矣嫂叔雖不制服而哭則爲位又弔服加麻則固非恝然同於無服之人也然吳氏謂俟父母妻子之服除而後吉服則父母妻子之爲嫂或期或大功或小功將以何爲之斷限乎且若從其重者則爲昆弟服期而欲嫂叔相爲心喪亦皆俟其子之期服除而後復常則情雖甚厚而揆

諸制服之義亦已失其差矣凡弔服加麻者既葬除之竊謂嫂叔相爲弔服加麻心喪三月卒哭而除視娣姒婦之相爲小功者而差降焉此固先王之禮也若魏徵謂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又有不可以常禮槪者故韓愈少鞠於嫂爲之服期此亦禮之以義起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二字

朱子曰哀有喪不能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將出哭於巷者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愚謂徒曾子之徒也聘禮聘君若薨於後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則哭於巷時曾子之徒蓋亦以赴者未至故欲出哭於巷曾子令反於其舍者以其徒在曾子之家與聘賓在主國之禮異也士喪禮弔賓西面於主人衆主人之南此乃北面而弔焉蓋弔於不爲位者之禮也奔喪禮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若聞喪即奔則不爲位矣哭而不爲位則哭者南面弔者北面

禮記卷八終

邑後學項傳梅原栞
平陽後學陳安瀾蒲栞

禮記卷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釋文知音智味依註音沬亡曷反斲陟角反和胡卧反簨息允反虡音巨

鄭氏曰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不和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横曰簨植曰虡神明之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沬黑光也瓦不成沬謂瓦器無光澤也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爲不仁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故爲不智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沬木器則樸而不成其彫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鍾磬而無縣挂之簨虡不可擊也所謂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釋文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叔並同朝直遥反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是非君子之言者貧朽非人之所欲也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

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也孔氏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也孔子失司寇在定公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荊者則哀公六年之荊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荊也陳氏澔曰將適楚而使二子繼往者將以觀楚之可仕與否愚謂問喪問失位而所以處之之道也孔子之將仕於楚爲道也非爲祿也而以此爲喪不欲速貧何也蓋聖人雖不爲祿而仕而仕者未嘗不得祿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是故三月無君則弔君子雖不狥利而苟祿而亦豈以矯語貧賤爲高乎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釋文繆音木竟音境焉於虔反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愚謂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君之禮而莊子之赴魯人欲勿哭蓋諸侯於他國臣之赴但遣使弔之而不親哭爲其分卑而恩疏也縣子名瑣縣子知禮故繆公召而問之脩脯也十脡爲束束脩微禮尚不出境

言其無外交也交政於中國者言政在大夫專盟會征伐之事以交接於諸侯也愛而哭之者出於情畏而哭之者迫於勢齊强魯弱而陳氏專政於齊則其喪固不容於不哭矣左傳魯爲異姓諸侯臨於外杜預謂於城外向其國此哭於異姓之廟者别於哭諸侯之禮也哭諸縣氏者因其禮之所自起也與孔子哭伯高於賜氏之義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民有知所謂致生之示民疑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仲憲之言三者皆非孔氏曰原憲言夏后氏用明器送亡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祀之器送亡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世兼用夏殷之器示民疑惑於有知無知之間也曾子言三代送死之器不同者非爲有知與無知質文異也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殷代質言鬼雖與人異恭敬應同故用恭敬之器送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應鬼事亦應敬事故兼用二器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耳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識無知者識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釋文木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衞公叔文子之子愚謂齊衰者以昆弟之服服之也大功者視昆弟降一等而服之也然昆弟之名從同父而生一本之親也同母異父昆弟一爲繼父之子一爲因母前所生之子此雖名爲昆弟實非昆弟也絶族無施服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而其父母則不服則必不從而服其子矣繼父有子則爲不同居繼父僅爲之齊衰三月則必不爲其子服齊衰大功矣必不得已援同爨緦之義服之視齊衰三月者而差降焉其亦可已若不從母者則其所生之子乃路人也何服之有狄儀不可考公叔木衞之大夫必不從母而嫁且爲父後者出母且不服又何異父同母兄

弟之服乎魯爲秉禮之國二子學於聖人而其謬於禮乃如此殊不可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釋文蓋無音今按當音盍何不也

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無服故柳若戒以不可不愼而子思自言其時之不得行禮者以答之蓋禮所不得爲則雖欲愼之而無可愼也故曰吾何愼哉○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没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服故不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爲制服元成議是也愚謂喪服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而不言母嫁不從者之服則不服也出母服嫁母不服何也蓋出母者見絶於父不得已而去者也命之反則反矣猶未自絶於其夫與其子也嫁母者父未嘗絶之而彼乃自絶於其夫且自絶於其子則其與出母之不得已而去者不同矣惟其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不得已挾其子以適人則其情既可原而又有撫養之恩焉然後爲之服然猶止於杖期不得以父没爲母齊衰三年之服服之也喪服於母嫁而從者之服特言繼母蓋但言母則嫌繼母嫁而從者之猶不服耳非謂因母嫁而從者之服又有加於此也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則嫁而不從者必不亦爲之杖期矣降此則或爲旁親遞降之服或爲正尊親遠之服又皆非所以服其母也先儒欲以出母之服例諸嫁母誤

矣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釋文瑣息果反依字作璅爲于僞反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輕重而服之虎是滕伯文叔父孟皮是滕伯兄弟之子滕伯是皮之叔父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槪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孝子之事非所託孔氏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縣子言孝子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述之以語其子言我死亦當如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愚謂王制言六十歲制則棺固不俟死而後具矣據此則有死而後買棺者豈謂貧而不能預具者與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恐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愚謂仲梁子疑卽韓非書所謂仲梁氏之儒者帷堂有二時一則將襲帷堂既小斂而徹帷一則將大斂帷堂既斂而徹帷此據襲斂時帷堂而言也設飾謂襲斂也襲斂必動搖尸恐人褻之故帷堂夫婦方亂謂男女同在尸側未分堂上堂下之位也然男女奉尸俠於堂主人主婦馮尸在小斂徹帷之後則帷堂之不爲夫婦方亂明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疏云當云奠於室此後人傳寫之誤乃有席愚謂士喪禮小斂奠於尸東尸南首尸東尸之右也凡奠於尸者必於其右象生人以右手食也曾子謂在西方非也小斂奠無席是時尸在牀牀本有席故也至大斂尸已在柩而設奠在室然後設席言小斂有席亦非也末猶後也魯末禮失曾子見當時所行以爲禮本如此故記者言此以正之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釋文綌衰上去逆反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

鄭氏曰非時尙輕凉慢禮愚謂綌麤葛也繐縗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用之爲齊周末喪服不依五服升數但以輕細爲貴故以綌爲衰以繐爲裳非禮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
弟子高柴孔氏曰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
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愚謂此哭者蓋子蒲之尊
屬非子蒲之子哭其父呼滅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釋文相息亮反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略也孔氏曰禮孝子喪親悲迷禮節事儀
皆須人相導杜橋母死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
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
弔釋文易音亦徐以豉反
喪大記疾病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而深衣也
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言改衣則前

此巳深衣而至此特扱其衽明矣此始死乃有羔裘元
冠者謂疏親不與於養至死而方以吉服至者也易之
者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元冠吉服也弔於未成服之
前者皆吉服以主人尚未喪服也主人既成服則不以
吉服弔矣羔裘不以弔則弔衰皆襲麑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
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
非之者哉釋文稱尺證反亡皇如字一音無惡音烏齊才細反又如字毋音無還音旋縣音元封依註作
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
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下棺
也春秋傳作塴疏云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塴
弗毁則日中而塴杜註云塴下棺也孔氏曰縣棺而窆謂但手縣棺而下

之同於庶人愚謂稱隨也亡無也齊謂厚薄之劑量也
毋過禮者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斂藏也斂首足形
謂衣衾足以藏形體而已襲不必三稱小斂不必十九
稱大斂不必三十稱也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也士
葬雖無碑而用繂以引棺使人卻行而下之縣棺而窆
者謂不用繂而卻行下棺但以繩縣棺而下之庶人之
禮也此所言謂甚亡者之禮然也其餘則亦各視其禮
之所當爲極其力之所能爲者具之而已力之所不能
及者人固不之責也蓋君子雖不以天下儉其親然無
財不可以爲悅苟必期於備禮則將有取之以非義如
粥庶母以葬母者矣亦豈所以安其親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釋文賁音奔汰本又作大音泰

鄭氏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當言禮然
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
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
子游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凡諮禮事當據禮
以答之子游不據禮以答而專輒許諾之如似禮出於
巳然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愚謂司士夏官之屬
賁蓋以官爲氏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
之
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
人器孔氏曰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
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此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
初取夫人曾子不識其器之多但識其實爲非蓋明器

嘗虛而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無祭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而實人夏后氏專用鬼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專用人器則分半以虛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善其能廉愚謂周禮宰夫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在天子爲冢宰之考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則宰夫屬於司徒其治大夫之喪者乃司徒之旅也故主爲孟氏歸四布四布謂四方之賻布歸之者以喪用之餘還其人也可也者善其不家於喪○司徒皇氏以爲國之司徒熊氏以爲家臣之司徒左傳昭二十四年叔孫有司馬鬷戾既有司馬則

亦有司徒但此司徒有旅則疑國之司徒耳孔氏以司徒爲家臣司徒敬子又謂魯司徒爲季氏季氏無謚敬子者以此駁皇氏之說案記但言司徒初不言司徒敬子而疏說如此殊不可解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之所以存錄之愚謂以車馬送死者曰賵讀賵謂書賵物於方將行主人之史當柩東前東讀之也然致賵之賓奉幣嚮殯將命是已告於死者矣至將行而又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古謂殷時也殷禮不讀賵至周禮始有之而曾子譏其禮之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釋文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不食謂不墾耕愚謂大病謂死也子高之爲人薄葬尙儉蓋近於墨氏之意然以視夫樂瑕丘而欲葬爲石槨而三年者不亦賢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釋文衎苦旦反○陳氏曰喪下當有如之何子曰字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爲小君喪惻隱不能至陳氏澔曰君母君妻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如此衎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論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蓋生而無所館則館之

死而無所歸則殯之聘禮賓入竟而死遂焉主人爲之具而殯客死於館而使之就而殯焉館人之禮然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釋文壤而丈反

鄭氏曰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子高意在於儉非周禮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不當更封壤種樹以標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愚謂衣足以飾身言僅足以飾身使勿露而已不必多也棺周於衣槨周於棺言僅足以周其外而已不必大也周禮典瑞斂尸用圭璋璧琮之屬朱子謂周公要是未思量耳蓋椎埋發冢之事周公時尙未有之宜其慮未及此也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冢而子高之

言如此亦若有預防及此者豈陵冢發掘之禍當時已有其端與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釋文燕烏田反○案與字鄭注訓爲及如字讀下屬爲何故釋文無音王肅讀平聲屬上句今從之

王氏肅曰若聖人之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陳氏澔曰延陵季子葬其子夫子尙往觀之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子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釋文坊音防鬣力輒反

鄭氏曰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馬鬣封俗閒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斬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賈氏公彥曰案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爲四注則夏后氏屋但兩下爲之故兩下屋名爲夏屋漢時門廡爲兩下之形故鄭舉漢法爲況孔氏曰子夏言夫子欲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馬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三斬板者築墳之法側板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立內土板中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所約板繩而更置三徧如此則墳成而已止其封也板廣二尺三板斜殺惟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全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孫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

婦人不葛帶

敖氏繼公曰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閒傳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卒哭既退而除之愚謂帶要絰也凡絰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喪至卒哭而變麻服葛男子首絰要絰皆變之婦人則變首絰而要絰不變蓋婦人質於所重者有除無變也五服皆然注疏惟據齊斬婦人言之非也此言婦人不葛帶少儀云葛絰而麻帶士虞記婦人說

首絰不說帶皆非專爲齊斬婦人言也婦人雖不葛帶而其受服之絰大小與初喪之帶同卒哭之帶必去其故帶五分之一乃得與其絰爲大小之差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爲之盛饌又士喪禮註曰薦新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孔氏曰大夫以上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敖氏繼公曰新謂穀之新孰者也春秋傳云不食新矣少儀云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愚謂薦新以五穀爲主而兼及他物若月令以雛嘗黍羞以含桃是也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而已朔奠視大斂士則特牲三鼎其禮盛象生人朔食則盛饌也若薦新穀於殯宮其禮與朔奠同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辛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慇
謂既葬各以其服除者謂既葬卒哭則緦麻除服小功
以上亦皆除其重服而受以輕服也

池視重霤（釋文重直容反）

鄭氏曰池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
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
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孔氏曰池柳車之池也在車
覆鼈甲之下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
之爲池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屋霤入此木中又
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爲重霤天子四注四面爲重霤
諸侯四注去後餘三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柳車
象宮室池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釋文椑蒲歷反徐房益反）

鄭氏曰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合孔氏曰君
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椑杝棺親尸者漆之堅強甓
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此棺每
年一漆示如未成也惟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
藏焉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故藏物於其中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釋文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衞反飯煩晚反）

復招魂也楔齒以角柶拄死者之口使含時不閉也綴
足以燕几綴死者之足令著屨不辟戾也飯以米貝實
死者口中也設飾謂襲也帷堂張帷於堂上也作起也
並作者謂以上諸事一時並起也案士喪禮復後而楔
齒綴足乃帷堂又沐浴乃含而襲此以復楔齒綴足飯
設飾帷堂爲次者蓋含襲雖在帷堂沐浴之後而陳襲
事于房中實貝于笄實米于筐饌于西序下皆在沐浴
之前故以飯設飾繼楔齒綴足言之帷堂雖在飯含前
而微帷則在小斂之後故退在下以見意

父兄命赴者

孝子喪親悲痛迷亂故凡赴告之人皆父兄爲命之惟
赴於君則親命敬君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
南面命赴者拜送是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亦他日所嘗有事賈氏公彥曰尊
者求之備故凡嘗所有事之處皆復焉卿大夫以下復
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復處
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愚謂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
也天子小寢五正寢一諸侯小寢二正寢一小祖四親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四郊自內以及外也周禮夏采掌以冕服復於大廟以
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隸僕復於小寢大寢祭僕復於小
廟諸侯復於庫門則天子皋門亦當復矣其亦夏采爲
之與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釋文剝邦角反與音餘）

鄭氏曰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
脯醢之奠不巾孔氏曰剝猶倮露也喪奠脯醢不設巾
可得倮露與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牲肉也案士
喪禮小斂陳一鼎既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
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
又殯後朝夕奠脯醢醴酒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
巾也案既夕禮朝廟之奠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
以其在堂恐塵埃此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愚謂

有牲肉則牲肉與醴酒皆巾之以其禮盛也無牲肉而但有脯醢則脯醢與醴酒皆不巾以其禮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孔氏曰布班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須暴乾之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喪既殯以後未葬以前每日朝夕設奠於殯宮逮及也逮日及日之未入也朝夕奠以象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日巳出而朝食日未入而夕食故奠之時亦放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氏

曰哭無時有三種一是未殯之前哭不絶聲二是殯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則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可爲君使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反還也爲使還家必當設祭告親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釋文縓七絹反緣悅絹反要絰一遙反下大結反絇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註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

鄭氏曰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巳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爲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絰也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瑱充耳人君吉時用玉爲之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冬時衣裏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皮白色與喪相宜也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

練大功布爲冠也喪冠不練故喪服傳冠六升鍛而勿灰爲父小祥冠八升爲母冠九升皆加灰練之以其祭言之曰小祥以其冠言之曰練練衣者練大功布爲中衣也爲父小祥衰七升爲母衰八升皆不練其中衣升數與衰同而加灰練之又染爲黃爲之裏以其在內可差飾也縓淺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縓緣中衣之緣也喪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練中衣之緣亦用其冠之布爲之而染爲縓色葢吉時中衣之緣皆以釆色爲之始喪無釆至是而漸飾也中衣與深衣同制然深衣襌而練中衣有裏則吉服中衣有裏可知葛要絰者卒哭變麻服葛至練除首絰而要絰猶在也繩屨大功之屨也斬衰始喪菅屨卒哭受以不杖齊衰之疏屨既練受以大功繩麻屨爲母始喪藨屨卒哭受以大功繩麻屨至練

而無變也絇屨頭飾也喪屨無絇去飾也瑱吉時人君以玉大夫士以石之似玉者初喪去瑱練貴賤同用角爲之貶於吉也裘之袂口以他物飾之詩言羔裘豹袪是也前此雖已有裘而短狹無袪至練而橫廣之又長之又飾其袪也裼者袒上服之袵而露其中衣也袪裼之可也者裼爲見美吉時以裼爲常有爲焉則襲喪事以襲爲常有爲焉則袒小祥裘既有袪差向文飾則雖裼而露其中衣亦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兄弟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愚謂遠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皇氏曰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愚謂所識謂所知識也知生者弔故所識之人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皆往而弔之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釋文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羊支反

鄭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尙深邃也杝棺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周帀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愚謂天子之棺四重者一物爲一重四物則四重也此與數席之重數同水兕革棺蓋以木爲幹以水牛兕牛之皮爲之表裏合之而其厚三寸也被之者言其最在內而被體也二牛之皮堅而耐溼故用之以爲親身之棺杝棺卽椑也以杝木爲之梓棺謂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爲之四者皆周言其皆弁有底蓋也上言四重而下言四者此一物爲一重明矣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大棺皆以二寸爲差天子大棺宜一尺併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凡厚二尺三寸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釋文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鄭註衽或作漆或作髹

鄭氏曰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愚謂古棺無釘用皮束之縮縱也縱者二以固棺之首尾與底蓋之材也橫者三以固棺之兩旁與底蓋之材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似深衣之衽故名焉鑿棺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其中以連之衽與束相値每束之處用一衽

亦縮二橫三也此謂天子棺制也諸侯亦然喪大記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

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氏曰天子椁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椁材並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鄉也言木之頭相鄉而作四阿也長六尺者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知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愚謂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八寸大夫士六寸庶人四寸每以二寸爲差則天子大棺一尺也以椁厚於棺一寸差之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棺一尺者椁尺有一

寸與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釋文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盖謂殯斂之間愚謂哭諸侯謂遥哭之也爵弁以爵色韋爲之紂與緇同黑色帛也爵弁紂衣卽周禮司服所謂韋弁服也絰弔服之葛絰也爵弁紂衣而加絰盖天子弔於未成服之服故哭諸侯亦用之士弔於未成服之前朝服加絰諸侯大夫皮弁加絰天子爵弁服加絰禮之差也司服王爲諸侯緦衰此謂巡守所至遇有諸侯之喪或諸侯來朝薨於王國而弔之於成服之後者若薨於其國赴於王而哭之則聞喪卽哭故用未成服之弔服也哀戚之事非可代爲之者或言使有司哭之非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則非使人代哭明矣內宗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外宗大喪敘內外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則諸侯與王有服者又當爲位而哭之也爲之不以樂食此又記者之言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弛縣者久而去樂者暫盖諸侯雖尊然其爲人衆而其情亦視內臣爲稍疏故其降殺如此王爲公卿當如諸侯之爲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其爲諸侯盖比殯不舉樂與諸侯之喪赴告之及於王必在既殯之後盖卽以聞喪之日斷爲之限與○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云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卽韋弁耳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鋭如合手然韋其質爵其色也敖氏繼公曰考經傳物色之言爵者惟爵鞸爵韋耳若布與絲則不聞以爵名豈爵弁果以韋爲之與愚謂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韋弁服配韎韐士冠禮爵弁亦配韎韐是爵弁卽韋弁明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韋弁之尊次於冕故軍事服之士不得服冕則以此爲上服而服之以助祭焉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釋文菆才官反輴敕倫反）

鄭氏曰菆木以周龍楯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緣幕上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菆叢也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愚謂菆塗龍楯以椁者天子之殯以龍輴載柩其外菆木四周象葬時之椁然也加斧於椁上謂用夷衾以覆棺其上畫爲斧文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赬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是君之夷衾畫黼也既夕禮幠用夷衾賈疏云夷衾本擬覆棺故斂不用則殯時用夷衾覆棺明矣畢塗屋者菆木與棺齊以夷衾從椁上入覆於棺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狀中高而四下象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也天子椁有四阿其菆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釋文別彼列反）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哭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愚謂別姓而哭謂分別同姓異姓之諸侯而爲哭位也喪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此未小斂以前之哭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門外之西方東面者士也士在門外在西方東面則在門內亦然不言者從可知也此雖朝夕哭位其實自小斂以後已然諸侯朝夕哭位雖不可考然未小斂以前諸侯哭位與士禮大畧不殊則朝夕哭位亦然其異者士禮門東之位在諸侯當爲寄公之位士禮門西之位在諸侯當爲鄰國弔賓之位士禮丈夫外兄弟卿大夫各不相統而諸侯則諸臣西面立位皆北上而統於君耳是自諸侯以下皆無別姓而哭之法也天子之喪公卿大夫之位宜亦與諸侯以下無異此之別姓而哭惟諸侯之位則同姓者在門東異姓者在門西而皆東上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釋文相息亮反父音甫）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也耆老謂孔子相助也言孔子死而無助我之位者傷之之辭也尼父孔子之字也孔子無謚而爲誄誄之不必有謚於此見矣按左傳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與此所載不同大約檀弓所載與左氏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確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釋文縣郡縣之縣厭於葉反大音泰）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愚謂縣邑之大者左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公四命之孤也厭冠蓋即素冠其制厭伏與喪冠同也其服則素服周禮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下篇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軍門之外則此厭冠當素服明矣殺牲盛食曰舉軍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故羣臣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又爲之三日不舉也必哭於大廟者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祖故也后土社也或言君舉而自往社中哭之以社主土故也應氏鏞曰曰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釋文惡烏路反）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嘑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張子曰有服者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釋文稅始銳反）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陳氏澔曰未仕者身未得顓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父兄之命而行之愚謂稅謂以財物助人喪事即所謂賻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孔氏曰國君之喪羣臣朝夕即位哭踊踊須相視爲節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愚謂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是主人待衆賓畢入乃拜賓拜賓畢乃踊也嫌人君尊或不待羣臣畢入而踊故明之

祥而縞

鄭氏曰縞冠素紕也孔氏曰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

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孔氏曰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祥踰月所爲也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愚謂祥之日鼓素琴而尚未可歌也踰月而可以笙歌而尚未備縣也禫而縣而猶未作也踰月而金石之樂作矣此除喪作樂之漸也

君於士有賜帟 釋文帟音亦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愚謂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是大夫以上皆有帟幕人自以其職共之士本無帟君所加恩則有賜之以帟者也

禮記卷九終

邑後學項　珙原栞
湖南後學陶鴻勛補栞

禮記卷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釋文適丁歷反下適室同長丁丈反下同乘繩證反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大功之殤中從上愚謂凡遣車無直言車者此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者也士喪禮薦車三乘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左傳齊葬莊公下車七乘說者謂齊舊用上公禮車九乘故以七乘爲貶以此差而上下之則天子十二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君之適子降於君車宜五乘殤降於成人故三乘庶殤

降於適殤故一乘大夫適子降於大夫車宜三乘殤降於成人故一乘也上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則送死之物中殤下殤爲一等君之適中下殤車皆一乘也然葬必有魂車自一乘以下不容復降則公之庶中下殤大夫之庶殤士之殤皆一乘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有位於朝者曰達官達官之長謂大夫也達官爲君皆杖而曰諸達官之長杖者謂以杖即位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特輯之而已則得以杖即位矣此達官之長杖也喪服傳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杖不以即位則諸侯之士杖不以即位可知此達官而非長則不杖也○註謂有官職而不達於君則不服斬非也既有官職豈有不服斬者疏謂不達於君爲府史之屬亦非也府史之屬特庶人在官者耳其爲君齊衰三月而已安得與公卿大夫論其杖不杖之差乎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釋文朝直遙反

宮柩所朝之廟也將葬弔於宮謂葬日柩將行而君弔之也出謂柩出廟門也命引之者命人執引以引柩車也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使人引之以致其意每引三步三引則九步也禮成於三朝謂葬前一日柩朝廟之時也次孝子居喪之所次舍廬堊室之處也士喪禮主人揖就次是也哀次者柩至次則孝子哭踊以致其哀士喪禮乃行踊無算是也君之來時不一或當柩朝

廟之時或當柩已出宮至喪次之時皆如弔於宮之禮命引之者三也○鄭氏謂宮爲殯宮非也士喪禮啓殯即遷於祖固無可行弔禮之節而柩至祖廟設奠薦車之後乃云質明滅燭則啓殯時尚昧爽君之弔必不能遽及乎此時而來也又鄭氏謂引之爲以義奪孝子亦非也君使人引車特以致其執紼助葬之意非有他義也又鄭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亦非是說見曾子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氣力始衰愚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越疆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釋文蹻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串銳反見賢遍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蹻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愚謂蹻固不以强臣之勢奪其所守而又自言其故以正君臣之分其所以矯諂畏警僭竊者深矣微小也言禮之微小者唯君子能表明之稅齊衰於私門非失禮之小而武子之言如此亦自文之辭也武子雖恨蹻固而其所據者乃先王之禮故不能以爲非而反以爲善於此見禮之可以守身而無畏於强暴也及武子卒而曾點倚其門而歌葢亦以示其不畏季氏之意故記者因蹻固之事而併記之然歌於有喪者之門則非禮矣○萬氏斯大曰季武子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四子侍坐點齒在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曾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是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孔氏曰始喪哀戚甚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而來則亦絕踊而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然後拜之愚謂大夫尊來弔當即拜之若當事未得拜則宜告之以其故也主人雖未拜弔者皆入即位矣故上篇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是知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因爲大夫出矣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以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釋文樂音岳又音洛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婦人無境外之事也惟三年之喪則越疆而弔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釋文引音允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紼從柩贏者孔氏曰引柩車索也引者長遠之名車行遠也紼引棺索也紼是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愚謂引紼一物也在塗時屬於柩車謂之引載時及至壙說載除飾皆屬於棺謂之紼王制疏云停住之時指其繪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是也此疏以紼爲撥舉乃據孺子䵪章註爲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輴曰紼在軸輴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此謂在他國而死者也公弔之謂所死國之君弔之也拜謂爲主以拜賓也州里謂死者同州里之人今同在

他國者舍人謂死者今在他國所館舍之人也死於他國者其親屬或不從行則朋友及州里之人同在此國者或又無朋友州里則此國所館舍之人皆可爲主而拜君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則死於異國者雖非公弔固必有拜賓者矣然君尊其禮或異故以明之承助也弔以助主人之喪事也曰寡君者稱於異國臣之辭也曰臨者尊君之辭盍曰君辱臨某之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愚謂大夫士之喪必赴於君君當弔於其家若未仕之士及庶人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若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所以廣仁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謂不爲主人也適子爲主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釋文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

鄭氏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狎相習知者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孔氏曰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巳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巳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去冠而加免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人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愚謂此亦爲位而哭者也子爲主者妻之兄弟無服而子爲舅服緦故使之爲主而拜賓袒免哭踊者哭有服之親之禮然也爲主者在中庭西面夫入門而右亦西面在其子之少南凡哭而爲位者哭者與主人必同面而以親疏爲敘列也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此哭妻之兄弟婦人亦當在阼階上之位但子既爲主則其子倡踊矣子爲主者常禮也無子乃使婦人倡踊耳使人立於門外

告來者謂人有聞哭而來者則告以所爲哭之人蓋凡哭人者之禮皆然狎則入哭謂所親狎之人則當入而弔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此謂父子同宮者也若父子異宮雖父在亦哭諸適室也異室側室也非爲父後者降於適子故哭諸側室○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孔氏云鄭知此北面者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面父若又西面便似二主也又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愚謂士喪禮主人衆主人衆賓皆西面初不以二主爲嫌何以此父與子同西面則嫌二主乎君弔於臣主人之位皆在門右北面故季康子於衛靈公之弔亦然初不以辟主人之位也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蓋據曾子北面而弔之文孔疏所言殊失鄭義但

鄭註本非曾子北面而弔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例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孔氏曰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是非常哭之處纔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不得嚮他國也愚謂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以不同居而謂之遠也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以不同國而謂之遠也側室室在寢室之旁側者也兄弟哭於廟此不於廟者喪自

未啓以前於廟皆無事焉不宜忽以哭輕喪而至也門內殯宮之門內也哭于門內之右謂在中庭之少南而西面所以別於哭殯之位也不哭於寢門之外者以其爲內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釋文與音餘

哭與弔不同弔者所以慰人之慼哭者所以自致其哀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孔子於門人猶父子則曾子於子張猶兄弟故援有殯哭兄弟之義而往哭之非弔也爲朋友弔服加麻而曾子齊衰而往不服其服者蓋兄弟骨肉也其恩由父而推故可以釋服而服其服朋友異姓也其恩由已而成則不可以釋服而服其服矣哭之者情之所不可已不服其服者禮之所不容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是善子游正之孔氏曰少儀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案立者尊右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釋文穀音告又古毒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美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書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莊二年書王姬卒是襄公夫人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此或人之言有二非也○趙氏汸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耳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

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釋文重直龍反儼魚檢反本亦作儼喪息浪反）

晉獻公名詭諸秦穆公名任好公子重耳獻公子後立爲文公文公爲驪姬所譖出亡在狄而獻公薨穆公使人就弔之且弔者致弔辭之後復言此也斯謂喪代之際也喪失位也穆公欲納文公故勸其因喪代之際以圖反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釋文與音預）

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仁親仁愛其親也言爲人子者當以愛親爲寶若因父死以求反國則是利父之死非人子愛親之心矣舅犯勸文公辭秦使而文公從其言也稽顙而不拜但自致其哀而不拜賓蓋庶子在外受弔之禮也適子受弔則拜稽顙起而不私與使者無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釋文顯依註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鄭氏曰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愚謂未爲後者文公不受穆公之命故不敢以喪主之禮自居也文公譎而不正非能誠於愛親者然當時晉人與之秦伯助之有可以得國之勢而不欲因喪以圖利則居然仁者之心其視惠公之重賂以求入者相去遠矣此所以卒能反國而霸諸侯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孔氏曰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少寡辟嫌故朝夕哭不復徹帷表夫之遠色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哭在堂下是帷堂非帷殯也愚謂婦人無堂下哭位聲已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已怨恨穆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

之故言帷殯自敬姜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我不欲傷其性孔氏曰凡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遭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是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愚謂下文所言自復至於虞祔皆歷據喪禮而釋其義而此節則總釋喪禮之義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而惟喪禮爲哀戚之至蓋人之哀戚莫甚於哀其父母之死也節哀者謂始死哭不絕聲既殯則有朝夕與無時之哭卒哭有朝夕哭練不復朝夕哭但有思憶無時之哭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所以節限其哀也順變者謂順其哀之隆殺而漸變之而輕也蓋人之

於其父母也至死不窮若不爲之節限必將至於滅性矣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不欲其如此是以雖至哀而必爲之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鄭氏曰復謂招魂望求諸幽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愚謂盡愛之道謂盡愛親之道也禱祠禱於神以祈親之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也復亦所以求親之生故曰有禱祠之心人子於親之將死至情迫切所以求其生者無所不至故復與禱爲事不同而其爲心一也復者北面北者幽陰之方也人死則有鬼神之道鬼神處於幽陰故望其方而求之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愚謂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二者皆爲至痛而稽顙之痛爲尤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飯食人所造作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案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飯用沐米士用粱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士喪禮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含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愚謂米所以飯貝所以含通而言之則米貝皆謂之飯故曰飯用米貝飯用沐米喪大記士沐粱士喪禮沐稻蓋列國士宜不一而士或不能備有故隨所有而用之非必天子諸侯之士之異也弗忍虛者所以爲愛不以食道者又所以爲敬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又左傳哀十一年齊陳子命其徒具含玉是大夫含亦用玉也雜記自天子至士皆用貝是大夫以上兼用貝玉士則惟用貝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釋文別彼列反本或無已字識式志反皇如字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孔氏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愚謂錄之謂識其名而存錄之也盡其道謂其采章尺度必視其爵位而爲之也愛之故不敢忘敬之故不敢苟此二句申言銘旌之義註疏以重與奠言非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釋文重直龍反綴竹劣反又竹衞反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按鄭據祭法以高祖爲顯考說見本篇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案士喪禮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

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死者世世遞遷其重常在至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其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孔氏曰遷廟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因禘而遷廟主（傳霖曰因禘當依疏作不禘錯鳴按先生校毛本改不爲因）故鄭註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

逵服虔之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至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曰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辭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愚謂既葬猶朝夕哭不奠士喪禮有明文國語日祭自謂未葬之奠耳）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愚謂大戴禮遷廟篇首言

成廟將遷之新廟而其祝辭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此謂三年喪畢以新死者之主遷之於廟也穀梁傳云練而壞廟此謂既練之後遷其親盡者之主也蓋既祔之後主還於寢新主練祥之祭皆於寢而宗廟則復行時祭左傳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至練距大祥尚一年姑以諸侯之禮言之中間宗廟有三祫祭或二祫祭如有二祫則於第一祫祭畢而遷高祖之主於大祖之夾室於是高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第二次祫祭畢而遷祖之主於高祖廟於是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至喪畢而納新主於祖之廟焉若天子三昭三穆而練祥相距中容三祫其遞遷之法亦如此遷廟禮但言新主之入廟而不言舊主之去廟則舊主固已先遷

矣以是知練後因祫祭而遷舊廟穀梁之說確然可據不容復致疑於其間而喪中於宗廟非竟不祭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及晉葬悼公烝於曲沃者未可以其出於春秋之亂世而非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謂祭則有尸有尸則有飲食之禮葬前不立尸直以饌具奠置於地而已故曰奠祭祀之禮謂既葬之後虞祔練祥皆立尸而行祭禮也奠用素俎瓦敦甈豆無縢之籩皆素器也至虞而籩豆俎敦之屬皆用吉祭之器矣蓋奠主哀故器無飾祭主敬故器有飾自盡謂自盡其敬神之心而不敢用初喪

之素器也豈知神之所饗必於此有飾之器乎亦以主人自盡其齊敬之心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釋文辟婢亦反

鄭氏曰算數也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節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非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天子九踊故云爲之節文愚謂有算之義有二一是每踊三者三爲一節一是天子至士多少有差故疏云準節之數其事非一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釋文慍庾皇紆粉反又紆運反徐又音鬱去羌呂反

孔氏曰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慍恚者是

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而袒括髮爲去飾之最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節限也愚謂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變於中也上以二者並言而下乃專以袒括髮言之者以哀情之變其事易明不煩申釋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釋文哻況甫反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踰時則哀久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愚謂弁爵弁也士冠記云周弁殷哻夏收此三者皆士之祭冠也下文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以弁與哻並言其爲爵弁明矣弁絰葛謂爵弁而加葛絰卽前所謂爵弁絰紂衣之服也士喪禮葬不變服弁絰葛而葬人君之禮也與神交之道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將葬而漸神之故變服而葬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不敬也蓋大夫士之父全乎父者也其尊近致其哀而已天子諸侯之父兼乎君者也其尊遠故至葬則哀久而敬生而不敢以凶服接之觀於書之顧命則天子在喪有用吉服以行事者而曾子問世子生告殯大祝大宰大宗皆冕服皆此義也旣葬反喪服而反哭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釋文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于僞反食音嗣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愚謂此謂大夫之喪也歠謂未殯前歠粥也主人主婦死者之子與妻室老

其貴臣也三人者爲大夫未殯皆不食而有時歠粥者蓋君爲其困病故命食之以粥以尊者之命奪其情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士無君命故鄰里爲飲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釋文養羊尚反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謂葬訖反哭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生平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者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旣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入於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愚謂反哭者葬時柩從廟而去旣葬則反於廟而哭以致其哀也反諸其所作者反於

死者平時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行禮於是也反諸其所養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祭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饋養於是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士喪禮反哭賓升自西階弔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故弔無不哀而反哭爲尤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釋文封依註音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㲉苦角反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陳氏澔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 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所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也愚謂慤與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言其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卽行弔禮則於禮節忽遽而無從容之意故曰已慤不若反哭而弔則反而亡焉既足以深致其哀而於禮節亦不至於迫蹙而無序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釋文首手又反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孔氏曰既封謂葬既下棺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愚謂虞安也葬反而祭於殯宮以安神也虞始有尸蓋親之形體既藏孝子之心無所繫故立尸以象死者而事之宿進也進之使於祭時而來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言祝之反而宿尸以主人之贈爲節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釋文舍音釋

鄭氏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孔氏曰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愚謂視 牲之有司與主人偕反者也舍奠之有司則於主人之反留於墓而舍奠者也主人歸而反哭視牲則舍奠之有司亦可以反矣於是而行虞祭也蓋虞祭以釋奠者之反爲節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有司反日中而虞所謂喪事雖遽不陵節者於此可以見之日中而虞往葬而歸非日中不足以蕆事也其或墓地稍遠則虞之過乎日中者固當有之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釋文離力智反

虞以安神葬日卽虞不忍一日離親之神也葬前無尸奠置於地至虞始立尸以行祭禮故曰以虞易奠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皆用柔日假如士三虞丁日葬而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先儒以他用

剛日兼蒙三虞卒哭言之故謂後一虞改用剛日此不然也此篇及曾子問雜記皆云卒哭成事士虞記他用剛日哀薦成事之文專屬於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則知三虞皆用柔日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釋文易以豉反徐音亦祔音附

鄭氏曰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愚謂卒哭亦祭名卒止也前此朝夕哭於殯宮至是則止殯宮爲位之哭惟朝夕哭於次而已故曰卒哭而因以爲其祭之名也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此差之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也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士虞與卒哭

同月則以末虞之明日卒哭虞皆用柔日而卒哭改用剛日以死者之神將自殯宮而往祔於廟用剛日者取其變動之義故不用內事以柔日之例也曰成事謂祝辭所稱士虞記卒哭曰哀薦成事是也士虞禮主人卽位於西階亨於門西牲升左胖進柢魚進鬐皆喪祭之禮也至卒哭而改用吉祭之禮故曰以吉祭易喪祭凡言吉祭有二一是喪中卒哭之祭此言以吉祭易喪祭曾子問其吉祭特牲是也一是喪畢吉祭士虞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大戴遷廟禮乃擇日而吉祭焉是也祔卒哭明日祭之名祔猶附也就死者祖父之廟而祭死者使其神附屬於祖父也必於祖父者祔必以其昭穆也既祔而反於寢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謂祥禫也喪畢遇三時祫

祭則因祫而遷新主於廟大夫士無祫祭則亦因吉祭而遷新主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釋文比必利反

吳氏澄曰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必與卒哭相接也愚謂變改也之往也變而之吉祭由喪祭變而至吉祭也是日卒哭之日也接連也必於是日也接謂祔用卒哭之明日必於是卒哭之日相接連不忍親之神一日無所依歸也鄭氏曰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氏曰變謂變常禮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卽葬

者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既虞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必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依歸愚謂此所言初未有以見其爲變禮之意且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皆間二月中間未聞別有他祭則士之赴虞而未卒哭者中間亦不當有祭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期而神之人情也愚謂殷練而祔於練祭之明日而祔也周卒哭而祔於卒哭之明日而祔也祔畢主皆還於寢至三年喪畢而後祭於廟則殷周之所同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

死之道爲先王之所難言也釋文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註周禮云苕帚惡烏路反難乃旦反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爲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愚謂臨喪用巫祝者亦與神交之道也桃茢二物蓋使巫祝執之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降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儀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則加以巫祝桃茢者人死斯惡之矣所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澌滅也難言不忍言也君於大夫士之喪於殯斂必往爲臨其尸而撫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蓋以死有澌滅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恃以祛其疑畏正所以使其得盡弔哭之情也○鄭氏曰君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孔氏曰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雜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故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愚謂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左傳隱五年臧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君於卿大夫恩意之厚者至於與其小斂焉而止爾未聞有未襲而往者衛獻公於柳莊之卒不稅祭服而往乃因其相從於患難而然非可據爲常典也鄭氏以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巫茢故以此爲未襲之禮然士喪禮喪大記皆謂大斂而往者故無桃茢此有桃茢者蓋君於卿大夫爲之賜而小斂者也謂爲未襲非也諸侯至廟門而巫止則未至廟門時亦巫祝桃茢並有矣亦不必專以此所言爲天子之禮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釋文朝直遙反
喪之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柩之朝廟象生人之出必告親順死者之孝心而爲之也又以死者之心必以離其室爲哀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以致其徘徊而不忍遽去之意朝廟又兼有此義也殷人以死則爲神鬼神以遠於人爲尊故朝而遂殯於祖廟周人以死者之心不欲遽離其寢處之所故至葬而後朝廟○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婦未廟見則不朝廟愚謂孔疏言天子諸侯之葬每一日朝一廟非也士喪記有二廟者朝祖畢卽朝禰不待明日是不以一日限朝一廟矣天子諸侯之喪祝斂羣廟之主而藏之大廟尤無事徧歷羣廟而朝之也○自喪禮哀戚之至也以下至此凡十六條第一條總言喪禮其下十五條似皆據喪禮之成文而釋其義然證以士

喪禮多不合如欲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則當爲大夫之禮無疑至弁絰葛而葬則注疏以爲人君之禮又注疏謂人君方有主則重主道也一條因重言主亦當爲人君之禮矣然此十六條文體相似又首以喪禮發其端而以下逐節釋之似其所據者乃儀禮之一篇不當錯有諸侯大夫之禮則豈變服而葬虞而作主大夫以上皆然與今於前文已用舊說釋之謹復獻其疑於此以俟學者更考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釋文殉辭俊反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愚謂此善夏之用明器非殷之用祭器也備物既以致其事死如事生之意不可用又以見送死者之異於人此用明器者之所爲知喪道也哀哉以下記者之言也祭器生人之器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其人此用祭器之所以可哀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文俑音勇

鄭氏曰神明之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是古而非周愚謂此又譏周末爲俑之非也其曰明器神明之者言以神明之道待之而異於生人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以起下文所論之事也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塗車卽遣車以采色塗飾之以象金玉芻靈束草爲遣車上御右之屬及爲駕車之馬冢人

云言鸞車象人又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也芻靈不能運動亦猶明器之備物而不可用也俑木偶人也偶寓也以其寄寓人形於木故曰偶俑踊也以其有機發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由芻靈而爲俑蓋周末之禮然也孔子以其象人而用之故謂爲不仁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釋文爲舊君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第一條仕焉而已者爲舊君第二條大夫去國者其妻長子爲舊君第三條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絶也穆公所問蓋謂大夫以道去國而服其舊君者乃喪服第三條之義也退人以禮卽以道去君之謂也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則君不以道遇其臣臣亦不以道去其君而其去而卽絶也不待言矣戎首兵戎之首也此與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相似○鄭氏引喪服仕焉而已者解此非也穆公以舊君反服爲問而子思之所以答之者如此則知當時之服此服者蓋已寡矣若仕焉而已者爲舊君之服與庶人爲國君同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未聞有服不服之異豈仕焉而已者反得不服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則食食釋文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愚謂不以情居瘠言虛爲哀瘠之貌而無哀戚之實也爲君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食旣殯食粥至練乃食食三臣不能居公室其罪大矣沒又不以禮喪之則其罪又加甚焉敬子之言鑱倍如此曾子所以有出辭氣斯遠鄙倍之戒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愚謂改服者主人旣小

斂始服未成服之麻也凡弔者之服隨主人而變主人改服則弔者加絰帶主人成服則弔者服弔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愚謂禮以恭敬爲本晏子能恭敬故曾子許其知禮

有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釋文遣弃戰反乘繩證反焉於虔反○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是記文本作有子傳寫誤耳今正之

鄭氏曰言其太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旣窆而歸不留賓客有事也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賈氏公彥曰大夫三牲九體折分爲二十五苞五个諸侯苞七个天子大牢加以馬牲則十二體分爲八十一个九苞苞九个愚謂遣車載所包遣奠之牲體而葬之者也葬時柩車將行設遣奠旣奠取牲體包之載以遣車使人持以如墓置於椁之四隅一乘言其少也及墓而反者藏器少故葬速而即反也凡牲體一段謂之一个特牲禮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少儀大牢以左肩臂臑折九个是也國君七个大夫五个謂每包所有之个數也士喪禮云苞二鄭氏云所以裹羊豕之肉者又云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士包三个士遣奠二牲每牲取三體分爲二包每包有三个則皆全體也士無遣車每苞用一人持之以如墓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四十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七乘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二十五个分爲

五包每包五个亦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五乘若天子遣奠兼用馬牲亦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八十一段分爲九包每包九个包用一車載之則遣車九乘也有子言晏子儉不中禮不足爲知禮也○鄭氏曰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孔氏曰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大牢三牲凡九體大夫分九體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愚謂士喪禮無遣車賤而禮畧耳鄭謂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則爲大夫者未必皆有車馬之賜也士包三个國君七个大夫五个皆謂所包之牲體之數也孔疏乃謂士二牲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其語殊不可曉又謂

大夫諸侯每包皆三段又與記所言五个七个者不合詳其語意似以一个爲一包也然士喪禮言苞二而鄭氏云苞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愚謂曾子言晏子所以爲此者所以矯當時之失無害爲知禮也蓋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者以禮之本而言也有子以晏子大儉爲不知禮者以禮之文而言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矣蓋儉固可以救奢之失亦未爲得禮之中也二子各就其一偏之見言之故其於晏子

或予之大過或抑之大甚惟聖人之言爲得其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釋文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勑廉反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夫子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葬時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禮也昭子自以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故使子張專主其事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則女賓從男賓皆東鄉可知矣愚謂葬時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所以爲男女之列也以親者近壙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人之南又所以爲親疏之序也今昭子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既無男女之別又無親疏之序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釋文夫音扶本亦有無夫字者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疏薄於賓客朋友

之禮故未有感戀出涕者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康子從祖母愚謂喪大記君小斂用複衣大斂用褶衣複衣褶衣即袍褶之屬皆褻衣也君斂用褻衣則大夫可知而敬姜命去褻衣者蓋婦人之褻衣雖用以斂而不陳季氏但欲以多陳衣爲榮幷陳褻衣故敬姜非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釋文去羌呂反

壹專也言予專不知夫喪之何以有踊久欲去之今觀於孺子之慕而知孝子之情即在於斯其是爲人之眞

情也夫何必爲踊乎蓋喪之踊有節孺子之慕則率其號慕追切之情而不自知者有子以爲喪致乎哀而已而不必爲之節文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殺也微情謂哭踊之節變除之漸所以使之殺其情而不至於過哀也故謂有爲爲之也物謂衰絰之屬也以故興物若荀卿言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食所以使之覩物思哀而不至於怠而忘之也有子之意在於徑情直行不知禮之節有定而人之情不可齊也或哀毀以傷生或朝死而夕忘苟使人率其情以行則賢者無以俯而就且至於滅性不肖者無以企而及必相率而至於悖死忘親矣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釋文猶依註作搖音遙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辟婢亦反○孔疏云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一句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

鄭氏曰咏謳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辟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喜也陶者喜心鼓盪於內而欲乂也咏者喜發於外而爲咏歌也咏歌不已則至於身體動搖動搖不已則至於起舞也慍怨意也樂極則哀故舞而遂至於慍也慍怒不已則至於悲戚悲戚不已則發爲歎息歎息不已則至於拊心拊心不已則起而跳踊蓋哀樂之情其由微而至著者若此然情不可以徑行故先王因人情而立制爲之品而使之有等級爲之節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所止而不過是乃所謂禮也此節言哀樂各四句一一相對喜與慍對哀樂之初感也陶與戚對哀樂之盛於中也咏與歎對哀樂之發於聲音也搖與辟對舞與踊對哀樂之動於四體也獨舞斯慍一句在其中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鄭他本或無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釋文惡烏路反倍音佩絞戶交反蔞音柳食音嗣舍音捨訾似斯反

鄭氏曰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舍猶廢也訾病也愚謂士虞禮曰特豕饋食所謂既葬而食之也上言先王因哀樂之情而品節之所謂禮有微情者也此言先王因死者之易於倍棄而制爲喪葬之飾奠祭之禮而使人得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情又因以故興物之意而廣言之所以見禮之不使人直情而徑行者皆有深意存焉故有子之所刺不足爲禮之疵病也此二句通結二節之義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釋文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與音餘○洪氏邁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人也記禮者簡冊錯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愚謂此章言行人儀者一言大宰嚭者二上言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可言簡冊錯互至下文又言大宰嚭則非簡冊錯互矣蓋嚭賓吳人儀賓陳人洪氏之說得之然其所以互易者則由記者傳聞之誤耳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子謂所獲民臣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使問行人以眾人稱此師之名名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因其好名之心而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孔氏曰皇皇猶彷徨上篇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有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也上篇云既殯如有求而不得據外貌所求也此云始死如有求而不得據內心所求也既葬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篇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云既葬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是皇皇之甚故如有求而不得上篇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也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既葬則慨然上檀弓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愚謂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既葬迎精而反如親之精氣不及與之偕反而止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也此言居喪哀悼之心自始死至既葬其因時而變者如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一章辭雖所指不同其大歸則一而已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釋文讙音歡○今按書無逸作言乃雍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悅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胡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不知也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從而生耳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釋文知音智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蕢苦怪反飲於鴆反下飲蕢飲調飲寡人皆同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三酌皆罰愚謂飲酒私燕也鄭氏引燕禮解此非也燕禮當立賓主卿大夫士庶子皆與此惟師曠李調二人獨侍而杜蕢聞鐘聲乃知非燕禮之正明矣鼓擊也人君飲食皆奏樂杜蕢左傳作屠蒯寢路寢也歷階即栗階謂升階不聚足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釋文褻如字爲于僞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鄭氏曰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大臣喪重於疾日雜記曰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防禁放溢愚謂平公見蕢三舉罰爵意其必有以開發之故不與之言蕢不言即出者以公之必將怪而問之也在堂謂殯於堂上西序也與知防預知防閑諫爭之事也蕢言平公飲酒非禮二子當言而不言已不當言而言所以皆罰之益用此以諷公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釋文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鄭氏曰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揚舉也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謂之杜舉因杜蕢以爲名也愚謂平公自知其過故命爵而自飲又命毋廢斯爵以爲後世戒也畢獻謂燕禮獻賓獻君獻卿大夫士庶子皆畢也平公飲酒私燕也自平公命毋廢斯爵於是晉國正燕之禮於畢獻之後特舉觶於君謂之杜舉言此爵自杜蕢始也○鄭氏以燕禮大夫媵觶於公爲揚觶非也燕禮揚觶由來久矣豈自杜蕢始乎

禮記卷十終　　邑後學項珙校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二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釋文難乃旦反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衞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文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愚謂謚起於周公皆取其行之至大者一字以爲謚所謂節以壹惠也至戰國時周有威烈王慎靚王秦有惠文莊襄等王而二謚始此然據檀弓則趙武在春秋時已有獻文之稱而公孫拔謚至三字尤古今所未有也左傳敘齊豹作亂事甚詳當時從公者爲公南楚析朱鉏諸人乎亂者爲北宮喜衞侯賜喜謚貞子朱鉏謚成子初不言拔有衞君之事豈後人因喜及朱鉏賜謚事而誤以爲拔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 釋文駘大來反

鄭氏曰石駘仲衞大夫石碏之族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愚謂左傳言立子之法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庶子六人未必皆同年葢旣皆庶子故不論長幼直以卜決之葢駘仲之遺命也兆謂得吉兆沐浴佩玉則兆掌卜者謂之之辭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爲有知者所卜得其人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孔氏曰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故知是齊大夫愚謂家大夫郎宰也子亢度二人不可以理爭故言欲以二人爲殉所以使其懼而自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釋文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曰啜菽以菽爲粥而常啜之愚謂食有黍稷之屬今但啜菽而已食之貧也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養而能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薄而無害於孝葬而能稱其財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翣奚當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釋文從才用反靮丁歷反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靮紖也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愚謂反國而偏賞從者則居者之心懼矣莊諫公以弗班所以安反側之心甯武子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正此意也獻公行事備見於左傳葢無道之君也然觀於此則猶聽用忠言其所以被出而卒能反國者葢亦有由與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釋文革本又作亟居力反縣音元潘普干反○今按縣如字

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葢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諫勿班邑固亦可以爲賢矣然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莊方祭而卒祭畢而往猶在小斂之前今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鷩冕而以襚其臣其汰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澔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劵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

爲我椁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釋文乾音干屬之玉反

鄭氏曰婢子妾也善尊巳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釋文去羌呂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春秋宣八年經文也仲遂魯大夫東門襄仲也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巳之辭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文舞也舞以武舞爲重文舞爲輕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文舞而獨用武舞蓋但去其輕者以示殺樂之意而其重者猶不去也卿卒不繹者繹祭輕於正祭而公卿君之股肱故卿卒則不繹今宣公既不廢繹於樂又但去其輕者則其無

恩於大臣甚矣宣公立於仲遂生則賜氏以重其寵沒則不廢繹以薄其恩蓋但以權勢爲重輕而實未嘗有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則人臣之欲擅權以固寵者其亦可以鑒矣○夏小正公羊傳皆以萬爲武舞東萊呂氏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從呂氏之說今以經傳考之詩簡兮言公庭萬舞而下言執籥秉翟此萬爲文舞也左傳楚公子元爲宮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萬爲武舞也惟萬兼文武故或用其文或用其武而皆謂之萬也文舞爲大夏武舞爲大武舞以大武爲重萬入去籥蓋但去其輕者而巳公羊傳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正樂四節合舞之前有升歌下管間歌皆有聲者也但曰萬入去籥則於前三節皆不去矣則去籥之意豈以其有聲耶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文般音班封彼驗反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緈繞天子六緈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桓楹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緈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緈二碑士二緈無碑孔氏曰豐碑斲大木爲碑於椁之前後及兩旁樹之穿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盧以緈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緈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爲羨道謂之隧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緈於棺之緘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緈也桓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子有公肩定豐碑天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豐碑桓楹諸侯下棺所用而三家用之故曰視桓楹此皆僭禮而假以爲故事者僭竊已久故也案天子諸侯之葬以輴車先從羨道入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飾用

碑綍下棺輴上觀綍之屬於棺緘而不屬於輴亦可見
矣遂師註蜃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謂在壙中載之
非載以入壙也既夕禮疏謂葬用輁軸者先以輁軸從
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爲明析孔疏
謂蜃車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入非也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果從釋文其毋音無
鄭氏曰僭於禮有似作技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噫不
寤之聲孔氏曰嘗試也言般以人毋試已巧誰有強逼
於女豈不得休已其無以人毋嘗巧則於女豈有病乎
假旣告般爲是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
從般之言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
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
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釋文禺音遇又音務弗能弗亦作不重依註音童踦魚綺反○鄭註鄰或爲談
鄭氏曰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
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
務人使之病謂時繇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
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
敵齊師踐其言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
汪名踦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
以成人之喪治之孔子善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
葬愚謂禺人言魯既無善政大夫士又不能盡忠故無
以禦寇而安民不可者非之之辭禺人是士既非當時
士不能死故赴敵而死以踐其言也魯人以汪踦能死
國故欲以成人禮治其喪孔子善之者以其變禮而得
宜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安也去國無君
事主於孝居者主於敬孔氏曰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
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
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愚謂由不忘墳墓之心推之則
必思不虧其體不辱其先由敬於墓祀者推之則必思
無慢於人無惡於人而所以修身而免患者皆在是矣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
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釋文射食亦反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韔勅亮反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朝直遙反與音預○鄭註陳或作陵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
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
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
於時有吳師棄疾謂商陽仁不忍殺人以王事勸之斃
仆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
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皆士也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氏曰案左

氏傳戎昭果毅獲則取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言謂彼劾敵決戰此是吳師既走而不逐奔故以爲有禮也愚謂手弓謂以手執弓也子手弓而可棄疾謂商陽可執弓以射也手弓者商陽從棄疾之言而執弓也子射諸者商陽既執弓棄疾又使之射也謂之棄疾又謂商陽如前也凡朝位立於庭三朝並無坐法此云朝不坐似大夫以上得坐者盖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卿大夫入與君圖事則升路寢之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此時君或與之從容謀議則命之坐矣士不得特見圖事故云朝不坐燕禮大夫坐於堂上士立於堂下不得與於堂上之坐故云燕不與亦足以反命者言位卑禮薄不必以多殺爲功也盖敗北之師本易窮追商陽於此乃能存愛人之心而不以邀功爲念亦可謂

安制矜節者矣若勁敵在前乃以禮遇徼薄不欲致力則是不忠之大者豈得謂之有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釋文桓依註音宣含胡闇反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愚謂士喪禮主人親含襲斂則皆商祝爲之周禮大宰贊贈玉含玉註云助王爲之則諸侯之喪亦必其子親含而上卿贊也喪大記云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諸侯無相爲含襲之禮而襲之事尤卑於含諸侯請爲曹伯含已爲非禮而又使之襲則益甚矣然以楚之强使魯襄公襚而終以取辱曹之弱小何能得此於諸侯使襲之事恐未可信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釋文强其丈反

鄭氏曰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請襲者欲使襄公衣之巫祝拂柩君臨臣喪之禮愚謂荆者楚之本號猶晉之本號爲唐鄒之本號爲邾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拂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卽此事也但傳言請襚此言請襲傳言拂殯此言拂柩案左傳襄公以二十八年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而楚人使公襚傳於二十九年正月言之禮死日卽襲殯則大夫士三日諸侯五日計此時康王之殯必已久矣是傳言使襚及拂殯者是而記言請襲及拂柩者非也諸侯有遺使相襚之禮使者委衣於殯東今荆人欲

公親致襚衣於柩前盖臣於君致襚之禮如此荆人使魯君親襚所以卑魯也魯君雖從其親襚而使巫先拂殯用君臨臣喪之禮又所以卑荆也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然當時楚適無知禮者而不之禁設有知禮之臣於魯君入襚之時而止巫於門外則其禮將有不得行矣然則拂殯之事亦倖耳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敞曰忌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

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愚謂左傳云叔弓如滕葬成公是二子乃送葬之使也書莭書方賵物之目也叔弓爲正使故云進此賵物之書忌劉氏以爲忌日是也而其說有未盡者敬叔於懿伯乃絕族者不當避其忌日敬叔之欲不入體惠伯之情也懿伯爲惠伯之叔父禮自期以上皆諱爲之諱者則又當爲之忌也忌日不用蓋心有所動於彼則哀有不得專於此也然以私忌而稽君命則非禮此禮之又當變通者也此一事於敬叔見其有和衷之雅於惠伯見其明公私之義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氏謂敬叔有怨於懿伯恐惠伯報怨而不入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愚謂懿伯敬叔皆魯之大夫若果相殺其事何不見於春秋之經傳且敬叔果難惠伯當辭之於

受命之日不當避之於至滕之時其說不近人情惟左傳杜氏註云叔弓禮椒欲爲避仇而疏申其說則謂懿伯爲人所殺敬叔欲惠伯報仇與杜氏之意亦微異大約皆傷緣鄭氏之說而畧變之皆穿鑿無稽之談耳且以忌爲忌日則爲懿伯之忌句辭義巳足若如鄭杜之說則立文太簡指不分明使後人讀之而不得其說必不然也○孔氏曰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從祖註云敬叔以懿伯爲叔父誤也愚謂叔父自惠伯指懿伯而言鄭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是矣而其下乃又出此殊不可曉不獨其所言昭穆之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釋文辟音避又婢亦反蕢音殺奪徒外反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遙反○鄭註奪或爲兌

鄭氏曰哀公魯君畫宮畫地爲宮室之位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無所辱命辭不受命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陳氏澔曰辟讀爲闢謂闢除道路愚謂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而此以在路受弔爲非禮者蓋無位之士及庶民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惟遇其柩於路則必使人弔之若有位之士死訃於君則君當弔於其家喪大記君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

大斂焉故蕢尙在道受弔而曾子譏之齊莊公與魯哀公雖皆弔臣於道然杞梁戰死莊公急於行弔而不及俟其至家哀公於蕢尙則怠於禮而不弔至葬時柩出在道乃弔之事同而情則異也又士喪禮君大斂而至葬公賵元纁束馬兩至邦門使宰夫贈元纁束今哀公於蕢尙弔之旣緩又不親行且至葬乃弔則賵贈皆闕可知此不獨蕢尙之不知禮而哀公之無恩於其臣亦可見矣

孺子䵽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槨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釋文䵽吐孫反撥半末反輴勑倫反幬大報反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

鄭氏曰蕢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輴殯車也天子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既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與此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時用輴綍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也陸氏佃曰榆性堅忍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以撥輪吳氏澄曰榆爲輴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移故設撥以撥其輪愚謂天子諸侯殯以輴車載棺而遂用以殯大夫士以輁軸升棺而殯則去之士喪禮不言升棺用紼而王制言越紼行事則用輴以殯者固有紼矣蓋輴車以榆木爲輪轂其質沈重則自下而升階也難故使人居旁以紼撥舉之以助其行若輁軸輕則無所事此矣顏柳孔子弟子顏幸字子柳不中謂不合法式撥爲輴車而設三家設撥爲僭禮無輴而設撥則僭禮而不中矣有若言三家僭禮以微止哀公顏柳以其言微婉恐哀公不喻其意故又正言以止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釋文爲于僞反下弗爲服同與音餘）

鄭氏曰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哀公爲妾齊衰有若譏而問之魯人以妻我者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愚謂爲之齊衰以妻之服服之也士爲貴妾緦大夫以上爲妾無服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欲以爲夫人此又爲其妾服妻之服哀公不辨於適妾之分如此此孔子所以有大昏之對歟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庚償也愚謂子皋不從申祥之言者蓋以爲上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鄭氏以爲恃寵虐民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釋文饋本又作餽其位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違去也弗爲服以其恩輕也愚謂位定然後祿之仕而未有祿謂初適他國而未有定位若孟子在齊是也君有饋謂有饋於此臣也君不曰賜而曰獻君使焉不曰君而曰寡君去國而君薨則不爲反服蓋君不敢以純臣待之而已亦不以純臣之義自處也左傳陳成子謂荀寅曰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時荀寅在齊而成子與之言稱寡君正與此合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氏曰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奠但有席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畢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時已有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於室中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愚謂此下言宰夫以木鐸命

於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則諸侯之禮也然則此虞有几筵亦據諸侯之禮言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與士虞禮同設几而右則已神之蓋亦虞祭之几筵爾是天子喪奠亦無几也喪奠無几以下室之奠有几筵也虞雖有几筵而下室之吉几筵尚設以虞之几筵乃素器也至卒哭以吉祭易喪祭則殯宮設吉几筵而下室不復設几筵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釋文舍音捨）

鄭氏曰諱謂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而諱者爲明日將祔而廟祭之禮自此始始

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宰夫於天子天官之考也諸侯其上士歟周禮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木鐸鐸以木爲舌奮之以宣政教者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廟遷則不諱其名恩有所殺也新謂新死當祔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諸侯之喪其爲廬堊室自寢門之外至庫門之內皆有之故徧以告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釋文櫜音羔韔本亦作韔敕亮反）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也方氏慤曰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以喪禮處之愚謂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列有五曰死亡曰凶札曰禍栽曰圍敗曰寇亂此五者同爲凶禮其服皆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衣乘素車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春秋傳秦師敗于殽秦伯素服郊迎蓋皆以喪禮處之也素服謂素衣素冠素裳也檀弓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則素冠皆厭伏如喪冠之制也軍敗固當報然亦當視其事之何如若非有讎恥之當雪而忿兵不已此秦穆彭衙之役春秋之所不取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虧傷火人火之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陸氏佃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陳氏澔曰哭者哀祖宗神靈之無所託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釋文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

鄭氏曰而乃也夫之父曰舅方氏慤曰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無可逃此所以寧受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釋文夫音扶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解佳買反舊胡買反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豐曰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强變賢也時公與三家始有惡懼將不安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廢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愚謂民履可哀之地則自哀履可敬之地則自敬其所以感

之者眞也虞夏之所以能使民敬信者亦有其可敬可信之實而已殷人作誓周人作會德不足而以敬信强其民而民反疑畔矣解離散也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君臣之間相疑相侮故其間豐如此豐言此者欲公反求諸己積誠意以感人而毋徒恃乎言辭約誓之末也○孔氏曰案尚書夏啟作甘誓左傳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疑畔者耳非謂殷周始有誓會也馬氏晞孟曰殷周盛時以禮義道其民而又有誓以致其戒有盟會以聽其政大司徒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盟盟萬民犯命者是也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誓會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德教而徒恃誓會故民始疑畔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釋文爲于僞反

慮居謂謀居處之安也無廟謂新主未入於廟也蓋喪畢雖將復寢然未吉祭以前主未入廟則不當預謀其所處之安也危身謂滅性也二者雖有賢不肖之殊而其害於孝則一也○鄭氏云慮居謂賣宅舍以奉喪非也古人田宅皆受之於官安得賣之以奉喪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釋文長丁丈反下官長同深式鴆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號戶高反○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一句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往而觀其葬者往弔之也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之斂以時服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亦節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孔氏曰襄二十九年昭二十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往觀其葬故知爲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壙也深不至泉者足以藏棺槨而已不過深也封加土也橫曰廣直曰輪廣輪纔足揜坎不過大也人倂而可以手憑不過高也袒衣而露其臂也凡禮事吉凶皆左袒士喪禮飯尸上

人出南面左袒是已還遶也右還者季子在墓道東西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遶之也右遶其封且號者三謂還繞其封且號哭者凡三匝而止以將還哭而與之訣也言骨肉歸復于土乃始終之命無可如何以愍其尸柩之不能還哭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隨已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季子在塗葬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不質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此篇所言如將軍文氏之受弔汪踦之勿殤季子之葬其子皆變禮而得正者所謂禮從宜者於此可以見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釋文易以豉反○鄭註考或爲定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且含也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以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顧氏炎武曰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居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愚謂容居徐使者之名也雜記諸侯相含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含今容居不用此辭而曰使容居坐含進侯玉蓋天子遣使致含於諸侯之辭也故邾之有司以其非禮而辭之易謂簡畧于謂廣大易則易者謂大夫來弔位卑而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于則于者謂諸侯來弔位尊而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也容居列國之臣今乃自比天子之大夫以敵諸侯是易于之禮雜也徐入春秋爲小國僖三年始見經旋以從齊爲楚所伐其後依倚吳楚之閒非敢僭擬天子者蓋其先世曾强大僭竊後世相習而不知其非耳○鄭氏謂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非也諸侯於鄰國之喪皆遣使無自弔含之禮曹宣公卒於師諸侯請含因在會偶爲之耳非常典也孔疏謂親致璧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亦非也鄰國弔含之使其至必在襲斂之後疏見註親含之說不可通故爲此說以曲護之然雜記致含惟有委諸殯東南隅之禮無所謂親含不親含之別也容居之見辭於邾人以其辭之僭擬天子非以其親含也視下文言無所不用斯言則當時之所爭者可見矣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愚謂無所不用斯言者謂無所不用此天子致命於諸侯之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方氏愨曰他室異室也愚謂子思之母嫁庶氏非姓庶氏也爲嫁母無服蓋當申心喪十五月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若子亦三日而杖也官長服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

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愚謂五日官長杖官長達官之長謂卿大夫也若士則七日而杖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是也若諸侯之喪則士與大夫同以五日而杖以諸侯五日成服無不杖者也此及喪大記皆不言士者文畧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釋文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孔氏曰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存則人神均其慶没則靈祇等其哀也吳氏澄曰廢其祀刎其人蓋設此辭以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女則有大刑是也愚謂爲椁必斬百祀之木者蓋社木神之所憑常時不伐以其歲久而高大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釋文饑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奉食同音嗣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鄭氏曰蒙袂不欲人見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食之非敬辭也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陳氏澔曰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其謝則可食矣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道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釋文殺本又作弒同式志反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其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弒父弒君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釋文奐舊讀本亦作煥要一遙反京音原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皆發禮以往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心譏其奢也祭
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全要領
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
氏曰輪謂輪囷高大奐謂奐爛眾多既高又多文飾故
重美之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恐謂獻文蓋
二謚也歌謂祭祀作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與國
中僚友及宗族聚會飲食也頌者稱人之美禱者祈已
之福張老因頌寓規故爲善頌文子聞義則服故爲善
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
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
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同爲于僞反封彼劍反出注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
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慤曰魯昭公乘馬塹而
死以帷裹之愚謂埋之以帷則不以其敝者也記者因
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
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帷或蓋或敝或不敝大
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閒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
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
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釋文脩音修鄉許亮反辟音避〇今按辟之辟當音闢婢亦反
閽人掌門者不內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
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廄而脩容者敬君而更自整攝
也鄉者已告者君行弔禮畢已告於擯者而內之也辟
之爲之辟也周禮閽人凡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爲之辟
則弔賓入而辟之者閽人之職然也內霤大門之內霤
水處也喪大記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後至哀公弔時
卽位於阼主人在中庭北面既哭拜稽顙成踊主人乃
就西階東北面視肂若卿大夫則斂時升堂視斂既斂
而復東方西面之位二子士也其位在西方東面時二
子以君在阼而就之故既入門折而東行又折而北行
於其北行而及內霤也卿大夫在西面之位皆辟之二

子進而就君君降一等揖之乃退就已之弔位也當時
之君子以二子脩容而君大夫敬之故有盡飾行遠之
說然不知二子之所以見敬者以君大夫素知其賢而
非一時脩容之故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
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釋文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
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闚視也微
猶非也孔子善其知微愚謂覘者以子罕能得人心故
知其不可伐孔子善之者以其能卽小以知大也子罕

能哀一介夫之喪則其平日之恩澤及於民者必深矣非獨晉而已雖天下有更強於晉者亦無能當之守國者不在於甲兵之利山谿之險而在人心之和於此可見矣然按左傳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是時晉宋方睦晉安得有伐宋之謀記言恐誤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吳氏澄曰莊公薨歷十一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愚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卽除羣臣既卒哭卽

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爲短喪也甚矣魯爲秉禮之國雖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以二十二月吉禘春秋尚書以譏之若果以期喪服先君則其失禮視吉禘爲尤甚春秋何反不書且果如鄭氏之說則記於閔公當云既葬而除不當但云絰不入於羣臣當云卒哭而除不當但云麻不入也云絰不入則猶有帶矣云麻不入則猶有葛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禫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祭也（杜預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寢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書吉禘之速則其喪制之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則恐不然疑閔公既以十一月除首絰遂以二十一月除要絰衰杖至二十二月禫祭既畢而遂行吉祭與至莊公之喪所以不能如禮者鄭氏謂閔公急正君臣吳氏謂慶父不天死君則是時閔公幼弱而慶父專政吳氏之說爲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齊衰三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主以既葬便除首絰可謂不如禮之甚者然而羣臣變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異禮矣所以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葢自大功以下卒哭受服喪畢而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齊斬之服卒

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不該兼言練祥禫之服則文繁此齊斬之喪之所以不書受服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釋文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孔氏曰貍首之斑然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劉氏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女手之卷言沐椁之滑膩吳氏澄曰此舊歌辭而壤歌之耳非壤自作此歌也愚謂

歌辭之義不可知然壤歌此必有疑義劉氏之說爲近是已絕也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爲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爲親故隱惡以全交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愚謂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爲老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爲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畧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愚謂吾誰與歸言吾將以誰爲賢而歸之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釋文父音甫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鄭註植或爲特

鄭氏曰陽處父襄公之大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愚謂并者兼攬衆權植者獨立已意處父以此招衆怒而殺其身是無保身之知不足爲賢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鄭氏曰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愚謂舅犯圖利其身而不顧君位之未定是無愛君之仁不足爲賢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謂有愛君之仁而不忘其身則知有謀身之知而不遺其友則仁故文子以爲賢而歸之謂文子知人者所論賢否得其當也○孔氏曰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愚謂晉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蔑蓋與於立雍之謀者故晉立靈公而先蔑奔秦士會非與謀立雍可以不必出奔而從蔑奔秦所謂不遺其友也至其在秦不見先蔑所以明其無相私黨之心既以自明而亦所以全蔑亦不得爲遺其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釋文退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吶如悅反徐叔劣反屬音燭○鄭註退或爲妥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柔和貌吶吶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陳氏澔曰雖有舉用之恩於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愚謂趙文子之爲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後肆夏之僭見譏於世蓋其天姿雖美而未嘗學問生僭侈之世相習成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

衎以告請緦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釋文學戶教反衣衰依註衣作齋音咨繆依註讀曰樛居虯反喪如字○鄭註衎或爲皮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敎也子柳仲皮之子衣當爲齋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齊衰繆絰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衎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衎蓋皮之弟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衎旣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衎使其妻服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愚謂樛結也樛絰以繩一條自額向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絰爲之如環以加於首也舊說謂環絰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後能固結凡絰皆然一股者不可以爲絰也喪服傳曰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月不纓絰又喪服大功章曰牡麻纓絰絰之有纓者止於大功九月則自小功以下絰皆不纓矣不纓者其環絰歟樛之故垂其餘以爲纓爲之如環故無纓則樛絰者大功以上之絰環絰者小功以下之絰也舊說謂環絰專用於弔服亦非也此爲舅環絰其大小疑亦如齊衰之絰但爲之如環而不樛耳緦衰四升有半與齊衰之升數略相似而其縷輕細環絰無纓亦視樛絰爲差善故當時多服之叔仲衎習見當時所服反以齊衰樛絰爲非子柳亦以衎之言爲然而請改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子柳言已昔服姑姊妹亦如斯無有禁止我者以見其可服也於是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言衎與子柳之不知禮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釋文成本或作郕音承

鄭氏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爲兄服聞子皋至孝來爲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懼而制服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緌蠶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皋方爲制服服是子皋爲之非爲兄施亦猶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鏞曰此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皋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爲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陳風化之機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文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孔氏曰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愚謂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所勉強子春則勉強以求過禮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以不用其情爲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釋文縣音懸繆音穆雨于付反暴步卜反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鄭註凡瘠或作纍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杜氏預曰尪者病瘠之人其面鄉上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鄭氏曰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釋文爲于僞反可或作善

鄭氏曰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陳氏澔曰徙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則亦疏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釋文夫音扶

鄭氏曰祔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氏曰衛人離之者象生時男女須隔居處魯人合之者言死異於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愚謂離之者穿爲二壙夫婦之棺槨各藏一壙也合之者穿一壙而以夫婦之棺槨合藏於其中也離之則乖祔之義故孔子善魯

禮記卷十一終

平陽楊佩芝校栞

禮記卷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一 別錄屬制度

鄭氏曰名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孔氏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下文云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又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愚謂史記言漢文帝令博士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封禪巡守事則此篇作於漢時明矣其中言封建授田巡守朝覲喪祭田獵學校刑政皆王者之大經大法然獨封禪不見於篇中豈二戴之所刪去與漢人採輯古制蓋將自爲一代之典其所採以周制爲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爲損益不純用古法者鄭氏見其與周禮不盡合悉目爲夏殷之制誤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釋文王者如字徐于況反

鄭氏曰祿所受食也爵秩次也愚謂王者之制祿爵此一句爲下文之綱領此節所言制爵之法也自天子之田以下至小國之君十卿祿制祿之法也爵定而後祿之輕重隨之故先言爵而後言祿也上五等爵之通於天下者不及天子者尊王也下五等爵之施於一國者不及君者尊君也上大夫卿者言上大夫即卿也周禮大夫與士皆有上中下此上大夫以下惟有下大夫者蓋在王國則三等之士殊命而中下大夫同命在侯國則三等之士命雖同而祿則異中下大夫命既同而祿亦同故士區爲三等而大夫則以中從下而止爲二等也此制祿爵之說本取諸孟子而稍有與孟子不同者則漢人所欲斟酌而變通之者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愚謂田猶地也方千里者縱橫皆千里也凡言方者不必正方積方百里者百則爲方千里積方十里者百則爲方百里積方十里者四十九則爲方七十里積方十里者二十五則爲方五十里也庸與墉同城也附墉不成國不能自通於天子而附屬於諸侯也下文云天子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諸侯大夫之祿倍上士則天子大夫之地亦當倍元士以此推之則子男之地倍附庸而附庸半子男之地蓋爲地方三十五里又方一里者二十五也天子之地百倍於公侯此即君十卿祿之法而又十之者也公侯之地倍伯伯之地倍子男子男倍附庸此即大夫與上中下士之祿遞相倍之法也蓋一則取其形勢之足以相維一則取其貢賦之足以相給也○朱子語類直卿問封國之制孟子所言如何與周制不合曰先儒以孟子所言是夏殷制周禮是成王時制陳安舉言封疆方五百里以周禮言其徑止一百五十里如此則男國止似一著長如何建國職方氏所載千里四公千里六侯之類極分明直卿因問武成分土惟三與孟子所言似合曰武成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概建立規摸

孟子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愚謂孟子王制言五等封地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武成亦言分土惟三此自唐虞夏商以迄於周初之舊制也周禮大司徒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此周公所立之法也孟子王制所言除山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兼山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魯頌言大啓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魯頌及左傳觀之晉宋齊魯諸國土地甚廣必皆不止百里而子產言周制列尊貢重亦與大司徒公食者半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相合然孟子之告北宮錡愼子及子產答晉人言大國一同皆以舊制爲言者蓋周公雖立爲此法然必諸侯之有廢滅削奪者然後可以其地增封齊既封而蒲姑氏滅以益齊魯既封而奄滅以益魯不然則雖欲益封而勢有不可得而行者故或仍其舊而未能益或益之而未能及乎其數其能如大司徒之所言者寡矣鄭氏不察乎此而以爲周公實已增封則鑿爲斥大九州之說欲言周公斥大九州則又鑿爲殷承夏末封疆僅方三千里之說而展轉而益其繆矣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視比也元士上士也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田也小都卿之田也家邑大夫與元士之田也公之田倍卿卿之田倍大夫大夫之田倍元士中士下士不必皆有田以公卿以下遞相倍之法推之其受祿之差亦可得而見矣○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而天子之卿僅倍大夫何也蓋侯國大夫之祿本少故大國之卿必四之而乃足天子大夫之田已優故卿第倍之而有餘此言卿大夫元士受地皆視孟子而遞降一等則漢人之所欲變而通之者也○胡氏渭曰天子之大夫雖曰縣內諸侯而實無五等之號視公侯視伯視子男視猶比也謂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季叔爲字無異說矣惟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爲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爲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

左傳於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爲爵矣其曰子者公羊穀梁無說杜於蘇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下云子爵成十七年單子註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爲爵矣學者多宗杜氏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之爵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爲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註於凡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爲字不以爲爵范去杜未遠已不從其說矣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年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稱蓋文宣以後尊王卿士之稱非五等之子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封虞及商周未之或改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釋文分扶問反食音嗣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鄭註分或爲糞

制者言自庶人在官上迄於君其頒祿之制也先言農田者以其爲祿之所自準而起也所食多者地美而力勤也所食寡者地惡而功寡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屬也其祿以是爲差者以是農夫所食之多寡爲等級也周禮疏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小司徒授地爲三等以所耕之肥瘠爲差者也王[illegible]之所食有五等以所收之多寡爲差者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上地百畝必可任者三人乃能耕之中地百畝必所任者二家五人乃能耕之下地百畝必可任者二人乃能耕之其或受上地而家過乎七人受中地下地而家過乎六人五人

者則擇其餘夫之長者而授以二十五畝之田其人口減損者亦但退其餘夫之田如此則田因不必歲更而多寡無不均矣故雖家有不止七人者而上地止以家七人爲斷也一家之中除老幼者一人其餘男女各半約家五人乃有可任者二人故雖有夫有婦而未至於五人則亦但助其家長以耕而受餘夫之田焉故雖家有不及五人者而下地必以家五人爲率也其糞多而力勤則受上地者可食九人中地可食八人下地可食七人視其七人六人五人者而恆歲餘二人之食焉所謂耕三年則有一年之食也若人功不至則上地中地下地適足以食乎七人六人五人而止此所以授地有三等而所食者五等也庶人在官者之祿以四等爲差而其家之人數則不可以五人六人七人八人爲限至下士之祿視上農夫而又有圭田五十畝雖視庶人在官者爲稍優然其吉凶禮俗之費又非庶人在官者之所可例是皆將不免於不足之患是以又有士田官田之授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度庶人在官者之受田其法亦如是歟庶人在官者之祿當以賈氏之說爲確蓋自徒以至下士遞加以一人之食自下士以至大夫遞加以一倍之祿卿之祿視大夫則倍之三之四之君之祿視卿則十之制祿之差然也至府史胥徒之有賢否勤惰則馭吏之法在非制祿之所及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中士二百畝上士四百畝大夫八百畝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君三萬二千畝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君二萬四千畝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君一萬六千畝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又曰君十卿祿君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別有公儲愚謂大夫田八百畝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爲十六井之公田一邱之地也小國卿二邱次國卿三邱大國卿四邱則一成之地也君卿之祿厚故三等之國視地之大小而區殺之大夫以下祿薄不可復殺故三等之國同也○此言諸侯卿大夫之祿止於如此而又有所謂百乘之家者何也蓋有千乘之國乃有百乘之家斯制也蓋起於周公擴大諸

侯之後而亦惟魯衛齊晉諸大國已益封土者乃能有之與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孔氏曰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卿在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鴈卿希冕大夫元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愚謂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蓋制祿則侯上而從公同爲百里故公侯皆爲大國制爵則侯下而從伯同爲七命故侯伯並爲次國上大夫謂下大夫之上者大射禮所謂小卿是也此一節又中言制爵之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氏師曾曰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愚謂註疏以此節爲命士出會之禮謂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於文義既不分曉且上節止言下大夫未及上士不當遽以中士下士爲言也徐氏之說爲是中士下士謂其屬於三卿之下者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三卿之下中士下士各三倍其上士之數也三卿而上士二十七人每卿九人則中士下士每卿二十七人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釋文閒音閑

鄭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共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愚謂此言畿外八州每州之內所封之國數也然立法如此至其行之須有變通蓋州有廣狹山川形勢有迂曲不必皆整如棋局亦不必每州封國必取足於此數而不可增減也名山大澤不以封一則恐其專財利而不與民同一則恐其據險阻而易於負固也周禮夏官有山師川師賈疏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設官以專掌之又立政云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阪險之地立尹蓋卽主山澤之險阻者與畿外之閒田天子亦當遣吏治之三亳等之尹其卽主治閒田者與○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

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襄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未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卽大公亦未有安放處○自此以下至曰采曰流承前言封國之法申言制祿之事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釋文朌音班

孔氏曰名山大澤不以朌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愚謂此言畿內所封之國數也畿內之國在稍縣都三等之地言縣內者舉其中以該

內外也百里之國三公之田也七十里之國卿之田也五十里之國大夫之田也公卿人少而國多者容有以功德而世國者也大夫人多而國少者容有不受田而但賦之祿者也元士受地視附庸此不言者於祿士中包之也畿內之間田周禮公邑之地也○鄭氏謂三等之國兼以待封王之子弟然王子弟之賢者未嘗不為公卿大夫則即受公卿大夫之地不必更受地也其不能為公卿大夫者雖亦必有田以養之而恩或從其殺矣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釋文與音預

此總言畿外畿內所封之國數也○鄭氏謂夏時萬國地方七千里夏末減少殷湯因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地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至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此不經之說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雖左傳魯大夫之言實不可據天子巡守朝於方岳者不過當方諸侯未有舉天下之諸侯而盡朝於是者也鄭推萬國之數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而在畿內者四百然禹貢五服不過五千里耳且王畿方千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而地已適盡而天子將安所容乎胡朏明云古言中國者禹貢甸侯綏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二千里之地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此言極為分明王制九州之地方千里者九合為方三千里此據中國言之禹貢甸侯綏三服之地也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則并數要荒而為方五千里禹

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則極乎四海言之禹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又在方五千里之外者也周制王畿千里當禹貢之甸服畿外分為九服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合為方五百里每以二服當禹貢之一服其多於禹貢者藩服每面二百五十里而以衛服內為中國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是也以蠻服為要服大行人言要服六歲一見周官言六服羣辟是也以夷鎮藩三服為荒服大行人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至於通道九夷八蠻則為四海之地而禹所咸建五長者也殷制不可考國語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又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與商頌言來享王者合疑此乃殷制也賓服分侯衛要服分蠻夷荒服分戎翟此則分五服為九服之漸與商頌言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則四海之內為五服之地方五千里與夏時無以異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釋文共音恭

畿內之地百同百里之內四同千里之內九十六同共官以共百官無采地者之祿為御以給天子之用周禮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匪頒則共官者也其餘則為御者也共官者非必取於百里以內而百里以內之所入與共官之數相當也為御者非必取於千里以內而千里以內之所入與為御之數相當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釋文帥色類反卒子忽反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陳氏祥道曰上文千八百國分其土也此繼以方伯連帥合其人也古者什五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伯皆稱牧者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愚謂管仲言大公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周時東伯所主之地也河謂西河雍冀二州之界西至於河所謂自陜以東也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有穆陵關荆州之北境也無棣今滄州之鹽山縣周幽州地也是東伯所主者幽青兗豫而其南當盡揚州但以對楚言故舉楚北之穆陵耳西伯所主自陜以西有雍州之地而北則連幷冀南則得荆州正與東伯各主天下之半朱子疑陜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蓋未詳考耳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服治田出穀稅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謂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方氏慤曰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要綏之服在其中愚謂此據禹貢之法言之也千里之內曰甸卽禹貢之五百里甸服也禹貢據一面言之故曰五百里此據兩面言之故曰千里甸田也千里之內其田賦入於天子故謂之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禹貢侯綏要荒四服之地也采卽禹貢之侯服百里采言但采取美物以貢天子而不共其田賦也流卽禹貢之荒服二百里流言其爲流放人之地大學言放流之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左傳言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也自采以及流則畿外四服之地悉在其內矣上言九州之地僅爲方三千里此又言甸服千里之外極乎荒服之流而止而其地不盡於九州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九卿三孤與六卿也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徒聞九卿之名而不知三孤之無職事故欲於九卿之下各置大夫三人元士九人其所以必皆三倍之者亦以九卿之數三倍於公故放而遞倍之也此大夫元士惟謂其屬於九卿者若周禮大宰之下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者非謂天子大夫元士之數止於此也鄭氏以此爲夏制非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以職而計之也此公卿大夫元士之數以人而計者也周官三百六十而其人數則多矣夏官百殷二百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若夏天子止有官百人豈足以理天下之事耶○自此以下至下大夫一命言設官之法與其命數之異又申言制爵之事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孔氏曰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五大夫謂司徒下置小卿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空下亦置二小卿小司寇小司空也司馬事省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小國亦三卿此言二卿誤也案前云小國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愚謂命於天子者謂天子加以爵命若周定王以黻冕命晉士會爲大傅是也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則下大夫當有小宗伯而無小宰而小宰之事小司徒兼之也此五大夫二十七元士亦惟謂其屬於三卿者周禮大宰職所謂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非謂一國之大夫上士止於此也大射禮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小卿乃下大夫之上卽此下大夫五人是也而又有繼而東上之大夫又有東面北上之大夫則大夫之不止於五明矣次國亦謂侯伯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侯伯之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惟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不言一卿命於天子者文省也○上文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宜承此下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釋文監古暫反監於古銜反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愚謂方伯之國設三監經傳皆無其事而惟見於此篇豈其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之與三監之說見於書序及漢書地理志蓋武王既滅殷殷之畿內千里分其地以封武庚管蔡等班固及尚書孔傳以武庚管蔡爲三監鄭康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監卽諸侯也書云王啓監厥亂爲民周禮大宰職立其監是也殷之監不止於三曰三監者據其爲亂者三人也仁山金氏云凡封於殷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曰三監其實武庚亦監也此言是也後世失其說謂三監乃監於武庚之國者而漢人遂欲於方伯之國皆設三監亦異於先王之制矣既使爲方伯而又立爲三監以窺伺其動靜牽制其手足此乃末世猜防之術曾謂先王之世而有是乎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縣內諸侯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受地視公侯以下也祿者言予之地以爲祿居其位乃食其地而不得以國傳世也外諸侯嗣者畿外諸侯得繼世而立也○內諸侯雖不世然其有功德者亦得世之若周召單劉之屬是也凡祭亦畿內國而富辰與列國並數此畿內亦有世國之明證但其所制之田以爲公卿之祿者則不世耳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諸子掌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

卒此篇言羣后之子卿大夫之適子皆入學鄭云羣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上有諸侯則諸侯與卿大夫有別矣蓋總而言之則天子之卿大夫皆內諸侯也別而言之則世國者爲諸侯不世國而居其位者爲卿大夫也卿大夫之田以爲之祿王無所取焉若子之國而使之世者則有所貢於王司勳凡賞地參之一食是也左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畿外之國男之地方百里而王食其四之一畿內之國自方百里以下而王乃食其參之一故曰重若諸侯入爲卿大夫則又加賜之田司勳所謂加田無國征是也蓋不如是則諸侯之爲卿大夫者反不如其不爲諸侯之卿大夫得以全食其田之入矣○疏謂公卿之子父死得食其父祿此蓋狃於世祿之說而失其義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父子爵同者無論已如父爲卿而子爲大夫則食大夫之祿而不必食卿之祿矣父爲大夫而子爲士則食士之祿而不必食大夫之祿矣其不可用則避不得仕亦必有祿以養之而其恩之隆殺澤之久近亦必有其節焉初非遂食其父之祿使得傳之無窮也夫然故地不虛其不給而恩不患其無等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釋文卷音袞古本反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愚謂制謂命數之制也卷與袞同袞冕九章之服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爲上公而服袞冕若有加則賜者謂袞冕之外更加餘服則出於王之特賜而非常制也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藻火粉米宗彝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此王之服十二章也公之服自袞冕以下今於袞冕之外更有加賜則其爲象畫星辰者與加賜於命服之外所謂袞衣者也不過九命者言服雖加而命則止於九也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者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亦或有加賜之服若詩言韓侯入覲而王錫以元袞是也然服雖加而命亦不加故曰不過七命不過五命於內臣言三公而不言卿大夫舉上以見下也於外臣言次國小國而不言大國舉下以見上也○周禮司服孤之服希冕以下卿大夫元冕以下士爵弁以下皆據諸侯之臣言之而不及天子之公卿大夫上蓋以典命有衣服各如命數之文與司服可互參耳三公一命卷則三公之未加命者服鷩冕矣三公八命而服鷩冕則孤卿六

命而服毳冕大夫四命而服希冕上士三命而服元冕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並服爵弁也禮無八章六章四章之服故天子公卿大夫之服皆視其命而遞降一等若其自祭之服則爵弁者元端元冕者朝服希冕者爵弁而毳冕以上皆元冕與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魯叔孫穆子爲卿止於再命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此蓋先王愼重爵賞之意言大國

之卿而不言次國者次國與大國同也不言小國上卿再命者以大國之下卿互明之也不言大國之下大夫再命者以小國之下大夫互明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因上文言設官而因言入官之法也官民材謂庶民之材者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論謂考論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辨明也使謂試之以事也任事謂試之而堪其事也爵定其位次也初入仕者必先試之以事若後世試守之法覩其才之果可用也而後加爵祿故虞書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所以愼名器而杜僥倖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釋文畜許六反徐音徒本又作塗屛必政反○政舊如字今音征石經示作亦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也屛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及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愚謂此承上官民材而言爵人又因爵人而并及刑人爵人於朝謂士也若大夫以上則命之於廟刑人於市亦謂士庶人也若大夫則於朝與士共與衆棄者天命天討皆非君之所得私也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弗與言者以其爲刑餘凶惡之人賤而遠之也屛之四方者虞書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孔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四裔卽荒服之二百里流九州之外卽要服之二百里蔡千里之外謂罪人所居千里之外非王畿千里之外也唯其所之者既至流放之所則任其所之適不爲之授田里也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蓋擇其材之稍可用者用之其餘則屛之也不及以政不及以征役之事也所以待刑人如此者以示不欲使其生故外之於王化所謂棄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愚謂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此諸侯聘於王之法時聘曰問謂王室有事則使大夫問之殷覜曰視謂十二年王有故不巡守則衆使大夫覜之是不以比年三年爲常期也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諸侯之朝於天子以六歲而徧而不以五年也此記所言非周制明矣鄭氏以此大聘與朝爲晉文霸制蓋據左傳子大叔之言然以書考之則五年一朝與下言五年一巡守實虞夏之制也舜典言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虞夏五服甸服爲王畿其餘四服分四年而朝一年侯服朝二年綏服朝三年要服朝四年荒服朝五年王巡守明年侯服又朝又如上而周則每服朝王相距各五年矣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以爲天子制諸侯之法蓋卽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而漢人欲以其禮施之天子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又作狩

鄭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民寡其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釋文柴仕佳反依字作祡

歲謂當巡守之歲也二月據其至方岳之月也下放此岱宗東嶽也岱爲四嶽之首故曰宗宗者尊也柴燔柴祭天也王者一歲祭天有九巡守在外則於常祀不能親舉故將出旣有類祭而每至方岳之下又舉其禮王

者之事天猶子之事父母不敢瀆亦不敢曠也望祀山川望祭東方之山川也覲諸侯者覲見當方之諸侯也諸侯朝王四時禮異至朝於方岳則一以覲禮行之故其名皆曰覲也百年之人所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就而見之亦欲以訪問政治之得失非徒敬老之文已也○周禮四時常朝之外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謂非巡守之歲王因時事而出於所有事之地而大合諸侯若成王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宣王東都之苗是也殷見謂王巡守至方岳之下而大合諸侯大行人言王巡守殷國是也會同之名對則別散則通蓋其所爲雖異而其禮則同也周禮言巡守者甚少而言會同者甚多有車輦馬牛衆庶之作有革路士庶子之從有任器之載有糧食委積之供所舍有梐枑藩盾之設所居有賣債之事出則有宜造歸則有舍奠所過有山川之祀所至有禱祠之祭則會同之卽巡守明矣若王十二年或有故不巡守諸侯或使人聘王或親朝於王王於諸侯來朝者於國外爲壇而命之周禮所謂大朝覲是也司儀王大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覲禮之末有諸侯覲於天子之禮皆謂此也周禮每以大朝覲會同並言蓋大朝覲之禮卽放會同而爲之者則會同之禮亦可見矣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釋文大音泰賈音嫁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

好者不正愚謂大師掌教六詩命大師陳風者命諸侯大師之官各陳其所采國中之風謠何休公羊註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是也市謂司市之官命市納賈者命諸侯司市之官各納其市賈之貴賤也詩有貞淫美刺市賈有貴賤質侈觀之所以見風俗之美惡好尚之邪正典主也典禮謂大史下云大史典禮是也此謂天子之大史從王而出者也周禮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律十二律禮五禮樂六樂制度城郭宮室車旗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正歲年以序事訂其得失謂之考齊其參差謂之定一其乖異謂之同凡此皆所以正其不正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不順者謂若逆昭穆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國境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禮樂雖大事而非切要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法也謂法度卽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馬氏晞孟曰進律者若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釋文假音格禰乃禮反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愚謂歸至於祖禰之廟而告至也先告於大廟而反齊車之主然後歷告羣廟至禰而畢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釋文禷音類造七報反

鄭氏曰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氏曰將出謂巡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誅伐得宜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罰亦陰故於社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出出應歷至七廟前云歸格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今告出先從卑起然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祖禰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天道無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亦告祖及載主也陳氏祥道曰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聞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覲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愚謂凡禮之類正禮而爲之者謂之類類乎上帝就南郊而告天類郊祭之正禮而爲之也宜求行事得宜也疏專言誅殺非是天子將出爲巡守則諸侯將出爲朝會疏兼言征

伐亦非是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謂無寇戎死喪之事也朝謂四時之常朝也諸侯來朝而以所行之禮所用之刑所脩之德考之以訂其是非正之以防其偏枉一之以範其乖違所以尊事天子也孟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是也蓋諸侯各治其國政治有得失職事有脩廢故巡守則自天子而下察乎侯國朝覲則自諸侯而上質於王朝此先王所以整飭天下之具而禮樂征伐之權之所以出於一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釋文柷昌六反鼗音桃

鄭氏曰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者孔氏曰凡與人之物置其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按漢

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愚謂書言合止柷敔詩言鞉磬柷圉皆天子之樂也大射諸侯禮言鼗倚於頌磬西紘而不見有柷是樂之重者乃有柷故以將諸侯之樂其輕者但有鼗故以將伯子男之樂與諸侯來朝其有功德者天子必有以賜之故此下三節皆言賜予諸侯之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釋文鈇方於反又音斧圭字又作珪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

鄭氏曰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孔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賜鈇鉞賜圭瓚皆謂上公九命者晉文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

師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註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按玉人職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註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註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註云以大圭爲柄玉人註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旣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愚謂天子在軍乃用斧鉞故詩言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書言武王左杖黃鉞諸侯非受賜者不得用也周宣王賜召穆公以圭瓚秬鬯平王賜晉文侯襄王賜晉文公皆有弓矢而無鈇鉞有秬鬯而無圭瓚葢文侯文公皆命爲侯伯者也召穆公則天子之三公加命爲上公者也孔疏謂賜弓矢者爲八命之牧賜鈇鉞圭瓚者爲九命之上公是也又謂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而誅之則非是賜鈇鉞然後殺謂有罪當殺而非亂賊若衛成公者耳若臣子弒其君父人人得而誅之不待賜鈇鉞也未賜圭瓚不得爲鬯故資鬯於天子謂待天子賜以秬鬯而用之若晉文侯文公是也諸侯之未賜秬鬯者其灌未知何所用王度記之言未可據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釋文辟音壁頖音半）

鄭氏曰學所以教士之宮尙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王氏安石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是諸侯未有不命之教者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曰教不可不資之天

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愚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世子與國子所入之小學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也大學在郊即頖宮也廱澤也詩毛傳云水旋丘如壁曰辟廱鄭云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頖詩魯頌作泮鄭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葢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辟廱頖宮天子諸侯大學之異名也鄭此註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頒也所以頒政教也葢鄭注禮記時未見毛詩傳當以毛傳及鄭箋詩之說爲確朱子詩集傳亦用毛傳鄭箋之說水經注曰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者此魯泮宮之制其臺東亦當

有水益久而堙塞耳○天子諸侯皆有國學鄉學而國學鄉學又各有大小鄉學以閭之塾州黨之序爲小以鄉之虞庠爲大國學以在公宮南之左者爲小以辟廱頖宮爲大胄子之入小學者皆於國之小學其入大學則在辟廱頖宮士庶之子入小學者皆於閭之塾而遞升於州黨之序其入大學則於鄉之庠其俊異者乃升於國學而教之下文所謂俊造是也○自諸侯之於天子至此明朝覲巡守之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釋文禡馬嫁反又音百

鄭氏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愚謂禡周禮肆師作貉鄭註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受命於祖告於大祖

之廟而卜之也受成於學在大學之中定其謀也卜吉然後定謀謀定然後行類宜造之祭而奉社主與遷廟主以行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文訊本又作誶音信馘古獲反○鄭註馘或爲國

釋奠設薦饌而酌奠不迎尸也訊所生獲當訊問者馘殺之而割取其左耳者出師之時受成於學故有功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之以克敵之事也凡告祭輕者釋幣重者釋奠聘禮使者歸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此大夫釋奠之禮也天子諸侯釋奠則有牲牢則有舞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合謂合樂也孔氏曰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周禮不云獻愷於學皆文不具也○自天子將出征至此明天子出師祭告之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釋文乾音干

孔氏曰乾豆乾之以爲豆實豆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又車攻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䯒爲下殺是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愚謂周禮大司馬及左傳臧僖伯諫隱公皆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天子諸侯皆歲四田杜氏云蒐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此則四時之田之所以名也此言天子諸侯歲三田與周禮左傳不合惟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諸侯曷爲必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此記之言之所自出也蓋漢初周禮未出而左傳傳者尙少作是篇者本爲公羊之學故其爲說如此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孔氏曰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至不覆巢皆是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釋文合如字徐音閤掩本又作揜綏依註音緌耳佳反

鄭氏曰不合圍不掩羣爲盡物也綏當爲緌下謂斃之佐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三時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下謂斃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斃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司馬云設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逆逆要不得令走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大司馬又云夏車斃注云驅獸之車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

也愚謂不合圍謂圍其三面而不合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大綏天子田獵所建之旌染旄爲黑色注之竿首而無旒縿以其垂旄綏綏然故謂之綏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是也以其可以指麾故又謂之大麾周禮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是也小綏諸侯田獵所建之旌制如大綏而稍小者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釋文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麛本又作麑同音迷妖天上於表反下烏老反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者重傷未成物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孔氏曰月令

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然後田獵百姓可以田獵也月令二月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說文云罻捕鳥網也爾雅云鳥罟謂之羅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此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謂未十月時十月則得火田司馬職云春火斃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也不麛不卵之等春時特甚其實四時皆然愚謂獺祭魚未必有二時月令孝經緯各據所聞言之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則虞人入澤梁在冬時此獺

祭魚自當謂十月也周禮𩜁人秋獻龜魚乃魚之伏於土中藉而得之者非網罟之所取也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鄭氏云仲春鷹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則自仲秋迄乎仲春皆得羅鳥也○自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至此明田獵之禮

禮記卷十二終　江蘇候補縣邑後學沈濵淵𢑴栞

禮記卷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二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釋文杪亡小反量音諒

冢宰制國用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杪末也歲末五穀皆入然後多寡有數而國用可制也用地小大者王畿千里自公卿大夫采地之外除山陵沈斥林麓城郭邑居之不爲田者其餘以再易一易不易通計之而據其出賦之實地也然地之小大有定歲之豐凶無常故必以二者相參而制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預度三十年之所入以歲之豐凶通融相較而酌用其中數以制爲國用也量入以爲出者量每年所入之中數以制爲所出之數而常留其四分之一焉則三十年之通得有十年之蓄而無患於不足矣孔氏曰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約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成數也兩義皆通未知孰是

祭用數之仂釋文仂音勒又音力

鄭氏曰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氏曰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而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捎其藪彼註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鄭氏曰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氏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呂氏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范氏伯崇曰鄭氏解唯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此說非是天子諸侯之喪惟不祭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社稷五祀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宗至敬無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祭纍衰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

有國家者百神是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也必以吉服吉禮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愚謂喪三年不祭不親祭也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五祀卑尚祭則餘神可知此舉其尊者言之故云唯祭天地社稷其實外神皆祭也言唯者對宗廟尚未祭言之非對其餘外神也既祔之後宗廟亦祭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又左傳晉葬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而遷廟之禮亦必因練後祫祭也凡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而其禮皆有所殺焉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晉既烝於曲沃而是冬叔言言寡君未禘祀此使人

攝祭宗廟之證也曾子問所言既殯而祭五祀有降殺之法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氏謂始禘自饋食始則在喪而祭宗廟者雖人君但用饋食之禮與

喪用三年之仂

鄭氏曰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愚謂喪禮繁多自始死含襲以迄於祥禫除喪其所用總爲三歲之仂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氏曰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仂愚謂不足謂財匱而用不給由於用之無度而物力傷殘也故曰暴有餘謂財多而用不盡由其用之有節而儲蓄豐羨也故曰浩以三十年之通數而祭常用其仂故豐年不奢留其有餘於凶也凶年不儉資其不足於豐也此制用豐凶相補之法也然凶歲祭事不縣祀以下

牲則豐固不奢而凶則未嘗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葢祭有大祀中祀小祀凶年於小祀或殺而大祀則未嘗有所儉也國用不止於喪祭而喪祭之事爲大且其費爲繁故此上四節特以喪祭明制用之法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通所用之餘財也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者乃制用之常法也少於此謂之不足又少焉而無六年之蓄則曰急又少焉而無三年之蓄則無以待意外之變而國非其國矣然非獨國家之所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餘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國與民皆有九年之蓄其藏富於民者既足以爲凶年之備而國有餘儲又可以行蠲免賙䘏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食菜之饑色也如此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而侑之以樂不然則有所不安於是也舉謂殺牲盛饌以食也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應氏鏞曰此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自冢宰制國用至此明制國用之法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大夫士禮數既卑送終物少又職惟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又孔氏左傳疏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禮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言書順者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變文以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愚謂葬月連數死月則殯日數死日可知五日而殯者死後閒

一日而小斂又間一日而殯也七日而殯者死後間二日而小斂又間二日而殯也餘說已見曲禮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三年之喪爲父父沒爲母爲祖父後者爲祖父母爲長子雖天子諸侯之尊不絕不降也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釋文縣封上音元下音窆彼念反爲于僞反○不封如字〉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愚謂庶人葬不爲雨止則自士以上皆爲雨止矣春秋葬敬嬴及定公皆雨不克葬明日乃葬

左氏以爲禮穀梁以爲非禮徐邈引士喪禮槀車載蓑笠謂人君之張設當周備非也槀車載蓑笠乃以死者之物載之魂車非以備生人之用者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則廢況於葬乎柩車重大天子執紼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若冒雨而行其危甚矣惟庶人卑賤儀物既少而執紼之人送葬之賓不可以久稽其不爲雨止蓋不得已焉爾自大夫士以上儀物既多而其助葬者天子諸侯則皆其臣子大夫士亦皆私臣公有司之屬而無患於不供何有冒雨而倉卒成禮且疑於以其親痁患乎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句三年不貳事欲其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愚謂舊以喪不貳事屬上庶人一節非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天子諸侯固不貳事矣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則大夫士亦不貳事矣非獨庶人也其人君既卒哭而從王事大夫士既練而從君事者乃權制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孔氏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愚謂盧氏以祭爲吉祭是也鄭氏以爲喪祭顯與小記雜記相違孔疏既引盧氏之說而又謂子孫

無官爵者用死者之禮生者有爵則從生者之法欲以曲伸註說果爾則父爲大夫子爲士喪祭用士禮父爲大夫子爲庶人喪祭反用大夫禮矣而可乎

支子不祭

說已見曲禮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釋文昭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

三昭三穆四親廟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二昭二穆自高祖以下也大祖皆謂始受封之君也一昭一穆祖及禰也大祖別子始爵者也大夫有大祖廟謂大宗子爲大夫者若非大宗子則無大祖而以曾祖備三廟也士謂三等之士也若適士則立二廟曾子問疏云大宗

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是也庶人不得立廟其奉先之處謂之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堂曰寢○劉歆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廟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朱子曰以諸侯之廟言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於大廟之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葢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宗廟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然則天子之廟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從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從遷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周

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廟之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有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傳霖曰廟制參明堂位穀梁傳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爲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異宮而死不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愚謂天子七廟

鄭氏與王肅爲二說鄭謂文武在七廟之中卽韋元成諸儒之說也王謂文武在七廟之外卽劉歆之說也周禮作於周公時有守祧八人姜嫄之外已有七廟而其後以文武受命親盡不祧則不止於七廟矣魯周公廟爲大廟魯公廟爲世室至成六年立武宮至定元年立煬宮而桓僖之廟至哀公時尙未毀幷四親廟而爲十廟此雖魯之僭禮然必周有此禮而後魯僭之苟天子之廟止於七魯人雖僭必不踰周制而過之矣蓋報本追遠之意極乎始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始祖之所自出親廟蓋於服制之所及極乎高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高祖之父與祖蓋德厚流光自當如此如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旣非隆殺以兩之義且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今七廟必以有功德者備

數而功德之祖又必以二廟限之倘有功德者不止於二廟旣無以處之倘不及二廟則七廟且不備矣而可乎○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一廟而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謂最得祭祀之本意蓋以服制言之同高祖者爲四緦麻出於高祖者有服則高祖必無不祭況曾元之受重於高曾者當爲之服斬除喪之後可使不獲享一日之烝嘗乎以宗法言之則自繼禰以上至於繼高祖爲四小宗皆族人之所宗也族人之所以宗之者以其主高祖以下之祭也尊祖故敬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未易則祖未遷矣高曾之必有祭又何疑乎然則其祭也如之何曰就祖禰之廟而祭之也鄭引逸中霤禮祭五祀皆於廟廟以奉先而可以祭外神則廟主於祖禰而以之祭高曾又何不可之有然則何以別於諸侯之祭五世者也曰諸侯三時皆祫大夫士雖祭高曾然猶而不祫則亦何患其上僭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釋文礿餘若反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禘之祭故改春夏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秋書魯禘皆時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鄭氏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公彥曰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有功於民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爲堯時稷官主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以后土配食稷祭原隰之神以后稷配食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曰川澤曰邱陵曰墳衍曰原隰小宗伯祭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而不言原隰蓋原隰之神即稷也五土皆生物以養人而原隰宜五穀其養人之功尤大故其位獨配社而建於路門外之左於五土爲獨尊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

主後者

鄭氏曰視視其牲器之數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愚謂視謂用其獻數及其俎籩豆之數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地祇不灌而以瘞埋降神則視上公者七獻視諸侯者五獻以其無二灌故也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鎭有川澤有浸爾雅梁山晉望也左傳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則名山大川不止於嶽瀆嶽瀆乃其尤鉅者爾顧氏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是也愚謂因國之先王先公不必皆祭必其有功德而無主後者乃祭之爾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故祀辰星是祭因國先公之事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釋文犆音特祫音洽

犆特也春物未成其禮不盛特祭一廟或祖或禰而不合食也祫合也夏秋冬物多禮盛則升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周改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也林氏之奇曰禘祫之說先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

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是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爲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大祫也是喪畢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八年宣八年皆有禘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六年秋祫是三年祫八年禘幷前爲五年禘也不知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祀皆妄舉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亂常悖禮之事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喪制未畢未可以祫而祫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文何以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

矣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
禘何耶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禘者
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此天子之禮魯用之僭
也若祫則天子諸侯皆有之至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
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
子問曰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王制曰天子祫禘祫
嘗祫烝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漢儒混禘祫
而并言之馬融言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康成
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食於太廟禘則太王王季以上
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
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而
禘則功臣皆祭至禘祫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傳言五

年而再殷祭大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
一閏五年再閏也於禘祭何與漢儒乃據此以證禘祫
相因之說鄭康成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徐邈則曰
禘祫相去各三十月夫既混祫於禘皆以爲合食於太
祖則禘祫無別矣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
祖配不兼羣廟之主則禘與祫異大祫兼羣廟之主則
自太祖以下皆合食於太祖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
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各祭於文
武二祧之分乎祫祭則功臣皆與司勳謂祭於大烝是
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乎愚謂禘有大小祫亦有大小
禘之大者惟天子得行之大傳曰不王不禘禘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其小者爲夏祭天子
則祫祭諸侯則一犆一祫者也大祫則天子諸侯皆有

之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小者
則三時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而不及毀廟者
也王制於禘則言夏祭而未及大禘於祫則言三時之
祫而未及大祫鄭氏乃以祫爲大祫謂夏殷每歲三時
皆大祫誤矣祫者合祭之名三時之祫合羣廟之主而
祭於太廟大祫合羣廟及遷廟之主而祭於太廟所祭
有多寡而其爲合祭則一也且礿禘烝嘗者祭名之異
也曰犆曰祫者祭禮之別也犆礿者謂以犆祭而爲礿
也祫禘祫嘗祫烝者謂以祫祭而爲禘嘗烝也天子則
言祫於禘嘗烝之上諸侯則言祫於禘嘗烝之下記者
文便非有義例也鄭氏乃以礿禘嘗烝皆爲特祭之名
離祫於禘嘗烝而二之謂天子言祫於上者先祫而後

時祭諸侯言祫於下者先時祭而後祫則尤繆之甚者
祭不欲數一時之間既爲祫祭又爲犆祭豈其煩瀆若
此祫禘祫嘗祫烝之文與犆礿一例若謂祫禘爲祫而
又禘亦可謂犆礿爲犆而又礿乎無論其他於文義亦
自不通矣至其據魯禮以推周禮之失則林氏之說固
已詳矣蓋春秋所書魯禘皆夏祭之禘也鄭氏不知大
禘不及羣廟又不知春秋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而據
以推禘祫之歲月此其所以誤也魯之禘見於經者二
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是也經不言禘
而傳以爲禘者二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
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於僖公是也經所不書而
見於傳者一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是也經傳皆不
言禘而以時推之可以知其爲禘者一宣八年夏六月

有事於大廟是也大禘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閔二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之禘止祭羣廟此時祭之犆禘非大禘也禘大於祫經於文二年大祫書大事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皆不言大此時祭之祫禘非大禘也且僖八年禘致夫人始以哀姜祔廟也祫禘莊公與焉故得祔哀姜大禘不及羣廟則禘致夫人之非大禘尤可見矣春秋於嘗烝皆不書所祭之廟禘必書所祭之廟者嘗烝皆祫必於太廟可知禘有犆有祫故必別而書之於太廟者祫禘也於羣廟者犆禘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天子大禘之禮魯蓋僭用之矣然不見於春秋之所書春秋常祭不書因事乃書也春秋所書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則鄭所據以推禘祫之歲月者其說可不攻而破也○大禘大

祫之說先儒聚訟其所論大約有四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然以大傳公羊傳及周禮司勳之所言考之則禘大祫小禘止於天子祫逮於諸侯禘惟祭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祫祭則合祭羣主而幷及於功臣其義本自明白自鄭氏誤以大傳之禘爲祭感生帝於是郊之說謬而禘之說亦晦禘之說晦而祫之說亦混至趙伯循始正之而朱子據之以釋論語自是禘祫之大小與其所祭之祖皆坦然而無疑義矣若其祭之年月則祫祭五年再行公羊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張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雖於經傳無明文然禘本夏祭而大禘因其名則禘必於夏行之可知也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烝祭謂之大烝則天子之大祫因冬烝行之也祭統言

大嘗禘又曰莫重於嘗禘中庸言禘嘗之義以嘗配禘而又謂之大嘗此所謂嘗必大祫之祭也是諸侯之大祫因秋嘗行之也諸侯大祫不於烝而於嘗辟天子之禮也大禘大祫皆因時祭之月大禘以夏大祫天子以冬諸侯以秋遇大祭之月則時祭不復舉祭不欲數故也惟大禘之年不可考然以祫祭五年再行推之亦必不每歲行之可知矣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鄭氏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氏曰南方諸侯夏來朝闕夏禘西方諸侯秋來朝廢嘗北方諸侯冬來朝廢烝東方諸侯春來朝廢礿愚謂一歲四祭上下之達禮也若諸侯降於天子止三祭豈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乎作是篇者本傳公羊春秋之學見春秋但書禘

嘗烝而無春祭故謂諸侯歲廢一時之祭而明堂位於魯祭亦但言夏礿秋嘗冬烝皆讀春秋而誤者也春秋所書魯祭皆譏也常祭得禮則不書非本無春祭也舜典言羣后四朝謂四服分四年來朝虞夏諸侯非歲朝也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舉斝而皆飲之量人與鬱人飲斝歷此必宗廟之祭有鬱鬯之灌者也天子之祭可使冢宰攝祭則諸侯朝覲亦必使上卿攝祭何以遂廢一時之祭乎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禘一犆一祫謂一歲犆祭一歲祫祭所以降於天子也若大夫士四時皆犆又遠降於諸侯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釋文大音泰少詩照反

天子之社所祭者畿內之地祇也諸侯之社所祭者國

內之地祇也所載有廣狹故其禮有尊卑若天下之地祇則北郊之祭主之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氏曰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是有田者既祭又薦新也士祭用特牲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大夫祭用少牢薦則用羔也愚謂無田謂失位而無田祿也薦猶獻也大戴禮天圓篇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祭有黍稷而薦則惟饋稷祭有尸而薦則無尸大畧如聘禮使者反釋奠之禮而已○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引晏子春秋云自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然周禮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仲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則人君祭以仲月矣孔氏謂周禮四仲祭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非也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不許曰唯君用鮮魯人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是人君四時之田皆以爲祭非徒因田獻禽也大夫士必助君祭乃可自祭家廟人君卜祭或用仲月之下旬則大夫士之祭有至於季月者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愚謂春穀未成而韭可食故詩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麥夏熟黍秋熟稻冬熟春物未成而卵易得故韭以卵春祭名礿庶人春薦亦視三時爲薄其時然也夏不取魚鱉此魚謂乾魚也周禮庖人夏行腒鱐冬行鱻羽鄭云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落而性定鱐卽乾魚羽卽鴈也故麥以魚稻以鴈庖人又云春行羔豚秋行犢麛鄭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蓋羔豚犢麛於春秋時皆充肥但庶人不得用犢麛故黍以豚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釋文繭字又作蠒公典反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愚謂繭栗謂牛角初出若蠶繭栗實然也祭天地之牲用犢貴誠之意也宗廟卑於天地故牛角握賓客又卑於宗廟故牛角尺此禮之以小爲貴者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愚謂諸侯朔食止少牢故無故不殺牛大夫朔食止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止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珍之物未詳膳夫云王珍用八物鄭氏以內則淳熬淳母等當之未知是否八十常珍珍爲養老之物大夫士老者得食之但未至八十則不得常食若庶人則無故不得食也珍非祭祀享燕所用而曰無故不食珍者蓋見養於學則有珍物文王世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是也非是則不得食故曰無故不食珍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釋文燕伊見反

鄭氏曰祭以羊則不用牛肉爲羞葉氏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愚謂註義固善

然以下二句例之則其義當從葉氏庶羞謂生人常食之羞餜牲祭牲也諸侯祭以大牢而無故不殺牛大夫祭以少牢而無故不殺羊即所謂庶羞不踰牲也此三者皆言薄於自奉而厚於事先也○自天子七日而殯至此明天子以下喪葬祭祀之法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治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愚謂此約公羊傳之文公羊傳曰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蓋自稅畝之法行則藉而復稅矣○自此以下至墓地不請皆陳古者之制也

市廛而不稅

鄭氏曰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市買易之所也

關譏而不征

鄭氏曰關界上之門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賈氏公彥曰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十二關愚謂左傳介偪之關疏云國之正法竟界之上乃有關齊於竟內更置關不與常禮同是關惟界上有之譏而不征謂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其貨物之往來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鄭氏曰麓山足也孔氏曰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麓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愚謂以時入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不禁者與民共財不障禁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又曰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然考之周禮司市云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則關市有征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則林麓川澤有禁大宰九職八曰關市之賦九曰山澤之賦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與孟子不同蓋周禮所言者常法也文王治岐之政行於商紂苛虐之時所以救一時之急也朱子云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時隨時制宜所以不同也戰國民困已甚故孟子亦欲以此法行之作記者本未見周禮其所言即本之孟子而鄭氏以爲殷法非也

夫圭田無征

百畝爲夫圭潔也士虞記云孝子某圭爲而哀薦之圭田在田祿之外所以奉祭祀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以中一夫爲公田八家耕之而君取其一夫之入若圭田則九夫之中其一夫爲圭田者入於有圭田者之家而國家不復征之也蓋自周末稅畝之法行圭田之所收既入於卿大夫之家而國家又履畝而使八家出什一之稅故陳古制如此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氏曰用民之力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周禮均人云豐

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釋文粥音育後皆同]

鄭氏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周禮註曰里邑居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皆取焉班固云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趙氏孟子註云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則聚居也而彭山季氏非之謂公田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入國邑人誰樂之所謂廬者蓋就田中苦小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適當其中農民所居必是平原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而已其說似是而實非也邑者人之所聚處猶今之村落然小則十室大則千室或有城或無城自近郊以至於五百里之縣隨處有之遠郊之人則有遠郊之邑曷嘗使之棄田疇而徙於國中哉詩言中田有廬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月令孟夏令民勉作毋休於都則民自四之日舉趾以至於秋成皆處於廬且桑麻樹焉果蓏植焉車牛息焉田器藏焉禾稼納焉若苫小茅舍豈足以容哉且如季氏之說所謂苦小茅舍者亦不能不取於公田雖不占二畝半亦何能無妨於經界乎蓋計地之法有虛數有實數孟子言耕者九一此於公田中幷廬舍計之之虛數也又言貢助徹皆什一此於公田除廬舍計之之實數也計虛數則公田爲百畝圭田爲五十畝計實數則百畝者止爲八十畝五十畝者止爲四十畝初未嘗割他井以足之也○自古者藉而不稅至此歷陳古制蓋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事而以此發其端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釋文度上如字下大洛反沮將慮反任而鴆反食壯音嗣又如字○舊以司空執度度地爲句今以司空執度度地居民爲句]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事謂築邑廬宿市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孔氏曰司空執丈尺之度以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愚謂山川有陰陽向背之宜沮澤有水泉灌溉之利候四時以驗其氣候寒煖之異量遠近以定其廬井邑居之處此皆度地之事也度地既定然後興役事任民力而築爲城郭宮室以居之任老者之事寬其功程食壯者之食優其廩給此又承興事任力而言其寬恤之政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釋文齊才細反和胡臥反下和味同]

材謂材質寒煖者天之爲燥溼者地之爲居民者必各因天地寒煖燥溼之異視民材質之所宜而居之也廣谷大川異制者廣川大谷風氣間隔形勢懸殊背陽者寒向陽者煖居高者燥居下者溼若各自爲制度然民生其間者異俗者所生之地不同而俗因之而異即下

文異齊異和異制異宜是也剛輕速質之屬乎陽者也柔重遲質之屬乎陰者也齊分量也異味者謂酸苦辛鹹各有偏嗜故其調和不同若下文言不火食不粒食則異和之甚者也器謂用器械謂兵器異制若輪人行山者欲侔行澤者欲杼車人堅地利直庇柔地利句庇及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之類衣服異宜者地寒則宜裘地煖則宜葛下文言被髮文身衣羽毛之等則異宜之甚者也教謂七教所以正民德政謂八政所以厚民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俗各有所宜互言之也居之因其材治之隨其俗此聖人之政教所以不强民而民樂從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亦此義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釋文推吐雷反

鄭氏曰地氣使之然也愚謂中國謂綏服以內方三千里之地也戎七戎夷九夷也爾雅曰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五方謂中國與夷蠻戎狄也不言蠻狄者文略也內舉中國外舉四海不及要荒者舉其俗之尤異者言之也性質也各有性若北方剛勁南方柔弱是也此一節申上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之義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釋文被皮義反雕本又作彫衣於旣反

鄭氏曰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俱近於海故俱文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鄉外而足鄉內相交故曰交趾西方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氣寒少五穀故不粒食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與夷蠻戎狄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風俗通云夷者觝也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蠻者慢也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戎者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狄者辟也其行邪辟范氏桂海虞衡志曰交趾與雕題並言則其人形必小異交州記云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節無骨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山海經亦言交脛國人交脛郭璞云脛腳曲戾相交故謂之

交趾今安南地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與華無異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常自窒之人物詭怪不與外通疑此是古交趾地愚謂交趾之說註疏殊不明范氏以爲其形必有異是也然交趾地甚廣而欲以一山當之可乎蓋古時交趾之人其足趾必與華不同故以此爲名其後漸染華風與中國通婚嫁故形體遂變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用器用也器戎器也此一節申上五味異和三句之義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釋文鞮丁兮反

鄭氏曰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氏曰五方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

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達五方之欲寄謂傳寄外內言語象謂放象外內之言鞮知也言傳通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愚謂此四者周禮總謂之象胥故鄭氏以此爲俗閒之名周禮有鞮鞻氏掌四夷之舞狄鞮蓋亦以其服名之與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釋文度大洛反參七南反樂音洛

量地以制邑者地之形勢廣狹不同地廣者制其邑居宜大地狹者制其邑居宜小也度地以居民者地廣則可耕之田多其居民宜多地狹則可耕之田少其居民宜寡也民多則邑宜大民少則邑宜小地也邑也民居

也三者大小衆寡必皆相稱則民足以耕其地而無曠土地足以任其民而無游民限之以禮制故食有其節使之以農隙故事得其時如此則民皆有以自遂其生而得以安居而樂業是以民氣和樂與於禮義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也於是乃興學校以教之蓋自司空度地至此皆言居四民授田里之事所以養民也養民之道備而後可以施教故下文承此而詳言立學之事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釋文防本又作坊音同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脩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致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之不倍也身教既至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去之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釋文帥音率朝直遙反與音預

鄭氏曰帥循也不帥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孔氏曰司徒命鄉中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爲不帥教之人習鄉射之禮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其事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愚謂習射習鄉蓋用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之禮然州長習射以春秋而在州之序黨正正齒位以蜡祭而在黨之序此則爲不帥教者特舉之而皆在鄉學又司徒帥國之俊士皆與焉皆異於尋常習射飲酒之

禮者也國之俊士由鄉學而升於國學者今還使執事
於鄉學之中也蓋範之以進退揖讓之儀閑之以志正
體直之德示之以長幼之節懲之以俊髦之榮所以誘
掖而激勸之者至矣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
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
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
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
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
之學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陳氏澔曰左右對移易
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功庶幾其化也愚

謂左鄉右鄉者王有六鄉國之左右各有三鄉也移左
移右欲新其耳目以化之也如初禮如初之習射習鄉
之禮也郊謂郊內六鄉之餘地蓋六鄉之地在郊然郊
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
六遂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
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言四郊卽與此郊一也遠郊之
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上云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時也
初不變謂三年考校時再不變謂五年考校時三不變
謂七年考校時四不變謂九年考校時蓋至此而不變
則其人爲終不可化矣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
謂要荒也此鄉學絀惡之法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釋文選宣練反造才早反下皆造同
鄭氏曰升於司徒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
德行道藝者學大學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孔氏曰
升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升於學謂
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愚謂俊美也千人謂之俊
選士俊士皆鄉大夫所賓之賢者能者也升於司徒此
畱於鄉學而將卽官之者也升於學此才之可以大就
升於國學而復教之者也選士不征於鄉而免於一鄉
之繇役俊士不征於司徒而免於一國之繇役蓋選士
俊士二者皆謂之造士謂其學業有成故免其繇役以
優異之鄉大夫征役之所舍者有六而賢者能者與焉
是也此鄉學崇德之法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釋文適丁歷反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
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
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
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皆造焉
皆以四術成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孔
氏曰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春秋教
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
教詩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若云春夏教
以樂詩秋冬教以書禮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
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明四術不可暫

時而闕但視其陰陽以爲偏主耳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愚謂大樂正於周禮爲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政乃大學教人之事也以其爲人所共由則曰四術以其爲教於學則曰四教俊選卽俊士也俊士由選士而升故謂之俊選○孔子曰成於樂大學之教以樂爲終故虞以典樂教冑子周以司樂掌成均唐虞時詩書未興禮亦未備故舜命夔以教冑但言和聲作樂之事至周以詩書禮樂並列爲四教然大司樂之職但言教樂之事而他未有及焉以文王世子考之則教樂者爲大樂正小樂正胥之屬教詩者爲大師教禮爲執禮者教書爲典書者而總其教者大司成也蓋大司樂之職曰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是大司樂所掌者乃國學之政至於教人則惟樂舞乃其專職而教詩者爲其屬之大師而別使公卿之有道德者入教於學以總其事所謂大司成也又別使他官之習於書禮者以各司其教所謂執禮典書者也大司成與執禮典書之人無定人無專職但有道德而精於其業者則充之故其職掌不見於周官也大司成以道德爲師而使掌其政令之煩則非所以尊師而重道而四術之教惟樂爲尤深其聲容舞蹈審音識微非專其業者不能精而亦非一人所能盡故使樂官之長率其屬以掌學政而專司教樂之事焉此先王設官之精意也詩書禮樂鄉學國學皆以此爲教但教於國學者爲尤備耳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釋文胥息餘反又息呂反屛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棘周氏如字

此國學糾惡之法也大胥小胥大樂正之屬小樂正於周禮爲樂師大樂正之貳也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徵令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王命公卿以下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作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方氏愨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屛之貴者至於二不變遂屛之者陳氏謂先王以眾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

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屛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屛之可也周氏諝曰棘急也示其雖屛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屛之特寓於此耳愚謂遠方亦謂要荒也棘之義未詳鄭氏周氏之說未知孰是前言屛之遠方不云棘寄與此文詳畧互見耳陳氏謂世族之親與庶人疏暱者異非也不言南北者文畧也鄭氏云不屛於南北者爲其太遠孔氏云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亦非也三代時百粤未開南北不遠於東西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

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愚謂此國學崇德之事也造士謂國子及庶民之俊士前云秀士謂秀出於鄉學之中者也造士之秀謂秀出於國學之中者也司馬之屬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而將官之也進士言其可進於王朝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釋文任而金反

鄭氏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定其論各署其所長官之使之試守爵之命之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更辨論之觀其材能高下堪任何官故曰官材司馬又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

官官之試之以所能之官也愚謂自論定後官以下其義與前官民材同但官民材則用為鄉遂之官此論進士之賢者則用為王朝之官也○劉氏敞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於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愚謂前云官民材此鄉人之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此論進士之賢者則國子與鄉所升之俊士出於國學而官之者也蓋鄉之賢能鄉大夫考而興之上其名於司徒因可由此而入仕矣其有材質秀異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司徒論而升之於學至九年學成乃升於司馬而官之其出於鄉而郎官之者雖仕進稍速而不過為民材之秀者止為鄉遂之吏升於國學而後官之者雖仕進稍緩然選用之法與國子等而公卿大夫或亦出乎其間矣○自司徒脩六禮以下至此言教民之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孔氏曰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吳氏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爵之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教士以車甲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方氏慤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釋文技其綺反本或作伎贏本又作羸力果反

此因上教士以車甲而因言執技論力之事也執技論力若虎賁氏之虎士是也以其無道德而惟論勇力故有事則使之之適四方贏露股肱決射御之勝負蓋雖不得與俊造同科亦國家器使之所不遺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為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愚謂此又因上言執技論力而備陳執技之人也執技之人凡七祝一史二

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上文已見而重言之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大馭醫師大卜等之官也不貳事者欲其專精於所業不移官者不欲强試之以其所不能齒謂列年齒爲坐次也出鄉不與士齒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在鄉黨宗族之中有不以貴賤計者若出鄉則不得與士齒賤之也陪臣亦賤故亦出鄉不與士齒因其類而并言之也○自司馬辨論官材至此明官人之事

禮記卷十三終　　翰林院待詔樂清徐[illegible]校栞

禮記卷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釋文辟婢亦反刺七智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施刑也附從輕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孔氏曰司寇正刑明辟者謂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刑法宜愼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三問之也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謂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可輕可重之間則當求其可輕之罪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謂其意輕故也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愚謂刺殺也春秋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附從輕者謂罪之疑於輕重者則從其輕罪而附之也赦從重者謂罪之當赦者雖重猶赦之也或曰二句止是一事謂罪可輕可重則從輕罪而附之從重罪而赦之也其義亦通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釋文論音倫郵音尤○鄭註即或爲則論或爲倫○今按論如字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郵過也

罪附也過入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氏曰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郵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別假他事以爲喜怒愚謂天者理而已矣五刑皆天討故其出入輕重必就天理以論之而不可與以私意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郵罰雖輕於五刑亦必附於事以求當其實罪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釋文量徐音亮別彼列反氾本又作汎孚劍反比必利反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盡盡其情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愚謂意論若書

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人倫之大者也原之者所以本其不得已之情立之者所以嚴其不可犯之分事之輕重各有次序意論之以審其上下之服情之淺深各有分量慎測之以辨其故過之分權乎父子君臣者衷之於倫常以觀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察之於情事以析之於其微也悉其聰明則所謂忠愛者不至於過厚而失之愚致其忠愛則所謂聰明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則本末兼該明恕交盡而所聽之訟亦庶乎能盡其情矣氾廣也獄疑則廣詢之於眾眾疑則赦之呂刑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也小大謂輕重也比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成猶定也即下文所謂獄之成也此謂罪之無疑者其或輕或重必察其所當附之罪以定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釋文又義作宥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

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屬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經云王命三公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六卿會之愚謂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命以三事宥之其不在三事然後斷其刑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孔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眾也故書云刑故無小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釋文侀音刑

孔氏曰刑是刑罰侀是侀體訓刑罰爲侀體言刑罰加

人俐體也俐體是人成就形貌形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法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畏罪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僭名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愚謂言如史載言之言謂國家之舊典故事也律法令也析破謂以巧說分散破壞其義也名如黃帝正名百物之名名所以指實亂名則失實矣改作變易法度也左

道若楊墨申韓之類五者皆足以亂政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鄭氏曰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瑱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

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愚謂行詐僞之事而守之堅固則持之而難變爲詐僞之言而辭理明辨則攻之而難破習學非違之書而見聞廣博則可以誤聞動衆順從非違之事而文飾光澤則足以拒諫飾非此心術之邪學術之偏而其才又足以濟其姦者後世若宋之王安石葢如此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鄭氏曰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悖禮違制孔氏曰謂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馬氏晞孟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

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愚謂四誅謂上所言亂政者一疑衆者三聽卽上文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是也不以聽者爲其罪大而情必出於故故誅之不疑而不復聽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鄭氏曰亦爲人將易犯愚謂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下文關市之禁葢舉國禁畧言之也過謂過誤

刑於過者有赦而禁不赦過者葢刑之所懲者重禁之所治者輕故不論其過故而期於必行然後約束嚴而人不敢輕犯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孔氏曰此皆尊貴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金璋卽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皇氏之義非也愚謂金飾璋者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之屬皆黃金勺青金外是也戎器矛戟之屬周禮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則兵車戎器乃民間所有此云戎器不粥於市又云

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荊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
謂甸出長轂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釋文中丁仲反下皆同
鄭氏曰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
丈尺也數升數多少孔氏曰此經之物其合法度則得
粥之不合法度者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
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廣狹者布廣二尺二
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狠八寸為
狠鄭謂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愚謂姦色不正之
色若紅紫之屬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氏曰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善也孔氏曰前經言圭
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等是華
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此衣
服飲食與錦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
飲食則得粥之錦文衣服等不粥不示民以奢飲食不
粥不示民以貪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鄭氏曰物未成不利人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鄭氏曰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春獻鼈蜃愚謂木不中伐謂
小而未成材不中殺亦謂小也毛詩傳言田獵之禮不
成禽不獻先王之制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
陳氏澔曰此所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
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關掌貨賄之出入以聯門市故執上之所禁以譏察
其違禁者又於身著異服者則禁之於口為異言者則
辨識之防姦偽察非違也劉氏曰衣服易見故直曰禁
語言難知故必曰識○自司寇正刑明辟至此明刑禁
之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釋文惡烏路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孔氏曰
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
進也諱謂先王之名禮運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入鄭

註云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
謂忌日及子卯亦兼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
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愚謂簡記簡策
所記也惡若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大札大凶
大烖大臣死諸侯薨國之大憂之類皆是也左傳襄二
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諱惡之事書在簡記故大史於歲終之時執
此簡記奉一歲中諱惡之事以告於天子使天子於諱
而辟之於所惡而戒懼脩省王則齊戒以受大史之所
諫也蓋上文言制田里與學校舉賢才明法禁則為治
之道備矣故此下二節遂言歲終受成之事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

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釋文會古外反勞力報反

鄭氏曰司會冢宰之屬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大司徒三官之屬也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孔氏曰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斷之冢宰貳王治事故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所以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

司會質於天子者以三官當司事少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也百官齊戒受質者天子平斷報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也愚謂周禮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官之歲會小宰贊冢宰受而攷焉大樂正市於周禮則大宗伯大司徒之屬今乃不致於其長而徑達於司會大司寇六卿之一而與大樂正市並列春官不見其長而但言大樂正皆與周禮不合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之篇但聞周制以冢宰司會考羣吏之治又見今文尚書牧誓立政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故欲立爲制如此其言大樂正大司寇市則以上文言興學聽刑及市之所禁而特舉之也休老勞農謂於蜡祭而行正齒位之禮以休老人勞農夫也成歲事謂聽歲終所致之事而行廢置也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凡周禮言正歲歲終者皆夏正也又上文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則蜡祭飲酒在夏正十二月明矣

凡養老

孔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死國難者父祖三是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爲七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文王世子云大合樂必遂養老鄭謂春合舞秋合聲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愚謂陳氏駁皇氏熊氏之說是也而其言入學必養老則本孔疏之說其實文王世子止言大合樂必遂養老無視學必養老之文大合樂必養老則非大合樂雖視學固未必養老矣又周禮大胥止言春合舞秋合聲若季春大

合樂惟見於月令則周法未必有此然則先王養老惟仲春仲秋二時而已○自此以下至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申言養者老以致孝之事

有虞氏以燕禮

孔氏曰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禮則折俎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然凡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則夜飲其於異姓讓之則止故詩湛露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此燕致仕之老宜用正燕之禮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愚謂老人宜安坐故養老始

用燕禮燕禮一篇乃諸侯燕其羣臣之禮而衆及於燕四方之賓若天子燕諸侯與其臣子及諸侯自相燕其禮皆不可見然湛露天子燕諸侯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是異姓亦有夜飲之禮但燕異姓則公在阼階上燕同姓則公與父兄齒以燕禮養老固當用燕異姓之燕禮疏以夜飲不夜飲爲言則非也

夏后氏以饗禮

孔氏曰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數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尙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皇氏曰凡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飫即饗也立而成禮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酬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知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宜用正饗之禮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老人

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也愚謂賓客飲食之禮有三曰饗也食也燕也食禮專於質燕禮專乎文饗則兼飲食備質文其禮爲最重夏后氏以燕禮輕故易之以饗饗禮雖亡不可考宗廟之祭謂之大饗賓客之重禮亦謂之大饗蓋其禮大畧相似始而灌次朝踐次饋食食畢而酳而以尊卑爲獻數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云酳尸后亞獻爵以瑤爲飾內宰又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酳矣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酳之獻數也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朝踐薦腥之禮也舂人凡饗食共其食米饗禮有米此饋食之禮也籩人掌四籩之實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

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是饗禮有朝踐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加籩有羞豆羞籩皆與祭祀同但祭祀尸坐饗禮則立而成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左傳云設机而不倚是也又有因饗而行射禮者司服所謂饗射則鷩冕是也若折俎之饗則參用燕禮而行之左傳晉侯享季武子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則坐而飲酒矣但燕禮牲用狗惟一獻而享禮之牲牢獻數則以爵命之尊卑爲差耳

殷人以食禮 釋文食音嗣下文食之並同

孔氏曰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食爲主故曰食崔氏云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食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

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食致仕之老當用正食死事之老常用燕食愚謂公食大夫禮則諸侯食來聘大夫之禮而兼及於大夫之自相食至於天子食諸侯與諸侯相食之禮則亦皆不可得而見矣公食禮無樂而周禮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鍾師凡祭祀享食奏燕樂公食禮無舉數而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王之食諸侯與諸侯之自相食固與公食禮不同至養老之享食則天子袒而割牲冕而總干又有與享食之常禮不同者矣

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愚謂周人極文故脩上三禮而兼用謂春則或用饗或用燕秋則用食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養於鄉養於國謂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以養之也養於學謂於學而以燕享食之禮養之也五十者一鄉引年則及之六十者一國引年則及之七十者學中行養老之禮則及之拜君命謂君有所賜而拜受之也凡拜君命者必再拜稽首坐而一拜興而又坐一拜八十者一坐而以首再至於地殺其禮以優之也瞽者無目故亦如之九十者於君命不親受彌優之也○養老之法有以燕享食之禮養之於學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之等是也有致物於其家以養之者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及月令仲秋行糜粥飲食是也有免其征役以養之者五十不與力征六十不與服

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有共給之終其身者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是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釋文粻陟良反離力智反

粻糧也異粻者少壯疏食五十者別食精鑿也宿肉者六十非肉不飽恆宿備之以供其求也膳善食也七十者不惟宿肉又有美善之食以副貳之也八十者不惟貳膳又得常食珍物也遊行也九十年益高隨其所居所行而膳飲不離焉則所以養之者益至矣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釋文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忘報反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孔氏曰歲制謂

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此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椑不
待六十也時制衣物難得者月制衣物易得者愚謂歲
制者謂送死之具於每歲有所制也時制於每時有所
制也月制於每月有所制也六十巳衰始制爲送死之
具至七十八十而所制彌備至九十又於所制者日脩
也絞大小斂既斂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紷單被也
大斂用之衾大小斂之衾也冒既襲所以韜尸者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故養老者自五十以上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釋文從才用反又如字）
陳氏祥道曰大夫七十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

於家及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愚謂
大夫七十而致事八十杖於朝此常法也若七十不聽
致事則必賜之几杖七十亦得杖於朝祭義七十杖於
朝是也大詢衆庶之朝庶人之老或與焉其八十者或
亦得杖與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致事者不俟朝者朝君
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告問
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秩常也九十老
極君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愚謂致仕而朝君者論語吉
月必朝服而朝是也不俟朝固以優老亦以其不與於
朝政故也若八十則雖未致仕不俟朝有朝政則使人
就而問焉祭義八十不俟朝有問則就之是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齊喪之事弗及也（釋文與音預○政音征）
力征謂田與追胥之役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周禮
鄉大夫國中六十免征野六十五免征田與追胥免之
獨早者以其爲竭作之役也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
役其子則免其父竭作則父子皆行故於五十卽免之
然五十之人如其子未能受役於非竭作之役猶不免
供役也六十免役則不與服戎不問其子之長幼而皆
爲役之所不及矣八十不齊謂不祭也不喪者七十惟
衰麻爲喪八十并衰麻不服也鄭氏曰八十不祭子代
之祭是謂宗子不孤孔氏曰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爲之
其視濯漑則子孫至八十祭亦不爲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鄭氏曰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愚謂爵謂命爲大夫爲
大夫者不必皆五十其假祖廟而命之則必待五十也
親學謂至學受業六十筋力已衰則不能親學德業已
成則不必親學惟衰麻爲喪者備喪之服而不必其飲
食居處之如禮也曲禮謂飲酒食肉處於內是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註膠或作絿）
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在國之大學也此歷
言四代之學而獨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其餘皆在國
矣孟子夏之鄉學名校殷之鄉學名序則夏之東序西
序殷之右學左學皆大學而非鄉學矣蓋古者天子皆

不止於一學以周立四學推之可知也上庠西序右學皆在西下庠東序左學皆在東虞殷以西爲尊夏人以東爲尊周之東膠大學也虞庠鄉學也四郊皆有庠而養庶老獨於西郊之庠亦取其與殷禮相變與虞夏殷養國老庶老皆於國學周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鄉學者周代文故辨於貴賤之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釋文皇音皇本又作皇冔况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陸氏佃曰燕衣燕居之衣元端是也據卒食元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元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愚謂此主

言養老而乃言祭之冠者蓋四代養老皆以祭之冠而衣則或異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司服享射則鷩冕則周人養老以冕郎虞夏殷可推矣皇收冔者虞夏殷士助祭於君之冠也虞夏殷祭亦用冕孔子言禹美黻冕大甲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也此獨舉士之祭冠者謂其所用以養老之冠也深衣者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而純以采者也有虞氏以皇爲士之祭冠用此配深衣而服之以養老也燕衣燕居之服元端服也縞衣者皮弁服之衣天子之朝服也元衣者六冕之服皆元祭服也虞夏殷以士之祭冠養老而夏之燕衣則尊於虞之深衣殷之縞衣則尊於夏之燕衣至周冕而元衣則其禮益隆矣然周人養老兼用饗食燕三禮此元衣養老謂饗食之禮也若以燕禮養老則天子皮弁服諸侯朝服凡朝燕同服天子諸侯一也○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之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虞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愚謂皇收冔之制未詳鄭謂畫羽飾之蓋以周禮皇舞之義推之未知是否至四代養老之服則陸氏之說爲是而鄭氏之說誤甚四代養老惟有虞氏用燕禮宜用燕服若用饗禮則饗之服用食禮則食之服而鄭氏謂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其誤一也縞衣之冠殷制不可考若以周制言之則當用皮弁而鄭氏以爲章甫其誤二也周天子養老冕而總干而鄭氏以爲服諸侯之朝服其誤三也又其言

虞服十二章周服九章者亦非是說詳郊特牲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愚謂未七十不得養於學而七十者亦不能皆養之於學也故必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之賜然後所養無不徧而其尤老者則又當復除其家如下文所言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釋文期音基

周氏諝曰將從不從政所以寬之始來不從政所以安之也愚謂此言復除老者之法廢疾以下又因不從政

而類言之也廢疾謂廢於人事若瘖者之類是也三年不從政除喪而後從政也三月不從政既葬而後從政也將徙於諸侯謂將徙於他國也三月不從政以其當爲行計也自諸侯來徙家謂自他國始來家於此也期不從政以其未有業次也荀子大畧篇從諸侯來與新有昏期不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釋文少詩照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

鰥魚名魚目不閉無妻之人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故曰鰥天民者民皆天之所生也皆有常餼謂四者之民皆常有廩餼以給之以其不能自養故也孟子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也此言恤孤獨以逮不足之事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釋文瘖於金反跛彼我反躃必亦反侏音朱

孔氏曰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肢節斷絶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瞶司火其童昬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以實裔土此瘖以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愚謂養疾民亦恤孤獨之類因上文而幷及之百工非疾民而並言之者因以器食之其事同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中三塗遠別也萬氏斯大曰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橫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左右有一定而往來皆由之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也兄之齒十年以長者也朋友不相踰雖有少長肩隨而已

輕任幷重任分斑白不提挈釋文幷必性反本又作併契本亦作挈苦結反○石經斑白下有者字

任謂負擔也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二人並行各有負擔而年有少長若輕則幷與少者若重而一人不能獨任則分之而以其重者與少輕者與長也至斑白之老則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雖提挈之輕猶不及之則重者

可知矣此上三節言道路同行之禮蓋上之於民既富而教而又養耆老恤孤獨以化之則民皆知謹於禮而敬事其父兄其見於道路之間者乃其一端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亦此意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六十曰耆君子大夫士也徒空也不徒行出必乘車也不徒食食必宿肉也此因上文言行道之禮而及於君子耆老不徒行又因君子耆老不徒行而幷及於庶人耆老不徒食皆緣類及之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祭器不假說見曲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急奉先也此節與上文不相屬陳氏謂當在寢不踰廟之下愚意其

直爲他篇之脫簡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孔氏曰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愚謂此言一國之內爲田之大數也舉百里之國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亦可放此推之矣自此以至篇終皆所以申釋前文而且以補其所未備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萬億今萬萬也孔氏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

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經上下或萬或億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不顯言故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愚謂此言一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釋文斷音短
應氏鏞曰海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域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疆理有不及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猶未盡闢也河獨舉東西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亦與河接也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蓋聽四夷居之故外薄四海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畧者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畧可見矣胡氏渭曰禹河自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行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孔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故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又云一萬億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愚謂恆山在今眞定府曲陽縣西北極三十七度南河東河西河皆主冀州言之禹河自華陰東

折歷底柱析城王屋孟津洛汭而至大伾爲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與豫州之界也南河所行其最南者在今蒲州府永濟縣界中極三十四度六分與恆山南北相距爲二度四分約爲六百里故曰千里而近江自會漢水至揚州入海其所行最北者在今鎮江府北極三十二度三分與南河南北相距爲二度五分約爲六百二十五里故亦曰千里而近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極二十七度二分與江南北相距爲五度一分約爲一千二百七十五里故曰千里而遙東海青徐揚之海也青州之成山斗入海中若據成山東海計之其地太遠而徐州濱海古爲淮夷所居揚州則又雜以百粵記云東海蓋據今青沂等府所濱之海也東二度二三分禹河自大伾北折至大陸又北至九河爲東河在冀州之東冀州與兗州之界也今河自孟

滭以東久失故道以記文參考今地圖其最西者在今大名府濬縣界中(西二度)與東海東西相距約四度三分爲一千七十餘里故曰千里而遙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爲西河在冀州之西冀州與雍州之界也其所行最東者在今絳州河津縣界中(西五度八分)與東河東西相距三度八分爲九百五十里故曰千里而近流沙漢志以爲居延澤在今嘉峪關外曰索科鄂模(西十七度左右)與西河東西相距爲十一度三分爲二千八百二十五里故曰千里而遙顏師古謂流沙在燉煌薛氏季宣云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皆指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爲流沙其地太遠恐非記之所據也自恆山至衡山約十度爲二千五百里自東海至流沙約一十九度三分有餘爲四千八百餘里東西贏而南北縮而其地皆有所不盡故斷長補短爲方三千里也方三千里之地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承上文之誤則當云八十一萬億畝而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記文之繁也○鄭氏曰自恆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江至衡山荆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自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愚謂記言九州之內方三千里九州皆在其中鄭氏據禹貢五州地域分之非記者本意且東河與兗界不與徐界而荆州北以荆山爲界尚在江北五六百里也○禹貢之九州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爾雅九州爲冀豫雝荆揚兗徐幽營周禮職方之九州爲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幷而每州封域亦各不同說者以爾雅爲殷制王制言九州而不言州名又不言其封域未知用何代之制前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

之外曰采曰流用禹貢之法則九州亦當與禹貢同禹貢之嵎夷黑水職方之醫巫閭皆爲要荒之地而在九州之內此九州之大界也王制九州州方千里合爲方三千里此九州爲中國者之實數也九州在內者皆狹在外者皆廣以禹貢言之如兗徐豫三州皆不過千里若冀青揚荆梁雍則不止於千里而冀梁雍尤爲遼闊蓋此六州皆外包要荒之地若除去要荒止計綏服之內則九州之地長短相補大約每州皆千里而已○此總記九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言方百里之國爲田之實數也方百里者如此則小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大而方千里方三千里其三分去一之法皆可以此準之矣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以前也今記者據當時漢法言之也東田東方之田也漢初儒者皆齊魯人自據其地言之故曰東田步百爲畮三百步爲一里方里而井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蓋漢初時如此至景帝改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大於古之畝矣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

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皆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又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鄭郎以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五十步古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剩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

百步相併爲五千步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數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數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者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鄭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陳氏澔曰疏義所算亦誤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只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愚謂此疏本爲二說其前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八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止六十四寸六尺四寸爲步止五十

一寸二分也其後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十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有八十寸六尺四寸爲步有六十四寸也觀經文及鄭註之意則後說爲是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此本十寸之尺而後人誤謂周尺止八寸用此制步則八寸爲尺八尺爲步以十寸之尺約之止有六尺四寸矣今疏之前說既以八尺之步於八十寸之中去其十六寸而爲六尺四寸又以六尺四寸之步於六十四寸之中去其十二寸八分而爲五尺一寸二分與經註之意皆不合陳氏第據前說而辨其所算五十二寸之失則亦未爲甚晰也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考工記車人爲耒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少於古時二尺矣是周步六尺又記特言周尺則古尺周尺疑亦不同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三代皆以步百爲畝而步之大小不同夏大於殷殷大於周而尺度又有不同故夏之五十畝當殷之七十畝殷之七十畝當周之百畝但其詳不可盡考耳古時百畝當漢初百五十六畝有餘不啻多三分之一則夏殷周田數之參差其義又何疑哉○自方一里者至此詳言田數因前言天子之田公侯之田而詳釋之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釋文閒音

閒下同

此申釋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有功德於民而加地者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者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申釋縣內封國之法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釋文食音嗣又如字

此申釋諸侯以下制祿之法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釋文爲朝爲于僞反

此言三監之祿與方伯湯沐之邑又以補前文之所未備也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淸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許氏愼曰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愼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愚謂方伯湯沐之邑在天子之縣內者即左氏公羊所謂朝宿之邑也左氏公羊以在京師者爲朝宿之邑在泰山下者爲湯沐之邑其實京師及泰山下之邑皆爲朝王而居宿皆所以齊戒自潔淸也方伯有湯沐邑則非方伯不得有也魯爲方伯故有許田衞亦嘗爲方伯故左傳云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京師湯沐之邑也相土之東都泰山下湯沐之邑也鄭非方伯而有泰山之祊則以懿親特賜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而且以補其未備之義也諸侯謂畿外諸侯大夫謂天子之公卿大夫也使以德者有德則使之爲大夫而不能必其子之亦有德此大夫之所以不世爵也爵以功者有功故爵之爲諸侯而有功之賞宜及於其子孫此諸侯之所以世國也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未賜爵謂諸侯初嗣位未見天子而受命也視天子之元士謂其車服之制也言此者以明諸侯雖得世爵而未嘗不待天子之命之也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祿則有世者諸侯之大夫爵祿皆不世也○孔氏曰諸侯大夫有大功德亦得世祿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愚謂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此亦本於公羊傳春秋譏世卿之說其實先王時諸侯大夫未嘗無世爵祿者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乃人君之所恃以立國故滕行世祿孟子善之而喪服有大夫爲昆姊之長殤未冠

已爲大夫必其高勳大族世爲大夫者矣蓋爵可世而官不可世司徒司馬司空之屬謂之官卿大夫士謂之爵泰誓數殷紂之罪齊桓公五禁皆言世官而不言世爵世官謂若魯季氏爲司徒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司空宋樂氏爲司城以聽政鄭罕氏之爲冢宰以當國世居是官而不易者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釋文冠古亂反

李氏格非曰冠昏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厕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無軍禮而冠昏鄉其事異故六禮愚謂禮之在國者其別多故總之以五禮而冠昏鄉皆屬於嘉禮禮之在民者其別少故分之爲六禮而冠昏鄉各爲一禮○此下三節詳六禮七教八政之目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釋文長丁丈反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教書所謂敬敷五教是也然旁親皆謂之長幼而兄弟則其情尤親故分兄弟於長幼而爲二賓客即朋友之類然同志者乃謂之朋友而賓客則所該者廣故分賓客於朋友而爲二此七教之所由名也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項氏安世曰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愚謂異別即上飲食衣服事爲三者而事各不同者若五方異俗四民異業貴賤異禮之類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與其長短也言異別於四者之上以飲食衣服事爲有異而度量數制不容異也

禮記卷十四終

附生平陽楊溥約校栞

禮記卷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一 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鄭氏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氏曰周無大尉秦官有之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卽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也案不韋死十五年秦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正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秦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

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耳又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以十月爲歲首乎陳氏祥道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行將有爲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時而無不順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愚謂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其中多雜秦制又博採戰國雜家之說不可盡以三代之制通之然其上察天時下授民事有唐虞欽若之遺意馬融輩以爲周公所作者固非而柳子厚以爲瞽史之語者亦過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釋文參所林反

孔氏曰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此不用秦正而用夏正者以夏數得天周雖建子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愚謂營室者北方元武之第六宿而娵訾之次也天有二十八宿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爲三百六十度日行一歲而周每歷二氣而行三十度有餘積二十四氣而爲一歲明時者因以日二氣之所行爲一次凡爲十二次星紀者丑之次元枵者子之次娵訾者亥之次降婁者戌之次大梁者酉之次實沈者申之次鶉首者未之次鶉火者午之次鶉尾者巳之次壽星者辰之次大火者卯之次析木者寅之次蓋古之明時者上推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爲元以爲日月五星運行之所自始此時日躔在北方子位而其次則爲元枵故以元枵爲子而其餘亦皆因其所在而配以十

二支之名自後雖運行無常而其名不易焉日在營室者謂是月日之所行躔於亥宮營室之星也案漢三統書正月節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日道東行恒星西轉約六十餘年而差一度明時家所謂歲差也漢三統書雖作於劉歆實卽落下閎太初書自太初元年上距不韋時一百三十餘年歲差二度三統書立春日在危十六度則秦時立春日在營室初度也中者星之見於南方午位者也日道雖有發斂而正南之位東西去日出入之度必皆當其中故星之見於此者謂之中星明時者必測中星之所在據其距日出入之度加入晨昏刻之所行以求日行之眞躔也星無時不有中者以昏時初見旦時將沒而東西去日爲近易於推算故候中星者必以昏星旦星爲主而尤以昏時

爲要其實昏後旦前亦未嘗不候之以相參驗也參者
西方白虎之第七星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星也案三
統書立春昏畢十度中則立春後七日參星昏中秦時
立春當昏畢十二度中立春後五日參星昏中也又按
後漢書律志立春昏畢五度中旦尾七度中後漢律志
中星與三統書中星率相距五度與秦時中星當相距
七度則秦時立春旦尾十四度中也王者敬授人時必
測日月星辰之運而尤以測日行爲主測中星者亦所
以測日也故月令於每月首言日躔以昏旦之中
星此定時成歲之本而政敎民事之所由以起者也陳
氏大猷曰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古玉衡之
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極自南北面望之
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南面望之則昏時某星正

値管之南端在南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蓋大陽所在
星輝隱伏不知所行在何處惟從中星推之晝考諸日
景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行皆可得而推矣○鄭氏
云孟春之月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蓋日
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
有餘則追及於日而與之會謂之合朔日每行一次之
中必與月一會所謂日月所會謂之辰也然朔日有定
而節氣先後不同則合朔所在不可定指爲何宮何宿
以正月言之如立春在朔日以前日月固會於亥宮矣
如在二日以後則合朔乃在前宮元枵之次故記不言
辰而但言日也斗建寅謂斗柄初昏指於東方寅位也
漢時冬至日在建星斗柄指子則季冬指丑孟春指寅
故漢志云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而鄭氏

註月令及周禮大師亦皆以斗建配十二月然十二月
之名久矣而古今歲差不同堯時日短星昴則冬至初
昏斗柄指丑季冬指寅孟春指卯今時憲書立春日在
女則斗柄指丑矣且日有永短郎以漢時孟春初昏斗
柄指寅而立春後晝刻漸多斗見漸晚至夏至午月斗
柄初昏已指未申間矣沈存中云正月寅二月卯謂之
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緣斗建有歲差春爲
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其說是
也故今於鄭氏以日月之會及斗建言十二月者皆無
取焉○孔氏曰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日在營
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
逆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在星分之半月終
在星分之終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

據其大畧不與律數齊同昏參中依三統書立春後六
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
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
星未至正南及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
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中星不可正依
律法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愚謂
孔氏不計歲差直以漢時之日躔中星爲月令之日躔
中星其說非是又月令日躔皆舉月初無舉月半月終
者以漢志考之皆合孔氏謂舉其大畧不正與律齊同
者亦非是至昏旦中星則以孔氏所引漢三統書考之
合者少而不合者多其合者皆舉月初其不合者乃皆
在漢時中星之西至有相距六七度及十餘度者殊不
可曉星體固有明暗然旣云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

之則月初星暗可舉月中月中星暗可舉月末不當舉已過之星以爲中宿度相距雖或微遠然一月三十度是月應中之星必無不當是次者也今乃在三十度之外何耶今於每月中星悉據三統書推之而於月令之所以不合者姑闕其疑

其日甲乙

高氏誘曰甲乙木日也漢書律志曰出甲於甲奮軋於乙鄭氏曰春時萬物皆解孚甲自乙軋而出愚謂日以十干循環爲名十干分屬五行而甲乙爲木故日之値甲乙者屬於春○鄭氏謂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因以甲乙爲名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因以丙丁爲名四時之間從黃道萬物茂盛因以戊己爲名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因以庚辛爲名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因以壬癸爲名此謬之甚者記之所謂日謂積十二時而成者也此雖本以在天之日行而得名然所指自殊安得以在天日行解之且日行但有黃道而無青赤白黑黃道出入於赤道但有南北而無東西若謂因日躔之所在按四方之宿以名曰道則春行西陸宜曰白道秋行東陸宜曰青道而又反之何也鄭氏所言本河圖帝覽嬉之謬說孔疏雖曲爲之解而亦已明言其乖違今故刪去之而但節存其十干之說云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釋文大音太後文大簇大史大寢大廟大尉皆同皞亦作昊胡老反句古侯反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昊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孔氏曰皞皞廣大之貌東方元氣盛大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句芒若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主木之官云句芒是謂天以四時五行化生萬物其氣之所主謂之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也春之帝曰大皞夏曰炎帝秋曰少皞冬曰顓頊中央曰黃帝周禮所謂五帝也有帝而復有神者蓋四時之氣運於天而五行之質麗乎地自其氣之各有所主則爲五帝自其質之各有所司則爲五神故周禮五帝爲天神而五祀爲地祇也大皞在天木德之帝伏戲氏乘木德而王其號亦曰大皞祭木帝則以配食焉句芒在地木行之神重爲木正而其官亦曰句芒祭木神則以配食焉鄭據緯書以靈威仰等爲五帝故不得不以大皞等爲人帝既以大皞等爲人帝則不得不以句芒等爲人官漢書云大皞乘震執規而司春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黃帝乘坤執繩而司下土少昊乘兌執矩而司秋顓頊乘坎執權而司冬此豈人帝之謂乎國語云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史嚚以爲蓐收天之刑神也此豈人官之謂乎○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社者五祀之土神而四類所祀者木火金水之神也五行土爲主而其位在中故兆於路門外之右而四行分兆於四郊木神於東火神於南金神於西水神於北各因其類故謂之四類稷者五土原隰之神五土原隰爲尊其位亦在中故亦兆於路門外之右與社相配而四土分兆於四方川澤宜鱗物於東邱陵宜羽物於南山林宜毛物於西墳衍宜介物於北詩言以社以方周禮大司馬春田獻禽以祭社夏田獻禽以享礿秋田致禽以祀

方冬田獵禽以享烝方卽四行四土之神兆之各因其方者也國以宗廟社稷爲主故春秋之田以祭社稷爲主冬夏之田以祭宗廟爲主春言社秋言方互舉以相備蓋祭社者必祭方祭方者亦必祭社皆春祈而秋報也左傳大宗伯皆言社稷又言五祀蓋以社稷相配五祀亦相配故重言之非社外又有五祀之土神也鄭氏不知社與四類卽五祀而以四類爲日月星辰夫小宗伯以四望四類並言正與大宗伯叙地祇之祭言五祀五嶽者合若日月星辰豈當錯序於四望山川之閒乎

其蟲鱗

馬氏晞孟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吳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愚謂鱗蟲水處而游得陽之少者也

故屬春○鄭氏解四時之蟲蟲鱗謂象物孚甲將解蟲羽謂象物從風鼓翼蟲倮謂象物露見不隱蟲毛謂象物應凉氣而備寒蟲介謂象物閉藏地中其說尤穿鑿無義理今不取

其音角

鄭氏曰音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書律志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愚謂其音角者五音分配五行而角爲木故屬春史記云九九八十一以爲宮蓋黃鍾爲宮其長九寸寸爲九分故宮數八十一此黃鍾實積之數也黃鍾下生林鍾爲徵林鍾六寸故徵數五十四林鍾上生大簇爲商大簇八寸故商數七十二大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故羽數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故角數六十四蓋十二律雖旋相爲宮而黃鍾爲十二律之本黃鍾一均相生而爲五音乃十二均之始故五音之數獨據此以言之五音於四時雖各有分屬然作樂則必以宮聲爲尊而從律成文亦未嘗偏有所主孔疏謂春調樂以角爲主非也

律中大族釋文中丁仲反後放此族七豆反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族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族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書律志曰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孔氏曰上從

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一春三月之事此律中大族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春時之氣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之律中猶應也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邕云則是爲十二律布室內十二辰以候月氣正月候氣飛灰應於大族之管又計大族律數倍而更半鑄之爲大族之鍾是大族之鍾元生於大族之律蔡氏以爲先有鍾後有律言律中此大族之鍾非也蔡氏元定曰雨水則大族八寸沈氏括曰候氣之法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

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大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大蔟一律飛灰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愚謂漢書律志云黃帝使泠綸取竹嶰谷以爲黃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比黃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古律以竹爲之鄭氏謂用銅據漢時言之耳朱子謂十二律之名必有深義國語漢志所言支離附會不必深究愚謂非獨十二律雖十干五音之義亦然今亦姑有其說而已每月有三十日孟春律中大蔟者謂中氣至之一月也後放此

其數八

八者木之成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之數也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盖木火土金水者五行運行之次序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生成之次序也四時皆以成數言者木火金水既成而後功用著也

其味酸其臭羶（釋文羶尖然反）

鄭氏曰酸羶木之臭味也凡物之酸羶者皆屬焉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馬氏晞孟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愚謂呂氏春秋草食者羶註云草食食草木若麞鹿之屬則木之臭羶可知

其祀戶祭先脾

戶者廟室之戶五祀之一也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疏云凡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後同）孔氏曰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當特羊也愚謂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所謂五祀也五祀皆宫內之神門戶者人之所出入也竈者人所藉以養也行者人之所往來也中霤者人所居以安其身也此五者皆有神以主之其於人最爲切近而不可離故以此列爲五祀而其禮通乎上下也春秋者陽陰出內之交故祀門戶戶奇陽也且春時主出出從內始故祀戶門偶陰也且秋時主內內從外始故祀門祭五祀必皆於廟者蓋祀之於人所居之處則恐其褻故祀之於廟也祭謂祭之於地也祭先脾者言所祭牲之五藏以脾爲先也脾屬土春木勝土祭其所勝也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凡祭皆然秦制或與三代不同亦當專尙一藏而祭五祀則所祭不同者此謂祭

初降神之時尸尙未入而祝爲祭之若士虞禮祝祭黍稷及肺於苴者若尸入祭牲體則當祭其所尙之臓也鄭氏所言祭肉祭醴以上祭初降神之禮也徹餕更陳鼎俎以下正祭之禮也五祀地示也大宗伯祭地示以血祭貍沈疈辜降神五祀降神不用此法者以其神卑也其正祭之禮尸入而飯既飯而酳盎其禮三獻與特牲少牢祭禮畧同鄭氏謂如祭宗廟之禮謂大夫士祭宗廟之禮非天子諸侯祭宗廟之禮也孔疏謂祭五祀用特牛蓋據天子禮言之以王之小祭祀皆用牛也詩言取羝以軷是諸侯五祀用特羊則大夫士用特豕與祭五祀於每月言之則不限何月如祀戶則春三月皆可祀也抑或以先後爲尊卑之別與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釋文上時掌反○鴻雁來呂氏春秋作候雁北鄉註今月令鴻皆爲候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高氏誘曰東風釋凍冰泮釋也魚鯉鮒之屬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水禽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孔氏曰凡記時候先言者在前後言者在後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動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書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鄭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也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以逐溫暖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上近於冰故曰魚上冰也方氏慤曰東風卽條風也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畧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月令所記時候亦見於周書時訓月令總言於一月之中而時訓則分五日爲一候一月六候爲後世明時家七十二候之所本夫時候之變固有後先然而地勢有陰陽向背之殊氣候有南北溫寒之異而物之稟氣有厚薄感氣有早晚則同爲是物不能使其一日之閒翕然皆應者乃理之所必然也時訓乃定以五日爲一候謂某候不應則致某災有是理乎周書本秦漢閒人僞作時訓一篇蓋卽取月令所言分之補湊割裂毫不出於自然之意不如月令之爲善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釋文路本又作輅載音戴後放此衣青於旣反後放此器本又作器○呂氏春秋路作輅倉龍作蒼龍倉玉作青玉

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明堂東方之堂名也室之夾堂者謂之个左傳置饋於个而退青陽左个者明堂東方之北室也明堂在國南門之外周以季秋於此享上帝而以文王配焉每月之朔則於此告朔於上帝及文王而各順其月之方居之以聽朔焉此云居青陽左个蓋亦用周人順時聽朔之制孟春則聽政於東北方之室也淮南子時則訓作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義尤分曉朝卽春秋朝於廟之朝謂告朔也出春令謂聽朔也高氏誘曰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鄭氏曰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

所緻者之銜璜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
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
日視朝與此皆殊孔氏曰龍與玉言倉者倉亦青也遠
望則倉旂與衣言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愚謂此車馬衣服乃秦自所爲制耳非有取於古也食
麥與羊者蓋以麥爲木穀羊爲木畜也淮南子春其畜
羊是也月令四時所食之穀與牲蓋亦以五行分配之
然五牲則惟牛之屬土犬之屬金彘之屬水與周禮合
若羊則周禮屬火而月令屬木雞則周禮屬木而月令
屬火孔疏所謂陰陽之說多塗者至五穀所配其義尤
多不可曉鄭氏所言麥實有孚甲屬木麻實有文理屬
金之類皆穿鑿無義理今就其可釋者釋之其餘亦無

足深究也疏疏刻之使通氣也達者直而無回曲也器
疏以達順春氣之發舒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名見
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
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
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
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
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
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
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
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

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
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
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
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
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
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
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者多矣獨淳于登以爲在國之
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
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
南可知成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朝寢之
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
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異名同實豈
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禮有東西房東西夾

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明堂
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
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
鬼之室則失之瀆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朱
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
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
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爲總章
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
爲元堂右个北之西爲元堂左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
四方之大廟異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
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

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愚謂明堂之制雖不可考然以考工記月令大戴禮與夫朱子之所言者推之亦可以得其槩矣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四面有階階之上爲堂堂之旁爲室宇居中者爲大廟大室居乎四隅者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左右个其在兩室之間而居乎四正者爲堂則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大廟也以大廟大室合四隅之室則考工記之五室也以四堂合五室則大戴禮之九室也以四隅之四室隨方開門爲八室又合四堂則月令之十二堂也室有壁以爲界別而堂則四周相通分之爲十二室而合之止爲一堂故於此享上帝配祖考牲牢俎豆陳焉獻酬酳酢行焉而不患於迫隘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釋文先悉薦反齊側皆反還音旋後皆同○呂氏春秋反作乃

立春正月之朔氣也謁告也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三日告天子容齊三日也迎春者迎青帝大皞祭之於東郊之兆而伏羲氏配食焉周禮所謂祀五帝此其一也賞公卿諸侯大夫謂有功德者則於此時賞賜之順陽氣而布仁恩也朝路門外之朝也凡言是月之下不別言是月者或一事相爲首尾或異事而一時所命者也別言是月者事既異端命又異時者也後皆放此高氏誘曰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蔡氏邕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孔氏曰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孟春賞公卿大夫孟夏行賞封諸侯孟秋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順時氣也○鄭氏曰王居明堂禮曰出郊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則近郊五十里愚謂王居明堂禮未可定其爲何代之制然國外皆謂之郊周時兆五帝於四郊必不在五十里之遠也高氏蔡氏之說近之○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天道也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音聲可以彰此句疑有誤脫故陳酸羶之屬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効

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以奉天時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釋文相息亮反施如字又始豉反當丁浪反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毋有不當者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孔氏曰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愚謂此與下節命大史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之屬孟秋命將帥選士厲兵皆於迎氣還反行賞之後卽命之者以其與迎氣同日故不言是月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釋文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註音儷呂計反貸吐得反徐音二○呂氏春秋貸作忒○今按離如字

典六典法八法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司主也天與日月星辰各有行度大史主審候之也宿謂日之所次故二十八星謂之宿離謂月之所歷詩言月離于畢是也貸差忒也經謂大綱紀謂條理蓋天運本無差失恆星之動甚微而辰者卽日月之所會也日有永短盈縮月有朒朓遲疾其占候不可以有所差失日月之行審而天與星辰在其中矣初舊也以初爲常言當循用舊法而無變也周禮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其屬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典法與天文皆大史之所掌也此與上節皆於迎氣日命之上節爲順時布政之首此節於順時氣之義無與以典法天文於國政特重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孔氏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云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愚謂歲事莫重於農故孟春卽祈之於上帝仲春又祈之於社稷先上帝次社稷尊卑之序也郊之用辛猶社之用甲當時必有其義但今無可考耳鄭氏齊戒自新之說未免於鑿也上帝謂昊天上帝凡言上帝與五帝別於周禮掌次見之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釋文耒力對反字林力水反推吐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于參作參于帝藉作藉田卿諸侯下有大夫字

鄭氏曰元辰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旣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盧氏植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用辰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屬謂之辰耕用吉亥故云元辰元者善也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

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未知然否措置也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者車右與御皆是王參乘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也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饔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愚謂供粢盛之田謂之帝藉猶藏粢盛之委謂之神倉也宗廟社稷之粢盛皆取於是而獨曰帝藉者以其尤尊者表之也親載親執而載之車上重其事也王之車上惟有車右與御云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則保介爲車右審矣推以耜入土也考工記直庇則利推是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賈逵云王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則泰禮與周異與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釋文上時掌反○呂氏春秋萌作繁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氏曰此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耕耤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聖人作易各分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坤體在上故正月爲泰乾爲天坤爲地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愚謂天地和同所謂天地交而爲泰也天地交則草木通矣仲冬諸生蕩氣之始也孟春草木萌動形之始也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釋文術依注音遂阪音反道音導○呂氏春秋王下無命字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愚謂封疆以爲一井一邑之界脩之者懼其有阤壞也徑遂以爲一夫之別審之端之者恐其有侵越也端正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陂者曰阪山澤曰險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土地各有所宜故五穀各有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是也直繩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此借以喻樹藝之成法也封疆徑遂治則田事飭矣相土地五穀之所宜以教民則準直定矣田事飭則不亂於經界準直定則不謬於土宜此民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學之政者入學習舞以舞教國子而使習之也○孟春之習舞與仲春之習舞爲終始仲春之習樂與季春之合樂爲終始季秋之習吹與季冬之合吹爲終始言舞則不及聲言吹則不及舞言樂則兼有舞與吹也春爲陽故習舞習樂象陽氣之發揚也秋爲陰故但習吹順陰氣之安靜也此皆爲國子學樂之事唯孟夏習合禮樂則以雩帝用盛樂而預習之與國子無與也

乃脩祭典

鄭氏曰重祭禮歲始省錄也

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鄭氏曰爲傷妊生之類愚謂大祭祀犧牲皆用牡大宗

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地示之中祀也其神卑故餘月祭之犧牲或用牝唯此月特禁之

禁止伐木

鄭氏曰盛德所在愚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爲之厲禁木在厲禁之內者非十月不得取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是也若禁外四野之木雖非冬月亦得採取山虞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是也若國家所需雖非十月亦得斬禁內之木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唯正月則皆禁之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釋文覆芳服反夭烏老反

鄭氏曰爲傷萌幼之類孔氏曰餘月皆無覆巢若天鳥之巢則覆之故硩蔟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

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
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鄭氏曰爲妨農之始
掩骼埋胔釋文骼江百反胔才賜反○呂氏春秋埋胔作霾髊
鄭氏曰爲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孔氏曰蜡
氏云掌除骴司農云胔骨之尚帶肉者也及禽獸之骨
皆是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呂氏春秋必下有有字
鄭氏曰稱兵必天殃逆生氣也爲客不利主人則可變
天之道以陰政犯陽絶地之理易剛柔之宜亂人之紀
仁之時而舉義事愚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之德爲陽爲柔爲仁
兵之事爲陰爲剛爲義以正月而稱兵則以陰而干陽
是變天之道也以剛而逆柔是絶地之理也以義而反
仁是亂人之紀也故唯不得已而應敵則可若兵自我
起則反易三才之道而天殃必及之矣孟秋選士厲兵
則春夏皆非興兵之時獨於孟春言之者生氣之始尤
在所戒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風雨舊本皆作雨水據孔疏當爲風雨○呂氏春秋落作槁時作乃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
以火訛相驚孔氏曰施令失則三才俱應三才中或先
天或先民或先地大抵害重者先言之害輕者後言之
亦有唯二才應者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風雨不時者

風雨少不得應時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釋文猋必遥反徐芳遥反本又作飄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故民疫回風爲猋藜
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鄭氏於孟春行秋令
則猋風暴雨總至註云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
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註云八月宿直昴畢畢好
雨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註云六月宿直鬼鬼爲天
尸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註云八月宿直昴畢爲天
獄主殺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註云九月宿直奎奎
爲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註云備八月也
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孟秋行冬令則戎兵乃來註云十
月宿直營室營室主武事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註

云此月宿直昴畢得大陵積尸之氣仲秋行春令則秋
雨不降註云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季秋行夏令則其
國大水註云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孟冬行秋令則
小兵時起土地侵削註云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仲冬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註云酉宿直昴畢畢好
雨又云予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孔疏於孟春行夏
令則風雨不時云孟春建寅宿直箕箕好風季夏大雨
時行云六月建未未値井井主水此皆以斗柄初昏所
指之宿而爲言也夫北斗運轉於天無時不有所指自
人言之則因其昏時初見而識其所指以定時候自斗
言之初不知有晨昏日夜之分也何以餘時不能致災
而獨初昏所指乃能致災乎且斗柄所指之十二辰與
星辰之十二次初不相涉而斗柄與星次相値者又唯

季春一月若孟春斗指寅而析木則在子仲春斗指卯而大火則在寅孟夏斗指巳而鶉尾則在午仲夏斗指午而鶉火則在申季夏斗指未而鶉首則在酉孟秋斗指申而實沈則在子仲秋斗指酉而大梁則在寅季秋斗指戌而降婁則在辰孟冬斗指亥而娵訾則在午仲冬斗指子而元枵則在申季冬斗指丑而星紀則在戌則何以能相値而相感耶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釋文摯音至種章勇反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首種謂稷孔氏曰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人君行令有失固足以致災異然必確指其所應爲何事則其說過拘而反有不可必者歐陽子云絶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呂氏春秋本戰國雜家之書

所言行某令失則致某氣之說支離破碎蓋出於陰陽五行家之言其義無足深究今但存鄭氏之註而删去其宿直之謬說其餘得失則不復論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而降婁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二月中日在婁四度泰時二月節日在奎七度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南斗上月令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舉弧建獨在二十八宿外者蓋井三十三度南斗二十六度距度濶遠不可的指而弧近井建近斗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星也案三統書二月節昏井二十二度中旦斗五度中則泰時昏井二十四度中旦斗七度中弧入井十五度訖二十九度建星入斗四度訖十度是二月節昏時弧星得中旦時建星得中也○孔氏曰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從奎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從井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春秋分昏中之星去明中之星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約有十七度餘則昏明中星相去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愚謂月令日躔中星皆據月初言之二月節與春分相去十五日晝夜刻多寡不同孔氏旣據奎五度爲二月節而又以春分中星距日之度及春分昏旦中星相距之度言之皆欠分曉又其言建星在斗十度者考之晉宋兩朝天文志及今欽若書恆星表亦皆不合也○記中星與記日躔不同記日躔必以二十八宿以日之所歷唯此二十八星

也中星則不然但値初昏時見於子午線上而星體明大者皆可表之以爲中星故月令記弧建夏小正記南門今時憲書中星兼記五車天狼軒轅等十五星亦皆在二十八宿之外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漢書律志曰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蔡氏元定曰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鄭以十分之寸計蔡以九分之寸計後放此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呂氏春秋始作李○按雨去聲

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陽升於地上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鸝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高氏誘曰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孔氏曰言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證此雨水爲二月節也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後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陸氏佃曰鷹一名鷞鳩左傳鷞鳩氏司寇鷹感秋氣則喙鉤善搏攫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矣陳氏澔曰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鴽鴽復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復本形者也愚謂鷹化爲鳩鄭氏高氏之說不同案列子書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與鄭氏之說合蓋化

者變其舊形之謂若但喙直而不搏擊則不當謂之化疑鄭氏之說爲是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之東堂也明堂之四堂皆曰大廟者明堂十二室十二月分居之而其祀天告朔皆於堂以其爲事神之所故謂之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釋文少詩召反

鄭氏曰助生氣也愚謂萌芽植物之始生者幼少動物之未成者存謂存卹之幼而無父曰孤仲春物始生故存諸孤仲夏物方盛故養壯佼仲秋物已成故養衰老仲冬物皆藏故飭死事

擇元日命民社　呂氏春秋民作人

鄭氏曰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氏曰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周公告營洛邑始成非常祭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能平九土以之配食焉曰命民社者社自天子諸侯以逮於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皆得祭之但言祭社嫌若唯國家得祭曰命民社則天子諸侯祭之可知矣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釋文省所景反徐所幸反囹音零圄魚呂反去羌呂反掠音亮

鄭氏曰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掠謂捶治人高氏誘曰肆極掠笞也應氏鏞曰肆掠謂肆意笞箠蓋雖輕刑而不敢縱意也愚謂有司理官也周時以圜土聚

教罷民秦時謂之囹圄仲冬時增築之至此則減省之也古者五刑不入圜土皆加桎梏而掌囚守之其入圜圄者乃大司寇所謂罷民之害人而置之圜土者其罪本輕此時行寬大之政命有司視其可赦者赦之故省去囹圄也五刑之桎梏宜無去法此云去桎梏謂大司寇所謂罷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桎梏而坐諸嘉石者也毋肆掠者罪人未服或當拷問而不得肆意捶治也周禮註曰爭罪曰訟爭財曰獄上三者所以寬之於已犯止獄訟所以禁之於未然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釋文禖音梅韣大木反○呂氏春秋帥作率

元鳥鳦也古以元鳥至爲祠高禖之候詩云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是也高禖祈嗣之祭也高尊也禖者禖神謂先帝始制爲嫁娶之禮者蓋伏羲也高禖之禮祀天於南郊而以禖神配之鄭氏曰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孔氏曰周禮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世本及譙周古史云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以配天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是神明之也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帝之牲也○周禮不言高禖之祭然以生民元鳥之詩及王居明堂禮證之則祠禖祈嗣之禮由來舊矣意者天子繼嗣不蕃乃特行之周禮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其中蓋兼有此祭若以此爲歲祀之常則未免於瀆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呂氏春秋啟作開

鄭氏曰又記時候孔氏曰重記時候者庾蔚云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記時候以應二分二至也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註尙書日中星鳥謂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月而升於天之下其氣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此月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也戶謂穴也啟戶始出謂發所蟄之戶而出高氏誘曰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爲雷激氣爲電愚謂以日出入之度言則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以昏明之限言則減夜之五度以益於晝明時家所謂晨昏分也蓋日初入之後將出之前距地平下十八度皆有光故晝刻常饒夜刻常乏然記言日夜分則當以日出入言不計晨昏分也古法晝夜共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法晝夜共九十六刻春秋分晝夜各四十八刻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釋文先悉薦反○呂氏春秋無木字令下有于字將作且

先雷三日謂先春分三日也鄭氏曰容止猶動靜孔氏曰君子迅雷甚雨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媟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不可斥言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釋文量音亮甬音勇概古代反○呂氏春秋甬作桶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高氏誘曰鈞等也陸氏佃曰鈞讀如四鍭既鈞之鈞愚謂高陸之說是也鈞均字通均亦平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

之事○呂氏春秋無之字事作功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大事兵役之屬愚謂少舍言猶暫得止息而未往處於田中之廬也寢居室也廟奉先之所也庶人祭於寢畢備謂寢廟之闔扇皆備也此時耕事猶未亟而門戶之功易畢故乘此時少息而脩之若出耕廬舍則不暇及於是矣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釋文漉音鹿陂彼宜反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慤曰川澤非竭其水不能取若陂池則漉以網罟可盡之矣二者主漁言之毋焚山林主田言之愚謂周禮春田用火此國家大蒐之禮也若民間焚山林則有禁以蟄蟲已出故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釋文鮮依註音獻○呂氏春秋鮮作獻
鄭氏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左傳云祭寒而藏之藏時祭司寒明啟時亦祭司寒也愚謂司寒杜預以爲元冥之神元冥地示之尊者而用羔祭之告祭禮輕也詩七月言獻羔祭韭是也○蘇氏轍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啟陽始用事則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乎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作民不夭札也胡氏安國曰藏冰啟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非專恃此以爲治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呂氏春秋習作入釋作舍菜作采帥作率無大夫字
鄭氏曰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孔氏曰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餘則否愚謂上丁者上旬之

丁日也孟春既命國子習舞至此又命習之以觀其學舞之成也菜芹藻之屬釋菜於先師而以國子學業之成告之也樂正所教者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故仲春習舞季春合樂天子與公卿大夫皆親往視之蓋欲觀其學業之成就而因以考察其材否以鼓舞激勵之也此事在上丁乃言於日夜分之後者欲其與下文仲丁習樂以類相從也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釋文中音仲本亦作仲
仲丁中旬之丁日也樂兼舞與聲而言國子之學舞者已成又命樂正兼教以聲容而使習之也凡言入學者皆國學之政爲國子命之者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古行反
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孔氏曰應祀之時用

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易之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自依常法上文大牢祀高禖是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寇戎來征金氣動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多相掠陰姦衆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爲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者西方白虎之第三宿而大梁之次也案三統書三月節日在胃七度三月中在昴八度秦時三月節日在胃九度七星南方朱鳥之第四宿牽牛北方元武之第二宿案三統書三月節昏張二度中旦斗二十六度中三月中昏翼四度中旦女二度中據此則漢時三月節初昏時七星已西過三度秦時三月節初昏當張四度中旦時當牽牛二度中也○孔氏曰自胃七度至七星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愚謂三月節中星與日相距九十九度再加昏分二刻半約得九度當爲一百七度從胃九度至張四度爲一百七度則七星不得昏中明矣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釋文洗素典反）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漢書律志曰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蔡氏元定曰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釋文鴽音如虹音紅又音絳見賢遍反萍步丁反○萍或作萍誤○呂氏春秋萍作苹）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鴽牟無蝃蝀謂之虹萍苹也其大者蘋高氏誘曰桐梧桐也郭氏璞曰鴽鵪也愚謂虹者陰氣之交於陽氣而見者也故陽盛而見陽衰而藏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明堂東方之南室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釋文鞠居六反又去六反）

鄭氏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愚謂鞠衣色黃蓋季夏所衣之黃衣也先帝謂軒轅氏蠶事始於軒轅氏之妃西陵氏后之功統於帝故祈蠶之祀主於先帝薦謂因祭而薦之若獻之於神然也軒轅氏乘土德而王而配食於黃帝薦黃衣者所以象其德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釋文覆芳服反爲于僞反○呂氏春秋無命字）

舟牧主舟之官蓋冬官之屬也覆之以視其底又反之以視其面反覆視之以至於五恐其有穿漏也乘舟本危事而至尊所御故其慎之如此天子乘舟示親漁也鮪王鮪也似鱣而小季冬嘗魚先薦寢廟是月又薦鮪者鮪以是月始至而美故又特薦之麥將熟故因薦鮪

而爲麥祈實左傳魯隱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以爲阜隷之事非君所及則諸侯猶不親漁也月令季春季冬天子皆親漁與周典異矣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釋文句古侯反○呂氏春秋句作牙○按內當音納季秋務內同

鄭氏曰時當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愚謂自萬物言之曰生氣自天地言之曰陽氣陽氣發故生氣盛不可以內所以順發宣之氣下文所言是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呂氏春秋廩作窌

高氏誘曰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

興化致理也鄭氏曰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在內也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方氏慤曰發倉廩以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而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周天下言其所聘所禮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賢不止於名禮不止於問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釋文上時掌反行下孟反道達音導障之亮反又音章○按塞入聲後文壅塞閉塞皆同

時雨將降者夏時恆多水潦故於此預備之也隄防所以蓄水故備水隄防爲先然水潦之既盛有非可專恃乎隄防者故於溝瀆則道達之所以使田間之水得以達於川也於道路則開通之所以使平地之水得以歸於畎澮也障者開通之反塞者道達之反障塞則水無所歸必泛溢於溝瀆而害稼停積於道路而妨車徒矣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釋文罝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餧於僞反○呂氏春秋餧下有畢弋字無畢翳字九作國鄭註今月令無罘○按鄭註引今月令疏以爲即呂氏春秋然與今呂氏春秋多不合疑古今本異

鄭氏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高氏誘曰天子城十二門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之愚謂天子十二門諸侯降於天子則九門

秦本侯國其時國門猶沿舊制故曰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釋文柘之夜反戴音帶本亦作載植直吏反籧居呂反亦作筥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共音恭○呂氏春秋勝作任曲植籧作挾曲蒙使下無以字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二者蠶將生之候也曲植籧筐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

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織紝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高氏誘曰桑與柘皆所以養蠶故禁民不得斫伐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勝爾雅云鶝鴀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強飛從空桑中來下圓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王者親耕后妃親蠶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觀遊也孔氏曰植懸薄柱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九嬪也外內子女郎周禮之內外宗也愚謂戴勝降于桑鄭氏高氏之說不同高氏蓋以目驗得之曲以萑葦爲之所以藉蠶植以木爲之所以懸薄蘧筐以竹爲之所以盛桑葉皆蠶器也齊戒重其事也禁容觀省婦使皆欲其專勉力於蠶事也容觀直禁之婦使則事或有不可闕者故但省之而已分繭稱絲效功者未繅則分其繭之多少已繅則稱其絲之重輕而呈效其功以課其事之勤惰也蠶成在孟夏此於初蠶時預言蠶畢將課功以戒飭之也此節首言惜蠶食次記蠶候次言具蠶器次言后妃之親蠶次言婦女之專於蠶而終之以戒敕之事蓋農桑爲衣食之本然農功成於三時而蠶事成於一月故蠶興之時其趨事爲尤亟故記之鄭重而詳悉如此○孔氏曰此經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馬質註云蠶是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註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桑非也愚謂浴

種雖有二時若採桑飼蠶必待三月故詩言蠶月條桑孔氏謂二月三月皆躬桑非也初浴種時后妃又往故月令於內宰言仲春詔后親蠶始採桑時后妃又往故月令於季春言東鄉躬桑天子於親耕僅一舉而后妃於蠶事乃再往者蓋耕藉田以終畝者甸徒也其人卑而入蠶於蠶室者則三宮夫人世婦之屬其人尊故后妃於浴種採桑皆親其事非徒以倡率天下而亦以勸勵內外命婦而示之以不敢獨逸之意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釋文量音亮監古銜反巧如字又苦孝反○鄭註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也五庫藏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熊氏安生曰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孔氏曰考工記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也故百工所作器物當因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堅牢又當依舊常毋得作爲淫過巧妙以動蕩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愚謂金銅錫也皮去毛曰革箭竹之小者可爲箭笴幹弓幹也脂亦以柔皮革考工記革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膠鬻獸之皮角及魚膘爲之丹朱砂也審五庫之量所以預察其材之美也

材美而工巧則可以爲良矣然或逆於時則不堅牢過於巧則生淫侈故又從而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仲春既命國子習樂至此又命合而作之以觀其學樂之成也必擇吉日者合樂又重於習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釋文累力追反○呂氏春秋累作纍

高氏誘曰累牛父牛騰馬父馬也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舉書其數以在牧而校錄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曰季春陽盛物皆產乳故合此相累之牛騰逐之馬遊此繫廐之

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牡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以至秋畜入時當知其舊數及生息多少也愚謂牛馬或在廐或在牧廐之牡者留之以備乘用而取其牝者游於牧而合之若其本牧之牝合之可知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釋文難乃多反磔竹伯反攘本又作禳如羊反○呂氏春秋作國人難又此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難索室驅疫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命國難者命國人爲難也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其邪沴不正者恆能中乎人而爲疾病而厲鬼乘之而爲害然陽氣發舒而陰氣沈滯故陰寒之氣爲害爲甚而鬼又陰類也恆乘乎陰以出故仲秋陰氣達於地上則天子始難季冬陰氣极盛又歲之終則命有司大難季春陽氣盛而亦難者蓋感冬寒之氣而不卽病者往往感春溫之氣而發故又難以驅之也磔磔裂牲體也九門磔攘者逐疫至於國外因磔牲以祭國門之神欲其攘除凶災禦止疫鬼勿使復入也畢止也畢春氣謂畢止春時不正之氣也鄭氏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吳氏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不正之氣亦先王燮理之一事也熊氏安生曰磔攘之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駹可也則是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攘共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共雞牲是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難用羊用犬小者用雞○鄭氏於季春之難云難陰氣也

是月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於仲秋之難云難陽氣也是月宿直昴畢得大陵積尸之氣於季冬之難云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鄭氏以斗建言難者固謬其以日躔言難亦鑿說耳孔疏引熊氏說謂季春云國難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季秋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非也難爲歲事之常諸侯之難不待天子命之若言天子自難而曰命國難立文可如是乎仲秋難陽氣本鄭氏之謬說蓋仲秋之難唯天子得行之若諸侯之國亦唯諸侯得行之而不及國人者也季春則國人皆得難但不若季冬之大難其驅索爲尤徧耳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以水

訛相驚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鄭註今月令曰衆雨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
爲霖兵革並起陰氣勝也

禮記卷十五終　後學樂清徐德元校栞

禮記卷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二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釋文婺音務
畢者西方白虎之第五宿而實沈之次也宋漢三統書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秦時四月節日在畢十四度翼
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婺女者北方元武之第三宿也
宋三統書四月節昏軫四度中旦虛三度中則漢時立
夏初昏翼星巳西過四度旦時婺女巳西過三度秦時
立夏初昏軫六度中旦虛五度中也○孔氏曰三月時
昏中之星去日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昏中星去日應
一百二度計翼星中當在十二度愚謂四月昏中之星
去日一百二度加以昏分二刻半約爲九度則去日應
一百十一度自畢十二度至軫三度爲一百十一度則
秦時立夏軫星昏中明矣
其日丙丁
高氏誘曰丙丁火日也漢書律志曰明炳於丙大盛於
丁鄭氏曰夏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愚謂丙丁爲
火故日之值丙丁者屬乎夏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火官愚謂
炎帝者在天火德之帝大庭氏乘火德而王其號亦曰
炎帝祭火帝則以配焉祝融者在地火行之神犂爲火
正其官亦曰祝融祭火神則以配焉祝續也融明也盛
也祝融者言火德之繼續而光明也

其蟲羽

馬氏晞孟曰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愚謂羽蟲輕揚而上升得陽之極者也故屬夏

其音徵 釋文徵張里反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志曰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律中中呂 釋文中呂音仲又如字○呂氏春秋作仲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周語曰中呂宣中氣漢書律志曰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蔡氏元定曰小滿則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其數七

七者火之成數也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物之苦焦者屬焉馬氏晞孟曰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火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也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廟門之奧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愚謂竈夏祀盛德在火烹飪之功所由著也特牲記牲爨在廟門外饎爨在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下也註疏據牲爨言之故云祀竈在門外然養人以穀食爲主且祭竈配以先炊老婦之神特牲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則饎爨乃婦人之所主祀竈之禮不當舍饎爨而就牲爨也竈祀饎爨則奧亦廟室之奧而非門堂之奧矣祭先肺者肺屬金夏火勝金祭其所勝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釋文螻音樓蟈古獲反蚓以忍反○呂氏春秋蚯作丘瓜作善鄭註今月令云王萯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鼃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蔡氏邕曰螻螻蛄蝈蝦蟆也孔氏曰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未聞孰是者一疑王瓜是王萯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也愚謂二月蟄蟲已出蚯蚓得陰氣之多者故至是始出王瓜歸氏有光以爲卽今之黃瓜未知是否苦菜茶也爾雅疏苦菜一名茶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釋文騮音留本又作駵菽本又作叔音同粗七奴反○呂氏春秋路作輅粗作觕

明堂左个明堂南方之東室也明堂東曰青陽西曰總

章北曰元堂南方不別爲之名者明堂以向南爲正也車馬衣服皆朱赤者順火之色也食菽與雞蓋以菽爲火穀雞爲火畜也淮南子曰夏其畜雞粗大也器高以粗者象夏氣之盛大也孔氏曰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愚謂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鄭氏士冠禮註云朱蓋四入是四者總言之皆謂之赤若對文言之則深者謂之朱淺者謂之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釋文說音悅○呂氏春秋帥作率反作乃無侯字

立夏者四月之朔氣也迎夏者迎赤帝炎帝而祭之於南郊之兆而以大庭氏配食焉不言帥諸侯者文畧也行賞賞公卿大夫也行賞與慶賜遂行皆謂孟春同而封諸侯則所賞者益重無不欣說則所賞者益徧蓋孟夏陽氣益盛故順之而布政如此○鄭氏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愚謂月令之例大約順陰陽以爲出內春夏陽也故務出秋冬陰也故務內孟春行慶施惠而封諸侯則行慶之尤重者故孟夏乃行之以順陽氣之發宣季秋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而封諸侯立大官則宣出之尤大者故孟秋即禁之以順陰氣之收斂蓋月令乃欲自爲一代之制必以三代之法求之則其不合者甚多固不僅在此一事而已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愚謂此與下節與孟春之命相布德和令孟秋之命將帥選士厲兵一例皆於迎氣之日發命乃順時布政之最先者也蓋習合禮樂以象時氣之盛大行爵出祿以順時氣之宜散鄭謂爲飲酎習之非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釋文長如字下繼長同當丁浪反○呂氏春秋桀俊作儁傑

贊助也遂進也桀俊有才者賢良有德者長大形貌壯大有力者命大尉舉此三者亦周制以司馬掌爵祿之義蓋季春既聘名士禮賢者至此則擇其才德之秀出

并及於形貌之魁異者而加以爵祿所以順陽氣之盛也鄭氏曰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 釋文壞音怪墮許規反又作隳○呂氏春秋墮作隳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毋有壞墮亦爲逆時氣愚謂春物幼少至此則繼而長春物萌芽至此則增而高壞墮如壞城郭廢宮室之類毋有壞墮所以順繼長增高之氣也○孔氏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增益高大之物愚謂繼長增高言天時毋有壞墮乃言施化孔說非是

毋起土功毋發大衆

鄭氏曰爲妨蠶農之事

毋伐大樹

鄭氏曰亦爲逆時氣愚謂此謂邦工掄材及萬民斬禁外之木者也孟春禁止伐木此特禁伐其大者亦爲其傷盛大之氣也其小者則得伐之

是月也天子始絺（釋文絺敕其反）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故始絺孟冬寒之始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釋文行下孟反下同爲于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無爲天子字）

勞以慰以勞勸以勉其惰曰爲天子者言野虞之行如天子親行然重農之至也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鄭註今月令休爲伏）

鄭氏曰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高氏誘曰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愚謂巡行縣鄙則六鄉可知舉遠以該近也都邑也左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毋休于都者此時當出耕廬舍而不可休於都邑也既勸之以野虞復申之以地官之長其所以留意於農者至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廡之氣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田獵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呂氏春秋登麥作收麥下有升獻天子一句）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曰嘗先寢廟孝之至鄭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愚謂月令嘗穀皆配以其時之牲嘗黍在夏以雞嘗麻嘗稻在秋皆以犬獨夏嘗麥乃用彘或當如鄭氏之說與

是月也聚畜百藥（釋文畜許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蕃廡之時毒氣盛

靡草死麥秋至

鄭氏曰舊說靡草薺葶藶之屬孔氏曰以其枝葉細靡故曰靡草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方氏慤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爲秋也愚謂言此以起下文之事孟夏爲萬物盛長之時然靡草則以之死麥則以之秋以明可順時氣而斷薄刑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釋文斷丁亂反）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即斷決之罪之小者即決遣之繫之輕者即縱出之○鄭氏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相違似非愚謂薄刑乃鞭笞之屬鄭氏以草艾則墨疑其相違非是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長丁丈反○呂氏春秋事下有既字長幼作少長之下有祭字）

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之屬獻於后妃而后妃獻於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以蠶以供其夫之祭服使入繭於公家以爲稅也以桑爲均者視其所受之桑葉而均其稅之多少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內外宗之女其年有長幼也鄭氏曰收繭稅者收以近郊之稅孔氏曰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

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貴賤長幼出繭稅侯以十一故云如一其受桑則貴賤異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釋文酎直又反○呂氏春秋高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謂飲酎謂獻酎酒於宗廟也左傳云見於嘗酎與執燔爲漢儀注王子爲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以助大祭祀曰飲酎漢襲秦禮者也則飲酎之爲祭宗廟無可疑者四時之祭月令見其三孟夏飲酎季秋嘗孟冬烝唯不見春祭耳古者天子宗廟三時祫祭惟春則犆祭月令不言春祭豈以其非禮之盛者而略之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草木蚤枯長日促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蝗蟲爲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

東井南方朱鳥之第一宿而鶉首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秦時五月節日當在東井十八度亢者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者北方元武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五月節昏氐二度中旦室三度中則漢時五月節初昏時亢星已西過三度旦時危星已西過四度則秦時五月節昏時當氐四度中旦時當室五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漢書律志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蔡氏元定曰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釋文螳音堂蜋音郎鵙古闃反字林工役反

小暑至言始暑而未盛也六月節名小暑視大暑爲小此日小暑又視六月節之暑爲小也鄭氏曰皆記時候

也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高氏誘曰鵙伯勞也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孔氏曰釋蟲云不蜩蠰其子蜱蛸蜱蛸則螵蛸故云螵蛸母反舌蔡邕云蝦蟇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嬌夙云誠如緯言爲蝦蟇五月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方氏慤曰螳蜋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明堂之南堂也

養壯佼釋文佼古卯反○呂氏春秋佼作狡

鄭氏曰助長氣也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愚謂此因物之盛而養之也仲春存諸孤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其事一例獨此不言是月者文偶畧耳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磬柷敔釋文鞀大刀反本亦作鞉同鞞步西反竾音池本又作篪同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呂氏春秋竾簧作壎篪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孔氏曰鞀周禮小師鄭註云似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鄭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鼓者周禮雷鼓鼖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

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璞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釋名云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篪者釋樂云大篪謂之沂郭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云篪七孔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鐘者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以玉石為之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習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愚謂竾簧當從呂氏春秋作壎篪鄭司農註笙師云壎六孔康成云壎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鞀鞞鼓革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簫篪竹音也竽笙匏音也鐘金音也磬石音也柷敔木音也壎土音也則八音具矣干戚戈武舞也羽文舞也則文武之舞備矣武舞之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大雩帝當用干戚大舞此又有戈者蓋山川之小者或唯用小舞舞師兵舞以舞

山川之祭祀是也鞀鞞等之聲易調故以治其器言之而曰脩曰飭琴瑟等之聲難調故以習其節奏言之而曰均曰調干戚戈羽用以舞故曰執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釋文為于偽反辟必亦反○呂氏春秋源作原百縣雩下有祭字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

旱禮有禱無雩孔氏曰將欲雩祭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也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不旱亦爲雩祭愚謂凡言水潦將降者皆謂夏時也則夏非必乏雨而雩以求雨者蓋是時百穀待雨而長於四時之中需雨爲最亟此雩之所以必於夏行之也水源必出於山其源大而流長者則爲川曰百源者著其多明所祈之徧也將大雩而先祀山川卽事之漸也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此其義也雩帝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之圜丘也百縣謂鄉遂及三等采地之屬也若因旱而雩者其祭蓋與此同雲漢之詩言自郊徂宮靡神不舉又言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此因旱而雩之事也因旱而雩者祭上帝則常雩所祭者必上帝而非五帝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含桃櫻桃也蔡氏邕曰是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孔氏曰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愚謂雛小鷄也夏食鷄故五月嘗黍用之蟬鳴黍蓋穀之早熟者鄭氏以此時黍未登故謂此爲嘗雛誤矣羞進也果輕不特薦故因新穀而并薦之凡果皆然以含桃爲薦果之始故言之以見例爾

令民毋艾藍以染釋文藍力甘反○按艾刈通

高氏誘曰青未成也鄭氏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孔氏曰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移種則有損傷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別移散引夏小正者證此月養藍愚謂齊民要術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而月令五月禁刈藍豈古今事異與

毋燒灰毋暴布釋文暴步卜反○呂氏春秋灰作炭

高氏誘曰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愚謂灰謂所用以湅布者也喪服記曰鍛而勿灰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考工記湅帛者用欄灰渥淳之晝灰淫之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湅布之法蓋亦如此是月陽氣大盛不可燒灰湅布暴之日中恐脆傷其布也周禮染人凡染春暴湅夏纁元秋染夏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釋文索所白反

鄭氏曰順陽敷縱不難物孔氏曰關市停物之所商賈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不得搜索愚謂外而關門內而宮門皆門也巷門曰閭外則二十五家之門內則

宮中永巷之門皆閭也毋閉毋夜閉也蓋晨闢而夜闔者門閭之常也然至日閉關則晝有不闢所以養微陽之初生仲夏門閭毋閉則夜有不闔所以洩盛陽之太過高氏蔡氏以門爲國門竊謂門閭所包甚廣而國門恐不在其中蓋國門於備禦至於切要若夜而不閉豈所以待不虞乎

挺重囚益其食

挺緩也重囚禁繫嚴密是月稍寬之而且益其食恐其不堪暑熱以致死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釋文別彼列反執如字蔡本作縶○呂氏春秋政作正註云養馬之官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蹄傷其胎育故縶之鄭氏曰別羣孕字之欲止也縶騰駒

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逸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愚謂別羣別其牝牡之羣也前月牛馬並言此獨言馬者以馬供軍國之用所係獨重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孔氏曰長至者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愚謂以昏明爲限則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以日之出入爲限則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也今法夏至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死生分者天以陽氣生物以陰氣殺物陽謝陰與自夏至始此萬物死生之所由分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釋文和戶臥反

耆市志反○呂氏春秋掩作揜身下有欲靜字節作避鄭註今月令刑爲徑

此謂夏至之日也齊戒者所以定其心處必掩身無躁者所以定其氣止聲色薄滋味者所以節其耆欲靜事無刑安靜無爲而禁止刑罰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夏至之日微陰初起故致其敬慎安靜以養之而定此晏陰之所成就也蓋人身一小天地其陰陽之氣恆與天地相爲流通雖陽主生陰主殺君子嘗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然不收斂則不能發散二者之氣不可相無故天地之陰陽一有所偏則無以育庶類人身之陰陽一有所偏則無以養其生故於其始生也務於有以養之所以贊化育之道而盡節宜之宜也○鄭氏曰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樂非其道也孔氏曰冬至圜丘夏至方澤皆有樂不得言止樂月令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未安而註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釋文解戶買反始市志反堇音謹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孔氏曰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高氏誘曰蟬鼓翼始鳴半夏藥草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一名舜鄭氏曰木堇王蒸也愚謂菜亦有名堇者故此曰木堇以別之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方氏慤曰登高明乃可遠眺望山陵自然高明之所臺榭人爲高明之所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釋文雹步角反○呂氏春秋凍作霰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盜賊攻劫亦雹之類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釋文螣音特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五穀晚熟者生日長螣蝗之類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果實早成生日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呂氏春秋作昏心中

柳者南方朱鳥之第三宿而鶉火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六月節日在柳九度秦時六月節日在柳十一度火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六月節昏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是漢時六月節昏時火星已西過八度旦時奎星已西過九度矣秦時六月節昏時當尾九度中旦時當婁十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漢書律志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蔡氏元定曰大暑則林鍾六寸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釋文蟋音悉蟀音率螢本又作螢戶扃反○呂氏春秋溫風作涼風壁作宇腐草下有化字螢作蚈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搏攫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孔氏曰蟋蟀郭景純云今促織此物生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摯之事腐草得暑溼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曰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方氏慤曰溫風即景風也愚謂溫風以五月至乃於季夏言始至者五月雖熱而未甚而是月之朔氣為小暑故曰溫風始至○鄭志焦氏問云仲秋鳩化為鷹此六月何以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愚謂凡言化者言有化者耳非謂其皆化也二月田鼠化為鴽豈遂無田鼠乎九月雉入大水為蜃豈遂無雉乎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明堂南方之西室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釋文鼉大多反又徒丹反○呂氏春秋命上有是月也字命作令登作升鄭註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漁師周禮之𩵚人也高氏誘曰漁師掌漁官鼉皮可作鼓黿可為羹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孔氏曰此等事非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愚謂周禮登龜以秋豳詩言八月萑葦而月令皆言於季夏蓋此諸事以季夏始命而自是至秋皆可為之也川澤之物國家所常用呂氏為秦相此等皆據當時實事而著之於書非徒據舊典立說也呂氏春秋此節本有是月也三字此蓋錄月令者偶然脫之不得因此別立義例

命澤人納材葦釋文葦于鬼反○呂氏春秋命上有乃字澤作虞納作入

鄭氏曰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愚謂澤人澤虞也萑葦之屬澤之所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

稷之靈以爲民祈福釋文爲于僞反共音恭○呂氏春秋命作令共作供祠作祀鄭註今月令四爲田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不虛取也愚謂秋時草枯故於季夏令民艾芻名山大川五嶽四鎮四瀆也四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之神兆之各以其方者也以出於民力者供犧牲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祭祀以爲民祈福先民後已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釋文貸音二又他得反別彼列反○呂氏春秋貸作忒倉作蒼無作勿詐僞作僞詐等給作等級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孔氏曰婦官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愚謂染人亦男子爲之曰婦官者以其與婦功相成也黼黻文章謂染其絲而用之以繡者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必以法故者若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之類當用舊法故事不得參差變貸也黑黃倉赤染其絲以織帛或已成帛而染之者也質實也良善也必以質良若用茅蒐染絳用藍染青之類必用質實良善之物不得淆雜爲詐僞也上言法故下言質良亦互相備也給當作級祭服旗章貴賤皆有等級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釋文行下孟反○呂氏春秋有作或

鄭氏曰爲其未堅刃也愚謂入山行木謂巡行厲禁之內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呂氏春秋搖養氣作搖蕩於氣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作神農將巡功

高氏誘曰炎帝神農氏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愚謂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也搖養氣謂搖動長養之氣也毋發令而待孟秋當選士厲兵不可預於此時發令使民廢耕事以待上之期會也搖養氣言其逆天時妨神農之事言其害人事也神農主稼穡之官此時水潦盛昌百穀受甘雨以向成實神農將持稼穡之功若起徭役以搖養

氣妨農事則歲功無以成而饑凶之殃及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釋文溽音辱本或作溽音同薙他計反又直履反糞方問反疆其丈反○呂氏春秋美作化又此下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十四字○按註疏皆不解暑字疑本無此字後人據呂氏春秋增之耳

火陽根陰是月暑熱極故土蒸溼而溽潤而大雨應時而行也鄭氏曰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生而地美可稼也糞美互言耳土疆彊檗之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孔氏曰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蓄之以漬燒薙之草即草根

爛死是利以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沸沸如熱湯漬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殺田曰田麻田曰疇土潤溽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吳氏澄曰田疇謂耕熟而其田有彊界者土彊謂耕難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欬苦代反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故多風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孔氏曰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而逢秋氣肅殺故初鮮潔而墮落也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巳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大雨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

中央土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孔氏曰四時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分寄一十八日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季夏之末故在此陳之愚謂中央謂四時之中間也土雖寄王於四季之末然五行播於四時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火生土土生金土之次在火金之間故其氣偏王於季夏之末居四時之中央

其日戊己

高氏誘曰戊己土日也漢書律志曰豐楙於戊理紀於己鄭氏曰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愚謂戊己屬土故日之值戊己者皆屬於中央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爲土官愚謂黃帝在天土德之帝軒轅氏乘土德而王其號亦曰黃帝祭黃帝則配食焉后土在地土行之神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土正其官亦曰后土祭五土之神則以配食焉后君也土爲四行之君故曰后土鄭以后土爲犂

蓋據國語火正犂司地之說孔氏云句龍爲社神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不知五祀之后土即社也左傳蔡墨云句龍爲后土又云后土爲社正以明社稷之社即五官土正之后土非社之外又列土正之祀也○周禮每言祀五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蓋春迎氣於東郊而祀青帝夏迎氣於南郊而祀赤帝季夏迎氣於西南而祀黃帝秋迎氣於西郊而祀白帝冬迎氣於北郊而祀黑帝所謂祀五帝也月令於中央但曰其帝黃帝而不言迎氣豈秦自以爲水德土者水之所畏故遂闕其禮與

其蟲倮釋文倮力果反又乎瓦反

馬氏晞孟曰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尊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

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屬焉愚謂大戴禮曰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周禮大司徒原隰其動物宜羸物蓋凡物之無羽毛鱗介若鼃螾之屬皆倮蟲也而人則倮蟲之最靈者聖人又人之最靈者人秉中和之氣猶土之爲冲氣故倮蟲屬於中央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漢書律志曰宮君也居中央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律中黃鍾之宮

鄭氏曰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孔氏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是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案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謂蔡氏熊氏謂黃鍾之宮六月用以候氣其說固非而鄭氏孔氏又直以黃鍾之律爲黃鍾之宮亦非也黃鍾之律位於十二月豈容復應季夏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令伶倫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也月令爲呂氏之書則所謂黃鍾之宮必指此三寸九分之少宮無疑也史記云黃鍾八寸七當作十分一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二蓋十二律黃鍾最長應鍾最短自黃鍾八寸一分至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長短取用之數不過三寸九分而已此乃黃鍾中所含之少聲故謂之含少黃鍾之少宮在十二律之外而十二律長短取用之數皆含於此猶土於十二月無專位而於四行無不包也故黃鍾之宮以應中央土位也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愚謂四時皆言成數土獨言生數者以五居數之中與中央之位合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物之甘香者皆屬焉馬氏晞孟曰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爲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古者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霤愚謂季夏祀中霤者以其居室之中而配乎土也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是也祭先心者心屬火火者土之母也土兼載四行不以有所勝爲功故用其所由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釋文圜于權反閎音宏○呂氏春秋閎作揜

大廟大室明堂五室之中也以其尊於四隅之室故曰大室以其處乎四堂之中故曰大廟大室明堂十二室皆居之以聽朔季夏之末無聽朔之事蓋但於土始王之日居之以順時氣與大路制如殷輅而飾之以黃車馬衣服皆黃者順土色也稷五穀之長屬土牛土畜也圜則流轉不滯閎則翕受宏多器圜以閎象土之周布於四時而包載廣大也孔氏曰案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是五室皆二筵無大小也中央獨稱大者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大之然夏世室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餘室

禮記卷十六終　附貢生邑後學孫嘉言校槧

禮記卷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三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而鶉尾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秦時七月節日在翼二度也又案三統書七月節昏斗四度中旦畢八度中秦時七月節昏斗六度中旦畢十度中

其日庚辛

高氏誘曰庚辛金日也漢書律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鄭氏曰秋時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愚謂庚辛屬金故凡日之值庚辛者屬乎秋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釋文少詩召反蓐音辱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孔氏曰西方收斂元氣便少故西方之帝謂之少皞蓐收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愚謂少皞在天金德之帝金天氏乘金德而王其號亦曰少皞祭金帝則以配食爲蓐收在地金行之神該爲金正其官亦曰蓐收祭金神則以配食焉

其蟲毛

馬氏晞孟曰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愚謂毛蟲陸處而走得陰之少者也故屬秋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漢書律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書律志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蔡氏元定曰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其數九

九者金之成數也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辛腥金之臭味也凡物之辛腥者皆屬焉馬氏晞孟曰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値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愚謂門佩陰也且秋主內內從外始故秋祀門祭先肝者肝屬木秋金勝木用其所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呂氏春秋用始作始用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氏誘曰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孔氏曰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

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卽食故曰示有先也方氏慤曰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爲秋之正色故也愚謂陰氣盛而露重故色白寒蟬生於夏前此未鳴至是月感陰氣而鳴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釋文駱音洛

總章左个明堂西方之南室也萬物至西方而章明成熟故曰總章戎路兵車也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金穀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者外有廉隅而其中深邃象金氣之嚴肅而收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立秋七月之朔氣也迎秋者迎白帝少皞而祭之於西郊之兆而金天氏配食焉軍帥諸將也武人軍士之有勇力者賞之者將順秋氣而耀武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釋文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呂氏春秋順作巡

士謂其人選之則無不精兵謂其器厲之則無不利桀俊卽士之材勇者簡練簡擇之而以其器練習之也士既可用然後專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蓋戰者危事非有已試之效者不敢任而任之不專亦無以責其成功也詰謂問其罪誅謂討其人暴者暴於民慢者慢於上暴慢卽不義之人詰誅卽征之之事所征如此所

以明我之好義而惡不義以順服彼遠方之國也彭氏詠夫曰此亦因時氣而著此令非謂出師必用此時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

爲將順秋氣而斷刑也繕亦脩也法制傳之於古則脩而明之囹圄春之所省桎梏春之所去則繕之具之禁其姦以戒之於未然罪其邪以治之於已犯搏若周禮司隸搏盜賊之搏搏執謂搏擊而拘執之罪邪言愼懼其濫及於無辜搏執言務又戒其縱釋乎有罪也孟秋之政首言治兵而繼以明刑順天地肅殺之氣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釋文創初良反斷丁亂反○註疏以審斷決爲句蔡氏及高氏呂氏春秋註並以審斷爲句斷字徒管反決字下屬今從之）

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愚謂理治獄之官於周禮則士師鄉士遂士之屬也傷也創也折也斷也四者皆掠治罪人所致傷輕故瞻之而已創重於傷故察之折又重於創故視之斷又重於折故審之皆恐其以創重致死矜恤之意也端謂明於曲直之辨而無所枉平謂得乎輕重之宜而無所頗嚴者肅之反謂政令之寬縱也承上文而言所以戮有罪嚴斷刑者所以順天地之氣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於稷言穀以其爲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凡以此爾皇氏侃曰不云牲記文畧也愚謂嘗麻嘗稻在秋皆用犬嘗穀亦用犬與

命百官始收斂

鄭氏曰始收斂順秋氣也愚謂秋主收斂命百官始收斂者官之收斂以是月始也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釋文隄本又作堤丁兮反防本又作坊音房）

應氏鏞曰夏時脩利堤防無有壅塞秋時則完而謹之蓋夏潦不可隄也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爲民禦患一也愚謂季春脩利隄防當大雨時行之後不能無損壞故又脩之辰角見而雨畢是時雨猶未畢故云備水潦

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釋文坏步回反○呂氏春秋坏作坿）

鄭氏曰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釋文使色吏反○呂氏春秋無諸字以割地作割土地行大使二句作行重幣出大使又此下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句十字）

爲其逆收藏之氣也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有功而加賜者○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愚謂月令之法大抵順陰陽爲出內不必以古制繩之說已見孟夏章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釋文復扶又反還音環又音旋）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旱者雲雨以風除也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釋文瘧魚略反○鄭註今月令

瘧疾爲疾疫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爲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昬牽牛中旦觜觿中 釋文觜子斯反又子隨反觿戶圭反又戶規反○呂氏春秋觿作巂

角者東方蒼龍之第一宿而壽星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則漢時立秋後七日日在角初度秦時立秋後五日日在角初度也觜觿西方白虎之第六宿也案三統書八月節昬斗二十六度中旦井二度中則秦時立秋昬時牽牛二度中也漢時立秋旦時觜觿已西過十一度秦時立秋旦時當井四度中也秋分昬旦中星相去一百八十二度有餘八月節中星相去一百七十五度加晨昬分五刻約減十八度當相去一百五十七度自牽牛二度至井四度得一百五十五度若至觜初度止一百四十八度其誤必矣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贊陽秀物漢書律志曰南任也言陽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蔡氏元定曰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釋文盲亡庚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皆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曰丹鳥也者 今夏小正作八月孔云鄭所見本異

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疏云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未聞孰是 高氏誘曰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元鳥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元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方氏慤曰盲風又謂之閶闔風元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安世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鷃鶉鴿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愚謂羣鳥養羞之義未詳高氏方氏項氏之說未知孰是以夏小正之義推之方氏稍長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明堂之西堂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釋文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順物之成而養之也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養是也張子曰老人津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釋文量音亮下度量同○呂氏春秋恆作常

司服春官之屬也鄭氏曰文繡祭服也文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此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愚謂量卽大小長短之齊限也故謂制度及所用采色之成法也祭服重故言之詳餘服輕故言之略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釋文當丁浪反橈女教反又乃教反字林作撓非

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凌弱爲枉違彊爲橈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値其罪愚謂孟秋既命嚴斷刑矣是月又命申嚴之重民命也於百刑中又特言斬殺必當以大辟之刑尤宜慎也枉則失入橈則失出二者皆謂之不當人命至重用刑不當則反受其殃明有國法幽有天道無可逃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釋文行下孟反中竹仲反○呂氏春秋循作巡饗作享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

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愚謂大宰掌贊王牲事大祝掌接神故命之循行犧牲全具謂體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芻豢足則肥減則瘠肥者乃中爲牲也比合也必比類者若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必各比於其類也小謂羔犢大謂成牲長短若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也中度謂中大小長短之度也全具也肥也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皆得其當雖上帝至尊猶且饗之則餘神可知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釋文難乃多反○呂氏春秋難下有禦佐疾三字達作通

是月陰氣始達於地上故天子爲難以禦之不及於國人者以陰氣猶未盛也達謂道而行之也凡天地不正之氣凝滯則中乎人而爲害道而行之則其害消矣鄭氏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凡難皆有磔禳之祭此不言者文略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麻始熟也秋食犬故是月嘗麻九月嘗稻皆以犬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釋文窖古孝反○呂氏春秋窖作窌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高氏誘曰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窖所以盛穀也圓曰囷方曰倉愚謂築城郭謂舊時已爲都邑而未有城郭者則築之建都邑謂舊時未爲都邑者或當建則建之此皆以寒氣至而民將入也穿竇窖以藏穀於下脩囷倉以藏穀於上此

皆以禾稼熟而穀將藏也孟秋脩宮室補城郭而已此月則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脩之補之之功少築之建之之功多案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月令興土功以仲秋此亦秦制之異於古者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釋文趣七住反本又作趨又七綠反畜丑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爲禦冬之備也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人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禦冬也吳氏澄曰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蓄之愚謂孟秋命百官始收斂收其在官者也此言趣民收斂斂其在民者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呂氏春秋其有作其或

鄭氏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未登麥此時熟乃接續其乏絶黍稷百穀不言勸麥獨言勸是尤重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釋文坏音陪徐芳九反涸戶各反○呂氏春秋雷下有乃字坏作俯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曰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陰氣將至是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尙溫猶須出入十月寒甚乃閉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呂氏春秋同作一角作齊斗作升

高氏誘曰三十斤爲鈞吳氏澄曰鈞石五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釋文易以豉反○呂氏春秋納作入集作雜財下有物字

鄭氏曰易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孔氏曰關市既易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成愚謂重關市之稅者所以聚財也然而商旅去之則財用必匱輕關市之稅者所以散財也然而商旅趨之則財用自足是故國家足用之道在此不在彼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呂氏春秋舉大事作舉事大數作天數愼作乃此下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

鄭氏曰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愚謂此承上百事乃遂而言大數謂天道也天道運而爲四時時各有類陽宜溫陰宜肅陽宜發陰宜收斂也蓋財用既足則百事無患於不遂然恃其財用之足逆天時而妄舉大事又不可也故又因而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呂氏春秋有下有大字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釋文復扶又反○呂氏春秋無乃字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風災北風殺物先猶蚤也雷先收聲冬主閉藏也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者東方蒼龍之第四星而大火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氐共十五度則漢時寒露十二日日在房初度秦時寒露十日日在房初度也虛者北方元武之第四宿也案三統書九月節昏虛二度中旦張

㓜度中則秦時九月節昏虛四度中也漢時九月節旦
時柳星巳西過九度秦時九月節旦當張三度中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釋文射音亦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
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儀漢書律志曰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
之終而復始無厭巳也位於戌在九月蔡氏元定曰霜
降則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釋文蛤古答反鞠本又作菊九六反僇本或戮○呂氏春秋鴻作候乃作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高氏
誘曰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
之世謂之祭獸戮謂八月鴻鴈來始行而未至也是月
鴻鴈來賓始至中國也曰來賓者鴈以北爲鄉其在中
國也若來爲賓客然鞠治牆也祭獸戮禽殺獸以祭也
猶言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爾禽亦獸也其名通偁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明堂西方之北室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 呂氏春秋內作入
申嚴號令申孟秋收斂之令也百官之貴者謂卿大夫
賤者謂士也無不務內言其收斂皆當畢也秋主收冬
主藏官之收物始於孟秋畢於季秋於是始言藏冬將
至也會猶合也言會合於天地藏物之時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
敬必飭 釋文之收如字又守又反○呂氏春秋無乃字穀作種
鄭氏曰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藉所耕千畝
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祗敬必飭重粢盛之
委也孔氏曰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命冢宰藏帝藉
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敬而又敬無不飭正也愚
謂舉五穀之要於將藏之時核其多少之實數以制國
用也祗敬必飭言當蓋藏完密以避燥溼朽蠹之患也
此承上會天地之藏言蓋凡物皆藏而以五穀爲重五
穀皆藏而尤以神倉爲重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張氏虙曰將休老勞
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亦順
時之政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入室謂自廬舍而入居於都邑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釋文吹昌睡反○呂氏春秋無命樂正字
入學習吹入學教國子以吹而使習之也春爲陽陽主
動故習舞秋爲陰陰主靜故習吹周禮籥師掌教國子
吹籥孔氏曰周禮大胥秋頒學合聲卽此季秋習吹一
也
是月也大饗帝 句 嘗 句 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祀上帝於明堂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也二祭皆

於是月行之故有司以犧牲皆備告於天子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鄭氏以合諸侯制爲句百縣下屬吳氏澄云合諸侯一句制百縣一句今從之

諸侯畿外之諸侯百縣畿內鄉遂及三等采地之屬合諸侯制百縣皆謂合之而定其制也於諸侯言合於百縣言制互文也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也秦正建亥九月爲歲終故於此頒來歲之朔於內外而使受之諸侯百縣之稅於民者有輕重之法貢於天子者有遠近土地所宜之度於頒朔而并令受此法焉則取民者有制奉上者有準矣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所以令諸侯入貢凡以事天地祖宗而非有所私於已也諸侯之貢非但給郊廟之用特舉其重者言之爾張氏虙曰

遠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呂氏春秋班馬政作狡馬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孔氏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步卒之五兵則有弓矢而無夷矛愚謂五兵者弓矢也殳也矛也戈也戟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酋矛夷矛之皆爲矛猶唐大夾庾之皆爲弓也先鄭分而爲二非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左執弓右持矛後鄭以弓矢專屬於步卒亦非也仲夏因別羣而頒馬政養馬之政也此因田獵而頒馬政用馬之政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釋文騶側求反搢如字又音箭扑普卜反○呂氏春秋旌作旍旐下有輿字授作受面作嚮誓下有以字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旐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愚謂僕者大僕戎僕之屬也騶說文云御也左傳孟氏之御騶豐點韓非書使騶盡粟以食馬騶掌御又掌食馬葢周禮馭夫僕夫趣馬之屬也七騶皇氏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七騶案左傳晉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皇氏所謂總主之騶葢卽乘馬御與騶掌駕馬而僕監之曰咸駕者王出則五路皆從故命騶皆駕之而大僕以下各監其所御路之駕也析羽爲旌龜蛇爲旐周禮大司

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獨舉旌旐者畧言之也授車以級謂諸侯軍吏以下之車各以等級授之也左傳鄭伯授車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則卿大夫戎事之車皆官給之田獵亦然也整謂陳車徒之行列設謂設驅逆之車也屏以木爲之樹於和門之外以爲蔽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整設於屏外謂既教戰出於和門之外而陳車徒設佐車也司徒小司徒也周禮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扑所以罰犯令者搢搢於帶間也誓者誓以犯田法之罰若周禮註引漢田律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是也車徒皆

門而南面故司徒北面向屏而誓之四時之田皆旣教戰然後田獵而皆有誓焉周禮大司馬於大閱言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此教戰之誓也於蒐田言表貉誓民此田獵之誓也教戰之誓在未出和門之先田獵之誓在旣出和門之後此誓於屏外謂田獵之誓也教戰以象用師用師則君親誓師故郊特牲云君親誓社以其事重故也田獵之誓但戒其從禽之不如法者其事稍輕故唯司徒誓之而已○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建大常而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何也蓋王之車皆建大常若即戎則大常外別建大白田獵則大常外別建大麾也左傳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是諸侯戰時亦建龍旂王戰時亦建大常可知田獵亦然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則諸侯以下田獵皆別建綏但其大小不同耳大綏小綏旣殺則下之而大常與旂則不下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釋文挾子協反又音協○呂氏春秋厲飾作厲服厲飾挾作操獵作射鄭註今月令獵爲射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愚謂主祠掌祭祀之官四方四類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神兆之各以其方者也四方與社稷爲五行五土之神祭社稷者必及四方祭四方者亦必及社稷也周禮大司馬春田獻禽以祭社秋田致禽以祀方春言社秋言方互見之也○孔氏曰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秋冬之田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愚謂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蓋四時之田教戰皆韋弁服田獵皆冠弁服也熊氏謂四時田獵異服義無所出弁用皮冠用緇冠弁服者用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爲之者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慤曰爲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釋文墐所斬反趣音促又七住反○呂氏春秋內作穴

墐謂塗閉之是月殺氣益盛而陽氣在下故蟄蟲咸俯其首以隨在下之陽氣又塗閉其戶穴以辟地上之殺氣也乃者繼事之辭以趣獄刑繼蟄蟲墐戶言之者蓋蟄蟲墐戶因天地殺氣之盛以明此月可順時而行殺也斷刑之事始於孟秋申於仲秋至是則獄辭皆具而泰正建亥歲首不可以行刑故當刑者皆於此月趣決之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釋文當丁浪反供九用反養餘亮反○呂氏春秋當下有者字供作共

鄭氏曰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不宜欲所貪嗜若熊蹯之屬非常食也高氏誘曰供養之不宜謂所養無勳於國故收之愚謂二事皆言收則供養非謂王之所飮食當如高氏之說蓋有位而有常祿者謂之祿秩無常祿而官爲共給者謂之供養周禮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孟子言國君養賢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類皆供養也平時祿秩供養或有過從其厚者至此收斂之時乃嚴核其當否而收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釋文鼽音求嚏丁計

反○呂氏春秋噬作筮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釋文竟音境後同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
時地隆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釋文煖乃管反又許元反解古買反○今按解懈同○呂氏春秋作師旅必興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
象風行不休止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宿析木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十月節日在尾十度秦
時十月節日在尾十二度又三統書十月節昏危十四
度中旦翼初度中秦時十月節昏時危十六度中漢時
十月節旦時七星巳酉過十九度秦時十月節旦時當
翼五度中也
其日壬癸
高氏誘曰壬癸水日漢書律志曰懷任於壬陳揆於癸
鄭氏曰冬時閉藏萬物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愚謂
壬癸屬水故日之值壬癸者皆屬乎冬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釋文顓音專頊許玉反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愚謂顓頊在天水德之帝也高陽氏以水德王其號亦
曰顓頊祭水帝則以配食焉元冥在地水行之神脩及
熙爲水正其官亦曰元冥祭水神則以配食焉顓頊者
冬物閉藏其德專一而靜正也元冥者水之色元而幽

闇也
其蟲介
馬氏晞孟曰元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吳
氏澄曰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
之甲者皆屬水愚謂介蟲沈重而下伏得陰之極者也
故屬冬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
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漢書律志曰羽宇也
物聚藏宇覆之也
律中應鍾 釋文應應對之應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
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曰應鍾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漢書律志曰應鍾言陰氣應亡射
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蔡氏元定曰
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其數六
六者水之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釋文朽許九反本或作㱙
鄭氏曰鹹朽者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
若無爲朽馬氏晞孟曰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
則其氣爲朽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
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
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

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愚謂行謂宮內道路之神也冬祀之者以其爲往來之交也祭先腎者腎屬水冬氣靜而復其所故自用其藏也○白虎通淮南子蔡邕獨斷皆云冬祀井大元數亦云冬爲井夏盛德在火而祀竈冬盛德在水似乎祀井爲宜然詩云取羝以軷以興嗣歲聘禮出釋幣于行入釋幣于門則行爲五祀之一無疑○行神所主不同月令冬祀行聘禮釋幣于行此宮中之行神也聘禮記云出祖釋軷軷祭行神此國外之行神也行神皆主道路但所主不同耳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及道路之神其說非是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釋文蜃常忍反見賢遍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孔氏曰知大水爲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高氏誘曰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呂氏春秋作宏以弇鄭註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作袗字之誤也

元堂左个明堂北方之西室也鐵驪馬色黑如鐵者也車馬衣服皆以元及黑者順水色也黍水穀彘水畜也器閎以奄謂其中宏大其口揜小象冬氣之收斂而藏物於內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立冬十月之朔氣也迎冬者迎黑帝顓頊祭之於北郊之兆而高陽氏配食爲死事謂死國事者孤寡死事者之妻子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是也蓋行此賞以勵死敵者之氣亦所以順殺氣也孟春迎氣行賞後則命布德和令孟夏迎氣行賞後則命習合禮樂及贊桀俊之屬孟秋迎氣行賞後則命選士厲兵皆迎氣日發命以應時氣孟冬獨無所命者冬主閉藏不別發命者亦所以順時氣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釋文釁許靳反筴初格反○呂氏春秋作命大卜禱祠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鄭註今月令曰釁祠○按註疏審卦吉凶句是察阿黨句則罪下屬今當以卦字察字罪字爲句

大史當作大卜卜筮官之長也釁者攘磔之祭名龜筴所以卜筮於歲首釁之神之也龜所得曰兆筴所得曰卦有事而卜筮則占兆審卦以察所行之吉凶也阿謂

有所曲狥於上黨謂有所私附於下其或有阿黨而以吉爲凶以凶爲吉者必治其罪無得有掩蔽而不以實告也蓋因命釁龜筴而言此以預戒之鄭氏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愚謂四時之服不同而獨言裘者以其爲寒暑之大別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呂氏春秋無塞字

孔氏曰以易卦爻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降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

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下迸於地故云地氣下降易含萬物言非一端各取其義不相妨也愚謂命有司以此者欲使之順天地而行閉藏之令下文三節所言皆是也○閉塞成冬乃言天地之氣鄭氏以閉門戶塞窻牖言非是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釋文藏才浪反又如字行下孟反積子賜反聚才柱反又並如字仲冬同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類愚謂積聚謂禾稼之露積者斂謂納之於囷倉秋主斂故孟秋命百官始收斂冬主藏故孟冬命百官謹蓋藏民間之收斂視官爲稍晚故仲秋趣民收斂至此又命司徒循行而趣之爲其尚有未斂者也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釋文鍵其輦反又其偃反要一遙反塞先代反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呂氏春秋坏作坿疆作壃鄭註今月令疆或爲壃

鄭氏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橫梁也徯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高氏誘曰要塞所以固國關梁所以通塗塞絶徯徑爲其敗田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釋文塋音營壟力勇反○呂氏春秋塋作營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愚謂飭喪紀謂正飭喪事之條理墓域曰塋其封土而高者曰丘壟喪紀之衣裳有多寡棺椁有厚薄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厚薄皆所以爲貴賤之等級辨之審之皆以正飭喪紀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釋文當丁浪反○呂氏春秋無命字功有之功作工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孔

氏曰功有不當謂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也窮其情窮其詐僞之情愚謂季春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於其方作而戒之也此又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於其既成而察之也竭其力謂之功盡其心謂之致雖合度程戒淫巧而未能功致猶未得爲器之善也勒刻也器之功致與否一時未能遽辨必用之而後見故刻工名於物於其既用而考之則其誠僞莫能逃矣考工記輪人曰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築氏爲削曰敝盡而無惡所謂考其誠者如此

是月也大飲烝

烝冬祭宗廟也曰大者冬物可進者多也曰飲烝者猶獻酬於宗廟而曰飲酎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釋文臘力合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割下有牲字臘先祖作饗祠農下有夫字

鄭氏曰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愚謂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此所言皆臘祭也臘祭始於戰國史記秦惠王始臘韓非書山居谷汲者媵臘相遺以水左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其書亦作於戰國時耳勞農既祭而令民飲酒相慰勞也周制營室中而土功始秦以仲秋與土功故是月民已休息也○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但言樂之感

於神祇其遲速不同大約如是非謂諸神皆一祭中所有也鄭氏誤謂一祭有此諸神求其說而不得唯蜡祭有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說遂指爲蜡祭月令孟冬祈天宗祠公社此秦時所禱之祭鄭氏又以其合於大司樂徧致神示之說亦指爲蜡祭展轉相證浸淫蔓衍唐宋議禮率用其說於是所謂蜡也者自日月星辰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之示羽毛鱗介之細莫不徧及矣夫蜡祭之曰合聚萬物者謂禽獸百種之屬無所不祭初不謂徧祭天地間之神示也祭祀之禮祭尊可以及卑祭卑不可以及尊蜡祭八神而猫虎之微與焉乃因而祭及日月星辰社稷四望於尊者既非專誠之義於卑者復有厭降之嫌求諸禮意不亦遠乎且蜡祭用豳章而天神用實柴槱燎社稷四望用血祭蜡祭之樂土鼓葦籥而天神舞雲門地示舞咸池四望舞大磬乃禮之必不可得而合者月令有臘而無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無臘周制也月令歷言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而無一語及八蜡之神郊特牲歷言八蜡之神而無一語及天宗公社等之祭二記所言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豈容牽合而指爲一祭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呂氏春秋率作帥習作肄

此卽周禮冬大閱之禮也春治兵夏茇舍秋振旅冬大閱皆所以習武事也而唯冬之大閱爲盛左傳所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角力角擊刺之技勇習射御以講車乘之武角力以講步卒之武○鄭氏謂此爲仲冬大閱習之果爾則仲冬何以反不言大閱周禮大雩在孟夏而月令在仲夏周禮田獵及時祭皆以仲月而月令

酎以孟夏嘗以季秋烝以孟冬教田獵以季秋講武以孟冬此自秦制不同者不可以周制求其必合至其他周禮之不著於月令者甚多或本無此禮或記文疏畧要無庸以意說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愚謂水虞澤虞漁師獻人也水泉池澤之賦若周禮獻人之獻征掌葛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之類是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象蟄蟲動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釋文辟必亦反又必狄反

斗宿星紀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大雪日在斗十二度秦時大雪當在斗十四度又三統書大雪昏壁五度中旦角三度中秦時大雪昏辟七度中漢時大雪旦軫星已西過四度秦時大雪旦角五度中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蔡氏元定曰冬至則黃鍾九寸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釋文曷本亦作鶡同戶割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高氏誘曰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大廟明堂之北堂也

飭死事呂氏春秋無此句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令戰有必死之志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呂氏春秋無愼字蓋下有藏字以固而閉下有發蓋藏起大衆字沮作且必作多

鄭氏曰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愚謂以固而閉謂上文所言皆所以固陰氣之閉藏也此句下當有發蓋藏起大衆二句沮當作且房所以藏物者是時陽氣潛藏地下若房舍然若發蓋藏起大衆則地下之陽發洩於上是發天地之房也蟄蟲隨陽氣以生陽氣洩故死陰氣用事而陽氣出而干之二氣乖沴故中乎人而爲疾疫又隨之以死喪也暢達也時當閉藏而暢達之故命之曰暢月言其逆天時也○孔氏曰愼無發蓋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也愚謂孔謂此非一月之事是也然此所命下及季冬而非上包孟冬孟冬謹蓋藏欲其謹於方藏也此云毋發蓋戒其發於已藏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釋文重直龍反省所景反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馬氏睎孟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愚謂此門閭謂宮中之門閭也巷門曰閭宮中有永巷故有閭○郝氏敬曰周禮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內宰宮政之職移而屬之奄矣此秦作法之獘

趙高所以專制也愚謂郝氏之說固善然奄尹之名或
因其所領者乃奄官若周禮內宰之下有內小臣寺人
之屬而其爲尹者未必奄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釋文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秫音述麴邱六反蘖魚列反湛子廉反熾尺志反火齊才計反監古銜反貸音二又他得反○呂氏春秋熾作饎饎熾作熾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秫稻
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孰之調也物猶
事也差貸謂失誤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
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孔氏曰周禮酒正引
此大酋爲酒正此注大酋爲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
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

此月漬米麴至春而成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吳氏澄
曰黍稷稻粱之黏者皆曰秫此稻既別出則秫乃黍稷
粱之總名愚謂麴蘖者所以爲酒也秫稻者所以爲麴
蘖也齊謂齊同成熟無秕稗之雜也時者麴之蒸鬱必
伺其溫涼之時而調適之則生衣多而力厚也湛必絜
者謂盛水之盆盎欲其滌濯之淨也熾必絜者謂所用
炊之柴薪也如以勞薪炊飯則味變是熾之不絜其害
於酒可知以水泉漬秫稻及以和麴必欲其香香謂甘
洌也陶器甑甗尊罍之屬良謂不髺墾薜暴也器不良
以之炊及盛酒則能敗味火齊謂火之齊候炊米和酒
其生熟必得中也六者一有失焉則謂之差貸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呂氏春秋子下有乃字源作原鄭註今月令淵爲深
大川江淮河漢之屬名源大川所發源岷山桐柏之屬
淵深也深澤雲夢大野之屬四海水之所歸也大川名
源水之流者淵澤井泉水之聚者鄭氏曰順其德盛之
時祭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詰釋文畜許六反○呂氏春秋馬牛作牛馬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禁所以警懼其
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愚謂畜獸羊豕之屬也官之收物始於孟秋藏物始於
孟冬仲秋趣民收斂孟冬命司徒循行積聚毋有不斂
則民間之收物始於仲秋而畢於孟冬至仲冬乃藏物
之候也今其積聚非唯不藏而且未收則其怠惰勿率
甚矣故又下此令非徒警懼其主使之急於收斂且與

其積聚耗敗於外牛馬凍露而死不如使他人得取之
以爲用亦貨惡其棄於地之意也然民之收斂趣之再
三而藏僅於是言之葢藏易於收既收未有不藏者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
侵奪者罪之不赦釋文道音導○呂氏春秋蔬作疏
高氏誘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草實曰蔬食鄭氏曰大
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愚謂是時禾稼畢納故命之
以餘力取蔬食獵禽獸教道之者指示其所在也易曰
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既教道以遂其求又禁侵奪以
止其爭所以爲民計者周矣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愚
謂日短至謂短之至極以昏明之限言則晝四十刻夜

六十刻以日出入之度言則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也今法冬至晝三十六刻十分夜五十九刻五分蕩動也諸生蕩者陽復於下而萌物之生氣初動也仲夏曰死生分懼陰之長也仲冬曰諸生蕩喜陽之復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釋文去起呂反耆市志反○呂氏春秋掩作弇

此謂冬至之日也齊戒以安其性處必掩身身欲寧以安其形去聲色以禁其耆慾事欲靜即仲夏之靜事無刑也此所言皆與仲夏同而稍畧以彼文可互見也蓋敬愼安靜以養微陽之初起陽長則陰自將退聽而陰陽之爭者定矣○鄭氏曰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朱子說已見仲夏章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釋文芸音云荔力計反○呂氏春秋結作紆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高氏誘曰荔馬荔挺生出也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陽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愚謂季冬水澤腹堅而此云水泉動者謂隨陽氣而動於下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愚謂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此月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呂氏春秋此作所

吳氏澄曰闕廷舂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堤塡以塞其罅隙愚謂仲春曰省囹圄孟秋曰繕囹圄此又曰築囹圄者蓋孟秋之繕特因其本有脩治之而其所省者如故也至此收藏嚴肅之時又增築之此月之所築即至仲春而省之者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釋文氛芳云反○呂氏春秋氛作氣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霜露之氣散相亂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釋文雨于付反汁音執瓠戶故反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雨汁者水雪雜下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釋文疥音介○呂氏春秋疥作疾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蝗蟲爲敗當蟄者出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也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婺女者北方元武之第三宿而元枵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小寒日在婺女八度秦時小寒日當在婺女十度婁者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者東方蒼龍之第三宿案三統書小寒昏婁十一度中旦氐十二度中秦時小寒昏時婁星已西過一度當胃初度中旦時氐十四度中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漢書律志曰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蔡氏元定曰大雪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十二律之相生自蕤賓以下鄭氏與班固漢志不同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者鄭氏之說也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者班固之說也西山蔡氏云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林鍾南呂應鍾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中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是蔡氏以班固所言者大呂夾鍾中呂之本用之以調聲者也鄭氏所言者就大呂夾鍾中呂之本而倍之以爲候氣之用者也然十二月候氣皆用本律何以此三律乃用倍聲且如班固蕤賓下生至蕤

賓清宮不可又下生却當上生大呂故沈存中疑其時上時下非自然之數蓋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律呂皆下生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律呂皆上生鄭氏所言大呂夾鍾中呂以蕤賓三律上生而得之者乃其本律而班固所言大呂夾鍾中呂三律以蕤賓三律下生而得之者特其半律耳

其數大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釋文鄉音向雊古豆反乳如住反○呂氏春秋雉雊雞乳作乳雉雊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高氏誘曰鵲陽鳥順陽而動始爲巢也乳卵也愚謂鴈北鄉者始鄉之而尚未北也至正月候鴈北始北歸矣是月雷應陽氣始發聲於地中雉聞之而雊漢書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是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右个明堂北方之東室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釋文難乃多反

鄭氏曰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愚謂是月陰寒至盛故命大難仲秋之難唯天子行之季春之難雖及於國人而不若是月之驅除爲尤徧也旁磔磔牲於國門之旁即季春之九門磔攘也出土牛者牛爲土畜又以土作之土能勝水故於旁磔之時出之於九門之外以禳除陰氣也十二物相屬其說未知其始月令季冬出土牛或秦時已有此說與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愚謂厲疾言其搏鳥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呂氏春秋畢下有行字天下有地字

此於歲終總祭諸神承孟冬之所未祭者而畢之亦秦禮也帝之大臣謂先帝之大臣即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也山川先於帝之大臣者山川中有嶽瀆尊也天地之神祇最在後者孟冬已祭天宗及公社此所祭天神乃風師雨師司中司命之屬地祇乃邱陵墳衍之屬卑於帝之大臣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魚美於始漁而天子親往爲將薦寢廟重其事也國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罦魚鼈以為夏槁蓋自此月始漁以至於季春皆取魚之時也季春所薦唯鮪此言嘗魚明非一種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釋文腹本又作復又方服反○呂氏春秋腹作復鄭註今月令無堅）

水流水也澤聚水也腹謂水之深處言其在水之中若人之腹然水之冰由上以漸及於下至是月而水澤之腹皆凝結而堅固故可取而藏之也入謂入於凌室以入猶事入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釋文種章勇反○呂氏春秋令下有司字）

鄭氏曰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愚謂令告民令田官告之也五種五穀之種出謂出於倉窖而簡擇之耦耕者耕必以二人為耦也正月農事將起故於歲終預飭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釋文吹昌睡反）

季秋習吹至此則合而作之以觀國子學吹之成也此亦當天子親往不言者以已於季春見之也言而罷者以一歲學樂之事於是而終也○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愚謂如鄭氏之說則合吹為燕飲而舉必不當舍燕飲而但言合吹也飲酎用禮樂必不可但言用禮樂也大雩用盛樂必不可但言用盛樂也使飲酎但言用禮樂大雩但言用盛樂則人亦安知其所用為何事乎必無是立文之法也王居明堂禮所言古或有是禮若以月令合吹當之則必不然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釋文共音恭下文共皆同燎力召反○鄭註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愚謂薪以給烹飪燎以助明若庭燎及田燭之類是也薪燎所共非一獨曰郊廟及百祀舉其重者言之爾合秩芻以夏草至夏而長也收薪柴以冬薪至冬而乾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釋文幾音祈又音機）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汝也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

曰去年季冬日次於元枵至此月復次元枵故曰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日月會於元枵至此復會於元枵故曰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其故處故曰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而汝也言在上專一農民之事毋得興起造作有所役使也蓋此脩月令者為國家戒約之辭月令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愚謂星回於天謂今年正月節昏參中至明年正月節復參中也經星每日一周天實不待終歲而回但其東西伏見昏旦之中皆隨日之所行而異日行一歲始周故星之中於昏旦伏見於東西亦必盡一歲乃回復於舊處也小民終歲勤動至春農事又起

唯歲晚務閒之時少可休息若又使之則力不堪矣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呂氏春秋無公字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授民事至正月始和布焉所謂待來歲之宜也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常典時令隨時之政令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度所宜而行來歲所宜謂時令也論時令必先飭國典者時之所宜雖不同要無不出於國典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孔氏曰言諸侯則同姓異姓皆然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氏曰不言士省文愚謂宰疏以爲小宰周禮小宰職掌祭祀賓客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是也上所賦者幾外之國此所賦者畿內之地天地社稷宗廟尊故所賦者廣山林名川卑故所賦者狹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呂氏春秋此下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十二字
此復總上三節而結言之上言諸侯卿大夫此獨言民者邦國采地之賦皆由民出也犧牲非國家之所乏而必以出於民力者奉祭祀甚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且以明所爲祭祀者凡爲民祈福而非私其禱於已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介蟲爲妖者丑爲鼈蟹也蔡云陰陽式法丑爲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釋文夭烏老反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者衆害莫

大於此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禮記卷十七終

貢生樂清鄭集賢校栞

禮記卷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曾子問第七之一 別錄屬喪服

此篇多記吉凶冠昏所遭之變內子游問者一條子夏問者一條餘則皆曾子問而夫子答之者也亦有不言曾子問直曰孔子曰者或記者文畧或孔子自爲曾子言之不待其問也蓋先王所著之爲禮者其常也然事變不一多有出於意度之外而爲禮制所未及備者曾子預揣以爲問夫子隨事而爲之處蓋本義以起夫禮由經以達之權皆精義窮理之實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

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釋文大音泰下文大祝大宰大宗大廟皆同祝之六反裨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祝聲之六反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及三者三皆放此

此言世子生告殯之禮也攝主謂攝爲喪主者蓋世子雖未生而喪不可以無主故以庶子或兄弟之子暫主喪事左傳季桓子疾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康子請退所謂攝主者謂若康子者也朝夕哭之位攝主在阼階東西面卿大夫在其南今以告殯故在西階南北面以殯在西階上也裨猶副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爲裨冕此兼明天子諸侯之禮天子之大祝下大夫服希冕其裨冕則元冕也大祝接神故吉服又以在喪故不用其上服而服其次也顧命王麻冕黼裳大保麻冕彤裳裳者三章之絺冕裳黼黻者也彤裳者一章之元冕元衣纁裳者也以此知在喪而假冕服者皆視其常服有所降明矣帛制幣也十端爲束告於堂下則大遠升堂又迫近殯所故升階盡等而不升堂遠近之節也命毋哭者告神宜靜也聲三謂發聲告神者三欲其聽之也某夫人之氏也殯無几筵此特設几以奠幣蓋橫設於殯東與尋常設几之法異也哭降者大祝既告則哭而且降而北面於大夫之列也衆主人君大功以上之親也亦從攝主北面於西階下前不言者文畧也房中婦人也朝夕哭之位男子在阼階下西面婦人在阼階上西面今告殯男子在西階下北面故婦人在西房中南面皆爲欲嚮殯故也不踊者此告殯耳異於朝夕哭及受弔也反位反朝夕哭之位也告

殯在朝哭之後既告反位而後朝奠鄭氏曰聲三噫歆警神也孔疏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歆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曰歆警神也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孔氏曰周禮小宰職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幣小宰所主也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階間也○鄭氏以攝主爲上卿代君聽國政者果爾則百官總已以聽於三年者也何以下見殯不言攝主乎又鄭氏謂筵几以明繼體不知明繼體何所取於几筵且記但言几不言筵也雜記諸侯致含襚有葦席既葬蒲席有筵而無几此奠於殯東几上有几而無筵蓋皆特設之以受幣物故不備几筵與設坐位之法異無他義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釋文少升召反奉方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下同見賢遍反下見伯父廟見旅見同

此言見殯之禮也如初位者如告殯時西階南之位也不言攝主者見子則子爲喪主而攝主退矣大宰主贊王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故子見皆從天子之卿六命服毳冕其裨冕則希冕也二卿裨冕猶大祝裨冕之義也少師主養子者蓋以師氏之上士爲之左傳所謂卜士負之者也初生未能服衰故用衰奉之特牲少牢吉

祭祝先主人從士虞禮凶祭主人先祝從此在喪中乃祝先子從者以告神故依吉祭之禮也入門哭者止者子乃喪主初入門未哭故衆主人止哭以待之也升自西階者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也殯前北面者殯南首子不可正立於其南而當死者之首當在殯之東稍南而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詔辭自右祝在子之右而稍後直殯之東南也祝亦北面子某者稱其名也禮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名之此見殯稱名則名子在見殯之先矣疏謂大宰即位立名然後告殯是也子拜稽顙哭者奉子者代爲之也初告子生不踊此皆踊者子初見殯故踊子踊則衆主人以下皆從而踊矣三者三者踊以三度爲一節如是者凡三也降東反位者降自西階而反阼階東之位也此言東反位於衆主人卿大夫士之下則人君朝夕哭之位卿大夫士皆同面與士喪禮異矣皆袒者子及衆主人卿大夫皆袒也子又踊者象小斂後主人初即阼階下之位而踊也子踊則衆主人卿大夫及婦人皆踊不言衆主人卿大夫踊者文畧也見子時婦人在西房反位時在阼階上西面皆與男子拾踊故言房中亦踊欲見婦人在房中及反位皆踊也襲而衰杖者成子禮也奠謂朝奠出者出反於喪次也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不言宗廟社稷者亦文畧也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畧也孔氏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故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堂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釋文禰本又作祢乃禮反

孔氏曰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同廟主之稱故曰禰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尙裨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執帛者凡告必制幣從可知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前不云宗廟社稷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王肅云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名之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愚謂前告殯卿大夫士皆在者以朝哭故也既葬不復朝夕哭故唯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蓋大宰攝政宗伯主宗廟之禮故也不言攝主者子生則退矣三月乃名於禰者三月乃見於禰而名之也喪必有主主幼則使人抱之未葬殯

宮有朝夕哭奠拜賓之事故三日卽見旣見而後攝主可退旣葬則朝夕哭皆在廬而殯宮無所事焉故子生則攝主可以告退而見子亦可以待三月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釋文朝直遙反下同牲依註音制○今按牲如字

祖大祖也祖與禰皆設奠以告之或言告或言奠互見之也冕而出視朝者諸侯朝天子服裨冕今於將出時先服之以視朝所以預敬其事也命祝史告宗廟謂君所不親告者也告山川就國外之兆而告之也五官五大夫主國事者道祭行道之神於國城之外也其禮以菩芻棘柏爲神主封土爲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

旣祭以車轢之而去喻行道時無險難也周禮犬人伏瘞亦如之鄭謂伏爲軷祭則天子軷祭用犬諸侯降於天子軷祭蓋以狗與告者五日而徧者容日告一廟也前行五日君親告禰廟其祖及曾祖高祖使祝史以次告之至五日君親告大廟遂奉遷主以行上以尊卑之次故先言告于祖其實告祖最在後也若告山川則分四方以四日告之至五日告社稷而遂奉社主以行也過是非禮者蓋過五日則其所告者不相繼續於先告者嫌於瀆其命於後告者嫌於怠其禮故爲非禮告出告反並用牲幣但告反所用之牲重於告出以聘禮出釋幣反釋奠推之可知也天子巡守歸假于祖禰用特牛則其出當用特羊諸侯或歸用特羊出用特豕與孔氏曰大夫衆多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留國總主衆事旣命五大夫亦命卿可知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于禰謂親告之不言祖者使祝史告之也朝服諸侯之朝服元冠緇衣素裳冕弁皆以冠名服而朝服與元端同冠故因以其所用以爲服名凡經典言朝服皆謂此服也諸侯相朝亦冕服此將出視朝不冕服祖廟不親告山川僅告於所過皆所以貶於朝天子之禮也反則祖禰皆親告者告反之禮重於告出也○朝聘之服不同朝以冕聘以弁諸侯朝天子裨冕其自相朝亦然熊氏謂諸侯相聘皮弁服相朝亦皮弁服非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釋文殯音賓出註

鄭氏曰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孔氏曰竝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供養故令重者居先自從也從啟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時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啟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更設新奠仍有舊奠存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啟父

殯功節賓出遂營脩葬父之事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愚謂不奠謂不爲未葬者設朝夕奠也凡朝奠至夕則徹之夕奠至朝則徹之今於輕喪既啟之朝不復徹重喪之夕奠而設朝奠也蓋既啟則哀有所偏隆葬近則事有所偏急故於重喪之奠有所不暇及也次謂居喪次舍之處廬堊室之所在也葬時柩至此則哭踊以致其哀今行葬不哀次者喪次乃爲父母之所同而父喪尚在殯故不敢爲母喪致哀於此也奠謂設重喪之夕奠也虞以安神故亦先重而後輕○孔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非也此云行葬不哀次則非並有喪者其葬母固當哀次矣婦人迎送不出門可謂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乎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此謂無子孫及有子孫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曰老而傳愚謂宗子主宗廟之祭祭必夫婦親之故不可以無主婦大宗小宗皆然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釋文冠古亂反下同

鄭氏曰冠者賓與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愚謂此篇所言冠者與士冠禮異士冠禮言冠者謂加冠之人也此篇言冠者謂爲人加冠之人也冠禮有醴子醴賓醴賓在醴子之後既不醴子則不醴賓可知饌陳也所陳醴子之具士冠禮甒醴勺觶角柶脯醢之屬在房中者是也不醴子故徹之埽者爲異事改新之也即位而哭謂喪遠者也若近則往哭之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愚謂未及期日謂既筮日而未及所筮之日也因喪服而冠者於成服之日就喪次以喪冠而冠也蓋亦當有賓及贊者既冠字之一加而已而無餘禮也冠爲重禮乃因喪服行之其畧如此者何也蓋吉禮重於嘉禮以嘉禮所以接神而吉禮乃所以事神也凶禮又重於吉禮以吉禮爲事之常而凶禮乃事之變也冠禮雖重視喪禮則爲輕矣童子於喪服不能備今既有冠日乃以不能備嘉禮之

故而不得以成人之服居喪則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故因喪冠者非輕冠禮乃所以重喪禮也雜記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乃謂備嘉禮而冠者與此因喪服而冠者異也○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而此言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則未有期日者固不必因喪而冠矣蓋父母之喪已及冠年則必因喪而冠以不欲以未成人之禮服其親也若齊衰以下則有當室有不當室不當室者已筮日則因喪而冠此記所言是也若未筮日則大功者待喪末以吉禮冠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是也齊衰者待除喪以吉禮冠雜記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下殤之小功本齊衰之親也當室者齊衰大功之喪已及冠年則冠故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明齊衰大

功因喪而冠可知小功以下則待喪末以吉禮冠雜記小功之末可以冠是也蓋因喪而冠者所以重喪服而服之輕重恩之隆殺不同故冠之緩急亦異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釋文醮子妙反）

鄭氏曰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愚謂大夫謂天子之大夫也諸侯大夫未冠嗣位初見天子天子假大廟而命之賜以冕弁禮本於尊者所成故歸遂不復行冠禮也大夫五十而後爵此未冠嗣位得賜冕弁服於大廟謂有功得世國若周召劉單之屬者也設奠者告於祖廟也服賜服言服所賜之服而告廟明不爲冠禮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冠禮有醴與醮醴用醴三加之後總

一醴之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醴質而醮文醴重而醮輕諸侯冠禮用鬱鬯之祼左傳君冠必以祼將之禮行之是也此云有冠醮無冠醴據大夫言之也大夫冠禮當用醴今以不復行冠禮故但使人酌酒醮已而不用醴若諸侯則亦但使人酌酒醮已而不爲鬱鬯之祼也受賜服者如此則因喪而冠者其不復行冠禮可知矣○孔疏以醴與醮爲適子庶子之分非是說見郊特牲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鄭氏曰饗謂禮之愚謂祭於禰者冠於禰廟既冠而行告祭也埽地亦爲新其事也饗冠者謂醴賓也士冠禮醴賓以一獻之禮贊者皆與是也伯父叔父尊故先見之而后饗冠者父在而冠則於其父饗冠者之時而見伯父叔父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三年之喪至期而祭謂之小祥小祥練冠練衣練祭謂練冠以祭也特牲禮三獻以後主人獻賓及衆賓訖洗觶酬賓奠于薦北賓取觶奠于薦南至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賓乃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觶酬賓交錯以辯謂之旅酬今小祥之祭長兄弟爲加爵則禮畢賓不復取所奠觶行旅酬之禮也昭公練而旅酬不肖者之不及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賢者之過也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釋文與音預下至說衰與奠皆同爲于僞反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

饋奠謂執喪奠之事也曾子所問者謂已有大功之服而與於他人之喪奠故曰與於饋奠孔子所言謂有服而爲所服者奠故直曰奠天子諸侯之喪爲君服者皆斬衰也大夫之臣爲大夫亦斬衰不奠者避天子諸侯之禮也朋友謂僚屬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不取齊衰者又避大夫之禮也不足則反之者謂殷奠時需人多取於大功以下猶不足則使執事者往而復反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先者

反之凡喪禮主人皆不親奠吳氏澄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齊服重必不可執事於人大功稍輕或可與人殯奠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爲所服者奠而不可爲他人奠矣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祭謂虞祔練祥也曾子問已有喪服可與於他人之喪祭而孔子復言可爲所爲服者之喪祭以答之也天子之喪兼不斬衰者諸侯則有之若寄公國賓是也不斬衰者不與祭以羣臣多足以執事也孔子於喪奠直言奠於喪祭言與祭者蓋喪奠主人不親而他人執其事

喪祭主人親之他人特與之而已也大夫臣少故斬衰以外又取齊衰者士亦齊衰者與祭若齊喪者不足又取兄弟大功以下也吳氏澄曰曾子疑小功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之喪祭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但得爲所服者祭而不得與他人喪祭矣○鄭註謂祭爲虞卒哭孔疏云知非練祥者士練祭時大功服已除天子諸侯之祭則得兼練祥其說非也大功以下但據其本服言之初不嫌已除服而與於喪祭也若大夫士之練祥必服未除者乃得與祭則得與於祭者甚寡必不足以執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喪服謂緦也與於祭謂與於相識之吉祭也上文曾子兩問而孔子不喻故此特言相識以明所問者非謂其所爲服者也吉凶不相干已有緦服不得自祭宗廟況他人之祭乎吳氏澄曰曾子疑緦麻更輕於小功或得與所識者吉祭而孔子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論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而漸輕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熊氏以祭爲虞祔謂身有同宮緦服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其說亦非也雜記如三年之喪既頴其練祥皆行言練祥而不言虞祔蓋虞以安神祔以適祖其祭皆不可以久稽雖值三年之喪亦不過既殯而祭耳況其輕焉者乎又曰將祭同宮臣妾死葬而后祭亦謂練祥之祭非虞祔也雖大夫士亦必不以同宮臣妾之未葬輟其父母

之虞祔況天子諸侯乎若謂身有緦服不得爲練祥之祭雖若可通然此唯同宮緦爲然若以喻身有緦服不得與於他人之祭則義不相當故此節所言之祭皆當爲吉祭無疑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釋文說湯活反相息亮反

鄭氏曰說衰與奠非禮者執事於人之神以其忘哀疾也孔氏曰曾子不問吉祭而問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愚謂廢喪服謂新除父母之喪也新除喪不可與他人饋奠者以已尚未吉祭故不可執事於人之鬼神也擯相猶可以其非所以接神故也吳氏澄曰可者畧許而非深許

之辭則不若弁擯相不爲之爲得也詳酌人情禮意緦功之喪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已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釋文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

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愚謂壻不親弔者以未成昏姻親弔則難爲辭也致命者前已卜日以告於女家女家許之今既未得取故致還其命也兄弟者昏姻之稱也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壻爲外舅小功舅報服緦故曰兄弟弗敢嫁者不敢遽嫁女與之也免喪壻猶弗取者餘哀未忘不欲汲汲於昏也而后嫁之者蓋女之家擇日以告於壻而不俟其親迎也士昏禮有若不親迎之禮蓋謂此也蓋壻弗取者所以盡人子之心女之父母嫁之者所以赴嘉會之期也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後不忍遽從吉也而后嫁之所謂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釋文迎魚敬反下同）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反奔喪服期孔氏曰改服改嫁時之服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衣裳相連前後深邃縞白絹總束髮者女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也愚謂深衣皆不言布此特言布者蓋婦人之服皆深衣之制也元綃衣以上則用帛矣故特言布以別之斬衰總六寸齊衰總八寸婦爲舅姑期則縞總八寸也昏禮舅姑承子以授壻而夫婦之義自此始故在塗而反爲其父母降服期○郭子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

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矣○葉味道問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朱子曰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釋文過古卧反）

鄭氏曰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祭過時不祭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男謂

壻也不入大門改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卽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爲重昏禮是生人相燕飲故爲輕重者尙廢輕者廢可知也愚謂齊衰大功之喪者於男爲齊衰則於女爲大功也於男爲大功則於女爲小功也此聞喪不爲昏禮則昏禮非重於齊衰大功不卽改服者所以降於父母舅姑之喪也齊衰大功之喪有同門不同門而奔喪皆必至喪所男改服於門外者改服於所奔者之大門外也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女改服於門內者改服於所奔者闈門之內也既改服乃入至喪所與在家者皆卽位而哭也嘉禮輕於吉禮祭過時不祭則昏禮可知故曰又何反於初然則婦可以不見舅姑乎曰齊衰大功之喪婦與舅姑皆卽位而哭是見也喪事重則於嘉事不得不略也○熊氏安生曰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孔氏曰不問小功者小功輕待昏禮畢乃哭耳愚謂熊氏言行昏禮者謂行同牢合巹之禮然後改服卽位而哭其次日見舅姑盥饋饗婦之禮則不復舉也若小功在塗聞喪者其禮蓋亦如此與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釋文離力智反

不息燭謂不能寢也嗣親則親有代謝之義人子之所不忍言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者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沒則三月而見於廟奠菜於舅姑其祝辭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也擇日而祭於禰謂擇吉日而奠菜也婦見於舅姑乃成爲婦賈氏公彥曰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也愚謂賈氏謂姑沒有繼姑當見繼姑固也然於沒者不見於人情亦恐未安且如夫爲前姑所生尤不可但見繼姑而已也婦人之先夫而死者雖無廟而祭之於寢則婦就寢而奠菜與○孔氏謂庶婦不廟見非也士昏禮於奠菜祭行之後別言庶婦之禮云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其異於適婦者止此則其餘禮皆如適婦矣蓋供養主於適婦故庶婦不盥饋若廟見所以代質明之見與盥饋殊義庶婦於舅姑存者未嘗無質明之見特醮而不醴耳舅姑沒亦必廟見可知至三月祭行則適婦爲祭主而庶婦不過列於內賓宗婦之班此則與適婦盥饋庶婦不盥饋同義若廟見自與祭禮不同未可以庶婦不得主祭疑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釋文菲一本作扉扶畏反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孔氏曰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壻爲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及居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不杖不菲不次唯服齊衰而已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愚謂壻不杖不菲不次爲未成婦殺其禮也歸葬於女氏之黨亦不祔於皇姑之

意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既葬而除以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所以既葬而除者以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釋文與音餘下禮與同）

尊無二上者言所祭雖衆而所尊者則一而已嘗禘合食羣主而所尊者唯太祖郊祭及日月三望而所尊者唯上帝社祭及四方而所尊者唯后土也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釋文亟徐起吏反）

鄭氏曰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孔氏曰亟數也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孔氏曰二主行來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但見當時失禮故云自康子之過愚謂諸侯於鄰國之臣尊卑既異情分又疎其弔其喪者乃因其君而及之故其君爲主拜賓唯其情之稱而已

喪禮拜賓者唯主喪一人今哀公既拜康子又拜是有二孤也哀公乃桓子之君而曰孤者以喪禮主人拜賓今哀公拜賓是有爲喪主之義二孤猶曰二主云爾案春秋哀公三年秋季桓子卒時衛君爲出公而非靈公又無適魯之事此記所言疑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釋文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鄭氏曰齊車金路皇氏侃曰遷廟主謂新遷之主愚謂遷廟主多莫適載焉宜奉其近者而載之故知爲新遷廟之主也金路王乘之以朝覲會同鄭氏齊僕註云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故金路曰齊車載遷主必以金路者巡守卽會同也會同乘金路故載遷主亦以金路象其生時之所乘也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謂於七廟中取一主以行非謂並載七廟之主也後世不知載遷廟主之禮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又以廟不可無主故又別作一主以行此僞主之所由來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釋文祫音洽聃他甘反從才用反下注從而從同蹕音畢）

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去國取廟主以從者鬼神依人者也孔氏曰卒哭明日新主

祔祭於祖故祖主先還入已廟也祫祭是祝之所掌故祝迎四廟之主去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舉諸侯言之也出廟謂出已廟往大廟入廟謂由大廟還入已廟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若主出入大廟中則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郭德元問老子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多事所以如此說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

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無遷主謂天子則始祖在七世以內諸侯則大祖在五世以內也主命者受命而出而遂以爲主但主其命而無主也凡告用牲幣於所主命者則加以皮圭而奉幣帛皮圭以出但言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不言牲者唯據所奉以出者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此皆據無遷主而主命者言之然則主命之禮蓋主禰廟亦受命於禰之義兼言祖禰者因禰而及祖且容父有故不得立而受國於祖者也舍謂館舍每日至館舍必設脯醢之奠於齊車而後就舍禮神而後卽安也貴尊也謂尊祖禰之命孔氏曰在路不可恆設牲牢奠以脯醢而已○鄭氏曰所告而不以出卽埋之孔氏曰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卽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卽埋之反時以所載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愚謂鄭氏之言所以補記文之所未備而皇氏熊氏各以其意申之皇氏謂有遷主則載遷主而幣帛不以出故卽埋之熊氏謂所告之廟而不主其命者則其幣帛不以出故卽埋之二者皆禮之所有其義相兼乃備但告用皮圭唯所主命之廟則有之而熊氏謂每廟用幣玉主命者主於祖禰而熊氏謂以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告反重於告出而熊氏謂近祖以下反時無幣

則其說皆非是又前章云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鄭氏見此章言幣帛皮圭而不言牲故破牲幣爲制幣而諸家於告出告反之禮亦皆不言有牲然以舜典王制考之則告禮有牲此章不言牲者蓋以主命之禮所奉以出者唯幣帛皮圭牲非所奉以出者故畧而不言耳謂告禮無牲非也

禮記卷十八終　　後學平陽楊配鍒校栞

禮記卷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曾子問第七之二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釋文少喪如字讀者亦息浪反遺如字又于季反

慈母有二一則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此則大夫士之子爲之皆如其母父在則大夫之子大功士之子期父沒皆三年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是也若爲父後者則服緦天子諸侯之子爲其母父在則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大功則其爲慈母亦然一則內則曰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此則大夫士之子爲之小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是也天子諸侯之子則不服子游所問蓋謂人君於庶母慈已者而以其母之服服之也故孔子以君命所使教子告之言與命爲母子者異也練冠以燕居庶子爲君爲其母之服也大夫士之子父在爲其母或期或大功爲父後者降而服緦人君之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在五服之外則其爲父後者不可以復降故但如其父在之服以服之然燕居則練冠出則否蓋不敢以私喪廢國家之禮則亦視其父在而畧降之也昭公爲慈母練冠則是以其母之服服之矣不知此服但可施於命爲母子之慈母而不可施於君命教子之慈母也故曰喪慈母自昭公始也然此稱練冠以居之制而曰古者蓋春秋時庶子爲君者皆以小君之禮服其母而練冠之制已不復行矣鄭氏曰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慼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氏曰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云不知何公不見家語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釋文幾居豈反下同霑竹廉反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各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愚謂日食有定可以預推此云揖讓入門乃爲日食廢禮者古時律法疎也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推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其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朝位在庭故雨則廢救日用兵者蓋以示助陽討陰與伐鼓於社同義周禮庭氏掌射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

容則廢

鄭氏曰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孔氏曰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月食大廟火亦同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此祭謂祭外神也若祭宗廟而大廟火則廢祭不待問矣接祭謂以祭禮一接於神以致其祭祀之意而不復行餘禮也祭外神之所以牲已殺必祭者以其已降神

故也祭天神以燔燎降神祭地以瘞埋社稷以血祭山林川澤以貍沈四方百物以疈辜此皆於殺牲後行之神既降則不可不祭矣牲未殺則未降神故可廢若當祭而天子崩后之喪外神已殺牲亦接祭內神則廢與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釋文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絕句下皆放此酳音胤又仕覲反酢才各反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按特牲饋食禮尸入三飯告飽祝侑尸至九飯畢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畢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酌獻佐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初崩哀戚未遑祭祀故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者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祭也但不得純如吉禮理須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不勸侑使滿常數也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餘事也若啟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畢而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侑尸至十五飯畢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也鄭氏曰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愚謂未殯之前諸祭皆廢既殯則外神皆祭王制言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言五祀既殯而祭各舉尊卑一偏言之其實外神無不祭也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特牲禮尸食九飯而畢少牢禮尸食十一

飯而畢鄭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蓋謂諸侯祭宗廟當十三飯天子祭宗廟當十五飯若天子諸侯所祭之外神則當視其神之尊卑以爲飯數之多寡非天子所祭皆當十五飯也此言殯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則常禮當三飯而侑飯畢而獻尸與特牲祭禮同蓋五祀神卑故也疏乃謂侑尸至十五飯同宗廟之禮誤矣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釋文比必利反

帥循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此謂君薨夫人之喪也奉循天子者言亦如天子之於五祀既殯而祭既葬而祭也若天子崩后之喪則赴告之及於諸侯者

不必皆在殯前葢於赴告至日斷爲七日之限以爲祭行之節也諸侯社稷之祭奉帥天子則五祀可知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祭謂祭宗廟也外喪謂不同門者酢而已矣者祝侑尸至十一飯畢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而止也此皆謂齊衰大功之外喪也室中之事而已者少牢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在室既祭而賓尸則在堂今以殺禮但於室中行祭禮而不復賓尸也上云齊衰大功廢不云

小功緦則雖同宮不廢祭此云小功緦室中而已兼謂小功緦之內外喪也大夫無緦服小功之服降爲緦服亦不復服此緦小功據其本服而言葢雖不爲之服而當祭聞喪猶爲之殺禮也士緦不祭則小功可知所祭於死者無服者如爲庶母緦妾有子亦緦若祭禰廟則庶母死所祭者有服妾死所祭者無服也此皆謂門內緦喪若外喪則齊衰以下皆祭而其降殺之節亦如大夫不言者蒙上可知也其緦小功之祭則賓長獻尸尸飲卒爵酢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止而無主人主婦相爲致爵之事與孔氏曰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旣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則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鄭氏謂若舅舅之子從母兄弟非也士緦不祭亦謂內喪耳

士門內緦喪廢祭若與所祭者無服則仍祭若外喪則齊衰以下皆祭矣豈論其於死者有服無服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氏曰不羣立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愚謂飾猶表也有是情而後以禮表之故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爲已哀之不暇而遑爲人哀乎乃從而弔哭則是無是情而虛行弔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有君服不敢私服重喻輕也君之喪服除而後

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孔氏曰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也禘祫曰殷祭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亦謂之殷祭此謂適子仕宦者故二祥待君服除而後行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不復追祭愚謂可以除之者謂小祥之後將及大祥之期也此殷祭謂大祥也君喪除而后殷祭者凡變除之祭必服其除後之服以祭君服未除則不可以行親喪大祥之祭也若未練而遭君喪則親喪練祥之祭亦各於君喪練祥之後行之如此則雖不除親喪而其練祥之祭與變除之服亦悉得相應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

禮也

曾子以有君喪不敢私服則聞君喪之後其服皆主於君而親喪實則未畢故欲於君服既除之後弗除親喪而追服之也孔子答以祭過時弗祭則親喪之已過者無追服之之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君喪既殯而遭親喪則當歸治喪事也不曰歸殯而曰歸居則親喪既殯亦在家可知矣殷盛也殷事謂月朔薦新之奠視朝夕奠爲盛也若父母之喪既殯而有君喪則之君所君喪既殯而歸其禮亦如此與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孔氏曰既葬而歸者不待君之虞祭也愚謂疏謂不待虞祭不待葬日之虞也人君五虞其虞與卒哭祔祭在親喪既殯之後者則當之君所若親喪既啟而有君喪則往哭而歸葬葬畢而居君所值父母虞祔卒哭之祭則歸大夫士三日而殯此君喪既啟而有父母之喪歸哭而反送君則殯親固在君葬之後矣以此見人君啟殯至葬不遠而舊說謂諸侯之葬朝廟六日而徧天子朝廟八日而徧者其不然決矣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其殯在親之後也反

于君所爲殯君也君已殯則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若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則往哭而反殯親亦既殯反於君所也鄭氏曰內子大夫適妻也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君之喪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孔氏曰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君以義制親以恩制其隆一也然君之喪臣之所共襄親之喪子之所獨盡故此上三條言並遭君親之喪而於其並隆者權乎其已殯未殯以爲緩急輕重之節使恩與義得以交盡而無憾禮之卽乎人心如此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釋文誄力水反長知丈反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當請誄於天子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孔氏曰非但賤不誄貴卽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知諸侯亦然徐氏師曾曰謚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擅操榮辱之權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雜於虛美之私此義行名分正美惡當矣愚謂此章不言問答又不云孔子曰疑上有脫文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

也釋文椑薄歷反共音恭免音問

三年之戒謂喪備也椑親身棺也君出必以親身棺從是以喪備行也殯服大斂至殯時所服之服共者於在外大斂時共之遂服之以從柩在家遭喪者大斂與殯相連為之故大斂之服卽殯服今大斂在外雖未殯而已服殯服卽下麻弁經疏衰菲杖是也麻小斂時所服未成服之麻苴經大鬲散帶垂至大斂而無變者也弁經皮弁而加苴經也疏麤也麤衰卽斬衰也菅蒯之屨謂之菲此謂斬衰之菅屨也杖者為已病也弁經疏衰菲杖此人君大斂之服異於士者也疏衰菲杖至成服皆不改其服之未成者首尙皮弁帶猶未絞耳入自闕升自西階皆所以異於生也小斂則免而從柩者小斂時主人括髮此以行遠不可以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

不言其服者人君小斂之服與士同以其可知故畧之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授子杖謂死後之三日乃小斂之明日此尙在小斂日故不杖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形體猶在猶以生人之禮待之也凡以柩入者皆入自闕升自西階以尸入者皆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者謂已小斂則服小斂之服已大斂則服大斂之服及其所入之處所升之階其禮皆同也鄭氏曰子麻弁經疏衰菲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鄭氏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案上云共殯服而下言麻弁經疏衰菲杖上言小斂而下言免免卽小斂之服則麻弁經疏衰菲杖卽殯服也鄭分殯服與麻弁經疏衰菲杖為二誤矣且布深衣始死已服之苴經散帶小斂時已服之不可謂之殯服一初喪變服自輕而重若疏衰從柩至殯又服布深衣反自重而輕有是理乎至雜記小斂環經所謂經卽苴經也鄭氏以為弔服之環經尤誤之甚者說詳雜記○喪大記人君五日旣殯成服此大斂卽疏衰菲杖何也曰士之殯期近故小斂而苴經散帶旣殯而成服人君殯期遠故小斂而苴經散帶三日而杖大斂而弁經疏衰菅屨旣殯而成服大斂之服雖苴經疏衰菲杖悉與成服後同而首猶皮弁帶猶未絞則服猶未成至殯後絞其帶垂首加六升布之服弁乃為成服耳若以大斂遽疏衰菅屨為疑則士之苴經大鬲小斂時已服之至殯後亦無以異也且此言殯服有杖與喪大記三日授子杖合殯服弁經與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合杖與弁經旣為人君大斂之服

則疏衰菲屨為大斂之服可知蓋天子諸侯喪禮與士禮不同故孟子以為未嘗學正謂此等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而歸不俟子釋文引以刃反封依註音窆彼驗反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孔氏曰若待封墳旣畢必在子還之後今云不俟子故知封當為窆非封墳也黃氏應暘曰前云君既啟啟後越日而行故得歸哭此言旣引則旣行矣故不得歸哭而遂往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也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乃始括髮今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

其笄纚則與尋常同故括髮愚謂喪服未有不俟主人而先變者始死主人尚未括髮臣無先括髮之理此既改服始死之服自當笄纚耳父母之葬服斬衰可改而深衣何不可笄纚之有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釋文祝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爲于僞反

鄭氏曰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孔氏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而庶子不合立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以上

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廟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並供上牲宗子爲大祭也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介之義故稱介子使若可以祭然愚謂此稱孝子介子據祭禰廟言之也若祭祖廟則曰孝孫介孫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釋文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厭本或作壓於豔反下皆同綏註作隋同許垂反徐又況垂反歸如字徐其位反○按假依註音嘏綏今音奴禾反

鄭氏曰不厭祭至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隋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曰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孔氏曰按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攝主不敢備禮故不

言以某妃配某氏又少牢尸入卽席坐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尸綏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此是主人綏祭也綏是減毀之名周禮作隋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又少牢祝與上佐食取黍以授尸衣言曰按少牢經文取黍者二佐食而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也不當有祝與二字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此所謂嘏也攝主辟正主故不敢受嘏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攝主不敢受福故不綏祭也按特牲主人獻賓及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而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賓奠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

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不爲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特牲禮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也攝主不爲陽厭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凡祭皆先祝而酳次綏祭次嘏次旅末乃厭祭今此文乃從祭末以次至祭初以攝主非正故逆陳之愚謂大夫祭有賓尸不賓尸二禮賓尸之禮文不賓尸之禮質厭祭與旅不賓尸之禮有之蓋攝主不但不行賓尸之禮卽不賓尸之禮亦有所不敢備也綏祭祭黍稷肺之名也周禮守祧作墮儀禮古文士虞禮亦作墮又作綏特牲禮三見皆作挼今文士虞特牲並作綏

鄭氏皆讀爲墮士虞註云下祭曰墮此篇孔疏云墮是減毀之名然凡祭皆下皆減毀不獨黍稷肺也疑此字正當作挼墮者音近而誤綏者形似而誤也挼挼抄也黍稷肺三物一并祭之恐其播散故以手挼抄令其摶聚特牲禮尸嘏主人佐食摶黍授尸挼祭亦摶黍之義也綏祭有二一是尸綏祭一是主人綏祭此不綏祭謂主人也其尸則綏祭自如常禮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卽上文不旅之事也蓋主人酬賓奠于薦北賓取奠于薦南至旅酬則舉之今不行旅酬故奠於薦南而不復舉也又案特牲禮嗣舉奠訖兄弟弟子酌于東方之尊阼階上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主人酬賓之觶賓所取以酬長兄弟者也弟子所舉之觶長兄弟所取以酬賓者也旣不旅酬則弟子舉觶之禮蓋亦不行矣若宗子死則其禮可以如正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亦當如下節所云與○鄭氏以迎尸之前祝酌奠爲陰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爲陽厭陸氏敖氏非之而以陰厭陽厭專爲祭殤之名然此篇言攝主不厭祭則祭末改設之名爲厭明矣又云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陽二厭亦明矣蓋厭者無尸而以飲食飫神之名祭殤無尸故曰厭祭初之饗神尸未入祭末之改設尸旣謖故亦皆曰厭饗神在奧祭宗子之殤亦於奧以其在幽陰之所故皆曰陰厭改設在西北隅祭凡殤亦於西北隅以其在顯明之處故皆曰陽厭不妨異事而同名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至子可以稱孝也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愚謂庶子無爵而居對上庶子爲大夫而言則無爵者兼謂士庶人蓋凡言有爵者皆據爲大夫者也宗子尊故不問其爲大夫士而唯大夫乃敢攝其祭若士則不敢故望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所以遠辟正主周公告於三王爲三壇同墠雖事與此異而其爲壇之意則與此同也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者士則祭於廟庶人則

爲於寢也廟寢在大門之內對墓在外而言故曰家名不言孝者宗子在庶子祭稱介子某宗子既死無爵謚故但稱名而不得稱孝子同於宗子也身沒而已謂沒庶子之身也此庶子之所祭者其禰也庶子既死其子卽庶子之適子祭此庶子固得稱孝子祭此庶子之禰亦得稱孝孫也蓋族人不可以無宗此子主祖禰之祭則爲族人之所宗卽去國宗子之子亦當還宗此子矣若義謂順於古義徐氏師曾曰子游之徒以下非孔子語乃記者記之以爲證○孔氏曰此宗子去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鄭註小記云宗子去國以廟從愚謂宗子有罪去國乃上章之明文無罪去國以廟從則鄭氏之臆說也大夫士去國謂之亡曲禮記其禮曰踰竟爲壇位嚮國而哭又曰大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自非有罪必無棄宗廟墳墓而越在他竟者故去國則不以廟從蓋不敢以有罪之人主宗廟之祭以辱其祖禰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厭祭謂無尸而以飲食飫神也成喪成人之喪也尸必以孫用所祭者之孫以其昭穆同也取於同姓者尸必適子無父者或近屬不可得則取於族屬之遠者但同姓之人在孫行而昭穆同者則得取以爲尸也然此謂祭祖禰以下爾若天子諸侯祭遠祖則但取其廟之所出而昭穆同者以爲尸又不必皆孫行也祭殤必厭者原立尸之義本在用孫而殤未成人無爲人父之道已既無孫亦不得取於同姓孫行者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釋文附依註音備本或作祔亦同○今按祔如字

殤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祔附也不祔祭言不得附於宗廟四時之祭也宗廟之祭有尸故其祭初尸未入而饗神曰陰厭祭末尸已謖而改設曰陽厭殤不祔祭而其祔與除服之祭初未嘗有尸則無所爲陰陽二厭之分故曾子疑而問之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釋文肵音其又忌依反○不舉下本或無肺字按正義云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是孔氏所據本有肺字也今從之

鄭氏曰宗子爲殤而死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不舉肺以下以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厭是宗子爲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禮亦如之愚謂宗子爲殤而死謂大宗子爲殤而死也喪服齊衰章爲人後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小宗無子則絕不得立後庶子弗爲後者殤無爲人父之道族人來後大宗與殤之父爲後而不與殤爲後也言此者明殤既不得以族人爲後故不得以成人之禮祭之也吉祭謂祔祭也凡喪祭自卒哭以後謂之吉祭殤無卒哭之祭其祔祭準成人之喪則在卒哭之後也殤有祔與除服二祭祔祭於祖廟除服於寢下節言祭於宗子之家則此唯據祔祭言之也成人卒哭成事祔用少牢殤用特牲降於成

人也特牲禮尸將食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主人羞所俎于腊北所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祭殤無尸故不舉肺無所俎祭設元酒重古之義祭殤禮降故無元酒又特牲禮無奠爵之後主人出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利成也案士虞禮無尸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祭殤無尸其禮亦當如之不言無泰羹湆胾從獻蓋文畧耳鄭氏謂他如成人亦爲未審也曰陰厭者以其祭之於奥其處幽陰也不言其祭之所者祭於奥乃禮之常不言可知也此節本主爲大宗子而言而小宗子爲殤而死其祭之之禮亦如此又庶子成人無後其祭與凡殤同若小宗子成人無後不得以族人爲後則亦當以殤禮祭之而與宗子之殤同也大宗子之殤族人來後者爲之

祔小宗子之殤與無後者主其祖之祭者爲之祔蓋小宗雖不立後而廟祭不可無主如高祖之適死而無後則其庶昆弟之長者主高祖之祭矣推而下之莫不皆然既主廟祭則收族之責移而屬之殤祔於祖則主是祖之祭者皆爲之祔也其除服之祭則親者主之殤與無後者皆然○孔氏曰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氏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說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愚謂熊氏之說甚確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蓋殤與無後者旣祔於祖自後祭祖之時則欲其祔依祖而食故曰從祖祔食實別無殤與無後者之祭也鄭氏解吉祭爲卒哭以後之祭是已而又以用特牲爲從成人是又以四時常祭言之則誤也殤雖有祔與除服二祭而此所言吉祭則唯據祔祭孔氏謂兼據祔與除服者亦非是又案殤與無後者喪禮不備則無卒哭之祭而虞以安神則其祭不可闕而孔子唯以吉祭爲言者蓋虞與除服皆祭於殯宗子凡殤其處不異而祔於祖廟則祭之異所故陰厭陽厭之名唯祔祭有之而虞與除服則但有陰厭而無陽厭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然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以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

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無子孫爲後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愚謂凡殤自宗子以外凡適庶之殤皆是也無後謂成人而無後者也註疏謂庶殤不祭以凡殤專爲適子之殤非也殤唯祔與除服二祭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女子未嫁亦未成人者也而祔何以庶子之未成人者不祔乎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可知兄弟之殤不限適庶皆祔矣然則凡殤之內兼有宗子之親昆

弟而不止於註疏之所言者矣祭於宗子之家者祔必於祖故於宗子之家就祖廟而祔之諸父無後者祭於曾祖之廟若曾祖無廟則於祖廟祭曾祖而祔之註謂爲壇祔之亦非也室之白謂室之西北隅所謂屋漏也祭凡殤當室之白設席南面蓋堂上之位牖閒南向者最尊西階上東面者次之室中之位西南隅東面者最尊西北隅南面者次之故士昏禮奠菜席舅于廟奧東面席姑于北方南面凡殤與庶子無後者皆降於宗子故祭之不於奧而於室之白也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祔祭之設尊蓋與此同祭凡殤在西北隅故設尊牖之而在東房也曰陽厭者以屋漏乃日光漏入之所其處顯明也無後者之祭亦無尸者蓋既無後則不得下叙昭穆而使孫行者爲之尸矣祭凡殤與無後者其異於宗子者唯其祭之之所則其所用之牲祭之之禮皆與宗子之殤同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釋文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絕句數音速出註朝直遙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奧音現痁始占反○今按且不之不否通

堩道也有變謂有異禮也巷黨黨名葬於北方柩嚮北

行縱塗以西爲右道右道西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柩行專道今止就道右以避婦人之所行也止哭者爲天災變也聽變謂待日食之變也明反謂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至館舍而奠行主也柩不蚤出莫宿者懼其近姦寇也罪人見星而行者以夜葬也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賈疏云司烜氏主明火掌夜事掌爲明竁則罪人夜葬可知荀子禮論篇云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殣奔喪禮曰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使其見星而行而病於姦寇之患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釋文爲君于僞反又如字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孔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公所爲者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君命故謂之公館也方氏慤曰公館之禮隆故復私館之禮殺故不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釋文召本又作邵同上照反周公曰豈絕句○鄭註輿機或作餘機○按輿舊如字今音舁棺斂舊古患反今如字豈不可爲一句豈字絕句非用棺如字衣棺並去聲

鄭氏曰士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葬於園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孔氏曰機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脚及橫簀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橋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往邊取匝取尸置於繩上愚謂輿尸也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蓋中下之殤皆先斂於瓦棺下棺於堲周中以葬但中殤葬於墓棺於家而車載以往下殤葬於園則輿尸就園斂於棺而遂葬焉以其塗邇故也後世下殤葬於墓而塗遠則輿尸不便故曾子問之棺斂於宮中用瓦棺斂之於家也豈不可言是豈不可乎權乎禮之宜而許之也衣棺謂用衣衣之又用棺斂之也前此下殤在家衣之而已其棺之則

在園至此在家衣之遂置於棺而棺斂之故曰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此禮之所由變也○孔疏謂舉機往園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之繩悉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如其說則下殤竟以尸葬而無棺反不如無服之殤矣疑尸字乃棺字之誤蓋既斂於棺置棺於機上而除繩以下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宿謂祭前宿尸也鄭氏特牲禮註云宿當爲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人君祭前三日卜尸既卜吉乃宿之既受宿則祭日已迫不可復改卜故雖有齊衰內喪而不可已也齊衰內喪同門齊衰之喪也出宿於公館以待事吉凶不可同處也尸服卒者之上服君之祖父或爲士則尸服爵弁爲大夫諸侯則尸服冕下之敬尸也尸必式答之也人君出則有前驅辟道左傳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是也尸尊與君同故必有前驅餘說見曲禮孔氏曰尸弁冕而出以下此孔子因曾子問爲尸之事遂廣說事尸之法士服爵弁助祭大夫著冕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在家自祭之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釋文辟音避與音餘下皆同）

鄭氏曰初有司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謂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亦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也孔氏曰皇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致事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致事知周人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世漸遠故知周卒哭也人臣有親之喪人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避喪致事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不致事人君亦不可不許舊記有此文孔子引之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釋文有爲于僞反）

鄭氏曰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時周公尙在伯禽卒哭爲母喪也從其利貪從於利攻取於人也○應氏鏞曰魯子以篤愨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意料所可及者或講明不素而猝然遇之則應之難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宜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禮記卷十九終

後學平陽楊亂鐵校梨

禮記卷二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文王世子第八 別錄屬世子法

此篇合衆篇而成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次言大學教士之法次言三王教世子之法次言庶子正公族之法次言養老之事末引世子之記以終之蓋其初本各爲一篇之書各有篇名而記者集合之者也記者之意本主於教世子故以文王世子居首而因總爲六篇之大名焉其第二篇第四篇第五篇若無與於世子之事然國學之教王大子王子皆造亦莫非所以教世子也而人君親睦九族尊事耉老必自其孝於親者推之則其本亦皆由於爲世子之能盡其道故廣言之而以世子之記終焉此記者採輯之意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釋文朝直遙反三如字又息暫反衣徐於旣反又如字莫音暮上時掌反

鄭氏曰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節謂居處故事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方氏慤曰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問所膳欲知親之所好也徐氏師曾曰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愚謂聖人之於人倫無所不用其極而盡其愛敬以事其

親乃其爲子之止於孝也故此篇言教世子而先以此開其端蓋以聖人之盡倫盡性者立之極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釋文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養羊尚反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間去聲）

鄭氏曰帥循也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孔氏曰病損則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愚謂不敢有加者文王事親之止於孝不可以有所加也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者親食乃能食親飽乃能飽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釋文齡音零本或作齡）

陳氏澔曰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耶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愚謂年壽之數父不能以與子且既云帝與我九齡而又云吾與爾三上下不相應何也武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若武王之年已定於此夢則未至於九十三周公固可以決其必瘳何必皇皇焉爲之禱乎鄭氏謂吾與爾三者示傳業於武王孔疏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云吾與爾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志蓋亦疑記言之不可信而曲解之然果爾則何不可明言而爲此廋詞隱語耶且其曰九曰三者又何所指耶○大戴禮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如其言則文王九十七而崩時武王年八十三又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而崩則武王崩時年百有二歲與此記言九十三者不合先儒因謂泰誓十三年大會孟津者乃并文王受命稱王之年而數之而鄭氏與尚書孔傳之說又自不同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傳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鄭氏也至仁山金氏則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崩時年五十四受命稱王之說歐陽氏已辨其妄而大戴禮竹書紀年亦皆難以徵信要之此等處不可盡考姑闕之可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釋文相息亮反治直吏反一音如字長丁丈反後皆同○令力呈反）

鄭氏曰涖視也成王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代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舉也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謂世子法文王爲世子之法也舉此法於伯禽使帥而行之欲成王觀伯禽之所行而求文王之所以盡倫盡性者則於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無不明矣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爲其所以法文王者未至而無以使成王觀感也然則其所以警悟成王者切矣○吳氏棫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年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位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

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吳氏澄曰按此篇周公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卽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卽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爲武王崩後事乎愚謂天子居喪而冢宰攝政其禮所從來遠矣然人君能行之者少故喪服四制言高宗諒闇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意高宗以後亦未有能行之者至武王之喪周公復使成王行是禮而已攝其政焉而禮典曠廢已久管蔡輩創見而生疑遂至挾武庚以叛而後世傳聞亦不復究其本末因以爲成王幼不能踐阼而周公代之踐阼而不知其爲古者天子居喪之常禮也

至伯禽就封周公居東雖其年月先後不可詳考要皆在成王初年實無抗世子法之時仁山金氏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至明年王冠且長使伯禽就封於魯如其說則抗世子法在武王喪期年之內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處焉成王斬焉衰絰乃使之與伯禽處而抗世子法以示之舍居喪哀痛迫切之至情而觀事生問安視膳之儀節舍本而逐末舍其當務而圖其不切必無是理也竊疑吳氏之說得之蓋成王爲世子周公爲大傅使伯禽與之同學而抗世子法以示之欲成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事武王也若成王已爲天子而乃示之以爲世子之法則所以教之者亦迂而不切矣○自篇首至此爲一篇名文王世子記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

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愚謂此書篇之名也此篇合六篇爲一篇自第一篇至第三篇其篇名題於篇末第六篇則引於篇首惟第四篇第五篇不可考耳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釋文凡學戶教反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學教也學士胄子及鄉所升之俊士也必時必因其四時所宜若下文所言也干戈武舞羽籥文舞也武舞發揚陽之屬也故用春夏動作之時教之文舞安靜陰之屬也故用秋冬安靜之時教之東序夏后氏之學也○孔氏曰大舞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小舞以干配戈周禮樂師教干舞是也愚謂此所教皆文武之小舞也下文大樂正學舞干戚則大舞也武舞

之小舞文王之象箾也文舞之小舞文王之南籥也文王大勳未集故其樂聲容未備文武之舞猶皆爲小舞至武王作大武爲武舞之大若文舞則武王未及作而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故明堂位祭統皆以大武大夏對言仲尼燕居亦言武夏籥序與若禘祫大祭則取大韶以配大武故大司樂言舞大武以享先祖又言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也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熊氏謂勺卽籥也國子之未二十者學象勺之小舞則小樂正之等教之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是也至二十學大舞則大樂正教之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釋文大如字又音泰胥息余反又息呂反

鄭氏曰小樂正樂師也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孔氏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周禮惟有籥師此有籥師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愚謂小樂正四句申上學干戈之事也胥鼓南申上學羽籥之事也南卽羽籥之舞也文王之文舞名南籥是歌二南之詩以奏之大胥於國子舞羽籥之時則擊鼓以爲之節上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則知學羽籥者亦小樂正籥師也下言胥鼓南則知學干戈而大胥籥師丞

贊之者亦鼓也皆互見以相備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不言戈籥者蓋舞以干戈羽籥相配干舞兼戈羽舞兼籥也干舞亦謂之兵舞以干戈皆兵也舞師兵舞舞山川之祭祀是也此不言帗舞皇舞之屬者蓋周禮因樂師教舞遂廣言舞之所用其實皇舞用於旱暵則司巫帥羣巫之所舞旄舞則四夷舞者之所舞非盡所以教國子者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釋文大音泰下大樂正大傅大寢皆同）

誦謂誦詩也弦以絲播其詩也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執持也典主也周禮大司樂之屬無教書禮之事執禮典書蓋以他官之習於書禮者充之使之入教於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大師也宗尊也殷學以祀先賢而三時釋奠大師首行其禮故曰瞽宗上庠有虞氏之學也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治定功成與已同也○劉氏敞曰周立四代之學謂一處並建四學辟廱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殷人之學學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廱惟天子出師成謀受俘大射就焉當天子至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愚謂學之名散見於經記先儒之說不同惟劉氏最有條理周立四代之學辟廱上庠東序瞽宗皆大學也辟廱一名成均

詩言鎬京辟廱而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知辟廱成均並爲周代之大學異名而同實也東序一名東膠王制言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言養老於東序知東序東膠一也瞽宗一名西學大司樂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知瞽宗西學一也東序瞽宗上庠爲教學之所而辟廱則天子之所視學而行禮魯頌言在泮獻馘在泮獻囚魯四學而頖宮當天子之辟廱則天子之受成獻俘在辟廱矣穀梁傳言習射於澤宮詩言振鷺于飛于彼西廱毛傳云廱澤也是澤宮卽辟廱則天子大射在辟廱矣周鄉之學名庠孟子曰周曰庠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也州黨之學皆名序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是也家塾所升者教於黨之序黨所升者教於州之序州所升者敎於鄉之庠鄉大夫之賓賢能皆取諸鄉學其尤俊異者乃升於大學而敎之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釋文合如字徐音閤下大合樂放此

乞言求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於旅酬之時而論說義理以合於升歌之義第五篇云登歌清廟旣歌而語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是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國語申叔時曰敎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禮謂進退之威儀也祭祀之禮及養老時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於東序之中敎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釋文說如字徐始銳反論力門反徐力頓反

干戚大武之舞也大樂正兼教六舞而獨言干戚者舉當代之舞以該其餘也語說合語之說也命乞言者養老乞言惟君所命者爲之也數謂其所習之篇數也語說乞言二者小樂正詔其禮大樂正又授以篇數而使習之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大司成有道德而敎於國學者也蓋大司樂掌國學之政至於敎國子則惟詩樂乃樂官之所掌執禮典書則以他官之習於書禮者充之又以公卿之有道德者入而總主其敎謂之大司成言其主成國子之業大司樂所謂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大司成無定人無專職必其位望尊重而道德充盛者乃得爲之詔其禮授其數者所以習其事也論說者所以明其義也習其事者易明其義者難此所以必屬之大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釋文間如字猶容也徐古莧反

孔氏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問終則退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若問事之時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言輒有咨問爲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奠之不迎尸也愚謂三時釋奠各以主其時之敎者行禮如春

則大師秋則執禮者冬則典書者也曰於其先師者弦誦也禮也書也其先師不同也學以詩書禮樂爲敎而以古之賢臣明於其業者爲先師若禮有伯夷樂有后夔祭義所謂祀先賢於西學是也此先代之先師也其有道德而爲學之大司成者死則亦祭之以爲先師大司樂所謂樂祖是也此當代之先師也下文始立學釋奠但爲先代之先師此三時釋奠兼有當代之先師也夏不釋奠者弦誦相成無二師也○陳氏祥道曰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曾子問凡告用牲幣此有牲幣之證也釋奠必有合此有合樂之證也聘禮一人舉爵從者行酬此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有牲幣學非始立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山川廟社不必合樂也聘禮釋奠三獻天子諸侯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

也此又其異者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愚謂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制作禮樂以教後世者先聖也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承先聖之所作以教於大學者先師也若伯夷后夔是也立學禮重故祭及先聖四時常奠禮輕故惟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敞曰合謂合樂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陳氏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愚謂凡釋奠總上三時之釋奠及始立學釋奠而言○鄭氏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愚謂鄭氏之說穿鑿無據先聖先師非一國之所得專天子與列國雖各有學而所祀之先聖先師則同豈有各自奠之者乎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愚謂三時釋奠皆合樂而春合舞秋合聲則謂之大合樂以其用樂爲特盛也必遂養老者樂不可以無事而空作故因行養老之禮而合樂○釋奠禮重釋菜禮輕三時釋奠合樂春合舞釋菜乃大合樂者蓋釋奠合樂合樂因釋奠而舉者也釋菜合舞釋菜因合舞而舉者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釋文遠于萬反

郊謂六鄉之學在四郊者王制所謂虞庠是也語考論也語於郊謂鄉大夫詢衆庶賓賢能也人材各有所長隨其所能而用之事舉者非必無德而事爲優言揚者非必不任事而言爲長若孔門之德行政事言語之各爲一科也曲藝祝史醫卜射御之屬誓戒飭也以待又語者曲藝賤不得與賢能之士同日而語故戒飭之以待後日再考論之也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者謂曲藝之士陳三事而有一事之善則與之於其等類之中不求備也以其序者謂於其等輩之中自爲次第以待補用也謂之郊人言不得與賢能之士同稱俊選也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賢能之士得升於成均而爲俊士於鄉大夫賓賢能之時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爵於上尊以酢主人郊人既賤不得升大學又不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爵於上尊以酢主人言於此二事遠之使不得與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釋文興依註爲釁音虛覲反儐必刃反本亦作擯○今按興如字

興舉也與後興秩節之興同興器用幣舉釋奠之器而用幣即前云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也君既親行釋奠之禮然後學官行釋菜之禮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舞則授器司干舞者既陳則授舞器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以禮禮賓謂之儐此釋菜之禮蓋以大樂正主之而其爲賓者則大司成與蓋大司成主國學之教既釋菜於先師而繼之以儐大司成亦禮之宜也儐賓之禮行一獻蓋先師但行釋菜禮儐賓之

禮宜與之相稱也凡飲酒有介以輔賓又至旅酬而合語一獻之禮旣輕故無介語亦可也蓋此二事或有或無隨人之所行也釋菜在瞽宗儐賓在東序則諸侯亦不惟一學矣○熊氏安生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有四五也王制師還釋奠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與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此與器用幣是也愚謂夏不釋奠則釋奠惟五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卽始立學者與器用幣然後釋菜之事則釋菜惟二也此言與器用幣卽上所言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非二事也蓋始立學釋奠已見上文此又重述之以起下釋菜儐賓之事耳其曰旣者乃遥繼前文之辭也鄭氏讀與爲釁謂禮樂之器成釁之又用幣

告先聖先師以始立學釋奠與與器用幣爲二事故熊氏亦分釋奠釋幣爲二皆誤也釁器事小何必告及先聖哉○自凡學世子至此爲一篇名教世子明大學教士之法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樂發於歡欣鼓舞之情故曰所以脩內禮見於威儀動作之際故曰所以脩外然發於內者未嘗不達於外制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也懌者和順之意和順矣而又能恭敬則和而不流也恭敬矣而又能溫文則質而不野也蓋惟禮樂之功交養互發故其德性之進於中和而不倚於一偏者如此眞氏德秀曰禮以起人之敬敬心生則慢心息樂以感人之和和心生則戾心消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至二者薰釀涵暢相與莫問故其成也但見其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釋文少詩照反○行下孟反

養謂涵育薰陶以成其德也大傅少傅蓋亦以他官之有道德者充之國語晉悼公使羊舌肸傅大子楚莊王

使士亹傅大子是二人皆以他官充是職蓋古制然也喩曉也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以身教也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以言教也師保卽周禮之師氏保氏也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所謂教以事而喩諸德也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六容所謂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前後出入互言之以見師保傅之無時或離是以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潛移默導少成若性教喩而有以明其理德成而有以踐其實也孔氏曰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四輔三公古記據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說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前記之言也○世子入小學則受教於師氏

保氏入大學則受教於大司成然師氏保氏則貴游之子弟皆學焉大司成則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俊選皆造焉皆非專於教世子者也故又爲之立大傅少傅使之專以教世子爲事師保與大司成有小學大學之分而大傅少傅則周旋左右無朝夕之離無少長之異者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釋文治直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

此申上教喻德成之言所謂德成者謂其能成爲君子也君子之德既成則教於國者尊嚴而人不敢忽百官由此正萬民由此治此世子爲君之謂也上言教成以世子之教於人言之也此言教尊以世子爲君而教人言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釋文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

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曲矣蓋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孔氏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無父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與之居而學之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周公之於成王迂其身以成其德況君之於世子兼尊親之分可不思所以教之乎世子教喻德成則能爲人子而有父之親能爲人臣而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而能爲人父爲人君不然狥姑息之愛昧義方之訓今日爲臣子而教不成必異日爲君父而教不尊欲官正而國治其可得乎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釋文學之並音效

物事也齒於學謂入學而與同學之人以年齒爲序也父子君臣長幼人之大倫也學之所以教世子者其事非一然其本則在於教此三者而已三者之道得則本其有諸已者教諸人而國無不治矣語古語也司主也父師即大司成也樂正掌國學之政故世子之學業樂正之所主大司成總國學之教故世子學業之成大司成之所主也一謂一人元大良善也貞正也世子一人有大善之德則萬國以之而正也上文言出則有師入

則有保世子入小學之事也此引古語言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世子入大學之事也○自凡三王教世子至此爲一篇名周公踐阼明三王教世子之法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愚謂此篇名周公踐阼必篇首有此語而記者删去之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釋文弟大計反又作悌下孝弟皆同○按子當音慈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孔氏曰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諸侯謂之庶子愚謂周禮有諸子而禮記燕義引諸子職作庶子則庶子卽諸子非侯國之異名也子當作慈與樂記子諒之子同教之以孝慈愛以明父子之義教之以弟睦友以

明長幼之序此節爲一篇之綱下文所列皆其目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釋文朝直遙反下同○庶子治之十二字舊在則以上嗣下孔氏云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今從之

鄭氏曰內朝路寢庭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聚會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愚謂內朝卽燕朝也臣有貴者以齒言雖貴猶在父兄之下以昭穆長幼爲序列也燕禮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此但云東面北上則無北面西面之位臣有貴者以齒則不别卿大夫士之貴賤與燕禮異又周禮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此云庶子治之與周禮異燕禮大僕所言謂羣臣朝於內朝之禮此所言則公族朝於內朝之禮蓋或圖宗人之嘉事或與宗族燕飲異姓所不與者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鄭氏曰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愚謂外朝治朝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諸侯之治朝其三卿北面大夫西面而士[illegible]西方東面與卿大夫士之位不同是以官之貴賤爲等列也○天子諸侯皆有三朝詢衆庶之朝爲外朝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是也路寢門內之朝爲燕朝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是也亦曰內朝此記公族朝於內朝是也路寢門外之朝爲治朝大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是也治朝對詢衆庶之朝則亦曰內朝玉藻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對燕朝則亦曰外朝此記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於燕禮見諸侯燕朝之位而天子則無文於司士射人見天子治朝之位於小司寇朝士見天子外朝之位而諸侯則無文由諸侯燕朝之位以推天子由天子治朝外朝之位以推諸侯其朝位亦大畧可見矣蓋君視燕朝在阼階下東南故以西面而近君者爲尊諸侯之西面者爲卿而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則天子之西面者爲三公而孤卿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也君視治朝出路門外少左故以北面而對君者爲尊天子之北面者爲三公而孤東面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則諸侯之北面者爲三卿而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也天子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東面羣吏西面則諸侯外朝之位三卿及州長百姓北

面而羣臣羣吏之位亦與天子同也○此上二節言公
族在朝廷之禮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
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愚謂特牲
禮衆兄弟之位在阼階下西面祭統云凡賜爵昭與昭
齒穆與穆齒鄭註云昭穆猶特牲之衆兄弟是天子諸
侯同姓助祭皆在阼階下西面之位此則云宗人授事
以爵以官特牲記賈疏云無爵者阼階下西面有爵者
則以爵序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
司皆以齒蓋特牲禮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在賓長衆
賓之後若天子諸侯同姓之爲卿大夫者亦以昭穆獻

之則其得獻反在衆賓之後故賈氏之說如此然如其
言又非所謂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矣疑未獻以
前羣昭羣穆皆在阼階下西面以齒爲序至獻之則其
爲卿大夫者自依卿大夫之班次既獻而改就卿大夫
之位如少牢禮衆賓門東北面既獻西階西南者與特
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鄭註
云祭祀有上事者貴之疏謂公有司執事者列爲衆賓
餘在門西位也天子諸侯異姓助祭之位蓋亦如此執
事者在西階下賓位其不執事者則在門東門西之位
中庸所謂序事辨賢也然則宗廟之位有不能盡如外
朝者但其以貴賤爲序則與外朝之禮同耳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釋文餕音俊）

鄭氏曰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
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
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曰特牲
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衆賓長
爲加爵之後嗣子乃舉之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
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
卒觶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必嗣子舉奠者鄭註特牲
云將傳重累之也特牲又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
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特牲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
而出宗人遣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餕時雖
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特牲禮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
餕今此經先言餕者以餕爲重故逆言之登謂登堂嗣
子在堂下餕時獻時受爵時並登堂○此上二節言公
族在宗廟之禮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
之以次主人

此言公族喪紀之禮也公大事謂君之喪事喪服親者
麤疎者精爲君雖皆斬衰而其本服各有精麤故庶子
治其喪事使以本服之精麤爲序親疎不得相越也非
但君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喪事亦使有服者以精麤爲
序以次主人尸在室則親者在室中立於主人之後而
疎者在堂下既小斂則皆在阼階之東西面而服麤者
近主人服精者以次而南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

此言公族燕飲之禮也膳宰膳夫也鄭氏曰異姓爲賓
同姓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
兄齒親親也愚謂燕禮公席于阼階上此云公與父兄

齒則與尋常燕禮之序異矣尚書顧命有西序東鄉之位此其爲君與族燕之位與燕禮賓席于牖間卿席于賓東大夫繼賓而西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東面之位卽西序之位也是燕禮之席位牖間最尊賓東者次之賓西者又次之西序東面者又次之公與族燕異姓爲賓席於牖間在父行者席於賓東在兄行者席於賓西公與父兄齒則宜在西序東嚮之位也

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親者稠疏者希孔氏曰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者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如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也愚謂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公與族燕飲禮也族食食禮也公食大夫禮賓惟一人公立於廂無阼席大傳云合族以食序之以昭穆則公與族食序昭穆列坐蓋用燕食之禮亦與公食大夫禮異也族食世降一等則與族燕不用此法但閒暇無事則相與燕飲伐木詩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是也○此上二節言公族飲食之禮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禰父廟也師以遷廟主行此云公禰據無遷主而主命者也若有遷主而奉遷主以行則亦守於遷主也必言公禰者以下文言孝愛之深自仁率親故以尤親者言之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釋文守如字又手又反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

出疆之政謂軍旅會同之事也周禮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云庶子以公族守於公宮蓋羣子非一人故或從或守也正室公族之適子諸父昭穆尊者諸子諸孫昭穆卑者貴宮吳氏以爲四親廟下宮吳氏以爲別廟如魯仲子之廟者是也貴室路寢下室燕寢也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蓋公有出疆之政庶子宰公族致於宮正宮伯宮正比其當宿者宮伯授以次舍以尊卑分守廟寢公在國及無事時則更番入直公出疆及有故則盡入宿衛也○吳氏澄曰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己而卑祖禰也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耳可分貴下乎陸氏以大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廟然魯公廟僭放文世室他國無之也又四親廟可貶爲下乎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親廟亦未是○此上二節言公族在軍及在國宿衛之法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釋文冠古亂反取七喻反

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同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

五世祖爲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釋文爲于僞反免音問承音贈出註含胡暗反本又作唅○陳氏承如字

鄭氏曰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五世親盡但有袒免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陳氏祥道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愚謂族人相爲弔免乃其疏遠者而闕於禮則有司罰之則其相爲有服者可知於君言赴告則族之相爲亦必赴告可知於族之相爲言弔免則公於族人之喪亦必弔可知互相備也○此上二節言公族赴弔之法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釋文纖依註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註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兗反告依註作鞫久六反讞徐魚列反辟婢亦反爲于僞反○今按告如字○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鍼刺也剸割也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宮刑淫刑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孔氏曰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蓋墨刑以鑽鑿刻其面宮臏刖劓則以刀鋸割其體也愚謂周禮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蓋同族雖無爵其刑殺亦於甸師氏也告于甸人告之以當刑人而就之行刑也公族無宮刑當宮者以劓刖代之也不對走出者以法奪君之恩也素服素衣素裳素冠不舉不殺牲盛饌以食也倫親疏之序也變變禮也雜記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此公爲卿大夫士變禮之差也公於公族之喪爲之變禮其親疏亦各有等衰今雖以罪死猶如其常禮爲之也君弔則服弔服爲大夫錫衰爲士疑衰無服者不往弔也親哭謂不使有司哭之君哭其臣無不親者特言此者嫌爲有罪而死者或異也此節言公族刑罰之法也自此以上皆庶子之所正也○鄭氏讀告于甸人之告爲鞫非也鞫者推審而窮其情之謂既將行刑則獄

已定矣尚待鞫乎又公族無宮刑鄭氏謂以髡代之蓋以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在五刑之外故也然宮重於刖而髡輕於墨公族之劓刖者不獲減等而宮者乃以髡代亦失輕重之平矣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其說近是又鄭氏云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夫弔哭之事不可虛鄭於檀弓既言之矣何以又生異說乎○[illegible]子諸侯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大夫無緦衰[illegible]服二士又無錫衰弔服疑衰而已鄭氏謂君弔於士疑衰同姓則緦衰非也天子弔其臣諸侯弔其卿大夫其服皆無同異姓之異何獨諸侯之弔士乃異其同異姓之服乎凡上之弔下與下之自相弔其服同以君爲大夫錫衰大夫自相爲亦錫衰推之可見天子爲諸侯緦衰則諸侯自相弔亦緦衰非所以施於同姓之士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體異姓者言與異姓爲一體而不可以有所異也此以下覆解前文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上嗣祖之正統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紀條理也不奪人親故必以親者居上而不相越踰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殺等差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戰者危事故守於公禰事死如事生之孝也適庶之分有君臣之義故尊正室而君臣之道著尊者守尊卑者守卑故讓道達鄭氏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賤無能者言以其無能故賤之睦友之道不以貴賤殊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釋文治直吏反鄉許亮反

倫理也庶子之官治則邦國之中父子之義長幼之道各得其倫理也父子長幼之道明而民皆鄉於禮義之方矣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義也不待下條結而於此者以下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釋文百姓本或作異姓非遠于萬反

術法也體百姓者言與百姓爲一體而不可以有所私也刑于隱謂刑于甸人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不以疏謀親也忝辱也骨肉之親無絕故雖以罪死而猶私喪之也翦猶絕也○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者至此爲一篇明庶子正公族之法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釋文昕音欣養如字徐羊尚反後皆依徐音

鄭氏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愚謂祭先師先聖者將有事於學故釋菜以告之大胥釋菜合舞謂此也之適也養謂養老之處東序是也天子初至在辟廱有司既行釋菜之禮反命於天子天子始適東序養老之處也此一節後文所謂慮之以大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釋文更江衡反蔡作叟音素口反

鄭氏曰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

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則三老席位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愚謂先老先世之老更也三老以三公致仕者爲之故曰三老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以孤卿致仕者爲之曰五更者因古者五官之名也羣老則大夫士之致仕者也此一節所謂發之以敬也○陳氏祥道曰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饌籩豆俎簋之實也珍八珍之屬也饌曰適醴曰省珍曰具皆互言之也養老有饗食燕三禮此有醴齊據饗禮言之也發咏謂歌咏其饌具之豐美若封人職所謂歌舞牲及毛炮之豚也鄭氏謂以樂納老更非也饗燕

之禮賓入皆金奏肆夏不歌也退謂自省饌之所而退也脩治也脩之以孝養言脩此饌具以致其孝養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自省饌之所而反於堂也既反然後迎老更入而獻之羣老受獻畢皆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歌清廟之詩也升歌之詩以清廟爲最尊天子祭祀及饗諸侯乃用之今養老亦升歌清廟尊老更也語合語也既歌而語者升歌及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樂備作相爲司正乃行旅酬於此時有合語之禮也成之謂成其升歌之意也致極致也升歌清廟以發文王之德乃道德之音之極致既歌而語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於德音之極致也升歌合語事不相接以二者皆所以發明道德故合而言之此所謂行之以禮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象詩頌維清之篇也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象箾文王之舞歌維清之詩以奏之因謂維清之詩爲象亦猶桓賚諸詩以奏大武而左傳卽謂之武也管以管播其聲也凡樂皆有四節鄉飲酒禮歌笙間合是也樂之重者則兼用笙管而舞當合樂之節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升歌也下管鼗鼓此下管也笙鏞以間此間歌也簫韶九成此合舞也上言登歌清廟樂之第一節也此云下管象第二節也舞大武第四節也不言間歌者以其非樂之重者故畧之也觀鄉射有合樂大射有歌管而皆無間歌可見矣大合衆以事者象以奏象舞

及大武之舞所以象文武之大合師衆以行討伐之事也神如所存者神之神以見於治者言德以具於身者言達有神興有德者言文武治化之神通達於天下道德之盛與起而受命又以見文武之討伐應天順人而非以力征也大武之舞有武王與周召之等是君臣之位有諸侯與士卒之屬是貴賤之等天下旣定而君臣貴賤之分皆正故上下之義行此所謂紀之以義也○儀禮用樂每節皆三終此及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不言三終文畧也以詩及儀禮考之歌笙同用之詩其篇皆相比次升歌清廟三終當爲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下管象三終當爲維清烈文天作然如此則升歌之第三篇卽下管之第一篇疑其非是蓋今周頌篇第已亂觀左傳楚子所言大武七章其次

第與今詩皆不合可見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按幼字衍注疏皆不解此字是鄭孔本無此字

鄭氏曰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命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也孔氏曰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謂無算樂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釋文兌注作說同音悅

聖人之記事言聖人養老之事記之以傳後世也慮圖

也慮之以大者養老之始徵學士祭聖師是慮之以重大之必而不敢苟也愛之以敬者養老所以愛之正其席位是愛之而致其恭敬之必也慮之以大慎其始也終之以仁慎其終也喻者謂敬老之意曉喻於衆心而化之也引說命者證養老始終行禮在學也此一節總結前文○自天子視學至此爲一篇記天子養老之禮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釋文朝直遙反旦曰朝暮曰夕舊如字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必敬視之者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

金氏履祥曰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常行之者也愚謂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日再朝也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大而夕慈以旨甘一日再朝者自命士以上事親之達禮也色憂不滿容謂不能充滿其容貌所謂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是也必知所進以命膳宰者必知親之所食何物命使勿復進也養疾者必齊欲專其志慮於養也元者元端齊服也必敬視之者疾時之齊和嗜好或與常時不同尤當慎察之也飲食善則多惡則寡互言之

也此云日再朝而文王則日三朝此云色憂不滿容其憂淺文王行不能正履其憂深此篇首引文王之事而復以是終之所以見世子之常禮如此而文王之盡倫盡性者其孝爲獨至也然則禮雖有常而世子之所以事其親者亦務於自盡而已○此篇名世子之記言爲世子之常禮

禮記卷二十終

邑後學陳　高　惠原刊
邑後學項　琪　補刊

禮記卷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一　別錄屬通論

禮運者言禮之運行也葢自禮之本於天地者言之四時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燦然而禮制已自然運行於兩間矣然必爲人君者體信達順然後能則天道治人情而禮制達於天下此又禮之待聖人而後運行者也周衰禮壞孔子感之而歎因子游之問而爲極言禮之運行聖人所恃以治天下國家者以告之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嘆葢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釋文與音預蜡仕嫁反觀古亂反喟去媿反又苦怪反

蜡歲十二月合聚鬼神而索饗之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與於蜡賓言與於蜡祭飲酒之賓也觀闕也門旁築土而高可登以眺望者蜡祭在黨之序夫子出於序而遊於觀所謂闕黨者與大道之行謂五帝時也英才德之秀出者三代之英郎下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是也逮及也孔子言帝王之盛已不及見而有志乎此葢登高眺望有感於魯之衰而思得位行道以反唐虞三代之治也鄭氏曰不言魯事爲其太切廣言之○註疏謂蜡亦祭宗廟孔子助祭出遊於象魏之上其說非是宗廟冬已烝祭蜡又祭之不亦煩乎臘祀先祖乃秦制耳說詳月令象魏尊嚴必無登眺之理熊氏謂遊爲遊目然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不容豈至象魏而遊目亦非所以爲敬矣爾雅觀謂之闕孫炎以爲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周禮所謂象魏也然闕實不惟象魏有之詩言城闕是城門有闕左傳嚮拳葬於經皇杜氏註云經皇冢前闕是墓門有闕又左傳屨及於窒皇之外註云窒皇寢門闕是寢門有闕是凡有門皆有闕皆得謂之觀也若雉門之闕則天子諸侯皆有之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而公羊傳又以魯設兩觀爲僭禮則必天子諸侯雉門之闕其高卑等級不同魯之兩觀其高與天子之制同故爲僭禮非諸侯不得有闕也餘處之闕則其制當又加卑焉雉門之闕獨得專闕之名者正以其高於餘闕爾其實有闕者不止雉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釋文長丁丈反矜古頑反分扶問反惡烏故反爲于僞反

大道言道之廣大而不偏私也行謂通達於天下也天下爲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選賢與能諸侯國不傳世惟賢能者則選而用之也講信者談說忠信之行脩睦者脩習親睦之事男有分者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女有歸者嫁不失時也謀謂相圖謀也葢人之所以相圖謀而至於爲盜竊亂賊者由於身困窮而俗惡薄也今大道之行如此則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門戶之屛從外閤而不關閉也同和也平也此言五帝之時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釋文知音智埶音世本亦作勢去起呂反○按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之下

今謂三代以來也隱猶微也天下爲家傳子而不傳賢也大人諸侯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國於子無子則傳弟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設險以守其國也紀條

理也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五帝之時未嘗不以禮義治天下但其節文度數之詳至三代而後備耳言三代以來大道既微在上者既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在下者各私其骨肉各愛其貨力於是有無相耀貪富相競而親遜和睦之意衰不足以相維持故圖謀由此而作兵革由此而起也兵起即亂賊之事既有亂賊則盜竊不足言矣世變既異則聖人之所以治之者不得不詳故大人世及以防奪之端城郭溝池以爲守國之險備設禮義以爲條理之密此三者皆聖人之因時立政而要以禮義爲本此下所言皆禮義爲紀之事也賢勇知者謂以勇知者爲賢而登用之也以功爲己者使之立功於國以輔助於己也由用也選者高出之意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用此禮義以治天下而爲三代之高出者所謂三代之英也上言禮義而下但言禮者以其文言之謂之禮以其理言之謂之義言禮則義在其中矣考成也刑法也著其義以導其行考其信以杜其欺著有過以懲其罪法仁恩以厚其性講遜讓以防其爭凡此皆所以謹於禮而示民以常行之道也苟不由此則無以治其民雖在勢位衆以爲殃禍及於下而必黜去之也康安也蓋人倫厚則雖各親各子而恩亦足以相被矣設制度立田里則雖貨力爲己而力亦足以相贍矣刑仁講讓則講信脩睦之道亦無以異矣舉賢尚功而不由禮者則去則雖大人世及而仍不失乎選賢與能之意矣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爲時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小康者言其稍遜於大同之時也此篇言聖人以禮治天下其體信達順功效至盛而此乃以三代

之禮義爲小康者蓋五帝之時風氣方厚而聖人之治乘其盛三代之時風氣漸薄而聖人之治扶其衰故其氣象之廣狹稍有不同者非聖人之德有所不足也時爲之也○張子曰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謹於禮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古來亦有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朱均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世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與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馬氏晞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爲也

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之弊欲復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釋文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遄市專反殽戶教反徐戶交反冠古亂反朝直遙反

三代之時大道既隱謀作兵起聖人以禮治之然後天下復安則可以見禮之急矣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秩序禮之體所以立也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儀則禮之用所以行也禮者人之所恃以生失禮則亡其所以生矣殽效也應氏鏞曰禮之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遺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鬼神者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所以治人之情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釋文與音餘

鄭氏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坤乾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熊氏安生曰殷易以坤爲首故曰坤乾愚謂子游問夫子告以禮之急復欲問其詳而夫子以所得於夏殷者告之也之適也徵證也杞夏之後宋殷之後蓋禮義備於三代而夏殷者周所監以損益者也故欲觀夏殷之禮而之於杞宋但二國文獻不足無可考證所得者如此而已以是觀之者以是二書而觀夏殷之禮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釋文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一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出苦對反又苦怪反桴音浮○胡氏蕢如字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孔氏曰中古雖有火化未有釜甑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而燔之捭豚者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鑿池汙下而盛酒故曰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曰抔飲桴擊鼓之物蕢桴者摶土凷爲桴土鼓築土爲鼓杜氏子春曰土鼓以土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胡氏銓曰蕢草也以草爲桴愚謂禮經緯萬端無乎不在而飲食所以養生人既生則有所以養之故禮制始乎此焉曰猶若者言非獨養人者質略如此而猶可以奉祭祀焉由其物不足而誠有餘也○孔氏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釋文號戶毛反飯扶晚反苴子餘反知音智首手又反鄉許亮反○鄭註苴或爲俎

孔氏曰皋引聲之辭某名也升屋北面告天招魂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飯用生米故曰飯腥至

葬設遣奠苞裹孰肉以送尸故曰苴孰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者由知氣在上故也體魄入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生者南鄉歸陽也愚謂上言古者養生之禮如彼此又言及其死而送死之禮如此也然養生之禮後世聖人既變之矣以其過於質野而且不足以養人也若送死之禮則雖其棺椁衣衾之美有踰事而增者至於飯腥苴孰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愛天望地藏以順乎魂升魄降之宜此則出乎心之所不容已與順夫理之所不可易者夏殷之禮因之而不變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釋文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樔本又作巢助交反茹音汝衣于旣反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柴薪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上古之時也孔氏曰此論上古之時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爲窟橧巢者橧聚其薪而爲巢茹毛食鳥獸之肉幷茹其毛以助飽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幷食之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炮薄交反徐扶交反亨普庚反下合亨同炙之石反酪音洛○范陳氏作笵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大㭨器之所藏也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以爲醴酪蒸釀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陳氏澔曰笵字從竹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笵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以爲陶器也愚謂茹毛飲血未有火化也燔黍捭豚雖有火化而火之利未盡也後聖脩之而器用宮室飲食衣服凡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具莫不資火以成而後火之利盡矣上古之居處飲食被服過於樸陋而不宜於人後聖通其變而相生相養之道乃盡皆從其朔者夏殷之禮亦因之而不變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釋文醆側眼反粢依註爲齊才細反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

元酒鬱鬯也水及明水皆謂之元酒鬱鬯配明水而設

而尊於五齊故因謂鬱鬯爲元酒也在室者在室內之北也醴醴齊也醆盎齊也盎齊盛之以醆故謂之醆在戶者醴在戶內之東醆在戶外之東也粢醍醍齊也在堂在堂上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此不言泛齊沈齊者或文略或據諸侯之禮惟有三齊也澄清也澄酒三酒也三酒清於五齊故曰澄酒在下在堂下也尸在室設酒之法以在北者爲尊以次而南五齊所以獻酢故在室內及堂上三酒則旅酬及無算爵之所酌故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㭨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牲在獸西天子諸侯省牲之禮亦於廟門外陳之也備其鼎俎者特牲禮夕陳鼎於門外是也少牢饋祭日陳鼎大夫尊辟人君之禮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

鼓堂下之樂列者磬鐘鼓皆縣之琴瑟與管雖未遽入亦使工執之而陳列於廟門之外以待及時而納之也祝謂饗神之辭嘏謂報主人之辭侑謂預侑習之以待用也上神謂尸也若詩稱尸爲神保也先祖謂死者之精氣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君迎牲而不迎尸而君臣之位正祭立尸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而父子之恩篤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而兄弟之情睦序爵辨貴賤而上下之分齊君在阼夫人在房而夫婦之位各得其所祜福也此節言將祭之先陳齊酒脩禮樂省牲視濯將以假祖考備十倫蓋雖未與神交而其慮事之預備物之具致愛致慤而祭則受福者已於是乎在矣蓋祭祀之行事雖在於迎尸殺牲之後而積其誠敬以爲昭格之地者實在於

未事之先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此義也故此下三節備言祭禮而受天之祜特於此言之○孔氏曰崔氏云周禮大祫王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用四齊三酒四時祭二齊三酒鄭註司尊彝四時祭用醴盎而已魯及王者之後大祫與王禘禮同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四時惟用盎齊用三酒皆同於王天子大祫用五齊三酒五齊各有明水之配三酒各加元酒通鬱鬯明水共十八尊愚謂先儒不知禘大於祫故疏謂祫用五齊禘用四齊及其言王與后獻尸所酌之尊及用齊多少之差及謂賓長酳尸及加爵用清酒及三酒配元酒其說亦皆非是今以愚意疏於下○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追享謂大禘朝享謂大祫也朝踐朝獻皆謂朝事獻尸也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二句臨川王氏說再獻饋獻皆謂饋熟獻尸也以其次於朝踐而獻則曰再獻以其與饋熟同節則曰饋獻朝獻兩尊一盛泛齊一盛醴齊也饋獻兩尊一盛盎齊一盛醍齊也罍則盛沈齊也是天子禘祫與四時之祭皆有五尊以分盛五齊則無多寡之差矣蓋王祭齊有五酒有三猶籩豆之有八鼎

俎之有九不因殷祭時祭爲隆殺也但經記所言或據侯國之禮或畧舉而不備說者因以爲禘祫時祭多少之差實皆臆說無據也五齊配以明水當有十尊司尊彝於朝獻饋獻皆惟言兩尊者惟據所酌以獻者言之不數明水之尊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亦不數明水也王祭十二獻每節皆備三獻說見於後朝獻兩尊王獻酌泛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醴齊之尊饋獻兩尊王獻酌盎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醍齊之尊司尊彝不言酳尸所用之尊蓋酳尸即用饋獻之尊與○特牲禮加爵三皆不酌堂下之尊蓋堂下之尊至將酬賓乃設之特以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不但不以獻尸即獻賓及兄弟之屬皆不酌此尊也王祭羣臣酳尸用饋食之醍齊則爲加爵者宜降用沈齊其所酌蓋堂上之罍尊也○設

尊之處醴醆在戶醍在戶內醆在戶外以特牲少牢尊於戶東推之則盎齊設於戶東卽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凡尊於戶外者皆在戶東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是也醴齊設於戶內之東直盎齊之北又其北爲泛齊當室東壁南北之中又其北爲鬱鬯在北墉下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禮器罍尊在阼則沈齊設於阼階上東傍東序醍齊在堂盎在堂上東楹之西當燕禮設尊之處也盎設尊必有所傍或傍於壁或傍於楹或傍於序事當然爾鬱鬯五齊皆以明水配設鬱鬯傍北墉醴齊南傍於壁盎齊北傍於壁皆東西設之而西上泛齊傍於室之東壁醍齊傍於東楹沈齊傍於東序皆南北設之而北上鄉飲鄉射禮設尊西上統於賓也士虞特牲設尊亦西上統於戶也燕禮設尊於東楹之西南上公在阼階上統於公也此室中堂上之尊東西設者西上南北設者北上皆統於戶也鄭氏解澄酒在下以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謂沈齊三酒皆在堂下非也沈齊雖爲五齊之下然視三酒爲尊且配以明水必不設於堂下也特牲禮將酬賓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人君堂下之酒其設之亦必在此但士止四尊人君備三酒而羣臣衆多其設尊多少不可考又特牲禮堂下無元酒燕禮尊士旅食者於門西兩方壺無元酒蓋尊之設於堂下者例無元酒之配一則元酒尊不設於堂下二則堂下之尊但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以其不用於正禮故略之三則堂下人衆故使兩尊皆酒所以優之也天子祭用十八尊鬱鬯五齊配明水爲十二尊三酒自相配爲六尊也○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祭統執醴授之執鐙禮器祭義祭統皆言夫人薦盎無言泛齊者是諸侯

無泛齊也又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薦熟時夫人獻已用酒從上醴齊差而下之朝踐君獻尸用醴齊夫人用盎齊饋熟君獻尸用醍齊夫人用酒是諸侯又無沈齊也禮記所言多據魯禮乃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惟七獻則朝踐饋食夫人不獻尸惟用二齊醴齊醍齊也子男五獻朝踐饋食君夫人皆不獻尸其酳尸當與侯伯同君用醍齊夫人用酒是子男用一齊也五齊惟醴之所用最廣冠昏皆用之子男惟用一齊則君酳尸或進用醴齊宜更詳之○此上所言於禮雖無明據但合諸經記所言推之則或當如此耳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殽本或作肴戶交反越音活字書作趏冪本又作鼏同莫歷反衣於既反

鄭氏曰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上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

愚謂作其祝號謂尸未入時祝作牲幣之嘉號告神而饗之也少牢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大夫士祭禮自饋食始祭初卽設饌饗神人君祭始未有饌具則其饗神之辭未知如何意者雖未設饌而亦預舉之以爲祝與元酒以祭謂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薦其血毛者初殺牲時取血毛以告殺也此二句皆尸初入在室時也腥其俎以腥肉盛於俎以進之殽骨體也孰其殽

謂以湯爓骨體而進之此與下醴醆以獻三句皆尸出在堂行朝獻之時也越結也越席結草爲席若司几筵莞筵蒲筵之屬也疏布纁布也冪所以覆尊彜者周禮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彜澣帛者祭服用帛皆湅絲而織之也此二事非惟施於朝踐以與上下所言朝踐之禮並因於中古之禮故并而言之曰與其者明與上下所言專屬於朝踐者不同也醴醆以獻者朝踐時君獻用醴齊夫人獻用盎齊也燔燔肉炙炙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長兄弟以燔從彼謂酳尸從獻此則朝踐時從獻者也孫善也魂氣爲陽體魄爲陰醴醆燔炙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味饗神者所以嘉魄也血腥之屬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歆神者所以嘉魂也此節言祭初至朝踐所行之禮乃所

因於古初者報氣報魄合陰陽以求之足以通合乎冥莫之中也○孔氏以越席疏布爲祭天之禮非也上下皆言祭宗廟之事此乃忽言祭天有是理乎郊特牲蒲越槀鞂之尚槀鞂爲祭天席則蒲越非祭天席矣疏布說見禮器○陳氏祥道曰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下篇葬奠羊左胖亦如之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釋文鉶又作銒音刑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愚謂合亨者合左右體而亨之也朝踐時孰其殽爓之而實未熟且其薦於尸俎者惟右胖十一體而已至此乃合牲之左右體亨熟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既熟乃體別其骨之貴賤其右胖仍升之尸俎其左胖則以爲主人主婦及助祭者之俎也籩豆朝踐時已有此則謂饋食之籩豆及加籩加豆之等也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特牲禮黍稷二敦少牢禮黍稷四敦此衆有稻粱者諸侯以上之禮也鉶羹羹之有芼者盛以鉶器亦饋食時之所薦也祝謂饗神之祝辭也嘏謂尸嘏主人之辭也祭初饗神祝辭

以主人之孝告於鬼神至主人酳尸而主人事尸之事畢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而致其慈愛之意也祝以孝告卽上作其祝號之事在於祭初此又言之者以尸之嘏所以答主人之孝故又本上而言之也此節言饋食以後之禮所因於近世者蓋朝踐之時禮質而物未備禮嚴而情未洽足以盡敬而未足以盡愛也至饋食而盡飲食之道以事鬼神然後皇尸醉飽神惠周浹祭之情文至是而備故曰大祥祥善也禮之大成言祭禮於此而成也○孔氏曰祭之日王被袞而入尸亦被袞而入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祭統云君不迎尸尸入室大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愚按大祖東面以下疏於饋食尸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鄭特牲言祭畢亦拜安尸故疑尸初入未坐耳不知尸既入室無不坐也今此稷於作樂降神愚按尸入奏肆夏見大司樂若降神之樂發大司樂所謂奏無射者是謂以大

司樂貢鑄爲宮一段當之非是今不取說詳郊特牲乃灌衆尸依次而灌○愚按灌爵尸亦飲之鄭註小宰謂尸祭之啐之奠之非是說見郊特牲是一獻也后從灌二獻也愚按疏據內宰註先言王迎牲乃言后灌疏失次今據司尊彝賈疏更正又天子十二獻后灌後當有賓長灌獻下朝獻饋獻亦然說見於下獻皆用樂王乃出迎牲入至庭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
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廟各別牲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愚按上節薦其血毛疏云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此言血毛告於室在尸未出之前與彼異然告於室正是告於尸此疏爲是於是
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堂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有北面事尸之禮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愚按昭宜在西穆宜在東蓋鬼神之位尊西尸在室昭南嚮而穆北嚮尸在堂昭東嚮而穆西嚮皆以嚮陽者爲昭嚮陰者爲穆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
出以制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謂之制祭愚按制祭之說鄭註禮器及郊特牲皆言之乃據漢禮爲說而經傳未有見焉未知古有此禮否識見禮器爲次

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
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愚按薦其血毛即血毛詔於室疏家因司尊彝註有薦血腥之言故謂薦腥時又薦血然血毛不當再薦鄭云薦血腥者謂腥肉帶血耳說又見郊特牲又按禮運中又有薦爛即禮運所云熟其殺蓋當在王獻尸之後后獻尸之前而此疏不言王
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愚按疏謂朝踐酌著尊饋獻酌壺尊蓋據大祫在秋故用司尊彝秋嘗冬烝之尊不知司尊彝追享朝享乃大禘大祫之祭其尊則大尊山尊也后
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也於是行饋熟之禮從
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酌奠於饌南郊特牲註天子奠斝諸侯奠角時尸未入於是取腸間脂焫蕭合羶薌愚按疏據曾子問註以此前爲接祭其說無據今不取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
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
飯訖后乃薦加豆籩王以玉爵酌醍齊以酳尸七獻也

愚按疏先言王酳尸乃言后薦豆籩祭禮皆先薦後獻疏於朝踐饋獻已依次而言此又自亂其例今更之又疏言王以盎齊酳尸乃據用司尊彝註其說非是今易以醍齊說已見前○又按疏於此下言尸酢主人蓋據特牲禮而言然獻必有酢特牲禮獻尸自酢尸始故尸亦至是始酢主人若天子十二獻灌獻朝獻饋獻主人主婦及賓皆獻尸則皆有酢不使酳尸始酢主人也主人受嘏時王可以獻諸侯
於是后乃以瑤爵酌醍齊酳尸爲八獻於時王可以瑤
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醍齊以獻尸爲九獻
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三加爵天子以下依尊卑不
止三也天子諸侯祭禮既亡其見於周禮禮記之中者尚存涯略然散而無紀疏家採合貫串又參以鄭氏之說雖其詳不可盡考而其始末規模已具於此但其中舛譌頗多今略爲考訂如上○天子
九獻此先儒相承之舊說而歷代祭禮之所遵用而不
易者也然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凡禮皆然士大夫三獻
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天子與上公無隆殺
必不然也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二獻

是九獻之上又有十有二獻之禮矣王於諸侯之長其
饗禮必不踰於王則十有二獻者必王之饗禮而王於
諸侯之長加隆焉而用之者也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
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先儒所據以推五等諸侯宗廟
之獻數者是宗廟之饗與賓客之饗其獻數相準王之
饗禮十有二獻則其祭宗廟亦必十有二獻矣十有二
獻者灌獻朝獻饋獻酳尸皆三獻王爲正獻后亞之諸
侯爲賓者又亞之也特牲少牢禮酳尸皆三獻是每獻
必三者禮之正也其不及乎此者皆禮之有所降殺也
特牲禮賓長酳尸長兄弟首爲加爵則天子自灌獻至
酳尸亦以同異姓諸侯相間而獻每獻則尸必酢之故
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言諸臣之所酢則受
酢者非一人必獻尸者非一人而諸臣不惟酳尸一獻

亦明矣上公九獻於灌獻朝獻饋獻各殺其一以降於天子也侯伯七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上公也子男五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侯伯也然朝獻饋獻遂有降殺而灌獻則五等諸侯皆二至酳尸三獻則雖大夫士亦未嘗有所殺焉何也蓋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此周人之所尚也故諸侯之祭必備二灌而自饋食以後皇尸醉飽所謂禮之大成者不可得而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節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釋文於音烏舍音捨下舍魯同契息列反

將言周道而先發歎辭者以周之衰也於夏殷之道言

欲觀周道直云觀者夏殷爲前代之制而周道乃時王之法也郊祭天於南郊也禘王者宗廟之大祭追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郊禘僭天子也杞宋天子之後故王命之郊以守其先世之事非魯之所得擬也周道壞於幽厲而魯爲周公之後猶秉周禮故觀禮者舍魯則無所之適而其僭竊又如此此孔子之所以出游而發歎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陳氏傅良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 劉恕外紀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然外紀之說又本於呂氏春秋 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以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按衞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册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閟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於以見魯僭未久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愚謂魯僭郊禘以理言則程子之言爲盡以事言則謂出自惠公之請者爲實蓋魯既僭禮而託言出於成王之賜明堂位祭統之所言則承魯之所自託者而遂傳以爲實也○自此以下至是謂疵國歷言當時禮之壞失所以申明發歎之意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假舊如字鄭云大也陳氏澔曰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今從之

常古舊法也假當作嘏福也有德之君祭祀不祈爲信不愧故祝嘏之常法祝史莫敢變易如此則雖不求福而鬼神用饗大福自降之矣人君無德祝嘏之辭說變易常禮媚禱以求福矯舉而不實必有不可聞於人者故爲宗祝巫史之所私藏若漢世祕祝之類是也幽國言其國之典禮幽暗不明也應氏鏞曰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藏宗祝巫史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釋文斝古雅反又音嫁

鄭氏曰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愚謂夏曰

醆殷曰斝周曰爵盎齊饋食所用而名曰醆酒則天子饋食獻以醆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謂后酳尸爵以瑤爲飾則天子酳尸獻以爵也天子饋食獻以醆酳尸獻以爵則朝踐獻以斝矣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入於室祝酌奠亦以斝諸侯獻尸唯用當代之爵其酌奠又以角魯用玉琖仍雕猶不用斝醆斝及尸君諸侯之僭禮也尸君猶詩言公尸也此上二節言當時諸侯之壞禮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弁冕卿大夫之尊服君爵命之乃得服兵革掌於司兵掌於司甲有軍事則出以授人自大夫世官而爵命不出於君則冕弁藏於私家矣自大夫藏甲而兵革藏於私家矣脅君謂君被刼脅制於臣而不得伸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朱子曰大夫不得具官一人常兼數事愚謂少牢禮司士擊豕賈疏云司士乃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職職相兼也蓋天子有六卿諸侯立三卿以兼六卿之事是諸侯已兼官矣然諸侯有三卿有五大夫若大夫則家臣之長惟宰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三也宰之下有宗人司馬司士見少牢禮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五也具官者謂放諸侯三卿五大夫之制而備設之也四命之孤得備祭器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是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必假而後足也聲樂皆具謂樂之八音皆具也大射禮無柷敔及塤八音闕其二大射乃諸侯用樂之殺者八音不得具則大夫可知也亂國謂其國之法紀紊亂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釋文期居其反朝直遙反

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阜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齊齒者與之等夷而齒列也愚謂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言公臣與家臣貴賤殊也期不使謂期年之內不使之以事也蓋喪不貳事者禮也期年得出使者權也期年之內無出使之禮也以衰裳入朝者大夫擅國政居喪不復致事故以喪服入於朝而治事不待期年也大夫強則陪臣尊故朝廷之臣與之相雜而處而齊同齒列也君與臣同國者言其上替下陵而政柄不出於一也蓋君被刼脅國法紊亂則其勢之所極必至於上失操柄而下移於臣故發端言故者承上文而言也此上三節言當時大夫之僭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田謂九州之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諸侯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大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庶士此乃制度之一定者也故自天子之田而別者不可與天子同天下自諸侯之國而別者不可與諸侯同國自大夫之

2046433
S
Z121.5
15
21101000455328

家而別者不可與大夫同家而欲在下者之遵制度尤在乎在上者謹守制度而不失言此以申上文之義而起下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飭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愚謂天子不謹於禮而壞法亂紀則無以責諸侯諸侯不謹於禮而君臣為謔則無以治大夫此又承上文而言天子諸侯不能謹守制度而禮之壞失所由來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釋文儐必刃反治皇如字徐直吏反

柄者所執以治物者也人君執禮以治國猶匠人執斧

斤之柄以治器也嫌者事之猜雜禮以別之而嫌者辨矣微者事之細小禮以明之而微者著矣接賓以禮曰儐鬼神者天地社稷山川之屬禮以儐而接之而幽明通矣制度者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禮以考而正之而貴賤辨矣仁主於慈愛義主於斷制以禮別而用之而刑賞黜陟當矣故人君執禮以治國則政治而君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為國之必以禮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釋文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愚謂禮者所以治政安君禮失故政不正而君位危謂操柄失而無以自安其身也倍謂悖逆而犯上則非徒君與臣同國矣若魯季氏之逐君是也大臣既倍其君則小臣亦盜竊國政若魯陽虎之專政而囚季桓子是也政出於下而人心不服故督以威嚴而刑肅民志不定故上下乖離而俗敝刑罰既肅風俗又敝則舊法不足以防姦而至於更張而無常列謂陳列也法者所以輔禮本以無禮而至於法無常而法無常則禮益無列矣其彼此相因之勢然也上無禮則下無學故士游談而不事刑罰濫則民離心故怨畔而弗歸此節又承上文而言治國無禮則非獨君危於上而其疵病又及於士民也如此則國之不亡者幸而已

禮記卷二十一終

邑後學胡兆校栞